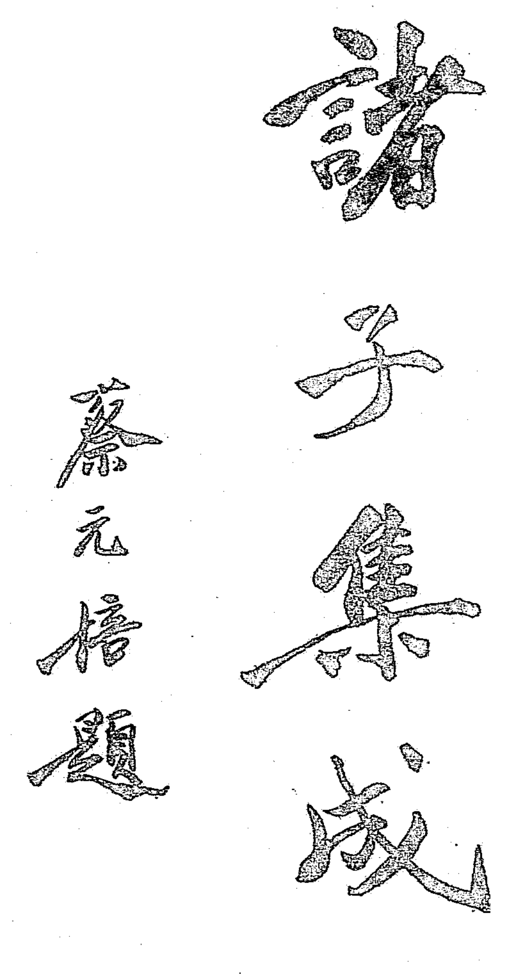

諸子集成
蔡元培題

諸子集成刊行旨趣

（上編）周秦之部

「振興國學」四字，在今日已成爲普遍之輿論，固無庸吾人之贅述矣。然以國學之書籍而論，前清乾隆間修四庫全書著錄以外，存目者尙數十萬卷；而當時所未收，及乾隆以後續出之書，亦不下數十萬卷。識者每謂：存目之內，儘有良著；而所著錄者，亦未嘗無劣書。故覃治國學，必當統一切之典籍，不能以四庫爲限，彰彰甚明；加以歐化東漸，思想突變，昔人視爲大逆不道者，今且尊爲至理名言；夫然，故今日而覃治國學，勢不能與昔人之取捨盡同，蓋亦至顯至著之事實也。然則統四庫前後之書，爲卷當不下百萬，雖欲治之，又烏從而治之？此實今日言國學者一先決之問題焉！

抑吾聞之通人之治事也，提其綱則網自張，挈其領則裘自舉。萬事萬物，莫不有其本源焉；不見夫十圍大樹，枝葉扶疏，翹然高出於羣卉，究其本，要不過起於極細之一芽；又不見夫萬里長江，波瀾起伏，極自然界之偉觀，究其源，亦不過發自至微之一滴。故不問其樹幹之偉大，江流之浩渺，因本以察其末，由源以究其流，其性質，其效用，不難瞭然於心目矣！準是以言：則所謂百萬卷之國學典籍，吾人亦惟有先窮其本源，而其末流，自不難迎刃而解，可預言焉！

夫所謂國學之本源者，何也？六經尙矣！本局已印行漢人之注疏，並宋人之章句集注矣！其出世稍次於經，而

價值與影響，有足與經相抗衡者，則周秦諸子是已。原諸子之立說著書，蓋皆欲以一己之思想學說以廣播於天下者也。二千年來，我國之民族、思想、社會、文化、學者、著述，幾無不受諸子之影響，故諸子者，實我先民思想之結晶，亦即國學本源之所在。今試伸言之如左：

一、儒家——二千年來之文化風俗，學者思想，無不由儒家之禮教陶鑄而成，此固一般人所公認者也。孔子刪述六經，以存先王舊典，而其言行動作，師表百世者，厥惟論語。論語者，和平通達之中，寓至粹至精之理，學者苟遵其道而行之，一生可應用不盡。若夫處世接物，則昔人曾有以半部論語致太平者，非謬言也。孔子以後，諸子爭鳴，儒道幾乎或息，然而繼之者，則有孟軻好辯，孔道以明；荀卿守正，大論是弘。是二儒者，吐辭爲經，學足爲法，絕類離倫，優入聖域。儒道之流行二千年而爲社會羣衆所信奉者，孟荀二子，實與有力焉。故集儒家之學說，首論語，次孟子荀子。至孔子言語，散見於羣籍者，皆爲後人所依託。二戴所記，係七十子後學及秦漢間儒家，取論語之意而推衍之者也。諸子所載孔子之語，其見於莊子者，宛如道家言；見於韓非子者，又宛如法家言焉！至家語孔叢，更屬後人僞撰，故一概不錄。

二、道家——夫儒家之師表百世，陶鑄羣倫，信已偉矣！然世界上之事事物物，有其利，亦必有其弊；而一家之學說思想，當盛極之後，流弊即不免因而發生，於是復有人起而抵其隙，思代以己之學說焉。儒家自孔子以後，繼以孟荀，其勢已足籠蓋社會，而其弊，則起於儒家之以用世爲目的。夫孔孟之所謂用世，不外乎悲天憫人，欲措斯世於治平之域者也；自不肖者乘之，口仁義而心盜跖，竊憂時救世之論調，爲爵位利祿之鈎餌，其心之卑鄙，其行之惡濁，使有識而潔身自好者，對於若輩，其深惡痛絕，自不待言。道家者有見及此，乃欲並其根柢而去

之，故曰『侯之門，仁義存！』『大盜者，竊仁義禮智者也。』此其言，雖不免過激，然其對於惡濁社會之醜態，盡情暴露，亦可謂痛快已！此說自若子發其端，而莊子集其成。據王船山氏考定，莊子內篇係莊周自著，外篇雜篇則周之弟子，及周秦間諸道家之所作，此語實可為信讞也。列子一書，雖出於晉人張湛之手，然觀湛所敍，亦言係由數方搜集而成，故其中各篇，有精者，亦有駁者；有真者，亦有僞者，分別觀之可矣！今錄道家，首老子，次莊子，次列子，此外僞著，概屏斥焉！

三、墨家——墨翟者，初學於儒，後對于儒家有不滿，乃自倡新說以號召於天下。儒家言『仁，』而墨則言『兼愛。』蓋『仁』之為義，雖亦訓愛人，然必由親以及疎，推近而至遠；『兼愛』則凡屬人類，皆在愛之之列也。其次則『非樂』『薄葬』等等，皆墨與儒之異點。自孟子排斥楊墨後，墨學表面上雖似絕跡，然墨家之教旨，於無形中流行於社會者，亦幾二千年矣；舉其顯者：孔子敬鬼神而遠之，而墨子之天志，以天為實有，在冥冥中，實操其刑賞者；而我民族信鬼神之心理，迄今未衰，此其一。墨主兼愛，不惜犧牲生命，以扶弱鋤強；後世江湖大俠，偶值不平，即挺身而起，甚或倡為『代天行道』之說，是亦墨教流行之證也，此其二。至物理等學，因自昔無人能解，學者遂略不過問；自西方科學輸入，墨子中深微學說，日益顯著，近人胡適之氏且稱墨子為中國二千年第一部奇書矣！晏子之書，唐人柳宗元以為墨子之徒為之，非晏子為墨學，蓋集晏子書者，墨子之徒也。近人張純一氏校注，亦言晏子書邊墨家學說者十六七，故以附焉。至其中亦有為儒家言者，則因墨子本學於儒者也。自唐以前，皆以孔墨並稱，其故可知已。

四、名家——名家者，上承儒家正名之義，下啓法家刑名之學者也。此派學說，頗類似乎今之論理學，故諸子

中重論辨者，莫不應用，如墨莊荀韓諸書中，皆有名家之言，非專主平論辨，要亦寓有治天下之道者。尹文子曰：『大道不稱，衆有必名，』其意蓋欲以『名』包括一切治道也。名家之書，今僅存一尹文子；世所流傳者，尙有公孫龍子一書，並稱尹文係其弟子，然經昔人考定，實後人僞託。細按之，蓋雜採他子中言名者之說耳。且其說已見於尹文莊墨諸子之中，故亦汰去之，僅錄尹文子一書，以著名家之梗概焉。

五、法家——法家之說，管子發其端，韓非子集其成。在戰國時，法家實佔最大之勢力。管子之書，雖非管仲自撰，然亦管子以後齊國人之承其學者所輯成。事功之顯著者，如齊桓爲五霸首，而其力則出於管仲。至秦孝公用商鞅，卒成統一之大業。故齊秦之稱霸稱強，實爲任用法家最著之成效。愼到，韓非，初皆學道家，後乃轉而爲法家。四庫全書提要論愼子云：『漢志列之於法家，今考其書，大旨欲因物理之當然，各定一法而守之，不求於法之外，亦不寬於法之中，則上下相安，可以淸淨而治。然法所不行，勢必刑以齊之，道德之爲刑名，此其轉關』云云：故太史公以老莊與韓非同傳，卽此意也。非雖見嫉於李斯而遇害，然其書實集法家之大成。後世之刑纂，尙稱『申韓之學』或稱『刑名』之學，雖與法家之言不盡同，然爲法家之枝流末裔，可確信也。錄法家：首管子；次商君書，次愼子，次韓非子；可謂洋洋乎大觀已！

六、兵家——漢書藝文志兵事之書，有權謀、形勢、技巧三項，自爲一類，可見爾時談兵者之衆矣。淸四庫全書以兵家列子部，次於儒家之後，蓋以儒家爲文治，以兵家爲武事，所謂『有文事者必有武備』也。惟漢志言兵之書，其眞出於周秦人所著，今猶存於世者，僅孫子吳子二書，而孫子又多存古訓，爲後世文士所不知者，（見孫星衍校語）則其爲眞古書，彌足寶貴矣！古者小刑用刑，大刑用兵，可見兵與刑，性質極爲類似，今列於法家

之後，首孫子，次吳子。

七、雜家——司馬談論六家要指，謂陰陽、儒、墨、名、法、道德、六家也。漢書藝文志諸子略，於六家以外，益以農、雜、縱橫、小說，是爲十家。其間陰陽家、農家、小說家之書，今均失傳。縱橫家雖尚見概略於戰國策，但書爲劉向所重輯，今著錄家均以之入史部。然其說不過揣摩人主心理，投之好惡，以取富貴勢位，非如他家之自具一種救世治國等學說也。雜家之書，漢志謂其『兼儒墨合名法，』今存者有呂不韋賓客所輯之書；蓋採取諸子之精粹，合成一書，以備觀覽，其性質實後世之類書耳。此種書，謂之有特具之學說固不可，然其所採，要皆諸子之精粹，故本編以是書殿焉！

右所錄凡七類，共一十六種，皆經有識學者所考定，認爲真出周秦間人士之手者。其後人依託之僞作，一概不錄，免魚目、混珠，讀之徒費精力與時間，且亦紊亂歷史進化之軌轍，甚無取焉。集成云者，集周秦諸子之可信者成爲一帙也。至諸子之書，多存古訓，後之詮注者，亦代有其人。今於老、莊、管、商諸書，採一最前代人之注，取其時代近古，精義保存也。又採一近代人之注，取其綜合諸說，博贍而有折衷也。不獨周秦之子書集其成，即諸子之注，亦集成矣！是則本編博取精選之微意焉。茲將所採諸子，及僞造各書，分列二表於後，以資檢覽。

周秦諸子	學說派別	著作者	書名及注釋者	附識
論語	儒家	孔門記孔子之言行	劉寶楠論語正義	此書上承六經下啓諸子爲國學中最重之典籍

孟子	儒家	孟	軻	焦循孟子正義	
荀子	儒家	荀	卿	王先謙荀子集解 楊倞注已包在內	
老子	道家	李	耳	魏源老子本義 王弼老子注	又名道德經河上公注係僞託
莊子	道家	莊	周	王先謙莊子集解 郭慶藩莊子集釋	又名南華經向秀注係竊於郭氏者
列子	道家	無	名	張湛列子注	又名沖虛至德眞經有眞有僞
墨子	墨家	墨	翟	孫詒讓墨子閒詁	內有墨子之徒作品
晏子	墨家	晏	嬰	張純一晏子春秋校注	係晏子後人所記又名晏子春秋
尹文子	名家	尹	文	錢熙祚校尹文子	此書爲名家之可靠者

管子	法家	管仲	梁啓超管子評傳 戴望管子校正	管仲後人所記可作齊國史書讀
商君書	法家	公孫鞅	麥孟華商君評傳 嚴可均校商君書	
愼子	法家	愼到	愼子	嚴可均輯
韓非子	法家	韓非	王先愼韓非子集解	
孫子	兵家	孫武	孫子十家注 魏武帝注已包在內	
吳子	兵家	吳起	吳子	
呂子	雜家	呂不韋賓客輯	高誘注呂氏春秋	原名呂氏春秋

周秦諸子，皆有特具之思想，獨立之學說，與後世依附他人以著書者，根本悉異。清張之洞書目答問以周秦諸子獨立一欄，蓋唯識也！故此集亦以秦爲止云。

僞託周秦諸子

鬻子　稱周文王之師鬻熊作四庫全書謂係唐人所依託

陰符經　僅三百餘字因戰國策有蘇秦讀太公陰符之謀一語遂附會而爲此篇稱姜太公作或又稱黃帝作

六韜　稱呂望作因莊子中有金版六弢一語遂附會而成此書內分文武虎豹龍犬六項故名六韜又作六弢

關尹子　稱尹喜作因史記老子出關關尹向老子乞求道德經一語遂造一尹喜其人稱老子弟子

鄧析子　稱鄧析作因傳有鄭子產殺鄧析一事遂附會而成此書

子華子　稱春秋時晉程本作此書至南宋始出世文極淺

鬼谷子　稱蘇秦師鬼谷子作漢志無至隋志始著錄係南北朝人僞作

鶡冠子　稱楚人以鶡羽爲冠因以名書

尉繚子　稱尉繚作爲鬼谷子弟子言兵事文極淺

尸子　稱尸佼作爲商君之師漢志雖著錄然久已亡失此係後人僞託

於陵子　因孟子中有陳仲隱居於於陵不食兄祿一語後人遂依託而爲此書

文子　無名姓唐柳宗元謂其多竊取他書以成之當係唐以前僞作

公孫龍子　稱公孫龍作係名家巨子然此書係採取他書之涉公孫龍者而成均見莊墨及尹文子中

孔叢子　稱陳勝博士孔鮒作末又有連叢子二篇稱漢孔臧作故云叢子皆爲後人僞託

俗傳清高宗南巡時，見道上來往人之繁衆，問某僧，共有幾何？僧答二人。高宗異而詰之。僧曰：二人者，一爲『名，』一爲『利。』高宗笑而頷之。大凡造僞書者，非爲名，卽爲利而已。蓋作僞者，知己之學識聲望，不足以動人，乃僞託一古人之名，造書以欺世俗者之無識也！其計得售，卽可冒名而取利；此其目的已達，而受其欺罔者，因將僞書寶貴之。迨時日既久，後之人更莫辨眞僞，從而印行，此僞書之所以多也。而子書之僞，所以尤甚者，一則可以不必根據他書，理論可隨意揑造；二則篇幅簡短，不必如注經撰史，須有一定段落耳。漢王仲任會言：世人貴耳賤目，重鵠輕雞，卽此類也。又如世人之寶愛古董，實則一無用處，徒以時代之古，瓦釜比於金鼎，故造僞書者，多託於周秦間人，此又其一也。宋明二代，僞書最爲流行。直至清代，考據成爲專門之學，自閻百詩作古文尚書疏證啓其端，以後諸人，因經而推之於古傳記與諸子。如上所列，皆經清代碩學考證有定論而認爲僞造者。雖然，世俗不知此義，往往以貪多相誇，於是有所謂百子全書，有所謂二十五子，二十二子者，是不但禍及棗梨，且亦貽誤後學，使讀者之寶貴光陰及精力，擲於虛牝，寧不可歎！是錄周秦諸子集成，特附識數語，以告有志國學之青年焉！

(下編)漢魏六朝之部

史記一書，上下五千年，爲我國唯一傑作，早經有識之士所公認，固無庸吾人之重贅一詞矣！而其篇末太史公自序一篇，尤爲我國學術思想變遷之一大關鍵，此則爲有志國學者所不可不知者也。是序上半載太史公談所論『六家要指，』後半遷亦縱論六經大義；此言也，可證漢初尙沿先秦遺風，所謂陰陽、儒、墨、名、法、道德六家之學說，雖經秦火，而民間之私相授受者，固未嘗絕也。洎夫漢武，罷黜百家，尊崇六藝，以通經致用爲利祿之

途，於是思想始統於一，而儒家之學說，不啻同歐西之國教焉！自是以後，二千年中，未嘗稍變，此即我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而記其關鍵者，則爲太史公自序一文，吾故曰，此爲習治國學者，所不可不知者也。雖然，以先秦諸子思想之雄博精深，豈隨世主一二人之好惡而遽爲消滅哉！當軸者，雖以六藝爲收拾人心之工具，而高識卓行之士，承諸子之影響，不爲利祿所動，亦必有出其思想與世相周旋者矣！故在漢魏六朝之際，諸子之遺風餘韻，雖不及先秦之昌盛，要亦未嘗澌滅也。降及唐代，印度精深微妙之內典輸入我國，一部份思深之士，相率羣趨，至是而諸子之風，始告衰歇；此亦世運使然，無庸爲諱者矣！

今試一言漢魏間諸子流衍之狀況：淮南王書之縱橫蔓延，洵莊周以後道家之總匯也。王仲任氏之論衡，鍼砭世俗，辨晰毫芒，始如詭異，終有實理，我國懷疑學者，當首屈一指。其問孔諸論，更顯然爲儒家之巨敵！此外陸賈新語，太史公目之爲辨士，蓋亦縱橫家之嗣響也。晁錯所著，今雖已亡，然其爲法家言，概可想見。王符潛夫論以耿介不同於俗，隱居發憤，著書以譏當時之失，其不與利祿之徒合汚可知。葛宏抱朴子，上承莊老，下啓道教。凡茲諸子，未嘗不可與先秦諸子相雁行。至於儒家，則揚雄法言，昌黎韓氏且與荀卿同尊，荀悅申鑒，亦粹然儒家之言，類皆有一讀之價值。

漢書藝文志以小說入子略，蓋稗官亦諸子之一種類。今漢志所載小說家言，如題東方朔班固諸人之撰述，皆出後人依託。隋書經籍志尙存青史子一書，亦早經亡失。其流傳於後世者，厥惟宋代劉義慶之世說新語，此書爲隋以前小說界之魯殿靈光。此後自唐迄清，摹而擬之者，代有其人，然皆狗尾續貂，不足語於作者之林矣！茲本此微意，將漢魏六朝著名子書，集成一編，使與先秦諸子，後先輝映，習治國學之諸君子，其亦有樂於是歟！

書名	著作人	卷數	性質及評語
新語	漢陸賈	一〇	此書久佚，經後人掇拾輯成，舊列儒家，然其數陳前代得失，類於辨士，實縱橫家之支裔。漢初與酈食其並稱。
淮南子	漢劉安	二一	縱橫蔓延，道家言估十之六七，所述多秦漢間佚事，爲秦以後子書之最出色者。
鹽鐵論	漢桓寬	一〇	係述官吏與學者辨論鹽鐵征稅之利弊，大旨近儒家言。
法言	漢揚雄	一〇	昌黎韓退之稱『荀與揚大醇而小疵。』蓋儒家言也。雄本工文故此書文詞亦麗達可讀。
論衡	漢王充	三〇	此書在國學中，極有價值，惟專以辨斷是非爲主，不屬於某一家之學說。
申鑒	漢荀悅	五	係儒家言。
潛夫論	漢王符	一〇	大旨皆儒家言。
抱朴子	晉葛弘	八	上承道家，下啓道教，中有養生之說，爲他家所無。
世說新語	宋劉義慶	三	此書爲古今唯一小說名著，唐以前小說，以此爲代表。
顏氏家訓	北齊顏之推	七	此書雖稱家訓，所論多世故人情，兼及文學。

以上十種，爲漢魏六朝子書之最佳、最著名者，研究國學者所不可不讀也。

茲再將漢魏六朝子書，係後人依託及不必要者，亦列目於左：

新　書　稱漢賈誼撰然係後人割裂史記秦本紀漢書賈誼本傳及其他文字分段名篇其僞造可知

太玄經　漢揚雄撰書係摹擬周易文詞故作艱深實無何意義以前目錄家均列之術數以爲可以前知茲不錄

中　論　魏徐幹撰幹本文士無甚精微之議書僅二卷

人物志　魏劉劭撰

傅　子　晉傅元撰

物理論　晉楊泉撰以上三書皆無甚精義

金樓子　梁蕭繹撰繹即元帝

劉　子　題梁劉晝撰係後人僞託

文中子　題隋王通撰又稱中說書中句倣論語又臚列唐初功臣爲其弟子而隋唐書無傳爲後人僞託無疑然宋以後竟有稱爲河汾道統者其妄可哂

以上各種，或僞託，或不必要，故不列入集成之內。

劉寶楠著

論語正義

世界書局印行

凡例

一、經文注文。從邢疏本。惟泰伯篇予有亂臣十人。以予臣母。有干名義。因據唐石經刪臣字。其他文字異同。如漢唐宋石經及皇侃疏陸德明釋文所載各本。咸列於疏。至山井鼎考文所引古本與皇本多同。高麗足利本與古本亦相出入。語涉譄加。殊爲非類。既詳見於考文及阮氏元論語挍勘記馮氏登府論語異文疏證。故此疏所引甚少。（古本高麗足利本。有與皇本釋文本唐石經證合者。始備引之。否則不引。）至注文訛錯處。多從皇本及後人挍政。其皇本所載注文。視邢本甚繁。非關典要。悉從略焉。

一、注用集解者。所以存魏晉人箸錄之舊。而鄭君遺注。悉載疏內。至引申經文。實事求是。不專一家。故於注義之備者。則據注以釋經。略者。則依經以補疏。其有違失未可從者。則先疏經文。次及注義。若說義二三。於義得合。悉爲錄之。以正向來注疏家墨守之失。

一、鄭注久佚。近時惠氏棟陳氏鱣臧氏鏞宋氏翔鳳咸有輯本。於集解外。徵引頗多。雖拾殘補闕。聯綴之迹。非其本真。而舍是則無可依據。今悉詳載。而原引某書某卷及字句小異。均難備列。閱者諒諸。

一、古人引書。多有增減。蓋未檢及原文故也。翟氏灝四書考異。馮氏登府論語異文疏證。於諸史及漢唐宋人傳注各經說文集。凡引論語有不同者。悉爲列入。博稽同異。辨證得失。既有專書。此宜從略。

一、漢唐以來。引孔子說。多爲諸賢語。諸賢說。或爲孔子語者。皆由以意徵引。未檢原文。翟氏考異既詳載之。故此疏不之及。

一、漢人解義。存者無幾。必當詳載。至皇氏疏陸氏音義所載魏晉人以後各說。精駁互見。不敢備引。唐宋後箸述益多。尤宜擇取。

一、諸儒經說。有一義之中。是非錯見。但采其善而不箸其名。則嫌於掠美。若備引其說而並加駁難。又嫌於葛藤。故今所輯。舍短從長。同於節取。或祇撮大要。爲某某說。

一、引諸儒說。皆舉所箸書之名。若習聞其語。未知所出何書。則但記其姓名而已。又先祖考國子監典簿諱履恂箸秋槎雜記。先叔祖丹徒縣學訓導諱台拱箸論語駢枝經傳小記。先伯父五河縣學訓導諱寶樹箸經義說略。疏中皆稱爵。

劉恭冕述。

論語正義目錄

論語正義

劉寶楠 著

卷一 學而第一

正義曰。釋文及皇邢疏本。皆有此題。邢疏云。自此至堯曰。是魯論語二十篇之名及第次也。當弟子論撰之時。以論語爲此書之大名。學而以下。爲當篇之小目。第。順次也。一。數之始也。言此篇於次當一也。案古人以漆書竹簡。約當一篇。卽爲編列。以韋束之。故孔子讀易。韋編三絕。當孔子時。諸弟子撰記言行。各自成篇。不出一人之手。故有一語而前後篇再出也。毛詩序疏引說文。第。次也。从竹弟。今本說文脫。弟字下云。韋束之次弟也。從古字之象。疑弟指韋束之次言。第則指竹簡言。釋名釋書契云。稱題亦有第。因其第次也。後漢安帝紀李賢注。第謂有甲乙之次第。

集解 正義曰。陸德明經典釋文。載論語舊題。止集解二字。在學而第一之下。自注。一本作何晏集解。一本必六朝時人改題。誤以集解爲何晏一人作也。然釋文雖仍舊題。而云何晏集孔安國云云。其文兩見。則亦爲後世之誤說所惑也。

凡十六章 正義曰。釋文舊有此題。其所據卽集解本。今皇邢疏無凡幾章之題者。當由所見本已刪之也。漢石經則每卷後有此題。蓋昔章句家所記之數。統計釋文各篇四百九十二章。趙岐孟子篇敍曰。論四百八十六章。數釋文少六章。然釋文先進篇二十三章。依集解宜爲二十四章。衛靈篇四十九章。依集解實爲四十二章。又陽貨篇二十四章。漢石經作廿六章。凡皆所據本異。故多寡迥殊。今但依釋文以存集解之舊。其有離合錯誤。各記當篇之下。至後世分析移併之故。言人人殊。旣由臆造。則皆略焉。又趙岐言章次大小。各當其事。無所法也。明謂論語章次。依事類敍。無所取法。與孟子篇章迥殊。而皇疏妄有聯貫。翟氏灝考異。已言其誤。後之學者。亦有茲失。旣非理所可取。則皆刪佚。不敢更著其說焉。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馬曰。子者。男子之通稱。謂孔子也。王曰。時者。學者以時誦習之。誦習以時。學無廢業。所以爲說懌也。正義曰。曰者。皇疏引說文云。開口吐舌謂之爲曰。邢疏引說文云。曰詞也。從口乙聲。亦象。口气出也。所引說文各異。段氏玉裁校定作從口乙。象口氣出也。又引孝經釋文云。從乙在口上。乙象氣。人將發語。口上有氣。故曰字缺上也。學者。說文云。斆。覺悟也。从教从冂。冂。尚矇也。臼聲。學。篆文斆省。白虎通辟雍篇。學之爲言覺也。以覺悟所未知也。與說文訓同。荀子勸學篇。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己。則知明而行無過矣。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臨深谿。不知地之厚也。不聞先王之遺言。不知學問之大也。

又云。學惡乎始。惡乎終。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其義則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眞積力久則入。學至乎沒而後止也。案王制言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敎以禮樂。冬夏敎以詩書。王大子王子羣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是詩書禮樂。乃貴賤通習之學。學已大成。始得出仕。所謂先進於禮樂者也。春秋時。廢選擧之務。故學校多廢。禮樂崩壞。職此之由。夫子十五志學。及後不仕。乃更刪定諸經。史記孔子世家言孔子當定公五年已修詩書禮樂。卽謂此也。刪定之後。學業復存。凡篇中所言爲學之事。皆指夫子所刪定言之矣。時習者。說文。時。四時也。此謂春夏秋冬。而日中晷刻。亦得名時。引申之義也。皇疏云。凡學有三時。一是就人身中爲時。內則云。六年敎之數目。十年學書計。十三年學樂誦詩舞勺。十五年成童舞象。並是就身中爲時也。二就年中爲時。王制云。春夏學詩樂。秋冬學書禮。三就日中爲時。前身中年中二時。而所學並日日修習不暫廢也。今云學而時習之者。時是日中之時。之者。詩蓼莪鄭箋云。之。猶是也。此常訓。不亦說乎者。孟子滕文公上。不亦善乎。趙岐注。不亦者。亦也。爾雅釋詁。說。樂也。皇本凡說皆作悅。說文有說無悅。悅是俗體。夫子自言發憤忘食。樂以忘憂。又稱顏回好學。雖貧不改其樂。皆是說學有然也。乎者。說文云。乎。語之餘也。廣雅釋詁。乎。詞也。此用爲語助。○注。子者至說懌。○正義曰。白虎通號篇。子者。丈夫之通稱也。與此注義同。言會卑皆得稱子。故此孔子門人稱師亦曰子也。邢疏云。書傳直言子曰者。皆指孔子。以其聖德著聞。師範來世。不須言其氏。人盡知之故也。誦習者。說文。誦。諷也。諷。誦也。周官大司樂注。倍文曰諷。以聲節之曰誦。諷誦皆是口習。故此注言誦習也。但古人爲學。有操縵博依雜服與藝諸事。此注專以誦習言者。亦擧一端以見之也。說文。習。鳥數飛也。引申爲凡重習學習之義。呂覽審己注。習。學也。下章傳不習乎。訓義亦同。學不廢業者。廢者。棄也。說文。業。大版也。所以飾縣鐘鼓。捷業如鋸齒。簡冊亦用竹爲版。故亦名業。曲禮云。請業則起。注。業謂篇卷也。是也。悅懌者。說文新附懌。說也。注重言以曉人。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注包曰。同門曰朋。

正義曰。宋氏翔鳳樸學齋札記。史記世家。定公五年。魯自大夫以下。皆僭離於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弟子至自遠方。卽有朋自遠方來也。朋卽指弟子。故白虎通辟雍篇云。師弟子之道有三。論語曰。朋友自遠方來。朋友之道也。又孟子子濯孺子曰。其取友必端矣。亦指友爲弟子。按宋說是也。釋文云。有或作友。非。考白虎通引有朋作朋友。疑白虎通本作友朋。卽釋文所載或本。後人乃改作朋友耳。隸釋載漢婁壽碑。有朋自遠。亦作有朋。盧氏文弨釋文考證云。呂氏春秋貴直篇。有人自南方來。句法極相似。陸氏謂作友非是也。自遠方來者。廣雅釋詁。自。從也。爾雅釋詁。遠。遐也。淮南兵略訓。方者。地也。禮表記注。方。四方也。爾雅釋詁。來。至也。並常訓。學記言學至大成。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說服而遠者懷之。此大學之道。然則朋來。正是學成之驗。不亦樂乎者。蒼頡篇。樂。喜也。與說義同。易象傳。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兌者。說也。禮中庸云。誠者。非自誠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此文時習是成己。朋來是成物。但成物亦由成己。

既以驗己之功修。又以得教學相長之益。人才造就之多。所以樂也。孟子以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爲樂。亦此意。○注。同門曰朋。○正義曰。文選古詩十九首注引鄭注此文。與包同。同門者。謂同處一師門也。禮學記云。古之教者。家有塾。注。古者仕焉而已者。歸教於閭里。朝夕坐於門。門側之堂謂之塾。孔疏周禮百里之內。二十五家爲閭。同共一巷。巷首有門。門邊有塾。當夫子時。學校已廢。仕焉而已者多不任爲師。夫子乃始設教於魯。以師道自任。開門授業。殊狥之閒。必別有講肄之所。而非爲舊時家塾矣。

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注慍。怒也。凡人有所不知。君子不怒。正義曰。人不知者。謂當時君卿大夫不知己學有成舉用之也。不慍者。鄭注云。慍。怨也。詩緜正義引說文同。君子者。白虎通號篇。或稱君子者。道德之稱也。君之爲言羣也。子者。丈夫之通稱也。禮哀公問。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禮中庸記。子曰。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又論語下篇。子曰。莫我知也夫。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正謂己之爲學。上達於天。爲天所知。則非人所能知。故無所怨尤也。夫子一生進德脩業之大。咸括於此章。是故學而不厭。時習也。知也。誨人不倦。朋來也。仁也。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不知不慍也。惟聖者能之也。夫子生衰周之世。知天未欲平治天下。故惟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記者因以其言。列諸篇首。○注。慍怒至不怒。○正義曰。詩緜傳。慍。恚也。恚怒義同。皇疏後一解云。君子易事不求備於一人。故爲教誨之道。若人有鈍根不能知解者。君子恕之而不慍怒之也。此即注義。焦氏循論語補疏注言人有所不知。則是人自不知。非不知己也。我所知而人不知。因而慍之。矜也。後漢儒林傳注引鄭略云。樂詩字文載。賁初中徵拜博士十餘人。學多攜。又不兼悉。惟詩五業並授。其或難質不解。詩無慍色。以杖畫地。章譬引類。至忘寢食。此亦焦氏就注說證之。實則教學之法。語之而不知。雖舍之亦可。無容以不慍即稱君子。此注此云。不與經旨應也。

有子曰。注孔子弟子。有若。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注鮮。少也。上謂凡在己上者。言孝弟之人必恭順。好欲犯其上者少也。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正義曰。阮氏元論語解。弟子以有子之言似夫子。而欲師之。惟曾子不可彊。其餘皆服之矣。故論語次章。即列有子之言。在曾子之前。蓋曾子不可彊。非不服有子也。特以尊異孔子。不敢以事師之禮。用之他人。竊曾子但言孔子德不可尚。而於有子無貶辭。則非不服有子可知。當時弟子。惟有子曾子稱子。此必孔子弟子於孔子沒後尊事二子如師。故通稱子也。至閔子騫冉有各一稱子。此亦二子之門人所記。而孔子弟子之於二子仍稱字。故篇中於閔冉稱字。稱子錯出也。其爲人者。尚書大傳注。其。發聲也。周官典同注。爲。作也。並常訓。禮運曰。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又曰。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孝弟者。爾雅釋訓。順父母爲孝。善兄弟爲友。此文不言友言弟者。友是兄弟相愛好。此則專指爲人弟者。不兼兄言也。賈子道術云。

子愛利親謂之孝。反孝爲孽。弟敬愛兄謂之悌。反悌爲敖。悌卽弟俗體。論語釋文云。弟本作悌。皇本高麗本亦作悌。並從俗作也。好犯上者。皇疏云。好謂心欲也。爾雅釋詁。犯。勝也。說文。犯。侵也。鮮者。鄭注云。鮮。寡也。此本爾雅釋詁。說文。尟。是少也。尟正字。鮮。魚名。出貉國。叚借字。時世教衰。民知德者鮮。故孝弟之人。容有犯上。故云鮮也。作亂者。爾雅釋言。作。爲也。左宣十二年傳。人反物爲亂。十五年傳。民反德爲亂。作亂之人。由於好犯上。好犯上。由於不孝不弟。故古者教弟子就外舍。學小藝焉。履小節焉。束髮就大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皆令知有孝弟之道。而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鴈行。朋友不相踰。又令知有事長上處朋友之禮。故孝弟之人。鮮有犯上。若不好犯上而好作亂。知爲必無之事。故曰未之有也。曾子立孝云。是故未有君而忠臣可知者。孝子之謂也。未有長而順下可知者。弟弟之謂也。未有治而能仕可知者。先脩之謂也。故曰孝子善事君。弟弟善事長。君子一孝一弟。可謂知終矣。是言孝弟之人。必爲忠臣順下而不好犯上。不好作亂。可無疑矣。春秋之時。學校已廢。卿大夫多世官。不復知有孝弟之道。故事君事長。鮮克由禮。而亂臣賊子。遂至接踵以起也。○注。孔子弟子有若。○正義曰。皇本作孔安國注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有若少孔子三十三歲。論語邢疏及禮檀弓疏引作四十三歲。裴駰史記集解引鄭玄云魯人。此出鄭氏孔子弟子目錄。今佚不傳。○注。鮮少。至少也。○正義曰。鮮少者。說文。少。不多也。上者。謂凡在己上者。蔡邕獨斷。上者。尊位所存也。亦謂位在己上。凡者。總舉之辭。恭順者。說文。恭。肅也。釋名釋言語。順。循也。循其理也。注以犯上則非恭順。故人能孝弟。必恭順於上也。臣光庭案明書以犯上爲干犯君上之法令。亦此注義所括。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注本。基也。基立而後可大成。先能事父兄。然後仁道可大成。

正義曰。務本者。說文。務。趣也。高誘呂氏春秋孝行覽注。務。猶求也。本立而道生者。李賢後漢郎顗傳注。立。猶定也。道者。人所由行之路。事物之理。皆人所由行。故亦曰道。漢書董仲舒傳。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是也。廣雅釋詁。生。出也。大戴禮保傅云。易曰。正其本。萬事理。說苑建本篇。孔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夫本不正者末必倚。始不盛者終必衰。詩云。原隰既平。泉流既清。本立而道生。阮氏元論仁篇。以本立而道生爲古逸詩。愚謂務本二句。是古成語。而有子引之。說苑及後漢延篤傳皆作孔子語者。七十子所述。皆祖聖論。又當時引述各經。未檢原文。或有錯誤故也。中庸言達道五。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而父子昆弟。尤爲本根之所在。若人能孝弟。則於君臣夫婦朋友之倫。處之必得其宜。而可名之爲道。故本立而道生也。爲仁猶言行仁。所謂利仁強仁者也。下篇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克己復禮爲仁。爲仁由己。子貢問爲仁。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皆是言爲仁。又志於仁。求仁欲仁。用力於仁。亦是言爲仁也。仁者何。下篇樊遲問仁。子曰愛人。此仁字本訓。說文。仁字從二人會意。言己與人相親愛也。善於父母。善於兄弟。亦由愛敬之心。故禮言孝子有深愛。又言立愛自親始。立敬自長始。敬亦本乎愛也。孝弟所以爲爲仁之本者。孝經云。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德

兼仁義禮智。此不言德言仁者。仁統四德。故爲仁尤亟也。孟子離婁篇。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又云。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是爲仁必先自孝弟始也。孝經云。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以順則逆民無則焉。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雖得之。君子不貴也。觀此。則不孝不弟。雖有他善。終是不仁。何者。爲其大本已失。其末自不足貴也。宋氏翔鳳鄭注輯本。爲仁作爲人云。言人有其本性。則成功立行也。案仁人當出齊古魯異文。鄭就所見本人字解之爲人之本。與上文其爲人也句相應。義亦通也。鄭注又云。孝爲百行之本。言孝則弟可知。百行者。不一行也。呂氏春秋孝行云。凡爲天下治國家。必務本而後末。又云。務本莫貴於孝。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務。而萬事之紀也。夫執一術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從者。其惟孝也。夫論人必先以所親。而後及所疏。必先所重。而後及所輕。是知孝弟爲爲人之本。故君子先務此也。孝弟也者云云。是釋務本二句之義。與者。語助辭。○注。本基至大成。○正義曰。說文。本。木下曰本。从木一在下。一在下。象其根。注訓基者。說文。基。牆始也。始亦本也。大成者。大猶廣也。訓生爲成。此引申之義。表記云。仁之難成久矣。人人失其所好。故仁者之過易辭也。又云。仁之爲器重。其爲道遠。舉者莫能勝也。行者莫能致也。取數多者仁也。夫勉於仁者。不亦難乎。是仁道大成。最爲難能。故惟能先事父兄。復擴充其本性之善。兼有衆德。然後仁道可冀大成也。皇本以先能事父兄二句爲包注。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注包曰。巧言。好其言語。令色。善其顏色。皆欲令人說之。少能有仁也。正義曰。禮表記。子曰。情欲信。辭欲巧。詩雨無正。巧言如流。俾躬處休。左傳載師曠善諫。叔向引巧言如流以美之。又烝民詩。令儀令色。彼文言巧令。皆是美辭。此云鮮矣仁者。以巧令多由僞作。故下篇言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又書皐陶謨云。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孔。甚也。壬。佞也。以巧言令色爲甚佞。則不仁可知。然夫子猶云鮮仁者。不忍重斥之。猶若有未絕於仁也。曾子立事云。巧言令色。能小行而篤。難於仁矣。與此文義同。皇本仁上有有字。○注。巧言至仁也。○正義曰。巧好音義相近。詩雨無正箋。巧。猶善也。禮表記注。巧謂順而說也。皆謂好其言語。卽詩云好言自口也。爾雅釋詁。令。善也。書皐陶謨令色。史記夏本紀作善色。是令有善義。說文。色。顏气也。齊語韋昭解。顏。眉目之閒。引申之。凡氣之達於面者。皆謂之顏。故注以顏色連文。云少能有仁。似注所見本亦作有仁。

曾子曰。注馬曰。弟子曾參。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注言凡所傳之事。得無素不講習而傳之。正義曰。吾日三省吾身者。爾雅釋詁。吾。我也。說文。吾。我自稱也。日行一周天爲

一晝夜。故一晝夜卽名日。周髀算經注。從旦至旦爲一日也。是也。說文。三。數名。阮氏元數說。古人簡策繁重。以口耳相傳者多。以目相傳者少。且以數記言。使百官萬民。易誦易記。洪範周官。尤其最著者也。論語以數記文者。如一言三省三友三樂三戒三畏三愆三疾三變四敎絕四四惡五美六言六蔽九思之類。則亦皆口授耳。受心記之古法也。鄭注云。思察己之所行也。此以省訓察。本爾雅釋詁。說文。省。視也。義亦近。爾雅釋詁。身。我也。說文。身。躳也。象人之身。釋名釋身體云。身。伸也。可屈伸也。爲人謀而不忠者。國策魏策注。爲。助也。左襄四年傳。咨難爲謀。魯語。咨事爲謀。毛詩四牡傳。咨事之難易爲謀。用內外傳義也。周語。忠者。文之實也。楊倞荀子禮論注。忠。誠也。誠實義同。誠心以爲人謀謂之忠。故臣之於君。有誠心事之。亦謂之忠。與朋友交而不信乎者。禮檀弓注。與。及也。此常訓。鄭注云。同門日朋。同志日友。同門義見前疏。同志者。謂兩人不共學而所志同也。鄭箋詩關雎注禮坊記並有此訓。說文。友。同志爲友。从二又。相交友也。義與鄭同。說文。交。交脛也。从大象交形。朋友與己兩人相會合亦得稱交。引申之義也。皇本交下有言字。說文。信。誠也。从人从言會意。釋名釋言語。信。申也。言以相申束。使不相違也。五倫之義。朋友主信。故曾子以不信自省也。傳不習乎者。傳謂師有所傳於己也。夫子言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而不如丘之好學。可見好學最難。其於及門中。惟稱顏子好學。今曾子三省。旣以忠信自勗。又以師之所傳。恐有不習。則其好學可知。曾子立事篇。日旦就業。夕而自省思。以歿其身。亦可謂守業矣。又云。君子既學之。患其不博也。既博之。患其不習也。既習之。患其不知也。既知之。患其不行也。此正曾子以傳不習自省之證。習兼知行。故論語祗言習也。鄭注云。魯讀傳爲專。今從古。臧氏庸輯鄭注釋云。此傳字。從專得聲。魯論故省用作專。鄭以古論作傳。于義益明。故從之。如臧此言。是專與傳。同謂師之所傳。而字作專者。所謂假借爲之也。宋氏翔鳳論語發微。孔子爲曾子傳孝道而有孝經。孝經說曰。春秋屬商。孝經屬參。則曾子以孝經專門名其家。故魯論讀傳爲專。所業既專。而習之又久。師資之法無絕。先王之道不湮。曾氏之言。卽孔子傳習之旨也。包氏愼言論語溫故錄。專謂所專之業也。呂氏春秋曰。古之學者說義必稱師。說義不稱師。命之曰叛。所專之業不習。則廢棄師說。與叛同科。故曾子以此自省。後漢書儒林傳。其著名高義開門受徒者。編牒不下萬人。皆專相傳祖。莫或訛雜。揚雄所謂譊譊之學。各習其師。此卽魯論義也。案宋包二君義同。廣雅釋詁。專。業也。亦謂所專之業。此魯論文既不箸。義亦難曉。故既取臧說。兼資宋包。非敢定於一是也。○注。弟子曾參。○正義曰。元和姓纂。夏少康封少子曲烈於鄫。春秋時。爲莒所滅。鄫太子巫仕魯去邑爲曾氏。見世本。巫生阜。阜生晳。晳卽曾點。曾子父也。史記弟子傳。曾參。字子輿。南武城人。少孔子四十六歲。○注。言凡所傳之事得無素不講習而傳之。○正義曰。得無者。疑辭。郭氏翼雪履齋筆記。曾子三省。皆指施於人者言。傳亦我傳乎人。傳而不習。則是以未著躬試之事而誤後學。其害尤甚於不忠不信也。焦氏循論語補疏。己所素習。用以傳人。方不妄傳致誤學者。所謂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也。二說皆從集解。亦通。

子曰。道千乘之國。注馬曰。道謂為之政教。司馬法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出革車一乘。然則千乘之賦。其地千成。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唯公侯之封。乃能容之。雖大國之賦。亦不是過焉。包曰。道。治也。千乘之國者。百里之國也。古者井田方里為井。十井為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融依周禮。包依王制孟子。義疑故兩存焉。

正義曰。道。皇本作導。千者。數名。說文。千。十百也。乘。本作椉。說文云。椉。覆也。從入桀。覆者。加乎其上之名。故人登車。亦謂之乘。三蒼云。椉。載也。左隱元年傳杜注。車曰乘。車駕馬。多用四。故儀禮聘禮注云。乘。四馬也。趙岐孟子梁惠王篇注。千乘。兵車千乘。謂諸侯也。國者。說文云。國。邦也。周官太宰鄭注。大曰邦。小曰國。此對文有異。若散文亦通稱。○注。馬曰至存焉。○正義曰。說文云。政。正也。从攴從正。正亦聲。教。上所施。下所效也。政教即敬信諸端。注言此者。明敬事云云。即所以道國也。道本道路之名。人所循行。此政教。亦是示人以必行。故得曰道。包云治者。謂治之以政教。義與馬不異也。鄭此注云。司馬法云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公侯之封。乃能容之。雖大國之賦。亦不是過焉。鄭此注與馬同。又公羊哀十年傳疏引云。公侯方百里。井十。則賦出革車一乘。亦此注文。井十當作井百。邢疏云。史記齊景公時。有司馬田穰苴善用兵。周禮司馬掌征伐。六國時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兵法。附穰苴於其中。凡一百五十篇。號曰司馬法。此六尺曰步。至成出革車一乘。皆彼文也。引之者。以證千乘之國。為公侯之大國也。皇疏云。凡人一舉足為跬。跬。三尺也。兩舉足曰步。步。六尺也。廣一步。長百步。為一畝。畝百為夫。是方百步也。謂為夫者。古者賦田。以百畝地給一農夫也。夫三為屋。則是方百里者三也。並而言之。則廣一里。一里。三百步也。而猶長百步也。謂為屋者。一家有夫婦子。三者具。則屋道乃成。故合三夫目為屋也。屋三為井。三屋並方之。則方一里也。名為井者。因夫閒有遂水縱橫相通成井字也。井十為通。十井之地並之。則廣十里。長一里也。謂為通者。其地有三十屋相通。共出甲士一人。徒卒二人也。通十為成。則方十里也。謂為成者。其賦法一乘成也。其地有三百屋。出革車一乘。甲士十人。徒卒二十人也。方十里者千。即是千成。則容千乘也。方百里者。有方十里者百。若方三百里。三三為九。則有方百里者九。合成方十里者九百也。是方三百里。唯有九百乘也。若作千乘。猶少百乘。是方百里者一也。今取方百里者一而六分破之。每分得廣十六里。長百里。引而接之。則長六百里。其廣十六里也。今半斷各長三百里。設法特埤前三百里。南西二邊。是方三百十六里也。然西南角猶缺方十六里者一。方十六里者一。有方十里者二。又方一里者五十六。是少方一里者二百五十六也。然則向割方百里者為六分。埤方三百里。兩邊猶餘方一里者四百。今以方一里者二百五十六。埤西南角猶餘方一里者一百四十四。又設法破而埤三百十六里兩邊。則

每邊不復得半里。故云方三百十六里有奇也。邢疏申馬說云。案周禮大司徒云。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此千乘之國。居地方三百十六里有畸。伯子男自方三百而下。則莫能容之。故云唯公侯之封。乃能容之。坊記云。制國不過千乘。然則地雖廣大。以千乘爲限。故云雖大國之賦。亦不是過焉。又申包說云。云千乘之國。百里之國也者。謂夏之公侯。殷周上公之國也。云古者井田方里爲井者。孟子云。方里而井。井九百畝是也。云十井爲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者。此包以古之大國。不過百里。以百里賦千乘。故計之每十井爲一乘。是方一里者十爲一乘。則方一里者百爲十乘。開方之法。方百里者一。爲方十里者百。每方十里者一。爲方一里者百。其賦十乘。方十里者百。則其賦千乘也。與乘數適相當。故云適千乘也。云融依周禮。包依王制孟子者。馬融依周禮大司徒文。以爲諸公之地。方五百里。侯四百里以下也。包氏依王制云。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也。又孟子云。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之制。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包氏據此以爲大國不過百里。不信周禮有方五百里四百里之封也。案注包馬異說。皇邢疏如文釋之。無所折衷。後人解此。乃多轇轕。從馬氏。則以千乘非百里所容。從包氏。則以周禮爲不可信。紛紛詰難。未定一是。近人金氏鶚求古錄說此最明最詳。故備錄之。其說云。孟子言天子千里。大國百里。次國七十里。小國五十里。又言萬乘之國。千乘之家。千乘之國。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是千里出車萬乘。百里出車千乘。十里出車百乘也。子產言天子一圻。列國一同。圻方千里。同方百里。亦如孟子之說。以開方之法計之。方里而井。百里之國。計有萬井。萬井而出車千乘。則十井出一乘矣。若馬氏說百井出一乘。則百里之國。止有百乘。必三百一十六里有奇。乃有千乘。與孟子不合。包氏合於孟子。是包氏爲可據矣。哀十二年公羊傳注。言軍賦十井。不過一乘。此一證也。馬氏之說。則合據司馬法。鄭注小司徒。亦引司馬法云。井十爲通。通三十家。爲匹馬。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成百井。三百家。出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爲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爲同。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賈疏謂九十夫之地。宮室涂巷。三分去一。又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三夫受六夫之地。是三十家也。案司馬法一書。未必眞周公之制。所言與孟子子產皆不合。信司馬法。何如信孟子耶。坊記云。制國不過千乘。家富不過百乘。今謂大夫百乘。地方百里。等於大國諸侯。必不然矣。或謂司馬法車乘有兩法。一云兵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一云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賈公彥以士十人。徒二十人。爲天子畿內采地法。以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爲畿外邦國法。此言千乘之國。是畿外邦國也。一乘車。士卒共七十五人。又有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廄養五人。樵汲五人。共一百人。馬牛芻茭具備。此豈八十家所能給哉。不知天子六軍。出於六鄉。大國三軍。出於三鄉。蓋家出一人爲兵也。又三遂亦有三軍。三鄉爲正卒。三遂爲副卒。鄉遂出軍而不出車。都鄙出車而不出兵。孔仲達成元年丘甲疏云。古者天子用兵。先用六鄉。六鄉不足。取六遂。六遂不足。取都鄙

及諸侯。若諸侯出兵。先盡三鄉三遂。鄉遂不足。然後徧徵境內。賈公彥小司徒疏亦云。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皆出於鄉遂。猶不止。徧境出之。是爲千乘之賦。然則都鄙固不出兵也。江愼修云。七十五人者。丘乘之本法。三十人者。調發之通制。魯頌。公車千乘。公徒三萬。正與司馬法合。此說得之。然則都鄙卽至出兵。而調發之數。惟用三十人。豈八十家所不能給哉。至於丘乘之法。八十家而具七十五人。無過家一人耳。此但備而不用。惟蒐田講武乃行。又何不給之有。農隙講武。正當人人訓練。家出一人。不爲厲民也。若夫車馬之費。亦自不多。古者材木取之公家山林而無禁。則造車不難。馬牛畜之民間。可給民用。不過暫出以供蒐田之用耳。芻茭則尤野人所易得者也。且以八十家而出一車四馬。又何患其不給乎。或又謂百里之國。山川林麓。城郭宮室。涂巷園囿。三分去一。三鄉三遂。又不出車。又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三夫受六夫之地。則三百乘且不足。安得有千乘乎。不知百里之國。以出稅之田言。非以封域言也。孟子言頒祿。正是言田。其曰地方百里者。地與田通稱。故井地卽井田也。百里以田言。則山川林麓以及涂巷園囿等。固已除去矣。頒祿必均。若不去山川。山川天下不同。則祿不均矣。苟境內山川甚多。而封域止百里。田稅所出。安足以給用乎。故知大國百里。其封疆必不止此。周禮所以有五百里四百里之說。蓋兼山川附庸而言也。孟子則專言穀土耳。城郭宮室涂巷等。雖有定數。然亦非穀土。則亦不在百里之內也。先儒三分去一之說。亦未必然。孟子言方里而井。百里七十里五十里。皆以井計數。方里不必其形正方。以方田之法算之。有九百畝則曰方里。地方百里等方字。皆如是也。然則百里之國。不謂封疆。其里亦非廣長之里矣。孟子言一夫百畝。而周禮有不易百畝一易二百畝再易三百畝之說。蓋孟子言其略。周禮則詳言之也。分田必均。周禮以三等均之。其說至當。左傳井衍沃牧隰皋。鄭氏謂隰皋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是也。是則一井不必九百畝。百里之國亦不必九百萬畝。以通率二井當一井。當有一千八百萬畝矣。孟子但舉不易之田。故曰一夫百畝。大國百里也。鄉遂之民皆受田。則亦有車乘。但其作之之財受於官府。故曰不出車。非無車也。夫如是。百里之國。豈不足於千乘哉。包氏之說。可無疑矣。

敬事而信。注包曰。爲國者舉事必敬愼。與民必誠信。節用而愛人。注包曰。節用不奢侈。國以民爲本。故愛養之。使民以時。注包曰。作使民必以其時。不妨奪農務。

正義曰。事謂政事。用謂財用也。愛。說文作愛。行貌。別一義。本字作㤅。惠也。從心旡聲。今經典皆叚愛爲㤅。使者。令也。敎也。民者。說文。民。衆萌也。從古文之象。書多士序鄭注。民。無知之稱。呂刑注及詩靈臺序注。並云。民者冥也。冥亦無知之義。宋石經避諱敬作欽。後放此。○注。爲國者舉事必敬愼。與民必誠信。○正義曰。說文。敬。肅也。從攴茍。釋名釋言語。敬。警也。恆自肅警也。此注言敬愼者。愼亦肅警意也。下篇說事敬事思敬訓並同。荀子議兵篇。慮必先事。而申之以敬。愼終如始。終始如一。夫是之謂大吉。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敗也。必在慢之。與民必誠信者。誠者。實也。言舉事必誠信也。事是政令。政令所以敎民。故注以與民言之。晉語箕鄭曰。信於君心。則美惡不踰。信於民。則上下

不干。信於令。則時無廢功。信於事。則民從事有業。○注。節用至養之。○正義曰。說文云。節。竹約也。引申爲節儉之義。賈子道術云。費弗過適謂之節。易彖傳。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是人君不知節用。必致傷財且害民也。奢侈者。奢。張也。侈。汏也。大戴禮。子張問入官云。奢侈者。財之所以不足也。管子八觀篇。國侈則用費。用費則民貧。民貧則姦智生。姦智生。則邪巧作。故邪姦之所生。生於匱不足。匱不足之所生。生於侈。侈之所以生。生於無度。故曰審度量。節衣服。儉財用。禁侈泰。爲國之急也。國以民爲本者。注以愛人。人指民言。避下句民字。故言人耳。穀梁桓四年傳。民者。君之本也。君主乎國。故國以民爲本。愛養者。養謂制民之產。有以養民。乃爲愛也。說苑政理篇。武王問於太公曰。治國之道若何。太公對曰。治國之道。愛民而已。曰。愛民若何。曰。利之而勿害。成之勿敗。生之勿殺。與之勿奪。樂之勿苦。喜之勿怒。此治國之道。使民之誼也。民失其所務。則害之也。農失其時。則敗之也。有罪者重其罰。則殺之也。重賦斂者。則奪之也。多徭役以罷民力。則苦之也。勞而擾之。則怒之也。。是皆言治國者當愛民也。。劉氏逢祿論語述何篇解此文云。人謂大臣羣臣。易訟二爻邑人三百戶舉大數。謂天子上大夫受地視侯也。此以下文言民。則人非民。故解爲大臣羣臣。於義亦通。○注。作使至農務。○正義曰。作。知動作之作。邢疏云。作使民必以其時者。謂築都邑城郭也。春秋莊二十九年左氏傳曰。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注云。謂今九月。周十一月。龍星角亢。晨見東方。三務始畢。戒民以土功事。火見而致用。注云。大火心星次角亢見者。致築作之物。水昏正而栽。注云。謂今十月。定星昏而中。於是樹版幹而興作。日至而畢。注云。日南至。微陽始動。故土功息。若其門戶道橋城郭牆塹。有所損壞。則特隨壞時修之。故僖二十年左傳曰。凡啓塞從時是也。案邢疏謂損壞隨時修之。是動小工。不必須農隙也。左隱五年傳。言治兵振旅。蒐苗獮狩。皆於農隙。以講事。謂講武事。此使民之大者。春秋時。兵爭之禍亟。日事徵調。多違農時。尤治國所宜戒也。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注馬曰。文者。古之遺文。

正義曰。弟子者。對兄父之稱。謂人幼少爲弟爲子時也。儀禮特牲饋食禮注。弟子。後生也。大射儀注。弟子。其少者也。入則孝。出則弟者。禮內則云。異爲孺子室於宮中。是父子異宮。則入謂由所居宮至父母所也。內則又云。十年出就外傳。居宿於外。大戴禮保傅云。古者年八歲而出就外舍。學小藝焉。履小節焉。束髮而就大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是出謂就傳。居小學大學時也。弟者。言事諸兄師長。皆弟順也。教弟子先以孝弟者。孟子言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是孝弟本人所自具。因弟子天性未漓而教導之。曲禮內則少儀弟子職所述。皆其法也。諸言則者。急辭也。謹而信者。詩民勞箋。謹。猶愼也。謹於事見。信於言見也。汎愛衆而親仁者。說文。汎。浮貌。引申爲普徧之義。廣雅釋言。汎。博也。左襄二十八年傳。引此文作氾愛。說文。氾。濫也。義亦通。爾雅釋詁。衆。多也。周語。人三爲衆。引申之。人在衆中。無以表異於人。亦得稱衆。仁則衆中之賢者也。親。近

也。君子尊賢而容衆。故於衆人使弟子汎愛之。所以養治其血氣。而導以善厚之教。又使之親近仁者。令有所觀感也。大戴禮保傅云。故孩提。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導習之也。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比選天下端士閑博有道術者以輔翼之。使之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乃目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視右視。前後皆正人。夫習與正人居。不能不正也。猶生長於楚。不能不楚言也。亦言教太子當孩提時。宜近正人。卽此教弟子親仁之意也。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者。皇疏云。行者。所以行事已畢之迹也。說文。餘。饒也。凌氏鳴喈論語解義。有餘力。謂僮子精力有餘也。曲禮云。人生十年曰幼學。內則云。十年學書計。朝夕學幼儀。請肄簡諒。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是古教幼學之法。此言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亦是學幼儀既畢。仍令學文也。言有餘力學文。則無餘力不得學文可知。先之以孝弟諸行。而學文後之者。文有理誼。非童子所知。若教成人。則百行皆所當謹。非教術所能徧及。故雖冀其博文。以求自得之而已。此夫子四教。先文後行。與此言教弟子法異也。○注。文者古之遺文。○正義曰。凡文皆古人所遺。古言遺文。馬以弟子所學。則有一書。如弟子職之類。後或失傳。故稱言古之遺文而已。鄭注云。文。道藝也。周官保氏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是藝爲六藝也。藝所以載道。故注道藝連文。其義與馬氏並通也。

子夏曰。賢賢易色。注孔曰。子夏。弟子卜商也。言以好色之心好賢則善。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注孔曰。盡忠節不愛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正義曰。周官太宰鄭注云。賢。有善行也。賢賢者。謂於人之賢者賢之。猶言親親長長也。宋氏翔鳳樸學齋札記。三代之學。皆明人倫。賢賢易色。明夫婦之倫也。毛詩序云。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此賢賢易色指夫婦之切證。陳氏祖范經說。曾氏同四書紀聞略同。今案夫婦爲人倫之始。故此文敘於事父母事君之前。漢書李尋傳引此文。顏師古注。易色。輕略於色。不貴之也。公羊文十二年傳。俾君子易怠。何休注。易怠。猶輕惰也。是易有輕略之義。又廣雅釋言。易。如也。王氏念孫疏證引之云。論語賢賢易色。易者。如也。猶言好德如好色也。此訓亦通。事父母能竭其力者。曲禮記。生曰父曰母。說文。父。矩也。家長率教者。从又舉杖。母。牧也。从女象褱子形。一曰象乳子也。說文又云。竭。負舉也。負舉者必盡力。故竭。又訓盡。此文義得兼之。曾子本孝云。庶人之孝也。以力惡食。盧辯注。分地任力致甘美。又曾子大孝云。小孝用力。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孔氏廣森補注。庶人之孝。孟子萬章篇言舜事云。我竭力耕田。供爲子職而已矣。是竭力爲庶人孝養之事也。事君能致其身者。儀禮喪服傳。君。至尊也。鄭注。天子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說文。致。送詣也。詩四牡云。四牡騑騑。周道倭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毛傳云。思歸者。私恩也。靡盬者。公義也。傷悲者。情思也。無私恩。非

孝子也。無公義。非忠臣也。君子不以私害公。不以家事辭王事。是言事君不得私愛其身。稽留君事也。雖曰未學者。廣雅釋詁。雖。詞也。當時多世卿。廢選舉之務。雖不學。亦得出仕。故有未學已事君也。吾必謂之學者。廣雅釋詁。謂。說也。子夏以此人所行。於人倫大端。無所違失。與已學無異。故云必謂之學。必謂者。深信之辭。春秋繁露玉杯篇。禮之所重者在其志。志敬而節具。則君子予之知禮。志和而音雅。則君子予之知樂。志哀而居約。則君子予之知喪。董子所言。正與此文義同。○注。子夏至則善。○正義曰。史記弟子列傳。卜商字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集解引鄭說溫國卜商。溫是衞邑。稱國者。或本爲國。從其初名之也。家語弟子解以爲衞人。與鄭目錄合。孔穎達檀弓疏。則云魏人。又唐贈魏侯。宋封魏公。據史記及呂氏春秋舉難察賢篇。並言子夏爲魏文侯師。是子夏固嘗居魏。魏衞同音。故誤以爲魏人耳。言此好色之心好賢者。此以易爲更易。義涉迂曲。今所不從。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注】孔曰。固。蔽也。一曰。言人不能敦重。既無威嚴。又不能堅固識其義理。

正義曰。稱君子者。言凡已仕未仕有君師之責者也。不重者。法言修身篇。或問何如斯謂之人。曰。取四重。去四輕。曰。何謂四重。曰。重言。重行。重貌。重好。言重則有法。行重則有德。貌重則有威。好重則有觀。是言君子貴重也。禮玉藻云。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並言人當重慎之事。則不威者。言無威儀也。左傳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是君子勤禮。勤禮莫如致敬。衞北宮文子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又云。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又下篇夫子語子張曰。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並言君子有威儀之事。不威由於不重。故言行輕薄之士。必不能遠暴慢鄙倍。雖厲聲色。綦刑罰。人莫畏之矣。○注。孔曰至義理。○正義曰。鄭注曲禮云。固謂不達於理也。注祭義云。固。猶質陋也。皆蔽塞之義。下篇夫子告子路曰。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是言不學之蔽。而可知人之成德達材。必皆由學矣。中論治學篇。民之初載。其矇未知。譬如寳在於玄室。有所求而不見。白日照焉。則羣物斯辯矣。學者。心之白日也。是其義也。一曰以下。此集解別存一義。非仍前所注之人。下皆放此。說文。重。厚也。敦亦訓厚。故注以敦重連文。詩天保傳。固。堅也。亦常訓。此以不重不威之人。雖知所學。不能堅固。無由深造之以道而識其義理也。所以然者。以此人學若堅固。必能篤行。其容貌顏色辭氣。必不至輕惰若此矣。今不能敦重無威嚴。故知其學不能堅固也。義與前異。亦略通。

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

過則勿憚改。注鄭曰。主。親也。憚。難也。正義曰。釋文云。毋音無。本亦作無。宋刊九經本。亦作毋。說文。毋。止之詞也。㮣止也。無卽㮣。㮣省。儀禮士昏禮公食大夫禮注。並云古文毋爲無。然則毋無亦今古文異。廣雅釋言。如。均也。己卽我之別稱。說文。己承戊象人腹。是己本象人形。故人得自稱己。曾子制言中吾不仁。其人雖獨也。吾弗親也。故周公曰。不如我者。吾不與處。損我者也。與吾等者。吾不與處。無益我者也。吾所與處者。必賢於我。由曾子及周公言觀之。則不如己者。卽不仁之人。夫子不欲深斥。故祗言不如己而已。呂氏春秋驕恣篇引仲虺曰。能自爲取師者王。能自取友者存。其所擇而莫如己者亡。羣書治要引中論曰。君子不友不如己者。非羞彼而大我也。不如己者。須己慎者也。然則扶人不暇。將誰相我哉。吾之債也。亦無日矣。又韓詩外傳南假子曰。夫高比。所以廣德也。下比。所以狹行也。比於善者。自進之階。比於惡者。自退之原也。諸文並足發明此言之旨。過則勿憚改者。周官調人注。過。無本意也。詩東山箋。勿。無也。說文。改。更也。並常訓。言人行事。有非意之過。卽當改之。不可畏難。復依前行之也。曾子立事篇。太上不生惡。其次而能夙絕之。其下復而能改。又下篇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皆言人有過當速改也。皇疏載一說云。若結友過誤。不得善人。則改易之。莫難之也。故李充云。若友失其人。改之爲貴也。案高誘注呂氏春秋驕恣篇。引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以證所擇而莫如己者亡之義。亦以過爲結友過誤。或漢人有此義。故李充云然。然旣知誤交。何難卽改。似不足爲君子慮也。○注。主親也憚難也。○正義曰。主訓親者。引申之義。注意謂人當親近有德。所謂勝己者也。然下文復言無友不如己。於意似重。或未必然。皇疏云。以忠信爲百行所主。是言忠信在己不在人。其義較長。周語云。是以不主寬惠。亦不主猛毅。韋昭注。主。猶名也。義可互證。說文。憚。忌難也。從心單聲。一曰難也。難兢事言。忌難。謂人忌畏之。詩雲漢箋。憚。猶畏也。是也。此注同許後義。亦通。

曾子曰。愼終追遠。民德歸厚矣。注孔曰。愼終者。喪盡其哀。追遠者。祭盡其敬。君能行此二者。民化其德。皆歸於厚也。正義曰。爾雅釋詁。愼。誠也。說文。愼。謹也。誠謹義同。周官疾醫死終。則各書其所以。鄭注。老死曰終。禮記檀弓云。君子曰終。小人曰死。此對文異稱。檀弓又云。曾子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皆是言愼終之事。追遠者。說文。追。逐也。詩鴛鴦箋。遠。猶久也。並常訓。言凡父祖已歿雖久遠。當時追祭之也。荀子禮論云。故有天下者事十世。有一國者事五世。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有三乘之地者事二世。又周官司尊彝言四時閒祀有追享。鄭康成注。以爲祭遷廟之主。則此文追遠。不止以父母言矣。民德歸厚者。樂記云。德者。性之端也。淮南子齊俗訓。得其天性謂之德。穀梁僖二十八年傳。歸者。歸其所也。墨子經上。厚。有所大也。當春秋時。禮教衰微。民多薄於其親。故曾子諷在位者。但能愼終追遠。民自知感厲。亦歸於厚也。禮坊記云。修宗廟。敬祭祀。教民追孝也。又祭統云。夫祭之爲物大矣。其與物備矣。順以備者也。

其教之本與。是故君子之教也。外則教之以尊其君長。內則教之以孝於其親。是故明君在上。則諸臣服從。崇事宗廟社稷。則子孫順孝。盡其道。端其義。而教生焉。是故君子之教也。必由其本。順之至也。祭其是與。故曰祭者。教之本也已。○注。愼終至厚也。○正義曰。祭統云。是故孝子之事親也。有三道焉。生則養。沒則喪。喪畢則祭。養則觀其順也。喪則觀其哀也。祭則觀其敬而時也。盡此三道者。孝子之行也。是喪當盡哀。祭當盡敬。然此文愼終。不止以盡哀言。禮雜記云。子貢問喪。子曰。敬爲上。哀次之。瘠爲下。敬與謹同。卽此文所云愼也。言君者以曾子言民德。民是對君之稱。蓋化民成俗。必由在上者有以導之也。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注鄭曰。子禽。弟子。陳亢也。子貢。弟子。姓端木。名賜。亢怪孔子所至之邦。必與聞其國政。求而得之耶。抑人君自願與之爲治。

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注鄭曰。言夫子行此五德而得之。與人求之異。明人君自與之。正義曰。問於子貢者。說文。問。訊也。釋文。貢本亦作贛。音同。隸釋載漢石經論語殘碑。凡子貢皆作子贛。說文。貢。獻功也。贛。賜也。子貢名賜。字當作贛。凡作貢。皆是省借。作贛則譌體也。夫子至於是邦也。夫子卽孔子。夫者。人所指名也。子者。孳也。人之別稱也。皇疏云。禮。身經爲大夫者。得稱爲夫子。孔子。魯大夫。故弟子呼爲夫子也。必聞其政者。字林。至。到也。廣雅釋言。是。此也。說文。邦。國也。從邑丰聲。周官大宰注。大曰邦。小曰國。此對文。若散言。亦通稱也。必聞其政者。說文。聞。知聞也。下篇云。政者。正也。時人君有大政事。皆就夫子諮度之。故言必聞其政也。求之與抑與之與者。穀梁定元年傳。求者。請也。抑者。更端之辭。漢石經。抑與作意予。案周語抑人故也。賈子禮容語下作意人。又詩十月之交。抑此皇父。鄭箋。抑之言噫。釋文引韓詩云。抑。意也。則抑意音近義同。故二文互用。與。猶言告也。石經作予。亦通用字。下篇君孰與足。漢書谷永傳作予足。可證也。溫良恭儉讓以得之者。說文。昷。仁也。溫。水名。義別。經典悉叚溫爲昷。爾雅釋訓。溫溫。柔也。詩燕燕箋。溫謂顏色和也。下篇子溫而厲。是溫指貌言。說文云。良。善也。今隸變爲良。賈子道術篇。安柔不苛謂之良。良謂心之善也。爾雅釋詁。恭。敬也。說文。恭。肅也。又儉。約也。易象傳。君子以儉德辟難。左襄十三年傳。讓者。禮之主也。說文。攘。推也。讓。相責讓也。凡謙讓揖讓字當作攘。今經典亦假讓爲攘。又說文彳部。得。行有所得也。論衡知實篇引此文。解之云。溫良恭儉讓。尊行也。有尊行於人。人親附之。則人告語之矣。但其跡有似於求而得之。故子貢就其求之之言。以明其得聞之故。明夫子得聞政。是人君與之。非夫子求之矣。吳氏嘉賓論語說。君所自擅者謂之政。常不欲使人與

聞之。況遠臣乎。蓋良恭儉讓。是誠於不干人之政也。誠於不干人之政。則入人之國。無有疑且忌焉者。其視聖人。知己之素所師保。安忍不以告焉。今之人。求以聞人之政。不知其身且將不之保。諱非說難是已。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者。公羊桓六年傳。其諸以病桓與。何休注。其諸辭也。說文。異。分也。夫子原不是求此。假言卽以夫子得之爲求。亦與人異也。宋石經避諱。凡讓字作遜。皇本作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也。○注。子禽至名賜。○正義曰。臧氏庸拜經日記。史記弟子列傳。有原亢籍。無陳亢。蓋原亢。卽陳亢也。鄭注論語檀弓。俱以陳亢爲孔子弟子。當是名亢，字籍。一字子禽。籍。禽也。故諱籍字禽。否則亢言三見論語。弟子書必無不載。太史公亦斷無不錄。家語旣有原抗。字禽籍。不當復有陳亢子禽矣。明係王肅竄入。原陳之所以不同。何也。蓋原氏出於陳。原陳同氏也。詩陳風。東方之原。毛傳。原。大夫氏。春秋莊二十七年。公子友如陳。葬原仲。則原亢之爲陳亢信矣。漢書古今人表中。中分陳亢陳子禽二人。與魯太師公明賈子服景伯林放陳司敗陽膚尾生高申棖師冕同列。又以陳子亢繫下。上與陳弃疾工尹商陽齊禽敖餓者同列。分爲三人。與申棖皆不以爲弟子。此不足據。案臧說是也。檀弓。陳子車死於衞。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定。而後陳子亢至。鄭注。子車。齊大夫。子亢。子車弟。則亢亦齊人也。弟子傳。原亢籍。少孔子四十歲。又云。端木賜。衞人。少孔子三十一歲。皇疏本。陳亢也句下。有字子禽也四字。名賜句下有字子貢也四字。於文爲複。當是皇所增。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注 孔曰。父在。子不得自專。故觀其志而已。父沒。乃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注孔曰。孝子在喪。哀慕猶若父存。無所改於父之道。

正義曰。爾雅釋詁。在。存也。說文同。又觀。諦視也。穀梁隱五年傳。常視曰視。非常曰觀。毛詩序。在心爲志。廣雅釋詁。志。意也。說文。歾。終也。歾或從夏。今字作歿。隸體小變。歿。沈也。則一義。蓋假借也。禮坊記注。行。猶事也。爾雅釋天。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載。郭注解周曰年云取禾一熟。義本說文。汪氏中釋三九曰。三年者。言其久也。何以不改也。爲其爲道也。若其非道。雖朝死而夕改可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鯀湮洪水。汨陳其五行。彝倫攸斁。天乃不畀。洪範九疇。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彝倫攸敘。天乃畀禹。洪範九疇。蔡叔啓商。惎間王室。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以爲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此改乎其父者也。不寧惟是。虞舜側微。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曾子曰。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此父在而改於其子者也。是非以不改爲孝也。然則何以不改也。爲其爲道也。三年云者。雖終其身可也。自斯義不明。而後章惇高拱之邪說出矣。案汪說是也。漢書五行志。京房易傳曰。幹父之蠱。有子考亡。咎子三年。不改父道。思慕不皇。亦重見先人之非。南史。蔡廓子興宗傳。先是大明世。奢侈無度。多所造立。賦調繁嚴。徵役過苦。至是發詔。悉皆刪除。自孝建

以來。至大明末。凡諸制度。無或存者。與宗慨然曰。先帝雖非盛德。要以道始終。三年無改。古典所貴。二史所言。皆以無改爲孝。不復計及非道。則自儀以來。多不知此義矣。禮坊記。子云。君子弛其親之過而敬其美。論語曰。三年無改於其父之道。可謂孝矣。弛過敬美。正是擇善而從。卽夫子論孟莊子之孝。不改父臣與父政爲難能。亦是因獻子之臣與政。本不須改。而莊子能繼父業。所以爲孝。若父之道有所未善。而相承不變。世濟其惡。又安足貴乎。可者。深許之辭。說文。可。肎也。○注。父在至其行。○正義曰。鄭注云。孝子。父在無所自專。庶幾於其善道而已。此僞孔所襲。韓詩外傳。孔子曰。昔者周公事文王。行無專制。事無由己。可謂子矣。是父在子不得自專也。庶幾於其善道。謂但觀其志有善道無行事可見也。朱子或問引范祖禹說。以人子於父在時。觀父之志而承順之。父沒。則觀父之行而繼述之。與鄭孔注義異。錢氏大昕潛研堂文集極取范說。曰。孔子之言。論孝乎。論觀人乎。以經文可謂孝矣證之。其爲論孝不論觀人。夫人而知之也。旣曰論孝。則以爲觀父之志行。是也。不論觀人。則以爲觀人子之志行。非也。子之不孝者。好貨財。私妻子。父母之養且不顧。安能觀其志。朝死而夕忘之。安能觀其行。禮曰。視於無形。聽於無聲。觀其志之謂也。又曰。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觀其行之謂也。孟子論事親爲大。以曾元之賢。僅得謂之養口體。則孔子之所謂養其志者。惟曾子之養志足以當之。知是而以孝許之。奚不可乎。案范說亦通。但論孝卽是觀人。旣觀其行。而知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故以孝許之。鄭孔義本不誤。故仍主鄭孔而以范說附之。○注。孝子至之道。○正義曰。注以三年是居喪之期。故云在喪也。宋氏翔鳳發微說。按七略春秋經十一卷。出今文家。穀閔公篇於莊公下。博士傳其說曰。子未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傳曰。則曷爲於其封內三年稱子。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又漢書師丹傳。丹上書言古者諒闇不言。聽於冢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皆以三年就居喪言。與此注同。哀慕猶若父存。無所改於父之道者。謂人子居喪。猶若父存時。己仍爲子。若曲禮言居喪之禮。升降不由阼階。出入不當門隧。皆若父存。不敢遽當室也。此說於義似偏。然居喪不敢改父之道。喪終自仍宜改。改與不改。皆是恒禮。奚足以見人子之孝。故知此注尙未然也。

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注馬曰。人知禮貴和。而每事從和。不以禮爲節。亦不可行。○正義曰。禮祭義云。禮者。履此者也。管子心術篇。登降揖讓。貴賤有等。親疏有體。謂之禮。方言。用。行也。說文。用。可施行也。禮主於讓。故以和爲用。燕義云。和寧。禮之用也。是也。說文。龢。調也。讀與咊同。盉。咊也。和。相應也。三義略近。今經傳通作和。賈子道術篇。剛柔得道謂之和。反和爲乖。韋昭晉語注。貴。重也。高誘呂氏春秋尊師注。貴。尙也。和是禮中所有。故行禮以和爲貴。皇侃疏以和爲樂。非也。樂記云。禮勝則離。鄭注。離謂析居不和也。又易繫辭傳。履以和行。虞翻注。禮之用。和爲貴。故以和行。和是言禮　非謂樂。審矣。論衡四諱篇　死亡謂之先　爾雅釋

詁。王。君。也戴氏望論語注云 先王謂聖人。爲天子制禮者也。詩殷其靁傳。斯。此也。周官大司徒注。美。善也。並常訓。禮有威儀文物。故以美言之。小大。指人言。下篇君子無小大。詩泮水。無小無大。從公于邁。皆以小大指人之證。爾雅釋詁。由。自也。自與從同。史記禮書云。君臣朝廷尊卑貴賤之序。下及黎庶。車輿衣服宮室飲食嫁娶喪祭之分。事有宜適。物有節文。是言人小大皆有禮也。有所不行者。謂人但循禮。不知用和。故不可行。所謂禮勝則離者也。檀弓云。品節斯之謂禮。皇疏云。人若知禮用和。而每事從和。不復用禮爲節者。則於事亦不得行也。所以言亦者。沈居士云。上純用禮不行。今皆用和。亦不可行也。案有子此章之旨。所以發明夫子中庸之義也。說文。庸。用也。凡事所可常用。故庸又訓常。鄭君中庸目錄云。名曰中庸者。以其記中和之爲用也。注君子中庸云。庸。常也。用中爲常道也。兩義自爲引申。堯咨舜。舜咨禹云。允執其中。孟子言湯執中。執中。即用中也。舜執兩端。用其中於民。用中。用即中庸之倒文。周官大司樂言六德。中和祗庸孝友。言中和又言庸。夫子本之。故言中庸之德。子思本之。乃作中庸。而有子於此章已明言之。其謂以禮節之者。禮貴得中。知所節。則知所中。中庸云。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和而不流。則禮以節之也。則禮之中也。中庸皆所以行禮。故禮篇載之。逸周書度訓云。和非中不立。中非禮不愼。禮非樂不履。樂謂和樂。即此義也。漢石經。亦不行也。不下無可字。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注復。猶覆也。義不必信。信非義也。以其言可反覆。故曰近義。恭近於禮。遠恥辱也。注恭不合禮。非禮也。以其能遠恥辱。故曰近禮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注孔曰。因。親也。言所親不失其親。亦可宗敬。也。正義曰。信近於義。言可復者。說文。近。附也。誼。人所宜義者。宜也。表記云。義者。天下之制也。言制之以合宜也。孟子離婁篇云。大人者。言不必信。唯義所在。是信須視義而行之。故此言近於義也。鄭注云。復。覆也。言語之信可反覆。案復覆古今語。爾雅釋言。復。返也。返與反同。說文。復。往來也。往來。即反覆之義。人初言之。其信能近於義。故其後可反覆言之也。曾子立事篇云。久而復之。可以知其信矣。又云。言之必思復之。思復之必思無悔言。亦可謂愼矣。思無悔言。亦謂以義裁之。否則但守硜硜之信。而未合於義。人將不直吾言。吾雖欲復之。不得也。恭近於禮。遠恥辱者。廣雅釋詁。遠。離也。說文。恥。辱也。辱。恥也。表記云。恭以遠恥。亦謂恭近於禮以行之也。否則雖恭敬於人。不能中禮。或爲人所輕侮。而不免恥辱。下篇云。恭而無禮則勞。亦此意也。皇本宗下有敬字。○注。義不至近義。○正義曰。邢疏云。義不必信者。若春秋晉士匄帥師侵齊。聞齊侯卒。乃還。春秋善之。是合宜不必守信也。云信非義也者。史記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柱而死。是雖守信而非

義也。案注以近義是由復言後觀之。蓋知其人言可反覆。睹其近於義也。下注以其能遠恥辱。故曰近禮。義同。○注。因親至宗敬。○正義曰。詩皇矣。因心則友。傳。因。親也。此文上言因。下言親。變文成義。說文。宗。尊祖廟也。宗有尊訓。此言宗敬者。引申之義。曾子立事云。觀其所愛親。可以知其人矣。謂觀其親愛之是非。則知其人之賢不肖。若所親不失其親。則此人之賢可知。故亦可宗敬也。桂氏馥羣經義證解此注云。詩皇矣正義曰。周禮六行。其四曰姻。注。姻親於外親。是姻得爲親。據此。則因卽姻省文。野客叢書引南史王元規曰。姻不失親。古人所重。豈得輒昏非類。張說之碑亦云。姻不失親。官復其舊。又徐鍇說文通論。禮曰。姻不失其親。故古文肙女爲妻。邢皇二疏。俱失孔指。今案孔注因親是通說人交接之事。其作姻者。自由後世所見本不同。然婚姻之義。於注本得兼之。皇邢疏依注爲訓。未爲失指。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注鄭曰。學者之志。有所不暇。敏於事而愼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注孔曰。敏。疾也。有道。有道德者。正謂問其是非。正義曰。此章言君子當安貧力學也。食無求飽者。禮記曲禮注。食。飯屬也。說文。飽。猒也。猒。足也。禮記禮器云。有以少爲貴者。天子一食。諸侯再。大夫士三。庶人食力無數。注。一食再食三食。謂告飽也。食力。謂工商農也。又公食大夫禮賓三飯以湆醬。注。三飯而止。君子食不求飽。彼言禮食之事。君子不當求飽。故此言家貧者食無求飽爲君子也。居無求安者。說文。凥。處也。從尸几。尸得几而安也。居。蹲也。二字義別。今經傳皆叚居爲凥。爾雅釋詁。安。定。止也。無求飽。無求安。若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不改其樂者也。就有道而正焉者。學記就賢體遠。注。就謂躬下之。荀子性惡篇。夫人雖有性質美而心辯知。必將求賢師而事之。擇良友而友之。得賢師而事之。則所聞者。堯舜禹湯之道也。得良友而友之。則所見者。忠信敬讓之行也。身日進於仁義。而不自知也者。靡使然也。焉也已。助語之辭。漢石經。也已作已矣。皇本作也已矣。○注。敏疾至是非。○正義曰。說文。敏。疾也。敏於事。謂疾勤於事。不懈倦也。下篇訥於言而敏於行。訓同。焦氏循論語補疏。敏。審也。謂審當於事也。聖人教人。固不專以疾速爲重。案焦說與孔注義相輔。聞斯行之。夫子以教冉有。是亦貴疾速可知。說文。正。是也。周官家司馬各使其臣以正於公司馬。注。正。猶聽也。邢疏言學業有所未覺。當就有道德之人。正定其是之與非。易文言曰。問以辨之也。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注孔曰。未足多。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注鄭曰。樂謂志於道。不以貧爲憂苦。正義曰。皇本子貢下有問字。說文。貧。財分少也。又讇。諛也。諂或從臽。皇疏引范寗曰。不以正道

求人爲諂也。說文。富。備也。一曰厚也。人財多。當無不備也。驕者。馬高六尺之名。人自高大。故亦稱驕。皇疏。富厚者旣得人所求。好生陵慢。是爲驕也。何如者。何似也。未若。猶言未如。儀禮有司徹注。今文若爲如是二字。義同。皇本高麗本足利本。並作樂道。唐石經道字旁注。陳氏鱣論語古訓云。鄭注本無道字。集解兼采古論。下引孔曰能貧而樂道。是孔注古論本有道字。史記所載語。亦是古論。仲尼弟子傳引不如貧而樂道。正與孔合。文選幽憤詩。樂道閒居。注引論語子曰貧而樂道。是集解本有道字。今各本脫去。鄭據本。蓋魯論。故無道字。今案作樂道。自是古論。漢書王莽傳後漢書東平王蒼傳注引並無道字。與鄭本同。下篇回也不改其樂。樂亦在其中矣。皆不言樂道。而義自可通。故鄭不從古以校魯也。至孔注是後人僞撰。陳君援孔注以證史記稍誤。坊記子云。貧而好樂。富而好禮。衆而以寧者。天下其幾矣。是樂道好禮。爲人所難能。故無諂無驕者不能及之也。○注。樂謂志於道不以貧爲憂苦。○正義曰。鄭以樂卽樂道。與古論同。呂氏春秋愼大覽。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達亦樂。所樂非窮達也。道得於此。則窮達一也。如寒暑風雨之節矣。

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注孔曰。能貧而樂道。富而好禮者。能自切磋琢磨。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注孔曰。諸。之也。子貢知引詩以成孔子義善取類。故然之。往告之以貧而樂道。來答以切磋琢磨。正義曰。詩云者。毛詩序云。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書徵子馬注。云。言也。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者。衛詩淇澳篇文。說文。切。刌也。琢。治玉也。磋謂治象差次之。使其平滑也。磨。釋文作摩。云一本作磨。說文。䃺。礱也。礪也。意摩磨卽䃺之異體。鄭此注云切磋琢磨以成寶器。寶者。貴也。爾雅釋器。骨謂之切。象謂之磋。玉謂之琢。石謂之磨。郭注皆治器之名。謂治骨象玉石以成器也。又釋訓云。如切如磋。道學也。如琢如磨。自修也。此本禮記大學篇文。先從叔丹徒君論語駢枝據爾雅釋此文云。蓋無諂無驕者。生質之美。樂道好禮者。學問之功。夫子言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不如丘之好學。而七十子之徒。猶稱顏淵爲好學。顏淵而下。穎悟莫若子貢。故夫子進之以此。然語意渾融。引而不發。子貢能識此意。而引詩以證明之。所以爲告往知來。謹案毛詩傳云。道其學而成也。聽其規諫以自修。如玉石之見琢磨也。又荀子大略云。人之於文學也。猶玉之於琢磨也。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謂學問也。並同爾雅之義。告者。廣雅釋詁。告。教也。往來。猶言前後也。子貢聞一知二。故能告往知來。皇本諸下來者下。均有也字。○注。往告之以貧而樂道。○正義曰。此句下。當有富而好禮句。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正義曰。說文。患。憂也。人不己知。己無所失。無可患也。己不知人。則於人之賢者。不能親之用

之。人之不賢者。不能遠之退之。所失甚巨。故當患。呂氏春秋論人篇。人同類而智殊。賢不肖異。皆巧言辯亂以自防禦。此不肖主之所以亂也。是言不知人之當患也。皇本作不患人之不己知也。患己不知人也。高麗足利本。亦作患己不知人也。釋文云。患不知也。本或作患己不知人也。俗本妄加字。今本患不知人也。臧氏琳經義雜記。古本作患不知也。與里仁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語意同。人字。後人所加。案皇本有王注云。但患己之無能知也。己無能知。卽未有知之義。則皇本人字。爲俗妄加無疑。

卷二　爲政第二

集解　凡二十四章

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注包曰。德者無爲。猶北辰之不移。而衆星共之。正義曰。說文。譬。喩也。墨子小取篇。辟也者。舉他物而以明之也。辟與譬同。鄭注云。北極謂之北辰。此本爾雅釋天文。李巡曰。北極。天心。居北方。正四時。謂之北辰。郭璞日。北極。天之中。以正四時。天中。卽天心。天體圖。此爲最高處。名赤道極。稱北極者。對南極言之。成周洛陽之地。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亦三十六度。中國在赤道北。祇見北極。故舉爲言也。楚辭天問斡維焉繫天極焉。加稱天極。周髀算經稱北極樞。呂氏春秋有始覽稱天樞。與北極北辰。俱一體而異名也。周官考工記。匠人夜考諸極星以正朝夕。呂氏春秋亦言極星。極卽北極。北極非星名。而考工呂覽稱極星者。此就人所視近北極之星。舉以爲識別也。周髀經立八尺表。以繩繫表顚。希望北極中大星。明大星在北極中。非北極卽爲星也。史記天官書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此卽考工等所言極星。陳氏懋齡經書算學天文考。引許慶宗說爲句陳大星。案說苑辨物篇。璿璣謂北辰。句陳。樞星也。則以句陳爲極星。漢人已有此說。繁露奉本篇。星莫大於北辰。何休公羊傳注。迷惑不知東西者。須視北辰以別心伐。皆以北辰爲星名。故漢書天文志云。北極五星。第五紐星爲天之樞。以紐星爲天樞。卽謂北辰也。陳氏懋齡云。古人指星所在處。爲天所在處。其實北辰。是無星處。又云。凡天之無星處曰辰。天有十二辰。自子畢亥。爲日月所聚會之次舍。如十一月冬至。日月畢會於丑。必有所當之星宿。漢初不知歲差。以牽牛爲冬至常星。若以歲差之理言之。今時在箕一度。冬至子中。未嘗板定星度。北辰。如何認定極星但以之爲標準耳。案。陳說甚是。然北辰是無星處。朱子語類已言之。夏氏炘學禮管釋據考工呂覽諸言極星之文。遂以北辰爲天樞。北極爲星名。且疑爾雅爲漢人附益。過矣。北極爲赤道極。左旋西行。其日月五星。各居一極。日月黃道極。與月五星同爲右旋東行。而二十八宿亦東行。二十八宿。統名恆星。句陳等星。與恆星同度。恆星歲差五十一秒。故梁祖暅之以儀準候不動處。在紐星之末。猶一度有餘。宋沈括測天中不動處。遠極星三度有餘。元郭守敬測極星離不動處三度。則星度常差。不能執定一星以求

北辰之所在矣。居其所者。三蒼云。所。處也。廣雅釋詁。所。凥也。北辰居其所。即陳氏所圖距等圖之削成一點也。衆星共之者。說文云。星。萬物之精。上爲列星。或省作星。釋名釋天云。星。散也。列位布散也。漢書天文志。經星常宿中外官凡百一十八名。積數七百八十三星。自後諸史志及推測家言數名異。今亦未能詳之也。陳氏懸齡云。赤道宗北極。恆星宗黃極。赤道西行。恆星東行。右旋之度。因左旋而成。只爲動天左旋西行。帶定七政恆星。晝夜運轉。故七政恆星。得以差次自行。是東行之度。以西行而生黃極。以赤極爲樞。衆星所以共北辰也。鄭注云。拱。拱手也。共是拱省。鄭與包所見本異。說文。拱。斂手也。何休公羊僖三十二年注。拱可以手對抱。衆星列侍錯居。還繞北辰。若拱向之也。蔡邕明堂月令論。以北辰居其所。爲人君居明堂之象。謂明堂爲政教所由生。變化所由來。是明一統。其說是也。宋氏翔鳳發微云。明堂之治。王中無爲以守至正。上法璇璣以齊七政。故曰政者。正也。王者上承天之所爲。下以正其所爲。未有不以德爲本。德者。不言之化。自然之治。以無爲爲之者也。雖有四時天地人之政。而皆本於一德。雖有五官二十八星之名。而皆繞於北辰。爲政不出於明堂。而禮樂刑政。四達不悖。德之符也。北辰不離於紫宮。而衆星循環。終古不忒。樞之繞也。○注。德者無爲猶北辰之不移而衆星共之。○正義曰。李氏允升四書證疑。旣曰爲政。非無爲也。政皆本於德。有爲如無爲也。又曰。爲政以德。則本仁以育萬物。本義以正萬民。本中和以制禮樂。亦實有宰制。非漠然無爲也。案李說足以發明此注之意。禮中庸云。詩云。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篤恭者。德也。所謂共己正南面也。共己以作之則。則百工盡職。庶務孔修。若上無所爲者然。故稱舜無爲而治也。北辰之不移者。呂覽云。極星與天俱游。而天樞不移。此注所本。周髀云。欲知北極樞旋周四極。常以夏至夜半時。北極南游所極。冬至夜半時。北極北游所極。冬至日加酉之時。西游所極。日加卯之時。東游所極。北極樞即北辰。周髀言有四游。則非不移可知。後漢天文志注引星經曰。璇璣謂北極。此舜作璇璣以象北極。伏生書傳曰。璇者。還也。璣者。幾也。微也。其變幾微而所動者大。謂之璇璣。是故璇璣謂之北極。據大傳言其變幾微。故天文家咸以爲不動。辭雖異。意實同也。皇本此注作鄭曰。

子曰。詩三百。注孔曰。篇之大數。一言以蔽之。注包曰。蔽。猶當也。曰思無邪。注包曰。歸於正。正義曰。史記孔子世家。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又云。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據此。則三百五篇。夫子所刪定也。禮義即禮儀。亦即謂禮樂也。詩皆入樂。故可弦歌。夫子屢言詩三百。一見禮運。兩見論語。皆絲大數以爲教也。漢書藝文志云。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純取周詩。上采殷。下取魯。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班志此文以三百五篇爲孔子所取。與世家合。其三百五篇之外。草章零句。有可述者。儒者肄業。雖不妨及之。要無與於弦歌之用。故不數之也。一言者。詩關雎疏云。句則古者謂之爲言。引此文謂以思無邪一句爲一言也。又引左傳臣之業在揚之水卒章之四言。

趙簡子稱子大叔遺我以九言。皆以一句爲一言也。案春秋繁露楚莊王篇。介以一言曰。王者必改制。亦一證。思無邪者。魯頌駉篇文。說文。思。容也。言心有所念。能容之也。顧氏鎮虞東學詩云。詩者。思也。發慮在心。而形之於言。以攄其懷抱。繫於作詩之人。不繫於讀詩之人。又曰。論語之言詩猶詩。曰誦曰學曰爲。皆主於誦詩者也。今直曰詩三百。是論詩。非論讀詩也。蓋當巡狩采詩。兼陳美刺。而時俗之貞淫見焉。及其比音入樂。誦自瞽矇。而後王之法戒昭焉。故俗有淳漓。詞有正變。而原夫作者之初。則發於感發懲創之苦心。故曰思無邪也。○注。篇之大數。○正義曰。今詩存三百五篇。合笙詩六爲三百十一篇。此言三百。是擧大數。○注。蔽猶當也。○正義曰。鄭注云。蔽。塞也。塞當義同。廣雅釋詁。蔽。障也。○注。歸於正。○正義曰。賈子道術。方直不曲謂之正。反正爲邪。毛詩序云。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又云。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又云。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禮樂記師乙曰。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清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荀子大略篇。國風之好色也。傳曰。盈其欲而不愆其止。其誠可比於金石。其聲可內於宗廟。小雅不以於汙上。自引而居下。疾今之政以思往者。其言有文焉。其聲有哀焉。史記屈賈列傳。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皆言詩歸於正也。

子曰。道之以政。注孔曰。政謂法教。齊之以刑。注馬曰。齊整之以刑罰。民免而無恥。注孔曰。免。苟免。道之以德。注包曰。德謂道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注格。正也。

正義曰。道如道國之道。謂教之也。禮緇衣云。教之以德。教之以政。文與此同。漢祝睦碑。導齊以禮。皇本兩道字。並作導。釋文。道音導。下同。說文。導。導引也。此義亦通。祝睦碑作導作濟。又云。有恥且恪。諸異文當出齊古。爾雅釋言。濟。益也。釋詁。恪。敬也。於義並合。漢書貨殖傳。於是在民上者。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故民有恥而且敬。即本此文。言民知所尊敬而莫敢不從令也。鄭注此云格。來也。本爾雅釋言。又釋詁。格。至也。來至義同。謂來歸於善也。漢費汎碑。有恥且恪。方言。恪。至也。說文。徦。至也。恪徦一字。爾雅釋文。格字或作恪。書。格於上下。說文引作假。假與徦同。則格假字通。說文。格。木長貌。於訓敬訓來之義。皆不相應。蓋叚借也。緇衣云。夫民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遯心。注云。格。來也。遯。逃也。彼言遯。此言免。義同。廣雅釋詁。免。脫也。謂民思脫避於罪也。大戴禮禮察篇。爲人主計者。莫如安審取舍。所舍之極定於內。安危之萌應於外也。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倍。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之善者異也。或導之以德教。或歐之以法令。導之以德教者。德教行而民康樂。歐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哀戚。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家語刑

政篇。仲弓問於孔子曰。雍聞至刑無所用政。桀紂之世是也。至政無所用刑。成康之世是也。信乎。孔子曰。聖人治化。必刑政相參焉。太上以德教民。而以禮齊之。其次以政導民。而以刑禁之。化之弗變。導之弗從。傷義以敗俗。於是乎用刑矣。孔叢子刑論篇。仲弓問古之刑教與今之刑教。孔子曰。古之刑省。今之刑繁。其爲教。古有禮然後有刑。是以刑省。今無禮以教。而齊之以刑。刑是以繁。書曰。伯夷降典。折民惟刑。謂先禮以教之。然後繼以刑折之也。夫無禮則民無恥。而正之以刑。故苟免。又孔子答衞將軍文子曰。齊之以禮。則民恥矣。刑以止刑。則民懼矣。文子曰。今齊之以刑。刑猶弗勝。何禮之有。孔子曰。以禮齊民。譬之于御則轡也。以刑齊民。譬之于御則鞭也。執轡於此而動於彼。御之良也。無轡而用策。則馬失道矣。文子曰。以御言之。左手執轡。右手運策。不亦速乎。若徒轡無策。馬何懼哉。孔子曰。吾聞古之善御者。執轡如組。兩驂如舞。非策之助也。是以先王盛於禮而薄於刑。故民從命。今也廢禮而尙刑。故民彌暴。諸文並足發明此章之義。〇注。齊整之以刑罰。〇正義曰。廣雅釋言。齊。整也。此常訓。說文。刑。剄也。𠛬。罰辠也。二字義別。今經典多混用。罰者。說文云。辠之小也。罰本小辠。制之以法。故亦曰罰。周官司救云。凡民之有衺惡者。三讓而罰。注。罰謂撻擊之也。是也。白虎通五刑篇。聖人治天下。必有刑罰。何。所以佐德助治順天之度也。故懸爵賞者。示有所勸也。設刑罰者。明有所懼也。〇注。德謂道德。〇正義曰。注意德屬人君。卽上章爲政以德之意。鄭注云。德謂智仁聖義中和。此本周官大司徒所謂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者也。鄭彼注云。知。明於事。仁。愛人以及物。聖。通而先識。義。能斷時宜。忠。言以中心。和。不剛不柔。此六德也。鄭義與此注均通。〇注。格正也。〇正義曰。漢書刑法志顏師古注同。孟子離婁云。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注】有所成也。**四十而不惑。**【注】孔曰。不疑惑。**五十而知天命。**【注】孔曰。知天命之始終。**六十而耳順。**【注】鄭曰。耳聞其言。而知其微旨。**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注】馬曰。矩。法也。從心所欲。非無法。

正義曰。十五三十云云者。夫子七十時追敘所歷年數也。有之言又也。志于學。漢石經及高麗本。于作乎。翟氏灝考異。以論語自引詩書外。例作於。此變體爲于。必乎之誤。尙書大傳。古之帝王者。必立大學小學。使王大子王子羣后之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十有三年。始入小學。見小節焉。踐小義焉。年二十。入大學。見大節焉。踐大義焉。大戴禮保傅云。古者。年八歲而出就外傅。束髮而就大學。盧注。束髮謂成童。古以年十六爲成人。則成童是十五。戴禮與大傳傳聞各異。白虎通辟雍篇。古者。所以年十五入大學何。以爲八歲毀齒。始有識知。入學學書計七八。十五陰陽備。故十五成童志明。入大學。學經術。故曲禮曰。十年曰幼學。論語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則十五者。入大學之年。尙書大傳言入大學。知君臣之儀。上下之位。禮小戴有大學篇。始致知格物。終治國平天下。皆所謂大節大義也。夫子生知之聖。而以學知自居。故云志於學。志

知志於道之志。毛詩序云。志者。心之所之也。先兄五河君經義說略。謂志識同。卽默而識之也。且亦通。三十。漢石經作卅。白虎通引三十而立。連上句。則立謂學也。漢書藝文志。古之學者。且耕且養。三年而通一經。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經立。又吳志。吳主與孫皓書。孔子言三十而立。非但謂五經也。足知立謂學立。乃漢人舊義。故皇疏同之。周時庠序之教。春秋禮樂。冬夏詩書。無五經之目。班氏假五經以說所學之業。其謂三年通一經。亦是大略言之。不得過拘年數也。諸解立爲立於道。立於禮。皆統於學。學不外道與禮也。至三十後。則學立而德成之事。張栻論語解。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以其有始有卒。常久日新。必積十年而一進者。成章而後達也。四十不惑者。子曰。知者不惑。禮中庸云。子曰。索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此卽不惑之事。若孟子言四十不動心。則勇者之事。能養氣也。天命者。說文云。命。使也。言天使己如此也。書召誥云。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哲與愚對。是生質之異。而皆可以爲善。則德命也。吉凶歷年。則祿命也。君子修其德命。自能安處祿命。韓詩外傳。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言天之所生。皆有仁義禮智順善之心。不知天之所以命生。則無仁義禮智順善之心。謂之小人。漢書董仲舒傳。對策曰。天令之謂命。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羣生。貴於物也。故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義禮智。安處善樂循理。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此之謂也。二文皆主德命。意以知德命。必能知祿命矣。是故君子知命之原於天。必亦則天而行。故感德之至。期於同天。中庸云。仲尼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言聖人之德能合天也。能合天。斯爲不負天命。不負天命。斯可以云知天命。知天命者。知己爲天所命。非虛生也。蓋夫子當衰周之時。賢聖不作久矣。及年至五十。得易學之。知其有得。而自謙言無大過。則知天之所以生己。所以命己。與己之不負乎天。故以知天命自任。命者。立之於己而受之於天。聖人所不敢辭也。他日桓魋之難。夫子言天生德於予。天之所生。是爲天命矣。惟知天命。故又言知我者其天。明天心與己心得相通也。孟子言天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誰。亦孟子知天命生德。當在我也。是故知有仁義禮智之道。奉而行之。此君子之知天命也。知己有得於仁義禮智之道。而因推而行之。此聖人之知天命也。從心所欲不踰矩者。說文云。从。相聽也。從。與从同。禮樂記注云。從。順也。中庸云。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夫子至誠。合乎天道。而言不踰矩。若爲思誠者之事。皇疏引李充曰。自志學迄於從心。善始令終。貴不踰法。示之易行。而約之以禮。爲教之例。其在茲乎。○注。不疑惑。○正義曰。說文。疑作疑惑也。惑。亂也。○注。知天命之始終。○正義曰。注意難曉。皇疏引王弼云。天命廢興有期。知道終不行也。孫綽云。大易之數五十。天地萬物之理究矣。以知命之年。通致命之道。窮學盡數。可以得之。不必皆生而知之也。此勉學之至言也。案疏列二說。不知與注意合否。○注。耳聞其言而知其微旨。○正義曰。說文。指。意也。旨指同。聞人之言而知其微意。則知言之學。可知人也。皇疏引李充云。耳順者。聽先王之法言。則知先王之德行。從帝之則。莫逆於心。心與耳相從。故曰耳順也。李以

耳順爲聞先王之言。亦鄭義所包也。焦氏循補疏。耳順。卽舜之察邇言。所謂善與人同。樂取於人以爲善也。順者。不違也。舍己從人。故言入於耳。隱其惡。揚其善。無所違也。學者自是其學。聞他人之言。多違於耳。聖人之道。一以貫之。故耳順也。案焦此義。與鄭異。亦通。○注。矩法也。○正義曰。荀子不苟篇。五寸之矩。盡天下之方也。楊倞注。矩。正方之器也。說文作巨。云規巨也。從工象手持之。榘或從木矢。爾雅釋詁。矩。常也。法也。皆引申之義。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注孔曰。魯大夫仲孫何忌。懿。諡也。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注鄭曰。恐孟孫不曉無違之意。將問於樊遲。故告之。樊遲。弟子樊須。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正義曰。漢石經作毋違。論衡問孔篇。亦作毋違。士昏禮注。古文毋作無。意此亦古魯之異。說文。違。離也。引申爲背棄之義。又說。戾也。義亦近。毛詩車攻傳。御。御馬也。說文。御。使馬也。御者居車中 惟兵車居左。樊遲弟子。當爲御者。武氏億羣經義證。呂氏春秋尊師篇。視輿馬。愼駕御。弟子事師。古禮如是。孟孫者。白虎通姓名篇。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各以其王父字爲氏。此孟孫本出公子慶父之後。當稱孟公孫。不言公者。省詞。說文云。我。施身自謂也。對。譍無方也。對對或從士。夫子述所告孟孫之言。故言我對也。說文。死。澌也。人所離也。葬。藏也。從死在茻中。一其中所以薦之。今隸變作死作葬。夫子告樊遲言事親當以禮。則告懿子以無違者。是據禮言。故論衡引此文。說之云。毋違者。禮也。考懿子爲僖子之子。嘗學禮於孔子。故孔子卽以禮訓之。無違者。無違乎禮以事親也。淩氏鳴喈論語解義。大夫以上能備禮。生事葬祭不違乎禮。卽順乎親矣。案禮記禮運云。大順者。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也。孔疏。順卽順禮。左文二年傳。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逆與順相反。逆者。逆禮也。卽違禮也。祭統云。是故賢者之祭也。致其誠信。與其忠敬。參之以時。明薦之而已矣。不求其爲。此孝子之心也。孝者。畜也。順於道。不逆於倫。是之謂畜。順道卽順禮。順禮故無違禮也。荀子禮論云。禮者。謹於治生死者也。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終也。終始俱善。人道畢矣。故君子敬始而愼終。終始如一。是君子之道。禮義之文也。臣之所以致重其君。子之所以致重其親。於是盡矣。皇疏引衞瓘曰。三家僭侈。皆不以禮也。故以禮答之也。方氏觀旭論語偶記。檀弓云。三家視桓楹。葬僭禮也。八佾篇。三家者以雍徹。祭僭禮也。惟是懿子之父仲孫貜。春秋書其卒。在昭二十四年。樊遲少孔子三十六歲。是貜卒時。樊遲尙未生。今懿子問孝時。有樊遲御。而夫子備告以生事葬祭者。懿子或尙有母在與。○注。魯大夫仲孫何忌懿諡也。○正義曰。禮檀弓云。幼名。冠字。五十乃稱伯仲。白虎通姓名篇。稱號所以有四何。法四時用事先後長幼兄弟之象也。故以時長幼。號曰伯仲叔季也。適長稱伯。伯禽是也。庶長稱孟。

魯大夫孟氏也。案說文。孟。長也。魯孟氏爲桓公子。公子慶父之後。又稱仲孫者。慶父本居孟。
其仲無人。得兼之也。懿子受學聖門。及夫子仕魯。墮三都。懿子梗命。致聖人之政化不行。是實
魯之賊臣。弟子傳不列其名。及此注但云魯大夫。亦不云弟子。當爲此也。周書謚法解。柔克爲懿。
溫和聖善曰懿。是懿爲謚也。說文云。謚。行之迹也。謚法解。終葬乃制謚。敘法大行受大名。細
行受細名。若人有惡行。則亦爲之惡謚。幽厲之屬是也。天子崩。稱天以謚。諸侯謚於天子。大夫
謚於侯。春秋時。謚不如法。咸用美謚。故此孟孫得謚懿。○注。恐孟至樊須。○正義曰。樊遲與
懿子同門。故恐懿子復問樊遲也。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樊須字子遲。少孔子三十六歲。須與須同。
須。待也。與遲義合。白水碑謂須字子達。析一人爲二。不足據。鄭目錄云齊人。家語
弟子解及左傳杜
注。並云魯人。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注馬曰。武伯。懿子之子。仲孫彘。武謚也。言孝子不妄爲
非。唯疾病然後使父母憂。正義曰。爾雅釋詁。伯。長也。武伯於兄弟次爲長。故稱伯也。呂覽義賞篇
注。惟。獨也。唯與惟同。說文。惪。愁也。憂。和之行也。二字義別。經
典多假憂爲惪。又隸變作憂。臧氏琳經義雜記。論衡問孔云。武伯善憂父母。故曰惟其疾之憂。又
淮南子說林。憂父之疾者子。治之者醫。高注云。論語曰。父母唯其疾之憂。故曰憂之者子。則王
充高誘皆以人子憂父母之疾爲孝。父母宜當略讀。案孝經孝行章。子曰。孝子之事親也。病則致其
憂。禮記曲禮云。父母有疾。冠者不櫛。行不翔。言不惰。琴瑟不御。食肉不至變味。飲酒不至變
貌。笑不至矧。怒不至詈。疾止復故。皆以人子憂父母疾爲孝。○注。武伯至母憂。○正義曰。左
哀十一年傳。孟孺子洩。杜注。孺子。孟懿子之子。武伯彘。疑彘是名。洩是字也。周書謚法解。
剛彊直理。威彊睿德。克定禍亂。刑民克服。大志多窮。皆曰武。是武爲謚也。注謂父母憂子之疾。
此馬用古論義也。孟子云。守孰爲大。守身爲大。守身所以事親。故人子當知父母之所憂。自能謹
疾。不妄爲非。而不失其身
矣。不失其身。斯爲孝也。

子游問孝。注孔曰。子游。弟子。姓言。名偃。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
養。不敬。何以別乎。注包曰。犬以守禦。馬以代勞。皆養人者。一曰。人之所養。乃至於犬馬。不敬。則無以別。
孟子曰。食而不愛。豕畜之。愛而不敬。獸畜之。正義曰。王氏引之經傳釋詞。是謂能養。是與祇同義。故薛
綜注東京賦曰。祇。是也。說文。養。供養也。孝經云。用
天之道。分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大戴禮曾子本孝云。庶人之孝也。以力
惡食。盧辯注。分地任力致甘美。蓋庶人能養不能敬。若語於士。則養未足爲孝。故坊記言小人皆

能養其親。君子不敬。何以辨。小人卽庶人。君子。則士以上通稱。又會子立孝云。君子之孝也。
忠愛以敬。又云。盡力無禮。則小人也。盡力。卽以力致養之事。無禮。卽不敬也。孝經又云。故
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蓋士之孝也。與會子立孝所言君子之孝同。明能敬爲士之孝。
夫子告子游。正以爲士之道責之矣。孝經又云。孝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禮內則
會子云。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二文所言養。
皆養志之道。其不廢敬可知。祭義云。衆之本敎曰孝。其行曰養。養可能也。敬爲難。敬可能也。
安爲難。安可能也。卒爲難。是敬猶非至孝。特視祗能養者爲難耳。犬馬皆獸名。別者。分也。見
廣雅釋詁。此常訓。漢石經無乎字。○注。子游弟子。姓言名偃。○正義曰。仲尼弟子列傳。言偃。
吳人。字子游。少孔子四十五歲。家語弟子解作魯人。少孔子三十五歲。與史違異。非也。下篇子
夏稱言游。又子游荅夫子稱偃之室。是姓言名偃也。說文。游。旌旗之流。從㫃汓聲。漢石經於子
張篇作子斿。斿卽游省。游從㫃。說文。㫃。旌旗之游㫃蹇之皃。從屮曲而垂下㫃相出入也。讀若
偃。是㫃偃聲同。古人名㫃字游。若晉籍偃荀偃鄭駟偃及此言偃。皆字游。本皆作㫃。叚偃字爲之。
○注。犬以至畜之。○正義曰。注前後兩說。前說以犬馬皆能養人。養則服事之義。若人子事親。
但能養而不敬。則無以異於犬馬之服養人也。毛氏奇齡論語稽求篇引唐李嶠表云。犬馬含識。烏鳥
有情。寧懷反哺。豈曰能養。馬周疏云。臣少失父母。犬馬之養。已無所施。宋王豐甫表云。犬馬之養
未伸。風木之悲累至。皆用包義。以犬馬喩人子。養爲服養也。後說以犬馬喩父母。於義難通。自
昔儒者多譏之。引孟子者。盡心篇文。注二說外。又有三說。包氏愼言論語溫故錄。蓋極
言養之事。雖父母之犬馬。今亦能養之也。內則。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
馬盡然。而況於人乎。此敬養兼至。故爲貴也。若今之孝者。不過能養。雖至於父母所愛敬之犬馬。
亦能養之。然祗能養父母。不能敬也。何以別。謂何以別乎今也。鹽鐵論孝養篇。善養者。不必芻
豢也。以己之所有。盡事其親。孝之至也。故匹夫勤勞。猶足以順禮。歠菽飮水。足以致敬。孔子
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不敬。何以別乎。故上孝養志。其次養色。其次養體。貴其體。不貪其
養。禮順心和。養雖不備。可也。此引論語以不敬句與能養句聯文。則別謂乎別今之孝者。此一說也。
翟氏灝考異引坊記之文。謂坊記唯變犬馬爲小人。餘悉合此章義。荀子云。乳彘觸虎。乳狗不遠遊。
雖獸畜。知愛護其所生也。束晳補亡詩。養隆敬薄。惟禽之似。爲人子者。毋但似禽烏知反哺已也。
皆與坊記言通。此又一說也。先兄五河君經義說略。謂坊記小人。卽此章犬馬。公羊何休注。言大
夫有疾稱犬馬。士稱負薪。犬馬負薪。皆賤者之稱。而大夫士謙言之。孟子。子思曰。今而知
君之以犬馬畜伋也。然則犬馬謂卑賤之人。若臧獲之類。此又一說也。讀說當與注前義並存。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注包曰。色難者。謂承順父母色乃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
先生饌。注馬曰。先生謂父兄。饌。飮食也。曾是以爲孝乎。注馬曰。孔子喩子夏服勞先食。汝謂此也孝

乎。未孝也。承順父母顏色。乃爲孝也。

正義曰。爾雅釋詁。服。事也。說文作𠬝。一云用也。釋詁又云。勞。勤也。說文。勞。劇也。從力熒省。劇者。甚也。言甚勤也。先從叔丹徒君駢枝曰。年幼者爲弟子。年長者爲先生。皆謂人子也。饌。具也。有事。幼者服其勞。有酒食。長者共具之。是皆子職之常。何足爲孝。內則曰。男女未冠笄者。昧爽而朝。問何食飲矣。若已食。則退。若未食。則佐長者視具。長者。即先生也。具。即饌也。論語中言弟子者七。其二皆年幼者。其五謂門人。言先生者二。皆謂年長者。憲問篇。見其與先生並行也。包氏曰。先生。成人也。皇疏云。先生者。謂先己之生也。謹案駢枝說是也。說文。籑。具食也。從食算聲。饌籑或從巽。禮經凡言饌。注皆曰陳也。陳即具食之義。竊謂服勞視饌。並言庶人之孝。視饌即能養。服勞者。尚書大傳言入小學。知有父子之道、長幼之敘。又言歲事既畢。餘子入學。所謂小學之教。則輕任并。重任分。班白不提挈。皆是服勞之道。曾子大孝云。小孝用力。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孔氏廣森補注庶人之孝。夫子以士之孝告子夏。故示以色難。明非士之達於學術者。未能幾此也。釋文饌。鄭作餕。初學記孝部引鄭此注云。食餘曰餕。與馬注本作饌不同。陳氏鱣論語古訓。段氏玉裁說文注　並以馬作饌爲古論。鄭作餕爲魯論是也。特牲饋食禮及有司徹注。並云古文籑皆作餕。段氏玉裁謂禮經饌籑。當是各字。饌皆訓陳。不言作餕。食餘之字皆作籑。未有作饌者。又謂禮記之字於禮經皆從今文而皆作餕。疑儀禮注當云今文籑作餕。其說並是。陳氏古訓解論語云。內則曰。父母在。朝夕恆食。子婦佐餕。既食恆餕。注。每食餕而盡之。未有原也。正義。每食無所有餘而再設也。是餕有食餘勿復進之意。故或者亦以爲孝。段氏說文注。與陳略同。又云。論語魯餕古饌。此則古文段饌爲餕。孔氏廣森經學巵言。讀當以食先生饌爲句。言有燕飲酒。則食長者之餘也。有酒有事文相儷。有事。弟子服其勞。勤也。有酒食。先生饌。恭也。勤且恭。可以爲弟矣。孝則未備也。二義皆從鄭爲說。於義甚曲。說文。曾。詞之舒也。段氏注云。曾之言乃也。詩。曾是不意。曾是在位。曾是在服。曾是莫聽。論語。曾是以爲孝乎。曾謂泰山。孟子。爾何曾比予於管仲。皆訓爲乃。趙注孟子曰何曾。猶何乃也。是也。○注。色難者。謂承順父母顏色乃爲難。○正義曰。司馬光家範說此文云。色難者。觀父母之志趣。不待發言而後順之者也。即此注意。曲禮云。視於無形。聽於無聲。此惟承順顏色者能之。故鹽鐵論以養色爲次孝也。鄭注此云。言和顏說色爲難也。以色爲人子之色。與包異義。亦通。內則云。柔色以溫之。祭法云。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又云。嚴恭儼恪。非事親之道。呂氏春秋孝行覽。飾顏色。養志之道也。是以色事親。爲人子所難。皇疏引顏延之曰。夫氣色和。則情志通。善養親之志者。必先和其色。故曰難也。即鄭義也。○注。饌。飲食也。○正義曰。廣雅釋詁。籑。食也。饌與籑同。此又一義。○注。孔子至孝也。○正義曰。先食謂先生食。不言生者。省文。釋文引注云。曾。則也。蓋集解所刪脫。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注孔曰。回。弟

子。姓顏。名回。字子淵。魯人也。不違者。無所怪問。於孔子之言。默而識之。如愚。察其退還。與二三子說釋道義。發明大體。知其不愚。正義曰。終日者。竟日也。終日屬上爲句。違者。有所違難也。不違。則似不解夫子之言。故曰如愚。說文。愚。戇也。顏子於夫子之言。鑽仰既久。欲罷不能。而自竭其才以學之。又且聞一知十。故能亦足以發也。皇疏引熊埋云。既以美顏。又曉衆人未達者也。皇本不愚下。有也字。○注。回弟至不愚。○正義曰。仲尼弟子列傳。顏回者。魯人也。字子淵。說文㒸下云。回。古文回。淵。回水也。淵下云。回水也。從水象形。左右岸也。中象水貌。此顏子名字所取義。退還者。禮檀弓注。退。去也。說文作復。卻也。義皆略同。注謂退與二三子說釋道義。則私謂燕私。與羣弟子同居學中時也。禮學記言大學之教。退息必有居學。居學。非受業之所。故言私也。朱子集注。以私爲燕居獨處。亦通。周書官人解。省其居處。觀其義方。則省私亦觀人之法。說釋猶說繹。下篇云。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孔彼注云。言回聞言卽解。解說義同。荀子大略所云善學者盡其理是也。釋名釋言語。發。撥也。撥使開也。開有明義。故此注發明連文。大體猶言大義。凡所發明。於所言所行見之。荀子勸學篇。君子之學也。入乎耳。箸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端而言。蝡而動。一可以爲法則。

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注以。用也。言視其所行用。由。經也。言觀其所經從。人焉廋哉。人焉廋哉。注孔曰。廋。匿也。言觀人終始。安所匿其情。

正義曰。說文。視。瞻也。穀梁隱五年傳。常視曰視。非常曰觀。爾雅釋詁。察。審也。說文。察。覆審也。視觀察。以淺深次第爲義。安者。意之所止也。高誘呂氏春秋樂成注。安。習也。大戴禮文王官人云。內觀民務。察度情僞。變官民能。歷其才藝。又曰。用有六徵。一曰觀誠。二曰考志。三曰視中。四曰觀色。五曰觀隱。六曰揆德。又云。考其所爲。觀其所由。察其所安。此之謂視中也。視中者。誠在其中。此見於外。以其前占其後。以其見占其隱。以其小占其大。則此所以。所由。所安。皆是視中。夫子取爲知人之法。蓋此三語。實該六徵之用。故人無所匿情也。漢石經。人焉廋哉下句無哉字。當是違上爲句。與禮乎禮徵乎徵。同一句法。○注。以用至經從。○正義曰。以用由經。並常訓。皇疏申注謂卽日所行用之事。故大戴此文以作爲也。經從。據皇疏以爲從來所經歷之事。則大戴所云以其前占其後者也。○注。廋匿至其情。○正義曰。云廋匿者。趙岐孟子離婁注同。方言。廋。隱也。隱卽匿。爾雅釋詁。匿。微也。微亦有隱義。終始者。所以是卽日所行事。終也。所由是前日所行事。所安是意之所處。亦在平時。皆爲始也。云安所匿其情者。孔以焉爲安也。焉安一聲之轉。安猶何也。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注溫。尋也。尋繹故者。又知新者。可以爲人師矣。

正義曰。禮中庸云。溫故而

知新。鄭注。溫讀如燖溫之溫。謂故學之孰矣。後時習之。謂之溫燖。或省作尋。案尋正字當作㷋。說文。㷋。於湯中瀹肉也。儀禮有司徹。乃㷋尸俎。鄭注。㷋。溫也。古文㷋皆作尋。記或作燖。春秋。傳曰。若可尋也。亦可寒也。賈疏云。論語及左傳與此古文皆作尋。論語不破。至此疊古文不從彼尋者。論語古文通用。至此見有人作㷋。有火義。故從今文也。郊特牲云。血腥爛祭。注云。爛或爲尋。今此義指彼記或讀之。故云記或作燖也。哀十二年左傳。若可尋也。服注云。尋之言重也。溫也。鄭引之者。證㷋尸俎。是重溫之義。案據賈疏。是古論溫故作尋故。鄭不破從㷋。則亦依尋釋之。其義當與服虔解誼同。臧氏庸拜經日記。以論語作溫故。古文作尋。乃鄭注文。與賈疏不合。非也。廣雅釋詁。溫。煗也。山海經大荒東經。有谷曰溫源谷。郭注。即湯谷也。鄭注中庸讀溫如燖溫之溫。燖有重義。言重用火煗之。即爲溫也。人於所學能時習之。故曰溫故。鄭君此章注文已佚。故就中庸注爲引申之。故之爲言古也。謂舊所學也。廣雅釋言。新。初也。穀梁莊廿九年傳。其言新有故也。皇疏。所學已得者。則溫燖之。不使忘失。是月無忘其所能也。知新則日知其所亡也。皇疏此言。亦同鄭義。禮王制云。師者。亦使人法效之者也。文王世子云。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古者家塾黨庠。師無定立。伏生書傳。謂大夫士年七十致事。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以其爵爲之差。即是以其德爲之差也。孔子時。大夫士不必有德。故致事後。有不爲師。或有不學而安居師位者。今此言溫故者。謂舊時所學。致事時猶能溫尋。不使忘失。且能日知所亡。是見其進德修業。老而好學。故可以爲人師也。劉氏逢祿論語述何篇。故。古也。六經皆述古昔稱先王者也。知新。謂通其大義。以斟酌後世之制作。漢初經師皆是也。案劉說亦是。黃氏式三論語後案引漢書成帝紀詔云。儒林之官。宜皆明於古今。溫故知新。通達國體。百官表以通古今。備溫故知新之義。論衡謝短篇。知古不知今。謂之陸沈。知今不知古。謂之盲瞽。溫故知新。可以爲師。古今不知。稱師如何。孔穎達禮記敍。博物通人。知今溫古。考前代之憲章。參當時之得失。是漢唐人解知新。多如劉說。○注。溫尋至師矣。○正義曰。說文。㝷。繹理也。謂紬繹理治之也。此尋讀本字。故注以尋繹連文。然溫無繹理之訓。溫爲尋者。尋與燖同。即與㷋同。不謂繹理也。此注蓋誤。

子曰。君子不器。注包曰。器者各周其用。至於君子。無所不施。注。器者至不施。○正義曰。說文。器。皿也。周書寶典。物周爲器。孔晁注。周用之爲器。言器能用人之用也。施。猶行也。君子道無所不行。故禮學記言大道不器。鄭注。謂聖人之道。不如器施於一物。如者似也。孔疏以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解之。即包此注義也。學記又云。察於此者。可以有志於本矣。注云。言以學爲本。則其德於民無不化。於俗無不成。案此則學爲修德之本。君子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後。故知所本。則由明明德以及親民。由誠意正心修身以及治國平天下。措則正。施則行。復奚役役於一才一藝爲哉。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注】孔曰。疾小人多言而行之不周。 正義曰。漢石經。貢作贛。下篇云。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君子欲訥於言。禮緇衣。子曰。言從而行之。則言不可飾也。行從而言之。則行不可飾也。故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大戴禮曾子制言篇。君子先行後言。又立事篇。君子微言而篤行之。行必先人。言必後人。均與此章義相發。○注。疾小人多言而行之不周。○正義曰。疾。惡也。周。合也。備也。小人言不顧行。行不顧言。故易致多言。韓詩外傳。學而慢其身。雖學不尊矣。不以誠立。雖立不久矣。誠未著而好言。雖言不信矣。然則小人雖多言。奚貴乎。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注】孔曰。忠信爲周。阿黨爲比。 正義曰。經傳言小人有二義。一謂微賤之人。一謂無德之人。此文小人。則無德者也。夫子惡似是而非。故於周比和同泰驕。及巧言令色足恭鄉原。皆必辨之。所以正人心。而凡知人之術。官人之方。皆必辨乎此矣。○注。忠信爲周阿黨爲比。○正義曰。鄭亦有此注。孔所襲也。案魯語。忠信爲周。毛詩皇華都人士傳。用之忠信。則能親愛人。故周。又訓爲親爲密爲合。左哀十六年傳。周仁之謂信。杜注。周。親也。文十八年。是與比周。杜注。周。密也。離騷。雖不周於今之人兮。王逸章句。周。合也。是也。阿黨爲比者。爾雅釋詁。比。俌也。齊語。謂之下比。韋注。比。阿黨也。呂覽達鬱注。阿。曲頫也。阿黨與忠信相反。正君子小人性情之異。晉語叔向曰。吾聞事君者。比而不黨。夫周以舉義。比也。舉以其私。黨也。籍偃曰。君子有比乎。叔向曰。君子比而不別。比德以贊事。比也。引黨以封己利己而忘君。別也。彼文之比。卽此謂周。彼文之黨。卽此所謂比。文各相因耳。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知兄弟。故能周也。周則忠信之謂。若非忠信。而但引黨以封己。是卽阿黨爲比矣。王氏引之經義述聞。謂周比皆訓爲親爲密爲合是也。而譏此注爲失。案王氏云以義合者。周也。以利合者。比也。旣以義合。得非忠信耶。此注未失。無所可譏也。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注】包曰。學不尋思其義。則罔然無所得。思而不學則殆。【注】不學而思。終卒不得。徒使人精神疲殆。正義曰。子夏言博學近思。中庸言博學愼思。是學思不可偏廢。故此章兩言其失。釋文。罔本又作囧。○注。學不尋思。其義則罔然無所得。○正義曰。賈子道德說。義者。德之理也。爲學之道。明於古人所言之義。而因以驗之身心。故思足貴也。孟子曰。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不得。卽此注無所得之義。荀子勸學篇。小人之學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閒。則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軀哉。入耳出口。卽謂學而不思也。注言罔然者。凡釋然。皆形容之辭。少儀云。衣服在躬。而不知其名爲罔。鄭注。罔猶罔罔無知貌。列子周穆王篇。秦人逢氏有子。壯而有迷罔之疾。文選東京賦。罔然若酲。注云。罔然猶惘惘然也。義皆可證。○注。不學而思終卒不得徒使人精神疲殆。○正義曰。夫子言。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

寖。以思。無益。不知學也。又韓詩外傳引子曰。不學而好思。雖知不廣矣。是言徒思無益也。趙注孟子心之官云。官。精神所在。是思屬心。心之能思。卽精神也。然思過則損辯。故精神易致疲殆。殆與怠同。釋文云。依義當作怠。卽本此注。王氏引之經義述聞。謂此經殆字。及多見闕殆。殆皆訓疑。引何休公羊襄四年注。殆疑也爲據。思而不學。則事無徵驗。疑而不能定也。其說亦通。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注攻。治也。善道有統。故殊塗而同歸。異端不同歸也。正義曰。說文云。耑。物初生之題也。端。直也。二字義別。今經傳多叚端爲耑。禮記禮器注。端。本也。孟子公孫丑注。端者。首也。說文。害。傷也。皇本已下有矣字。○注。攻治至歸也。○正義曰。考工記。凡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注。攻。猶治也。善道。謂正道。統者。統於一也。說文。統。紀也。太宰注。統。猶合也。易繫辭傳。同歸而殊塗。此注本之。而倒其辭曰。殊塗同歸。謂善道雖殊塗。而皆歸於善。是爲有統。孟子言君子之行不同。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潔身。卽是善道。歸。卽謂同歸也。後漢范升傳。天下之事所以異者。以不一本也。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也。又曰。正其本。萬事理。一本。則善道之有統者也。異端者。其始既異。其終又異。不能同歸於善道也。下篇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爲也。集解以小道爲異端。泥者。不通也。不通。則非善道。故言君子不爲。則不攻治之也。皇疏申此注云善道。卽五經正典也。殊塗。謂詩書禮樂。爲教之塗不一也。又云異端。謂雜書也。言人若不學六籍正典。而雜學於諸子百家。此則爲害之深。邢疏云。異端之書。則或秕糠堯舜。戕毀仁義。是不同歸也。案范升傳。時尚書令韓歆上疏欲爲費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升曰。今費左二學。無有本師。而多反異。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是以異端爲雜書。乃漢人舊義。故鄭注子夏之言小道。亦以爲如今諸子書也。中庸記云。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素隱行怪。正是小道異端者之所爲。至後世有述。而其害何可勝言。夫子故弗爲以絕之也。此注善道云云言其理。皇邢疏則以諸子百家實之。蓋異端非僅空言也。宋氏翔鳳發微云。公羊文十二年傳。惟一介斷斷焉無他技。何休注。斷斷猶專一也。他技。奇巧異端也。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疏云。鄭注大學云。斷斷。誠一之貌也。他技。異端之技也。是與此合。按斷斷專一。卽中庸之用中。大學之誠意。誠意而能天下平。用中而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無所倚。則平也。此釋兩端而用中之誼也。中庸記云。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鄭注云。兩端。過與不及。用其中於民。賢與不肖皆能行之。按所謂執者。度之也。執其兩端而度之。斯無過不及。而能用中。中則一。兩則異。異端卽兩端。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有所治而或過或不及。卽謂之異端。攻乎異端。卽不能用中於民。而有害於定命。如後世楊墨之言。治國皆有過與不及。有害於用中之道。然其爲過不及之說。其奇足以動人之聽聞。其巧則有一時之近效。

自聖人之道。不明不行。則一世君臣上下易惑其說。是以異端之技。至戰國而益熾。又云。孟子言子莫執中。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權者。能用之之謂也。過與不及。則有輕重。必有兩端而後立其中。權兩端之輕重而後中可用。不知有兩端而權之。則執中者無可用。而異端之說轉勝。故異端之熾。由執中無權者致之。是以可與立者。尤貴乎可與權也。案宋說權兩端當用其中。用中是專一。與此注會道有統殊塗同歸之旨吻合。殊塗。猶言兩端也。專一。猶言有統也。自此注及宋氏外。又有二說。孫奕示兒篇。攻。如攻人惡之攻。已。止也。謂攻其異端。使吾道明。則異端之害人者自止。孟子距楊墨。則欲楊墨之害止。韓子闢佛老。則欲佛老之害止。此解異端與集解不殊。惟攻字已字。訓釋有異。焦氏循補疏韓詩外傳云。別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使不相悖。蓋異端者各為一端。彼此互異。惟執持不能通則悖。悖則害矣。有以攻治之。即所謂序異端也。斯害也已。所謂使不相悖也。攻之訓治。見考工記注。小雅可以攻玉。傳云。攻。錯也。繫辭傳。愛惡相攻。虞翻云。攻。摩也。彼此切磋攻錯。使紊亂而害於道者。悉歸於義。故為序。韓詩序字。足以發明攻字之意。已。止也。不相悖。故害止也。楊氏為我。墨氏兼愛。端之異者也。楊氏若不執於為我。墨子若不執於兼愛。互相切磋。自不至無父無君。是為攻而害止也。大學。斷斷兮無他技。鄭注云。他技。異端之技也。經文自發明之云。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有容而若己有。則善與人同。故能保我子孫黎民而為利。媢疾不通。則執己之一端。不能容人。故不能保我子孫黎民而至於殆。殆。即害也。害止。則利也。有兩端則異。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則有以摩之而不異。剛柔。兩端之異者也。剛柔相摩。則相觀而善。孟子言楊子為我。墨子兼愛。又特舉一子莫執中。然則凡執一。皆為賊道。不必楊墨也。又曰。道衷於時而已。故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各執一見。此以異已者為非。彼亦以異已者為非。而害成矣。焦氏此說。謂攻治異端而不為舉一廢百之道。則善與人同。而害自止。二說與集解不同。而焦說尤有至理。故並著之。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注】孔曰。弟子。姓仲。名由。字子路。

正義曰。說文云。誨。曉教也。女音。平等之稱。皇本女皆作汝。誨女知之者。言我誨女之言。女知之否耶。俞氏樾平議據荀子子道篇及韓詩外傳所述此文並言志之。謂知與志通。亦是也。案荀子云。子路盛服見孔子。孔子曰云云。子路趨而出。改服而入。蓋猶若也。孔子曰。志之。吾語汝。奮於言者華。奮於行者伐。色知而有能者小人也。故君子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言之要也。能之曰能之。不能曰不能。行之至也。言要則知。行至則仁。既知且仁。夫惡有不足矣哉。據荀子是此章所言。在子路初見夫子時。其云言要則知。知即智字。此文是知也。釋文云。知也知字。又音智。音智當即本荀子。又非十二子篇。言而當。知也。默而當。亦知也。以上文言信言仁例之。知當讀智。楊倞注引論語此文。可見楊讀是知之知。亦為智矣。又儒效篇。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

內不自以誣。外不自以欺。以是尊賢畏法而不敢怠嫚。是雅儒者也。此卽夫子誨子路之義。皇本不知之爲不知。多一之字。○注。弟子姓仲名由字子路。○正義曰。仲尼弟子列傳。仲由字子路。卞人也。少孔子九歲。

子張學干祿。注鄭曰。弟子。姓顓孫。名師。字子張。干。求也。祿。祿位也。子曰。多聞闕疑。愼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愼行其餘。則寡悔。注包曰。尤。過也。疑則闕之。其餘不疑。猶愼言之。則少過。殆。危也。所見危者。闕而不行。則少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注鄭曰。言行如此。雖不得祿。亦同得祿之道。

正義曰。仲尼弟子列傳作問干祿。此出古論。大戴記有子張問入官。卽問干祿之意。魯論作學。謂學效其法也。於義並通。倪氏思寬讀書記詩曰。干祿豈弟。又曰。干祿百福。自古有干祿之語。子張是以請學之。猶樊遲請學爲稼爲圃之事也。多聞多見。謂所學有聞有見也。易象傳。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畜者。積也。厚也。以所識言行。爲己言行之則。故凡學者。所以爲己也。言屬聞。行屬見者。錯綜之辭。闕疑者。左昭二十年傳注。闕。空也。其義有未明。未安於心者。闕空之也。餘者。足也。心足乎是也。愼言其餘。愼行其餘者。謂於無所疑者。猶愼言之。無所殆者。猶愼行之。中庸記所云有餘不敢盡也。寡尤寡悔。亦互文。皇疏云。悔。恨也。此常訓。荀子王霸篇。故孔子曰。知者之知。固以多矣。有以守少。能無察乎。卽此愼言愼行之義。劉氏逢祿論語述何篇。多聞如春秋采百二十國之寶書。闕疑。史闕文也。信以傳信。疑以傳疑。愼之至也。多見闕殆。謂所見世也。春秋定哀多微辭。上以諱尊隆恩。下以避害容身。愼之至也。劉君以春秋釋此文。其義亦善。祿在其中。謂在寡尤寡悔之中。明祿不待外求也。○注。弟子至位也。○正義曰。仲尼弟子列傳。顓孫師。陳人。字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梁氏玉繩古今人表考鄭目錄。謂陽城人。陽城國屬陳也。而呂氏春秋尊師云。子張魯之鄙家。考通志氏族略。顓孫氏出陳公子顓孫。左昭二十五年。顓孫來奔。張蓋其後。故又爲魯人。干求。爾雅釋言文。說文。迀。進也。讀若干。段氏玉裁說此干求正字。干。犯也。義別。爾雅釋詁。祿。福也。說文同。福之爲言備也。周官大宰注。祿。若今月俸也。位。爵次也。位定然後受祿。故注以祿位連文。○注。尤過至少悔。○正義曰。說文。訧。辠也。引周書報以庶訧。今呂刑作尤。詩載馳許人尤之傳。尤。過也。訧尤義同。闕而不行句下。當有其餘不危猶愼行之二句。疑爲集解誤刪。○注。言行如此雖不得祿亦同得祿之道。○正義曰。王制云。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蓋古者鄉舉里選之法。皆擇士之有賢行學業。而以舉而用之。故寡尤寡悔。卽是得祿之道。當春秋時。廢選舉之務。世卿持祿。賢者隱處。多不在位。故鄭以寡尤寡悔有不得祿。而與古者得祿之道相同。明學者干祿。當不失其道。其得之不得。則有命矣。孟子云。

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亦言古選擧正法。

哀公問曰。何爲則民服。孔子對曰。擧直錯諸枉。則民服。擧枉錯諸直。則民不服。注包曰。哀公。魯君謚。錯。置也。擧正直之人用之。廢置邪枉之人。則民服其上。正義曰。夫子魯人。故哀公不稱魯。公者。五等之爵。魯爵是侯。得稱公者。白虎通號篇。謂侯伯子男臣子。於其國中褒其君爲公。心俱欲尊其君父是也。何爲者。言何所爲之也。呂覽先己注。服。從也。淮南說林注。服。畏也。荀子王制注。服謂爲之任使。三訓皆相近。稱孔子者。凡卑者與尊者言。當備書也。釋文。錯。鄭本作措。漢費鳳碑擧直措枉。與鄭本合。說文云。措。置也。措正字。錯叚借字。廣雅釋器。鋁謂之錯。義別。鄭注云。措。猶投也。諸。之也。言投於下位也。案春秋時。世卿持祿。多不稱職。賢者隱處。雖有仕者。亦在下位。故此告哀公以擧措之道。直者居於上。而枉者置之下位。使賢者得盡其才。而不肖者有所受治。亦且畀之以位。未甚決絕。俾知所感奮而猶可以大用。故下篇告樊遲以擧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卽此義也。○注。哀公至其上。○正義曰。哀公名將。見魯世家。公出孫越。故謚哀。說文。擧。對擧也。今省作擧。禮記儒行注。擧。擧用也。謂擧而用之。故此注亦言用也。說文。直。正見也。易繫辭韓康伯注。直。剛正也。左哀七年傳。正曲爲直。是直爲正也。說文。枉。邪曲也。枉卽桂省。投壺某有枉矢哨壺。注。枉哨。不正貌。是枉爲邪也。包以邪枉之人。不當復用。故以錯爲廢置。與上句言擧言用之。相反見義。此亦用人之一術。自非人君剛明有才。不克爲此。荀子王制篇。賢能不待次而擧。罷不能。不待須而廢。卽包義也。與夫子尊賢容衆之德。似不甚合。且哀公與三桓釁隙已深。夫子必不爲此激論也。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注孔曰。魯卿季孫肥。康謚。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擧善而敎不能。則勸。注包曰。莊。嚴也。君臨民以嚴。則民敬其上。君能上孝於親。下慈於民。則民忠矣。擧用善人而敎不能者。則民勸勉。正義曰。閻氏若璩四書釋地說。以勸者。以與也。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以勸者。而勸也。二訓並通。爾雅釋詁云。臨。視也。此常訓。孝慈者。荀子大略篇。禮也者。老者孝焉。幼者慈焉。祭義云。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貴老。爲其近於親也。慈幼。爲其近於子也。貴老是孝。故又云。至孝近乎王。雖天子必有父。又表記曰。威莊而安。孝慈而敬。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孝慈與此同義。魏書甄琛傳。慈惠愛民曰孝。彼是泛言愛民。王氏引之經義述聞引以說此文。義未盡也。說文。敎。上所施。下所效也。顏師古漢書高紀注。能謂材也。擧善而敎不能爲一句。漢魏人引擧善而敎。皆是趁辭。皇本臨下多民字。敬上勸上。亦有民字。○注。魯卿季孫肥康謚。○正義曰。魯季氏。莊公

母弟公子季友之後。世爲司徒。故曰魯卿。康者。康子名。謚法解。豐年好樂。安樂撫民。令民安
樂。皆曰康。是康爲謚也。○注。莊嚴至勸勉。○正義曰。莊嚴見臺類。君臨民以嚴。則民敬其上
者。包以君臨民亦如此。故廣言之。左傳。衞北宮文子曰。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
之。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又曰。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
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是言臨民當以嚴也。
說文。慈。愛也。釋名釋言語。慈。字也。字。愛物也。晉語甚寬惠而慈於民。是言下慈於民也。勸
勉義見說文。案此欲康子復選舉之舊也。春秋時。大夫多世爵。其所辟僚佐。又皆奔走使令之私。
善者不見任用。故夫子令其舉之。下篇言子游爲武城宰。夫子詢以得人。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夫子
告以舉賢才。皆此舉善之意也。又案漢魏人解。此文稱字又爲稱舉。包氏愼言溫故錄。據後書卓茂
傳。魏志徐邈傳。皆有此義。亦通。尙書大傳。古之帝王。必有命民。民能敬長憐孤取舍好讓舉事
力者。命於其君。然後得乘飾車駢馬
衣文錦。此卽是稱舉。旌異之也。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注包曰。或人以爲居位乃是爲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
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注包曰。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辭。友于兄弟。善於
兄弟。施。行也。所行有政道。與爲政同。正義曰。鄭注云。或之言有人不顯其名而略稱爲或。案詩天保箋。或之言有也。廣雅釋詁。或。有也。人無所顯名。則從略稱之。言
有此人也。奚者。蒼頡篇云。何也。孝于惟孝。友于兄弟。皆逸書文。東晉古文采入君陳篇。漢石
經及白虎通五經篇所引。皆作孝于。皇本作于。釋文云。孝于。一本作孝乎。唐宋石經及他傳注所引
皆作孝乎。惠氏棟九經古義。謂後儒據君陳篇改于爲乎。其說良然。案孝于與下句友于相次。字宜
作于。呂氏春秋審應覽。然則先生聖于。高誘注。于。乎也。莊子人閒世。不爲社。且幾有翦乎。
釋文。乎。崔本作于。列子黃帝篇。今女之鄙至此乎。釋文。乎本又作于。莊列二文。以于爲乎。
與呂覽同。竊謂此文。孝于友于。字雖是于。義則乎也。孝于惟孝。與記云禮乎禮。公乎賤乎賤。
爾雅微乎微。素問形乎形。神乎神。漢語肆乎其肆。韓文繁乎其繁相同。法言尤多有此句法。施於
有政以下。乃夫子語。宋氏翔鳳四書釋地辨證。以上文引書作于。下施於有政作於。是夫子語顯有
于於字爲區別。包氏愼言論語溫故錄。後漢書郅惲傳鄭敬曰。雖不從政。施之有政。是亦爲政。玩
鄭敬所言。則施於有政。是亦爲政。皆夫子語。其說並是。東晉古文誤連施於有政爲書語。而云克
施有政。非也。包氏又云。白虎通云。孔子所以定五經何。孔子居周末世。王道陵遲。禮義廢壞。
彊陵弱。衆暴寡。天子不敢誅。方伯不敢問。閔道德之不行。故周流冀行其道。自衞反魯。知道之
不行。故定五經以行其道。故孔子曰。書云孝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也。依白虎
通說。則孔子之對或人。蓋在哀公十一年後也。五經。有五常之道。教人使成其德行。故曰施於有

政。是亦爲政。案包說是也。夫子以司寇去魯。故反魯猶從大夫之後。且亦與聞國政。但不出仕居位而爲之。故或人有不爲政之問。弟子記此章。在哀公季康子問孔子兩章之後。當亦以時相次。夫子定五經以張治本。而首重孝友。孝友者。齊家之要。政之所莫先焉者也。有子言孝弟爲爲仁之本。其爲人也孝弟。不好犯上。必不好作亂。故孝弟之道明。而天下後世之亂臣賊子。胥受治矣。夫子表章五經。又述其義爲孝經。孝經者。夫子所已施之教也。故曰行在孝經。奚其爲爲政者。言何其居位乃爲政也。皇本是亦爲政下。有也字。釋文云。一本無一爲字。○注。友于至政同。○正義曰。爾雅釋訓。善事兄弟爲友。詩六月張仲孝友。毛傳本爾雅。此注亦本之。說文。施。旗皃。攴。敷也。讀與施同。敷者。布也。行也。經傳皆段施爲攴。淮南修務訓注。施。行也。與此注同。文選閒居賦注。引包注政所施行也。此逸文當在施行也句下。爲政之道。不外明倫。故但能明孝弟之義。卽有政道。與居位爲政無異。故曰。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爲木鐸。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注孔曰。言人而無信。其餘終無可。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注包曰。大車。牛車。輗者。轅端橫木以縛軛。小車。駟馬車。軏者。轅端上曲鉤衡。正義曰。臣軏下引

鄭注云。不知可者。言不可行也。大車。柏車。小車。羊車。案下篇子張問行。夫子告以忠信篤敬。蠻貊可行。忠信屬言。呂氏春秋貴信篇。故周書曰。允哉允哉。以言非信。則百事不滿也。又云。君臣不信。則百姓誹謗。社稷不寧。處官不信。則少不畏長。貴賤相輕。賞罰不信。則民易犯法。不可使令。交友不信。則離散鬱怨。不能相親。百工不信。則器械苦僞。丹漆染色不貞。皆言不信則不可行之失也。大車小車者。言人所乘車有大小也。釋名釋車云。車古者曰車聲如居。言行所以居人也。考工記車人云。柏車。轂長一柯。其圍二柯。其輻一柯。其渠二柯者三。五分其輪崇。以其一爲之牙圍。羊車二柯有參分柯之一。柏車二柯。是言柏車羊車之制。柯者。斧柄。長三尺。工人用以爲度。鄭注。柏車山車。輪高六尺。牙圍尺二寸。鄭司農云。羊車。謂車羊門也。玄謂羊。善也。善車若今定張車。較長七尺。柏車二柯。較六尺也。賈疏。羊車較長七尺下。柏車較長六尺。則羊車大矣。而論語謂大車爲柏車。小車爲羊車者。以柏車皆說轂輻牙。惟羊車不言。惟言較而已。是知柏車轂雖短。轂輻牙則長。羊車較長。轂輻牙則小。故得小車之名也。案釋名云。柏車。柏。伯也。大也。丁夫服任之車也。是柏有大義。又云。羊車。羊。祥也。祥。善也。善飾之車。今犢車是也。用犢者。以其爲小車也。此訓羊爲善。與後鄭義當同。釋名又云。立人象人立也。或曰陽門在前。曰陽門兩旁似人也。此與前鄭車羊門之說合。羊陽古通用。毛氏奇齡四書改錯。以鹿車轅較外向而鉤以駕馬。有似鹿角。故稱鹿車。意車羊門亦是其制。其說得之。釋名又云。麛車羊車。各以所駕名之也。此謂以羊駕車。惟晉武從昏之君一用之。不謂釋名已先有此謬說也。又案車人職則有大車。鄭注。以爲平地載任之車。又小車有兵車。故詩稱小戎。此注皆不及之者。亦是舉柏車羊車。以該衆車矣。○注。言人而無信其餘終無可。○正義曰。人有五常。仁義禮智。皆須信以成之。若

人而無信。其餘四德。終無可行。○注。大車至軥衡。○正義曰。攷工輈人云。是故大車登阤。不伏其轅。必縊其牛。及其下阤也。不援其邸。必縊其牛。是大車駕牛也。釋名云。小車駕馬。輕小之車也。駕馬宜輕。使之局小也。騑者四馬。所謂兩服兩驂也。則小車駕馬矣。轅之前端也。釋名云。轅。援也。車之大援也。又謂之輈。輈人注。輈。車轅也。今謂之車杠。輗。說文作棿。云大車轅。釋名。槅。扼也。所以扼牛頸也。轅端橫木謂之衡。衡者。橫也。大車謂之鬲。轅端橫木以縛軛。用以解輗之制。則包以輗即鬲也。說文。軛。轅前也。鉤衡。皇本作拘衡。周禮金路鉤。故言鉤為拘。杜子春讀為鉤。是鉤拘同也。說文。軥。軶下曲。軥鉤同。此注上曲。當是下曲之誤。包以軏即說文之軶。亦即謂車轅也。皇疏云。古時作牛車。先取一橫木。縛著兩轅頭。又別取曲木為軛。縛著橫木以駕牛脰。四馬之車。中央一轅。先橫一木於轅頭。而縛軛著此橫木。疏申此注。至為明暸。鄭注云。輗穿轅端著之。軏因轅端著之。車待輗軏而行。猶人之行。不可無信也。鄭解輗軏。與包異義。鄭氏是也。說文。輗。大車轅端持衡者。或體作輨作棿。軏。車轅端持衡者。今論語作軏。張參五經文字以為䡇省是也。許與鄭合。與包異。近世儒者若戴氏震阮氏元。皆能言包之非。而莫詳於淩氏𡨋所箸古今車制圖考。其略云。據許鄭說。則輗非轅端橫木。軏非轅端上曲木。自明顯。戴侗六書故曰。轅端橫木即衡也。輗乃持衡者。不為包咸說所誤。亦是卓見。戴氏震曰。韓非子外儲說墨子曰。吾不如為車輗者巧也。用咫尺之木。不為一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任。案大車鬲以駕牛。小車衡以駕馬。其關鍵則名輗軏。轅所以引車。必施輗軏而後行。信之在人。亦交接相持之關鍵。故以輗軏喻信。包氏以驗文之翁。六尺之鬲。而當咫尺之輗軏。疏矣。阮氏又引太玄經云。閑次三關無鍵。盜入門也。拔我輗軏。貴以信也。此即子雲用論語之義。其日拔。則為衡上之鍵可知。且與上關鍵同一義。燉案衡鬲橫縛轅端。則非兩材相合釘殺可知。若釘殺則加縶焉。即可無事輗軏之持。又不必加縛矣。且轅端圍僅九寸餘。衡鬲圍亦必如之。若兩材牝牡相穿鑿損當三四寸。加輗軏之橫穿鑿損又二三寸。轅端之恃以能引重者。所存幾何。兩服馬稍有左右。則轅頭與衡鬲必摵折矣。然則其制奈何。日今之昇槓。用獨龍杠。杠端鑿孔橫木為小杠。鑿孔相對。以長釘貫而縛之。其橫木可隨昇夫左右轉折。竊意衡鬲亦當如此。說文。鞻。衡三束也。徐鍇曰。乘車曲轅木為衡。別鑽孔縛之。說文又云。鞙。大車縛軛靼靼柔革也。釋名。鞙。懸也。所以懸縛軛也。徐氏此說。實合古制。今定轅端與橫木之中。俱鑿圓孔相對。以軏直貫而縛之。是為一束。橫木下左右縛軛。是為衡三束。是說文之鞻。統指衡之束轅束軛言之。衡軛既活。服馬即有譬折。無傷轅端。車亦弗左右搖。輈人所謂和則安也。又云。軏之用。與轄同。轄為鍵。軏亦為鍵。鍵從金。則輗軏當以金為。事在金工。故車人不箸矣。案淩君博通說文及戴阮之說甚確。其謂輗軏用金。與韓非子用木之說異。而於情事卻合。竊疑當是木質用金為裹。如車輪之制。宋氏翔鳳過庭錄云。尸子云。文軒六駃。是無四寸之鍵。則車不行。小者亡則大者不成也。此四寸。謂小車之軏。鄭論語注。軏因轅端著之。因。就也。謂就輈衡之大小以著軏。衡圍一尺二寸八分。其直徑三分之一。則中穿以受軏者不過四寸。知軏之修。亦四寸也。墨子言咫尺為大車之輗。鄭注。輗穿轅端著之。云穿。當

是兩頭穿出。考工不詳鬲圜之數。意大車任重。其鬲圜當倍於衡圜。說又穿出著之。故得有咫尺之度。戴東原謂輗軏同是咫尺者誤。鄭氏珍說與私箋。亦據鄭義解之。云因者。蓋輗楦定在轅上。舊時但以衡中孔說而著之。若牛車兩轅兩輗。舊時乃殖以輗穿鬲貫轅。太玄經。拔我輗軏。足明著時是自上而下也。宋鄭二說略同。其分別輗軏之制。亦得鄭意。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注孔曰。文質禮變。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注馬曰。所因謂三綱五常。所損益謂文質三統。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注物類相召。世數相生。其變有常。故可預知。

正義曰。太平御覽五百廿二引鄭注云。世謂易姓之世也。問其制度變易如何。案說文。世作卋。云三十年爲一世。此云易姓爲世者。引申之義。制度者。制。猶作也。度。法也。卽禮也。注言此者。明子張是問後世禮也。釋文云。可知也。一本作可知乎。鄭本作可知。無也字。夏殷周者。三代有天下之號。論衡正說篇。唐虞夏殷周。猶秦之爲秦。漢之爲漢。則以夏殷周皆地名。呂氏春秋本味篇。和之美者大夏之鹽。水經涑水注。涑水西南逕安邑縣西。安邑。禹所都也。又引地理志。鹽池在安邑西南。許慎謂之鹽。此卽大夏之鹽。則夏是地名。殷本稱商。在今商州。及盤庚遷殷。遂亦稱殷。或殷商並稱。知詩言殷商之旅是也。書序以盤庚治亳殷。是殷亦國名。詩江漢于周受命。鄭箋。周。岐周也。釋名釋州國。周地在岐山之陽。其山四周也。二代皆以所都地爲國號。如唐虞之比。白虎通號篇。謂夏爲大。殷爲中。周爲至。皆望文爲義。非也。宋石經避諱。殷作商。下放此。漢書杜周傳欽對策曰。殷因於夏。尚質。周因於殷。尚文。此讀以夏殷絕句。漢書董仲舒傳。有夏因於虞之文。史記集解引樂記鄭注。殷因於夏。周因於殷。與杜讀同。則知今人以禮字斷句者誤也。說文。損。減也。益。饒也。並常訓。漢石經損作[illegible]。隸體小變。其或繼周者。或之言有也。說文。繼。續也。從系𢇍。一曰反𢇍爲繼。𢇍卽斷字。御覽引鄭注曰。所損益可知也者。據時篇目可按數。自周以後。以爲變易。損益之極。極於三王。亦不是過也。案夫子言夏禮殷禮。皆能言之。又中庸言君子考諸三王而不繆。是夏殷禮時尚存。當有篇目可按數也。以爲變易句有說字。禮所以有損益者。如夏尚忠。而其敝則惷而愚。喬而野。朴而不文。殷承夏。而其敝則蕩而不靜。勝而無耻。周承殷。而其敝則利而巧。文而不慚。賊而蔽。則承周者又當救之以質。故凡有所損益。皆是變易之道。三王爲損益之極。極則思反。白虎通三教篇。三者如順連環。周則復始。窮則反本。此則天地之理。陰陽往來之義也。春秋繁露楚莊王篇。謂新王必改制。欲以順天志而明自顯。此據天道以言人事。明所變易亦天爲之矣。不及夏以前者。漢書董仲舒傳對策說此文云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而所尚同也。又云。是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敝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損益也。是也。荀子天論篇。百王之無變。足以爲道貫。一廢一起。應之以貫。楊倞注。無變。不易也。百王不易者。謂禮也。言禮可以爲道之條貫也。雖文質廢起。時有不同。然其要歸

以禮爲條貫。下引此文云云。是言百世其禮可知之義也。法言五百篇。或問其有繼周者。雖百世可
知也。秦已繼周矣。不待夏禮而治者。其不驗乎。曰。聖人之言。天也。天妄乎。繼周者未欲泰平
也。如欲泰平也。捨之而用他道。亦無由至矣。據法言此文。則百世可知。爲欲知後世。有明徵矣。
陳氏澧東塾類稿邢疏曰。國家文質禮變。設若相承至於十世。世數既遠。可得知其禮乎。此以爲子
張問後十世欲知前十世之禮。最爲得解。蓋十世者。言其極遠也。後世欲知前世。近則易知。遠則
難知。故極之十世之遠。觀孔子言夏殷禮。杞宋不足徵。一二世已如此。至十世則恐不可知。故問
之。又曰。雖百世可知。謂此後百世尚可知夏殷以來之禮也。至今周禮尚存。夏殷禮亦有可考者。
百世可知。信矣。案如陳說百世可知。即損益可知。兩可知緊相承注。史記孔子世家言孔子追迹三
代之禮。編次其事。觀殷夏所損益曰後雖百世可知也。則可知。即謂編次之事。此當是安國舊義。
與法言所解不同。而陳君之說。適與世家闇合者也。故並著之。皇本雖百世下。有亦字。○注。文
質禮變。○正義曰。禮器云。禮有以文爲貴者。有以素爲貴者。素。即質也。白虎通三正篇引書大
傳曰。王者一質一文。據天地之道。禮三正記曰。質法天。文法地也。文質並是禮。所以有變易者。
時異勢殊。非有變易。則無所救其敝也。禮樂記云。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
○注。所因至三統。○正義曰。所因謂禮之無所損益者。即荀子所謂百王之無變也。所因所損益是三
事。故董仲舒對策引此文說之云。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是也。白虎通三綱六紀云。三綱者何
謂也。謂君臣父子夫婦也。故含文嘉曰。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綱者。張也。又云。君臣
父子夫婦。六人也。所以稱三綱何。一陰一陽謂之道。陽得陰而成。陰得陽而序。剛柔相配。故六
人爲三綱。又情性云。五情者何。謂仁義禮智信也。仁者。不忍也。施生愛人也。義者。宜也。斷
決得中也。禮者。履也。履道成文也。智者。知也。獨見前聞。不惑於事。見微知著也。信者。誠
也。專一不移也。故人生得五氣以爲常。仁義禮智信是也。此三綱五常之義也。董仲舒對策。解此文。
以所因爲道。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董所云道。即三綱五常之道。禮大傳謂親親。
尊尊。長長。男女有別。此其不可得與民變革者也。並此馬注義也。皇疏云。所損益謂文質三統者。
案大傳云。王者始起。改正朔。易服色。夫正朔有三本。亦有三統。明王者受命各統一正也。又禮
三正記云。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尚書大傳云。夏以孟春爲正。殷以季冬爲正。周以仲冬爲正。
又曰。夏以十三月爲正。色尚黑。以平旦爲朔。殷以十二月爲正。色尚白。以雞鳴爲朔。周以十一月
爲正。色尚赤。以夜半爲朔也。三統之義如此。案禮大傳云。聖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
立權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變革即
是損益。非徒一事。此注但言三統者。以服色等皆隨三統而改。舉三統。則餘可知。○注。物類至
顯知。○正義曰。皇疏本此注作馬曰。又召作招。云物類相招者。謂三綱五常。各以類相招。因而
不變者也。又世數作勢數。云勢數相生者。謂文質三統及五行相次。各有勢數也。如太昊木德。神
農火德。黃帝土德。少昊金德。顓頊
水德。周而復始。其勢運相變生也。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注】鄭曰。人神曰鬼。非其祖考而祭之者。是諂求福。見義不爲。無勇也。【注】孔曰。義所宜爲而不能爲。是無勇。正義曰。墨子經上。勇。志之所以敢也。禮樂記云。臨事而屢斷。勇也。此章所斥。似皆有所指。邢疏言。魯哀不能討陳恒以爲無勇。亦舉似之言。或謂季氏旅泰山。是祭非其鬼。凡鬼神。得通稱也。冉有仕季氏。弗能救。是見義不爲也。說亦近理。○注。人神至求福。○正義曰。祭法云。人死曰鬼。又祭義云。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爾雅釋訓。鬼之爲言歸也。說文訓同。鬼。本謂人死。故鄭以祖考當之。周官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是鬼神義別。此注云人神者。散文得通稱也。釋名釋親屬。祖。祚也。祚物先也。又謂之王父。父死曰考。考。成也。亦言槁也。此祖考本訓。其會祖高祖遠祖王考皇考顯考。俱得通稱祖考。此注所言。亦其義也。祖考爲其鬼。則非其鬼爲非祖考。淩氏曙四書典故覈。祖考之祭。命于天子。如任宿須句顓臾司少皞之祀。蓼六守皋陶之祀。若鄭伯以璧假許田。請祀周公。衛成夢康叔曰。相奪予享。乃命祀相。皆非其鬼也。又尊卑有等。如王制祭法。所云廟數有定。若魯之不毀桓僖。季氏之以禱而立煬宮。皆非其鬼也。案公羊成六年立武宮傳曰。立者何。不宜立也。何休注。時衰。廢人事而求福於鬼神。故重而言之。是祭非其鬼。皆因求福。然既非禮。亦必不能獲福。故左傳云。神不歆非類。曲禮云。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

卷三 八佾第三

集解 凡二十六章 正義曰。漢石經同。惟二十作廿。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注】馬曰。孰。誰也。佾。列也。天子八佾。諸侯六。卿大夫四。士二。八人爲列。八八六十四人。魯以周公故受王者禮樂。有八佾之舞。季桓子僭於其家廟舞之。故孔子譏之。正義曰。廣雅釋詁。謂。說也。言說季氏此事也。下篇子謂公冶長。子謂南容。並同。氏者。五經異義云。所以別子孫之所出。凡氏或以官。或以邑。或以王父字。魯季孫得氏。自文子始。以文子爲季友孫也。此文季氏。及下篇季氏旅於泰山。季氏富於周公。季氏將伐顓臾。俱不名者。內大夫且尊者。宜諱之也。說文。舞。樂也。兩足相背。今隸變作舞。兩足相背。則舞者所立象。舊說。舞有文武。文舞用羽籥。謂之羽舞。亦名籥舞。武舞用干戚。謂之干舞。又名萬舞。宗廟之祭。樂成告備。然後興舞。周以武功得天下。故武先於文。春秋書有事于太廟。萬入去籥。言萬入在先。籥末入。故去之。左昭二十五年傳載此事云。禘于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于季氏二人。與仁傑兩漢刊誤補遺謂當作二八。舉萬以該羽籥。正以武先文也。白虎通禮樂篇。歌

者在堂上。舞在堂下何。歌者象德。舞者象功。君子上德而下功。案堂下卽庭。王逸楚辭思古注。堂下謂之庭是也。淮南繆稱訓。禹執干戚。舞於兩階之閒。言兩階之閒。則舊說謂武舞在西階。文舞在東階。非矣。云是可忍者。是。此也。說文。忍。能也。廣雅釋古言。忍。耐也。能與耐同。當時君臣不能以禮禁止。而遂安然忍之。所謂魯以相忍爲國者也。管氏同四書紀聞。當其萬也。臧孫曰。是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大夫遂怨平子。君臣謀之。而乾侯之難作矣。夫昭公欲逐意如。誠可謂經舉而得禍。而其臣臧郈等之勸以逐者。皆爲私也。然而季氏之惡。豈復可忍乎。謂昭公制之不得其道則可。謂季氏之惡。可忍而不誅。則亂臣賊子。無一而非可忍之人矣。而觀左氏及公羊。則當時之人。率以意如爲可忍。故孔子特發此言。寬弱主。罪逆臣。而深警當時之瞶瞶者。案管說是也。後漢荀爽對策。及魏高貴鄉公文欽晉元帝盧諶庾亮等。凡聲罪致討。皆用此文說之。其意皆與紀聞合。○注。孰誰至譏之。○正義曰。孰誰。釋詁文。佾列者。佾。從人從肖。肖當是排列之象。春秋繁露三代改制篇。主天法商制儛溢員。主天法夏儛溢方。主天法質儛溢橢。主天法文儛溢衡。漢書禮樂志郊祀歌亦作溢。則溢佾通也。左隱五年傳。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於衆仲。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也。故自八以下。公從之。公羊穀梁傳。並謂天子八佾。諸公六佾。諸侯四佾。魯侯國。用六佾爲僭。穀梁又引尸子說天子諸侯皆八佾。魯用六羽爲厲樂。厲者。濊也。此禮家異說。服虔左傳解誼云。天子八八。諸侯六八。大夫四八。士二八。與馬此注同。八八爲六十四人。六八爲四十八人。四八爲三十二人。二八爲十六人。白虎通禮樂。高誘淮南齊俗訓注。並云六六爲行列。杜預注左傳。又謂六佾三十六人。四佾十六人。二佾四人。宋書樂志載傅隆議。譏杜氏謂舞所以節八音。八音克諧。然後成樂。故必以八人爲列。自天子至士。降殺以兩。兩者減其二列。預以爲一列又減二人。至士止有四人。豈復成樂。而深以服義爲允。又引左氏傳。鄭伯納晉悼公女樂二八。晉以一八賜魏絳。是樂以八人爲列。服氏之義。實爲當矣。魯本六佾。季氏大夫得有四佾。至平子時。取公四佾以往。合爲八佾。而公止有二佾。故左氏言禘于襄公萬者二八。二八則二佾也。祭統云。昔者周公旦有勳勞於天下。成王康王故賜之以重祭。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也。又明堂位曰。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是魯祭周公得有八佾。其羣公之廟。自是六佾。而公羊昭二十五年傳。子家駒謂魯僭八佾。此或昭公時所僭用於羣廟矣。大夫家廟。據王制是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爲三。祭法則考廟王考廟皇考廟爲三。說稍不同。鄭君以王制爲夏殷禮。則祭法爲周禮矣。郊特牲云。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而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由三桓始也。公廟謂桓公廟。三家皆桓出。故因立其廟。而以周公廟得用天子禮樂。遂亦於桓公廟用之。此注所云家廟。當卽指桓廟。以公廟設於私家。故亦稱家廟也。漢書劉向傳。季氏八佾舞于庭云云。卒逐昭公。是季氏指平子。吳仁傑管同說並合。此注以爲桓子。意以平子旣僭。桓子當亦用之。然此言於孔子未仕時可也。若孔子旣仕。孔子行乎季孫。此等僭制。必且革之。韓詩外傳。季氏爲無道。僭天子。舞八佾。旅泰山。以雍徹。孔子

日。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然不亡者。以冉有季路爲宰臣也。此以季氏爲康子。與此馬注以爲桓子。皆是大略言之。不爲據也。

三家者以雍徹。注 三家。謂仲孫叔孫季孫。雍。周頌臣工篇名。天子祭於宗廟。歌之以徹祭。今三家亦作此樂。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注 包曰。辟公謂諸侯及二王之後。穆穆。天子之容貌。雍篇歌此者。有諸侯及二王之後來助祭故也。今三家但家臣而已。何取此義而作之於堂邪。正義曰。說文。家。居也。易師開國承家。荀注。承家。立大夫也。左桓二年傳。諸侯立家。杜注。卿大夫稱家。三家皆桓族。季氏假別子爲宗之義。立桓廟於家。而令孟孫叔孫宗之。故以氏族言。則稱三家。以三家分三氏而統爲桓族故也。上章稱季氏。此章稱三家。文互見。釋文云。撤。本或作徹。案撤是俗體。說文。徹去字作𢧵。云發也。與徹訓通異。今經典皆叚徹爲𢧵。維者。語助辭。天子者。白虎通爵篇云。爵所以稱天子者何。王者父天母地。爲天之子也。皇本穆穆下衍矣字。堂者。檀弓注。堂形四方而高。玉篇。堂。土爲屋基也。聘禮疏云。後楣以南曰堂。堂凡四架。前楣與棟之閒。爲南北堂之中。蓋古者廟寢同制。皆五架梁。以後一架爲室。前四架爲堂。凡祭在室中。惟樂歌在堂。舞在堂下也。雍徹是樂歌。故以堂言之。郊特牲曰。歌者在上。貴人聲也。白虎通曰。歌者在堂上。歌者象德。○注。三家至此樂。○正義曰。仲孫。卽孟孫慶父之後。叔孫。叔牙之後稱孫者。公子之子爲公孫也。臣工。是周頌第二卷之首篇。雍詩在臣工。故爲臣工篇名。毛詩序。雝禘太祖也。鄭注。太祖謂文王。此成王祭文王徹饌時所歌詩。周官樂師及徹。率學士而歌徹。注云。徹者歌雍。是天子祭宗廟歌之以徹祭也。又小師言王饗諸侯。徹歌此詩。荀子正論淮南主術。又言天子食徹歌此詩。則凡徹饌。皆得歌之矣。若仲尼燕居言諸侯饗禮。歌雍以送賓。振鷺以徹俎。是諸侯相見。亦得歌此詩也。淩氏曙典故覈云。有司徹注云。徹室中之饌及祝佐食之俎。徹兼俎與豆籩。俎有司徹之。豆籩婦人徹之。天子之禮。則周禮大祝旣祭令徹。小祝贊徹。內宗外宗佐王后徹豆籩。其徹俎。則薦俎之有司也。○注。辟公至堂邪。○正義曰。爾雅釋詁。后辟公侯。君也。邵氏晉涵正義下文云。辟。法也。言爲人所取法也。穀梁傳云。二王後。士造辟而言是也。皇疏申包義云。辟訓君。君故是諸侯也。二王後稱公。公故是二王後也。二王後。謂夏後杞。殷後宋。天子大祭。同姓異姓諸侯皆來助祭。故統言辟公也。烈文詩烈文辟公。鄭箋以辟爲百辟卿士。公爲天下諸侯。雝詩無箋。則與烈文訓同。百辟卿士。指仕王朝者。與天下諸侯。爲內外兼舉。說與包異。均得通矣。爾雅釋詁。穆穆。美也。釋訓。穆穆肅肅。敬也。曲禮云。天子穆穆。是穆穆爲天子容貌也。助祭者。訓相爲助也。義見毛傳。家臣者。大夫稱家。故大夫之臣曰家臣。又曰僕。禮運。仕於家曰僕是也。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注包曰。言人而不仁。必不能行禮樂。正義曰。皇疏云。

此章亦爲季氏出也。季氏僭濫王者禮樂。其旣不仁。則奈此禮樂何乎。○注。言人而不仁。必不能行禮樂。○正義曰。儒行云。禮節者。仁之貌也。歌樂者。仁之和也。禮樂所以飾仁。故惟仁者能行禮樂。仲尼燕居云。子曰。制度在禮。文爲在禮。行之其在人乎。又對子張問曰。師爾以爲必鋪几筵。升降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乎。爾以爲必行綴兆。與羽籥。作鐘鼓。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君子力此二者。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太平也。案言而履之。行而樂之。此仁者所爲。孟子論禮樂。而推本於事親從兄。爲仁義之實。仁統四德。故此言不仁之人。不能行禮樂也。漢書翟方進傳引此文說之云。言不仁之人。亡所施用。不仁而多材。國之患也。亡所施用。則不能行禮樂。雖多材。祇爲不善而已。當夫子時。禮樂征伐。自大夫出。而僭竊相仍。習非勝是。欲不崩壞。不可得矣。

林放問禮之本。注鄭曰。林放。魯人。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注包曰。易。和易也。言禮之本意失於奢。不如儉。喪失於和易。不如哀戚。正義曰。本者。萬物之始。先王制禮。緣人情世事而爲之節

文以範圍之。荀子天論言文質一廢一起。應之以貫。貫者。言以禮爲條貫也。禮運云。故禮之不同也。不豐也。不殺也。所以持情而合危也。禮器云。孔子曰。禮不同不豐不殺。蓋言稱也。又曰。先王之制禮也。不可多也。不可寡也。唯其稱也。不同者。禮之差等。禮貴得中。凡豐殺。卽爲過中不及中也。過中不及中。俱是失禮。然過中失大。不及中失小。是故文家多失在過中。質家多失在不及中。表記言周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慚。賊而蔽。殷之敝。蕩而不靜。勝而無恥。夏之敝。惷而愚。喬而野。朴而不文。則以周尙文。殷質不能勝文。夏尙忠。忠者。質之至也。文質均有所敝。然二者相較。則寧從其失小者取之。所謂權時爲進退也。質有其禮。儉戚不足以當之。而要皆與禮之本相近。蓋禮先由質起。故質爲禮之本也。禮三正記曰。帝王始起。先質後文者。順天地之道。本末之義。先後之序也。事莫不先有質性。乃後有文章也。大戴記禮三本云。凡禮始於脫。成於文。終於隆。故至備情文俱盡。其次情文迭興。其下復情以歸太一。太一者。至質無文。然爲禮之本。當夫子時。奢僭失禮。大非文周制作之舊。故夫子屢言從周。從周者。從乎文周之所制以修明之而已。然世變已亟。或猶慮從周不足以勝之。則惟欲以質救文。春秋今文家以夫子作春秋。欲變周從殷。卽此義也。林放意亦欲以質救文。故夫子聞其所問。深美大之。大之者。大其有維世之意。撥亂反正。不失仁術也。云與其。又云寧者。與。猶許也。說文。寧。所願也。先爲與之。後復有所願。抑揚之詞。不得已之思也。禮對喪言之。則禮謂凡賓嘉諸禮也。奢者。爾雅釋詁。奢。勝也。說文。奢。張也。勝張。皆夸大之意。喪者。白虎通崩薨篇。喪者。亡也。人死謂之喪何。言其喪亡不可

復見也。天子下至庶人俱言喪何。欲言身體髮膚。俱受之父母。其痛一也。易者。先兄五河君經義說略。爾雅。弛。易也。展轉相訓。則易亦訓弛。言喪禮徒守儀文之節。而哀戚之心慢以怠弛。則禮之本失矣。雜記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懈。不怠不懈。即不弛之義。故下文云。期悲哀。三年憂。言其戚也。蓋易者哀不足。戚者哀有餘。檀弓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義與此同。謹案淮南本經訓。處喪有禮矣。而哀為主。高誘注引此文隋書高祖紀下。喪與其易也。寧在於戚。則禮之本也。禮有其餘。未若於哀。則實之實也。並以易為禮有餘。鄭此注但云易簡。未明其義。陳氏鱣古訓曰。檀弓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時人治喪。以薄為其道。失之簡略。故夫子以為寧戚。言必盡哀盡禮也。陳氏之言。或得鄭義。然少征出。未為當也。俞炎書齋夜話。易字疑是具字。檀弓喪具君子恥具。具與易蓋相似也。此亦可備一說。O注。林放魯人。O正義曰。蜀禮殿圖以林放為孔子弟子。鄭以弟子傳無林放。故不云弟子。其以為魯人。亦當別有據。元和姓纂謂比干之後。逃難長林之下。遂姓林氏。鄭樵通志謂周平王世子林開之後。皆出附會。不足據也。O注。易和易也。O正義曰。詩何人斯傳。易。說也。鄭特牲注。易。和說也。陳氏鱣曰。包以為和易。意與戚相反。然世情當不至此。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注包曰。諸夏中國。亡無也。正義曰。爾雅釋地。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郭注。九夷在東。八狄在北。七戎在西。六蠻在南。白虎通禮樂篇。何以名為夷蠻。曰。聖人本不治外國。非為制名也。因其國名而言之耳。一說曰。名其短而為之制名也。夷者。僔夷無禮義。東方者少陽易化。故取名也。北方太陰鄙郄故少難化。狄者。易也。辟易無別也。白虎所稱二說。以後說為是。後漢東夷傳王制云。東方曰夷。夷者。柢也。言仁而為生。萬物柢地而出。故天性柔順。易以道御。此言夷為善性。而白虎通謂僔夷無禮義者。僔與蹲同。夷與踞同。廣雅訓蹲踞為踞。即踞肆之義。禮義即禮儀。言其俗但無禮儀。故名之。包氏慎言溫故錄。夷狄謂楚與吳。春秋內諸夏。外夷狄。成襄以後。楚與晉爭衡。南方小國。皆役屬焉。宋魯亦奔走其庭。定哀時。楚衰而吳橫。黃池之會。諸侯畢至。故言此以抑之。襄八年。鄭之會。陳侯逃歸。何氏云。加逃者。抑陳侯也。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言不當背也。又哀十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傳。吳何以稱子。主會也。吳主會。曷為先言晉侯。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何氏云。明其實以夷狄之彊會諸侯爾。不行禮義。故序晉於上主書者。惡諸侯之君夷狄。案包說是也。此篇專言禮樂之事。楚吳雖迭主盟中夏。然暴彊踰制。未能一秉周禮。故不如諸夏之亡君。其政俗猶為近古也。O注。諸夏中國亡無也。O正義曰。諸者。非一之辭。說文。夏。中國之人也。從夊從頁從臼。臼兩手。夊兩足也。此象形之字。公羊成十五年傳注。諸夏。外土諸侯也。謂之夏者。大總下上言之辭也。稱中國者。自我言之。王者政教之所及也。夷狄在四遠為外國。故謂諸夏為中國矣。說文。亡。逃也。從人從乚。𣟣。亡也。從亡無聲。亡本謂人逃匿。引申為亡有之義。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注 馬曰。旅。祭名也。禮。諸侯祭山川在其封內者。今陪臣祭泰山。非禮也。冉有。弟子。冉求。時仕於季氏。救。猶止也。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注 包曰。神不享非禮。林放尚知問禮。泰山之神。反不如林放耶。欲誣而祭之。

正義曰。旅。玉篇示部。祣。力羨切。祭名。論語作旅。廣韻同。此後人所增字。漢書班固敘傳。大夫臚岱。侯伯僭時。鄭氏曰。臚岱。季氏旅於太山是也。師古曰。旅。陳也。臚亦陳也。臚旅聲相近。其義一耳。案旅作臚。當出古論。史記六國表。位在藩臣。而臚於郊祀。亦作臚。儀禮士冠禮注。古文旅作臚。周官司儀旅擯。後鄭云。旅讀爲鴻臚之臚。是臚旅音近。得通用也。說文。岱。大山也。大山。即泰山。泰者。大之極也。俗或爲太字。弗。皇本作不。說文。弗。撟也。撟之爲言意有所不順也。公羊桓十年傳何注。弗者。不之深也。釋文。嗚呼。本或作烏乎。音同。說文烏部。孔子曰。烏。盱呼也。取其助气。故以爲嗚呼。古文作於嗚字口部所無。當由俗作呼息也。嗚呼者。歎辭。○注。旅祭至止也。○正義曰。周官掌次王大旅上帝。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是旅爲祭名。鄭注大宗伯云。旅。陳也。陳其祭祀以祈焉。禮不如祀之備也。爾雅釋天。祭山曰庪縣。李巡云。祭山以黃玉以璧以庪置几上。遙遙而眡之若縣。故曰庪縣。孫炎云。埋於山足曰庪。埋於山上曰縣。辭不同者。周官大宗伯以貍沈祭山林川澤。鄭注。祭山林曰貍。似孫說所本。儀禮覲禮祭山川陵升。似李說所本。故賈疏以升即庪縣也。胡氏培翬研六室雜著答馬水部云。承詢謂庪縣不當訓爲埋庪。當與禮經閣庪食義同。按玉篇云。庋。閣也。庪同庋。引祭山曰庪縣可證。但爾雅儀禮周禮二經。文各有當。而義無妨。爾雅云。祭地曰瘞埋。祭山曰庪縣。瘞埋。是以牲玉埋藏於地中。庪縣。則有陳列之義。李巡云。祭山以黃玉以璧庪置几上。邢疏云。縣謂縣其牲幣於山林中。其說良近。蓋古者祭山之法。先庪縣而後埋之。故祭山又名旅。旅。臚陳之也。山海經。凡祠山多言肆瘞。郭注云。肆。陳之也。陳牲玉而後埋藏之。此先陳後埋之證。後埋故亦得名埋。今案胡說是也。大宗伯言旅四望。彼謂國有大故。天子陳其祭祀而祈之。所旅爲天子祭山之名。惟旅祭是因大故。先陳後埋。其他禮則皆從略。故鄭君以爲不如祀之備也。季氏旅泰山。或亦值大故。而用天子禮之。故書曰旅。與八佾歌雍。同是僭天子。非僭魯侯也。夫子謂冉求之言。其迫切當亦因此。王制云。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注。魯人祭泰山。晉人祭河是也。祭法云。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公羊傳。諸侯山川有不在其封內者。則不祭也。是言諸侯之祭山川。皆在封內也。禮器云。齊人將有事於泰山。泰山在齊魯界。兩國遍得祭之。禮言大夫祭五祀。不及山川。故祭山爲非禮。季氏稱陪臣者。說文。陪。重土也。引申之。凡重皆曰陪。諸侯是天子之臣。諸侯之大夫亦是天子之臣。故爲重也。曲禮。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自稱曰陪臣某。是也。下篇陪臣執國命。彼是大夫之臣。對諸侯言之。與此異也。云冉有弟子。冉求者。史記弟子列傳。冉求字子有。少孔

子二十九歲。鄭目錄云魯人。云時仕季氏者。以夫子責之。知爲季氏家臣也。云救猶止者。說文。救。止也。此常訓。○注。神不享非禮。○正義曰。神者。祭法云。山林川谷邱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是也。享者。說文作亯。云獻也。從高省。曰象進孰物形。凡受人之獻亦曰享。孝經云。祭則鬼享之是也。曲禮云。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明神不降福。知不享之也。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注孔曰。言於射而後有爭。揖讓而升。下而飲。注王曰。射於堂。升及下皆揖讓而相飲。其爭也君子。注馬曰。多算飲少算。君子之所爭。正義曰。爭者。競勝之意。民有血氣。皆有爭心。君子者。將以禮治人。而恭敬撙節退讓以明之。故無所爭也。說文。䠶。弓弩發於身而中於遠也。從矢從身。篆文䠶從寸。寸。法度也。亦手也。禮經言射有四。一曰大射。天子諸侯卿大夫將祭而擇士。天子於射宮。諸侯於大學。卿大夫於郊。士無臣。無所擇。故無大射禮。二曰賓射。天子在治朝。諸侯則或在朝。或會盟在竟。卿大夫士皆有之。亦射於郊。三曰燕射。天子諸侯在路寢。卿大夫士亦在郊。四曰鄉射。州長春秋屬民射於州序。天子諸侯皆無此禮。論語此文指大射。鄭氏射義目錄云。名曰大射者。諸侯將有祭祀之事。與其羣臣射以觀其禮。數中者。得與於祭。不得數中者。不得與於祭。鄭說。大射止稱諸侯。不及天子及卿大夫者。文不備耳。釋文。爭。絕句。鄭讀以必也絕句。然射義注。引此文必也射乎四字連讀。論語中。如必也聖乎。必也使無訟乎。必也正名乎。必也狂狷乎。必也親喪乎。皆不以必也絕句。則釋文所稱鄭讀。恐誤記也。揖讓者。說文云。揖。讓也。從手咠聲。一曰手著胸曰揖。攘。推也。從手襄聲。許君解揖存二義。前義則揖讓禮同。攘古讓字。見曲禮鄭注。讓卽攘。謂推手也。後義則揖是手著匈。與攘是推手異。段氏玉裁說文注。以手著匈。爲卽禮經之厭。厭者。引手是也。鄭注鄉飲酒禮云。推手曰揖。鄭以凡揖皆是推手。故辭周官司儀。以土揖天揖時揖。並爲推手。則鄭與許前義同也。聘記注云。讓謂舉手平衡也。舉手與引手相似。但不著匈耳。此鄭說揖讓禮之異也。白虎通禮樂篇。禮。所以有揖讓者。所以尊人自損也。凡賓主行禮。至門至階。皆有讓者。門則讓入。階則讓升也。此揖讓在升階時。淩氏廷堪禮經釋例。歷引聘禮士冠士昏鄉飲酒鄉射公食大夫諸文。皆有三讓之儀。知凡升階。皆是三讓。春秋繁露官制象天篇。謂禮三讓而成一節也。是也。升者。登之借字。說文。登。上車也。引申爲凡進上之義。升是由階至堂。下是降堂。飲者。說文作㱃。云歠也。釋名釋飲食。飲。奄也。以口奄而引咽之也。射義。孔子曰。君子無所爭云云。文與此同。鄭注必也射乎。言君子至於射。則有爭也。下。降也。飲射爵者。亦揖讓而升降。勝者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襲說決拾卻左手右加弛弓於其上而升飲。君子恥之。是以射則爭中。鄭氏此注。全據大射儀之文。在三耦第二番射後。所以決勝負也。其文云。司射命設豐。司宮士奉豐坐設于西楹西。勝者之弟子。洗觶升酌散南面坐奠于豐上。司射

命三耦及衆射者。勝者皆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皆襲說決拾卻左手右加弛弓于其上。遂以執弣。一耦出揖如升射及階。勝者先升。升堂少右。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與少退立。卒觶進坐奠于豐下。與揖不勝者先降。與升飲者相左交於階前相揖。適次釋弓襲反位。僕人師繼酌射爵取觶實之。反奠于豐上。升飲者如初。三耦卒飲。此三耦二番射後揖讓之事。禮又云司射猶挾一个以作射如初。一耦揖升如初。司射請以樂于公。公許。司射命曰。不鼓不釋。三耦卒射如初。司射命設豐實觶如初。遂命勝者執張弓。不勝者執弛弓。升飲如初。此三耦第三番射揖讓之事。並所謂君子之爭也。惟飲君則用至爵之禮。若飲賓。諸公卿大夫耦不升。立飲西階上。無揖讓事。所以尊尊也。若以士爲公卿大夫之耦。不勝。則亦執弛弓特升飲。亦無揖讓事。以士賤。不敢匹尊者也。釋文云。鄭讀揖讓而升下絕句。然箋詩賓筵。又云下而飲。此鄭兩讀義皆通。○注。言於射而後有爭。○正義曰。射義云。故射者進退周還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此可以觀德行矣。又云。孔子曰。射者。何以射。何以聽。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惟賢者乎。若夫不肖之人。則彼將安能以中。案此則射中。乃君子所尚。必於平時講肄。至射時以不勝爲恥。蓋不勝雖於不肖。故君子必求中焉。求中卽是爭。卽是爭爲賢者。故曰其爭也君子。惟爭爲君子。故言於射而後有爭也。皇疏引李充欒肇說。謂於射尤必君子之無爭。非經旨。○注。多算飲少算。○正義曰。鄉射記。箭籌八十。長尺右握。注。籌。算也。籌八十者。略以十耦爲正。凡人四算。一耦八算。皇疏。射者各有算數。每中則以算表之。若中多則算多。中少則算少。案算多爲勝。算少爲不勝。於每耦射畢。各就算之多少計之。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注馬曰。倩。笑貌。盼。動目貌。絢。文貌。此上二句。在衞風碩人之二章。其下一句逸也。正義曰。倩盼絢皆韻。兮者語助。說文。兮。語所稽也。從丂八。象氣越亏也。素者。說文。素。白致繒也。引申爲凡物白飾之稱。釋名釋采帛云。又物不加飾。皆自謂之素。此色然也。是也。素以爲絢。當是白采用爲膏沐之飾。如後世所用素粉矣。絢有衆飾。而素則後加。故曰素以爲絢。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素。以喻其人之嫻於儀容。上云巧笑倩美目盼者。其美乃益彰。是之謂絢。喻意深遠。故子夏疑之。○注。倩笑至逸也。○正義曰。詩毛傳。倩。好口輔。輔者。頰也。人笑。則口頰必張動也。倩以言巧。巧卽好也。此注謂笑貌者。倩是形容之辭。意亦與毛同矣。詩傳又云。盼。白黑分也。說文同。字林。盼。美目也。與毛不異。若韓詩章句但云黑色。及此注以爲動目。皆屬異義。聘禮絢組注。采成文曰絢。是絢爲文貌。鄭注此文亦云文。成章謂之絢。蓋婦人容貌。先加他飾。後加以素。至加素。則已成章。故得稱絢。鄭君此注。亦馬義也。碩人者。衞詩篇名。所以美莊姜也。注以碩人詩有脫句。故謂下一句逸。朱子說此皆逸詩。非碩人文。其義爲長。

子曰。繪事後素。注鄭曰。繪。畫文也。凡繪畫。先布衆色。然

後以素分布其閒。以成其文。喻美女雖有倩盼美質。亦須禮以成之。曰。禮後乎。注孔曰。孔子言繪事後素。子夏聞而解知以素喻禮。故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注包曰。予。我也。孔子言子夏能發明我意。可與共言詩。正義曰。釋文。繪。胡對反。本又作繢同。考工記注。文選夏侯嘗侍誄注。並引作繢。案今鄭注。字作繪。義作繢。說見下惠氏士奇禮說。子夏疑素以爲絢。夫子以後素。惟繪事爲然。故舉以示之。子夏遂因素而悟禮。蓋五色之黑黃蒼赤。必以素爲之介。猶五德之仁義智信。必以禮爲之閑。且禮者。五德之一德。猶素者五色之一色。以禮制心。復禮爲仁。禮失而采。禮云禮云。太素者。質之始也。則素爲質。後素者。繪之功也。則素爲文。故曰素以爲絢。素也者。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履初素。賁上白。素者。履之始。白者。賁之終。然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何謂也。忠而無禮。則愿也。信而無禮。則諒也。愿則慤。諒則賊。不學禮。而忠信喪其美也。是故畫繢以素成。忠信以禮成。素者。無色之文。禮者。無名之樸。老子不知。以爲忠信之薄。宮立而五音清。甘立而五味平。白立而五色明。禮立而五德純。故曰大文彌樸。孚似不足。非不足也。質有餘也。起予者。晉語世相起韋注。起。扶持也。漢石經起予下。無者字。○注。繪畫至成之。○正義曰。說文。繢。織餘也。一曰畫也。此即畫繢之義。考工記設色之工畫繢鍾筐㡛。又曰。畫繢之事雜五色。是繢爲畫文。至說文繪訓五采繡。與畫繢爲設色不同。然許君繪下引論語作繪。而繢下無文。洪氏頤煊讀書叢錄謂許從古論。鄭從魯論。若然。則許解論語爲五采繡。與鄭異矣。書咎繇謨。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繪。鄭注。繪讀曰繢。鄭以裳用繡。則衣用繢。故破讀從繢。此注訓畫文。亦當有繪讀曰繢四字。作集解時刪之耳。惠氏士奇禮說。畫繢之事。代有師傳。秦廢之而漢明復古。所謂班閒賦白。疏密有章。康成蓋目覩之。必非臆說。按考工記言畫繢雜五色。五色者五采。即青赤黃白黑。此注所云衆采也。考工云。青與白相次也。赤與黑相次也。玄與黃相次也。是言布衆色之次。又云。凡畫繢之事後素功。鄭注。素。白采也。後布之。爲其易漬汙也。惟不爲衆采漬汙。乃可成文。禮注與此注。義相足矣。素加而衆采以明。采者。禮之文也。鄭以美女雖有美質。須加禮以成之。詩所云素。猶之繪事亦後加素也。美質須禮以成。則子夏言禮後。重禮而非輕禮矣。○注。予我至言詩。○正義曰。予我。爾雅釋詁文。言發明者。訓起爲發也。顏子亦足以發。亦發明之意。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注包曰。徵。成也。杞宋二國名。夏殷之後。夏殷之禮。吾能說之。杞宋之君。不作以成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注鄭曰。獻。猶賢也。我不以禮成之者。以此二國之君。文章賢才不足故也。正義曰。文謂典策。獻謂秉禮之賢士大夫。子貢所謂賢

者識大。不賢者識小。皆謂獻也。禮中庸云。子曰。吾學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言祇有宋存。而文獻皆不足徵也。又禮運云。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夏時坤乾。皆文之僅存者。夫子學二代禮樂。欲斟酌損益。以爲世制。而文獻不足。雖能言之。究無徵驗。故不得以其說著之於篇。而祇就周禮之用於今者。爲之考定而存之。中庸云。考諸三王而不繆。以周監二代。周禮存。則夏殷之禮。可推而知。故通言考也。又云。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注云。徵或爲證。所謂徵驗也。此鄭存異本。視徵成之義爲長。民之所徵。皆在文獻。故文獻不足。則不能徵之。漢書藝文志。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爲春秋。言爲尙書。帝王靡不同之。周室既微。載籍殘缺。仲尼思存前聖之業。乃稱曰夏禮吾能言之云云。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左邱明觀其史記。據行事。仍人道。因興以立功。就敗以成罰。假日月以定曆數。藉朝聘以定禮樂。據漢志。是夫子此言。因修春秋而發。春秋亦本周禮也。戴氏望論語注云。王者存二王之後。杞宋於周。皆得郊天。以天子禮樂祭其始祖受命之王。自行其正朔服色。備其典章文物。周衰。杞爲徐莒所脅。而變於夷。宋三世內娶。皆非其國之故。孔子傷其不用賢。以致去禮。故言俱不足徵以歎之。○注。徵成至之後。○正義曰。鄭注中庸云。徵。猶明也。吾能說夏禮。顧杞之君不足與明之也。注禮運云。徵。成也。無賢君。不足與成也。成明同義。亦包此注意也。史記陳杞世家。杞東樓公者。夏后禹之苗裔也。周武王封之於杞。以奉夏后氏祀。宋世家。微子開者。殷帝乙之首子。而紂之庶兄也。伐殷後。奉其先祀。國于宋。是杞宋爲二國名。夏殷之後也。杞初封。即今開封府杞縣。後遷東國。與齊魯地近。宋都商邱。即今歸德府治商邱縣。○注。獻猶至故也。○正義曰。爾雅釋言。獻。聖也。郭注。謚法曰。聰明睿智曰獻。書咎繇謨。萬邦黎獻。某氏傳。獻。賢也。此注云猶賢者。據說文。獻本宗廟犬名羹獻。與賢義絕遠。注以獻爲儀之叚借。故曰猶賢。爾雅釋詁。儀。善也。詩文王宣昭義問。毛傳。義。善也。義儀字同。書大誥民獻有十夫。伏生傳作民儀。周官司尊彝注。獻讀爲犧。又讀爲儀。皆獻儀通用之證。此段氏玉裁說。見尙書撰異。鄭以獻指杞宋之君。禮運注云。謂無賢君也。又中庸注云。君雖善。善無明徵。則其善不信也。言君雖善無明徵。即是文獻不足。禮注與此注相發。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注孔曰。禘祫之禮。爲序昭穆。故毀廟之主。及羣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廟。灌者。酌鬱鬯灌於太祖以降神也。既灌之後。列尊卑。序昭穆。而魯逆祀。躋僖公。亂昭穆。故不欲觀之矣。

正義曰。禘禮之說。千古聚訟。今求之禮經。參以諸儒之論。爲之說曰。爾雅釋天云。禘。大祭也。言大祭者。殷人夏祭曰禘。至周以夏祭爲禴。而以禘爲殷祭之名。故言大也。禘行於夏。與祫行於秋。在四時之間。故司尊彝謂之閒祀。儀禮喪服傳。大宗者。尊之統也。諸侯及其大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禮記喪服小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

注。高祖以下與始祖而五。大傳。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始封之祖。周始后稷。則以稷爲始祖也。稷之所自出者。嚳也。故祭法言周人禘嚳也。孝經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此郊是祭天。而以稷配。宗是祭上帝，而以文王配。此周公嚴父之義。禮三本所謂王者天太祖也。此與宗廟之祀后稷文王異。禮。宗廟不得配天配上帝也。中庸言武周之達孝云。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又言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宗廟禘嘗。互文見義。此與郊社無與。而解者多混爲一。誤矣。周官大宗伯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鄭注。以肆獻祼爲祫。饋食爲禘。其祭大於時祭。故列於上。即司尊彝所謂追享朝享也。天子三年喪畢。新主將入廟。有禘祭。謂之吉禘。春秋所書吉禘是也。有吉禘。則亦有吉祫。何休公羊解詁。謂禮禘祫從先君數還祫則祫還禘則禘是也。其常祭。則三歲一祫。五歲一禘。所謂五年再殷祭也。禘大祫小。故春秋所紀。爾雅所載。俱有禘無祫。劉歆遂以禘祫爲一祭二名。禮無差降。誤也。大傳曰。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祫下及大夫士。而禘則不王不禘。祫是合已遷未遷廟之主。祭於大廟。然止及始祖。不及始祖之所自出。又何休公羊解詁。謂禘功臣皆祭。是禘大於祫。惟漢宗廟之祭。有祫無禘。故漢儒多以祫大於禘也。禘是天子宗廟之祭。魯得用之者。祭統曰。昔者周公旦有勳勞於天下。周公既沒。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勳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夫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也。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牲用白牡。尊用犧象山罍。鬱尊用黃目。灌用玉瓚大圭。薦用玉豆雕篹。爵用玉琖仍雕加以璧散璧角。俎用梡嶡。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昧。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納四夷之樂於大廟。言廣魯於天下也。此周公廟得有禘禮。出自成康所賜也。詩閟宮云。秋而載嘗。夏而楅衡。載嘗即嘗祭。楅衡即禘祭。祭統所云大嘗禘也。毛彼傳云。諸侯夏禘則不礿。秋祫則不嘗。惟天子兼之。此謂魯當禘祫之年。則祭歷一時祭。言諸侯者。據魯稱之。他國諸侯。雖有特祀。不得名禘。且用其禮也。若然。魯大祭。皆成康所賜。而禮運載孔子言以魯郊禘非禮。又歎周公其衰者。此夫子譏伯禽之失。不當受賜。亦以郊禘禮大故也。春秋閔公二年二月。吉禘于莊公。時閔公年幼。政在大夫。始僭用禘禮於羣廟。故春秋書而譏之。僖公賢君。復魯舊制。終僖公世。祇八年書禘于大廟。若羣廟未有書其僭者。則意文宣以後。禮樂征伐。出自大夫。始踵前失而復僭之。春秋左氏昭十五年。禘于武宮。廿五年。禘于襄公。是羣廟有禘矣。襄十六年傳。晉人曰。寡君之未禘祀。是晉亦有禘矣。魯禘本在六月。而僖八年以七月。昭十五年以二月。定八年以十月。又雜記言七月而禘。孟獻子爲之。則僭竊之失。不能有定制矣。史記禮書是以君臣朝廷尊卑貴賤之序。下及黎庶車輿衣服宮室飲食嫁娶喪祭之分。事有宜適。物有節文。仲尼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周衰。禮廢樂壞。大小相踰。管仲之家。兼備三歸。如史公說則不欲觀。爲魯僭禘。此禘明在羣廟矣。莊氏述祖別記。宗廟有灌。天

子。諸侯之禮同也。明堂位。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鬱尊用黃目。灌用玉瓚大圭。郊特牲日。黃目。鬱氣之上尊也。鄭注。黃目。黃彝也。周所造。於諸侯爲上也。正義云。明堂位灌尊。夏后氏以雞彝。殷以斝。周以黃目。天子則黃彝之上。有雞彝斝彝。備前代之器。諸侯但有黃彝。故日於諸侯爲上也。又周禮司尊彝職曰。春祠夏禴。祼用雞彝鳥彝。秋嘗冬烝。祼用斝彝黃彝。追享朝享。祼用虎彝蜼彝。今魯禘灌用黃彝。不備前代之器。從諸侯禮也。至迎牲以後。朝踐再獻之時。則自牲山罍。兼用四代之禮。其餘可以類推。故夫子曰。吾不欲觀之矣。案淩氏曙典故覈。天子宗廟禮有九獻。魯亦如之。君灌爲一獻。夫人灌爲再獻。既灌之後。君出迎牲視殺而薦血腥于堂爲朝獻。是三獻四獻。薦孰于室爲饋食。是五獻六獻。獻尸食畢。而君與夫人咸酳尸。是七獻八獻。賓長酳尸是九獻。九獻之後。又有加爵其間。有獻祝宗獻賓獻卿大夫士。及餕而禮畢。然則灌者。祭禮之始。故祭統言獻之屬。莫重於祼也。鄭此注云。禘祭之禮。自血腥始。鄭以灌後卽迎牲視殺。而薦血薦腥爲三獻四獻之禮。言此者。明既灌而往往爲此禮也。禘禮自血腥始。則血腥前。尙非禘禮。鄭注本非全文。其義或如莊氏所云矣。郊特牲疏引崔氏云。周禮之法。宗廟以祼地爲始。又引熊氏云。凡大祭並有三始。祭宗廟以樂爲致神始。以灌爲歆神始。以腥爲陳饌始。是血腥前當有二始。鄭以致神歆神與他祭同。未用禘禮。故不數之也。易觀盥而不薦。馬融注。盥者。進爵灌地以降神也。此是祭祀盛時。及神降薦牲。其禮簡略。不足觀也。祭祀之盛。莫過初盥降神。故孔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虞翻王弼略同。案灌後禮文甚繁。不知何故以爲簡略。且聖人致敬盡禮。亦斷不因簡略而遂云不欲觀也。此義非是。○注。禘祫至之矣。○正義曰。序者。順也。昭穆者。父子之次也。周官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辨廟祧之昭穆。昭之言明。穆之言敬。周自后稷之子爲昭。孫爲穆。傳至文王爲穆。武王爲昭。成王又爲穆也。注言此者。欲見禘祫之禮。毀廟及羣廟主。皆合食於太祖廟。故有昭穆。當序之也。說文。祫。大合祭先祖親疏遠近也。禘。諦祭也。以序昭穆。當審諦之也。故崔靈恩說禘以審諦昭穆。序列尊卑。諦者。諦也。第也。是其義也。公羊文二年傳。大祫者何。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此僞孔所本。祫既合食。知禘亦合食。故祫禘並當審諦昭穆也。郊特牲。周人尙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注云。灌謂以圭瓚酌鬯。始獻神也。又祭統。君執圭瓚灌尸。大宗執璋瓚亞灌。灌尸卽是灌神。故皇疏引鄭氏尙書傳注云。灌是獻尸。尸乃得獻。乃祭酒以灌地也。是也。言鬱鬯者。郊特牲云。鬱合鬯與下蕭合黍稷。皆謂二物。詩江漢。秬鬯一卣。毛傳。秬。黑黍也。鬯。香草也。築煑合而鬱之曰鬯。春官鬯人注。鄭司農云。鬯。香草。王度記。天子以鬯。諸侯以薰。大夫以蘭芝。士以蕭。庶人以艾。是鬯爲香草也。毛傳合而鬱之。此鬱爲鬱積。不以鬱爲草也。春官鬱人。凡祭祀賓客之祼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注。築鬱金煑之以和鬯酒。鄭司農云。鬱。草名。十葉爲貫。百二十貫爲築以煑之鐎中。停于祭前。鬱爲草若蘭。二鄭並以鬱爲草。與毛異義。說文。鬯。㠯秬釀鬱艸芬芳攸服㠯降神也。鬱。芳艸也。十葉爲貫。百廿貫築以煑之爲鬱。一曰鬱鬯。百草之華。遠方鬱人所貢芳草合釀之㠯降神。鬱。今鬱林郡也。許以鬯爲芬芳。

即毛鄭以鬯爲香草之義。鬱與鬰同。鬯即鬱金。其解鬯二說。前說與先鄭合。後說則兼備異聞。注鬱爲百草之華。故春秋繁露執贄篇。以暢爲百香之心。暢與鬯同。又白虎通攷黜篇。鬯者。以百卉之香鬱金合而釀之成爲鬯。均與詩箋說略同也。魯逆祀在文二年。兄弟異昭穆。今躋僖在閔上。故曰亂昭穆。注義不從。故亦略之。不具釋焉。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注孔曰。答以不知者。爲魯諱。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注包曰。孔子謂或人言知禘禮之說者。於天下之事。如指示掌中之物。言其易了。正義曰。夫子諱魯僭禘。故答以不知。而復廣其說於天下。明爲王者之事。非魯所得知也。仲尼燕居。子曰。郊社之義。所以仁鬼神也。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又曰。明乎郊社之義。嘗禘之禮。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乎。又祭統言四時之祭云。禘者。陽之盛也。嘗者。陰之盛也。故曰莫重於禘嘗。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順陽義也。於嘗也。出田邑登秋政。順陰義也。故曰禘嘗之義大矣。治國之本也。不可不知也。明其義者君也。能其事者臣也。不明其義。君人不全。不能其事。爲臣不全。中庸云。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爲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又曰。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諸文。皆禘說之可知者。鄭注中庸云。示。讀如寘諸河干之寘。寘。置也。物而在掌中。易爲知力者也。此文無注。意亦當同。宋書周朗傳。昔仲尼有言。治天下若寘諸掌。此或出鄭本。古寘多作示。易坎上六。寘于叢棘。劉表注作示。詩鹿鳴。示我周行。鄭箋。示當作寘。、是也。邢疏云。指其掌者。弟子等恐人不知示諸斯謂指示何物。故著此一句。言是時夫子指其掌也。爾雅釋詁。指。示也。謂人指有所向以告人也。說文。掌。掌中也。釋名釋形體。掌。言可以排掌也。○注。答以不知者爲魯諱。○正義曰。孔以諱即逆祀之事。

祭如在。注孔安國曰。言事死如事生。祭神如神在。注孔曰。謂祭百神。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注包曰。孔子或出或病。而不自親祭。使攝者爲之。不致肅敬其心。與不祭同。正義曰。祭如在二句。朱子以爲此門人記孔子祭祀之誠意是也。祭法云。大夫立三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適士二廟。曰考廟。曰王考廟。官師一廟。曰考廟。庶士庶人無廟。此周制也。王制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士一廟。庶人祭於寢。大夫廟制與祭法異者。鄭志答趙商以王制爲夏殷雜不合周制。是也。鄭注王制士一廟云。謂諸侯之中士下士名曰官師者。上士二廟。如鄭所言。上士即適士。是謂士之廟數。殷周同矣。祭法又云。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適士立二祀。曰門。曰行。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又王制。大夫祭五祀。鄭注。五祀。謂司命也。中霤也。門也。行也。厲也。此

祭謂大夫有地者。其無地。祭三耳。孔疏申鄭意。以此及祭法。俱是周禮。若曲禮大夫祭五祀歲徧。注以爲殷制。不言有地無地之分。又曲禮云。士祭其先。亦與周制士立二祀或立一祀異也。五祀中。司命。屬天神。中霤。門。行。屬地示。厲。屬人鬼。此文祭神統言五祀。夫子是無地大夫。亦止有三祀也。春秋繁露祭義篇。祭之爲言際也。與察也。祭然後能見不見。見不見之見者。然後知天命鬼神。知天命鬼神。然後明祭之意。明祭之意。乃能重祭事。孔子曰。吾不與祭。祭神如神在。重祭事如事生。故聖人於鬼神也。畏之而不敢欺也。信之而不獨任。事之而不專恃。其公報有德也。幸其不私與人福也。董舒祭神之義。而引文有舛誤。〇注。言事死如事生。〇正義曰。中庸云。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祭義云。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稱諱如見親。如見親之所愛。又云。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又云。進退必敬。如親聽命。則或使之也。注云。如居父母前。將受命而使之。〇注。孔子至祭同。〇正義曰。孔子或出者。孔子仕時。如夾谷之會。隨君在外。是或出也。公羊桓八年傳。春日祠。夏日礿。秋日嘗。冬日烝。士不及茲四者。則冬不裘。夏不葛。何注。士有公事。不得及此四時祭者。則不敢美其衣服。蓋思念親之至也。故孔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案公羊以士職卑。有公事。不能使人攝祭。則廢祭也。注。引論語者。謂孔子仕爲大夫。有事。故使人攝祭。己未致其思念。如不祭然。則與士廢祭同也。特牲饋食禮云。特牲饋食之禮不諏日。注。士賤職褻。時至事暇。可以祭。則筮其日矣。不如少牢大夫先與有司於廟門諏丁巳之日。賈疏鄭云時至事暇可以祭者。若祭時至。有事不得暇。則不可以私廢公故也。若大夫已上。時至唯有喪。故不祭。自餘吉事。皆不廢祭。若有公事及病。使人攝祭。故論語注云云。又祭統云。是故君子之祭也。必身親涖之。有故。則使人可也。雖使人也。君不失其義者。君明其義故也。是君大夫有病。故皆得使人攝祭。則賈以孔子爲大夫。得使人攝祭。與士異也。不致肅敬其心者。言己未與祭。肅敬之心。無由而致。故己有所歉也。賈引論語注無姓名。今鄭注輯本。皆據疏列入。但與包此注文同。或賈卽引包氏也。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注孔曰。王孫賈。衞大夫。奧。內也。以喻近臣。竈以喻執政。賈。執政者。欲使孔子求昵之。故微以世俗之言感動之也。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注孔曰。天以喻君。孔子拒之曰。如獲罪於天。無所禱於衆神。

正義曰。御覽五百廿九引鄭此注云。王孫賈自周出仕於衞也。案白虎通姓名篇。王者之子稱王子。王者之孫稱王孫。故春秋有王子瑕。論語有王孫賈。是賈爲周王者孫也。皇疏以賈爲靈王孫。廣韵引世本通志氏族略。並以爲頃王之後。梁氏玉繩古今人表考引春秋分記。又以爲康叔子王孫牟之後。則以王孫爲氏。本爲衞人。非自周出仕。與鄭氏異義。非也。下篇言衞靈之臣王孫賈治軍旅。是賈仕衞也。媚者。說文。媚。說也。周語。若是乃能媚於神。韋注同。曲禮文意向日

媚。御覽引鄭此注。又云宗廟及五祀之神。皆祭於奧。室西南隅謂之奧也。又云。明當媚其尊者。
夫竈。老婦之祭。所見鄭注。非全文。釋文奧。鄭云西南隅。亦節引也。爾雅釋宮云。西南隅謂之
奧。說文。奧。宛也。室之西南隅。釋名釋宮室。室中西南隅曰奧。不見戶。明所在秘奧也。凡室
制。以奧爲尊。故曲禮云。爲人子者。居不主奧。明奧爲尊者所居。故凡祭亦於奧矣。少牢饋食禮。
司宮筵于奧。祝設几于筵上。右之。注云。布陳神位也。席東面近南爲右。是宗廟之祭。在於奧也。
其五祀。若祭戶。祭中霤。亦於此。若祭竈。祭門。祭行。皆在廟門外室之奧。故鄭注以爲宗廟及
五祀。皆祭於奧也。五祀者。戶。中霤。竈。門。行也。月令注。亦云凡祭五祀於廟。用特牲。有
主有尸。皆先設席于奧。孔疏以爲逸中霤禮文。則此注所云。亦逸中霤禮說也。周官亨人職外內饔
之爨亨煑辨膳羞之物。注。爨。今之竈。主於其竈煑物。周官儀禮皆言爨。論語或言竈。爨竈古今
語。釋名釋宮室。竈。造也。造創食物也。日用飲食之竈。其他經無明文。若此言祭竈。則在廟門外
也。少牢禮云。雍爨在門東南北上。廩爨在雍爨之北。又特牲云。牲爨在廟門外東南。魚腊爨在其
南。皆西面。饎爨在西壁。注。西壁。堂之西牆下。按牲爨魚腊爨卽雍爨。特牲記注舊說云。宗
婦祭饎爨亨者。祭饔爨。用黍肉而已。無籩豆俎。此謂宗廟之祭。尸卒食。則設此祭以報功也。饎爨
祭於西堂下。饔爨之祭在廟門外。不言廩爨之祭。疑廩爨卽饎爨之別設者也。禮器。孔子曰。臧文
仲安知禮。燔柴于奧。夫奧者。老婦之祭也。盛于盆。尊于瓶。注云。奧當爲爨。字之誤也。或作
竈。禮。尸卒食而祭饎爨饔爨也。時人以爲祭火神。乃燔柴。老婦。先炊者也。盆瓶。炊器也。明
此祭先炊。非祭火神。燔柴似失之。如鄭所說。是因祀廟而祭爨。其祭卽在爨室。不於奧也。其於
奧者。乃夏祭之禮。卽此所云媚奧媚竈也。月令。孟夏之月。其祭竈。注。祀竈之禮。先席於門之
奧。東面設主於竈陘。乃制肺及心肝爲俎。奠於主西。又設盛於俎南。亦祭黍三。祭肺心肝各一。
祭醴三。亦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於筵前。迎尸如祀戶之禮。孔疏。祀竈之禮以下。皆逸中霤禮
文。云先席於門之奧。謂廟門外西室之奧。云東面設主於竈陘者。謂設主於東面也。竈陘謂竈邊。
承祭之物。以土爲之。云又設盛於俎南者。盛謂黍稷盛之於簋。皇氏以此爲祭。老婦盛於盆。非其
義也。云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於筵前者。筵前。謂初設廟門室奧之筵。准特牲少牢鼎當陳於廟
門室之前稍東西向。執俎者以俎就鼎或肉入設於筵前。在葅醢之東。其黍稷等設於俎南。此爲三祭
黍或無稷也。案疏所云西室。卽門外西堂之室。竈在廟門東南。故設主向西。論語祭奧祭竈連文。
指夏祭言。與盆瓶之祭不同。鄭注禮器。破奧爲竈。駁五經異義云。臧文仲燔柴於竈。此注亦云。
夫竈老婦之祭。皆自用所定之本。鄭駁異義以竈神是老婦。老婦卽先炊者。雖夏祭與盆瓶之祭不同。
而竈神無異。故此注亦引禮器之文。其下必有辨別之語。今已脫佚。無由詳其說矣。奧竈本一神。
時人以竈設主。主者。神之所棲。親媚之。易爲福也。奧則迎尸祭之。尸者。人所象似。非神所憑。
媚之或無益也。賈仕衞。有媚於衞君。故引人言以自解說。且疑夫子嘗禮亦是媚。故問夫子當明媚
道也。云不然者。禮記大傳注。然。如是也。其言不是。則擯斥之。故曰不然也。廣雅釋詁。獲。
得也。此常訓。墨子經上。辠。犯禁也。說文。辠。犯法也。從辛從自。言辠人蹙鼻苦辛之憂。秦

以皐似皇字。改爲罪。賈自周出仕衞。必有獲罪周王者。臣以君爲天。故假天言之。禱者。說文云。告事求福也。周官大祝。五曰禱。是禱亦祭名。繁露郊祭篇。引此文說之云。天者。百神之大君也。事天不備。雖百神。猶無益也。是其義也。○注。奧內至執政。○正義曰。文選赭白馬賦注。引鄭注尚書云。奧。內也。與此注合。奧在室西南隅。故爲內也。內喻近臣。當謂彌子瑕之類。竈謂孔子主我。衞卿可得。故意孔子或媚之也。奧居內。則竈居外。指外臣。故云竈喻執政。○注。天以喻君。○正義曰。爾雅釋詁。天。君也。左宣四年傳。君。天也。孔以天喻君。言人有妄求於君。卽是得罪。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注孔曰。監視也。言周文章備於二代。當從之。正義曰。說文。代。更也。言世相更變也。二代謂夏殷。郁郁。文章貌。說文。𨛜。有文章也。汗簡謂古論語郁作彧。卽𨛜省。漢書禮樂志。王者必因前王之禮。順時施宜。有所損益。卽民之心。稍稍制作。至太平而大備。周監於二代。禮文尤具。事爲之制。曲爲之防。故稱禮經三百。威儀三千。孔子美之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案禮三本云。凡禮成於文。終於隆。故至備。情文俱盡。其次。情文迭興。周承二代。有至備之文。故夫子美其文盛也。魯。周公之後。周公成文武之德。制禮作樂。祝鮀言伯禽封魯。其分器有備物典冊。典冊卽周禮。是爲周所賜也。故韓宣子謂周禮盡在魯。又孔子對哀公言文武之道。布在方策。方策者。魯所藏也。中庸云。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今亦指魯。夫子此言吾從周。是據魯所存之周禮言。禮運孔子曰。吾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是言魯能存周禮也。○注。監視也。○正義曰。監視。爾雅釋詁文。說文。監。臨下也。𥌭。視也。義微別。今通用監。

子入大廟。注包曰。大廟。周公廟。孔子仕魯。魯祭周公而助祭也。注。大廟至祭也。○正義曰。考工記。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注云。庫門內雉門外之左右。劉向別錄謂社稷宗廟。在路寢西。與周官異。陳氏奐毛詩疏謂爲殷禮是也。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大祖之廟而五。鄭注以爲周制。漢書韋元成傳。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爲太祖。以下五廟而迭毀。周公是魯始封爲魯大祖。故廟曰太廟也。公羊文十三年傳。周公稱大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周公何以稱大廟於魯。封魯公以爲周公也。穀梁傳略同。明堂位。大廟。天子明堂。山節藻梲。復廟重檐。刮楹達鄉。崇坫康圭。疏屏。天子之廟飾也。阮氏元明堂論。魯之大廟。猶周明堂中之清廟也。故左氏傳。取郜大鼎於宋。納於大廟。臧哀伯卽以清廟茅屋爲說。明堂以茅蓋屋也。魯侯國。不得別立明堂。其一切非常典禮。皆於大廟行之。言孔子仕魯者。明孔子得入大廟也。雜記云。大夫冕而祭於公。士弁而祭於公。是大夫皆助君祭也。朱子集注。以此助祭在始仕時。閻氏若璩釋地。謂鄹人之子。乃孔子少賤時之稱。孔子年二十爲委吏。二十一爲乘田吏。

委吏若周宮委人。共祭祀之薪蒸木材，乘田吏若牛人。凡祭祀。共其牛牲之互與其盆簝以待事。牟人。凡祭祀。飾羔割牟牲登其首。皆有職於大廟也。

每事問。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大廟。每事問。【注】孔曰。鄹。孔子父叔梁紇所治邑。時人多言孔子知禮。或人以爲知禮者不當復問。子聞之曰。是禮也。【注】孔曰。雖知之當復問。愼之至也。正義曰。三蒼云。每。非一定之辭也。事謂犧牲服器。及禮儀諸事也。魯祭太廟。用四代禮樂。多不經見。故夫子每事問之。以示審愼。論衡知實篇。解此文云。不知故問。爲人法也。是也。莊氏述祖別記。謂魯祭非禮。夫子此問。卽箸正祭器之事。不知魯僭禮在羣公廟。不在太廟。莊氏誤也。閻氏若璩釋地引顧寄屛說每事問。當在宿齊時。若正祭。雍雍肅肅。無容得每事問也。○注。鄹孔子父叔梁紇所治邑。○正義曰。說文云。郰。魯下邑。孔子鄉。史記世家。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陬與郰偏旁互易。論語作鄹。當是或體。杜注左傳云。郰邑在魯縣東南莝城。莝城在今曲阜。與鄒縣界。水經泗水注。鄒水又逕魯國鄒山而西南流。春秋傳所謂嶧山也。邾文公之所遷。叔梁紇之邑也。孔子生於此。左昭九年疏引論語作鄒人。此由鄒郰聲近。地又相接。故以鄒爲郰叔梁紇邑。實則說文郰是孔子鄉。而鄒下但言魯縣。古邾國。不爲孔子鄉。則鄒郰地異。文亦異矣。左襄十年傳。偪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郰人紇抉之以出。門者。杜注。紇。郰邑大夫。仲尼父叔梁紇也。與孔此注同。潛夫論志氏姓云。伯夏生叔梁紇。爲郰大夫。故曰鄹叔紇。是鄹人爲鄹大夫。漢人相傳有此說也。左傳孔疏云。古稱邑大夫。多以邑冠人。邢疏引左傳新築人仲叔於奚證之是也。段氏玉裁說文注謂郰人。是舉所居之地。非爲所治邑。鄹大夫之文。始見王肅私定家語。孔氏論語注。乃肅輩僞託者。似不足信。段氏此辨甚是。然其誤自潛夫已然。亦非始王肅也。○注。雖知之當復問愼之至也。○正義曰。注以夫子不知故問，然云每事。容亦有所已知者。今猶復問於人。故爲愼也。繁露郊事對義正如此。

子曰。射不主皮。【注】馬曰。射有五善焉。一曰和志體和。二曰和容有容儀。三曰主皮能中質。四曰和頌合雅頌。五曰與武與舞同。天子三侯。以熊虎豹皮爲之。言射者不但以中皮爲善。亦兼取和容也。皮。正義曰。說文。剝取獸革者謂之皮。舊說。禮惟大射有皮。所謂皮侯。棲皮爲鵠者也。賓射。則用采侯。畫布爲五采以爲正。燕射鄉射。則畫布爲獸形以爲正。皆不用皮也。金氏榜禮箋辨之云。梓人爲侯。廣與崇方。三分其廣而鵠居一焉。凡侯。未有不設鵠者。大射之侯。棲皮爲鵠。鵠外以采畫之。謂之正。天子五重。諸侯三重。大夫士再重。燕射之侯。天子諸侯亦棲皮爲鵠。大夫士則畫布爲鵠。大射燕射。異同如是。司裘。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則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共麋侯。皆設其鵠。射人。王以六耦射三侯五正。諸侯以四耦射二侯三正。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二正。士以三耦射豻侯

二正。大射儀。公射大侯。大夫射參。士射干。三經皆謂大射之侯也。司裘職主設鵠。故不言正。士卑。又不掌設其鵠。故鄭仲師射人注。釋三侯爲虎熊豹。二侯爲熊豹。與司裘職所設鵠之侯爲一。明設正鵠於一侯矣。賈景伯周禮注云。四尺曰正。正五重。鵠居其內。而方二尺。蓋假侯中六尺明之。與梓人三分其廣而鵠居一數合。此禮家相傳古義也。據鵠言之爲皮侯。據正言之爲采侯。又云。燕射之侯。尊卑皆張一侯。鄉射記。凡侯。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凡畫者丹質。熊麋虎豹鹿豕之侯。咸取名於鵠。記言大夫士布侯用畫。則熊侯麋侯棲皮爲鵠。對文見異矣。鄉射之禮。所以習射上功。當張麋侯一正。與大射同。賓射之禮。以親故舊朋友。張獸侯。與燕射同歟。案金說甚核。齊猗嗟詩。終日射侯。不出正兮。則正侯同爲一侯審矣。詩賓筵疏引周禮鄭衆馬融注。皆謂正在鵠內。雖正在鵠內。故詩以射不出正。誇爲技藝。則金氏引賈景伯以正在鵠外。非也。天子諸侯無鄉射禮。鄉射記所言熊侯麋侯云云。皆指燕禮。故金氏引以證燕射也。凡禮射主皮。但主於中。不尙貫革。故鄉射記禮不貫不釋。鄭注。貫。猶中也。明中卽是貫。非如賈疏以爲貫穿也。不貫不釋爲主皮。若不主皮者。則以人力或弱。不能及侯。則不中皮而比於禮樂。亦必取之也。樂記言武王克殷。貫革之射息。此車射貫穿。不可以說禮射。○注。射有至容也。○正義曰。馬此注據鄉射言。鄉射者。行射於鄉。所以賓興賢能。至射之明日。鄉大夫復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詢其稽能習者。以備後次之賓興。此見周官鄉大夫之職。五物者。五事也。馬云五善。謂五物爲善也。淩氏廷堪鄉射五物攷。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五曰興舞。此五物之序也。前既云和容。後復曰和容。人多不得其解。昔之說一曰和二曰容者。鄭司農曰。和。謂閨門之內行。容謂容貌。鄭康成曰。和載六德。容包六行說。四曰和容者。杜子春讀和容爲和頌。謂能爲樂也。又馬融論語注。一曰和志體和。二曰容有容儀。四曰和容合雅頌。此皆因經文和容前後再見。故彊生異義。至主皮之射。說者尤爲聚訟。考周官明云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則五者固在鄉射禮之中。不在鄉射禮之外也。蓋一曰和。二曰容者。卽鄉射禮之三耦射也。獲而未釋。獲但取其容體比於禮也。是爲第一次射。三曰主皮者。卽鄉射禮之三耦及賓主人大夫衆耦皆射也。司射命曰不中不釋。蓋取其中也。故謂之主皮。馬氏論語注以主皮爲能中質是也。是爲第二次射。四曰和容。五曰興舞者。卽鄉射禮之以樂節射也。司射命曰不鼓不釋。旣取其容體比禮。又取其節比於樂也。比於禮。故謂之和容。蓋如前三耦射也。比於樂。故謂之興舞。取其應鼓節也。故前已言和容。此復言和容也。是爲第三次射。鄉射記禮射不主皮。鄭注不主皮者。貴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不待中爲儁也。蓋古經師相傳之解。指第三次射而言。深得經意。不主皮爲第三次射。不鼓不釋。則主皮爲第二次射。不貫不釋可知矣。時至春秋之末。鄉射但以不貫不釋爲重。而容體比於禮節比於樂。不復措意。故孔子歎之。以爲古禮仍有不主皮之射也。或者謂鄉射記云主皮之射者。勝者又射。不勝者降。則似鄉射之外。更有此射者。此殊不然。鄉射記所云。卽指第二次射也。凡經所未言。見於記者甚多。不獨主皮之射一節也。又禮經釋例云。案鄉射記始射。獲而未釋。獲謂初射也。又云復釋。謂再射也。又云復用樂行之。謂三射也。射皆三次。不獨鄉射。卽大射亦然。

但節文小異耳。射必三次者。大射儀注云。君子之於事。始取苟能。中課有功。終用成法。教化之漸也。射用應節爲難。孔子曰。射者何以聽。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以樂節射者。卽禮射也。所謂其容體比於禮也。其節比於樂也。然則射以應節爲上。中侯次之。故論語曰射不主皮。古之道也。案凌說是也。竊以射皆三次。則賓射燕射亦當同。惜無文以明之。鄭注鄉射記以禮射爲大射賓射燕射。不數鄉射。此其疏也。若然。論語射不主皮。當兼凡禮射。而凌氏專指鄉射者。正據馬氏此注五物之詢爲鄉大夫。且擧鄉射。明諸禮射得通之也。云一日和志體和。二日和容有容儀者。和容和字當衍。志體言其體。容儀言其容。所謂容體比於禮也。云三日主皮能中質也者。質謂侯中受矢之處。卽鄉射記所云白質赤質丹質也。賓筵詩。發彼有的。毛傳。的。質也。荀子勸學篇。質的張。而弓矢至焉。質的二名一物。鄭衆馬融注周禮。並以質四寸。居於正之內是也。云四日和頌合雅頌者。此與杜子春讀同以和爲合容爲頌也。此馬自用其所據周禮之義。亦可通也。云五日興武與舞同也者。左氏春秋以蔡侯獻舞歸。穀梁作獻武。又禮器詔侑武方注云。武當爲舞。聲之誤也。鄭彼注以武爲聲誤。馬此注以武與舞同。則以二字通用。與鄭異也。云天子有三侯。以熊虎豹皮爲之者。天子無鄉射。此假天子大射之侯言之。明此主皮亦棲皮爲侯也。不及諸侯以下者。文見司裘。可推而知也。以熊虎豹皮爲侯。則鄭彼注謂以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者。蓋未然也。若鄭注鄉大夫五物以主皮爲張皮射之無侯。益非是也。云亦兼取和容者。卽一日和二日容。不及和頌與武。於義未備。當用凌說補之也。

爲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注 馬曰。爲力。力役之事。亦有上中下設三科焉。故曰不同科。

注。爲力至同科。○正義曰。云爲力力役之事者。爲。猶效也。言效此力役之事。卽孟子所云力役之征也。云亦有上中下設三科焉者。說文。科。程也。廣雅釋言。科。條也。科。品也。周官小司徒。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注云。可任。謂丁彊任力役之事也。是上地中地下地有三科。又均人云。凡均力役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焉。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亦以年分三科。皆此注義所具也。春秋時。徵發頻仍。興築無已。不復循三科之制。故孔子思古之道也。劉敞七經小傳。不從此注。謂不主皮者。以力不同之故。則主皮之射爲尙力。其說亦通。

卷四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注 鄭曰。牲生曰餼。禮。人君每月告朔於廟有祭。謂之朝享。魯自文公始不視朔。子貢見其禮廢。故欲去其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注 包曰。羊存。猶以識其禮。羊亡。禮遂廢。

正義曰。白虎通三正篇。朔者。蘇也。革也。言萬物革更於是故統焉。四時篇。朔之言蘇也。明消更生故言朔。說文。朔。月一日始蘇也。書大傳。夏以平旦爲朔。殷以鷄鳴爲朔。周以

夜半爲朔。謂夏用寅時。殷用丑時。周用子時也。史記曆書三王之正若循環。窮則反本。天下有道。則不失紀序。無道。則正朔不行於諸侯。幽厲之後。周室微。陪臣執政。史不記時。君不告朔。君謂天子。正朔不行。則天子不復告也。漢書五行志。周衰。天子不班朔。律曆志劉歆曰。周道既衰。天子不能班朔。班朔卽告朔。史記言幽厲之後。是統東遷言之。先叔丹徒君駢枝曰。告讀如字。周禮。太史正歲年以序事。頒之於官府及都鄙。頒告朔於邦國。先鄭司農云。頒讀爲班。班。布也。以十二月朔。告布天下諸侯。孔子三朝記曰。天子告朔於諸侯。率天道而敬行之。以示威於天下也。又數夏桀商紂之惡曰。不告朔於諸侯。穀梁文六年傳曰。天子不以告朔。又十六年傳曰。天子告朔於諸侯。然則告朔云者。以上告下爲文。不以下告上爲義。天子所以爲政於天下。而非諸侯所以禮於先君也。餼之爲言乞也。謂乞與也。凡供給賓客。或以牲牢。或以禾米。生致之皆曰餼。說文。氣。饋客芻米也。從米气聲。或作餼。其見於經傳者曰饔餼。曰積餼。曰餼牢。曰餼獻。曰餼牽。天子之於諸侯。有行禮。有告事。行禮於諸侯。若頫問賀慶弔禬之屬。大使卿。小使大夫。又告事於諸侯。若冢宰布治。司徒布敎。司馬布政。司寇布刑之屬。皆常事也。以其爲歲終之常事。又所至非一國。故不使卿大夫。而使微者。行之以傳遽。達之以旌節。然後能周且速焉。諸侯以其命數禮之。或以少牢。或以特羊而已。幽王以後。不告朔於諸侯。而魯之有司。猶循例供羊。至於定哀之閒猶秩之。謹案此說最確。書堯典曰。敬授民時。授時。卽頒官府都鄙之制。其下分命申命。則所謂頒告朔於邦國也。宋氏翔鳳說月令季秋合諸侯制百縣爲來歲受朔日。鄭注謂百縣與諸侯互文。四方諸侯。遍於天下。必三月而後畢達。故以季秋行之。非如鄭說。秦以建亥爲歲首。於是歲終也。其說良是。周官太史不言頒告朔在何時。先鄭謂以十二月朔布告天下諸侯。不知天下諸侯。斷非一月所能畢達。於義非也。許氏五經異義。諸侯歲遣大臣之京師。受十二月之正。此臆測。於經傳無徵。天子頒告諸侯。謂之告朔。又謂之告月。春秋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於廟。不告月。王朝之禮失也。猶朝於廟。魯之未失禮也。公羊傳不告月者。不告朔也。曷爲不告朔。天無是月也。閏月矣。何以謂之天無是月。非常月也。穀梁傳。不告月者。何也。不告朔也。不告朔。則何爲不言朔也。閏月者。附月之餘日也。積分而成於月者也。天子不以告朔而喪事不數也。二傳意以天子閏月本不告朔。左氏則以閏月不告朔爲非禮。左氏義長。蓋不告。則諸侯或不知有閏也。至以告朔爲天子告於諸侯。二傳皆然。無異義也。諸侯視天子所頒者而行之。謂之視朔。左僖五年傳。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旣視朔。遂登觀臺以望。又文十六年傳。夏五月。公四不視朔是也。又謂之聽朔。玉藻。天子玄端而朝日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諸侯皮弁聽朔於大廟。鄭注。以南門爲明堂。天子稱天而治。亦有聽朔之禮。與諸侯同。特天子聽朔於明堂。諸侯則於廟耳。於廟。故又謂之朝廟。春秋所云猶朝於廟是也。其歲首行之。謂之朝正。左襄二十九年傳釋不朝正於廟是也。襄公以在楚不得朝正。則是公在國時。必朝正矣。朝正卽視朔。當時天子猶頒告朔。故魯視朔之禮尙未廢。至定哀之時。天子益微弱。告朔不行。而魯之有司。猶供餼羊。故子貢欲去之。駢枝謂幽王以後。天子不告朔。此稍未審。若然。則春秋所書視朔者。將安所視耶。春秋言文公六年閏月不

告月。未言常月不告月也。十六年。始書四不視朔。則明謂天子告月而文公不視之也。何休公羊注。
禮。諸侯受十二月朔政於天子。藏於太祖廟。每月朔朝廟。使大夫南面奉天子命。君北面而受之。
比時使有司先告朔。謹之至也。按何君先引禮至比時云云。似何君引申之義。所引禮當是逸禮。未
嘗言告朔。何君直以己意補入。宋氏翔鳳發徵本之。反以穀梁所言爲非。然君北面受朔。是受之天
子。餼羊之禮。將安所施。宋君因謂以羊祭是朝廟。論語統朝廟於告朔。以大告朔之禮。則春秋言
文公猶朝於廟。其後朝廟未廢。當卽殺牲以祭。何以仍名爲餼。而子貢且欲去之耶。其亦未達於理
矣。金氏鶚禮說。亦引穀梁辨之。謂左傳天子無頒朔事。舍大戴記穀梁傳之明文。而求之左傳所未
言。過矣。頒告朔於邦國。載在太史。而以頒告朔。非卽告朔。義更不憭。又謂諸侯皆自爲歷。故
晉用夏正。宋用殷正。左氏言魯歷失閏。又言司歷過。是天子無頒朔事。案諸侯受所頒每月之朔。
簡冊繁重。容有錯亂。魯歷之過。正緣於此。舜典所以言天子巡守。有協時月正日之事。今以司歷
過爲魯別爲歷。非也。至晉用周正。見蟋蟀之詩。宋爲殷後。當用殷正。以此致難。均未當矣。唐
石經爾作女。皇本作汝。○注。禮人至其羊。○正義曰。鄭此注非全文。臧宋輯本云。牲生曰餼。禮。
人君每月告朔於廟有祭。謂之朝享也。諸侯用羊。天子用牛。與以其告朔禮略。故用特牛。魯自文
公始不視朔。視朔之禮。已後遂廢。子貢見其禮廢。故欲去其羊也。考鄭此注。其誤有四。云牲生曰
餼者。聘禮主國使卿歸饔餼五牢。鄭注。餼。生也。春秋傳。餼臧石牛。服虔亦云牲生。是牲生曰
餼也。然餼是供給賓客。若已國宗廟。牲生稱餼。於經無徵。且諸侯受朔政。行禮於天子。何得以
一生羊爲敬。其誤一也。云禮人君每月告朔於廟有祭謂之朝享也者。此鄭君以意說禮。非禮本文有
如此也。廟者。太廟。玉藻。諸侯聽朔於太廟。鄭注周禮。何休注公羊。皆云祖廟。卽謂太祖廟。
穀梁傳注以爲禰廟。非也。鄭氏以視朔爲告朔。卽如其說。告朔亦是行禮於天子。無爲用祭。若告
朔後有祭廟之禮。此直是祭廟。魯廢告朔。不必廢祭。至朝享見周禮司尊彝職。鄭駁五經異義謂天
子諸侯告朔禮訖。然後祭於宗廟。則祭法所言天子月祭。從祖廟下至考廟。諸侯月祭。自皇考以下
是也。此則月祭宗廟之禮。與朝廟不同。秦氏蕙田五禮通考。嗣禴烝嘗追享朝享。所謂六享也。宗
廟六享。乃去禘祫不數。而以請禱告朔足之。已自不倫。況月祭乃薦新之祭。與告朔朝廟何與。與
朝享祫祭又何與乎。聽朔在明堂。月祭則在五廟。朝廟行於每月。朝享閒於四時。各有攸當。何可
混三者而一之耶。金氏鶚禮說補遺。亦謂朝廟。禮之小者。而朝享祼用虎彝蜼彝。朝踐用兩大尊。
再獻用兩山尊。其禮甚大。非朝廟可知。且朝享每月行之。又不得謂四時之閒祀。是秦氏金氏皆不
以鄭此注爲然也。愚謂朝廟卽視朔。歲首行之。則爲朝正於廟。若常月行之。亦可云朝朔於廟。今言
朝廟不言朔者。省文。此專行之太祖廟。與朝享截然不同。不知鄭君何以牽合爲一。其誤二也。云
諸侯用羊。天子用牛。與以其告朔禮略。故用特牛者。此無文。亦以意說之。玉藻注。凡聽朔。必
以特牲告其帝及神。配以文王武王。此言天子明堂之禮。然其所云天子用牛者。止以論語餼羊是諸
侯禮。故疑天子當用牛。非有他證。究之論語餼羊。是供待賓客之用。非視朔所需。其誤三也。云
魯自文公始不視朔。視朔之禮已後遂廢者。萬氏斯大學春秋隨筆。文公十六年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不視者。二月至五月耳。六月以後。復如初矣。公羊云。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果爾。則經不應有四字。經有四字。必非遂不視朔也。論語駢枝云。夫謂文公始不視朔者。據十六年夏五月公四不視朔之文言之也。夫四不視朔。而謂之始不視朔可乎。四不視朔。曠也。始不視朔。廢也。曠之與廢。則必有分矣。曠四月不視朔。猶必詳其月數而具書之。而況其廢乎。變古易常。春秋之所謹也。初稅畝。作丘甲。用田賦。皆謹而書之。始不視朔。豈得不書。鄭君此言。出於公羊。彼欲還就其大惡諱小惡書之例。因虛造此言爾。知其說自十六年二月公有疾。至十八年公薨。並閏月數之。其爲不視朔者。二十有六。而春秋橫以己意爲之限斷。書於前而諱於後。存其少而沒其多。何以爲信史乎。謹案二說。皆足正公羊及鄭注之誤。以左襄二十九年不朝正於廟觀之。可知襄公時。天子告朔。諸侯視朔。其禮尚未廢。鄭氏誤依公羊。不知辨正。其誤四也。又案鄭注始本作四。見公羊文十六年疏所引。然云視朔之禮已後遂廢。則鄭固謂文公始不視朔也。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注孔曰。時事君者多無禮。故以有禮者爲諂。注。時事至爲諂。○正義曰。當時君弱臣彊。事君者多簡傲無禮。或更僭用禮樂。皆是以臣干君。盡禮者。盡事君之禮。不敢有所違闕也。時人以爲諂。疑將有所求媚於君。故王孫賈有媚奧媚竈之喻。亦以夫子是諂君也。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注孔曰定公魯君謚。時臣失禮。定公患之。故問之。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注。定公至問之。○正義曰。定公名宋。襄公之子。昭公弟也。周書謚法解。大慮慈民曰定。安民大慮曰定。安民法古曰定。純行不爽曰定。是定爲謚也。定公承昭公之後。公室益微弱。時臣多失禮於君。故公患之。言如何君使臣臣事君。將欲求其說以救正之。爲此言者。其在孔子將仕時乎。焦竑筆乘。晏子曰。惟禮可以爲國。是先王維名分。絕亂萌之具也。定公爲太阿倒持之君。故欲坊之以禮。三家爲尾大不掉之臣。故欲教之以忠。俞氏正燮癸巳類稿。君使臣以禮。禮非儀也。晉女叔齊曰。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譏魯君公室四分。民食於他。不圖其終。爲遠於禮。齊晏嬰爲其君言陳氏之事。亦曰惟禮可以已之。家施不及國。大夫不收公利。禮者。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順。姑慈。婦聽。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晉女叔論昭公。齊晏嬰告景公。皆痛心疾首之言。孔子事定公墮三都。欲定其禮。禮非恭敬退讓之謂。孔子告景公。欲其君君臣臣。若使定公承昭出之後。慕謙退之儀。是君不君矣。天地間容有奸識。然非孔子之言也。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注孔曰。樂不至淫。哀不至傷。言其和也。正義曰。鄭注云。關雎。國風之首篇。樂得淑女。以爲君子之好仇。不爲淫其色也。寤寐思之。哀世夫婦之道。不得此人。不爲減傷其愛也。按關雎爲周南首篇。周南亦國風也。毛傳云。關關。和聲也。雎鳩。王雎也。義本爾雅。鄭君先學

魯詩魯義。今不傳。據毛說淑女。淑者。善也。后妃求此淑女以事君子。謂三夫人以下也。君子謂文王。仇與逑同。仇者。匹也。好逑。言思與之匹也。后妃樂得淑女有德有容。以共事君子。佐助宗廟之祭祀。非爲淫於色也。寤寐思之。謂詩言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也。毛詩序云。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鄭彼注云。哀蓋字之誤也。當爲衷。衷謂中心念之。彼注破哀爲衷。則鄭以關雎無哀義也。此注云哀世夫婦之道不得此人者。此人即淑女。求之不得。故爲可哀也。不爲減傷其愛者。減者。損也。愛者。心之所好也。言雖不得此淑女。而己愛好之心。未嘗有所減傷。則仍是哀思。與詩注義異。鄭志答劉琰問曰。論語注。人閒行久。義或宜然。故不復定以遺後說。是鄭注論語在前。其後注詩。已不用其舊義矣。先從叔丹徒君駢枝。以鄭注及毛詩篇義皆回穴難通。別爲之說曰。詩有關雎。樂亦有關雎。此章特據樂言之也。古之樂章。皆三篇爲一。傳曰。肆夏之三。文王之三。鹿鳴之三。記曰。宵雅肄三。鄉飲酒禮工入升歌三終。笙入三終。閒歌三終。合樂三終。蓋樂章之通例如此。國語曰。文王大明緜。兩君相見之樂也。左傳但曰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不言大明緜。儀禮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而孔子但言關雎之亂。亦不及葛覃以下。此其例也。樂亡而詩存。說者遂徒執關雎一詩以求之。豈可通哉。樂而不淫者。關雎葛覃也。哀而不傷者。卷耳也。關雎。樂妃匹也。葛覃。樂得婦職也。卷耳。哀遠人也。哀樂者。性情之極致。王道之權輿也。能哀能樂。不失其節。詩之教。無以加於是矣。葛覃之賦女工。與七月之陳耕織一也。季札聞歌豳。而曰美哉。樂而不淫。即葛覃可知矣。謹案駢枝以卷耳維以不永傷。證哀而不傷。其義甚精。燕禮記升歌鹿鳴。亦以鹿鳴統四牡皇皇者華也。八佾此篇皆言禮樂之事。而關雎諸詩。列於鄉樂。夫子屢得聞之。於此贊美其義。他日又歎其聲之美盛洋洋盈耳也。

哀公問社於宰我。

正義曰。此有兩本。魯論作問主。古論作問社。莊氏述祖輯本白虎通云。祭所以有主者何。言神無所依據。孝子以主繼心焉。論語云魯哀公問主於宰我云云。宗廟之主。所以用木爲之者。木有終始。又與人相似也。蓋題之以爲記。欲令後有知者。公羊文二年傳。主者曷用。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用栗者。藏主也。何休注。爲僖公廟作主也。用桑者。取其名與其麤觕。所以副孝子之心。埋虞主於兩階之閒。易用栗也。夏后氏以松云云。左文二年經。作僖公主。杜注。主者。殷人以柏。周人以栗。孔疏引此文作問主。又引張包周等並爲廟主。凡皆魯論義也。說文。宔。宗廟宔祏也。從宀主聲。宀者。交覆深屋。廟之象也。今皆省寫作主。其他祭祀所以依神者。皆得名主。叚借之義也。公羊注言宗廟之主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白虎通則云方尺。或曰長尺二寸。此其制也。鄭此注云。主田主謂社主。皇疏鄭論本云問主。釋文社如字。鄭本作主。左文二年疏案古論語及孔鄭皆以爲社主。禮器祭法疏引五經異義云論語哀公問社於宰我云云。今春秋公羊說祭有主者。孝子之主繫心。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周禮說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無夏后氏以松爲主之事。許君謹案從周禮說論語

所云。謂社主也。鄭氏無駁。從許義也。是古論作問社。鄭君據魯論作問主。而義則從古論爲社主。亦是依周禮說定之矣。白虎通社稷篇。王者所以有社稷何。爲天下求福報功。人非土不立。故封土立社。示有土也。又言社壇之制。天子廣五丈。諸侯半之。祭法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爲立社曰侯社。舊說。大社國社。在庫門雉門內之右。王社侯社。在籍田。據周官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右在西。劉向別錄謂在路寢之西。則大社也。周頌載芟序云。春籍田而祈社稷也。則王社也。天子諸侯別有勝國之社。爲廟屛戒。與廟相近。故左氏言閒於兩社。亦以勝國社在東。對在西之國社言也。周受殷社曰亳社。亳者。殷所都也。春秋哀公四年六月亳社災。李氏惇羣經識小以爲哀公問宰我。卽在此時。蓋因復立其主。故問之。其說頗近理。鄭云田主者。周官大司徒之職。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注。田主田神。后土田正之所依也。詩人謂之田祖。案后土社神。田正稷神。主以依神。故樹田神之主。而后土田正德焉。說文。社。地主也。從示土。春秋傳曰。共工之子句龍爲社神。據左傳。則句龍爲后土。配食於社。故亦以爲社神矣。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宰予字子我。與齊闞止字同。故史公誤以宰予死陳氏難也。鄭目錄云。宰予。魯人。

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注孔曰。凡建邦立社。各以其土所宜之木。宰我不本其意。妄爲之說。因周用栗。便云使民戰栗。正義曰。白虎通云。夏爵后者。以揖讓受於君。故稱后。殷稱人者。以行仁義。人所歸往。案爾雅釋詁。后。君也。夏爵后。復言氏者。當以世遠別異之也。松柏栗。皆木名。所在有之。此謂社主所用之木也。五經異義曰。夏后氏都河東。宜松也。殷人都亳。宜柏也。周人都豐鎬。宜栗也。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注。所宜木。謂若松柏栗也。若以松爲社者。則名松社之野。以別方面。如彼注所言。是夏后氏社樹社主皆用松。殷人社樹社主皆用柏。周人社樹社主皆用栗也。俞氏正燮癸巳類稿。侯國社主用木依京師。凡主皆然也。大司徒云。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明周社樹非栗。又云遂以名其社與其野。若皆樹栗。則天下皆栗社栗野。何勞名之。俞氏之意。以松柏栗爲社主所用之木。其社樹則各以其土之所宜。不與社主同用一木。其義視鄭爲長。白虎通云。社稷所以有樹。何也。尊而識之。使民望卽見敬之。又所以表功也。又引尙書逸篇曰。大社唯松。東社唯柏。南社唯梓。西社唯栗。北社唯槐。此皆社樹之制。不定是一木。亦當以其土所宜爾。鄭以社主用木。而小宗伯注。又云社之主。蓋用石爲之。蓋者。疑辭。惠氏士奇禮說。案宋史志。社以石爲主。長五尺。方二尺。剡其上。培其半。先是。州縣社主不以石。禮部以爲社稷不屋而壇。當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故用石主。取其堅久。請令州縣社主用石。尺寸廣長。半大社之制。從之。崔靈恩曰。地產最實。故社主用石。鄭注及孔疏亦云然。故宋人據以爲說。淮南齊俗訓云。有虞氏社用土。夏后氏社用松。殷人社用石。周人社用栗。然則石主始於殷。周改以栗與。韓非子云。夫社主而塗之。鼠因自託也。燻之則木焚。灌之則塗阤。故患社鼠。

是古樹木爲社主而加塗焉。所謂社用土者以此。小宗伯太師立軍社肆師。師田祭社宗。社宗者。社主與遷主皆載於齊車者也。秦漢以後。載主未聞。春秋鄭入陳。陳侯擁社。擁社者。抱主以示服。若後世五尺之石主。埋其半於地。即不便於載。亦不可抱而持。然則社主。春秋以前皆用木。秦漢以後或用石與。案惠氏謂秦漢後社主用石。其說甚是。若淮南子殷人以石。與論語文異。此自傳聞之誤。惠氏謂石主始於殷。不免爲淮南所惑。社是有壇無屋。其木主平時藏於壇旁石室。癸巳類稿云。社藏主石室。左傳莊十四年正義。謂慮有非常火災。而郊特牲言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故藏主於壇中石匱。後世埋石不爲匱。號之爲主。又云軍出。取社主以行。小宗伯所謂大師立軍社奉主車。大祝所謂太師宜於社立社主。定四年左傳云。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定知社主非樹矣。鄭注小宗伯云。社主蓋用石。案鄭以軍社立主。不宜空社而行。當如守主有祭。許愼云。今山陽俗祠。有石主社。故以土爲壇。石是土類。或鄭以所見況之。又或鄭以禮行軍取遷廟主。則社取殷石主。非爲大社王社國社侯社主用石。賈疏不會明鄭意也。案兪氏謂軍社用石主。是兢鄭意揣之。與惠氏石主不便於載之說異。當以惠說爲然。其謂取殷石主。則謂勝國之社主。軍不用命。則戮於社。罰之所施。豈能援於亡國之神。於義非也。惠氏又云。聖王建國營都。必擇木之修茂者。立以爲叢位。叢位者。社稷也。戰國策。恒思有神叢。蓋木之茂者神所憑。故古之社稷。恒依樹木。漢高祖禱豐枌榆社。社在枌榆鄉。枌榆者。白榆也。社與鄉。皆以樹名焉。慕容皝遷於龍城。植松爲社主。蔡邕所謂尊而表之。使人望見。則加畏敬也。兪氏亦謂王侯以木爲社主。民閒自以樹爲田主。引檀弓云。古之侵伐者不斬祀。注云。祀。神位有屋樹者。左傳云。陳侵鄭。木伐井堙。是近神皆有樹。不爲社然也。說苑奉使篇。楚使問齊大樹。以立國久。朝社樹大。故孟子譏時人徒以喬木爲故國。莊子人間世云。櫟無用則爲社。淮南說林訓云。侮人之鬼者。過社而搖其枝。韓非外儲說說苑政理篇並云。君亦見夫爲社者乎。樹木而塗之。並謂社樹爲神。不別立主也。錢氏大昕潛研堂文集答或問曰。神樹如戰國策神叢。莊子櫟社見夢之類。皆虛誕不足信。漢高祖禱枌榆社。注家以枌榆爲鄉名。非即立枌榆以爲社神也。社樹歲久。或能爲祟。愚民無知祠之。閩粵閒此風尤甚。三代以前。無此等淫祀也。據錢此言。則惠氏兼存社樹爲社主之說。於義難通。兪氏謂民閒以樹爲田主。與王侯以木爲社主不同。說亦歧誤。今所不從。栗爲戰栗者。爾雅釋詁。戰慄。懼也。戰本爭鬬之名。人所懼也。慄與栗同。黃鳥詩。惴惴其慄。說文鹵部云。㮚木也。从木。其實下垂。故从鹵。徐巡說木至西方戰栗。案徐義即本此文。白虎通更云夏后氏以松。松者。所以自悚動。殷人以柏。柏者。所以自迫促。周人以栗。栗者。所以自戰栗。何休公羊注又云。松猶容也。想見其容貌而事之。主人正之意也。柏猶迫也。親而不遠。主地正之意也。栗猶戰栗。謹敬貌。主天正之意也。皆本此文而附會之。復稱曰者。箸其爲引申詞也。皇本戰栗下。有也字。方氏觀旭偶記云。宰我戰栗之對。胡安國作春秋傳引之。用韓非書之說曰。哀公問於仲尼曰。春秋記隕霜不殺草。李梅實。何爲記之也。曰此言可殺也。夫宜殺而不殺。則李梅冬實。天失其道。草木猶干犯之。而況君乎。是故以天道言。四時失其序。則其施必悖。無以統萬象矣。以君道言。五刑失其用。則其權必喪。無以服萬民矣。

哀公欲去三桓。張公室。問社於宰我。宰我對以使民戰栗。蓋勸之斷也。仲尼則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其自與哀公言。乃以爲可殺。何也。在聖人。則能處變而不失其常。在賢者。必有小貞吉大貞凶之戒矣。愚案此時哀公與三桓有惡。觀左傳記公出孫之前。遊於陵阪。遇武伯。呼余及死乎。至於三問。是其杌隉不安。欲去三桓之心。已非一日。則此社主之問。與宰我之對。君臣密語。隱衷可想。又社陰氣主殺。甘誓云。不用命。戮於社。大司寇云。大軍旅蒞戮於社。是宰我因社主之義。而起哀公威民之心。本非臆見附會。○注。凡建邦立社各以其土所宜之木。○正義曰。公羊疏謂古論語及孔鄭。皆以爲社主。今觀孔注無社主義。蓋集解删節失之矣。

子聞之曰。成事不說。注包曰。事已成。不可復解說。遂事不諫。注包曰。事已遂。不可復諫止。既往不咎。注包曰。事已往。不可復追咎。孔子非宰我。故歷言此三者。欲使慎其後。正義曰。夫子時未反魯。聞宰我言。因論之也。方氏觀旭偶記。成事遂事。必指一事而言。左氏襄十年傳。知伯曰。女成二事而後告予。注。二事。偪陽封向戌。可爲論語成事之證。緣哀公與宰我。俱作隱語。謀未發洩。故亦不顯言耳。其對立社之旨。本有依據。是以夫子置社主不論。但指其事以責之。蓋已知公將不沒於魯也。今案成事遂事。當指見所行事。既往。當指從前所行事。竊疑既往指平子言。平子不臣。致使昭公出亡。哀公當時必援平子往事以爲禍本。而欲聲罪致討。所謂既往咎之者也。然而祿去公室。政在大夫。已非一朝一夕之故。哀公未知使臣當以禮。又未能用孔子。遽欲提威洩忿。冀以收已去之權。勢必不能。故夫子言此以止之。蓋知哀公之無能爲。而不可輕於舉事。此雖責宰我。亦使無禮於君者。知所懲戒而改事君矣。爾雅釋詁。咎。病也。詩伐木傳。咎。過也。引申之。凡有所過責於人。亦曰咎。○注。事已成不可復解說。○正義曰。言說以解之也。焦氏循補疏。說讀若脫。解脫與諫止互明。案解說說字。卽成事不說之說。經注似宜讀本字。○注。事已遂不可復諫止。○正義曰。廣雅釋詁。遂。竟也。言其事雖將成勢將遂竟不可復諫止之也。說文。諫。証也。証者。正其失也。白虎通諫諍篇。諫者。閒也。更也。是非相閒。革更其行也。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注言其器量小也。正義曰。史記管晏列傳。管仲夷吾者。潁上人也。左閔元年疏。管氏仲字。謚敬。名夷吾。史記太史公曰。管仲。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豈以爲周道衰微。桓公既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霸者。新序雜事篇。桓公用管仲則小也。故至於霸。而不能以王。故孔子曰。小哉管仲之器。蓋善其遇桓公。惜其不能以王也。案霸與伯同。王伯之分。天子諸侯之異稱也。王季文王。當殷世爲西伯。伯豈不美之名哉。特桓公伯道未純。故當世多善稱之。今謂管仲器小。由於桓公稱霸。非矣。春秋繁露精華篇。齊桓仗賢臣之能。用大國之資。於柯之盟。見其大信。一年而近國之君畢至。至於救邢衛之事。見存亡繼絕之義。而明年遠國之君畢至。其後矜功振而自足。而不修德。故楚人滅弦而志弗憂。江

責伐陳而不往救。損人之國。而執其大夫。不救陳之患。而責陳不納。不復安鄭。而必欲迫之以兵。功未良成。而志已滿矣。故曰管仲之器小哉。自是日衰。九國叛矣。法言先知篇。或曰齊得夷吾而伯。仲尼曰小器。請問大器。曰。大器猶規矩準繩乎。先自治而後治人。謂之大器。此皆以管仲驕矜失禮爲器小。無與於桓公稱霸之是非也。程氏瑤田論學小記。事功大者。必有容事功之量。堯則天而民無能名。蓋堯德如天。而即以天爲其器。夫器小者。未有不有功而伐者也。其功大者。其伐益驕。塞門反坫。越禮犯分。以驕其功。蓋不能容其事功矣。吾於管仲之不知禮。而得器小之說矣。享富貴者。必有容富貴之量。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蓋舜禹之德亦如天。亦即以天爲其器。夫器小者。未有不富貴而侈者也。其富貴愈顯者。其侈益張。三歸具官。窮奢極侈。以張其富。蓋不能容其富貴矣。吾於管仲之不儉。而得器小之說矣。惠氏棟九經古義管子小匡篇。施伯謂魯侯曰。管仲者。天下之賢人也。大器也。蓋當時有以管仲爲大器者。故夫子辨之。

或曰管仲儉乎。注包曰。或人見孔子小之。以爲謂之大儉。**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注包曰。三歸。娶三姓女。婦人謂嫁曰歸。攝猶兼也。禮國君事大。官各有人。大夫兼并。今管仲家臣備職。非爲儉。

正義曰。皇本焉得儉下。有乎字。○注。三歸至爲儉。○正義曰。東周策。齊桓公宮中七市。女閭七百。國人非之。管仲故爲三歸之家。以掩桓公非。自傷於民也。列子楊朱篇。管仲之相齊也。君淫亦淫。君奢亦奢。並謂管仲取女之事。包所本也。先考典簿君秋槎雜記。天子諸侯娶妻班次有三。適也。姪也。娣也。天子娶后。三國媵之。國三人。並后本國爲十二女。諸侯娶夫人。二國媵之。並夫人本國爲九女。本國之媵。從夫人歸於夫家者也。二國之媵或與夫人同行。春秋成八年冬。衛人來媵。九年春二月伯姬歸於宋是也。或後夫人行。九年夏晉人來媵。十年夏齊人來媵是也。其本國歸女爲一次。二國各一次。故曰三歸。左傳云。同姓媵之。異姓則否。包云三姓女。非也。謹案白虎通謂卿大夫一妻二妾。不備姪娣。言不兼備也。二妾同妻以嫁日偕行。無三歸禮。俞氏正燮癸巳類稿。諸侯三宮。祭義卜三宮之夫人。公羊傳以有西宮。亦知諸侯之有三宮也。卿大夫士一宮。禮云。命士以上。父子異宮是也。左傳云。衛太叔疾使人誘其初妻之娣。寘於犂而爲之一宮。如二妻。管子則三人者皆爲妻。列女傳。衛君死。弟立。謂夫人曰。衛。小國也。不容二庖。今管子則有三庖。古者夫家餘子受田懸殊。立一妻。則多一室家禮節之費。管子家。有三宮之費。故曰焉得儉。俞氏此言與先考說相輔。而雜引鄭文公娶於芈姜江蘇。及魯文二妃。齊桓三夫人諸文說之。則皆列國驕淫之事。多娶異姓。與諸侯不再娶之禮相違。故左氏備文譏之。不得援以說昏制也。解三歸者。言人人殊。自包注外。有可紀者。俞氏樾羣經平議。韓非子外儲說管仲父出朱蓋青衣。置鼓而歸。庭有陳鼎。家有三歸。先云置鼓而歸。後云家有三歸。是所謂歸者。即以管仲言。謂自朝而歸其家有三處也。家有三處。則鐘鼓帷帳。不移而具。故足見其奢。且美女之充下陳者。亦必三處如一。故足爲女閭七百分謗。而取三姓女之說。或從此出也。晏子春秋雜篇。昔吾先君桓公有管仲恤勞齊國。身老。賞

之以三歸。是又以三歸。爲桓公所賜。蓋猶漢世賜甲第一區之比。故因晏子辭邑。而景公舉此事以止之也。其賞之在身老之後。則娶三姓女之說。可知其非矣。下云官事不攝。亦卽承此而言。管仲家有三處。一處有一處之官。不相兼攝。是謂不攝。包氏愼言溫故錄。韓非子管仲相齊曰。臣貴矣。然而臣貧。桓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孔子聞之曰。泰侈逼上。漢書公孫宏傳。管仲相桓公有三歸。侈儗於君。禮樂志。陪臣管仲季氏三歸雍徹八佾舞庭。由此數文推之。三歸當爲僭侈之事。古歸與饋通。公羊注引逸禮云。天子四祭四薦。諸侯三祭三薦。大夫士再祭再薦。又云。天子諸侯卿大夫。牛羊豕凡三牲。曰大牢。天子元士。諸侯之卿大夫。羊豕凡二牲。曰少牢。諸侯之士特豕。然則三歸云者。其以三牲獻與。故班氏與季氏之舞佾歌雍同稱。晏子春秋內篇。公曰。昔先君桓公以管子爲有功。邑狐與穀。以共宗廟之鮮。賜其忠臣。今子。忠臣也。寡人請賜子州。辭曰。管子有一美。嬰不如也。有一惡。嬰弗忍爲也。其宗廟養鮮。終辭而不受。外篇又云。晏子老辭邑。公曰。桓公與管仲狐與穀。以爲賞邑。昔吾先君桓公有管仲恤勞齊國。身老。賞之以三歸。澤及子孫。今夫子亦相寡人。欲爲夫子三歸。澤及子孫。合觀內外篇所云。則三歸亦出於桓公所賜。內篇言以共宗廟之鮮。而外篇言賞以三歸。則三歸爲以三牲獻無疑。晏子以三歸爲管仲之一惡。亦謂其侈擬於君。寀評議溫故錄二說。雖與此注異。亦頗近理。當並箸之。若翟氏灝考異。梁氏玉繩瞥記。據管子輕重丁篇。以三歸爲地名。則管子明言五衢之民。樹下談語。專務淫游。終日不歸。歸是民歸其居。豈得爲管仲所有。而強附會爲地名耶。說苑善說篇。桓公謂管仲。政卒歸子矣。政之所不及。唯子是匡。仲故築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此劉向誤解東周策之文。毛氏奇齡稽求篇。謂國策有宋子罕齊管仲掩蓋君非二事。宋君之非在築臺。故子罕以扑築掩之。齊桓之非在女市女閭之多。故管仲以三娶掩之。若齊桓非在多女。而仲以築臺掩之。是遮甲而障乙。其說極辨。解者不察。而舉魯莊公娶孟任。築臺臨黨氏。衛宣公納伋之妻。作新臺河上。以昏禮有築臺迎女事。雜舉亂制。入之古典。殊爲不倫。若秦穆姬登臺而哭。則天子諸侯本有觀臺在雉門上。故曰臺門。左傳所載崔杼季平子孔悝宮內之臺。皆是僭禮。故郊特牲言大夫僭臺門。不及管仲。而雜記言管仲旅樹反坫。又不及臺門。則管仲未僭臺門。而三歸之非臺明矣。癸巳類稿云。管子權修云。地闢而國貧者。舟輿飾。臺榭廣。賦斂厚也。八觀云。臺榭相望。上下相怨也。臣乘馬篇。諫立扶臺。則管仲實不築臺以傷於民。此辨致確。足以正說苑之謬。云婦人謂嫁曰歸者。說文。歸。女嫁也。婦人以夫爲家。故謂其嫁曰歸。桃夭詩之子于歸是也。云攝猶兼也者。左氏傳。羊舌鮒攝司馬。杜注。攝。兼官也。禮天子六卿。諸侯三卿。三卿下有小卿五人。所謂下大夫五人也。孟子告子下言齊桓葵丘之令曰。官事無攝。是諸侯之臣不得兼攝。故此注言國君事大。官各有人也。若大夫事少。家臣必當兼攝。禮運云。大夫具官。非禮也。是謂亂國。鄭注。臣之奢富。儗於國君。敗亂之國也。孔疏。大夫若有地者。則置官一人。用兼攝羣職。不得官官各須具足如君也。如疏所言。有地卿大夫之家。尙是兼官。則無地卿大夫之家。亦兼官可知。但置官多寡。宜量事之煩簡。未必有定額。疏但謂置官一人。於情事似不合。包氏愼言溫故錄。官事者。事謂祭祀。官謂助祭之官。大夫不能備官。故祭祀之時。每以一官兼司

斆事。少牢禮云。司宮概豆籩勺爵。注云。大夫攝官。司宮兼掌祭器也。疏云。下文司宮筵神席於奧。此又掌籩豆之等。故鄭云攝官。彼經又云司馬刲羊。司士擊豕。疏云。案周禮鄭注司空奉豕。司士乃司馬之屬官。今不使司空者。諸侯猶兼官。況士無官。僕隸爲司馬司士兼其職可知。故司士擊豕也。彼經又云雍人陳鼎。五疏云。按公食大夫云甸人陳鼎。鄭注云甸人冢宰之屬。兼亨人者。此大夫雍人陳鼎者。周禮甸人掌供薪蒸。與烹爨聯職相通。是以諸侯無亨人。故甸人陳鼎。此大夫無甸人。故使雍人與亨人聯職。此大夫祭祀攝官。見於經傳可考者。管氏不攝。蓋自同於諸侯。與三歸同爲宗廟僭侈之事。案猛故錄說。亦通。

然則管仲知禮乎。注包曰。或人以儉問。故答以安得儉。或人聞不儉。便謂爲得禮。正義曰。皇本然則上有曰字。○注。或人聞不儉便謂爲得禮。○正義曰。左傳曰。儉。德之共也。儉是美德。而或人以不儉爲得禮者。山樞之詩。刺儉。不中禮。而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遣車一乘及墓而反。有子譏其不知禮。又晏子豚肩不揜豆。澣衣濯冠而朝。君子以爲隘。是過於儉者不中禮也。過儉爲不中禮。故不儉疑爲得禮。

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注鄭曰。人君別內外。於門樹屏以蔽之。反坫在兩楹之閒。若與鄰國爲好會。其獻酢之禮更酌。酌畢則各反爵於坫上。今管仲皆僭爲之。如是。是不知禮也。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

正義曰。漢石經。邦作國。皇本孰不知禮下有也字。○注。人君至禮也。○正義曰。皇邢疏本。人君別內外十二字。誤在兩楹之閒句下。今正。宋翰本有樹屏也句在注首。爾雅釋宮。屏謂之樹。舍人注云。以垣當門蔽爲樹。郭璞注云。小牆當門中。說文。屏。蔽也。蒼頡篇。屏。牆也。明堂位注。屏謂之樹。今桴思也。刻之爲雲氣蟲獸。如今闕上爲之矣。廣雅釋宮。罘罳謂之屏。顏思古漢文紀注。罘罳謂連闕曲閣也。以覆重刻垣墉之處。其形罘罳然。一曰屏也。古今注。罘罳。屏之遺象也。漢西京罘罳合版爲之。亦築土爲之。每門闕殿舍前皆有焉。於今郡國廳前亦樹之。案周人屏制。當是用土。故亦稱蕭牆。其廟屏用木。故明堂位謂之疏屏。疏者刻也。今人家照壁。是其遺象。荀子大略篇。天子外屏。諸侯內屏。禮也。外屏不欲見外也。內屏不欲見內也。淮南主術訓。天子外屏。所以自障。是屏所以別內外也。注言人君。兼有天子諸侯。郊特牲云。臺門而旅樹反坫。大夫之僭禮也。注言此皆諸侯之禮也。旅。道也。屏謂之樹。樹所以蔽行道。管氏樹塞門。塞猶蔽也。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雜記。管仲旅樹而反坫。賢大夫也。而難爲上也。曲禮疏謂諸侯內屏。在路門內。天子外屏。在路門外而近應門。江氏永鄉黨圖考。屏設於正門。天子以應門爲正門。屏在應門外。諸侯以雉門爲正門。屏在雉門內。以孔疏之說爲非。然吳語謂越王入命夫人王背屏。此當在路門內。或春秋時不如制矣。云反坫。反爵之坫。在兩楹之閒者。說文。坫。屏也。爾雅。垝謂之坫。廣雅釋宮。反坫謂之坿。屏者短垣。垝者毀垣。坿與序同。東西牆爲序。皆以同類相稱也。

皇疏云。坫。築土爲之。形如土堆。其說甚合禮圖。謂以木爲之。高八寸。足高二寸。漆赤中。制殊庳小。且云以木與古制乖。非也。大射儀疏。以承尊之豐與坫爲一物。亦非。禮經言坫甚多。明堂位崇坫康圭。此在堂下。全氏祖望經史問答。謂覲禮。侯氏奠圭。以在堂下。故稽崇之是也。士冠禮。爵弁皮弁緇布冠各一匴。執以待於西坫南。注。坫在堂角。士喪禮。牀笫夷衾。饌於西坫南。士虞禮。苴茅之制。饌於西坫上。此堂隅之坫在西者也。大射儀。將射。上還於下。東坫之東南。旣夕記設棜於東堂下。南順齊於坫。此堂隅之坫在東者也。內則說閣之制云。士於坫一。此庋食之坫在房中也。周書作雒解。乃位五宮。太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咸有四阿反坫。是反坫不止一處。反者。還也。致也。凡可以庋物皆爲反坫。反爵其一事也。孔晁注周書。以反坫爲外向室。不知所本。而黃氏日抄。全氏經史問答。據之以釋論語郊特牲諸文。可謂疏矣。爵者。飲器。韓詩說一升曰爵是也。郊特牲反坫出尊。天子之廟飾也。注。反坫。反爵之坫也。坫在尊南。言天子坫在尊南。則諸侯坫或在尊北與。尊以盛酒。爵以酌酒。此注云在兩楹之閒者。說文。楹。柱也。謂堂上東西兩柱。當前楣下也。坫在兩楹閒。此無文。鄭以意言之。金氏鶚禮說。以兩楹閒。賓主行禮處。不得設坫於此。歷引士昏禮聘禮說之。鄉飲酒尊於房戶閒。燕禮尊於東楹之西。房戶閒正當東楹。東楹之西。去楹不遠。蓋尊酒者。主人所以敬客。主人位在東階上。故設尊必在東方。然則兩君燕飲設尊。亦必在東矣。兩君敵體。與鄉飲一類。是亦宜尊於房戶之閒。與東楹相當。由是言之。反坫不在兩楹之閒明矣。或者以燕禮爲諸侯與臣下行禮事。兩君好會。與燕禮同。尊於東楹之西。是又君臣無別。禮經或言兩楹之閒。或言東楹之西。正所以別其同異。豈可混而一之。其說甚有依據。視鄭爲優矣。禮。諸侯來朝。禮畢。主君享賓於廟。燕賓於朝。故云爲好會也。會者。合也。遇也。主人酌酒進賓。謂之獻賓。飲畢。酌酒以進主人。謂之酢。主人飲畢。復自飲而後酌以勸賓。謂之酬。邢疏熊氏云。主君獻賓。賓筵前受爵。飲畢。反此虛爵於坫上。於西階上拜。主人於阼階上答拜。賓於坫取爵。洗爵酌以酢主人。主人受爵。飲畢。反此虛爵於坫上。主人阼階上拜。賓答拜。是賓主飲畢反爵於坫上也。而云酌畢各反爵於坫上者。文不具耳。其賓當飲畢。案熊說見郊特牲疏。引此注作獻酬。此釋文引一本亦作酬。疑以酬字爲是。大夫無坫。以鄉飲酒禮考之。凡奠爵皆於篚。即君與臣燕。亦但設二篚以承爵。且皆在堂下。不在堂上。是大夫不得有反坫。今管仲僭爲之。

子語魯太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注】太師。樂官名。五音始奏翕如盛。從之。純如也。【注】從讀曰縱。言五音旣發。放縱盡其音聲。純純和諧也。皦如也。【注】言其音節明也。繹如也。以成。【注】縱之以純如皦如繹如。言樂始作翕如而成於三。正義曰。皇本知也下有已字。成下有矣字。孔子世家。述此文在哀十一年反魯後。即樂正雅頌得所之事。故云樂其可知。言樂正而後可知也。云始作者。爾雅釋詁。作。爲也。言始爲此樂也。鄭注云。始作。謂金奏時。聞金作。人皆翕如變動之貌。從讀曰縱。縱之。謂八音皆作。純如。咸和

之矣。皦如。使清濁別之貌。繹如。志意條達。案云始作謂金奏時者。周官鍾師掌金奏。注云。金奏。擊金以爲奏樂之節。金謂鍾及鎛是也。云聞金作人皆翕如變動之貌者。莊氏述祖別記申此注云。國語云。鍾不過以動聲。韋注。動聲。謂合樂以金奏而八音從之。毛詩。鼓鍾欽欽。傳云。欽欽。言使人樂進也。欽翕聲相近。言變動者。亦使人樂進之意。云從讀曰縱。縱之謂八音皆作者。莊氏云。從縱通。大司樂凡六樂者。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注云。六者。、言其均皆待五聲八音乃成也。大師注云。文之者。以調五聲使之相次。如錦繡之有文章。注云。播猶揚也。揚之以八音。乃可得而竊之矣。上始作。既單言金奏。此云從之。則言八音。可知金奏始作。律呂相應。使人皆變動。純。樂進由是從之。以均五聲八音。而堂上堂下之樂皆作也。云純如咸和之矣者。高誘淮南原道注。純不雜糅也。咸者。皆也。謂人聲樂聲。相應而不雜。故爲和也。樂記。審一以定和。注云。審一。審其人聲也。審一卽純如之義。謂人聲既一。而後與樂和也。莊氏改此注咸爲感。奏爲奏。非是。云皦如使清濁別之貌也者。莊氏云。鄭注大司樂云。凡五聲。宮之所生。濁者爲角。清者爲徵羽。樂記。倡和清濁。注。清謂蕤賓至應鍾。濁謂黃鍾至大呂。是十二律五聲八音。皆有清濁。又樂記比物以飾節。注云。比物。謂雜金革土匏之屬也。言雜八音之器。而有以別其清濁。唯明者能之。云繹如志意條達者。莊氏云。周頌驛驛其達。箋。達。出地也。釋訓。繹繹。生也。繹辭通言矣心之感發。如草木之有生意。暢茂條達也。樂記云。志意得廣焉。孟子云。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是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言樂至此而每變。足以致物矣。宋氏翔鳳發微云。始作。金奏頌也。儀禮大射儀。納賓後。乃奏肆夏。樂闋後。有獻酢旅酬諸節。而後升歌。故曰從之。從同縱。謂縱緩之也。入門而金作。其象翕如變動。緩之而後升歌。重人聲。其聲純一。故曰純如。卽樂記所謂審一以定和也。繼以笙入。笙者有聲無辭。然其聲清別。可辨其聲而知其義。故曰皦如。繼以閒歌。謂人聲笙奏。閒代而作。相尋續而不斷絕。故曰繹如。此三節皆用雅。所謂雅頌各得其所也。有此四節。而後合樂。則樂以成。合樂。卽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燕禮大師告於樂正曰。正歌備。鄭注。正歌者。升歌及笙各三終。閒歌三終。合樂三終。爲一備。備亦成也。鄭鄉射禮注云。不歌不笙不閒。志在射。略於樂也。不略合樂者。周南召南之風。鄉樂也。不可略其正也。據此。知孔子所謂樂其可知。及謂然後樂正者。並指鄉樂。儀禮謂之正歌。如鄉射不歌不笙不閒。而合鄉樂。則告正歌備。大射有歌有笙。而不閒不合。鄉射則不告正歌備。知正歌專指鄉樂也。必如鄉樂而後備一成。故知以成是合樂也。論語於金奏至閒歌。以翕如諸言。形容其象。而於合樂。但言以成者。以合樂之象。已於樂其可知一語先出之。後言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亦暢言合樂之象。子謂伯魚曰。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則子之重鄉樂也至矣。案宋氏依禮爲說。視鄭氏爲確。李氏惇羣經識小。不數金奏。以始作爲升歌。純如爲笙奏。皦如爲閒歌。繹如爲合樂。不及宋說之備。故置彼錄此。詩譜本傳。成。就也。說文同。周官樂師。凡樂成則告備。注。成謂所奏一竟。燕禮記三終三成也。是樂之終爲成也。○注。太師至如或。○正義曰。云太師樂官名者。周官太師下大夫二人。小師上士四人。注云。凡樂之歌。必使

聲矇爲焉。命其賢知者爲太師小師。疏云。以其無目。無所睹見。則心不移於音聲。故不使有目者爲之也。案諸侯樂官。太師當止一人。此所語太師樂。應指師摯。是太師爲樂官名也。云五音始奏者。管子地員篇。凡聽宮。如牛鳴窌中。凡聽商。如離羣羊。凡聽角。如雉登木以鳴。音疾以清。凡聽徵。如負豬豕。覺而駭。凡聽羽。如鳴馬在野。是五音之別也。云翕如盛者。說文。翕。起也。方言。翕。熾也。文選甘泉賦注。翕。赫盛貌。義皆相近。故此注以翕訓盛。○注。言其音節明也。○正義曰。音謂樂聲。節。謂樂之節目也。樂記云。文采節奏。聲之飾也。又云。比物以飾節。節奏合以成文。言明者。訓皦爲明也。義見埤蒼。

儀封人請見。注鄭曰。儀蓋衛邑。封人官名。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注包曰。從者。弟子隨孔子行者。通使得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爲木鐸。注孔曰。語諸弟子言何患於夫子聖德之將喪亡耶。天下之無道已久矣。極衰必盛。木鐸。施政教時所振也。言天將命孔子制作法度。以號令於天下。正義曰。皇本斯下也字作者。無道下無也字。

爾雅釋詁。請。謁告也。言告夫子求見也。本鐸者。周官。小宰。小司徒。小司寇。士師。宮正。司烜氏。鄉師。皆有木鐸之徇。鄭注小宰云。古者將有新令。必奮木鐸以警衆。使明聽也。木鐸。木舌也。文事奮木鐸。武事奮金鐸。疏云。以木爲舌。則曰木鐸。以金爲舌。則曰金鐸。案鼓人以金鐸通鼓。注。鐸。大鈴也。振之以通鼓。司馬職曰。司馬振鐸。是武用金鐸也。說文。鐸。大鈴也。與鄭同。法言學行篇。以木鐸爲金口木舌。其字從金。則木鐸亦是金口。惟舌用木。與金鐸全用金不同。李氏惇羣經識小。鐸如今之鈴。中有舌。以繩繫之。搖之而出聲。○注。儀蓋衛邑封人官名。○正義曰。邢疏云。鄭以左傳入於夷儀。疑與此爲一。故云衛邑。案今直隸順德府邢臺縣。山東東昌府聊城縣。並有夷儀故城。司馬彪郡國志浚儀注。引晉地道記曰。儀封人。此邑也。水經注引西征記同。浚儀。今河南開封府祥符縣。焦氏循論語補疏。謂浚儀在開封。漢屬陳留。陳留郡之長垣封丘。皆在其北。以漢縣計之。衛境止得長垣多得封丘南燕。自此而南。皆鄭宋地。使儀封人在浚儀。當今祥符蘭陽閒。雖爲由陳至衛之道。而邑非衛邑矣。案明統一志。儀城在蘭陽西北二十里。卽封人請見處。蘭陽祥符。地本相接連。以浚儀之名。附會爲封人所官邑。又浚儀始見郡國志。不若夷儀爲尤古矣。又一統志以儀爲開封府儀封縣。地在蘭陽之東。去浚儀更遠。考儀封漢名東昏。後易東明。宋元始改今名。則謂儀卽儀封者。尤非也。夫子五至衛。第一去魯司寇。輒適衛。第二將適陳。過匡過蒲。皆不出衛境。而反乎衛。第三過曹而宋而鄭而陳。仍適衛。第四將西見趙簡子。未渡河而反衛。第五如陳而蔡而葉。復如蔡而楚。仍反乎衛。夫子之至儀邑。不知在何時。焦氏以

爲由陳至衞之道。是指第三次至衞。此假設言之。閻氏若璩釋地以喪爲失位去國。是第一次適衞。並恐未然。云封人官名者。周官封人職云。掌設王之社壝爲畿封而樹之。凡封國封其四疆。造都邑之封域者亦如之。注云。畿上有封。若今時界矣。又序官注云。聚土曰封。其職則中士四人。下士八人。若侯國封人。當亦以下士爲之。左傳潁谷封人。蔡封人。蕭封人。鄖陽封人。呂封人。皆此官。○注。通使得見。○正義曰。言弟子爲紹介。通之於夫子。使得見之也。左傳。伍員見鱄設諸於公子光。齊豹見宗魯於公孟。○注。何患於夫子聖德之將喪亡耶。○正義曰。錢氏坫後錄。喪讀將喪斯文之喪。卽孔此義。劉敞七經小傳以喪爲失位。閻氏若璩說同。亦通。○注。木鐸至天下。○正義曰。明堂位振木鐸於朝。天子之政也。注。天子將發號令。必以木鐸警衆。是木鐸爲施政教時所設也。夫子不得位行政。退而刪詩書。正禮樂。修春秋。是亦制作法度也。中庸言天子方議禮制度考文。孟子亦以春秋爲天子之事。則知夫子所定之六藝。皆天子之政也。封人蓋知夫子之終無所遇。而將以言垂教。故以木鐸爲喻。法言云。天之道不在仲尼乎。仲尼駕說者也。不在茲儒乎。如將復駕其所說。則莫若使諸儒金口而木舌。李軌注。莫如使諸儒宣揚之。春秋緯。聖人不空生。必有所制。以顯天心。丘爲木鐸制天下法。皆以木鐸爲制作法度也。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注孔曰。韶。舜樂名。謂以聖德受禪。故盡善。武。武王樂也。以征伐取天下。故未盡善。正義曰。樂記。韶。繼也。注。韶之言紹也。言舜能繼紹堯之德。又作磬。見周官大司樂。又作招。見墨子二辨伏生書傳史記舜紀漢書禮樂志。鄭此注云。韶。舜樂也。美舜自以德禪於堯。又盡善。謂太平也。武。周武王樂。美武王以此定功天下。未盡善。謂未致太平也。案漢書董仲舒傳對策曰。堯在位七十載。廼遜於位。以禪虞舜。舜因堯之輔佐。繼其統業。是以垂拱無爲而天下治。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矣。此之謂也。仲舒此言。卽鄭君義。左襄二十九年傳。季札見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弗敢請已。此正武樂不及韶之證。蓋舜德既盛。又躬致太平。非武所及。故韶樂獨盡美盡善。若文王未洽於天下。則猶有憾。亦與武樂未善同也。樂記。干戚之舞。非備德也。注云。樂以文德爲備。若咸池者。下引此文云。疏云。舞以文德爲備。故云韶盡美矣。謂樂音美也。又盡善也。謂文德具也。虞舜之時。雜舞干羽於兩階。而文多於武也。謂武盡美矣者。大武之樂。其體美矣。未盡善者。文德猶少。未致太平。此疏申鄭義得之。史記封禪書言武王。天下未寧而崩。其時殷之頑民。廸屢不靜。餘風未殄。故云則是未致太平也。焦氏循補疏。武王未受命。未及制禮作樂。以致太平。不能不有待於後人。故云未盡善。善。德之建也。周公成文武之德。卽成此未盡善之德也。孔說蓋量於受禪征伐。非是。案春秋繁露楚莊王篇。文王之時。民樂其興師征伐也。故武。武者伐也。是故舜作韶而禹作夏。湯作頀

而文王作武。四樂殊名，則各順其民始樂於己也。又云。紂爲無道。諸侯大亂。民樂文王之怒而詠歌之也。周人德已洽天下。反本以爲樂。謂之大武。言民所始樂者武也云爾。白虎通禮樂篇。周樂日大武。象周公之樂日酌合。日大武。天下始樂。用之征伐行武。故詩人歌之。王赫斯怒。爰整其旅。天下樂文王之怒以定天下。故樂其武也。然則武兼文武。左傳言見象箾南籥。則文樂不名武也。文樂名武。當出周公所稱。其實亦因武王樂得名。故左傳以大武爲武王樂。〇注。以征伐取天下。故未盡善。〇正義曰。顏師古董仲舒傳注。以其用兵伐紂。故有慚德。未盡善也。卽此注義。

子曰。居上不寬。爲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正義曰。邢疏云。此章總言禮意。案居上者。言有位者居民上。禮樂所自出也。爲禮臨喪。並指居上者言之。寬者。書皋陶謨。寬而栗。鄭注。謂度量寬宏。夫子言寬則得衆。其答子張問仁。告之以寬。是寬爲仁德。詩昊天有成命箋。寬仁。所以止苛刻也。春秋繁露仁義徵篇。君子攻其惡。不攻人之惡。非仁之寬與。自攻其惡。非義之全與。此之謂仁造人。義造我。是故以自治之節治人。是居上不寬也。以治人之度自治。是爲禮不敬也。爲禮不敬。則傷行而民弗尊。居上不寬。則傷厚而民弗親。此先漢遺義。以寬爲仁德。敬爲義德也。禮。謂凡賓祭鄉射諸禮也。臨喪。謂臨視他人之喪。曲禮云。臨喪不笑。又云。臨喪則必有哀色。或謂臨者哭臨。臨讀去聲。周官冢人凡王弔臨。左傳云。臨於周廟。亦通。觀者。觀禮也。禮無足觀。斯僻於位。而民不可得而治也。

卷五　里仁第四

集解　凡二十六章

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注鄭曰。里者。仁之所居。居於仁者之里。是爲美求居而不處仁者之里。不得爲有知。正義曰。說文。擇。柬選也。後漢張衡傳衡作思元賦曰。匪仁里其焉宅兮。李賢注。論語里仁爲美。宅不處仁。里宅皆居也。困學紀聞。謂論語古文本作宅。惠氏棟九經古義釋名曰。宅。擇也。擇吉處而營之。是宅有擇義。或古文作宅。訓爲擇。亦通。馮氏登府異文攷證。引劉璠梁典署宅歸仁里。亦作宅字。〇注。里者至有知。〇正義曰。爾雅釋詁。里。邑也。說文。里。居也。仁之所居。仁當依皇本作民。文選潘岳閑居賦注。民作人。此唐人避諱。居於仁者之里。是爲美者。大戴禮王言云。昔者明王之治民有法。必別地以州之。分屬而治之。然後賢民無所隱。暴民無所伏。使有司日省。如時考之。歲誘賢焉。則賢者親。不肖者懼。是古有別地居民之法。故居於仁里。卽己亦有榮名。是爲美也。求居而不處仁者之里。不得爲有知者。此訓擇爲求也。荀子勸學篇。故君子居必擇鄉。遊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今求居不處仁者之里。俞以是無知人之明。不得爲有知矣。鄭氏此訓。與論語古文義合。皇疏引沈居士云。言所居之里。

仁地爲美。況擇身所處。而不處仁道。安得智乎。案孟子公孫丑上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愼也。孔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竊孟子所言。是擇指行事。況說蓋本此。於義亦通。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注孔曰。久困則爲非。不可以長處樂。注孔曰。必驕佚。仁者安仁。知者利仁。注包曰。惟性仁者自然體之。故謂安仁。王曰。知仁爲美。故利而行之。正義曰。墨子經上。久。彌異時也。說文。㞐。久遠也。隸變作長。禮記坊記注。約猶窮也。下仁之人。貧富皆不可久處。故先王制民使有恆產。旣富必教之也。安仁者。心安於仁也。利仁者。知仁爲利而行之也。二者中有所守。則可久處約。長處樂。表記子曰。仁有三。與仁同功而異情。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畏罪者強仁。安仁是自然體合。功過皆所不計。此其仁可知。故直許之曰仁者。若利仁強仁。是與仁同功也。其仁未可知。故利仁但稱爲知也。又表記子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又曰。無欲而好仁者。無畏而惡不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言無欲而好仁。則與利仁者異。無畏而惡不仁。則與畏罪強仁者異。此惟安仁者能之。中庸云。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彼文以安行爲仁。利行爲知。勉強行爲勇。聖人均要於成功。不以誠僞苛求之也。大戴禮曾子立事云。仁者樂道。智者利道。義同。○注。惟性仁者自然體之。○正義曰。易文言傳君子體仁。足以長人。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注孔曰。惟仁者能審人之所好惡。正義曰。惟。皇本宋石經宋刻九經俱作唯。凡人用情。多由己愛憎之私。於人之善不善。有所不計。故不能好人惡人也。若夫仁者。情得其正。於人之善者好之。人之不善者惡之。好惡咸當於理。斯惟仁者能之也。禮記大學云。秦誓曰。人之有技。媢嫉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實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惟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惟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與此文相發。荀子非十二子云。貴賢。仁也。賤不肖。亦仁也。○注。惟仁者能審人之所好惡。○正義曰。焦氏循補疏。仁者。好人之所好。惡人之所惡。故爲能好能惡。必先審人之所好所惡。而後人之所好好之。人之所惡惡之。斯爲能好能惡也。案注說頗曲。姑依焦說通之。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注孔曰。苟。誠也。言誠能志於仁。則其餘終無惡。正義曰。釋文。惡如字。又烏路反。案前後章皆言好惡。此亦當讀烏路。春秋繁露玉英篇難者曰。爲賢者諱皆言之。爲宣繆諱獨弗言。何也。曰。不成於賢也。其爲善不法。不可取亦不可棄。棄之則棄善志也。取之則害王法。故不棄亦不載。

以意見之而已。苟志於仁無惡。此之謂也。又鹽鐵論刑德篇。故春秋之治獄。論心定罪。志善而違於法者免。志惡而合於法者誅。亦是此義。漢石經無也字。與槧鹽同。○注。苟誠至無惡。○正義曰。毛詩采苓傳。苟。誠也。皇疏云。言人若誠能志於仁。則是爲行之勝者。故其餘所行皆善。無惡行也。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注孔曰。不以其道得富貴。則仁者不處。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注時有否泰。故君子履道而反貧賤。此則不以其道得之。雖是人之所惡。不可違而去之。正義曰。說文。貴。不賤也。賤。賈少也。古稱有爵祿者爲貴。無爵祿者爲賤。引申之義也。富貴人所欲。貧賤人所惡。亦是言好惡也。若於不以其道之富貴則不處。不以其道之貧賤則不去。斯惟仁者能之。蓋仁者好惡。有節於內。故於富貴則審處之。於貧賤則安守之。坊記所謂君子辭貴不辭賤。辭富不辭貧者也。孟子告子上。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詩曰。旣醉以酒。旣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荀子性惡篇。仁之所在無貧窮。仁之所亡無富貴。謝氏墉校注。此言仁之所在。雖貧窮甘之。仁之所亡。雖富貴去之。並是此義。呂覽有度篇注。不以其道得之不居。畢氏沅校云。案古讀皆以不以其道爲句。此注亦當爾。論語不處。此作不居。論衡問孔刺孟兩篇並同。案後漢陳蕃傳鹽鐵論褒賢篇。亦作不居。自是齊古魯文異。呂覽注居下無也字。高麗本不去下。亦無也字。當以有也字爲是。且古讀皆至得之爲句。畢校非是。○注。不以其道得富貴則仁者不處。○正義曰。夫子謂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孟子謂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皆此意。○注。時有至去之。○正義曰。否者。塞也。泰者。通也。君子履道。當得富貴而反貧賤。是不以其道得之。無於此當以義命自安。不可違而去之。飄安冀得富貴也。大戴禮曾子制言中。故君子無惼惼於貧。無勿勿於賤。無憚憚於不聞。布衣不完。蔬食不飽。蓬戶穴隙。日孜孜上仁。

君子去仁。惡乎成名。注孔曰。惡乎成名者。不得成名爲君子。君子無終食之閒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注馬曰。造次。急遽。顛沛。偃仆。雖急遽偃仆不違仁。正義曰。表記云。子曰。仁之難成久矣。唯君子能之。故此文言仁。皆擧君子也。仁旣難成。故鮮能成名。君子知仁是美名。故終不去仁。所以能審處富貴。安守貧賤也。此君子。是知者利仁也。君子無終食之閒違仁者。邢疏言仁不可斯須去身。故君子無食頃違去仁道也。案終食之閒。常境也。造次顛沛。變境也。君子處常境。無須臾之閒違仁。故雖値變境。亦能依於仁行之。所以能審處富貴。安守貧賤也。此君子。是仁者安仁也。曾子制言云。昔者舜。匹夫也。土地之厚。則得而有之。人徒之衆。則得而使之。舜唯以得之也。是故君子將說富貴。必

勉於仁也。昔者伯夷叔齊。仁者也。死於溝澮之閒。其仁成名於天下。夫二子者。居河濟之閒。非有土地之厚。貨粟之富也。言爲文章行爲。表綴於天下。是故君子思仁。晝則忘食。夜則忘寐。日旦就業。夕而自省。以歿其身。亦可謂守業矣。案舜是以道得富貴。伯夷叔齊則不以道得貧賤。而其仁成名於天下。皆所謂安仁者也。若君子將說富貴必勉於仁。又晝夜日夕。皆是思仁。此則爲利仁也。曾子所言。最足發明此章之旨。○注。造次。急遽。顚沛。偃仆。○正義曰。鄭注云。造次。倉卒也。倉促。與急遽義同。廣雅釋詁。趚屚。造。猝也。王氏念孫疏證。趚屚一字也。說文。趚。倉卒也。卒與猝同。趚之言造次也。倉卒造次。語之轉。次趚古同聲。故廣雅趚造二字。並訓爲猝。案易夬九四其行次且。釋文。次。項本亦作趚。說文及鄭作趚同。七私反。馬云。卻行不前也。卻行與急遽相反。文各有因也。漢書景十三王傳。河閒獻王德被服儒術。造次必於儒者。言造次與此文義同。說文。蹎。跋也。跋。蹎跋也。詩蕩篇。顚沛之揭。毛傳。顚仆沛拔。拔與跋同。考之說文。顚本訓頂。沛爲水名。皆假借也。偃仆者。說文。偃。僵也。仆。頓也。皇本及釋文本偃作僵。說文。僵。僨也。義亦同。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尙之。注孔曰。難復加也。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注孔曰。言惡不仁者。能使不仁者不加非義於己。不如好仁者。無以尙之爲優。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注孔曰。言人無能一日用其力修仁者耳。我未見欲爲仁而力不足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注孔曰。謙不欲盡誣時人言不能爲仁。故云爲能有爾。我未之見也。正義曰。其爲仁矣。爲仁卽用力於仁也。矣者。起下之辭。王氏引之經傳釋詞。矣也一聲之轉。三國志顧歡傳引其爲仁也。加者。呂覽孝行自知篇注。加。施也。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者。申言爲仁之事也。夫子言力不足者。中道而廢。又表記子曰。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並言爲仁實用其力。惟力已盡。身已斃。而學道或未至。方是中道而廢。其廢也。由於年數不足。有不得不廢者也。如是而後謂之力不足。是誠不足也。若此身未廢。而遽以力不足自諉。是卽夫子之所謂畫矣。夫仁。人心也。人卽體質素弱。而自存其心志之所至。氣亦至焉。豈患力之不足。故曰我欲仁。斯仁至矣。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一日者。期之至近而速者也。蓋有之者。言此用力於仁人必有耳。但我未之得見。蓋是語辭。不是疑辭。漢石經我未見好仁下無者字。皇本用其力於仁下有者字。又力不足者下有也字。蓋有之矣。矣作乎。○注。難復加也。○正義曰。說文。尙。曾也。曾與增同。故注訓加。皇疏引李充曰。所好惟仁。無物以尙之也。○注。言惡至爲優。○正義曰。注以經言好仁者惡不仁者。是就兩人說之。惡不仁者不如好仁者爲優。意以惡不仁

者。或是利仁強仁。若好仁者。則是安仁也。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注孔曰。黨。黨類。小人不能爲君子之行。非小人之過。當恕而勿責之。觀過使賢愚各當其所。則爲仁矣。正義曰。皇本人作民。各於其黨者。皇疏引殷仲堪曰。言人之過失。各由於性類之不同。直者以改邪爲義。失在於寡恕。仁者以惻隱爲誠。過在於容非。是也。表記。子曰。仁之難成久矣。人人失其所好。故仁者之過易辭也。注。辭猶解說也。仁者恭儉。雖有過不甚矣。明言仁道難成。仁者雖有過。不失其爲仁也。又子曰。仁有三。與仁同功而異情。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畏罪者強仁。注云。三謂安仁也。利仁也。強仁也。利仁強仁。功雖與安仁者同。本情則異。功者。人所貪也。過者。人所辟也。在過之中。非其本情者。或有悔者焉。案表記此文。最足發明此章之義。漢書外戚傳。燕王上書言子路喪姊。期而不除。後漢書吳祐傳言嗇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進父。南史張裕傳言張岱母年八十。籍注未滿。便去官還養。三傳皆引此文美之。惟吳祐傳作知人。人與仁通用字。○注。黨黨至仁矣。○正義曰。禮記仲尼燕居注。黨。類也。亦常訓。焦氏循補疏申此注云。各於其黨。卽是觀過之法。此爲莅民者示也。皇侃云。猶如耕夫不能耕。乃是其失。若不能書。則非耕夫之失也。此說黨字義最明。案注說甚曲。焦氏不免曲徇。且知仁因觀而知。則仁卽過者之仁。而孔以爲觀者知仁術。亦誤。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注言將至死不聞世之有道。正義曰。爾雅釋詁。朝。早也。說文。朝。旦也。夕。莫也。从月半見。朝夕言時至近。不踰一日也。聞道者。古先聖王君子之道。已得聞知之也。聞道而不遽死。則循習諷誦。將爲德性之助。若不幸而朝聞夕死。是雖中道而廢。其賢於無聞也遠甚。故曰可矣。新序雜事篇載楚共王事。晉書皇甫謐傳載謐語。皆謂聞道爲已聞道。非如注云聞世之有道也。漢石經。矣作也。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正義曰。白虎通爵篇。士者。事也。任事之稱也。故傳曰通古今辨然不謂之士。案士居四民之首。其習於學有德行道藝者始出仕。亦謂之士。故士爲學人進身之階。荀子儒效篇。匹夫問學。不及爲士。則不教也。聖門弟子來學時多未仕。故夫子屢言士。而子張子貢亦問士。皆循名責實之意。記言士先志。孟子言士尚志。又言士志仁義。大人之事備仁義。卽此文所云道也。士志於道。故當議道。說文。議。語也。廣雅釋詁。議。言也。與。是夫子與之。夫子以道設教。故云與也。士旣志道。而以口體之養不若人爲恥。役害貪求之心。必不能免。故言未足與議以絕之也。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正義曰。言天下者。謂於天下之人與事也。無適無莫者。釋文云。適。鄭作敵。莫。鄭音慕。無所貪慕也。惠氏棟九經古義。禮記雜記許於適者。鄭注云。適讀爲匹敵之敵。史記范雎傳。攻適伐國。田單傳。適人開戶。李斯傳。羣臣百官。皆畔不適。徐廣皆音征敵之敵。荀卿子君道篇云。天子四海之內無客禮。告無適也。注。讀爲敵。由惠氏所引證觀之。是適敵通用。鄭所見本作敵。不知其義云何。至釋文於莫字。引鄭音慕。其下無所貪慕。必亦鄭注之義。馮氏登府異文攷證。莫慕一聲之轉。一切經音義維摩詰經上適莫注。安適主適也。亦敵也。莫猶慕也。敵慕二訓。當亦本鄭注。竊謂敵。當即仇敵之義。無敵無慕。義之與比。是言好惡得其正也。鄭氏專就事言。後漢書劉梁傳。梁著和同論云。夫事有違而得道。有順而失義。有愛而爲害者。有惡而爲美。其故何乎。蓋明智之所得。闇僞之所失也。是以君子之於事也。無適無莫。必考之以義焉。此義當與鄭合。又李固傳。子燮所交。皆舍短取長。成人之美。時潁川荀爽賈彪。雖俱知名而不相能。燮並交二子。情無適莫。白虎通諫諍篇。君所以不爲臣隱何。以爲君之於臣。無適無莫。義之與比。賞一善而衆臣勸。罰一惡而衆臣懼。風俗通十反篇。蓋人君者。闢門開窗。號咷博求。得賢而賞。聞善若驚。無適也。無莫也。諸文解適莫。皆就人言。皇疏引范寧曰。適莫。猶厚薄也。比。親也。君子與人無有偏頗厚薄。唯仁義是親也。范氏意似以適爲厚。莫爲薄。故邢疏即云適厚也。莫薄也。此與鄭氏義異。疑李固傳及白虎通風俗通皆如此解。則亦論語家舊說。於義並得通也。至邢疏又云。言君子於天下之人。無問富厚窮薄。但有義者。則與之爲親。其義淺陋。不足以知聖言矣。皇本有注云。言君子之於天下。無適無莫。無所貪慕也。唯義之所在也。案無所貪慕。乃鄭君解無莫之義。與無適句無涉。此注必妄人所增。

子曰。君子懷德。注孔曰。懷。安也。小人懷土。注孔曰。重遷。君子懷刑。注孔曰。安於法。小人懷惠。注包曰。惠。恩惠。正義曰。爾雅釋詁。懷。思也。說文。懷。思念也。君子己立立人。己達達人。恩成己將以成物。所思念在德也。管子心術篇。化育萬物謂之德。又正篇云。愛之生之。養之成之。利民不德。天下親之曰德。此德爲君子所懷也。小人惟身家之是圖。饑寒之是恤。故無恆產。因無恆心。所思念在土也。爾雅釋言。土。田也。說文。土。地之吐生萬物者也。先王制民之產。八家同井。死徙無出鄉。必使仰足事父母。俯足畜妻子。然後驅而之善。所謂能知小人之依矣。懷刑。則日儆於禮法。而不致有匪僻之行。此君子所以爲君子也。小人愚不畏法。故以刑齊民。不能使民恥也。書皐陶謨云。安民則惠。黎民懷之。是小人所懷在恩惠也。夫君子自治以治人者也。小人待治於人者也。知所以自治以治人。則好善惡不善。勿能已矣。知所以待治於人。則先富後敎。處之必有道矣。○注。懷安也。○正義曰。詩終風雄雉揚之水箋。並云。懷。安也。文選登樓賦注。引此注作懷思也。以下句安於法例之。思字誤。○注。重遷。○正義曰。爾雅釋詁。

遷。徙也。言小人以遷徙爲重難也。亦懷居之意。漢書元帝紀詔曰。安土重遷。黎民之性。○注。惠恩惠。○正義曰。荀子王制注同。說文。惪。仁也。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注孔曰。放。依也。每事依利而行。取怨之道。正義曰。此爲在位好利者箴也。利者。財貨也。怨者。說文云恚也。荀子大略篇。故義勝利者爲治世。利克義者爲亂世。上重義。則義克利。上重利。則利克義。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士不通貨財。有國之君。不息牛羊。錯質之臣。不息雞豚。家卿不修幣。大夫不爲場園。從士以上。皆羞利而不與民爭業。樂分施而恥積臧。以故民不困財。貧窶者有所竄其手。皆言在上位者。宜知重義。不與民爭利也。若在上者放利而行。利壅於上。民困於下。所謂長國家而務財用。必使菑害並至。故民多怨之也。周語芮良夫曰。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將取焉。胡可專也。所怒甚多。而不備大難。○注。放。依也。○正義曰。鄭注天官食醫儀禮少牢饋食有此訓。漢書公孫賀等傳贊引桓寬鹽鐵論曰。桑大夫不師古。始放於末利。師古注。放。縱也。謂縱心於利也。一說。放。依也。案放縱義。亦通。

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注何有者。言不難。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注包曰。如禮何者。言不能用禮。正義曰。讓者。禮之實。禮者。讓之文。先王慮民之有爭也。故制爲禮以治之。禮者。所以整壹人之心志。而抑制其血氣。使之咸就於中和也。爲國者。爲猶治也。管子五輔篇。夫人必知禮。然後恭敬。恭敬然後尊讓。尊讓然後少長貴賤不相踰越。少長貴賤而不相踰越。故亂不生而患不作。故曰禮不可不謹也。禮記禮運曰。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講信修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故聖人之所以治人七情。修十義。講信修睦。尙辭讓。去爭奪。舍禮何以治之。左襄十三年傳。君子曰。讓。禮之主也。世之治也。君子尙能而讓其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禮。而讒慝黜遠。由不爭也。謂之懿德。及其亂也。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是以上下無禮。亂虐並生。由爭善也。謂之昏德。國家之敝。恆必由之。諸文並足發明此章之義。後漢劉愷傳。賈逵上書引此文。作能以禮讓爲國。於從政乎何有。列女傳曾世叔妻上疏。引亦同此。疑出齊古文異。○注。何有言不難。○正義曰。後漢列女傳注。何有言若無有。是其不難也。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注包曰。求善道而學行之。則人知己。正義曰。周官大宰八則。四曰祿位以馭其士。注。爵次也。立者。立乎其位也。患所以立。猶言患無所以立。下篇其未得之也。患得之。亦謂患不得之。皆語之急爾。潛夫論貴忠篇引此文

作患己不立。當是以義增成。或謂立與位同。上二句兩位字。與下二句兩知字。文法一例。漢石經春秋公卽位作卽立。周官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故書位作立。鄭司農云。古立位同字。患所以位。謂患己所以稱其位者。此說亦通。案不患無位。患所以立。爲蒞官時言之。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就爲學時言之。荀子非十二子篇。君子能爲可貴。不能使人必貴己。能爲可信。不能使人必信己。能爲可用。不能使人必用己。故君子恥不修。不恥見汙。恥不信。不恥不見信。恥不能。不恥不見用。是以不誘於譽。不恐於誹。率道而行。端然正己。不爲物傾側。夫是之謂誠君子。皇本己字下有也字。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注孔曰。直曉不問。故答曰唯。正義曰。參者。曾子名。說文森字。讀若曾參之參。則參森音同。其字子輿。則取三人同輿義也。曾子時與門人同侍夫子。深知聖道。故夫子呼告之也。一以貫之者。焦氏循雕菰樓集曰。孔子言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忠恕而已矣。然則一貫者。忠恕也。忠恕者何。成己以及物也。孔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孟子曰。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舜於天下之善。無不從之。是眞一以貫之。以一心而容萬善。此所以大也。又云。孟子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惟其不齊。則不得以己之性情。例諸天下之性情。卽不得執己之所習所學所知所能。例諸天下之所習所學所知所能。故有聖人所不知而人知之。聖人所不能而人能之。知己有所欲。人亦各有所欲。己有所能。人亦各有所能。聖人盡其性以盡人物之性。因材而教育之。因能而器使之。而天下之人。共包函於化育之中。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是故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保邦之本也。己所不知。人其舍諸。舉賢之要也。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力學之基也。克己則無我。無我則有容天下之量。有容天下之量。以善濟善。而天下之善揚。以善化惡。而天下之惡亦隱。貫者。通也。所謂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也。惟事事欲出乎己。則嫉忌之心生。嫉忌之心生。則不與人同而與人異。不與人同而與人異。執一也。非一以貫之也。孔子又謂子貢曰。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聖人惡夫不知而作者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次者。次乎一以貫之者也。多學而後多聞多見。多聞多見。則不至守一先生之言。執一而不博。然多仍在己。未嘗通於人。未通於人。僅爲知之次。而不可爲大知。必知舜之舍己從人。而知乃大。不多學。則蔽於一曲。雖兼陳萬物。而縣衡無其具。乃博學則不能皆精。吾學焉。而人精焉。舍己以從人。於是集千萬人之知。以成吾一人之知。此一以貫之。所以視多學而識者爲大也。孔子非不多學而識。多學而識。不足以盡。若曰。我非多學而識者也。是一以貫之者也。多學而識。成己也。一以貫之。成己以及物也。僅多學而未一貫。得其半。未得其全。故非之。又廣雅釋詁。貫。行也。王氏念孫疏證衞靈公篇。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里仁篇。子曰。吾道一以貫之。一以貫之。卽一以行之也。荀子王制篇云。爲之貫之。貫亦爲也。漢書

谷永傳云。以次貫行。固執無違。後漢書光武十王傳云。奉承貫行。貫亦行也。爾雅。貫。事也。以事與行。義相近。故事謂之貫。亦謂之服。行謂之服。亦謂之貫矣。阮氏元揅經室集曰。貫。吾道一以貫之。此言孔子之道。皆於行事見之。非徒以文學爲敎也。一與壹同。後漢馮緄傳淮南說山訓管子心術篇。皆訓一爲專。大戴衞將軍荀子勸學臣道後漢書順帝紀。皆訓一爲皆。荀子大略左昭二十六年穀梁僖九年禮記表記大學。皆訓壹爲專。一以貫之。猶言壹是皆以行事爲敎也。弟子不知所行爲何道。故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又云。子貢之一貫。亦當訓爲行事。此夫子恐子貢但以多學而識學聖人。而不於行事學聖人也。夫子於曾子則直告之。於子貢則略加問難而出之。卒之告子貢曰。予一以貫之。亦謂壹是皆以行事爲敎也。亦卽忠恕之道也。案一貫之義。自漢以來。不得其解。若焦與王阮二家之說。求之經旨。皆甚合。故並錄存之。皇本貫之下有哉字。○注。直曉不問故答曰唯。○正義曰。唯。卽是答。故以答明之。說文。唯。諾也。曲禮記。唯而不諾。注。應辭。唯恭於諾。

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正義曰。門人者。謂受學於夫子之門之人也。下篇子路使門人爲臣。門人欲厚葬之。門人不敬子路。又孟子言門人治任將歸。皆是夫子弟子。唯曾子謂門弟子。則曾子門人。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則子夏弟子也。忠恕者。周語云。中能應外。忠也。曾子大孝云。忠者。中此者也。周官大司徒注。忠。言以中心。賈子道術。以己量人謂之恕。大戴記小辨云。知忠必知中。知中必知恕。知恕必知外。知外必知德。又曰。內思畢心曰知中。中以應實曰知恕。曾子立孝篇。曾子曰。君子立孝。其忠之用也。禮之貴也。故爲人子而不能孝其父者。不敢言人父不能畜其子者。爲人弟而不能承其兄者。不敢言人兄不能順其弟者。爲人臣而不能事其君者。不敢言人君不能使其臣者。禮中庸曰。子曰。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二文言忠恕之義最顯。蓋忠恕理本相通。忠之爲言中也。中之所存。皆是誠實。大學所謂誠意毋自欺也。卽是忠也。中庸云。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中庸之誠。卽大學之誠意。誠者實也。忠者亦實也。君子忠恕。故能盡己之性。盡己之性。故能盡人之性。非忠則無由恕。非恕亦奚稱爲忠也。說文訓恕爲仁。此因恕可求仁。故恕卽爲仁。引申之義也。是故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立己達。忠也。立人達人。恕也。二者相因。無偏用之勢。而已矣者。無餘之辭。自古聖賢至德要道。皆不外忠恕。能行忠恕。便是仁聖。故夫子言忠恕違道不遠也。忠恕之道。卽一以貫之之道。故門人聞曾子此言。不復更問矣。宋相臺本岳本此節下有集解云。忠以事上。恕以接下。本一而已。唯其人也。其注諸本並無。蓋後人所增。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注孔曰。喻猶曉也。正義曰。包氏愼言溫故錄。大雅瞻卬如賈三倍。君子是識。箋云。賈物而有三

倍之利者。小人所宜知也。君子知之。非其宜也。孔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案如鄭氏說。則論語此章。蓋爲卿大夫之專利者而發。君子小人以位言。范寧曰。棄貨利而曉仁義。則爲君子。曉貨利而棄仁義。則爲小人。見皇侃義疏。與鄭箋意同。董子對策曰。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故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公儀子相魯。見其家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慍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女紅利乎。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及周之衰。其卿大夫緩於誼而急於利。故詩人刺之曰。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爾好義。則民向仁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向邪而俗敗。由是觀之。天子大夫。下民之所視傚。豈可居賢人之位。而爲庶人行哉。夫皇皇求利。惟恐匱乏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之意也。觀董子此言。可知鄭說之約而該矣。焦氏循雕菰樓文集。荀子王制篇。古者雖王公卿士大夫之子孫。不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庶人。雖庶人之子孫。積文學。正身行。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卿士大夫。案卿士大夫。君子也。庶人。小人也。貴賤以禮義分。故君子小人。以貴賤言。即以能禮義不能禮義言。能禮義故喻於義。不能禮義故喻於利。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爲能。君子喻於義也。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小人喻於利也。惟小人喻於利。則治小人者。必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故易以君子孚於小人爲利。君子能孚於小人。而後小人乃化於君子。此教必本於富。驅而之善。必使仰足事父母。俯足畜妻子。儒者知義利之辨。而舍利不言。可以守己。而不可以治天下之小人。小人利而後可義。君子以利天下爲義。孔子此言。正欲君子之治小人者。知小人喻於利。○注。喻猶曉也。○正義曰。禮記文王世子注同。淮南主術修務訓注。喻。明也。明曉義同。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注包曰。思與賢者等。正義曰。鄭注云。省。察也。察己得無然也。案省察常訓。荀子修身篇。見善修然。必以自存也。見不善愀然。必以自省也。即此章之義。○注。思與賢者等。○正義曰。鄭注云。齊。等也。與包同。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注包曰。幾者。微也。當微諫納善言於父母。見志。見父母志有不從己諫之色。則又當恭敬。不敢違父母意而遂己之諫。正義曰。說文云。諫。証也。謂以言正之也。白虎通諫諍云。諫者。閒也。更也。是非相閒革更其行也。孝經云。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是父母有過。人子當諫止之也。勞而不怨者。王氏引之經義述聞。勞。憂也。高誘注淮南精神篇曰。勞。憂也。凡詩言實勞我心。勞心忉忉。勞心慱慱。勞人草草之類。皆謂憂也。論語勞而不怨。承上見志不從而言。亦謂憂而不怨也。曲禮曰。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可謂憂矣。皇侃疏引內則撻之流血。不敢疾怨。以爲證。案撻之流血。非勞之謂也。邢昺疏曰。父母使己以勞辱之事。己當盡力服其勤。不得怨父母。則又與上文幾諫之事無涉。胥失之矣。孟子萬章篇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

之。勞而不怨。勞與喜相類。亦謂憂而不怨也。案王說是也。祭義。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懼而不怨。懼憂義同。勞而不怨。謂憂父母之不從。更思進諫也。皇本敬下有而字。○注。幾者至之諫。○正義曰。易繫辭傳。幾者。動之微。說文。幾。微也。坊記子云。從命不忿。微諫不倦。勞而不怨。可謂孝矣。微諫卽幾諫。此注言微諫。當卽本坊記。鄭彼注云。微諫不倦者。子於父母尚和順。不用鄂鄂。又檀弓云。事親有隱而無犯。鄭注云。無犯。不犯顏而諫。論語曰。事父母幾諫。合鄭兩注觀之。是微諫爲和順之義。內則所云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是也。納善言於父母者。謂所諫之辭。皆是善言。所謂諭父母於道也。見志。見父母志有不從己諫之色者。言父母志不可見。但見父母色。知其志也。則又當恭敬云云者。內則云。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則復諫。不說。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孰諫。是子諫父母不從。當益加孝敬。思復進諫。不可違父母意。徑情直行。但欲遂己之諫。不計父母之恥怒也。祭法云。父母有過。諫而不逆。鄭注。順一而諫之。不逆與不違義同。蓋不違亦是幾諫。非不敢違父母意。遂不諫也。白虎通諫諍云。子諫父。父不從。不得去者。父子一體。而分無相離之法。猶火去木而滅也。論語事父母幾諫。又敬不違。白虎通引此文。以不違爲不去。卽內則所云不說則孰諫。必待親從諫而後已。己不得違而去之也。此與包注義別。亦通。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注鄭曰。方猶常也。正義曰。皇本不遠上有子字。詩板傳。遊。行也。此常訓。吳氏嘉賓說。必有方者。亦非遠遊也。雖近且必有其所常至。使家人知之。曲禮曰。所遊必有常。是也。案玉藻云。親老。出不易方。義與此同。邢疏云。遊必有常所。使父母呼己。得卽知其處也。設若告云詣甲。則不得更詣乙。恐父母呼己於甲處。不見。則使父母憂也。○注。方猶常也。○正義曰。鄭注檀弓禮器並同。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注鄭曰。孝子在喪。哀慼思慕。無所改於父之道。非心所忍爲。正義曰。釋文曰。此章與學而篇同。當是重出。陳氏鱣古訓曰。漢石經亦有此章。當是弟子各記所聞。故鄭注之。案論語中重出者數章。自緣聖人屢言及此。故記者隨文記之。春秋繁露祭義篇。孔子曰。書之重。辭之復。嗚呼。不可不察也。其中必有美者焉。○注。鄭曰至忍爲。○正義曰。釋文云。學而是孔注。今此是鄭注。本。或二處皆有集解。或有無者。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注孔曰。見其壽考則喜。見其衰老則懼。正義曰。喜懼者。說文云。喜。樂也。懼。恐也。皇疏引李充曰。孝子之事親也。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憂樂之情深。則喜懼之心篤。然則歡樂以排憂。進歡而去慼者。其惟知父母之年乎。豈徒知年數而已哉。貴其能藉年而致養也。是以惟孝子爲能達孰養之方。盡將從之節。喜於康豫。懼於失和。孝子之道備也。○注。孔曰至則懼。○正義曰。釋文云。此章注或云孔注。或云包氏。又

作鄭玄語辭。未知孰是。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注】包曰。古人之言。不妄出口。為身行之將不及。正義曰。爾雅釋詁。躬。身也。逮。及與也。釋言。逮。及也。並常訓。禮緇衣云。子曰。言從而行之。則言不可飾也。行從而言之。則行不可飾也。故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則民不得大其美而小其惡。義與此章相發。皇本作古之者言之不妄出也。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注】孔曰。俱不得中。奢則驕佚招禍。儉約無憂患。正義曰。約即曾子守約之約。趙氏佑溫故錄。責盡節受以剝。節當位受以孚。君子損益盈謙。與時消息。於謙得六爻之吉。於豐廑日中之憂。天道人事。未有不始於約終於約者。約而為泰則無恒。泰而能約故可久。曲禮曰。敖不可長。欲不可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皆言約之道也。武氏億經讀考異。此凡兩讀。以約為句。失之者鮮矣為句。又以約失之者為句。鮮矣為句。並通。○注。俱不至憂患。○正義曰。注謂約即儉也。奢則不孫。儉則固。二者俱不得中。而約可免憂患。故其失鮮。易象傳。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表記子曰。恭近禮。儉近仁。信近情。敬讓以行。此雖有過。其不甚矣。夫恭寡過。情可信。儉易容也。以此失之者。不亦鮮乎。義與此文相證。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注】包曰。訥。遲鈍也。言欲遲而行欲疾。注。訥遲鈍也。○正義曰。說文云。訥。言難也。廣雅釋詁。訥。遲也。玉篇引論語作吶。以吶為訥之或體。說文。㕯。言之訥也。㕯在口部。訥在言部。字異義同。檀弓。其言吶吶然。如不出諸其口。注。吶吶。舒小貌。亦遲鈍之義。釋文引鄭注云。言欲難意。與包同。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注】方以類聚。同志相求。故必有鄰。是以不孤。正義曰。張栻解云。德立於己。則天下之善斯歸之。豈不孤也。如善言之集。良朋之來。皆所謂有鄰也。至於天下歸仁。是亦不孤而已矣。案張解深合經旨。易坤文言曰。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言內外皆有所立。故德不孤。不孤者。言非一德也。韓詩外傳。齊桓公遇麥丘之封人。謂其善祝曰。至德不孤。善言必再。又曰。至德不孤。善言必三。義尤明顯。必有鄰者。言己有德。則有德之人。亦來歸也。鹽鐵論論誹篇。引此文說之云。故湯興而伊尹至。不仁者遠矣。未有明君在上。而亂臣在下也。漢書董仲舒傳。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

瑞應誠而至。書曰。白魚入於王舟云云。此蓋受命之符也。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皆積善累德
之效也。此引論語爲人同心歸之之證。積善累德。卽釋不孤義也。皇疏又一云鄰。報也。言德行不
孤矣。必爲人所報也。故殷仲堪曰。推誠相與。則殊類可親。以善接物。物亦不皆忘。以善應之。
是以德不孤焉。必有鄰也。案說苑復恩篇。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夫施德者貴不德。受恩者尙
必報。是以鄰爲報。亦漢人舊誼。故並箸之。○注。方以至不孤。○正義曰。邢疏云。方以類聚者。
周易上繫辭文也。方謂法術性行。各以類相聚也。一云同志相求者。周易乾卦文言也。言志同者。相
求爲朋
友也。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注數謂速數之數。正義曰。疏。速也。見呂覽愼行注。邢疏云。此章明爲臣結
交。當以禮漸進也。吳氏嘉賓說。數與疏對。記曰。祭不欲數。是也。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
甘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事君與交友。皆若是矣。數者。暱之至於密焉者也。惟恐其辱。
乃所以召辱。不欲其疏。乃所以取疏。故曰上交不諂。下交不瀆。案吳氏此說。與邢疏合。宋書蕭
思話劉延孫傳論。夫傳因事狎。徽由近疏。疏必相思。狎必相厭。厭恩一殊。榮禮自隔。子曰。事
君數。斯疏矣。雖引文有誤。而其義亦與邢疏同。釋文云。數。鄭世主反。謂數己之功勞。隋書李
諤傳。時當官者好自矜伐。諤上書云。舜戒禹云。女惟不矜。天下莫與女爭能。女惟不伐。天下莫
與女爭功。言偃又云。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此皆先哲之格言。正本鄭說。以數爲數
己之功勞也。先兄五河君經義說略辨之云。如鄭此說。則下朋友數。不可通。當訓爲數君友之過。
漢書項籍傳陳餘傳司馬相如傳下主父偃傳注。並云數。責也。國策秦策注。數讓責讓。皆數其過之義。
儒行。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謂不可面相責讓也。兪氏越羣經平議說同。又云。曲禮云。
爲人臣之禮。不顯諫。故諫有五。而孔子從其諷。其於朋友。則曰忠告而善道之。事君而數。則失
不顯諫之義。朋友而數。則非所以善道之矣。此說於義亦順。因並箸之。○注。數謂速數之數。○
正義曰。爾雅釋詁。數。疾也。樂記衛音趨數煩志。注。趨數。讀如促速。祭義。其行也趨趨以數。
注。數之言速也。是數速音義皆相近。此注義不顯備。胡氏紹勳拾義申此注。謂數者。疾諫也。又
謂數有驟義。如廣雅釋詁三小爾雅廣言。皆訓驟爲數。左傳宣二年驟諫服注。楚辭悲回風驟諫君而
不聽令。注。並云驟。數也。驟諫未有不致辱者。此說當得注意。陳氏鱣古訓。引錢廣伯說速數乃
疏數之訛。非是。皇
本此注爲孔安國。

卷六　公冶長第五

集解　凡二十九章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絏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注孔曰。冶長弟子。魯人也。姓公冶。名長。縲。黑索。絏。攣也。所以拘罪人。正義曰。以者。主婚之辭。子者。儀禮喪服經女子子在室爲父。注。子。女也。妻者。以女適人。與之爲妻也。說文。妻。婦與夫齊者也。大戴禮保傅云。謹爲子孫娶妻嫁女。必擇孝悌世世有行仁義者。故此辨其非罪。及論南容。亦稱其德行。示當謹擇士也。非其罪。傳無所聞。皇疏引范寧曰。公冶行正獲罪。罪非其罪。孔子以女妻之。將以大明衰世用刑之枉濫。勸將來實守正之人也。又引別書名論釋。稱公冶長解禽語。食死人肉。致疑爲殺人。繫獄。邢疏斥其不經。是以周官夷隸掌與鳥言。貉隸掌與獸言。則以公冶解鳥語。容或有之。而謂因此獲罪。則傳會之過矣。縲。唐石經作縲。張參五經文字。以爲避諱偏旁。O注。冶長至罪人。O正義曰。史記弟子傳。公冶長。齊人。家語弟子解。則云魯人。與此孔注合。史記長可妻也。不達公冶爲文。故此注以公冶爲姓。長爲名。而又稱冶長者。猶馬遷葛亮之比。凡兩字姓。得單舉一字也。家語云。名長。邢疏引家語作字子長。釋文引家語作字子張。據史傳亦字子長。皇疏及釋文引范寧曰。名芝。字子長。白水碑作子之。似又以子之爲字。諸說各異。當以史傳爲正。縲爲黑索者。說文無縲字。纍下云綴得理也。一曰大索也。縲與纍同。凡索皆綴屬而成。故兩訓可互取。史記此文作累。淮南子氾論訓累紲兩見。孟子梁惠王下。係累其子弟。趙岐注。係累猶縛結也。荀子。成相箕子累。楊倞注。累讀爲縲。案累卽纍字省。春秋左氏傳。不以纍臣釁鼓。兩稱纍囚。使其衆男女別而纍。皆以纍爲索也。說文。紲。系也。從系世聲。緤紲或從枼。廣雅釋詁。紲。系也。釋器。紲。纍索也。少儀犬則執緤。左氏傳。臣負羈紲。是紲亦繩索之稱。凡繫人繫物。皆謂之紲。孔以紲爲攣者。說文。攣。係也。易中孚有孚攣如。馬注。攣。連也。虞注。攣。引也。義皆可證。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注王曰。南容。弟子。南宮縚。魯人也。字子容。不廢。言見用。正義曰。爾雅釋詁。廢。舍也。此常訓。說文。戮。殺也。廣雅釋詁。戮。殺也。辱也。辠也。義皆相近。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獨居思仁。公言義。其聞詩也。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是南宮縚之行也。夫子信其仁。以爲異姓。盧辯注謂以兄之子妻之也。案思仁言義。則有臨民之德。當國有道時。必見錄用也。其心謹言。則當無道時。危行言遜。故可免刑戮也。皇疏云。昔時講說好評公冶南容。德有優劣。故妻有己女兄女之異。侃謂二人。無勝負也。卷舒隨世。乃爲有智。而枉濫獲罪。聖人猶然。亦不得以公冶爲劣也。以己女妻公冶。以兄女妻南容。非謂權其輕重。政是當其年相稱而嫁。事非一時在次耳。則可無意其閒也。兄之子者。史記索隱引家語云。梁紇娶魯之施氏生九女。其妾生孟皮病足。乃求婚於顏氏徵在。則孔子兄卽孟皮也。孟皮此時已卒。故孔子爲兄子主婚。O注。南容至子容。O正義曰。南宮者。兩字氏。亦單舉一字。故曰南。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南宮括字子容。括又作适。史以南宮

括南容爲一人。此注又以南容南宮縚爲一人。檀弓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髽。而家語又以三復白圭爲南宮韜之行。韜與縚同。論語釋文亦云。縚本又作韜。則陸所見此注亦作韜。蓋與容括。義皆相貫。作縚作韜。皆通用字。鄭氏檀弓注云。南宮縚。孟僖子之子。南宮閱也。字子容。其妻孔子兄女。疏云。案左氏傳孟僖子將卒。召其大夫云。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以事仲尼。以南宮爲氏。故世本云仲孫玃生南宮縚是也。案仲孫玃卽孟僖子。世本誤以南宮縚南宮閱爲一人。而鄭君遂承其誤。閱與說通用字、左傳所云屬說。卽南宮閱也。又名仲孫閱。又名南宮說。而其謚爲敬。其字爲叔。與南宮縚無涉。自鄭君誤依世本。而陸德明釋文司馬貞史記索隱。皆沿用之。然漢書古今人表。分列南宮敬叔南容爲二人。則世本不可信。明錢可選晉補闕疑。會列四疑以辨之。謂孔子在魯。族雖頗微。而敬叔爲公族元士。定已娶於彊家。豈孔子得以兄子妻之。又檀弓載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孔子謂不如速貧之愈。若而人豈能抑權力而伸有德。謹言行而不廢於有道之邦者耶。毛氏奇齡四書賸言。亦謂敬叔卽會受僖子命。與其兄懿子學禮孔子。然並不在弟子之列。史記家語所載弟子。止容一人。向使容卽敬叔。則未有載敬叔不載懿子者。至縚妻姑喪。孔子誨其女髽法。若是敬叔。則此姑者。孟僖子妻也。世族喪服。自有儀法。不容誨也。至若史記家語。各載敬叔從孔子適周。見金人緘口。孔子戒以謹言。事與容無涉。二家之論致確。梁氏玉繩古今人表攷史記志疑說略同。惟毛氏賸言。以南宮适別爲一人。非是。南容與史記不合。其謬顯然。此故不載其說也。又顏師古漢書注。南容卽南宮縚也。敬叔。卽南宮括也。以南宮括爲敬叔。亦誤。

子謂子賤。注孔曰。子賤。魯人弟子。宓不齊。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注包曰。若人者。若此人也。如魯無君子。子賤安得此行而學行之。正義曰。呂氏春秋察賢篇。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居。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其故於宓子。宓子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故勞。任人者故逸。宓子則君子矣。韓詩外傳同。又云。子賤治單父。其民附。孔子曰。告丘之所以治之者。對曰。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有二人。所師者一人。孔子曰。所父事者三人。足以教孝矣。所兄事者五人。足以教弟矣。所友者十有二人。足以袪壅蔽矣。所師者一人。足以慮無失策。擧無敗功矣。惜也不齊爲之小。不齊爲之大。功乃與堯舜參矣。說苑政理篇略同。然則夫子所云魯之君子。卽指所父事兄事所友所師者言。子賤爲政。在能得人。故說苑又載子賤告夫子以三得。終之以朋友益親。夫子賢美子賤能取人。而又以見魯多君子。故云若魯無君子。子賤安所取法以成其治乎。新序雜事二。魯君使宓子賤爲單父宰。子賤辭去。因請借善書者二人。使書憲書教品。魯君予之至單父使書。子賤從旁引其肘。書醜則怒之。欲好書則又引之。書者患之。請辭而去。歸以告魯君。魯君曰。子賤苦吾擾之。使不得施其善政也。乃命有司無得擅徵發單父。單父之化大治。故孔子曰。君子哉子賤。魯無君子者。斯安取斯。美其德也。新序與說苑同出劉向。蓋魯君信用子賤。而子賤又能取人以輔其治。故孔子美之。○注。子賤魯人弟子宓不齊。○正義曰。

史記弟子列傳。宓不齊字子賤。少孔子四十九歲。不言何國人。家語弟子解。然云魯人。與此注合。然釋
漢書藝文志。有宓子十六篇。顏師古注。宓讀與伏同。又或作虙。見五經文字所引論語釋文。
文以作宓爲誤。則不知虙宓。俱從必得聲。
未爲誤也。又或作密。見淮南子泰族訓。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注】孔曰。言女器用之人。曰。何器也。曰。瑚璉也。【注】包曰。瑚璉。黍稷之器。夏曰瑚。殷曰璉。周曰簠簋。宗廟之器貴者。

正義曰。夫子論諸弟子。非在一時。記者以次書之。皇疏謂子貢聞孔子評論諸弟子而不及己。故有此問。非也。惠氏棟九經古義。瑚璉當爲胡連。春秋傳曰。胡簋之事。明堂位曰。夏后氏之四璉。皆不從玉旁。孔廟禮器碑。又作胡輦。古璉字通。段氏玉裁說文注。引禮器碑。又引司馬法夏后氏輦曰余車。劉曰胡奴車。周曰輜輦。疑胡輦皆以車爲名。案說文。槤。瑚槤也。其字從木。當是以木爲之。潛夫論讚學云。胡簋之器。其始也。乃山野之木。是其證。陳祥道禮書。瑚以玉。簋以竹爲之。蓋以瑚字從玉。簋字從竹。妄爲說之。無他證也。馮氏登府異文攷證。攷胡璉本瓦器。馮見而飾以玉。孟郁修堯廟碑。瑚字又作⿰土胡。可知胡璉本瓦器。故後人又加土旁。案攷工記。旊人爲簋。簋是瓦器。而明堂位以四璉六瑚八簋爲文。則胡璉亦瓦器。然旊人疏云。祭宗廟皆用木簋。今此用瓦簋。祭天地及外神尚質。器用陶匏之類也。則簋有以木以瓦之異。堯廟碑。是祭外神。當用瓦。故字作⿰土胡。若論語言祭宗廟之器。本不用瓦。不得同彼文作⿰土胡也。○注。瑚璉至貴者。○正義曰。鄭注云。黍稷器。夏曰瑚。殷曰璉。與包咸同。說文云。黍。禾屬而黏者也。稷。齋也。程氏瑤田九穀考說。黍穗似禾而舒散。今北人稱黃小米。稷。今之高粱。宗廟之祭。食用黍稷。此瑚璉爲盛黍稷器也。其制之異同。鄭注明堂位。已云未聞。凌氏曙典故覈引三禮圖。瑚受一升。如簋而平下。璉受一升。漆赤中。蓋亦龜形。飾口以白金。制度如簋而銳下。則以瑚圜璉方。未知何本。明堂位稱夏之四璉。殷之六瑚。今包鄭注。俱云夏瑚殷璉。賈服杜注左傳亦言夏曰瑚。疑今本明堂位文有誤也。周曰簠簋者。鄭注周官舍人云。方曰簠。圜曰簋。盛黍稷稻粱器。賈疏案孝經云。陳其簠簋。註云。內圓外方。受斗二升者。直據簠而言。若簋則內方外圓。此其制也。夫子言賜也達。可使從政。故以宗廟貴器比之。言女器若瑚璉者。則可薦鬼神。羞王公矣。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注】馬曰。雍。弟子。仲弓名。姓冉。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注】孔曰。屢。數也。佞人口辭捷給。數爲人所憎惡。

正義曰。說文云。佞。巧讇高材也。曲禮釋文。口才曰佞。下篇惡夫佞者。無乃爲佞乎。訓同。仲弓德行中人。行必先人。言必後人。或者以爲仁而不佞者。當時尙佞。見雍不佞。故深惜之。禦者。爾雅釋言云。禁也。不知其仁。言以口給禦人。不知

其人於仁何如也。唐石經初刻作其仁。後磨改作其人。皇本末二句尾並有也字。○注。雍弟子仲弓名姓冉。○正義曰。史記弟子列傳。冉雍字仲弓。鄭目錄云魯人。論衡自紀篇。以仲弓爲冉伯牛子。史記索隱引家語。又云伯牛之宗族。二說各異。當從論衡。○注。屢數至憎惡。○正義曰。毛詩賓筵傳。屢。數也。此常訓。捷給者。捷。速也。給。足也。荀子性惡篇。齊給便敏而無類。注。給謂應之速如供給者也。非十二子篇。齊給便利而不順禮義。注。給。急也。速急皆引申之義。大戴禮保傅篇。接給而善對。曾子立事篇。進給而不讓。說苑尊賢篇。孔子對哀公以取人之術曰。毋取拑者。毋取口銳者。拑者大給利不可盡用。口銳者多誕而寡信。後恐不驗也。皆謂口辭捷給也。韓詩外傳。人之利口贍辭者。人畏之。畏之斯惡之。子曰。惡利口之覆邦家者。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注孔曰。開。弟子也。漆雕姓。開名。仕進之道。未能信者。未能究習。子說。注鄭曰。善其志道深。正義曰。釋文雕本或作凋。皇本唐宋石經皆作彫。邢本作雕。與釋文合。阮氏元挍勘記。依說文當作琱。凡琱琢之成文則曰彫。雕凋皆段借字。案依阮說。漆雕氏。必其職掌漆飾琱刻以官爲氏者也。夫子使開仕。當在爲魯司寇時。皇疏云。答師稱吾者。古人皆然也。考答師稱吾。僅見此文。宋氏翔鳳過庭錄。疑吾爲启字之訛。启即啓字。亦通。○注。開弟至究習。○正義曰。史記弟子列傳。漆雕開字子開。閻氏若璩四書釋地。謂上開本啓字。漢人避諱所改。引漢藝文志孔子弟子漆雕啓證之。其說是也。古今人表亦作啓。啓者。開也。故字子開。此注以開爲名。作僞者之疏可知。揚簡先聖大訓又名憑。家語弟子解。又字子若。自求禮字子脩。皆妄人所造。鄭目錄云魯人。家語則云蔡人。亦誤也。仕進之道。恐未能究習。故云未能信。信者。有諸己之謂也。由開之言觀之。其平時好學不自矜伐。與其居官臨民謹畏之心。胥見於斯。其後仕與不仕。史傳並無明文。家語謂開習尙書。不樂仕。夫不樂仕。非聖人之敎。中庸云。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夫子謂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子路亦謂不仕無義。欲潔其身。而亂大倫。是開之言未能信。實以仕進之道未能究習。而非不樂仕矣。此注雖僞作。猶能不失其義。王肅注家語云。言未能明言斯書義。是肅自爲附會。○注。善其志道深。○正義曰。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即此義。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與。注馬曰。桴。編竹木。大者曰栰。小者曰桴。子路聞之喜。注喜與己俱行。正義曰。乘。說文作椉。云覆也。覆者。加乎其上也。詩七月傳。乘。升也。桴者。說文云泭也。漢書地理志注。桴。以舟渡也。于。皇本作於。爾雅釋詁。于。於也。二字義同。故經傳通用。王氏鎏四書地理考。浮海。指勃海。說文。海。天池也。以納百川者。又云。澥。勃澥。海之別也。潛丘劄記太史公多言勃海。河渠書謂汞平之勃海。封禪書謂登萊之勃海、蘇秦列傳指天津衞之海。朝鮮列傳指海之在遼東者。勃海之水大矣。非專爲近勃海郡者也。案漢書地理志。玄菟樂浪。武帝時。皆朝鮮濊貉句驪蠻夷。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鮮。

敎其民以禮義田蠶織。作樂浪朝鮮民犯禁八條。相殺以當時償殺。相傷以穀償。相盜者。男沒入爲其家奴。女子爲婢。欲自贖者人五十萬。雖免爲民。俗猶羞之。嫁娶無所售。是以其民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不淫辟。可貴哉仁賢之化也。然東夷天性柔順。異於三方之外。故孔子悼道不行。設浮於海。欲居九夷有旨也。顏注。言欲乘桴筏而適東夷。以其國有仁賢之化。可以行道也。據志言。則浮海指東夷。卽勃海也。夫子嘗曰。必實有所指之地。漢世師說未失。故尙能知其義。而非泛言四海也。夫子本欲行道於魯。魯不能竟其用。乃去而他國。最後乃如楚。則以楚雖蠻夷。而與中國通已久。其時昭王又賢。葉公好士。故遂如楚以冀其用。則是望道之行也。至楚。又不見用。始不得已而欲浮海居九夷。史記世家雖未載浮海。及居九夷二語。爲在周遊之後。所以意測之當是也。其欲浮海居九夷。仍爲行道。由漢志注釋之。則非遯世幽隱。但爲世外之想可知。卽其後浮海居九夷。皆不果行。然亦見夫子憂道之切。未嘗一日忘諸懷也。其必言乘桴者。錢氏坫論語後錄。謂爾雅釋水。庶人乘泭。夫子言道不行。以庶人自處是也。說文。憙。說也。從心從喜。喜亦聲。今經傳通作喜。皇本由下有也字。○注。桴編竹木大者曰栰。小者曰桴。○正義曰。詩周南疏引論語注與此注同。臧宋以爲鄭注佚文。或鄭用其師說也。說文。桴。棟名。別一義。泭。編木以渡也。爾雅釋言。舫。泭也。孫炎注。方木置水中爲泭筏也。釋文泭字或作䈏。樊本作柎。釋水李巡注。併木以渡也。詩周南。不可方思。邶風。方之舟之。毛傳並云方。泭也。方與舫同。周南釋文。泭本亦作䈏。又作桴。或作柎。諸字惟桴是叚字。餘皆同音異體也。韋昭國語注。編木曰泭。小泭曰桴。分泭桴爲二。失其義矣。王逸楚辭惜往日注。編竹木曰泭。與此注同。方言。泭謂之簰。簰謂之筏。筏。秦晉之通語也。江淮家居簰中謂之薦。廣雅釋泳。簰桴䈴。筏也。衆經音義卷三。筏。通俗文作䉶。韻集作橃。編竹木浮於河以運物也。南土名簰。北人名筏。楚辭王逸注。楚人曰泭。秦人曰撥。筏䉶橃並同。周南釋文引郭璞音義云。木曰簰。竹曰筏。小筏曰泭。泭爲小。則筏爲大。此據人當時所稱別之。然泭筏對文。有大小之殊。散文亦通稱。故方言廣雅廣列異名。不爲分別也。○注。喜與己俱行。○正義曰。子路親師。雖相從患難勿恤也。今見夫子使從桴海。若夫子獨許己與之俱行。故聞而喜也。

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注】鄭曰。子路信夫子欲行。故言好勇過我。無所取材者。無所取於桴材。以子路不解微言。故戲之耳。一曰。子路聞孔子欲浮海。不復顧望。故孔子歎其勇曰過我。無所取哉。言唯取於己。古字材哉同。注。子路至哉同。○正義曰。注用鄭義。後則集解。兼存他說也。釋文過我絕句。此本鄭氏。又云一讀過字絕句。此集解後說。說文。材。木梃也。周官太宰五曰材貢。史記貨殖傳。山居千章之材。並謂木也。夫子浮海。是不得已之思。其勢亦不能行。子路信爲實然。則以不解夫子微言故也。微者。爾雅釋詁云。匿。微也。微者。隱也。其義深隱。則曰微言。猶所謂隱語也。子路伉直。不解微言。故夫子但言無所取材爲桴以戲之。所以深悟之也。爾雅釋詁。戲。謔也。三國吳志薛綜傳。權欲浮海。親征公孫淵。綜諫曰。昔孔子疾

時話乘桴之語。季由是喜。拒以無所取才。釋其辭義。亦謂桴材。作才者叚借字。一日云云。以通爲好勇太過我。無所取材爲但以由從不復取他人哉。言必不能也。云古字材哉同者。馮氏登府異文攷證。哉字從才。才與哉通。翟灝張平子碑。往才汝諧。邢昺爾雅疏。哉古文才。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注】孔曰。仁道至大。不可全名也。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注】孔曰。賦。兵賦。【正義】曰。史記弟子傳作季康子問。當出古論。釋文。賦。梁武帝云魯論作傳。陳氏鱣古訓曰。賦傳同音。故魯論借用。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子貢歷言仲由冉有公西赤之行。文子以爲一諸侯之相。與此章所論相合。程氏瑤田論學小記。夫仁。至重而至難者也。故曰仁以爲己任。任之重也。死而後已。道之遠也。知自以爲及。是未死而先已。聖人之所不許也。故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言夫行恕以終其身。死而後已。不自以爲及者也。故有問人之仁於夫子者。則皆曰未知。蓋曰吾未知其及焉否也。○注。賦。兵賦。○正義曰。鄭注。賦。軍賦。此孔所襲。說文。賦。斂也。顏師古漢書地理志注。賦者。發斂土地所生之物以供天子也。胡氏渭禹貢錐指。周時軍旅之征謂之賦。周禮大司馬注。賦。給軍用者也。小司馬注曰。賦謂出車徒給繇役也。左傳曰。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又曰。悉索敝賦。又曰。韓賦七邑。又曰。魯賦八百乘。邾賦六百乘。又曰。鄶無賦於司馬。其所謂賦。皆軍賦也。

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不知其仁也。【注】孔曰。千室之邑。卿大夫之邑。卿大夫稱家。諸侯千乘。大夫百乘。宰。家臣。【正義】曰。武伯更問求赤於仁何如。夫子直告以二子之才。不俟再問也。千室之邑者。說文。室。實也。從宀從至。至所止也。邑。國也。從口。先王之制。尊卑有大小。從卪。宰者。公羊隱元年傳。宰者何。官也。古凡大小官。多稱宰。如家宰。大宰。膳宰。宰夫。宰胥。宰旅。及邑長家臣。皆名宰也。左隱元年疏。引鄭注論語云。公大都之城。方三里。臧宋輯本列之此文之下。攷左傳云。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又云。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鄭以國爲上公之國。周官典命。公九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爲節。鄭注云。公城蓋方九里。是大都三國之一。則爲三里矣。就鄭君殘注釋之。千室之邑謂公邑。凌氏曙四書典故覈云。周官之制。天子自六鄉以外。分六遂及家稍小都大都。其餘之地。制爲公邑。使大夫治之。在二百里三百里以上。大夫如州長。在四百里五百里以下。大夫如縣正。皆屬於遂人。載師以公邑之田任甸地。舉甸以該稍縣畺也。鄉遂之民。以七萬五千家爲定。其餘夫皆受田於公邑。故遂人授民夫以廛。田百畮。萊五十畮。餘夫亦如之。餘夫所受。公邑之萊也。大宰九賦邦甸家稍都鄙之賦。皆公邑所出。諸侯之國亦然。以魯言之。三鄉三遂之外。除大夫之采邑。皆公邑。孔子爲中都宰。子夏爲莒父宰。子賤爲單父宰。子游

爲武城宰。皆公邑也。惟費宰爲季氏邑。成宰爲孟氏邑。郈宰爲叔孫氏邑。非公邑耳。王畿之地。鄉遂以家計。公邑蓋以里計。諸侯之地。皆以家計。故春秋之世。動云書社幾百。蓋二十五家爲社。可知邑之大小。皆論室之多少也。周禮。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鄭注。甸方八里。旁加一里治洫。則方十里爲一成。四甸爲縣。方二十里。縣二百五十六井。二千三百四十夫之地。以鄭意推司馬法算之。宮室涂巷三分去一。通不易一易再易計之。爲一室受二夫之田。實一縣受田出稅人爲七百六十九夫。又旁加一里內受田治洫人四百三十一夫。共千二百夫。云千室之邑。舉成數也。或容有餘夫分授。杜氏注左傳築郿曰。四縣爲都。四井爲邑。然宗廟所在。則雖邑曰都。尊之也。孔疏引釋例曰。邑有先君宗廟。雖小曰都。都而無廟。固宜稱城。案此則自井以上至縣。凡有城皆稱邑。至四縣爲都。乃稱都。故云千室之邑。其宰則如周禮之縣正也。鄭此注又云。大夫之家。邑有百乘。采地一同之廣輪也。案大學云百乘之家。鄭注。有采地者也。坊記云。家富不過百乘。兩疏以爲皆卿采邑。凡卿亦稱大夫。故鄭君此注。及雜記注。並言大夫有百乘也。坊記疏以爲百里正一同之制。司馬法六尺爲步。步百爲畮。畮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爲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爲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爲同。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此司馬法。鄭君引以注小司徒。知此采地一同。亦其制也。賈公彥小司徒疏云。謂之爲同者。取象雷震。百里所聞同。是同方百里之義也。廣輪。猶言廣長。凡輪皆直行。此據開方法言之。○注。千室之邑卿大夫之邑。○正義曰。注以千室之邑。爲卿大夫采邑。不爲公邑。與鄭氏異。則似冉有蔵能仕於私家。於義未能備也。皇疏云。舊說五等之臣。其采地亦爲三等。各依其君國十分爲之。上公地方五百里。其臣大采方五十里。中采方二十五里。小采方十二里半。侯方四百里。其臣大采方四十里。中采方二十里。小采方十里。伯方三百里。其臣大采方三十里。中采方十五里。小采方七里半。子方二百里。其臣大采方二十里。中采方十里。小采方五里。男方百里。其臣大采方十里。中方五里。小方二里半。凡制。地方一里爲井。井有三家。若方二里半。有方一里者六。又方半里者一。則合十八家有餘。故論語云十室之邑也。其中大小各隨其君。故或有三百戶。是方十里者一。或有千室。是方十里者三有餘也。

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注馬曰。赤。弟子。公西華。有容儀。可使爲行人。

正義曰。說文。束。縛也。釋名釋言語。束。促也。相促近也。帶。繫縧於要。所以整束其衣。故曰束帶。釋名釋衣服。帶。蔕也。著於衣。如物之繫蔕也。漢孫根碑。束聲立朝。本此文。當爲齊古之異。鞶者革帶。段氏玉裁說文注云。古有大帶。有革帶。革帶以繫佩韍而後加之大帶。則革帶統於大帶。故詩於鞶曰大帶也。戴氏震四書典故考辨。凡冕服皆素帶。而爵弁皮弁朝服玄端。皆緇帶。爲擯相者、當服皮弁。所謂束帶與賓客言者。乃緇帶也。立於朝者。立與位同。爾雅釋宮。中庭之左右謂之位。左氏傳有位於朝。即立於朝也。

禮。行聘於廟。朝會燕饗則於廟。或於朝或於寢。此經言朝者。亦舉一以該耳。其立位則接賓時。陳擯於大門外。上擯近君門東西面。既入廟門。擯者負東塾東上立。則在中庭。至授玉時。上擯進阼階之西。釋辭於賓。遂相君拜。既受玉。退負東塾而立。此但依聘禮言之。亦舉聘。則他禮可推知也。說文。賓。所敬也。客。寄也。謂他國諸侯及卿大夫也。淩氏廷堪禮經釋例。案聘禮及廟門几筵既設。擯者出請命。注。上擯待而出請受賓所以來之命。重停賓也。又云。擯者入告辭玉。注。擯者。上擯也。覲禮。侯氏入門右坐奠圭。再拜稽首。擯者謁。注。謁猶告也。上擯告以天子前辭。欲親受之如賓客也。又聘禮。擯者出請事。款饗公曰。擯者。上擯也。是相大禮。皆上擯之事也。據淩氏言此與賓客言。亦是上擯。下篇言宗廟之事。如會同。願為小相。小相於聘禮。則承擯紹擯。此亦自謙之辭。故夫子曰。赤也為之小。孰能為之大。明赤能為上擯也。又案與言。當兼禮辭及無常之辭。若成三年。齊侯朝晉。將授玉。郤克趨進曰云云。襄七年。衛孫文子來聘。公登亦登。叔孫穆子趨進曰云云。皆是無常之辭。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子貢曰。志通而好禮。擯相兩君之事。篤雅其有禮節也。是公西赤之行也。孔子曰。禮儀三百。可勉能也。威儀三千。則難也。公西赤問曰。何謂也。孔子曰。貌以擯禮。禮以擯辭。是之謂也。孔子之語人也。曰當賓客之事則通矣。謂門人曰。二三子欲學賓客之禮者於赤也。皆雜記公西赤事。與此章及下篇互證。○注。赤弟至行人。○正義曰。史記弟子傳。公西赤字子華。少孔子四十二歲。公西兩字氏。鄭目錄云魯人。容儀謂禮容禮儀。容主貌。儀主事也。周官序官大行人。中大夫二人。小行人。下大夫四人。注云。行人。主國使之禮。此指主國出聘。其使臣稱行人也。與擯相各是一職。而皆主賓客。若子華使齊。即是行人之比。故馬以此可使為行人也。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注孔曰。愈猶勝也。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注包曰。既然子貢不如。復云吾與女俱不如者。蓋欲以慰子貢也。正義曰。望者。釋名釋姿容。望。茫也。遠視茫茫也。子貢言顏子有大智之德。己不敢視比之也。釋文。聞。本或作問字。非。知十知二。皆叚數多寡以明優劣也。說文云。十。數之具也。數始於一。終於十。君子之為學也。原始要終。一以貫之。其在聖門。惟顏子好學。能有此詣。夫子與回言終日。不違。及退省其私。亦足以發。發者。夫子所未言之義。即顏子所聞而知之者也。子貢未能一貫。故聞一但能知二。二者一之比。言己未能盡其義也。釋文云。吾與爾。本或作女。音汝。○注。愈猶勝也。○正義曰。鄭有此注。孔所襲也。廣雅釋言。愈。賢也。賢勝義近。○注。既然至貢也。○正義曰。論衡問孔篇。吾與汝俱弗如也。鄭玄別傳。馬季長謂盧子幹曰。吾與汝皆不如也。後漢橋玄傳。魏武祭文。仲尼稱不如顏淵。三國志夏侯淵傳下令稱之曰。淵虎步關右。所向無前。仲尼有言。吾與爾不如也。俱與此注義合。皇疏引顧歡曰。回為德行之俊。賜為言語之冠。淺深雖殊。而品裁未辨。欲使名實無濫。

故假問孰愈。子貢既審回賜之際。又得發問之旨。故舉十與二。以明懸殊愚智之異。夫子嘉其有自見之明。而無矜慈之貌。故判之以弗如。同之以吾與女。此言我與爾雖異。而同言弗如。能與聖師齊見。所以爲慰也。

宰予晝寢。【注】孔曰。宰予。弟子宰我。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杇也。【注】包曰。朽。腐也。雕。雕琢刻畫。王曰。杇。鏝也。此二者。以喻雖施工猶不成。於予與何誅。【注】孔曰。誅。責也。今我當何責於汝乎。深責之。

正義曰。江氏聲論語竢質。說文。晝。日之出入。與夜爲界。是日出後爲晝。凡人雞鳴而起。宰我日出後。尙寢寐未起。故責之。鄭注云。寢。臥息也。案說文。寑。臥也。其字從宀。故所臥室亦名之。釋名釋宮室。寢。寢也。所寢息也。是也。晝非寢時。故禮言君子不晝居內。若晝居內。雖問疾焉可也。夫晝居內且不可。矧晝寢耶。韓李筆解謂晝舊文作畫字。所云舊文。或有所本。李匡義資暇錄。寢。梁武帝讀爲寢室之寢。畫作胡卦反。且云當爲畫字。言其繪畫寢室。周密齊東野語。嘗見侯白所注論語。謂晝作畫字。侯白隋人。二讀與舊文合。李氏聯琇好雲樓集。漢書揚雄傳。非木摩而不彫。牆塗而不畫。此正雄所作甘泉賦。諫宮觀奢泰之事。暗用論語。可證晝寢之說。漢儒已有之。案禮言天子廟飾。山節藻梲。穀梁莊廿四年傳。禮。天子之桷。斲之礱之。加密石焉。諸侯之桷。斲之礱之。大夫斲之。士斲本。又廿三年傳。禮。天子諸侯黝堊。大夫倉。士黈。周官守祧云。其祧則守祧黝堊之。皆說宗廟之飾。其宮室當亦有飾。鄭注禮器云。宮室之飾。士首本。大夫達棱。諸侯斲而礱之。天子加密石焉。此本晉語。又爾雅釋宮。牆謂之堊。爲廟寢言之。周官掌蜃云。共白盛之蜃。注云。謂飾牆使白之蜃也。此與黝堊異飾。當是宮室中所用。左襄卅一年傳。圬人以時塓館宮室。亦當謂加飾。春秋時。大夫士多美其居。故士木勝而知氏亡。輪奐頌而文子櫂。意宰予晝寢。亦是其比。夫子以不可雕不可杇譏之。正指其事。此則舊文。於義亦得通也。雕。皇本唐宋石經並作彫。釋文。糞。或作糞。說文此篆作糞。云棄除也。从廾推𠦒糞采也。胡氏紹勳四書拾義。左傳云。小人糞除先人之敝廬。是除穢謂糞。所除之穢亦謂糞。此經糞土。猶言穢土。古人牆本築土而成。歷久不免生穢。故曰不可杇。牆者。說文作牆。云垣蔽也。釋名釋宮室。牆。障也。所以自障蔽也。杇。皇本釋文本並作圬。說文有杇無圬。圬乃杇之俗。玉篇作杅。隸體小變。宋石經作杇。此形近之訛。於予與何誅。釋文云。與。疑辭。王氏引之經傳釋辭與。猶也也。於予與改是同。○注。宰予弟子宰我。○正義曰。宰我已見八佾篇。此稱宰予。予爲其名。爾雅釋詁。予。我也。皇本此注爲包氏。○注。朽腐至鏝也。○正義曰。說文。㱙。腐也。朽㱙或從木。腐。爛也。剮。剝也。琱。治玉也。義並相近。雕彫皆叚借字。刻畫猶刻劃。說文。刻。鏤也。劃。錐刀。畫曰劃是也。杇鏝者。爾雅釋宮。鏝謂之杇。李巡曰。鏝一名杇。塗工作具也。郭璞云。泥鏝。言用泥以鏝也。說文木部。杇。所以塗也。秦謂之杇。關東謂之槾。從木亏聲。槾。杇也。

從木曼聲。金鏝部。鐵杇也。從金曼聲。段氏玉裁木部注。此器今江浙以鐵爲之。或以木。戰國策。豫讓變姓名。入宮塗廁。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塗者。則豫讓也。刃其杅曰。欲爲智伯報讎。杅謂涂廁之杅。今本皆作扞。侯旰切。繆甚。刃其杅。謂皆用木而獨刃之。案杇槾。同物異名。用以塗牆。故亦謂塗牆之人爲杇人。左傳稱圬人以時塓是也。孟子滕文公下。毀瓦畫墁。謂所墁之牆雖畫之也。○注。誅責也。○正義曰。周官太宰八曰誅以馭其過。注。誅。責讓也。司救掌萬民之衺惡過失而誅讓之。注。誅。誅責也。

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注孔曰。改是。聽言信行。更察言觀行。發於宰我之晝寢。

正義曰。逸周書芮良夫解云。以言取人。人飾其言。以行取人。人竭其行。飾言無庸。竭行有成。說苑尊賢篇。夫言者。所以抒其匈而發其情者也。是故先觀其言而揆其行。夫以言觀其行。雖有姦軌之人。無以逃其情矣。是取人之術。當以言察其行也。大戴禮五帝德篇。子曰。吾欲以言語取人。於予邪改之。即此章義。集注引胡氏曰。槩言觀行。聖人不待是而後能。亦非緣此而盡疑學者。特因此立教以警羣弟子。使謹於言而敏於行耳。皇邢疏連上爲一章。與總章數不合。○注。發於宰我之晝寢。○正義曰。論衡問孔篇說。亦與此同。蓋謂前篇人而不仁如禮樂何。在季氏舞八佾。三家雍徹章後。則人指季氏三家言。下篇子所雅言。在學易章後。則所字指易言。民可使由不可使知。在詩禮樂章後。則可使由不可使知。指詩禮樂言。吾友張也爲難能也。在堂堂乎張章前。則難能指堂堂言。此皆前後章相發明之例。姑舉數則。爲此注證之。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棖。注包曰。申棖。魯人。子曰。棖也慾。焉得剛。注孔曰。慾。多情慾。

正義曰。鄭注云。剛謂彊志不屈撓。案說文。剛。彊斷也。臯陶謨。剛而塞。彊而毅。是剛彊義近。撓者。曲也。折也。志不屈撓。則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所以能無慾也。凌氏鳴喈解義。剛爲天德。故近仁。慾。坤象。陰也。損之窒慾也。損初登上艮以止之。慾者。勝人爲彊。有似乎剛。故或以爲疑。○注。申棖魯人。○正義曰。棖。或作棠。或作堂。或作黨。或作儻。漢王政碑。蔡申棠之欲。此作棠也。史記索隱。申堂字周。本史記弟子列傳。此作堂也。今本史記云申黨字周。此作黨也。朱氏彝尊弟子考。引漢文翁禮殿圖有申儻。此作儻也。諸家文雖有異。而音則相通。詩丰云俟我乎堂兮。鄭箋。堂當爲棖。可證也。唐宋以來。因稱名參錯。分申棖申黨爲二人。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封申黨召陵伯。申棖魯伯。眞宗祥符二年。封棖文登侯。黨淄川侯。俱列從祀。至明嘉靖九年。因大學士張璁奏存棖去黨。而祀典始正。困學紀聞云。史記索隱謂文翁圖有申棖申棠。今所傳禮殿圖有申黨。無申棖。文獻通考亦云。今考文翁石室圖。無所謂棖與棠也。是圖本止申黨一人。伯厚所見圖作黨。與朱氏彝尊所見圖作儻不同。當以朱爲是。諸字皆由音近通用。莫知其何者爲正。困學紀聞獨以黨爲傳寫之訛。梁氏玉繩漢書古今人表攷。亦以儻爲

說。皆未必然也。史記索隱引鄭此注云。申棖魯人。弟子也。論語釋文及邢疏。並引鄭曰申棖。蓋孔子弟子申續。又引家語。申續字周。似續又棖之別名。史記索隱引家語作申繚。困學紀聞引家語作申續。今本家語作申續。字子周。錢氏大昕養新錄。謂古文賡續同聲。家語申續。蓋讀如庚。與棠音亦不遠。今本家語作續。則傳寫誤也。盧氏文弨釋文攷證略同。梁氏人表攷云。鄭作申續。必有所據。續與續遥。繚續兩字。乃傳寫之譌。諸說皆依鄭注作續。臧氏庸拜經日記。徐鼒曰。史記索隱引家語作繚。據字周義。疑繚爲得之。庸案徐說是也。索隱於公伯僚字周下云。家語無公伯繚而有申子周。又於申棠字周下云。家語有申繚字周。又史記正義於公伯繚字周下云。家語有申繚字周。然則司馬貞張守節所見家語並作申繚。蓋家語無公伯繚及申堂。王肅僞造申繚一人。以當申堂公伯繚二人。因二人名雖異。而字周則同。爲足以相混也。論語音義及家語作申續。乃繚字形近之譌。王伯厚所見本作續。今本作續。此又續字之轉誤。論語音義引鄭云蓋孔子弟子申續。此續字。乃後人據誤本家語所改。當本作申堂。鄭正據仲尼弟子列傳也。索隱曰。申堂字周。論語有申棖。鄭玄云。申棖。魯人。弟子也。蓋申堂是棖。不疑以棖堂聲相近。案小司馬此言。正據鄭注論語以申棖爲申堂。故云然也。案臧說甚辨。當可依據。蒼頡碑作字子續。此又因名續而妄爲之。王肅以申繚申堂公伯繚爲一人。而非孔子弟子。此包注亦不云弟子。或包不據弟子傳。以申棖申堂爲非一人也。至包以棖爲魯人。與鄭同。漢魯峻石壁殘畫象有魯棖。○注。慾多情慾。○正義曰。古無慾有欲。欲根於性而發於情。故樂記言性之欲。說文言情。人之会氣。有欲者也。聖凡智愚。同此性情。即同此欲。其有異者。聖智皆能節欲。能節故寡欲也。若不知節欲。則必縱欲。而爲性之賊。故孟子曰。存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注馬曰。加。陵也。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注孔曰。言不能止人使不加非義於己。

正義曰。大學言絜矩之道云。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即子貢此言之旨。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於是有悖逆詐僞之心。有淫泆作亂之事。是故彊者脅弱。衆者暴寡。知者詐愚。勇者苦怯。疾病不養。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此大亂之道也。誠以弱寡愚怯。與夫疾病老幼孤獨。反躬而思其情。人豈異於我。一人之欲。天下人之同欲也。故曰性之欲。好惡既形。遂己之好惡。忘人之好惡。往往賊人以逞欲。反躬者以人之逞其欲。思身受之。情也。情得其平。是爲好惡之節。是爲依乎天理。程氏瑤田論學小記進德篇曰。仁者。人之德也。恕者。行仁之方也。堯舜之仁。終身恕焉而已矣。勉然之恕。學者之行仁也。自然之恕。聖人之行仁也。能恕則仁矣。不以勉然者爲恕。自然者爲仁。生分別也。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此恕之說也。自以爲及。將止而不進焉。故夫子以非爾所及警之。○注。加陵也。○正義曰。左襄十三年傳。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

杜注。加。陵也。陵者。大阜。有臨下之象。下篇云。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施加同義。說文。加。語相增加也。段氏玉裁改增爲譄。云譄下曰加也。誣下曰加也。此言語相譄加也。知譄誣加三字同義。誣人曰譄。亦曰加。論語曰云云。馬融曰。加。陵也。袁宏曰。加。不得理之謂也。劉知幾史通曰。承其誣妄。重以加諸。韓愈爭臣論曰。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而惡訐以爲直者。皆得加字本義。沈氏濤論語孔注辨僞曰。舊唐書僕固懷恩傳。共生意見。妄作加諸。加諸蓋飾辭毀人之謂。今案段沈說。又一義。非經注旨所有。○注。言不能止人使不加非義於己。○正義曰。義與不義。以不欲無欲觀之。其意自見。不必更言非義也。夫子之道。不過忠恕。故以爲非爾所及。若夫橫逆之來。聲色之誘。其由外至者。雖聖賢不能禁止之而使其必無。況在中材以下。君子知其然也。故但修其在己。而不必遠非諸人也。僞孔此注。全失本旨。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注】章。明也。文彩形質著見。可以耳目循。性者。人之所受以生也。天道者。元亨日新之道。深微。故不可得而聞也。

正義曰。史記孔子世家言定公時。魯自大夫以下。皆僭離於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又云。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迹三代之禮。序書傳觀殷夏所損益曰。後雖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質。周監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故書傳禮記。自孔氏。語魯太師樂云云。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又云。孔子以詩書禮樂敎弟子。蓋三千焉。據世家諸文。則夫子文章。謂詩書禮樂也。古樂正崇四術以造士。春秋敎以禮樂。冬夏敎以詩書。至春秋時。其學寖廢。夫子特修明之。而以之爲敎。故記夫子四敎。首在於文。顏子亦言夫子博我以文。此羣弟子所以得聞也。世家又云。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蓋易藏太史氏。學者不可得見。故韓宣子適魯。觀書太史氏。始見周易。孔子五十學易。惟子夏商瞿。晚年弟子。得傳是學。然則子貢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易是也。此說本之汪氏喜荀略見所著且住菴文稿。宋氏翔鳳發微云。易明天道以通人事。故本隱以之顯。春秋紀人事以成天道。故推見至隱。天官書曰。孔子論六經紀異而說不書。至天道命不傳。傳其人不待告。告非其人。雖言不著。漢書李尋傳贊曰。幽贊神明。通合天人之道者。莫著乎易春秋。然子貢猶云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已矣。班氏以易春秋爲性與天道之書。故引子貢之言以實之。顏師古注。以易春秋爲夫子之文章者誤。文章自謂詩書禮樂也。案宋說亦是。然言性與天道。則莫詳於易。今卽易義略徵之。繫辭上傳。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又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文言傳。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又曰。利貞者。性情也。說卦傳。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又曰。昔

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此言性也。臨象傳。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謙象傳。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又云。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恒象傳。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繫辭傳言天道尤多。凡陰陽剛柔。法象變化。健順易簡。皆天道之說。又无妄象傳。大亨以正。天之命也。與臨象同。則天命即天道也。又乾象傳。蠱象傳。剝象傳。復象傳。所言天行。亦即天道。是並言天道也。鄭注此云。性謂人受血氣以生。有賢愚。案受血氣則有形質。此性字最初之詁。包氏投翼中庸說天道陰陽。地道柔剛。陰陽合而柔剛濟。則日中。中者。天地之交也。天地交而人生焉。故曰人者。天地之心也。天以動闢。地以靜翕。一闢一翕。氤氳相成。交氣流行。於是寒暑風雨晦明。人秉其氣以生。而喜怒哀樂具焉。赤子無知。而有笑有啼。有舞蹈奮張。人之生也。莫此為先。所謂性也。性也者。天地之交氣也。天氣下降。地氣上升。交在於中。故傳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性之於字。從心從生。人生資天地。而心其最中者也。案包說。即鄭注人受血氣以生之旨。血氣受之父母。父母亦天地之象也。孟子云。形色。天性也。形色即形質。人物各受血氣以生。各有形質。而物性不能皆善。惟人性則無不善。說文云。性。人之陽气。性善者也。許言性為陽气者。對情為陰气言之。繫辭以善為繼之。性為成之。則性善之義。自孔子發之。而又言性相近者。言人性不同。皆近於善也。鄭又云性有賢愚者。賢愚猶知愚。謂資質有高下也。又注天道云。七政動變之占。案後漢書桓譚傳注。引動作通。書堯典。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鄭注。七政。日月五星也。五星謂金木水火土之星。先王觀乎天文。而知寒暑之序。以授民時。故以日月五星為七政也。變動若飛伏進退之類。說文云。占。視兆問也。從卜從口。周官占人注。占蓍龜之卦兆吉凶。是占合龜筮言之。人君見天道之變而占之。以觀其吉凶。反之人事加修省焉。此占問之意也。漢世儒者。若伏生董生翼奉劉向劉歆。皆以五行說天道。而眭京等亦言七政災變。故班氏傳贊。引論語天道為說。又前書張禹傳。成帝問張禹以天變。因用吏民所言王氏事示禹。禹對災異之意。深遠難見。性與天道。自子貢之屬不得聞。何況淺見鄙儒之所言。後書桓譚傳。天道性命。聖人所難言。自子貢以下。不得而聞。今諸巧慧小才技數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讖記。以欺惑貪邪。詿誤人主。皆以吉凶禍福言天道。故鄭氏同之。其義備於春秋矣。錢氏大昕潛研堂文集。一說性與天道。猶言性與天合也。後漢書馮異傳。臣伏自思惟。以詔敕戰攻。每輒如意。時以私心斷決。未嘗不有悔。國家獨見之明。久而益遠。乃知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管輅別傳。苟非性與天道。何由背爻象而任胸心。晉書紀瞻傳。陛下性與天道。猶復役機神於史籍。此亦漢儒相承之說。宋氏翔鳳發微。亦本錢氏而小異云。聖人言性合乎天道。與猶言合也。後言利與命與仁。亦是合義。今案以與為合。此漢儒誤解。不可援以為訓。李賢後漢書外戚傳注。云論語云云。謂孔子不言性命及天道。而學者誤謂孔子之言性。自然與天道合。非惟失於文句。實乃大乖意旨。是錢氏所引諸說。皆章懷所不取矣。史記世家夫子之言天道與性命。性命連文。阮氏元性命古訓謂為安國眞本。義或然也。皇本。高麗本。又漢書眭弘等傳贊。外戚傳注。匡謬正俗引。並作也已矣。○注。章明至聞也。○正義曰。書堯典。平章百姓。鄭注。章。明也。與此注同。易傳云。六畫而成章。孟子云。君子之為學也。

不成章不違。章是文之所見。故注云文彩形質著見。以文彩釋文。以著見釋章也。古無彩字。經典俱作采。禮樂記文采節奏。又曰。省其文采。注以文章爲禮儀。故以形質言之。明有威可畏。有儀可象。故人耳目得以循行也。性爲人之所受以生。即鄭君人受血氣以生之義。天道。元亨日新之道者。元。始也。亨。通也。易彖傳。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此元爲始也。通則運行不窮。故日月往來以成晝夜。寒暑往來以成四時也。乾有四德。元亨利貞。此不言利貞者。略也。天道不已。故有日新之象。禮記哀公問篇云。敢問君子何貴乎天道也。孔子對曰。貴其不已。如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閉其久。是天道也。中庸言天道爲至誠無息。引詩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此詩所言天命。據鄭箋即天道也。聖人法天。故易言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夫子贊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又曰。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皆不已之學也。皆法乎天也。性與天道。其理精微。中人以下。不可語上。故不可得聞。其後子思作中庸。以性爲天命。以天道爲至誠。孟子私淑諸人。謂人性皆善。謂盡心則能知性。知性則能知天。皆夫子性與天道之言。得聞所未聞者也。集解釋性與鄭合。其釋天道。本易言之。與鄭氏之據春秋言吉凶禍福者。義皆至精。當兼取之。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注孔曰。前所聞未及行。故恐後有聞不得並行也。注。前所至行也。○正義曰。有聞文章之道也。子路好勇。聞斯行之。其未及行。又恐別有所聞。致前有聞不能並行。荀子哀公篇。是故知不務多。務審其所知。楊倞注引此文。蓋審其所知。即是欲行之。故不務多知也。包氏愼言溫故錄。聞讀若聲聞之聞。韓愈名箴云。勿病無聞。病其曄曄。昔者子路唯恐有聞。赫然千載。德譽愈尊。其言當有所本。蓋子路當時有聲聞之一事。爲人所稱道。子路自度尙未能行。故唯恐復有聞。此說與孔注異。亦通。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注孔曰。孔文子。衞大夫孔圉。文。謚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注孔曰。敏者。識之疾也。下問。謂凡在己下者。注。孔文至謚也。○正義曰。世本云。孔達生得閭叔穀。穀生成叔烝鉏。鉏生頃叔羈。羈生昭叔起。起生圉。圉即孔叔圉。亦稱仲叔圉。邢疏引謚法云。勤學好問曰文。是文爲謚也。春秋時。謚法雖失實。然猶不輕謚文。故子貢問孔子之謚。而夫子於公叔文子謚文。亦特表其行。明凡謚文當愼之也。○注。下問謂凡在己下者。○正義曰。俞氏樾平議云。下問者。非必以貴下賤之謂。凡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皆是。案俞說。即此注言凡之旨。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注孔曰。子產。鄭大夫。公孫僑。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正義曰。君子者。卿大夫之稱。子產德能居位。合於道者有四。故夫子表之。行己恭。則能脩身。事上敬。則能盡禮。養民惠。則田疇能殖。子弟能誨。故夫子稱爲惠人。惠者。仁也。仁者愛人。故又言古之遺愛也。使民義。則集注所云。如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之類皆是。○注。子產鄭大夫公孫僑。○正義曰。鄭者。周同姓國。韋昭晉語注。謂子產。鄭穆公之孫。子國之子。故稱公孫。晉語言公孫成子。成其謚也。錢氏大昕後漢書攷異。產者。生也。木高曰喬。有生長之義。故名喬。字子產。後人增加人旁。案說文。僑。高也。僑言人之高者。郭注山海經。長股國。言有喬國。今伎家喬人。蓋象此身。喬僑通用。左傳長狄僑如。當亦取高人之意。僑產義合高大爲美。故子產又字子美。此當兼存二義。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注周曰。齊大夫。晏姓。平謚。名嬰。正義曰。周官大宰二曰敬故。鄭注。敬故。不慢舊也。晏平仲久而敬之。據鄭說。即久謂久故也。君子不遺故舊。則民不偸。故稱平爲善交。皇疏引孫綽曰。交有傾蓋如舊。亦有白首如新。隆始者易。克終者難。敦厚不渝。其道可久。所以難也。孫說謂平仲與人交久。與鄭微異。亦得通也。皇本作久而人敬之。疏云。凡人交易絕。而平仲交久而人愈敬之也。此就所據本說之。實則當從鄭本無人字。解爲平仲敬人。○注。晏姓平謚名嬰。○正義曰。史記管晏列傳。晏平仲。萊之夷維人也。索隱曰。名嬰。平謚。仲字。晏者。地名。以邑爲氏。一統志。晏城。在齊河西北二十五里。即其地也。謚法解。治而無眚。執事有制。布綱治紀。皆曰平。是平爲謚也。

子曰。臧文仲居蔡。注包曰。臧文仲。魯大夫。臧孫辰。文。謚也。蔡。國君之守龜。出蔡地。因以爲名焉。長尺有二寸。居蔡。僭也。山節藻棁。注包曰。節者。栭也。刻鏤爲山。棁者。梁上楹。畫爲藻文。言其奢侈。何如其知也。注包曰。非時人謂之爲知。正義曰。龜者。介蟲之長。有知靈。能先知。故用爲卜。白虎通蓍龜篇。天子下至士。皆有蓍龜者。重事決疑。示不自專。凡卜皆在廟。故藏龜亦於廟。周官龜人。凡取龜用秋時。攻龜用春時。各以其物入於龜室。注云。六龜各異室也。史記龜策列傳言高廟有龜室。又言置室西北隅懸之。此其制也。左文二年傳說臧孫此事云。作虛器。杜注作虛器。謂居蔡山節藻棁也。有其器而無其位。故曰虛。如杜所言。則居蔡謂作室以居之。所謂龜櫝也。漢書食貨志。元龜爲蔡。非四民所得居。有者入太卜受直。然則文仲得此蔡。即當歸諸周室。

而不得私藏之。禮器所云家不實龜是也。乃文仲則儼爲己有。且以此龜本藏天子廟中。故亦以天子廟飾居之。其所置之處。亦必在文子家廟中。明堂位曰。山節藻梲。複廟重檐。天子之廟飾也。文仲諂瀆神物。以冀福佑。而不知其僭上無等之罪。必不爲神所相。故夫子不斥其僭。而但斥以不知。全氏祖望經史問答。據漢人之說。則居蔡。是僭諸侯之禮。山節藻梲。是僭天子宗廟之禮。以飾其居。如此。則已是二不知。不應撰以作虛器罪之日一不知也。又云。山節藻梲。實係天子之廟飾。管仲僭用以飾其居。而臧孫未必然者。蓋臺門反坫。朱紘鏤簋。出自夷吾之奢汰。不足爲怪。而臧孫則儉人也。天下豈有以天子之廟飾自居。而使妾織蒲於其中者。蓋亦不相稱之甚矣。吾故知其必無此也。然則山節藻梲將何施。曰施之於居蔡也。案全氏此辨致確。其據家語。以文仲世爲魯之守蔡大夫。又取陸佃說。以伯禽所受封之繁弱爲蔡別名。又名僂句。皆謬妄不足辨。故略之。節與楶同。陳氏鱣古訓藝文類聚引作楶。案楶一字。案爾雅釋宮。栭謂之楶。釋文楶音節。孫炎本作節。是楶節通用。論語釋文又云。梲本又作棳。○注。臧文至僭也。○正義曰。臧文仲卽臧孫辰。見左莊二十八年傳。鄭注云。蔡。國君之守龜也。龜出於蔡。故得以爲名焉。與包略同。左昭五年傳。吳蹶由曰。卜之以守龜。又曰。國之守龜。其何事不卜。是國君有守龜也。漢書食貨志。元龜岠冉長尺二寸。公龜九寸。侯龜七寸。子龜五寸。又云。龜爲蔡。是蔡長二寸也。白虎通引禮三正記。天子龜爲蔡。長一尺二寸。諸侯一尺。大夫八寸。士六寸。與食貨志異。然皆以天子龜爲尺二寸也。但包旣以蔡爲長尺二寸。則是天子守龜。不當云國君之守龜。此稍誤矣。淮南說山訓。大蔡神龜。出於溝壑。高誘注與包鄭同。漢食貨志如氏注。以蔡爲蔡國。薛瓚以蔡爲龜名。不取蔡國之說。爲顏監所糾正。路史國名紀言蘄春江中有蔡山。在廣濟縣。大龜納錫。故曰蔡。非姬姓蔡。王氏鎏四書地理志引之。謂今黃梅縣西南九十里曰蔡山。西接廣濟縣。此或包鄭所指龜所出之地名矣。俞氏樾平議。包氏此解亦臆說。竊疑蔡當讀爲㪔。說文。㪔。楚人謂卜問吉凶曰㪔。讀若贅。龜者。所以卜問吉凶也。因卽名之曰㪔。蓋楚語也。龜本荊州所貢。故沿襲其語耳。㪔與蔡音相近。孔氏廣森經學卮言。謂蔡蔡叔之蔡。卽竄三苗之竄。然則以蔡爲㪔。猶以蔡爲竄矣。案俞此說甚可據。因並箸之。○注。節者至奢侈。○正義曰。鄭亦有此注。與包同。節爲栭者。本爾雅文。說文云。楷。欂櫨也。柱上枅也。枅。屋欂櫨也。栭。屋枅上標也。鄭注明堂位云。山節。刻欂櫨爲山也。二蒼云。柱上方木曰枅。一名楷。山東河南皆曰枅。自陝以西曰楷。廣雅釋宮。欂謂之枅。楷謂之笄。合諸訓觀之。楷也。栭也。枅也。欂櫨也。笄也。六名實一物。王延壽靈光殿賦。芝栭欑羅以戢孴。張載注云。芝栭。柱上節。方小木爲之。長三尺。此卽節也。段氏玉裁說文注云。有枅。有曲枅。枅。則楶也。曲枅。則欒也。曲枅加於柱。枅加於曲枅。栭又加於枅。以次而小。故有名之栭。薛注西京賦曰。栭。斗也。張載注靈光賦曰。枅。方小木爲之。枅在栭之上。栭者。柱上方木。斗又小於栭。亦方木也。然後乃抗梁焉。栭與枅非一物。釋宮云。栭謂之楶。合二事渾言之。許則析言之。案說文以栭爲枅標。標者。枅上端也。栭與枅。正是一物。而段云非一物。誤矣。爾雅開謂之槉。郭注。柱上欂也。亦名枅。又曰楷。說文。開。門欂櫨也。徐鍇繫傳。斗上承棟者。槉

之似笄也。柱端交梧之處。置方木焉。使相接合。案閑字從門從弁。弁象其形。從門則其爲門上之栭。與柱端之栭同。故其訓亦不異。郝氏懿行義疏。謂梠欂一物兩名。楶言其標。欂言其末。亦未是也。、鄭注禮器云。山節。謂刻柱頭爲斗拱。形如山也。柱頭者。節也。斗拱者。山之形。鄭據目見言之。非謂刻山形於節上也。梲爲梁上楹者。爾雅云。宋廇謂之梁。其上楹謂之棳。是棳在梁上。郭注以爲侏儒。鄭注明堂位。亦云畫侏儒柱爲藻文也。侏儒者。短柱之稱。故禮器注云。藻梲。謂畫梁上短柱爲藻文也。釋名。棳儒。梁上短柱也。儒上常補侏字。淮南主術訓。短者以爲朱儒。高誘注。朱儒。梁上戴蹲跪人也。朱儒本短人。故短木亦稱朱儒。高舉其形似言之。非謂刻爲人也。玉篇。梲。棳也。以梲爲棳。殊誤。徐鍇說文繫傳。以棁爲梁上短柱。而以兩旁枝梧之木爲梲。亦與舊訓不合。藻者。水草。爾雅釋草。莙牛藻。藻與藻同。包以山節藻梲爲奢侈。不言僭者。以奢侈則僭可知。鄭此注又云山節藻梲。天子之廟飾。皆非文仲所當有之。案鄭注禮器云。宮室之飾。士首本。大夫達稜。諸侯斲而礱之。天子加密石焉。無畫山藻之禮也。又云。山節藻梲。此是天子廟飾。而管仲僭之者。考士首本云云。見穀梁傳及晉語尙書大傳。皆是言楹飾。鄭以楹飾如此。則凡飾皆同。而又言天子廟飾。山節藻梲。是於密石之外。又加此山藻之飾。與宮室之制不同也。山節藻梲是二事。皆非文仲宮室中所當有。故夫子譏之。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注孔曰。令尹子文。楚大夫。姓鬬。名穀。字於菟。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注但聞其忠事。未知其仁也。

正義曰。令尹。楚官名。邢疏云。令。善也。尹。正也。言用善人正此官也。三已者。詩墓門箋。已。去也。南山有臺箋。已。止也。全氏祖望經史問答。子文於莊公卅年爲令尹。至僖公廿三年。讓於子玉。凡在位廿八年。子玉死。蔿呂臣繼之。子上又繼之。大孫伯又繼之。成嘉又繼之。是後楚之令尹。不見於左傳。文公十二年。子越之亂。追紀曰。令尹子文卒。鬬般爲令尹。則意者成嘉之後。子文嘗再起爲令尹。而仁山以爲子上之後者。誤也。子上死。卽有商臣之變。使子文是時在位。豈尙可以言忠。案子越亂在宣四年。非文十二年。全氏誤也。如全此說。子文僅再仕再已。而論語云三仕三已者。大略之辭。汪氏中述學云。易。近利市三倍。詩。如賈三倍。論語。焉往而不三黜。春秋傳。三折肱爲良醫。此不必限以三也。論語。季文子三思而後行。雌雉三嗅而作。孟子書。陳仲子三咽。此不可知其爲三也。論語。子文三仕三已。史記。管仲三仕三已。三戰三走。田忌三戰三勝。范蠡三致千金。此不必其果爲三也。故知三者。虛數也。案楚語鬬射父曰。昔鬬子文三舍令尹。無一日之積。恤民之故也。潛夫論遏利篇。楚鬬子文三爲令尹而有飢色。妻子凍餒。朝不及夕。皆言子文三仕三已。與論語正合。若荀子堯問。莊子田子方。呂氏春秋知分。淮南子道應。史記鄒陽傳。循吏列傳。皆以三仕三已爲孫叔敖之事。閻氏若璩四書釋地又續云。孫叔敖之令尹。見宣十一年。叔敖死於楚

莊王時。約令尹僅七八年。莊王之賢。豈肯舊己叔敖。意莊子荀子。原係子文事。傳譌而爲叔敖。其說是也。夫子許爲忠者。皇疏引李充曰。進無喜色。退無怨色。公家之事。知無不爲。忠臣之至也。釋文未知知字。鄭音智。注及下同。漢書古今人表。先列聖人。次仁人。次智人。其序篇引此二語。論衡問孔篇。子文曾舉子玉代己位而伐宋。以百乘敗而喪其衆。不知如此。安得爲仁。中論智行篇。或曰。然則仲尼曰未知。焉得仁。乃高仁邪。何謂也。對曰。仁固大也。然則仲尼亦有所激然。非專小智之謂也。若有人相語曰。彼尙無有一智也。安得乃知爲仁乎。二文皆讀知爲智。與鄭同。李充曰。子玉之敗。子文之舉。舉以敗國。不可謂智也。賊夫人之子。不可謂仁也。可補鄭義。皇本何如下有也字。○注。姓鬭名穀字於菟。○正義曰。左宣四年傳。初。若敖娶于䢵。生鬭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于䢵。淫于䢵子之女。生子文焉。䢵夫人使棄諸夢中。虎乳之。䢵子田見之。懼而歸以告夫人。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命之曰鬭穀於菟。實爲令尹子文。說文。穀。乳也。從子㱿聲。漢書敘傳上楚人謂乳穀。如氏曰。穀音構。牛羊乳汁曰穀。廣雅釋詁。穀。生也。曹憲音曰穀。春秋之穀烏菟。釋言。穀。乳也。穀。穀一字。左傳作穀。或係叚借。論語釋文。穀本又作穀。荀子禮論。君子以倍叛之心。接臧穀猶且羞之。楊倞注。孺子曰穀。莊子駢拇。臧與穀二人。崔注同。穀與穀同。若言乳兒也。於菟爲虎。此反切之權輿。曹憲作烏菟。漢書敘傳作於檡。皆以音近通用。王氏引之春秋名字解詁。於菟。虎文貌。說文。䖘。黃牛虎文。讀若塗。菟䖘聲義並同。虎有文。謂之於菟。故牛有虎文謂之䖘。說文。虍。虎文也。於菟與虍。聲近而義同。如王此說。子文爲字。亦是名字相應矣。敘傳云。故名穀於檡字子文。此注以穀爲名。於菟爲字。而不言子文之爲名爲字。作僞者之疏可知。崔子弒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注孔曰。皆齊大夫。崔杼作亂。陳文子惡之。捐其四十匹馬。違而去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注孔曰。文子避惡逆。去無道。當春秋時。臣陵其君。皆如崔子。無有可止者。正義曰。崔者。地名。以邑爲氏也。左襄二十七年傳。成請老于崔。杜注。濟東朝陽縣西北有崔氏城。在今濟南府章丘縣西北二十五里。俗呼古城。弒者。說文云。臣殺君也。左宣十八年傳。凡自虐其君曰弒。白虎通誅伐篇。引春秋讖曰。弒者。何也。欲言臣子殺其君父。不敢。卒候閒司事。可稍稍試之。是其義也。釋文。弒本又作殺。說文。殺。戮也。段氏玉裁注云。述其實則曰殺。正其名則曰弒。春秋。正名之書也。故言弒不言殺。三傳。述實以釋經之書也。故或言弒。或言殺。案此則弒殺兩通。齊君莊公名光。左襄二十五年傳言莊公通崔杼之妻姜氏。崔子因是又以其閒伐晉也。欲弒公以說于晉。夏五月乙亥。公問崔子疾。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戶出甲興。公踰牆。又射之。中股反隊。遂弒之。是崔子弒君之事也。論語釋

文翟子。鄭注云。魯讀翟爲高。今從古。論衡別通篇。仕宦爲吏。亦得高官。將相長吏。猶吾大夫高子也。安能別之。亦據魯論。包氏愼言溫故錄。高氏爲齊命卿。與文子同朝者。高子也。崔杼弒君。而魯論書高子者。責其不討賊也。與趙盾同義。文子去齊而之他邦。其間或欲請師討賊。而見其執國命者。皆與惡人爲黨。故曰猶吾大夫高子也。陳氏立句溪雜著曰。以左傳崔杼事證之。則魯論信爲誤字。然文子所至各國。亦何至皆羇援人以弒君之賊。則下兩言猶吾大夫翟子。似以魯論作高子爲長。蓋弒君之逆。法所必討。高子爲齊當國世臣。未聞聲罪致討。以春秋敢趙盾律之。宜與翟子同惡矣。其首句自當作翟子。魯論作高子。則涉下高子而誤。案包陳二說微異。皆可得魯論之義。鄭以古論定魯論。亦以莊公時。高子不當權。要與趙盾異。春秋無所致譏。故宜從古論作翟子也。陳文子名須無。文者謚也。文子出奔。春秋經傳皆無之。劉氏逢祿論語述何篇。時非有執政。且旋反國。故不錄也。淸者。說文云。徵水之貌。下篇身中淸。馬融曰。淸。純潔也。皇疏引李充曰。違亂求治。不汚其身。淸矣。而所之無可。驟稱其亂。不如甯子之能愚。蘧生之可卷。未可爲智也。潔身而不濟世。未可謂仁也。此亦當得鄭義。唐石經棄作弃。卽古棄字。違之之一邦。皇本作違之之至他邦。○注。捐其四十匹馬違而去之。○正義曰。說文。棄。捐也。捐。棄也。轉相訓。曲禮云。問大夫之富。數馬以對。故此言有馬十乘也。一乘是四匹馬。則十乘是四十匹馬。陳氏鱣簡莊集解此文云。此指其在廐之馬。金氏仁山以十乘乃十旬之地。其采邑之大可知。非也。論語千乘之國。及百乘之家。皆指出車之數而言。陳文子有馬十乘。及齊景公有馬千駟。則指公馬之畜於官者。非國馬之散在民間也。大學畜馬乘。謂士初試爲大夫者。百乘之家。謂有采地者。鄭注甚明。周官挍人云。家四閑馬二種。鄭志答趙商曰。當八百六十四匹。此言天子之卿。大夫之制。若侯國初試爲大夫者。畜馬乘。今文子有馬十乘。亦可謂多矣。閻氏釋地。以開方之法。計其賦十乘。而定爲文子采邑。蓋仍沿金氏之誤耳。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注鄭曰。季文子。魯大夫季孫行父。文。謚也。文子忠而有賢行。其舉事寡過。不必及三思。正義曰。三思者。言思之多。能審愼也。左氏傳言文子將聘於晉。求遭喪之禮以行。後晉襄公果卒。杜預注。以爲三思而後行。此可證矣。說文。再。一舉而二也。皇本再下有思字。顧氏炎武金石文字記。唐石經。斯作思。○注。季文至三思。○正義曰。行父者。季孫字也。忠而有賢行者。左成十六年傳。范文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襄五年傳。季文子卒。宰庀家器爲葬備。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皆言文子忠事也。舉事寡過。不必及三思。故言再思卽可矣。左襄二十五年傳。衞大叔文子曰。君子之行。思其終也。思其復也。哀二十七年傳。中行文子曰。君子之謀也。始衷終皆舉之而後入焉。是三思乃美行。吳志諸葛恪傳注。引志林曰。恪請政。大司馬呂岱戒之曰。世方多難。每事必十思。恪答曰。昔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夫子曰。再斯可矣。君令恪十思。明恪之劣也。亦以文子三思爲賢。與鄭

注意合。

子曰。甯武子。注馬曰。衛大夫甯俞。武。謚也。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注孔曰。佯愚似實。故曰不可及也。正義曰。有道無道。不知在何時。朱子集注。以有道屬文公。無道屬成公。全氏祖望經史問答云。武子之事文公。其於左氏無所見。則或謂有道。亦祇就成公之世無事之時。樊氏廷枚四書釋地補引汪廷珍說此有道。乃對禍亂而言。與史魚章兩有道正同。成公復國後。武子輔政。凡十餘年。其閒如請改祀命。不答彤弓等事。皆所謂有道則知也。宋氏翔鳳發微云。左氏所載甯武子遭罹國難。盡忠竭謀。乃使衛侯再得返國。斯亦知矣。且晉責舊憾。與師相加。其君既出。其國廑存。內外有枕戈之憂。上下無晏安之樂。武子於此。運其知謀。宛濮之盟。醫衍之貨。凡爲藎臣。皆知及此。若論其愚。當非有言可紀。有事可載也。蓋成公之無道。不在失國。在不知人。以叔武之守而至於殺。則甯氏之行。亦恐不全也。乃前驅背盟。不言於事。後於晉爭訟。從坐而無辭。從容大國之閒。周旋闇君之側。譖訴皆絕。刑戮不罹。斯其能愚之實足以脫乎亂世。非有聖賢之學。烏能及於此乎。〇注。衛大夫甯俞。〇正義曰。左文四年經。衛使甯俞來聘。傳作甯武子。是武子卽甯俞。程公說春秋分紀。甯武子莊子速之子。左文五年。晉陽處父聘於衛。反過甯。杜注。晉邑。汲郡修武縣也。今河南衛輝府獲嘉縣西北有修武故城。卽古甯邑。其地與衛境相接。或本爲衛邑。武子世食於此。故氏甯也。說本江氏永春秋地理考實。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注孔曰。簡。大也。孔子在陳思歸欲去。故曰吾黨之小子狂簡者。進取於大道。妄作穿鑿以成文章。不知所以裁制。我當歸以裁之耳。遂歸。正義曰。陳者。國名。說文云。陳。宛丘也。今河南陳州府治淮寧縣。史記孔子世家。孔子至陳歲餘。吳王夫差伐陳。取三邑而去。孔子居陳三歲。會晉楚爭彊。更伐陳。及吳侵陳。陳常被寇。孔子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進取不忘其初。於是孔子去陳。過蒲適衛。去衛將西見趙簡子。臨河乃還。反乎衛。又去衛。復如陳。是歲魯哀公三年。而孔子年六十矣。季桓子卒。康子代立。使使召冉求。冉求將行。孔子曰。魯人召求。非小用之。將大用之也。是日。孔子曰。歸乎歸乎。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吾不知所以裁之。子贛知夫子思歸。送冉求。因誡曰。卽用以孔子爲招云。世家此文。述夫子再有歸與之辭。前文見孟子。後文見論語。蓋夫子思歸之切。屢見乎辭。故世家各隨文記之。司馬貞索隱。疑爲一文兩敘。閻氏若璩釋地續以孔子此歎。與其於魯之召求之歸。前所載爲錯簡復出。非也。釋文。吾黨之小子狂簡絕句。鄭讀至小子絕句。今鄭說已佚。孟子趙注。孔子在陳。不得賢人。上下無所交。蓋歎息思歸。欲見其鄉黨之士也。周

禮。五黨爲州。五州爲鄉。故曰吾黨之士也。此稱吾黨之義也。狂者。說文云。狂。狾犬也。狾犬雄猛奮發。故人之矯恣自張大者。亦謂之狂。孟子萬章篇。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何以謂之狂也。曰。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趙注。嘐嘐。志大言大者也。重言古之人。欲慕之也。夷。平也。考察其行。不能掩覆其言。是其狂也。斐然者。禮記大學有斐君子。鄭注。斐。有文章貌也。爾雅釋訓注。斐。文貌。言弟子居魯。所學已成。能成文章可觀也。裁者。爾雅釋言。裁。節也。張栻論語解方聖人歷聘之時。詩書禮樂之文。固已付門人次序之矣。及聖人歸於魯。而後有所裁定。又云。狂簡之士。雖行有不掩。而其志大。蓋能斐然以成章矣。至於義理之安。是非之平。詳略之宜。則必待聖人裁之而後爲得也。案孔子世家言陽虎亂政時。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至自遠方。莫不受業。是孔子年五十內。已修詩書禮樂。非至晚年歸魯。始爲之也。弟子受業。卽受孔子所修之業。當時殊絅之聞。必有講肄之所。不皆從夫子出遊。故此在陳得思之也。沈氏濤論語孔注辨僞。謂解世家之文。以歸爲冉求將歸。吾黨之小子。亦指冉求。則世家此文下。明言子贛知夫子思歸。又夫子言求也退。卽求亦自言力不足。是求之爲人與狷近。與狂簡絕遠。沈君說未爲是也。不知所以裁之。謂弟子學已成章。謙己淺薄。不知所以裁之也。此正謙幸之辭。其弟子之當裁制。自不言可知。世家不知上有吾字。皇本裁之下有也字。○注。簡大至遂歸。○正義曰。簡大。爾雅釋詁文。趙注孟子云。簡。大也。狂者。進取大道而不得其正者也。沈氏濤辨僞云。斐字從文。古訓無不以爲文貌者。今云妄作穿鑿。謬矣。案下篇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是狂簡亦有爲之人。但務爲高遠。所言或不副其所行。非有所穿鑿也。包咸子罕篇注曰。時人有穿鑿妄作篇籍者。此則不知而作。豈諸弟子所爲乎。焦氏循論語補疏。妄作穿鑿。申解斐然。蓋讀斐爲匪。匪猶非也。此或得孔義。然亦謬矣。妄作穿鑿以成文章。不知所以裁制。是以不知爲弟子不知也。於義亦隔。云遂歸者。終言之。孔子反魯。在哀十一年冬。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注孔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孤竹。國名。○正義曰。爾雅釋詁。念。思也。希。罕也。並常訓。大戴禮衞將軍文子篇。孔子曰。不克不忌。不念舊惡。蓋伯夷叔齊之行也。皇疏云。舊惡。故憾也。人若錄於故憾。則怨恨更多。唯夷齊豁然忘懷。若有人犯己。己不怨錄之。所以於人怨少也。邢疏云。不念舊時之惡而欲報復。故希爲人所怨恨也。毛氏奇齡四書改錯。此惡字。猶左傳周鄭交惡之惡。舊惡卽夙怨也。惟有夙怨而相忘而不之念。因之思怨俱泯。故怨是用希。此必有實事。而今不傳者。張文虎曰。魏書房景伯除清河太守。郡民劉簡虎。嘗失禮於景伯。景伯署其子爲西曹掾。論者以爲不念舊惡。南齊皇甫肅會劉劭殺王廣之。及劭亡。肅反依廣之。而廣之感且契賞。且啓武帝。使爲東海太守。史臣以爲不念舊惡。然則此惡字。並解作怨也。案毛說與皇疏合。惟怨字當從邢疏。以爲人怨恨也。朱子集注云。孟子稱其不立於惡人之

朝。不與惡人言。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其介如此。宜若無所容矣。然其所惡之人。能改卽止。故人亦不甚怨之也。案集注亦是。曾子立事云。朝有過。夕改則與之。夕有過。朝改則與之。卽此義。○注。伯夷至國名。○正義曰。伯叔。少長之字。夷齊。其名也。皇疏謂伯夷名允。叔齊名致。釋文云。允字公信。智字公達。夷齊諡也。見春秋少陽篇。史記索隱亦同。惟智作致。與義疏合。案諡法解。夷齊並爲諡。然古人無以字居諡上者。困學紀聞引胡明仲曰。彼已去國。誰爲之節惠哉。蓋如伯達仲忽。亦名而已矣。其說良是。史記伯夷列傳云。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爾雅釋地。觚竹列於四荒。郭注。觚竹在北。觚與孤同。漢地理志遼西郡令支有孤竹城。今永平府盧龍縣東有古孤竹城。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注孔曰。微生姓。名高。魯人也。乞之四鄰以應求者。用意委曲。非爲直人。正義曰。乞醯者。乞猶求也。左僖廿六年經。公子遂如楚乞師。杜注。乞。不保得之辭。說文。醯。酸也。作醯以鬻以酒。從鬻酒並省。鬻與鬻同。儀禮聘禮注。以醯穀爲陽醯。肉爲陰醯。連穀言。是其以鬻爲之。說文。酸。酢也。關東謂酢曰酸。酢卽醋字。禮記內則和用醯。釋文。醯。酢也。周官疾醫五味醯酒飴蜜薑鹽之屬。注云。醯則酸也。古酸用梅。疑卽加之於醯。故醯味酸。士昏公食大夫所云醯醬。據注云以醯和醬。則是加醯於醬也。醬不必皆加醯。故有芥醬卵醬醓醬醢醬之別。廣雅釋器。醢。醋也。醢與醯同。論語釋文。醯亦作醢。郊特牲內則天官釋文同。釋名釋飲食。以醢多汁者爲醯。醯。濇也。惠氏士奇禮說。遂以醯醬爲一物。又謂古無醋。其說並誤。乞諸其鄰而與之。不爲直者。乞諸其鄰。而冒爲己物以與人。人知與之爲微生。而不知爲鄰。所以不得爲直。若乞諸鄰。而稱鄰以與之。此亦厚德。無所可譏矣。○注。微生姓名高魯人也。○正義曰。漢書古今人表。尾生高尾生畮。師古曰。卽微生高微生畝也。燕策蘇代曰。信如尾生高。又曰。信如尾生高。則不過不欺人耳。蘇秦曰。信如尾生。期而不來。抱梁柱而死。莊子盜跖篇。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淮南氾論說林並載此事。高誘注云。魯人。則微生蓋嘗硜硜自守者。故當時或以爲直也。尾與微通。書堯典鳥獸孳尾。史記五帝紀作微。是其證。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注孔曰。足恭。便僻貌。左丘明。魯太史。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注孔曰。心內相怨。而外詐親。正義曰。釋文云。一本此章有子曰字。恐非。案陸所見無子曰。與上章合爲一章。蓋由傳寫脫誤。不當以有者爲非也。爾雅釋詁。匿。微也。舍人注。匿藏之微也。說文。匿。亡也。亡若亡命之亡。謂隱藏也。左丘明與孔子同時。而卒於孔子後。漢劉歆稱其好惡同於聖人。卽指此文之類。○注。足恭便僻貌左丘明魯太史。○正義曰。邢疏云。便僻。其足以爲恭。謂前卻俯仰。以足爲恭也。臧氏庸拜經日記。表記孔子曰。君子不失足於

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曾子修身篇。亟達而無守。好名而無體。忿怒而爲惡。足恭而口聖。而無常位者。君子弗與也。巧言令色。能小行而篤。難於仁矣。文王官人篇。華如誣巧言令色足恭一也。皆以無爲有者也。案不失足者。不足恭也。不失色者。不令色也。不失口者。不巧言也。故文王官人。三者並舉。足恭而口聖。口聖卽巧言也。詩薇無爲夸毗。正義曰。夸毗者。便辟其足前卻爲恭。孔注言足恭便僻之貌者，義當如此解。爾雅釋訓。籧篨。口柔也。戚施。面柔也。夸毗。體柔也。李巡注。巧言好辭。以口饒人。是謂口柔。和顏悅色以誘人。是謂面柔。屈己卑身。求得於人。曰體柔。論語友便辟。馬融曰。便辟巧避人所忌以求容媚者。友善柔。馬融曰。面柔者也。友便佞。鄭玄曰。便。辯也。謂佞而辯也。然則便辟爲體柔。善柔爲面柔。便佞爲口柔。體柔爲足恭。面柔爲令色。口柔爲巧言。斷斷然矣。案臧說。深得此注之義。管子小匡篇。曾孫宿之爲人。巧佞卑諂足恭而辭結。結與給同。史記五宗世家。趙王彭祖爲人。巧佞卑諂足恭而心刻深。又日者列傳。纖趨而言。索隱曰。纖趨猶足恭也。顏師古漢書景十三王傳注。足恭。謂便辟也。李賢後漢書翟酺傳注。夸毗。謂佞人足恭。善爲進退。皆讀足如字。皇疏引繆協曰。足恭者。以恭足於人意。而不合於禮度。此讀足爲將樹反。見陸氏音義。仲尼燕居。恭而不中禮。謂之給。子曰。給奪慈仁。鄭注。巧言足恭之人。似慈仁。實僻仁。據鄭注義。則給如供給之給。謂足也。故鄭引足恭說之。此義亦通。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自孔子論史記次春秋。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各有安其意。失其眞。故其論其語。成左氏春秋。又自敘篇稱左丘失明。厥有國語。漢書藝文志左氏傳三十卷。左丘明。魯太史。案史公以左丘連文。則左丘是兩字氏。明其名也。左丘亦單稱左。故舊文皆言左傳。不言左丘傳。說者疑左與左丘爲二。作國語者左丘明。作左傳者別一人。與史漢諸文不合。非也。左丘明雖爲太史。其氏左丘。不知何因。解者援玉藻動則左史書之。謂左丘明。是以官爲氏。則但當氏左。不當連丘爲文。亦恐非也。周官太史。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侯國羣臣秩差降。太史當止以士爲之。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注孔曰。憾。恨也。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注孔曰。不自稱己之善。不以勞事置施於人。正義曰。季路。卽子路。季者。少長之稱。閻氏若璩四書釋地又續。季路長顏淵二十一歲。而先顏淵者。尙德也。侍者。釋文云。侍。承也。釋名釋言語。侍。時也。尊者不言。常於時供所當進者也。鄭注云。盍。何不也。案爾雅釋言。曷。盍也。郭注。盍。何不。何也。何與何不。語有詳略。各者。說文云。各。異詞也。夫子欲視二子之志。故問其何不各言之也。願者。有志而未逮之辭。爾雅釋詁。願。思也。裘者。說文云。裘。皮衣也。裘卽裘字。凡裘服。毛在外。故有加衣以襲之。衣裘猶衣裳。皇邢各本。衣下有輕字。阮氏元校勘記。唐石經。輕字旁注。案石經初刻本無輕字。車馬衣裘。見管子

小臣及齊語。是子路本用成語。後人涉雍也篇衣輕裘。而誤衍輕字。錢大昕云。石經輕字。宋人誤加。考北齊書唐邕傳。顯祖嘗解服靑鼠皮裘賜邕云。朕意在車馬衣裘。與卿共敝。蓋用子路故事。是古本無輕字。一證也。釋文於赤之適齊節。音衣爲于旣反。而此衣字無音。是陸本無輕字。二證也。邢疏云。願以己之車馬衣裘。與朋友共乘服。是邢本亦無輕字。三證也。皇疏云。車馬衣裘共乘服。是皇本亦無輕字。四證也。今注疏與皇本正文有輕字。則後人依通行本增入。非其舊矣。白虎通三綱六紀云。朋友之交。貨則通而不計。共憂患而相救。下引此文至敝之絕句。唐邕傳同。言己與朋友共用至敝也。今讀與朋友共爲一句。敝之而無憾爲一句。似敝之專指朋友。於語意未晰。說文。共。同也。又㡀。敗衣也。从巾。象衣敗之形。敝。㡀也。一曰敗衣。今經傳訓敗之字。皆作敝。是從或參也。皇本作弊。乃通用字。施勞者。朱子集注云。施者。張大之意。案施勞與伐善對文。禮記祭統注。施猶著也。淮南詮言訓。功蓋天下。不施其美。謂不誇大其美也。善言德。勞言功。周官司勳。事功曰勞。是也。禮記表記。君子不自大其事。不自尙其功。以求處情。過行弗率。以求處厚。荀子君子篇。備而不矜。一自善也。謂之聖。不矜矣夫。故天下不與爭能而致善用。其功有而不有也。夫故爲天下貴矣。二文所言。卽顏子之志。曾子言有若無。實若虛。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若無若虛。卽無伐無施之意。吾友謂顏子。顏子未得位。未能行其所志。故嘗以其所願從事之也。○注。憾恨也。○正義曰。見廣雅釋詁。此常訓。○注。不自至於人。○正義曰。伐訓稱者。引申之義。左襄十三年傳。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杜注。自稱其能曰伐。皇疏云。願己行善而不自稱。欲潛行而百姓日用而不知也。又願不施勞役之事於天下也。故鑄劍戟爲農器。使子貢無施其辨。子路無厲其勇也。案孟子云。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孔子亦言擇可勞而勞之。是勞民非政所能免。今但言不施以勞事。然則將可勞者亦勿勞之乎。於義爲短。今所不從。

子路曰。願陳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注孔曰。懷歸也。

正義曰。老者。人年五十以上之通稱。爾雅釋詁。老。壽也。少者。禮記少儀目錄。少猶小也。趙岐孟子萬章注。人少。年少也。韓詩外傳。遇長老。則脩弟子之義。遇等夷。則脩朋友之義。遇少而賤者。則脩告道寬裕之義。故無不愛也。無不敬也。無與人爭也。曠然而天地苞萬物也。如是。則老者安之。少者懷之。朋友信之。據韓傳所言。則朋友謂其年位與夫子等夷者也。信者。禮記經解云。民不求其所欲而得之。謂之信。竊謂子路重倫輕利。不失任卹之道。義者之事也。顏子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仁者之事也。夫子仁覆天下。教誠愛深。聖者之事也。○注。懷歸也。○正義曰。爾雅釋詁。褱。止也。釋言。還。來也。並與歸訓近。言少者得所養教。歸依之若父師也。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注包曰。訟猶責也。言人有過。莫能自責。

正義曰。已矣乎者。歎辭。已。止也。大學記云。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愼其獨也。獨者。人所未及知。而己所獨知之之時也。意有善惡。誠意者。於意之善

者好之。意之不善者惡之。惡不善。正是蔑其善。故君子之於改過。尤亟亟也。人凡有過。其始也皆蘊於意。故能自見。能自見而內自訟。則如惡惡臭。必思所以去之。夫子言惡不仁之人。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所謂內自訟者如此。所謂誠意者如此。否則見其過而不能自訟。即是自歎。自欺則非誠意矣。夫子歎未見好仁惡不仁者。及此又有未見能自訟之歎。蓋改過爲學者至要。而亦至難。故非愼獨。不克致力矣。所以云未見者。察之於色與言。觀之於所行事。所謂誠於中。必形於外。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也。○注。訟猶責也。○正義曰。訟訓責者。引伸之義。廣雅釋詁。訟。賁也。賁即責字。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正義曰。淩氏曙典故覈。四井爲邑。井有三家。四井。凡十二家。云十室。舉成數也。大戴禮曾子制言云。是故昔者。禹見耕者五耦而式。過十室之邑。必下。爲秉德之士存焉。即此必有忠信之意。案忠信者。質之至美者也。然有美質。必濟之以學。斯可祛其所蔽。而進於知仁之道。故子以四教。先文行於忠信。行即行其所學也。韓詩外傳。劍雖利。不厲不斷。材雖美。不學不高。故學然後知不足。即此義也。釋文云。焉如字。衞瓘於虔反。爲下句首。皇疏引衞說云。所以忠信不如丘者。由不能好學如丘耳。苟能好學。可使如丘也。案訓焉爲由。其義甚曲。武氏億經讀考異。焉猶安也。安不如我之好學。言亦如我之好學也。此亦以焉屬下句。其義較衞爲順。當並箸之。

卷七　雍也第六

正義曰。皇疏言古論以雍也爲第三篇。此僞本不足據。

集解　凡三十章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注包曰。可使南面者。言任諸侯治。

注。可使南面者。言任諸侯治。○正義曰。周官撢人注。面猶鄉也。人君鄉明而治。故位皆南面。鄭此注云。言任諸侯之治。與包同。說苑修文篇。當孔子之時。上無明天子也。故言雍也可使南面。南面者。天子也。與包鄭說微異。鹽鐵論殊路篇。七十子皆諸侯卿相之才。可南面者數人。亦兼天子諸侯言之。古人爲學。皆以盡倫。學也者。效也。學之爲父子焉。學之爲君臣焉。推之昆弟夫婦朋友。莫不各有當然之則。即莫不各有當學之事。舍人倫。無學也。學修於己。而自能成物。而得勢以行其所學。故能措施裕如。中庸所謂道前定則不窮者也。大學言格物致知。而極之治國平天下。夫治國平天下。皆天子諸侯之所有事。而列於大學之目。此正言人盡倫之學。若曰爲君而後學爲君。爲臣而後學爲臣。則當其未學。便已廢倫。一旦假之以權。其不至於敗乃事者幾希。孟子謂士志仁義。不能殺一無罪。此亦指天子諸侯言之。故曰大人之事備矣。大人以位言之。

舉位則德自見。蓋德必稱其位。而後爲能居其位。故夫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位之差。卽德之差。其德能爲天子而爲天子。則舜禹之由登庸而進也。其德能爲天子諸侯。而僅爲卿大夫。或僅爲士。則孔孟之不得位以行其道也。孟子云。匹夫而有天下。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荀子謂聖人之得勢者。舜禹是也。聖人之不得勢者。仲尼子弓是也。子弓卽仲弓。夫子議禮考文作春秋。皆天子之事。其答顏子問爲邦。兼有四代之制。蓋聖賢之學。必極之治國平天下。其不嫌於自任者。正其學之分內事也。夫子極許仲弓。而云可使南面。其辭隱。其義顯。包鄭均指諸侯。劉向則謂天子。說雖不同。要皆通也。近之儒者謂爲卿大夫。不兼天子諸侯。證引雖博。未免褊狹聖言。文選思元賦注。引論語摘輔像曰。仲弓淑明清理。可以爲卿。彼自爲文。不足證此。

仲弓問子桑伯子。【注】王曰。伯子書傳無見焉。子曰。可也簡。【注】孔曰。以其能簡。故曰可也。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注】孔曰。居身敬肅。臨下寬略。則可。包曰。伯子之簡大簡。子曰。雍之言然。

正義曰。鄭注云。子桑。秦大夫。以公孫枝字子桑。故爲秦大夫。然左傳言子桑之忠。知人能舉善。並無行簡之事。鄭此說。未可據也。莊子山木篇。孔子問子桑雽云云。其日桑雽又曰。舜之將死云云。釋文。雽音戶。本又作雩。音于。李云。桑雽。雽其名。隱人也。或云姓桑雽。名隱。釋文所載二說。以前說爲是。至大宗師篇言桑戶與孟子反琴張爲友。楚辭涉江篇。以接輿桑扈並舉。桑戶扈音近通用。與孔子同時。漢書古今人表。列於周顯王之世。非也。王逸楚辭注。謂桑扈爲隱士。與莊子李注同。則通志氏族略以爲魯大夫者。亦非桑氏伯字。下子字。爲男子之美稱。上子字。則弟子尊其師者之稱。如子沈子。子公羊子之例。楚辭云。桑扈臝行。王逸注。去衣裸裎。效夷狄也。說苑修文篇。孔子曰。可也簡。簡者。易野也。易野者。無禮文也。孔子見子桑伯子。子桑伯子不衣冠而處。弟子曰。夫子何爲見此人乎。曰。其質美而無文。吾欲說而文之。孔子去。子桑伯子門人不說曰。何爲見孔子乎。曰。其質美而文繁。吾欲說而去其文。故曰文質修者謂之君子。有質而無文。謂之易野。子桑伯子易野。欲同人道於牛馬。仲弓曰大簡。此卽孔子所指爲簡之事。當時隱者多是如此。仲弓正之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居敬則有禮文。禮毋不敬也。居敬。卽大舜之共己。行簡臨民。卽大舜之無爲而治。此足見仲弓成己成物之學。與隱士有異。說苑所謂仲弓通於化術。孔子明於王道。而無以加仲弓之言者是也。朱子或問。謂夫子雖不正言其居簡之失。而所謂可者。固有未盡善之意。仲弓默契聖人之微旨。而分別夫居敬居簡之不同。夫子所以深許之。此說亦是。皇疏此節與上章別。邢疏則聯上爲一章。說苑云。雍之所以得稱南面者。問子桑伯子於孔子云云。是以此節仲弓所言。爲可使南面之證。是知當日弟子類記。不爲無意。○注。伯子書傳無見焉。○正義曰。王未考莊子楚辭說苑。又不從鄭。故云未見。○注。孔曰。以其能簡。故曰可也。○正義曰。皇本無。孔安國曰。以可爲美辭。非經旨。○注。居身敬肅。臨下寬略。則可。○正義

曰。爾雅釋詁。簡。大也。寬大之治。有似疏略。毛詩匪風傳。亨魚煩則碎。治民煩則散。煩與簡相反。夫子以居上不寬。爲不足觀。又言寬則得衆。是亦尙行簡之意。是故居敬則有威儀可觀。行簡則不大聲色。於以化民。民自能順帝則。又且用得其賢。衆職咸理。此居敬行簡之所以爲可也。若不能居敬。而所行事又簡。在己已無法度可守。所行必至怠惰。或更放誕無禮。斯臨民亦必綱紀廢弛。而不可爲治矣。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注】凡人任情。喜怒違理。顏淵任道。怒不過分。遷者。移也。怒當其理。不易移也。不貳過者。有不善。未嘗復行。

正義曰。說文。幸。吉而免凶也。從屰從夭。夭。死之事。故死謂之不幸。言不能免凶也。短命者。言顏子受命短也。史記仲尼弟子傳。顏回少孔子三十歲。年二十九。髮盡白。蚤死。未著卒之歲年。家語弟子解。始云三十二而死。王肅注。校其年。則顏回死時。孔子年六十一。李氏鍇尙史辨之云。顏子卒於伯魚之後。按譜。孔子七十而伯魚卒。是顏子之卒。當在孔子七十一之年。顏子少孔子三十歲。是享年四十有一矣。江氏永鄉黨圖考同。臧氏庸拜經日記。史記列傳但云蚤死。夫五十以下而卒。皆可謂之蚤。三十一之文。不知所本。必係王肅僞撰。公羊傳哀十四年。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何休注。天生顏淵子路爲輔佐。皆死者。天將亡夫子。證時得麟而死。此亦天告夫子將沒之徵。又史記孔子世家。何不出圖。雒不出書。吾已矣夫。顏淵死。天喪予。及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夫曰天喪予。曰天祝予。曰吾道窮。曰吾已矣者。皆孔子將沒之年所言。故公羊春秋及弟子傳。皆連言之。則顏子之死。必與獲麟。子路死。夫子卒。相後先。孔子年七十一。獲麟。七十二。子路死。七十三。孔子卒。顏子少孔子三十歲。孔子七十。顏子已四十也。又史記世家云。伯魚年五十。先孔子卒。以核家語孔子年二十而生伯魚之說。尙不甚遠。則伯魚卒時。孔子年六十九。據論語顏子死在伯魚之後。則孔子年七十。顏子正四十也。魯哀季康之問。皆在哀十一年孔子反魯之後。時顏子新卒。故聖人述之。有餘痛焉。案臧說甚核。毛氏奇齡稽求篇。孔氏廣森公羊通義並略同。但與李鍇說差少一年。今更無文定之也。又案秦漢人說顏子卒年。本多乖互。列子力命篇。顏子之才。不出衆人之下。而壽十八。淮南子精神訓。顏淵夭死。高誘注。顏淵十八而死。後漢書郎顗傳。顏子十八。天下歸仁。皆以顏子卒年爲十八。此眞異說。非可據也。三國志孫登傳。權立登爲太子。年三十三卒。臨終上疏曰。周晉顏回有上智之才。而尙夭折。況臣愚陋。年過其壽。亦以顏子卒年未至三十三。則或與家語同。未可知也。皇本問下有曰字。釋文云。本或無亡字。即連下句讀。兪氏樾羣經平議。謂既云亡。又云未聞好學。於辭複。此與先進篇語有詳略。因涉彼文而誤衍亡字。當據釋文或本訂正。〇注。凡人至復行。〇正義曰。

喜怒者。七情之發。凡人任情。多致違理不中節也。但喜雖違理。無所傷害於人。故夫子專以怒言之。春秋言君子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是喜雖違理。不失為君子。若怒則不宜違理也。左宣十七年傳。范武子曰。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實多。杜注。易。遷怒也。蓋喜怒當其理謂之類。類者。比也。若遷怒。則不依其類而違理矣。顏子好學能任道。故善養其氣。而幾於中和也。遷移見廣雅釋言。此常訓。易繫辭傳。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此注言有不善。未嘗復行。即本易傳。過者。謂或過中或不及中也。中庸云。子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當未擇時。不能無過中之失。及得善而服膺弗失。所以能不貳過。此顏子思誠之學。以人道合天道者也。是故言天行者。不能無贏縮陵歷之異。水旱沴戾之災。而於穆不已。不遠能復。故於復見天地之心。益初至四五復其象曰。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明改過能有益也。夫子學易。可以無大過。顏子好學。亦能體復。故夫子易傳獨稱之。

子華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注】馬曰。子華。弟子。公西赤之字。六斗四升曰釜。請益。曰。與之庾。【注】包曰。十六斗曰庾。冉子與之粟五秉。【注】馬曰。十六斛曰秉。五秉合為八十斛。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注】鄭曰。非冉有與之太多。

正義曰。使者。夫子使之也。此與原思為宰。不必同在一時。弟子類記之。以見聖人取予之際。各有所宜爾。冉子。據鄭注即冉有。稱子者。冉有門人所記也。說文。粟。嘉穀實也。粟本禾米之名。諸穀亦得稱之。請粟。是請於夫子。與粟五秉。則冉有自以粟與其母也。言粟五秉。則與釜與庾不言數。是為一釜一庾矣。適齊者。爾雅釋詁。適。往也。此常訓。周急者。禮記月令周天下注。周謂給不足也。周急。周官鄉師職。賙萬民之囏阨。鄭司農云。賙讀為周急之周。明周賙同也。李賢後漢書王丹傳注。周急。謂周濟困急也。○注。子華至曰釜。○正義曰。鄭此注與馬同。史記弟子傳。公西赤。字子華。公西是兩字氏。鄭目錄曰。魯人。少孔子四十二歲。釜為鬴或字。見說文。考工記㮚氏為量。量之以為鬴。深尺。內方尺。而圓其外。其實一鬴。左昭三年傳。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鄭注㮚氏云。四升曰豆。四豆曰區。四區曰鬴。鬴。六斗四升也。依左氏文為說。○注。十六斗曰庾。○正義曰。說文。斞。量也。庾即斞字假借。考工記陶人庾實二觳。厚半寸脣寸。注。豆實三而成觳。則觳受斗二升。庾讀如請益與之庾之庾。戴氏震補注。二斗四升曰庾。十六斗曰籔。庾與籔。音聲相邇。傳注往往譌溷。論語與之庾。謂於釜外更益二斗四升。蓋與之釜。已當所益。不得過乎始與。馬氏宗璉左傳補注引戴說。又云。聘禮記云。十六斗曰籔。鄭注今文籔或為逾。康成但謂其音同庾。非謂籔即

庾也。論語包注、直云十六斗曰庾。始混籔爲庾矣。元凱注左傳。混庾爲籔。正義反援儀禮正之。
且以庾爲瓦器。非量器。尤爲臆說。今案左昭二十年傳。粟五千庾。賈逵注。十六斗爲庾。此元凱
所本。魯語缶米。韋昭解云。缶。庾也。亦誤以爲瓦器。又引聘禮曰。十六斗曰庾。此用儀禮今文
以庾與逾同。故直引聘禮作庾。小爾雅廣量云。二釜有半謂之庾。其誤與包咸同。藝文類聚八十五
引鄭此注云。六斛四升曰庾。文有譌錯。當據考工注文正之。又廣雅釋器云。區四曰釜。釜十曰鍾。
鍾十曰斞。釜爲六斗四升。則釜十曰鍾。當得六斛四斗。鍾十曰斞。當得六十四斛。此說斞數太多。
未知所本。○注。十六斛曰秉。○正義曰。聘禮記十六斗曰籔。十籔曰秉。鄭
注。秉十六斛。王氏念孫廣雅疏證。秉之言方也。方者。大也。量之最大者也。

原思爲之宰。注包曰。弟子原憲。思。字也。孔子爲魯司寇。以原憲爲家邑宰。與之粟九百。辭。注孔曰。
九百。九百斗。辭。辭讓不受。注。弟子至邑宰。○正義曰。史記弟子列傳．原憲字子思。鄭目錄云魯人。
司馬貞索隱引家語云。宋人。少孔子三十六歲。金氏鶚禮說。依家語。則夫
子仕魯時。子思方十七八歲。未任爲宰。家語三字。當是二字之譌。鄭此注云。孔子初仕魯爲中都
宰。從中都宰爲司空。從司空爲司寇也。案孔子五十二歲。始仕魯爲中都宰。五十二歲進位爲司空
司寇。五十六歲去位。則此原思爲宰。蓋在孔子爲司空司寇時也。包氏止就司寇言。舉最後之官。
意中兼有司空。與鄭義同。云原憲爲家邑宰者。晉語云。官宰食加。韋昭注。官宰。家臣也。加。
大夫之加田也。論語曰。原憲爲家邑宰。與包此注合。加田當謂采地。原憲爲家邑宰。明此與粟爲
食加矣。儀禮喪服斬衰章疏。孤卿大夫有采邑者。其邑既有邑宰。又有家相。若魯三卿。公山弗擾爲
季氏費宰。子羔爲孟氏郈宰之類。皆爲邑宰也。陽貨冉有子路之等爲季氏家相。亦名家宰。若無地
卿大夫。則無邑宰。直有家相者也。賈氏此言最晰。諸書言孔子仕魯。不言采地。則止有家相。不
得有邑宰。包韋之說。未可據矣。○注。九百至不受。○正義曰。云九百九百斗者。孔以意言之。
胡氏紹勳拾義。案世家孔子居魯。奉粟六萬。索隱云。當是六萬斗。正義云。六萬小斗。當今二千
石也。據此知孔子時三斗。當唐時一斗。宋沈括筆談云。予求秦漢以來度量。計六斗當今之一斗七
升九合。是宋斗又大於唐斗。元史言世祖取江南。命輸粟者。止用宋斗斛。以宋一石。當今七斗。是
元斗又大於宋斗。然則周時九百斗。合元時僅得一百八十九斗也。江氏永羣經補義云。古者百畝。當
今二十三畝四分三釐有奇。就整爲二十三畝半。今稻田自佃一畝。約收穀二石四斗。二十三畝半。收
穀五十六石四斗。折半爲米二十八石二斗。人一歲約食米三石六斗。可食八人。據江氏說。古農夫
百畝。合今斗且得米二百八十二斗。知孔注以九百爲九百斗。止合元斗一百八十九斗。反不及農夫
所收之數。原思何又嫌多而辭之。或九百爲九百石。則又不若是多。古制計粟以五量。量莫大於斛。
十斗爲一斛。粟多至九百。必以量之最大者計之。則九百當爲九百斛。何以知爲九百斛也。當時孔
子爲小司寇。即下大夫。其家宰。可用上士爲之。孟子曰。上士倍中士。當得四百畝之粟。又曰。
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明士亦有圭田。以五十畝合四百畝。爲四百五十畝。以漢制畝收粟

一石半計之。當得六百七十五石。若以石合斛。一石爲百二十斤。古無大斗。一斛粟。不足百斤。二斛約重一石有半。是百畝收百五十石。合得二百斛。四百畝爲八百斛。加圭田五十畝爲一百斛。共得九百斛。案胡說近理。因並箸之。云辭辭讓不受者。說文。辤。不受也。辭。訟也。二字義別。今經典多作辭。

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

注 孔曰。祿法所得。當受無讓。鄭曰。五家爲鄰。五鄰爲里。萬二千五百家爲鄉。五百家爲黨。

正義曰。鄭注云。毋。止其辭讓也。士辭位。不辭祿。案說文。毋。止之詞也。古人祿皆以粟。故注以祿解粟。此與上章請粟。爲私與之粟。不同也。有位則有祿。義所當受。不得辭。惟辭位。乃無祿耳。鄭以毋字絕句。武氏億經讀考異。謂毋通作無。以通作已。毋以亦連下讀。如孟子無以則王乎句。亦通。王氏引之經傳釋詞。謂毋與無通。無訓爲不。連下讀。與武又異。而義亦通。○注。五家至爲黨。○正義曰。說文。鄉。國離邑。民所居也。國離邑者。言鄉爲國所附麗之邑也。釋名釋州國。鄉。向也。衆所向也。玉篇。鄉。廣雅云居也。一曰五百家爲鄙。今作黨。據說文。黨從尚黑。訓不鮮。則叚借也。周官大司徒令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注。黨五百家。鄉萬二千五百家。又遂人掌邦之野。以土地之圖經田野。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酇。五酇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遂。注。鄭司農云。田野之居。其比伍之名。與國中異制。故五家爲鄰。玄謂異其名者。示相變耳。案此。則鄰里鄉黨。實兼鄉遂之制。各舉二者。以概其餘。

子謂仲弓。曰。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

注 犂。雜文。騂。赤也。角者。角周正。中犧牲。雖欲以其所生犂而不用。山川寧肯舍之乎。言父雖不善。不害於子之美。

正義曰。皇疏載一說。犂或音貍。謂耕牛也。釋文。犂。又力令反。耕犂之牛。此六朝經師解詁之最可據者。說文。犂。耕也。耕。犂也。互相訓。犂即犂省。古有人耕牛耕二法。孔門弟子。如冉耕字伯牛。司馬牛名犂。名字都是相配。惠氏士奇禮說。故犂牛爲耕牛。犂牛之子。非犢而何。犢辟騂而角繭栗。此天牲也。以天牲而用之山川。則近於非禮。然天下未有歆於上帝而吐於山川者。故曰山川其舍諸。說者據此以爲山川用騂牲。誤矣。何休云。別天牲。主以角。故知騂且角爲天牲。先從叔丹徒君騈枝云。惠氏謂山川不得用騂牲。以其非禮。故欲勿用。此義非也。又云天下未有歆於上帝而吐於山川者。故曰山川其舍諸。夫既非禮矣。山川豈得享之。祭義曰。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犧牷祭牲。必於是取之。民閒耕牛。非所以待祭祀。故欲勿用。然有時公牛不足。則耕牛之犢。亦在所取。周禮牛人職云。若牧人無牲。則受布於司馬。使其賈買牲而共之。遂人所謂野牲。曲禮所謂索牛。是也。周禮用騂牲者二。祭天南郊。一也。宗廟。二也。望祀南方山川。三也。郊廟。大祀也。山川。次祀也。耕牛之犢。而有騂角之材。縱不用諸上帝。山川次祀。亦豈得舍之。不得已而思其次之辭也。三代以下。世及爲禮。未有起畎畝之中。膺天子之薦者。論匹夫之遭際。至於得國而止。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故有山川

之隱。說苑脩文篇曰。雍也可使南面。南面者。天子也。孫卿子曰。聖人之得勢者。舜禹是也。聖人之不得勢者。仲尼子弓是也。楊倞注。子弓。仲弓也。顏淵問爲邦。夫子告以四代禮樂。仲弓德行。亞於顏淵。觀夫子所以稱之者。其分量可知矣。謹案騂犢此義甚精。南齊祭祀志。建武二年。何佟之奏牧人云。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鄭云。陽祀。祭天南郊及宗廟。陰祀。祭地北郊及社稷。前軍長史劉繪議語云。犂牛之子云云。未詳山川合爲陰祀否。若在陰祀。則與黝乖矣。佟之云。周禮以天地爲大祀。四望爲次祀。山川爲小祀。自四望以上。牲色各依其方者。以其祀大。宜從本也。山川以下。牲色不見者。以其祀小。從所尙也。則禮論二說。合爲一矣。從之。考佟之議謂此山川。爲山林川澤。羣祀之小者。與四望不同。四望者。五嶽四瀆。其祀尊。故各用其方色。山川。其祀卑。則各從所尙用之。明堂位夏后氏牲尙黑。殷尙白。周騂剛。騂本周所尙。故此山川得用之也。四望山川。不在陰祀之列。故鄭注牧人不數之。騂犢謂望祀南方山川用騂。是山川亦用其方之色。與四望大祭同。此騂牛但舉南方。與何說異。何謂山川用牲。各從所尙。考之經傳。未有所徵。則當以騂犢爲然也。若然山川用騂。而牧人云凡外祭毀事用尨。外祭兼有山川。彼謂毀除殃咎之祭。非正祭。說文。市居曰舍。捨。釋也。讀別。今經典多叚舍爲捨。○注。犂雜至之矣。○正義曰。云犂雜文者。王氏引之經義述聞。犂與騂對舉。犂者。黃黑相閒之名也。魏策。黧牛之黃也。似虎。黧與犂通。犂之爲黧。猶黎之爲黧。禹貢。厥土青黎。史記夏本紀作青黧。東山經。鱅鱅之魚。其狀如犂牛。郭注。牛似虎文者。則犂牛卽黧牛矣。廣韵。黧。黑而黃也。黧亦與犂通。然則犂牛者。黃黑相雜之牛也。淮南說林篇。髡屯犂牛。既科以犢。決鼻而羈。生子而犧。尸祝齋戒。以沈諸河。河伯豈羞其所從出。辭而不享哉。犧與犂相對爲文。魯頌閟宮傳。犧。純也。曲禮鄭注。犧。純毛則犂爲不純色者矣。故高注曰。犂牛不純色。引論語云云。據此。則雜文之訓。確不可易。月令曰。命宰歷卿大夫至於庶民土田之數而賦犧牲。以共山林名川之祀。則山川之祀。亦用純色。而不純者不用。此正與論語義合。今案法言脩身篇。或問犂牛之鞹。與玄騂之鞹。有以異乎。曰。同。然則何以不犂也。曰。將致孝乎鬼神。不敢以其犂也。如刲羊刺豕。罷賓犒師。惡在犂不犂也。此亦以犂牛爲雜文。與淮南同。其實論語犂牛。卽是耕牛。東山經借犂爲黧。與此犂牛字同實異。不得援以爲證。且騂角之牛。旣已可用。何必追溯所生。而以雜文爲據。致有勿用之疑。若以雜文喻仲弓父行惡。無論此說全不可信。且卽有之。而稱子之美。必及其父之惡。長者所不忍言。而謂聖人能出諸口乎。然則以犂牛爲耕牛。以耕牛爲喻微賤。其說信不可易。云騂赤也者。效特牲云。牲用騂。尙赤也。明堂位周騂剛。注。騂。赤色。草人職云。騂剛用牛。注。故書騂爲挈。杜子春挈讀爲騂。謂地色赤。案說文。垟。赤剛土也。从土觲省聲。此卽草人騂剛之義。垟正字。叚騂字爲之。與明堂位騂剛。騂爲正字異也。說文馬部無騂。徐鉉新附字作騂。云从馬觲省聲。云角者角周正中犧牲者。說文。角。獸角也。象形。角與刀魚相似。釋名釋形體。角者。生於額角也。何休公羊僖三十一年傳注。禮。祭天牲。角繭栗。社稷宗廟角握。六宗五嶽四瀆角尺。繭栗者。言其至細。角以細小爲貴。故握大於繭栗。尺又大於握也。此祭山川。當用角尺。皇疏云。角周正。長短尺寸合禮

也。周氏柄中典故辨正云。角爲周正。如春秋鼷鼠食郊牛角。則不周矣。爾雅角一俯一仰曰觭。則不正矣。此言角雖合度。然稍有偏損。亦爲不合用也。說文。犧。宗廟之牲也。賈侍中說此非古字義。古或以犧爲之。又說文。牲。牛完全。凡鳥獸用於祭祀。皆謂之犧牲。引申之義也。騂角合禮。故言中犧牲也。云雖欲以其所生犂而不用。山川寧肯舍之乎者。此言人欲勿用之也。王氏引之經傳釋詞。諸。之乎也。急言之曰諸。徐言之曰之乎。據王說。則此注之乎二字。即釋諸字也。云言父雖不善。不害於子之美者。此魏晉人誤說。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仲弓父賤人。孔子曰。犂牛之子云云。賤者。微賤之稱。夫子亦自言少賤。非謂其行有不善也。家語弟子解。乃云仲弓。伯牛之宗族。生於不肖之父。家語爲王肅所亂。不足取證。論衡自紀篇。母犂犢騂。無害犧牲。祖濁裔清。不妨奇人。鯀惡禹聖。叟頑舜神。伯牛寢疾。仲弓潔全。顏路庸固。回傑超倫。孔墨祖愚。丘翟聖賢。以伯牛爲仲弓父。必有所本。伯牛寢疾。豈爲惡行。可知家語及此注之謬。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注餘人暫有至仁時。唯回移時而不變。正義曰。顏子體仁。未得位行道。其仁無所施於人。然其心則能不違。故夫子許之。○注。日月至者。謂每一日皆至仁也。一日皆至仁。非謂日一至也。積日成月。故日月至。○注。餘人暫有至仁時。唯回移時而不變。○正義曰。言日月至。則非終日終月不違仁。故注以暫言之。云移時者。天有四時。每三月爲一時。過三月竟則移時。皇疏云。既不違。則應終身而止。擧三月者。三月一時。爲天氣一變。一變尚能行之。則他時能可知也。亦欲引汲。故不言多時也。故苞述云。顏子不違仁。豈但一時。將以勖羣子之志。故不絕其階耳。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注包曰。果謂果敢決斷。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注孔曰。達謂通於物理。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注孔曰。藝謂多才藝。於從政乎何有。正義曰。從政謂從事於政。或據左傳。晉之從政者。新以此從政爲執政。非也。魯人使使召冉求。冉求先歸。至此。康子始問三子從政。則由求之仕季氏。並在夫子歸魯後矣。果者能任事。達者能明事。藝者能治事。故皆可以從政。公孫丑以樂正子爲政。疑其强有知慮多聞識。强即是果。有知慮即是達。多聞識即是藝。皇本曰賜也達。曰求也藝。兩曰上有子字。○注。果謂果敢決斷。○正義曰。爾雅釋詁。果。勝也。一切經音義引爾雅作惈。孫炎曰。惈。決之勝也。又引蒼頡篇。惈。憨也。憨與敢同。子路好勇。故遇事明決。爲果敢也。其可使治賦。亦以此。○注。達謂通於物理。○正義曰。儀禮士昏禮注。達。通達也。此常訓。物猶事也。○注。藝謂多才藝。○正義曰。鄭亦有此注。同孔所襲也。藝本作埶。見說文。古以禮樂射御書數爲六藝。人之才能。由六藝出。故藝即訓才能。冉求自任。以爲小國三年。可使足

民。其藝可知

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注孔曰。費。季氏邑。季氏不臣。而其邑宰數畔。聞子騫賢。故欲用之。正義曰。史記弟子列傳。閔損。字子騫。少孔子十五歲。鄭目錄云魯人。玉篇。鄪。魯季氏邑。論語作費。或作鄪。O注。費季至用之。O正義曰。左僖元年傳。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是費爲季氏邑也。顧氏棟高春秋大事表。費邑有二。魯大夫費序父之邑。在今兗州府魚臺縣西南。季氏之費邑。在今沂州府費縣治西南七十里。江氏永春秋地理考實。費伯帥師城郎。郎亦在魚臺縣。故城在今費縣西北二十里。今之費縣治祊城。于欽齊乘謂伯國蹔治。魯懿公之孫。後爲季氏之邑。以費伯之費。與季氏之費。合爲一。非也。邑宰數畔。謂南蒯公山弗擾之類。如注所言。季氏當指康子。以上章康子問三子從政觀之。此爲康子無疑。

閔子騫曰。善爲我辭焉。注孔曰。不欲爲季氏宰。託使者善爲我辭焉。說令不復召我。

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注孔曰。復我者。重來召我。去之汶水上。欲北如齊。正義曰。陸氏釋文曰。一本無吾字。鄭本無則吾二字。阮氏元校勘記史記無則吾二字。與鄭本同。O注。不欲至召我。O正義曰。史記弟子傳。閔損不仕大夫。不食汙君之祿。不仕大夫。卽指此辭費宰言。家語執轡篇載閔子爲費宰。問政於夫子。與論語顯背。此可知其僞矣。毛氏奇齡改錯曰。夫子一門。多仕季氏。卽夫子已先爲季氏史。爲季氏司職吏。閔子祗以費本叢邑。而其先又經叛臣竊據。實恐難任。故辭之頗堅。觀其居喪未終。要絰從政。則非仲尼之門。不肯仕大夫之家。已可知也。案毛說固是。然閔子實不欲臣季氏。與由求諸人異。所謂君子之行。有不同也。史傳稱其不食汙君之祿。與上句不仕大夫。互文見義。明此大夫亦汙君之類。故不欲仕。不得援要絰從政。謂此辭宰。但以難任故矣。云說令不復召我。說卽辭也。或謂辭。與原思辭粟之辭同。辭。不受也。亦通。O注。去之汶水上。欲北如齊。O正義曰。漢書地理志泰山郡萊蕪下曰。禹貢汶水出西南。入濟。琅邪郡。朱虛下曰。東泰山。汶水所出。東至安丘入濰。是汶水有二。此水經由齊魯界上。閔子所指之汶。未知確在何處。水經汶水注云。汶水經鉅平縣故城而西南流。城東有魯道。詩所云魯道有蕩是也。王氏麟說齊魯往來孔道。實在嬴博。當今寧陽東平閒。則意汶上亦在嬴博。說頗近理。閻氏若璩釋地引會彥和曰。出萊蕪縣原山入濟者。徐州之汶也。出朱虛縣泰山入濰者。青州之汶也。論語在汶。指徐州言。以魯事也。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注馬曰。伯牛。弟子冉耕。包曰。牛有惡疾。不欲見人。故孔子從牖執其手也。正義曰。說文。牖。穿壁也。以木爲交窗也。從片戶甫。譚長以爲甫上日也。非戶也。牖所以見日。段氏玉裁注。交窗者。以木橫直爲之。卽今之窗也。在牆曰牖。在屋曰窗。此牖

則互明之。必言以木者。字從片也。古者室必有戶有牖。牖東戶西。皆南鄉。毛詩傳曰。向。北出牖也。北或有穴通明。至冬塞之。然士虞禮。祝啓牖鄉。鄭注云。鄉牖一名。明堂位達鄉。注。牖屬。是南牖亦名向。士喪禮。寢東首於墉下。喪大記作北墉下。今本墉皆譌牖。非也。今案士虞禮注。牖先闔後啓。扇在內也。窗扇在內。故毛傳及說文以向爲北出牖。北出猶言北開。士虞禮明堂位所云啓鄉達鄉。卽豳詩之塞向。非有南牖北牖之分。古人寢居在奧。故士昏禮。御衽于奧。媵衽良席在東北止。至冬時氣寒。故令塞向。塞者。蔽也。不是北牆別有穴以通明而名向也。喪大記。寢東首于北墉下。注謂君來視之時也。病者恒居北墉下。或爲北牖下。釋文。牖本又作墉。則經文必本作墉。非作牖。可知。作牖者。鄭君所記別本。陸氏未爲作音也。孔疏所見經注皆是牖。不能辨正。且謂病者恒在北牖下。若君來視之時。暫移鄉南牖下。東首。令君得南面視己。與鄭注違異。非也。毛氏奇齡稽求篇。郊特牲云。亳社北牖。謂喪國之社。屋其上而開北牖。所以絕陽光而通陰氣。陰生則物死。是北牖爲死牖。而謂病者居其下。誤矣。方氏觀旭偶記。說者謂古人西北隅有扉。謂之屋漏。案喪大記甸人所徹廟之西北扉。舊解云。扉是屋簷也。不爲門。扉扉之義爲隱。是室隱處。惟喪事徹去其扉。爲日光漏入。因而其處有屋漏之名。然則西北隅無扉。不必爲北牖一誤字。從而爲之辭。案古人平時寢處。皆在奧。病時始遷北墉下。卽君視疾亦然。毛氏奇齡謂東首西面。與君之入室西立東面。正得相對。若然。病者遷北墉下。而論語稱自牖執其手者。包咸謂牛有惡疾。不欲見人。故遷於南牖下。夫子自牖外兢而問之。此是變禮。故論語特文記之。漢書龔勝傳。勝稱病篤。爲牀室中戶西南牖下。東首。加朝服拖紳。使者入戶西行南面立。致詔付璽書。還延再拜。蓋勝不欲仕莽。僞辭以疾。而猶恐使者知之。故遷於牖下。不令入室。以示不敢當尊之意。其使者則仍入戶致詔。蓋亦知其非病矣。毛氏奇齡謂因王莽詔使迎勝。勝以死自居。案死後遷牖下是南首。龔勝遷牖下是東首。與平時寢處無異。何言自居以死。毛說誤也。又案以龔勝傳觀之。伯牛遷牖下。亦當是東首。○注。伯牛至手也。○正義曰。史記弟子列傳。冉耕字伯牛。鄭目錄云魯人。聖門志闕里廣志稱伯牛。少孔子七歲。不審何據。弟子傳又云。伯牛有惡疾。此包所本。淮南子精神訓。伯牛爲厲。說文。癘。惡疾也。厲卽癘省。毛氏奇齡賸言。古以惡疾爲癩。禮。婦人有惡疾去。以其癩也。故韓詩解芣苡之詩。謂蔡人之妻。傷夫惡疾。雖遇癩而不忍絕。而劉孝標作辨命論。遂謂冉耕歌其芣苡。正指是也。

曰。亡之。注孔曰。亡。喪也。疾甚。故持其手曰喪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注包曰。再言之者。痛惜之甚。

正義曰。漢書楚元王傳。蔑之命矣夫。新序節士篇。末之命矣夫。本此文。亡蔑末皆訓無。末蔑又聲轉。史記弟子傳曰。命也夫。斯人也。而有斯疾。命也夫。當是古論如此。白虎通情性篇。命者何謂也。人之壽也。天命己使生者也。又言命有三科。有遭命以遇暴。遭命者。逢世殘賊。若上逢亂君。下必災變暴至。天絕人命。下云冉伯牛危言正行而遭惡疾。孔子曰。命矣夫。斯人而有斯疾也。是則孔子此歎。蓋傷時無賢君。有道之士。多致夭病。與哭顏淵同意。○注。亡。

喪也。疾甚。故持其手曰喪之。○正義曰。注以疾甚。知其將死。故曰喪之。與氏英經句說。讀亡爲無。云春秋傳公子曰無之。謂無其事也。此無之。謂無其理也。有斯疾。必有致斯疾者。而斯人無之也。案與說亦通。新序言關龍逢諫桀。因囚拘之。君子引此文惜之。亦謂無其理也。顏師古楚元王傳注。蔑。無也。言命之所遭。無有善惡。此義非是。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注孔曰。簞笥也。顏淵樂道。雖簞食在陋巷。不改其所樂。正義曰。說文云。陋。阨陜也。陜與狹同。顏子家貧。所居隘狹。故曰陋巷。說文䢼。里中道。從䢼從共。皆在邑中所共也。巷篆又從䢼省。廣雅釋詁。衖。凥也。釋室。衖。道也。又云。閭謂之衖。衖爲䢼之變體。巷則從篆文巷省。古人稱巷有二義。里中道謂之巷。人所居亦謂之巷。故廣雅兼列二訓。顏子陋巷。卽儒行所云一畝之宮。環堵之室。解者以爲街巷之巷。非也。此王氏念孫說。見經義述聞。寰宇記。陋巷在曲阜縣西南二里。孔子廟北二百步。一統志。陋巷在曲阜縣闕里京北。今顏子廟在焉。此出後世傳會。不足依據。○注。簞笥至所樂。○正義曰。鄭注云。簞。笥也。此僞孔所本。說文。簞。笥也。漢律令。簞。小筐也。笥。飯及衣之器也。其字從竹。是簞笥以竹爲之。亦有用葦者。士喪禮。櫛於簞。注。簞。葦笥是也。簞則止是小者。故許引漢律以簞爲小筐也。說文匚部。匡。飯器筥也。筥者。籍之一名。笥兼大小。容五升。則此小筐亦容五升矣。廣雅釋器。籯匧匱笥也。簞籚籃筐也。匱與簞同。曲禮。凡以弓劍苞苴簞笥問人者。鄭注。簞笥盛飯食者。圜曰簞。方曰笥。對文簞笥別。散文通稱。皇本簞笥也下有瓢瓠也三字。案云瓢瓠者。謂瓠爲瓢也。衆經音義十八引三蒼云。瓢。瓠。勺也。士昏禮。實四爵合巹。鄭注。合巹。破匏也。太平御覽引三禮圖云。巹取四升。瓠中破。然則瓢亦是破瓠爲之。但此用爲飲器。其容數未聞。鄭注云。貧者。人之所憂。而顏淵志道。自有所樂。故深賢之。此注云樂道。與鄭同。趙岐注孟子離婁篇云。當亂世安陋巷者。不用於世。窮而樂道也。惟樂道故能好學。夫子疏水曲肱。樂在其中。亦謂樂道也。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注孔曰。畫。止也。力不足者。當中道而廢。今女自止耳。非力極。注。畫止至力極。○正義曰。說文。畫。界也。象田四界。聿所以畫之。引申之。凡有所界限而不能前進者。亦爲畫。故此注訓止。法言學行篇。是故惡夫畫也。李軌注同。凡人志道。皆必力學。人不可一日勿學。故於學自有不已之功。聖門弟子。若顏子大賢。猶言欲罷不能。旣竭吾才。欲從末由。其於夫子之道。蓋亦勉力之至。然循序漸進。自能入德。奚至以力不足自諉。里仁篇夫子云。有能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若此言力不足者。中道而廢。蓋特就冉求之言。指出眞力不足

之人以曉之。張栻論語解。爲仁未有力不足者。故仁以爲己任者。死而後已焉。今冉求患力之不足。非力不足也。乃自畫耳。所謂中道而廢者。如行半塗而足廢者也。士之學聖人。不幸而死則已矣。此則可言力不足也。不然。而或止焉。則皆爲自畫耳。畫者。非有以止之而自不肯前也。南軒說即此注義、表記云。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鄭注。廢喻力極罷頓。不能復行則止也。俛焉勤勞之貌。表記之文。與此章相發。中道而廢即是斃。雖斃不得不廢。廢猶言止也。人之力。生於氣。而其爲學也。則有志以帥氣。志之不立。而餒於氣之不振。是自棄矣。是故君子之爲學。日知所亡。月無忘其所能。莫殫也。莫究也。期之終身而已。身之未亡。是力猶未盡。故夫彊有力者。將以爲學也。舍學而彊有力。將何用焉。力之既至。而學亦至。則希聖達天之詣。力之既至。而學猶未至。則是中道而廢。亦不失爲賢者之歸。當時若顏子未達一間。而遽以早死。是亦中道而廢者也。冉求至罷頓力極。而曰力不足。則是自爲畫止。非力不足可知。注中力極二字。似本表記注。

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注孔曰。君子爲儒。將以明道。小人爲儒。則矜其名。正義曰。周官太宰。四曰儒以道得民。注。儒。諸侯保氏有六藝以教民者。大司徒。四曰聯師儒。注。師儒。鄉里教以道藝者。據此。則儒爲教民者之稱。子夏於時設教。有門人。故夫子告以爲儒之道。君子儒。能識大而可大受。小人儒。則但務卑近而已。君子小人。以廣狹異。不以邪正分。○注。孔曰至其名。○正義曰。小人儒。不必是矜名。注說誤也。皇本作馬曰。弟子傳集解引作何曰。足利本不載姓名。則亦以爲何曰矣。北堂書鈔六十六引何休注文同。當是何晏之誤。

子游爲武城宰。注包曰。武城。魯下邑。子曰。女得人焉耳乎。注孔曰。焉耳乎皆辭。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注包曰。澹臺姓。滅明名。字子羽。言其公且方。正義曰。耳。他本或引作爾。耳爾皆辭。阮氏元校勘記。段氏說文注。並以耳爲爾譌。爾。於此也。此者。此武城也。段云耳在古音一部。爾在古音十五部。音義絕不相混。然唐宋石經宋本九經岳珂本。此文皆作耳。耳訓語辭。不必從爾訓於此矣。鄭注云。汝爲此宰。寧得賢人與之耳語與也。注有譌脫。莫曉其義。又云。澹臺滅明者。孔子弟子。子游之同門也。步道曰徑、修身正行。公事乃肯來我室。得與之語耳。非公事不肯來。言無私謁。案弟子列傳。澹臺滅明。狀貌甚惡、欲事孔子。孔子以爲材薄。既已受業。退而脩行。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見卿大夫。是滅明先受學孔子。與子游同門。同門者。謂同在一師門也。步道曰徑者。說文。徑。步道也。言爲人所步走之道。釋名釋道云。徑。經也。人所經由也。周官遂人職。夫閒有遂。遂上有徑。此即步道之徑。祭

義。道而不徑。老子。大道甚夷而民好徑。焦竑筆乘。古井田之制。道路在溝洫之上。方直如棊枰。行必遵之。毋得斜冒取疾。野廬氏禁野之横行徑踰者。脩閭氏禁徑踰者。皆其證。惠氏士奇禮說。徑謂之蹊。釋名。蹊。系也。射疾則用之。故還系於正道。康成亦云。徑踰射邪趨疾。禁之所以防姦。謂不由正道。昌翔覗伺。將開寇盜之端。故横行徑踰者禁之。有相翔者誅之。則寇盜之端絕矣。君子絕惡於其細。禁奸於其微。射邪趨疾。未必遂爲盜也。而昌翔覗伺。爲盜之端。遂萌於此。野廬氏掌凡道徑。塞其塗。弇其迹。則形勢不得爲非。使民無由接於姦邪之地。故晏嬰治阿而築蹊徑者。以此也。春秋禁書雖存。而官失其職。道禁之不行久矣。子羽獨奉而行之。以爲先王之道存焉。則一步一趨。無在而非先王之道也。私謁者。謂以私事謁也。謁訓請。亦訓告。○注。武城。魯下邑。○正義曰。魯有兩武城。史記弟子列傳。曾參。南武城人。澹臺滅明。武城人。大戴禮衞將軍文子篇注。曾參。魯南武城人。澹臺滅明。魯東武城人。分別甚明。顧氏炎武日知錄。謂子羽曾子同一武城。子羽傳次曾子省文。但曰武城。似非南武城。據顧氏棟高春秋大事表。在今嘉祥縣。於曲阜爲西南。東武城與鄅吳接壤。在今費縣。於曲阜爲東南。江氏永春秋地理考實引彙纂云。通典費縣有古武城。今故城在費縣西南九十里。一云在費縣西南八十里石門山下。案八十里說近是。山東通志引闕里志云。武城在費縣西南八十里。關陽川之旁。子游所宰邑也。有古石刻云。仰視高山。俯聽流水。絃歌之聲。宛然如在。今以嘉祥之南武山爲武城。並東昌之武城縣爲絃歌鄉者。皆循名而失實也。○注。澹臺至且方。○正義曰。弟子列傳。澹臺滅明字子羽。少孔子三十九歲。云公且方者。公謂不以私事至也。方謂行不由徑。朱子集注云。不由徑。則動必以正。而無見小欲速之意可知。非公事不見邑宰。則其有以自守。而無枉己徇人之私可見矣。

子曰。孟之反不伐。注孔曰。魯大夫孟之側。與齊戰。軍大敗。不伐者。不自伐其功。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注馬曰。殿在軍後。前曰啓。後曰殿。孟之反賢而有勇。軍大奔。獨在後爲殿。人迎功之。不欲獨有其名。曰。我非敢在後拒敵。馬不能前進。

正義曰。之反。毛本誤子反。鄭注云。雖孟。名之側。字之反也。案古人名多用之爲語助。若舟之僑。宮之奇。介之推。公罔之裘。庾公之斯。尹公之他。與此孟之反皆是。杜預左傳注。之側。孟氏族也。奔。說文作奔。云走也。走謂速走。釋名解姿容。奔。變也。有疾變奔赴之也。門者。國門。左哀十一年傳。說此事云。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似謂以矢策馬。說文。敇。擊馬也。敇策同音叚借。○注。魯大夫孟之側。○正義曰。之反爲大夫。亦以意言。○注。殿在至爲殿。○正義曰。左傳云。齊伐我及清。孟孺子洩帥右師。師及齊師戰于郊。右師奔。齊人從之。陳瓘陳莊涉泗。孟之側後入以爲殿。錢氏大昕潛研堂文集。古文尻臀字本作𡱂。殿從𡱂得聲。臀又從殿取聲。人之一身。臀居其後。軍後曰殿。亦取斯義。漢時課吏有殿軍之法。亦以居後爲殿也。案詩采菽傳。殿。鎮也。孔疏。軍行在後曰殿。取其鎮重之義。愚謂臀居人後。亦以其鎮重故

名之。左襄二十三年傳。齊侯伐衞。大殿商子游御夏之御寇。是殿本軍制。邢疏引司馬法謀帥篇。乘車大殿。大殿卽大殿。音相似是也。魯師雖奔。而之反能在後結陳以行。所保全之功甚鉅。故注云軍大奔。獨在後爲殿也。云前曰啓者。詩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司馬法夫前驅啓。啓訓開。爲軍先鋒。故在前也。注言此者。明啓殿皆陳法。非是奔在後卽爲殿也。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注孔曰。佞。口才也。祝鮀。衞大夫子魚也。時世貴之。宋朝。宋之美人而善淫。言當如祝鮀之佞。而反如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害也。正義曰。鄭注云。不有。言無也。祝卽祝史。說文。祝。祭主贊詞者。○注。祝鮀至害也。○正義曰。周官惟大祝是下大夫。小祝。喪祝。甸祝。詛祝。皆以士爲之。此祝鮀於衞。不得僭大夫。注以意言之耳。左定四年傳。先言祝鮀。後言子魚。鮀者。魚名。故名鮀字子魚。古今人表作佗。則鮀同音段借字。宋朝。謂宋公子朝也。朝初仕衞爲大夫。通於襄夫人宣姜。又通於靈公夫人南子。並見左氏傳。是其善淫也。衞別有公子朝。爲季札所說。許爲君子。昭二十一年。會救宋。與宋公子朝爲二人。杜預注左傳。未能晰矣。先兄五河君經義說略。美必兼佞。方可見容。美而不佞。衰世猶嫉之。故九侯女不憙淫。商辛惡之。褒姒不好笑。周幽惡之。莊姜之美。衞人爲之賦碩人。而衞莊亦惡之。美而不佞。豈容於衰世乎。蓋美者。色也。所以說其美者。情也。如不必有可說之情。胡然而天。胡然而帝。祇見其尊嚴而已。何說之有。故夫子歎時世不佞之人。雖美難免。夫子非不惡宋朝也。所以甚言時之好佞耳。先兄此說。卽注義也。王氏引之經傳釋詞。訓而爲與。引墨子有同聞善而不善。皆以告其上。以管子之聖而隱朋之智。而皆與也。而與聲之轉。說與注異。亦通。他家疑而爲不誤。或謂而如通用如或也。皆未是。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注孔曰。言人立身成功當由道。譬猶出入要當從戶。正義曰。說文。誰。何也。言何人能若有以閉之也。上句言誰。下句言何。互相訓。出謂出室也。宮室之制。外半爲堂。內半爲室。室有南壁。東開戶以至堂。說文。戶。護也。半門曰戶。象形。一切經音義十四引字書云。一扇曰戶。兩扇曰門。何莫由斯道者。莫猶非也。說文。道。所行道也。言人日用行習。無非是道。特人或終身由之而不知耳。禮記禮器云。禮有大有小。有顯有微。大者不可損。小者不可益。顯者不可揜。微者不可大也。故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致一也。未有入室而不由戶者。彼文言人行事必由禮。如入室不能不由戶。故此文亦言出當由戶。何莫由斯道。意與禮器同也。春秋繁露身之養重於義篇。故曰聖人天地動。四時化者。非有他也。其見義大故能動。動故能化。化故能大行。化大行。故法不犯。法不犯。故刑不用。刑不用。則堯舜之功德。此大治之道也。先聖傳授而復也。故孔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繁露此言。以道爲先聖傳授。明雖久遠無所變易。故知人必由之也。後人解何莫由斯道。謂人知由戶。不知由道。故夫子慨歎之。

與緐露之旨不合。
皇本戶下有者字。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注包曰。野如野人。言鄙略也。史者。文多而質少。彬彬。文質相半之貌。正義曰。禮有質有文。質者。本也。禮無本不立。無文不行。能立能行。斯謂之中。失其中則偏。偏則爭。爭則相勝。君子者。所以用中而達之天下者也。古稱天子諸侯卿大夫士。皆曰君子。君者。羣也。言羣下之所歸心也。子者。男子之稱也。非有位而稱君子者。以其人有道德。可任在位也。此文君子。專指卿大夫士。下篇云。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皆就有位者言之。當時君子。非質勝文。卽文勝質。其名雖稱君子。其實則曰野曰史而已。夫子爲之正其名。究其義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言非質備、無以爲君子矣。其無以爲君子者。以君子必用中于民。若文質偏勝。無以示民。民無所效法。而何以爲稱其位哉。禮緇衣云。子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壹。詩云。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案此詩。二章言臺笠緇撮。三章言充耳琇實。四章言垂帶而厲。又屢言君子女。君子卽都人士。言都者。君子居國中也。詩意謂古之長民者。能備文質。與此章義相發。○注。野如至之貌。○正義曰。爾雅釋地。牧外謂之野。說文。野。郊外也。野爲人所居。故謂其人曰野。夫子言野哉由也。亦謂其有似野人。仲尼燕居。敬而不中禮謂之野。禮是文。野人有質無文。故言鄙略。儀禮聘記云。辭多則史。注。史謂策祝。亦言史官辭多文也。是史有二。此注渾言未晰。莫曉其所主。策祝文勝質。則禮所譏失其義隱其數是也。史官文勝質。則當時紀載。或譏爲浮夸者是也。釋文引注。文質相半也。無之貌二字。鄭注。彬彬。雜半貌也。義同。說文。份。文質備也。引此文作份份。彬古文份。從彡林。段注。今論語作彬。古文也。彡者。毛飾畫文也。飾畫者。拭而畫之也。從彡。與彤彰同意。案彬又作斌。史記儒林傳。斌斌多文學之士。

子曰。人之生也直。注馬曰。言人所以生於世而自終者。以其正直也。罔之生也。幸而免。注誣罔正直之道而亦生者。是幸而免。正義曰。皇本無上之字。晉語。德不純而福祿並至。謂之幸。言非分而得。可慶幸也。○注。言人至直也。○正義曰。皇疏引李充云。人生之道。惟其身直乎。言惟直乃可生也。此卽馬義。蓋直者。誠也。誠者。內不自以欺。外不以欺人。中庸云。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不貳者。誠也。卽直也。天地以至誠生物。故繫辭傳言乾之大生。靜專動直。專直皆誠也。不誠則無物。故誠爲生物之本。人能存誠。則行主忠信。而天且助順。人且助信。故能生也。若夫罔者。專務自欺以欺人。所謂自作孽不可活者。非有上罰。必有天殃。其能免此者幸爾。鄭此注云。始生之性皆正直。鄭以生也直。卽夫子性善之旨。與馬不同。然則罔之生。便是告子所稱性不善。其實性不善。由於習爲惡。不關

雖也。○注。誣罔正直之道而亦生。○正義曰。罔本訓無。誣者皆雖爲虛無。故曰罔。玉篇。網。誣也。罔與網同。或謂經文罔之句。言無直道也。亦通。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注包曰。學問知之者。不如好之者篤。好之者。不如樂之者深。注。學問至者深。○正義曰。尚書大傳言。新穀已入。釐鉏已藏。祈樂已入。歲事既畢。餘子皆入學。是庶人之子孫。亦得受學。至春秋時。庠塾之制廢。詩書之學衰。人多不知學。故此言知之者。明與不知有異也。至好之樂之。更不多覯。故夫子於門人中。獨稱顏子好學。又謂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不改其樂。正謂不改其好學之樂。夫子疏食飲水。樂在其中。亦是此樂。故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樂者。樂其有得於己也。故論語首章。即以時習之說示人。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注王曰。上謂上知之所知也。兩舉中人。以其可上可下。注。上謂至可下。○正義曰。釋文上知音智。漢書古今人表。列知仁之目。亦引此文說之。穀梁僖元年傳。有中知以上。中知以下之文。然則此兩言中人。謂中知矣。中人爲中知。則上謂上知。下謂愚也。顏師古人表注解此文。以中人爲中庸。失之。孔子罕言利命仁。性與天道。弟子不可得聞。則是不可語上。觀所答弟子諸時人語。各有不同。正是因人才知量爲語之。可知夫子循循善誘之法。若夫性質既愚。人不能自勉於學問。是夫子所謂下愚。非惟不可語上。且並不可語之矣。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注王曰。務所以化道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注包曰。敬鬼神而不瀆。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注孔曰。先勞苦而後得功。此所以爲仁。正義曰。務猶事也。民之義者。禮運曰。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是也。敬鬼神而遠之者。謂以禮敬事鬼神也。表記子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周人尊禮尚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鄭注。遠鬼神近人。謂外宗廟。內朝廷。案尊命尊禮尚施。皆近人之事。周道與夏道。略相似也。近人而忠。即是務民之義。於鬼稱事。神稱敬者。禮數故言事。禮疏故言遠也。但事亦是敬。故論語此文。統言敬鬼神。夫子所以告樊遲者。正是教之從周道。左氏傳季梁曰。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于神。亦是舉夏周道言之矣。難謂事難也。獲。得也。謂得祿也。春秋繁露仁義法篇。孔子謂冉子曰。治民者。先富之而後加教。語樊遲曰。治身者。先難後獲。以此之謂治身之與治民所先後者不同焉矣。詩云。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先飲食而後教誨。謂治人也。又曰。坎坎伐輻。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先其事。後其食。謂治身也。

蓋子說此義至明。下篇言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義同。竊以夫子此文論仁知。皆居位臨民之事。意樊遲時或出仕故也。皇本問仁下有子字。唐石經初刻作先勞。磨改作先難。○注。敬鬼神而不黷。○正義曰。遠者敬之。至不知所遠。雖敬亦黷。黷者。媟也。楚語觀射父曰。古者民神異業。敬而不不黷。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禍災不至。求用不匱。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爲巫史。無有要質。民匱於祀。而不知其福。烝享無度。民神同位。民瀆齊盟。無有嚴威。神狎民則。不蠲其爲。嘉生不降。無物以享。禍災薦臻。莫盡其氣。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案世衰則神教興。其始亦以禍福示戒。而終必歸於瀆祀。以長其諂慢之罪。春秋時。如黃能實沈。多非禮之祀。在上者僭越無等。在下者習於風俗。競爲祈禳。而不知所忌。究之獲罪鬼神。莫能徼福而免於患。斯惑之甚者矣。惟知敬遠之義。則吉凶順逆。皆可順受其正。修其在己而不爲无妄之求。斯可謂知矣。

子曰。知者樂水。【注】包曰。知者樂運其才知以治世。如水流而不知已。仁者樂山。【注】仁者樂如山之安固。自然不動。而萬物生焉。知者動。【注】包曰。日進故動。仁者靜。【注】孔曰。無欲故靜。知者樂。【注】鄭曰。知者自役得其志。故樂。仁者壽。【注】包曰。性靜者多壽考。

正義曰。皇疏云。樂水樂山。爲智仁之性。動靜。爲智仁之用。壽樂。爲智仁之功。案夫子體備仁智。故能言之。所謂善言德行也。爾雅釋詁。動。作也。說文。靜。審也。竫。亭安也。義微別。凡與動對言當爲竫。今經典通作靜。壽卽舊省。說文。舊。久也。○注。知者樂運其才知以治世。如水流不知已。○正義曰。韓詩外傳。夫水者。緣理而行。不遺小閒。似有智者。動而下之。似有禮者。蹈深不疑。似有勇者。障防而淸。似知命者。歷險致遠。卒成不毀。似有德者。天地以成。羣物以生。國家以寧。萬物以平。品物以正。此智者所以樂於水也。說苑雜言篇略同。又云。子貢問曰。君子見大水必觀焉。何也。孔子曰。夫水者。君子比德焉。遍予而無私。似德。所及者生。似仁。其流卑下句倨皆循其理。似義。淺者流行。深者不測。似智。其赴百仞之谷不疑。似勇。綿弱而微達。似察。受惡不讓。似包蒙。不淸以入。鮮潔以出。似善化。至量必平。似正。盈不求概。似度。其萬折必東。似意。是以君子見大水。觀焉爾也。案此。則樂水兼有數義。注渾舉其意。而以治世言之。卽外傳天地以成云云之旨。○注。仁者樂如山之安固。自然不動。而萬物生焉。○正義曰。韓詩外傳。夫山者。萬民之所瞻仰也。草木生焉。萬物植焉。飛鳥極焉。走獸休焉。四方益取予焉。出雲道風。從乎天地之間。天地以成。國家以寧。此仁者所以樂於山也。說苑略同。此注言樂如山者。言仁者願比德於山。故樂山也。安固不動。卽外傳國家以寧之義。○注。日進故動。○正義曰。水運行不已。有進之象。君子自強不息。進德脩業。日有孳孳而莫之止。其進也。卽其動也。易象傳。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注。無欲故靜。○正義曰。欲卽聲色臭安佚之欲。仁者所不能無。而云無欲者。仁者善制其欲。克己復禮。凡視聽言動。自能以禮制心。而

不鶩過乎欲。故曰無欲。無欲者。無非禮之欲也。易彖傳。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思不出位。故能無欲。○注。知者自役得其志。故樂。○正義曰。知者能爲世用。不嫌自役。知有成功得志。故樂。○注。性靜者多壽考。○正義曰。說文。考。老也。易象傳。敦艮之吉以厚終也。厚終。謂嘗得壽也。○春秋繁露循天之道篇。故仁人之所以多壽者。外無貪而內清淨。心平和而不失中正。取天地之美以養其身。是其且多且治。申鑒俗嫌篇。仁者內不傷性。外不傷物。上不違天。下不違人。處正居中。形神以和。故咎徵不至。而休嘉集之。壽之術也。中論夭壽篇。或問孔子稱仁者壽。而顏淵早夭。豈聖人之言不信。而欺後人耶。潁川荀爽以爲古人有言。死而不朽。其身歿矣。其道猶存。故謂之不朽。夫形體固自朽弊消亡之物。壽與不壽。不過數十歲。德義立與不立。差數千歲。豈可同日言也哉。詩云。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人豈有萬歲千歲者。皆令德之謂也。北海孫翺以爲死生有命。非他人之所致也。若積善有慶。行仁得壽。乃教化之義。誘人而納於善之理也。幹以爲二論皆非其理也。夫壽有三。有王澤之壽。有聲聞之壽。有行仁之壽。書曰五福。一日壽。此王澤之壽也。詩云。其德不爽。壽考不忘。此聲聞之壽也。孔子曰。仁者壽。此行仁之壽也。孔子云。爾者以仁者利養萬物。萬物亦受利矣。故必壽也。瑚自堯至於武王。自稷至於周召。皆仁人也。君臣之數。不爲少矣。此非仁者壽之驗耶。又七十子豈殘酷者哉。顧其仁有優劣耳。其夭者惟顏回。據一顏回而多疑其餘。無異以一鈎之金。權於一車之羽云。金輕於羽也。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注包曰。言齊魯有太公周公之餘化。太公大賢。周公聖人。今其政教雖衰。若有明君興之。齊可使如魯。魯可使如大道行之時。注。言齊至之時。○正義曰。齊者。國名也。周武王滅紂。封太師呂望於齊。是爲齊太公。太者。尊大之稱。說苑政理篇。伯禽與太公俱受封而各之國。三年。太公來朝。周公問曰。何治之疾也。對曰。尊賢。先疏後親。先義後仁也。此霸者之迹也。周公曰。太公之澤及五世。五年。伯禽來朝。周公問曰。何治之難。對曰。親親。先內後外。先仁後義也。此王者之迹也。周公曰。魯之澤及十世。故魯有王迹者。仁厚也。齊有霸迹者。武政也。齊之所以不如魯者。太公之賢。不如伯禽也。漢書地理志。初。太公治齊。修道術。尊賢智。賞有功。故至今其士多好經術。矜功名。舒緩闊達而足智。其失夸奢朋黨。言與行繆。虛詐不情。急之則離散。緩之則放縱。又云。周興。以少昊之虛曲阜。封周公子伯禽爲魯侯。以爲周公主其民。有聖人之教化。故孔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言近正也。瀕洙泗之水。其民涉度。幼者扶老。而代其任。俗既益薄。長老不自安。與幼少相讓。故曰魯道衰。洙泗之間。齗齗如也。孔子閔王道將廢。迺修六經。以述唐虞三代之道。弟子受業而通者。七十有七人。是以其民好學。上禮義。重廉恥。顏師古注。魯庶幾至道。齊人不如魯也。案周公雖封魯。猶仕王朝。身未歸魯。惟命伯禽之國就封。而伯禽亦能秉周公之教。以存王迹。故說苑漢書歸美伯禽。與此注歸美周公意同。魯俗雖衰。而洙泗之間。

王化未敷。追咏聖人之教。而俗益蕩靡矣。蓋所謂至於道者。其言殊有驗矣。

子曰。觚不觚。注馬曰。觚。禮器。一升曰爵。二升曰觚。觚哉觚哉。注觚哉觚哉。言非觚也。以喻爲政不得其道。則不成。

注。觚。禮器。一升曰爵。二升曰觚。○正義曰。云觚禮器者。燕禮。公用象觚。注。觚。有象骨飾也。說文云觚。鄉飲酒之爵也。段氏玉裁注。謂鄉當作禮。鄉飲酒有爵觶無觚是也。聶崇義三禮圖謂觚用木。惟用木。故考工梓人制之。宣和博古圖載商周觚三十五。其形如今錫花瓶。而腹起四棱。與禮注不合。且皆以金爲之。則非梓人所司。後世僞作此無疑矣。云一升曰爵。二升曰觚者。言爵觚盛酒之量。鄭注禮器云。凡觴。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特牲記注引舊說同。梓人疏引禮器制度。亦云觚大二升。五經異義今韓詩說。一升曰爵。爵。盡也。足也。二升曰觚。觚。寡也。飲當寡少。三升曰觶。觶。適也。飲當自適也。四升曰角。角。觸也。不能自適。觸罪過也。五升曰散。散。訕也。飲不能自節。爲人所謗訕也。總名曰爵。並與此馬注同。考工記。梓人爲飲器。觚三升。禮器疏引異義。載古周禮說觚二升。獻以爵而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陳氏壽祺疏證謂二升當作三升。此周禮說與韓詩異。許君異義云。謹案周禮一獻三酬當一豆。若觚二升。不滿一豆。此許從周禮說。以辨韓詩之非。鄭駁異義。以周禮獻以爵而酬以觚。觚是觗譌。觗卽觶。則意梓人觗三升。亦爲觗三升。觗三則觚二。周禮與韓詩無異矣。皇疏。一獻之禮。賓主百拜。此則明有觚之用也。當於爾時用觚酌酒。而沈湎無度。故王肅曰。當時沈湎於酒。故孔子曰。觚不觚。言不知禮也。觚哉觚哉。言用觚之失道也。毛氏奇齡改錯云。古制器命名。各有取義。禮注云。觚容二升。取寡爲義。詩說所云飲當寡少曰觚。則此觚命名。原與君子之稱孤寡。有同義也。今飲當不寡。而仍稱曰觚。名實乖矣。猶曰觚哉。又云諸酒器皆有義。而獨及觚者。此猶燕禮極侈宴樂。而其洗奠享獻。雖用一觚。亦以觚本常用。並取寡少無過之名。蓋不觚非改制。但不寡飲。卽失名實耳。案毛說與王肅同。可補馬義。舊有注云。孔子曰。削觚而志有所念。觚不時成。故曰觚哉觚哉。觚。小器耳。心不專一。尚不時成。況于大事也。此說觚爲木觚。與馬異。宋氏翔鳳謂是徐氏論語隱義語。義當本鄭。亦是意爲之辭。說文。觚。棱也。柧。棱也。史游急就章。急就奇觚與衆異。顏師古注。觚者。學書之牘。或以記事。削木爲之。蓋簡屬也。孔子嘆觚。卽此之謂。其形或六面。或八面。皆可書。觚者。棱也。以有棱角。故謂之觚。班固西都賦曰。上觚棱而棲金爵。今俗猶呼小兒削書簡爲木觚章。蓋古之遺語也。王應麟補注史記。破觚爲圜。應劭曰。觚八棱有隅者。說文通釋觚八棱木。於其上學書。又引說文云。觚。書兒拭觚布也。據此。則柧亦作觚。廣雅釋器。䉤籥䈝籤觚也。竹木本一類。故觚亦作籤。漢書所云操觚之士。西京雜記傳介子好學書。嘗棄觚而嘆。卽此柧也。柧有四棱八棱之異。通俗文曰。木四方爲棱。八棱爲柧。此析言之。若散文亦通稱。故師古以觚有六面。則六棱亦名柧矣。孔子嘆觚。師古之說。與舊注同異不可知。或謂觚當有棱。其後無棱亦名觚。如史記所云破觚爲圜之比。

此亦名實相乖。於義得通者也。○注。以喻爲政不得其道。則不成。○正義曰。政者。正也。其身不正。知正人何。政不得成。猶彊名之。注說亦嘗有所本。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注孔曰。宰我以仁者必濟人於患難。故問有仁人墮井。將自投下從而出之不乎。欲極觀仁者憂樂之所至。子曰。何爲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注孔曰。逝。往也。言君子可使往視之耳。不肯自投從之。可欺也。不可罔也。注馬曰。可欺者。可使往也。不可罔者。不可得誣罔令自投下。正義曰。皇本有仁下有者字。其從之也也。皇本作與。王氏引之經傳釋詞。謂也與歟同義。○注。宰我至所至。○正義曰。仁者無不愛也。故見人有患難則必濟之。而於仁人尤所親念。故宰我設爲此問。以見仁道之至難也。俞氏樾平議。謂井有人。爲井中有仁道。從之者。行仁道也。或謂井有仁。即井有人。仁與人同。並通。○注。逝往至從之。○正義曰。逝往。爾雅釋詁文。往視之者。思所以出之也。不肯自投從之者。徒傷其身無以救人。故不肯也。俞氏樾平議。讀逝爲折。云君子殺身成仁則有之。故可得而摧折。不可以非理陷害之。此義亦通。○注。可欺至投下。○正義曰。可使往者。言使往救之也。孟子亦曰。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方者。義也。以義責君子。君子必信而從之。然非其道。則亦難罔之矣。蓋可欺者仁也。不可罔者知也。宋氏翔鳳發微云。夫滔滔天下。非人誰與。色斯之舉。可以翔集。公山佛肸之往。南子之見。是可逝也。可欺也。磨而不磷。涅而不緇。是不可陷也。不可罔也。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注鄭曰。弗畔。不違道。正義曰。釋文云。一本無君子字。兩得。臧氏琳經義雜記。君子乃成德之稱。不嫌其違畔於道。顏淵篇。此章再見無君子字。知此亦無有者爲得也。馮氏登府異文攷證。引後漢范升傳。亦無君子字。程氏瑤田論學小記。天下達道五。而人之行百。其切於吾身而不可以須臾離者乎。其切於吾心而不可以一端弗學矣乎。於何學之。日於文。聖人賢人。先我而盡道者也。夫固我之師也。然而已往矣。其所存者。文而已矣。文存則道存。道存則教存。吾學其文而有獲。不啻親炙焉。而詔我以語之。呼我以喻之也。不啻相儆焉。而擴我以舉之。掖我以履之也。舜之大孝也。武王周公之達孝也。其德同。其所德者。不同也。堯之文章也。夫子之文章也。其美富同。其所美富者。不同也。徵之於文。而後舜與武王周公之所德。若或聞而知之矣。徵之於文。而後堯與夫子之所美富者。亦若見而知之矣。是故學文不可緩也。案博文者。詩書禮樂與凡古聖所傳之遺籍。是也。文所以載道。而以禮明之者也。禮即文之所著以行之者也。博學於文。則多聞多見。可以畜德。而於行禮驗之。禮也者。履也。言人所可履行之也。

禮䈙於經曲之大。而愼於視聽言動之際。凡人能以所行。納於軌物。而無所違。是之謂約。約者。約束。非謂省約。與上博字爲反對也。之者。此也。謂此身也。夫子告顏子以克己復禮。復者。反也。約反之於禮。是爲約矣。他日顏子言夫子善誘。博我以文。約我以禮。約禮卽復禮之教也。是故博文卽大學之致知格物。約禮卽大學之誠意正心脩身。人非博學。無由約禮。故夫子言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然徒事博文。而不約之以禮。則後世文人記誦之習。或有文無行。非君子所許也。後漢范升傳引孔子曰。博學約之。弗叛矣夫。又曰。夫學而不約。必叛道也。明弗畔專以約禮言也。畔卽叛字。唐石經初刻作叛。後磨改。說文。叛。反也。畔。田界也。義異。經典多段畔爲叛。左昭廿一年經。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公羊經作畔。○注。弗畔不違道。○正義曰。禮者。道之所以行也。人違道與否。不可得知。但已博文約禮。由其外以測其內。亦可不致違道。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注孔安國等以爲南子者。衞靈公夫人。淫亂。而靈公惑之。孔子見之者。欲因以說靈公。使行治道。矢。誓也。子路不說。故夫子誓之。行道旣非婦人之事。而弟子不說。與之祝誓。義可疑焉。正義曰。史記世家孔子自蒲反乎衞。靈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君爲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欲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佩玉聲璆然。孔子曰。吾鄉爲弗見。見之禮答焉。法言五百篇。或問聖人有詘乎。曰有。曰。焉詘乎。曰。仲尼於南子。所不欲見也。陽虎所不欲敬也。見所不見。敬所不敬。不詘如何。孔叢子儒服篇。創爲異說。以夫人與於大饗。當時南子饗夫子。夫子亦弗獲已。果爾。則禮所應見。子路何爲不說。且論語史記。但言見南子。不言南子饗夫子。毛氏奇齡改錯曰。古無男女相見之禮。惟祭則主婦獻尸。尸酢主婦。謂之交爵。非祭則否。故坊記云。非祭。男女不交爵。亦並非相見卽助祭。卿大夫亦並不因此妄行見禮。若夫人初至。春秋經稱大夫宗婦覿用幣。謂大夫之宗婦以覿禮入。非謂大夫亦同入也。至諸侯大饗大夫出行祼獻。禮。同姓諸侯有之。異姓則否。故禮正義謂王饗諸侯及諸侯自相饗。同姓則后夫人親獻。異姓則使人攝獻。自繆侯陽侯以同姓而遺此變後。凡同姓亦攝獻。是男女無相見禮。無覿禮。祇有交爵饗獻二禮。而旣則交爵存。而饗獻亦廢。至大夫覿幣。惟何休杜預皆有是說。孔仲達卽非之。謂禮無此文。況穀梁傳云。大夫不見其夫人。後世儒說。何如傳文足據乎。由毛說觀之。益知孔叢之謬。不足證矣。竊謂南子雖淫亂。然有知人之明。故於蘧伯玉孔子。皆特致敬。其請見孔子。非無欲用孔子之意。子路亦疑夫子此見。爲將詘身行道。而於心不說。正猶公山弗擾佛肸召子欲往。子路皆不說之比。非因南子淫亂而有此疑也。夫子知子路不說。故告以予若固執不見。則必觸南子之怒而厭我矣。天卽指南子。夫子言人而不仁。疾之已甚爲亂。孟子亦言仲尼不爲已甚。可知聖人達節。非俗情所能測矣。毛氏奇齡稽求篇。夫子

矢之。案釋名云。矢。指也。說文云。否者。不也。夫子以手指天。而曰吾敢不見哉。不則天將厭我矣。言南子方得天也。故史記直曰予所不者。不者。不見也。詞例與項羽傳不者吾屬將爲所虜正同。所。若也。左傳所不與崔慶。史記所不與子犯共。皆作若解。舊以此爲誓。正以所字相似耳。案毛解天字稍異。高誘呂覽貴因注引亦作不。說文。否從不聲。故不叚否爲之。厭與壓同。考文引古本正作壓。說文。壓。笮也。禮記畏厭溺。左氏傳。將以厭衆。皆壓字。天厭之。或當時有此語。論衡問孔篇。說此文天厭之。正與毛同。而以否爲鄙。解爲鄙陋之行。反似子路不說。爲疑夫子淫亂。紛紛詰難。均無當矣。鄭注云。矢。誓也。否。不也。鄭此注非全文。無由知其說。皇疏引繆播曰。否。不也。此言子若不用。是天將厭塞此道。欒肇曰。天厭之者。言我之否屈。乃天所厭也。王弼曰。否泰有命。我之所屈。不用於世者。乃天命厭之。言非人事所免也。蔡謨曰。矢。陳也。夫子爲子路矢陳天命。非誓也。李充曰。夫道消運否。則聖人亦否。故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厭亦否也。言聖人與天同其否泰耳。參觀諸說。矢或訓誓。或訓陳。而否爲否塞。厭爲厭絕。其辭同也。天未欲夫子行道。豈南子所能與。明己之往見。不過欲答其禮。而非爲求仕可知。此以釋子路之惑。於義亦通。但師弟相言。不得設誓。矢當訓指。爲指天也。王氏崧說緯。以此見在靈公卒後輒立之時。南子欲因孔子以固輒位。子路以見之似有爲輒之意。而與初言正名相反。所以不說。夫子則怒而矢之。謂予知不正名。必獲天譴。其說甚誕。史記敘此文下。即云居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使孔子爲次乘。招搖市過之。孔子醜之。去衛。則此見明在靈公時。江氏永鄉黨圖考繫此事在孔子五十七歲。其非衛輒時可知。至宋孫奕示兒編。謂南子是南蒯。欲張公室以叛季氏。夫子見之。與欲赴弗擾佛肸同意。王應麟困學紀聞引[illegible]自明說同。然南蒯叛時。孔子年方二十二。子路少孔子九歲。年方十三。其說鑿而不通。宜爲伯厚所斥矣。○注。孔安至疑焉。○正義曰。皇本作孔安國曰舊以南子者。邢本同。釋文載集解本皆作等以爲南子者。是舊爲等之譌。臧氏庸拜經日記謂孔安國下。不當有曰字。孔安國等以爲者。首舉孔以該馬鄭包周諸儒之義。行道以下四句。乃何氏語。以道國章集解引包馬說。又云義疑。故兩存證之。可見此校極確。今依以訂正。呂氏春秋貴因篇。孔子道彌子瑕見釐夫人因也。釐夫人即南子。淮南子泰族訓。孔子欲行王道。東西南北。七十說而無所偶。故因衛夫人彌子瑕而欲通其道。鹽鐵論論儒篇。孔子適衛。因嬖臣彌子瑕以見衛夫人。此皆當時所傳陋說。以夫子爲詭道求仕。不經之談。敢於侮聖矣。

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注庸。常也。中和可常行之德。世亂。先王之道廢。民鮮能行此道久矣。非適今。注。庸常至適今。○正義曰。說文。庸。用也。凡事所可常用。故庸又爲常。洪氏震煊中庸說。鄭君目錄云。名曰中庸者。以其記中和之爲用也。庸。用也。注君子中庸云。庸。常也。用中爲常道也。二說相輔而成。證諸喪服四制之篇曰。此喪之所以三年。賢者不得過。不肖者不得不及。此喪之中庸也。王者之所常行也。不得過不及謂之中。所常

行謂之庸。常行者。卽常用是也。故讚舜之大智曰。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用中。卽中庸之義。是也。古訓以庸爲常。非平常之謂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鄭君亦注云。庸猶常也。言德常行也。言常謹也。證諸易文言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九家注云。庸。常也。謂言常以信。行常以謹。荀子不苟篇曰。庸言必信之。庸行必愼之。楊倞注云。庸。常也。謂言常信。行常愼。故下文反之曰。言無常信。行無常貞。惟利所在。無所不傾者。是則可謂小人矣。此皆以常訓庸者也。爾雅釋詁曰。典彝法則刑範矩庸恆律戛職秩。常也。書篇或以典名。或以範名。禮篇或以法名。或以庸名。其義一也。案執中始於堯之咨舜。舜亦以命禹。其後湯執中。立賢無方。至周官大司樂。以中和祗庸孝友爲六德。知用中之道。百王所同矣。夫子言中庸之旨。多箸易傳。所謂中行。行卽庸也。所謂時。卽時中也。時中則能和。和乃爲人所可常行。故有子言禮之用。和爲貴。而子思作中庸。益發明其說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明中庸之爲德。皆人所可常用。而極其功能至於位育。盡己之性。以盡人之性。盡人之性。以盡物之性。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所謂成己以成物者如此。故夫子贊爲至德。周官師氏一曰至德。鄭注。至德。中和之德。覆燾持載含宏者也。下引論語此文。覆燾持載。至德也。雖舜在位。能用中於民。民皆化之。顏子未得位。但能擇中庸。得善勿失。而無所用於民。所謂有德無位。不敢作禮樂者也。世之衰也。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民無所取法。賢知之所過。愚不肖之所不及。皆無所裁度以適於道。又甚則無所忌憚。如小人之反中庸。故曰民鮮久矣。云非適今者。適。祇也。中庸篇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鄭注。鮮。罕也。言中庸爲道至美。顧人罕能久行。鄭意謂當時民亦能行。但不能久行。義還此注。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注孔曰。君能廣施恩惠。濟民於患難。堯舜至聖。猶病其難。正義曰。皇本如有作如能。衆下有者字。何事於仁。事猶爲也。見禮樂記注。言博施濟衆。何爲於仁言之。明非仁者所能矣。毛氏奇齡改錯曰。鄉飲酒義曰。東方者春。春之爲言蠢也。產萬物者聖也。南方者夏。夏之爲言假也。假者大也。養而大之。仁也。則內聖外王。總以仁及萬物爲言。禮所云天子之立也。嚮仁而左聖。以此是也。然則仁與聖。皆推心之恕。以長養萬物。瓊傑一體。祗春爲生之本。而夏爲養之本。養祗發生。而春爲資生之原。長養不窮。故聖進於仁。案仁訓愛。聖訓通。並見說文。爲最初之誼。通之爲言。無疑滯也。無阻礙也。是故通乎天地陰陽柔剛之道。而後可以尊天察地。通乎人仁義之道。而後可以成己以成物。若我於理義有未能明曉。我於人有未能格被。是卽我之疑滯阻礙。而有所不通矣。如此者。以之自治。則行事乖戾。以之治人。則多所拂逆。桀紂盜跖之行。無惡不作。然推究其失。祗是不通已極耳。是故天地交爲泰。天地不交爲否。泰者。通也。治象也。否者。不通也。亂象也。通與不通。天下之治亂繫之。博施濟衆。無一人不遂其欲。以我性情通於人。並使人無乎不通。故

夫子以爲聖。以爲堯舜猶病。聖仁本用原同。故己達達人。達亦爲通。特聖爲成德之名。仁則尚在推暨時言。仁道大成。方可稱聖。故夫子視聖爲最難。而但言仁。又以仁亦難及。而先言恕。○注。君能至其難。○正義曰。言廣施者。博訓廣也。廣施恩惠。言君無私德能徧及也。禮運言大同之治云。選賢與能。講信脩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此則可言博施矣。爾雅釋言。濟。渡也。濟。成也。濟。益也。三訓此文皆通。注以濟渡爲言。濟於患難。若禹治水。益焚山澤之類。堯舜者。唐虞二帝名。當時有洚水。民苦昏墊。艱食鮮食。是博施濟衆。堯舜猶病其難也。廣雅釋詁。病。難也。亦據引申以成義。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注孔曰。更爲子貢說仁者之行方道也。但能近取譬。於己皆恕。己所欲而施之於人。正義曰。阮氏元論仁篇。孔子論人以聖爲第一。仁卽次之。仁固甚難能矣。聖仁。孔子皆謙不敢當。子貢視仁過高。誤入聖域。故孔子分別聖字。將仁字論之曰。所謂仁者。己之身欲立。則亦立人。己之身欲達。則亦達人。卽如己欲立孝道。亦必使人立孝道。所謂不匱錫類也。己欲達德行。亦必使人達德行。所謂愛人以德也。又曰。爲之不厭。己立己達也。誨人不倦。立人達人也。立者。如三十而立之立。達者。如在邦必達。在家必達之達。案立謂身能立道也。達謂道可行諸人也。○注。更爲至於人。○正義曰。鄭注云。方猶道也。此孔所本。說文。恕。仁也。如己之心。以推諸人。此求仁之道。故恕亦訓仁。恕仁本一理。子貢未能至恕。故夫子以爲非爾所及。他日問終身行之。又告以恕。皆此教也。孟子云。彊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卽此近取譬之義。譬者。喻也。以己爲喻。故曰近。大學言君子絜矩之道云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矩者。法也。卽此所云譬也。絜者。結也。挈也。卽此所云取也。

卷八　述而第七

集解　凡三十八章

正義曰。釋文云。舊三十九章。今三十八章。所云舊。當謂六朝舊本。所多一章。疑分子路問三軍爲一章也。釋文又云。子於是日以下。舊別爲章。今宜合前章。亡而爲有以下舊爲別章。今宜與前章合。陸云宜合。但論其理。實未嘗合倂也。若已合倂。則爲三十六章。盧氏文弨釋文攷證。以舊三十九章爲釋文本。今三十八章爲朱子本。則誤解陸氏原文爲後人校語也。翟氏顥考異。譏陸氏宜合者兩條。總題但減其一。以爲失於照對。則是舊爲四十章。不合言三十九也。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注包曰。老彭。殷賢大夫。好述古事。我若老彭。但

述之耳。

正義曰。說文云。述。循也。作。起也。述是循舊。作是創始。禮中庸記云。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議禮制度考文。皆作者之事。然必天子乃得爲之。故中庸又云。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鄭注。今孔子謂其時明孔子無位。不敢作禮樂。而但可述之也。漢書儒林傳。周道既衰。壞於幽厲。陵夷二百餘年。而孔子興。究觀古今之篇籍。於是敘書則斷堯典。稱樂則法韶舞。論詩則首周南。綴周之禮。因魯春秋。舉十二公行事。繩之以文武之道。成一王法。至獲麟而止。蓋晚而好易。讀之。韋編三絕。而爲之傳。皆因近聖之事。以立先王之教。故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是言夫子所述六藝事也。故中庸云。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憲。法也。章。明也。堯舜文武。其政道皆布在方策。所謂古也。下章云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多聞多見。皆所學於古者。故又言好古敏以求之也。若然。孟子云孔子作春秋。春秋是述。亦言作者。散文通稱。如周公作常棣。召公述之。亦曰作常棣矣。信者。知之明。不信。必不能好。故言篤信好學也。竊者。廣雅釋詁云。私也。夫子謙言。不敢顯比老彭。故言私比也。老彭。殷大夫。夫子亦殷人。故加我以親之。○注。老彭殷賢大夫。○正義曰。大戴禮虞戴德云。昔老彭及仲傀政之教大夫。官之教士。技之教庶人。揚則抑。抑則揚。綴以德行。不任以言。漢書古今人表。列老彭於仲虺下。仲虺卽仲傀。是老彭爲殷初人。包氏此注。當卽本戴記也。鄭注云。老。老聃。彭。彭祖。老聃。周之大史。以老彭爲二人。與包義異。漢書敘傳。若允彭而偕老兮。師古注謂彭祖老聃。此老彭爲二人也。鄭語彭姓。彭祖爲祝融之後。滅於商。楚辭天問。彭鏗斟雉帝何饗。王逸注謂彭祖以雉羹進堯。而堯饗之也。史記五帝紀。禹皋陶契后稷伯夷夔龍倕益彭祖。自堯時而皆舉用。則彭祖是堯臣也。史記老子韓非列傳。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諡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司馬貞索隱曰。按藏室史。周藏書室之史也。又張蒼傳。老子爲柱下史。蓋卽藏室之柱下。因以爲官名。則老子是周史也。既老子是史官。意彭祖在堯時亦是史官。故夫子欲竊比此二人矣。莊子音義引世本云。彭祖姓籛。名鏗。在商爲守藏史。在周爲柱下史。以彭祖爲商人。與鄭語及五帝紀不合。至入周爲柱下史。則以彭祖爲數百歲人。並恐傳聞之誤。高誘注呂氏春秋情欲諸篇。以老彭彭祖爲一人。邢昺疏論語。謂彭祖於堯時封彭城。又云卽老子也。以老彭彭祖老聃爲一人。說與包鄭又異。尤未是也。老子列傳云。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又云。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爲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迺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爲我著書。於是老子迺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又云。李耳無爲自化。清靜自正。漢書藝文志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人君南面之術。合於堯之克攘。易之嗛嗛。一嗛而四益。此其所長也。及放者爲之。則欲絕去禮樂。兼棄仁義。曰。獨任清虛。可以爲治。案老子之學。源出黃帝。故漢人多以黃老並言。宋氏翔鳳發微云。老子曰。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無爲而有事。不言而有教。非居敬而何。又曰。聖人抱一爲天下式。一者。誠也。誠爲敬。故抱一卽居敬。

又曰。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卽軍旅之事。末之學也。又曰。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又曰。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修之於身。其德乃眞。修之於家。其德乃餘。修之於鄉。其德乃長。修之於國。其德乃豐。修之於天下。其德乃普。卽修己以安百姓。非獨任淸虛者之所及也。其書二篇。屢稱聖人。卽述而不作也。又曰。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此信而好古也。又曰。象帝之先。又曰。大上下知有之。曰帝之先。曰大上。此推乎古而益遠者也。又云。論語不曰彭老。而曰老彭者。以老子有親炙之義。且嘗周史也。至三朝記稱商老彭者。以老子雖生周代。而所傳之學。則歸藏之學。故稱之於商。尤信而好古之明徵也。案宋君發明老子之學是也。其以彭祖爲殷人。則沿世本之誤。而以三朝記老彭爲二人。亦是彊經就我。其他謂孔子贊易。多取於歸藏。小戴所錄七十子之記。皆爲殷禮。則顯然違異。今皆刪佚。不敢著之以誤來學。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注】鄭曰。無是行於我。我獨有之。【正義】曰。默者。王逸楚辭惜賢注云。寂也。識者。記也。詩書禮樂。士之正業。皆須諷誦。若博學無方。旣非家有其書。則惟宜默識之也。下篇云。多見而識之。亦謂默識也。厭。說文作猒。飽也。引申之。訓足。訓棄。夫子自彊不息。日有孳孳。不知年數之不足。故能不厭於學也。倦。說文作𤹪。勞也。廣雅釋詁。券。勞也。止也。何有於我。言二者之外。我無所有也。下篇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孟子公孫丑篇。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知也。教不倦。仁也。仁且知。夫子旣聖矣。觀彼文則學不厭。教不倦。乃夫子所自任。何有於我。乃辭聖仁不敢居之也。下篇出則事公卿章。何有於我。義同。○注。無是行於我。我獨有之。○正義曰。注有譌文。當以行字句絕。我字重衍。鄭謂他人無是行。夫子乃獨有之。與上篇爲國乎何有。於從政乎何有。何有。皆爲不難也。

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注】孔曰。夫子常以此四者爲憂。【正義】曰。說文云。修。飾也。廣雅釋詁。修。治也。五常之德。人所固有。當時修治之。則德日新。大學記所云明明德。是也。學之不講者。汪氏中述學云。講。習也。習。肄也。古之爲教也以四術。書則讀之。禮樂同物。誦之。歌之。弦之。舞之。揖讓周旋。是以行禮。故其習之也。恆與人共之。學而時習之。有友朋自遠方來。所謂君子以朋友講習也。學人習之。其師則從而告之。記曰。小學正學干大胥贊之。籥師學戈。籥師丞贊之。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曰學。曰贊。曰詔。必皆有言。故於文講從言。孔子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魯諸儒講禮鄉飲大射於孔子冢。皆講學也。禮樂不可斯須去身。故孔子憂學之不講。徙。說文云迻也。此常訓。下篇云。徙義崇德也。荀子大略篇。君子之學如蛻。幡

然還之。故其行放。其立放。其坐放。其置顏色出辭氣放。無留善。亦言君子能徙義也。易象傳。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二者貴能力行。故有取於風雷。否則習爲不善。而不復進於德矣。故夫子深憂之也。汪氏中經義知新記。講字古音媾。修講一韻。徙改一韻。皇本修作脩。又每句下。皆有也字。○注。夫子常以此四者爲憂。○正義曰。北堂書鈔藝文部四引鄭此注云。夫子常以爲憂也。此孔所襲。四者。是夫子誨人之語。而云吾憂者。正恐教術或疎。致有斯失。故引爲己責也。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注】馬曰。申申夭夭。和舒之貌。正義曰。釋文云。燕。鄭本作宴。案後漢仇覽傳引亦作宴。說文。宴。安也。宴本字。燕。鳥名。蓋叚借也。禮記有仲尼燕居。孔子閒居二篇。鄭目錄云。退朝而處曰燕居。退燕避人曰閒居。此皇疏亦云燕居者。退朝而居也。○注。申申夭夭。和舒之貌。○正義曰。皇疏引詩云。桃之夭夭。卽美舒義。月出舒夭紹兮。亦以夭紹爲舒之姿也。廣雅釋訓。申申如妖妖申申。容也。妖與夭同。胡氏紹勳拾義。漢書萬石君傳。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必冠。申申如也。師古注云。申申。整敕之貌。此經記者先言申申。後言夭夭。猶鄉黨先言踧踖。後言與與也。申申言其敬。夭夭言其和。馬注申申亦訓和舒。失之矣。案胡說是也。漢安世房中歌。敕身齊戒。施教申申。說文。申。神也。七月陰氣成體自申束從臼自持也。是申有約束之義。申申如者。所謂望之儼然。夭夭如者。所謂卽之也溫。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注】孔曰。孔子衰老。不復夢見周公。明盛時夢見周公。欲行其道也。正義曰。呂覽去宥篇。人之老也形益衰。高誘注。衰。肌膚消也。說文。㝱。寐而有覺也。今省作夢。夫子日有孳孳。不知老之將至。至是血氣益衰。力極罷頓。無復從前之精專。故有此歎。呂氏春秋博志篇。蓋聞孔子墨翟晝日諷誦習業。夜親見文王周公旦而問焉。用志如此其精也。何事而不達。何爲而不成。故曰精而熟之。鬼將告之。非鬼告之也。精而熟之也。案周公成文武之德。致治太平。制禮作樂。魯是周公之後。故周禮盡在魯。夫子言舍魯何適。又屢言從周。故綴周之禮。其修春秋。繩之以文武之道。成一王法。與周公制作之意同也。舊讀以吾衰也久矣爲句。見翟氏灝考異所引呂覽不苟注。張載正蒙楊時資吾院記。今讀或以久矣屬下句。皇本公下有也字。釋文云。本或無復字。非。

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注】志。慕也。道不可體。故志之而已。據。杖也。德有成形。故可據。依。倚也。仁者功施於人。故可倚。藝。六藝也。不足據依。故曰游。正義曰。此夫子誨弟子進德修業之法。道者。明明德親民。大學之道也。德者。少儀云。士依於德。鄭注。德。三德也。一曰至德。二曰敏德。三曰孝德。此本周官師氏之文。鄭彼注云。至德。中和之德。覆燾持載含宏者也。敏德。仁義順時者也。孝德。尊祖愛親。三德所以教國

子。故鄭注少儀依用之。論語此文。義當同也。言據者。據猶守也。中庸言顏子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卽據德矣。依仁猶言親仁。謂於仁人當依倚之也。游於藝者。學記云。不興其藝。不能樂學。又云。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鄭注。興之言喜也。歆也。游謂閒暇無事於之游。然則游者。不迫遽之意。少儀言士游於藝。鄭彼注云。藝。六藝也。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書。六曰九數。亦本周官保氏彼注云五禮。吉凶賓軍嘉也。六樂。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也。鄭司農云。五射。白矢參連剡注襄尺井儀也。五御。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六書。象形會意轉注指事假借諧聲也。九數。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贏不足旁要。唐石經。游作遊。○注。志慕至曰游。○正義曰。說文云。據。杖持也。依。倚也。並常訓。道不可體。德有成形。皆肩虛之詞。不可以解此文也。禮樂不可斯須去身。故周公自稱多藝。夫子言藝能從政。而以爲不足據依。亦異乎吾所聞。

子曰。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嘗無誨焉。注孔曰。言人能奉禮。自行束修以上。則皆教誨之。正義曰。修與脩同。謂以脩爲摯見其師也。周官膳夫。凡肉脩之頒賜皆掌之。腊人掌乾肉。凡田獸之脯腊膴胖之事。鄭注。薄析曰脯。捶之而施薑桂曰鍛脩。釋名釋飲食。脯又曰脩。脩。縮也。乾燥而縮也。曲禮云。以脯脩置者。左朐右末。鄭注。屈中曰朐。此弟子行束脩於其師。亦當如置脯脩之法。左朐右末執之。稱束者。少儀疏云。束脩。十脡脯也。以非一脡。故須束之。孔氏廣森經學卮言。禮薦脯五膱。凡作脯之法。皆以條肉中屈之。五膱則爲朐者五。爲脡者十。故謂之束。取其與束帛十端而五匹者同義。北史儒林傳。馮偉門徒束脩。一毫不受。隋書劉炫傳。後進質疑受業。不遠千里。然嗇於財。不行束脩者。未嘗有所教誨。是束脩爲摯禮。李賢後漢延篤傳注。束脩。謂束帶脩飾。鄭注論語曰。束脩。謂年十五以上也。李引鄭注。所以廣異義。人年十六爲成人。十五以上可以行摯見師。故舉其所行之摯以表其年。若然。則十五以下未能行摯。故曲禮云。童子委摯而退。委摯者。委於地也。後漢伏湛傳。杜詩薦湛曰。湛自行束脩。訖無毀玷。隸釋謁者景君墓表。惟君束脩仁知。幽州刺史朱龜碑。仁義成於束脩。孝弟根其本性。隸續金恭碑。束脩聰。皆以束脩表年。與鄭義同。若後漢和帝紀。束修良吏。鄧后紀。故能束修。不觸羅網。鄭均傳。束修安貧。恭儉節整。馮衍傳。圭潔其行。束脩其心。劉般傳。束脩至行。胡廣傳。使束修守善。有所勸仰。王龔傳。束修勵節。皆以約束修飾爲義。而其字與脩通用。後之儒者。移以解論語此文。且舉李賢束帶修飾之語。以爲鄭義亦然。是誣鄭矣。至闕黨童子。則使將命。互鄉童子。與其潔已。並是夫子教思之廣。雖未行束脩。亦誨之矣。鄭注云。誨。魯讀爲悔字。今從古。包氏愼言溫故錄。案魯論。則束脩不謂脯脡。易曰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又曰。震无咎者。存乎悔。聖人戒愼恐懼。省察維嚴。故時覺其有悔。自行束修以上。謂自知謹飭砥礪。而學日以嚮進也。恐人以束修卽可無誨。故言未嘗無誨以曉之。案魯論義不箸。包說但以意測。易繫辭傳。慢藏誨盜。釋文引虞作悔。二字同音叚借。據魯論義與古同叚誨字爲之。鄭以古論義明。故定從誨也。○注。言人能奉禮。○正義曰。注義不明。書秦誓

正義引孔此注云。束帶脩飾。當是此注脫文。其義即李賢所本。

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注鄭曰。孔子與人言。必待其人心憤憤。口悱悱。乃後啓發爲說之。如此。則識思之深也。說則舉一隅以語之。其人不思其類。則不復重教之。

正義曰。說文云。啓。教也。從攴启聲。下引此文。又隅。陬也。淮南原道訓。經營四隅。高誘注。隅猶方也。一隅三隅。合爲四隅。故舉一隅。則可知三隅。反者。反而思之也。荀子大略篇。有法者以法行。無法者以類舉。以其本知其末。以其左知其右。凡百事異理而相守也。是其義也。劉氏逢祿述何篇。聖人之言。皆舉一隅。而俟人之以三隅反。故文約而旨無窮。董子說春秋云。不能察。寂若無。能察之。無物不在。謂不書多於書也。皇本高麗本鼂公武據蜀石經。一隅下有而示之三字。文選西京賦注引同。皇本則下有吾字。O注。孔子至教之。O正義曰。方言。憤。盈也。說文。憤。懣也。二訓義同。人於學有所不知不明。而仰而思之。則必與其志氣。作其精神。故其心憤憤然也。下篇夫子言發憤忘食。謂憤於心也。文選嘯賦注。引字書曰。悱。心誦也。誦疑作痛。方言。菲。怒悵也。菲與悱同。廣雅釋詁作悲。說文無悱字。新附據鄭注補。或疑悱即說文悲字。當得之。玉篇。悱。口悱悱。此本鄭訓。學記曰。時觀而弗語。存其心也。注云。使之悱悱憤憤。然後啓發也。記又云。力不能問。然後語之。力不能問。故曰悱悱也。當心憤憤口悱悱時。已是用力於思。而未得其義。乃後啓發爲說之。使人知思之宜深。不敢不專心致志也。孟子盡心下云。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引者。引其緒也。又學記云。故君子教喻也。開而弗達。開而弗達則思。注云。開謂開發事端。但爲學者開發大義而已。亦不事事使之通達也。並此舉一隅之義也。不復重教之者。言教之既不深思。則不復重教之。學記所謂語之而不知。雖舍之可也。易蒙彖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鄭注。弟子初問。則告之以事義。不思其三隅相況。以反解而筮者。此勤師而功寡。學者之災也。瀆筮則不復告。欲令思而得之。亦所以和義而幹事也。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注喪者哀感。飽食於其側。是無惻隱之心。

正義曰。檀弓云。未食於喪者之側。嘗飽也。注。助哀戚也。毛氏奇齡稽求篇。謂檀弓所記。即夫子事。皇本連下章。而以此注繫於後。與釋文所見本不合。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注一日之中。或哭或歌。是褻於禮容。

正義曰。說文云。哭。哀聲也。歌。詠也。毛詩園有桃傳。曲合樂曰歌。謂人聲與樂齊作也。何休公羊注引魯詩傳。大夫士日琴瑟。曲禮。大夫無故不徹縣。士無故不徹琴瑟。注。故謂災患喪病。此弔人之喪。既以情親哀哭之故。一日之內。亦不得歌也。曲禮。哭日

不歌。檀弓。弔於人。是日不樂。毛氏奇齡稽求篇。謂檀弓即指夫子此事是也。鄭注檀弓云。君子哀樂不同日。又鄭志答臨碩云。謂一日之中。既以哀事哭。又以樂而歌。是爲哀樂之心無常。言人既以哀事哭。則竟一日。當常有哀心也。此惟弔哭在前則然。若已歌。而後聞他人之喪。則弔哭。正禮所宜矣。皇本日下有也字。論衡感類篇引亦有也字。釋文云。舊以爲別章。今宜合前章。○注。一日至禮容。○正義日。皇本此注脫。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注孔曰。言可行則行。可止則止。唯我與顏淵同。正義曰。新語愼微篇引此文說之云。言顏淵道施於世而莫之用。是行藏皆指道言。孟子謂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又云。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即此義。案下篇夫子言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此明人出處之正法。若此云用之則行。舍之則藏。但言用之舍之。不復計及有道無道者。正是維世之意。欲易無道爲有道也。此惟時中之聖能之。孟子稱孔子可以仕則仕。謂用之即可以仕也。可以止則止。謂舍之即可以止也。顏子合符聖德。故夫子言我與爾有是矣。

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注孔曰。大國三軍。子路見孔子獨美顏淵。以爲己勇至於夫子爲三軍將。亦當誰與己同。故發此問。暴虎徒搏。馮河徒涉。正義曰。好謀者。好猶善也。左襄四年傳。咨難爲謀。說文。慮難曰謀。戴氏望論語注云。王者行師。以全取勝。不以輕敵爲上。傳曰。善爲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善戰者不死。善死者不亡。案逸周書武紀解謀有不足者三。仁廢則文謀不足。武廢則勇謀不足。備廢則事謀不足。是行軍當用謀也。焦氏循補疏。成猶定也。定即決也。三國志郭嘉傳。袁公多端寡要。好謀無決。無決即是無成。好謀而成。即是好謀而能決也。釋文。馮亦作憑。皇本同。○注。大國至徒涉。○正義曰。夏官序官。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是大國三軍也。夫子爲三軍將。即命卿矣。子路有治賦之才。故問夫子行軍。將誰與。冀己有所能以自見也。暴虎徒搏。馮河徒涉。並爾雅釋訓文。郭注徒搏云。空手執也。徒涉云。無舟楫。說文。淜。無舟渡河也。玉篇。徒涉曰淜。今經典作馮。皆淜之叚借。馮。說文訓馬行疾。別一義。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注鄭曰。富貴不可求而得之。當修德以得之。若於道可求者。雖執鞭之賤職。我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注孔曰。所好者。古人之道。正義曰。史記伯夷

列傳。引富貴如可求。此出古論。以富貴達文。而與如義屬也。宋氏翔鳳發微云。周官太宰祿以馭其富。三代以下。未有不仕而能富者。故官愈尊。則祿愈厚。求富即干祿也。富而可求。謂其時可仕。則出而求祿。孔子爲委吏乘田。其職與執鞭之士同也。不可求。爲時不可仕。孔子世家言定公五年。陽虎囚季桓子。季氏亦僭於公室。陪臣執國政。是以魯自大夫以下。皆僭離於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此孔子不仕。謂不可求。修詩書禮樂。爲從吾所好。孔子自述出處之際。故以兩吾字明之。案宋說與古論義合。說苑立節篇。引此文說之云。故阨窮而不憫。勞辱而不苟。然後能有致也。勞辱即謂執鞭言。亦不可苟。當視可求。然後爲之也。阨窮不憫。則從吾所好也。但言爲執鞭者。孟子云。仕非爲貧也。而有時乎爲貧。爲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宜乎抱關擊柝。今此言富而可求。謂時可仕。兼己亦爲貧。故但可爲執鞭之士也。釋文。鞭。或作鞕。音吾孟反。非也。吾亦爲之。一本無亦字。之下有矣字。如不可求。皇本求下有者字。○注。富貴至爲之。○正義曰。鄭以富貴達言。亦古論義也。修德以得富貴。即夫子言寡尤寡悔。祿在其中。學也祿在其中之旨。於道可求。謂仕之道也。言己雖修德。仍視道可仕否也。孟子云。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即此義也。執鞭爲賤職者。鞭是刑具。書。鞭作官刑。是也。周官條狼氏掌執鞭以趨辟。王出入則八人夾道。公則六人。侯伯則四人。子男則二人。又云。凡誓。執鞭以趨於前且命之。注。趨辟。趨而辟行人。若今卒辟車之爲也。孔子曰云云。言士之賤也。據序官條狼氏是下士。故稱賤矣。

子之所慎。齊。戰。疾。注孔曰。此三者。人所不能慎。而夫子獨能慎之。正義曰。說文云。慎。謹也。齋。戒潔也。从示齊省聲。經典齋齊二文錯見。祭統云。及時將祭。君子乃齊。齊之爲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齊者也。故散齊七日以定之。致齊三日以齊之。又云。及其將齊也。防其邪物。訖其耆欲。耳不聽樂。故記曰。齊者不樂。言不敢散其志也。心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韓詩外傳八傳曰。居處齊則色姝。食飲齊則氣珍。言語齊則信。聽思齊則成。志齊則盈。五者齊。斯神居之。並言慎齊之事也。說文云。戰。鬭也。慎戰。謂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也。禮器云。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蓋得其道。此之謂也。慎疾者。所以守身也。金匱要略言人有疾。當慎養。苦酸辛甘不遺。形體有衰。雖在經絡。無由入其腠理。即此義也。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注周曰。孔子在齊。聞習韶樂之盛美。故忽忘於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注王曰。爲作也。不圖作韶樂至於此。此齊。正義曰。皇本韶下有樂字。史記孔子世家言孔子年三十五。昭公奔於齊。魯亂。孔子適齊。與齊太師語樂。聞韶音云云。江氏永鄉黨圖考敘此適齊爲孔子三十六歲。三十七歲自齊反魯。說苑修文篇。孔子至齊郭門之外。遇一嬰兒。挈一壺。相與俱行。其視精。其心正。其行端。

孔子讀御曰。趨趨之。趨趨之。韶樂方作。此相傳夫子聞韶樂之子。不知肉味。猶言發憤忘食也。說文。味。滋味也。圖。畫計難也。不圖者。言韶樂之美。非計度所及也。釋文。爲樂並如字。本或作爲。音居危反。非。包氏愼言溫故錄。爲。陳雖。夫子蓋知齊之將爲陳氏。故聞樂而傑痛太公丁公之不血食也。此就釋文所載或本爲義。然此句承不知肉味之下。正以贊美韶樂。所以聞習之久。至不知肉味也。若以爲樂作爲樂。至於斯爲陳將代齊。則別是感痛之義。與上文不貫。似非是也。○注。周曰至肉味。○正義曰。文選嘯賦注。引此注爲周生。或當時周與周生能識別也。聞習者。謂聞而習之。孔子世家言孔子學之三月。不知肉味。學之二字。卽安國故也。亦卽此注所云聞習也。○注。爲作至此齊。○正義曰。爲作常訓。注以此爲齊。言此韶樂不意至於齊也。此王誤解。漢書禮樂志。夫樂本情性。浹肌膚。而藏骨髓。雖經乎千載。其遺風餘烈。尚猶不絕。至春秋時。陳公子完奔齊。陳。舜之後。韶樂存焉。故孔子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美之甚也。以不圖句爲美。義勝此注。上篇。子謂韶盡美矣盡善。又左傳吳季札見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是言韶樂至美也。

冉有曰。夫子爲衞君乎。注鄭曰。爲猶助也。衞君者。謂輒也。衞靈公逐太子蒯聵。公薨而立孫輒。後晉趙鞅納蒯聵於戚城。衞石曼姑帥師圍之。故問其意助輒不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注孔曰。夷齊讓國遠去。終於餓死。故問怨邪。以讓爲仁。豈有怨乎。出曰。夫子不爲也。注鄭曰。父子爭國惡行。孔子以伯夷叔齊爲賢且仁。故知不助衞君明矣。正義曰。說文云。諾。譍也。引夷齊者。借二子以正衞事也。蓋輒之立及拒蒯聵。是以王父命辭父命。然叔齊亦是父命立之。及父死。不復拘執父命。而讓國伯夷。與衞輒之堅執王父命而辭父命者相反。若伯夷則又遵守父命。而終讓國不受。與衞蒯聵之棄父命而爭國者相反。故子貢於二子。詢其人爲何如。蓋欲以知夫子之爲衞君與否。而終以明蒯聵之是非耳。云怨乎者。言伯夷不得立。叔齊或恐兄爭國。不得已而讓。皆不能無怨。惟夷齊之讓。出於親愛之誠。其心無非求仁。而卽得仁。尚何所怨乎。公羊疏解論語此文。以爲夷齊適周。怨周王不用其言。非矣。釋文吾將問之。一本無將字。曰古之賢人也。皇本曰上有子字。賢人作賢仁。惠氏棟九經古義引下鄭注賢且仁。以爲古本賢仁之證。不知鄭注乃櫽括古之賢人也。求仁而得仁二句義。非本作賢仁。阮氏元校勘記皇本高麗本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又何怨下有乎字。左傳哀二年正義史記伯夷列傳索隱文選江淹雜體詩注引並作又何怨乎。疑古本如此。○注。爲猶至不乎。

○正義曰。詩鳧鷖。福祿來爲。鄭箋。爲猶助也。左定四年傳言衞靈公太子蒯聵。得罪君夫人南子。出奔宋。哀二年夏。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爲太子。君命也。對曰。郢。異於他子。且君歿於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又經書六月乙亥。晉趙鞅帥師納衞世子蒯聵于戚。三年春。齊國夏衞石曼姑帥師圍戚。此蒯聵出奔及輒立拒父始末也。公羊傳。晉趙鞅帥師納衞世子蒯聵于戚。戚者何。衞之邑也。曷爲不言入于衞。父有子。子不得有父也。齊國夏曷爲與衞石曼姑帥師圍戚。伯討也。此其爲伯討奈何。曼姑受命乎靈公而立輒。以曼姑之義。爲固可以拒之也。輒者曷爲者也。蒯聵之子也。然則曷爲不立蒯聵而立輒。蒯聵爲無道。靈公逐蒯聵而立輒。然則輒之義。可以立乎。曰可。其可奈何。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乎子也。不以家事辭王事。以王事辭家事。是上之行乎下也。穀梁傳。晉趙鞅帥師納衞世子蒯聵于戚、納者。內弗受也。何用弗受也。以輒不受也。以輒不受父之命。受之王父也。信父而辭王父、則是不尊王父也。其弗受。以尊王父也。二傳所言。自是衞人當日所據之義。鄭依爲說。故此注言靈公逐蒯聵。又言立孫輒也。周人之法。無適子者立適孫。蒯聵負罪出亡。已絕於衞。故輒得申王父之命。當時臣民安之。大國助之。而夫子亦且爲公養之仕。故冉有疑夫子爲衞君也。夫子於哀六年。自楚反衞。爲衞輒四年。此問當在其時。○注。夷齊至怨乎。○正義曰。史記伯夷列傳。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盍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遂餓死於首陽山。此即二子讓國。終於餓死之事也。伯夷能順乎親。叔齊能恭其兄。孝弟皆爲仁也。左僖八年傳。能以國讓。仁孰大焉。○注。父子至明矣。○正義曰。不言蒯聵爭國。而曰父子爭國。是兼絕之也。何休公羊解詁。謂輒雖得正。非義之高。即引此文說之。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注孔曰。疏食。菜食。肱。臂也。孔子以此爲樂。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注鄭曰。富貴而不以義者。於我如浮雲。非己之有。正義曰。說文云。飯。食也。疏。粗也。粗。疏也。詩召旻彼疏斯粺。鄭箋。疏。麤也。謂糲米也。段氏玉裁說文注云。糲米與粺米校。則糲爲粗。國語食粗衣惡是也。粺與黍稻對校。則粺爲粗。喪服傳食疏食注。疏猶麤也。是也。案論語三言疏食。皆謂糲米。亦當兼稷言之。稷。今之高粱。北方用爲常食。比粱黍爲駿也。釋文云。疏本又作蔬。皇本作蔬。因孔注致誤。說文云。枕。臥所薦首者。樂亦在其中者。言貧賤中自有樂也。呂氏春秋愼人篇。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達亦樂。所樂非窮達也。道得於此。則窮達一也。爲寒暑風雨之序矣。斯其義也。不義而富且貴者。謂不以其道得富貴也。浮雲者。說文。浮。汎也。雲。山川气也。孟子謂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孔子不爲。故孔子自言不義之富貴。視之如浮雲然。明無所動於心也。劉氏逢祿述何篇。此因上章而類記之。不義之富貴。

不特蒯聵與輒也。卽石曼姑之受命於靈公。皆不義也。○注。疏食。菜食。肱。臂也。○正義曰。說文無蔬字。疑古菜食之字亦作疏。禮記月令云。有能取蔬食。注。菜曰疏。是也。疏爲菜之通名。不爲粗惡。孔此注誤也。說文。厷。臂上也。肱古或從肉。廣雅釋親。肱謂之臂。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注易。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年五十而知天命。以知命之年。讀至命之書。故可以無大過。正義曰。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彼文作假。風俗通義窮通卷引論語亦作假。春秋桓元年。鄭伯以璧假許田。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作以璧加魯易許田。是加假通也。夫子五十前得易。冀以五十時學之。明易廣大悉備。未可遽學之也。及晚年贊易既竟。復述從前假我數年之言。故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若是者。竟事之辭。言惟假年。乃彬彬也。世家與論語所述。不在一時。解者多失之。姚氏配中周易學云。文王爻辭惟九三言人事。傳則言行。言學。言進修。无在非學也。象曰。君子自強不息。子蓋三致意焉。子曰。五十以學易。而於每卦象傳必曰以。以者。學之謂也。又曰。學易。學爲聖也。非徒趨吉避凶已也。有天地卽有易。既作易。而天地之道著。天下之理得。聖之所以爲聖。求諸易而可知矣。案學易可以無大過者。易之道。皆主中行。主變通。故學之而可與適道。可與立權也。繫辭傳云。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夫子聖德。既學易。當無小疵。無過可補。而云可無大過者。謙言不敢自承無過也。釋文云。學易如字。魯讀易爲亦。今從古。此出鄭注。惠氏棟九經古義。外黃令高彪碑。恬虛守約。五十以斅。此從魯論亦字連下讀也。案魯讀不謂學易。與世家不合。故鄭從古論。戴氏望論語注。加當言假。假之言暇。時子尙周流四方。故言暇我數年也。五十者。天地之數。大衍所從生。用五用十以學易。謂錯綜變化以求之也。易說曰。易一陰一陽。合而爲十五之謂道。陽變七之九。陰變八之六。亦合於十五。則彖變之數若一。陽動而進變七之九。象其氣之息也。陰動而退變八之六。象其氣之消也。故太一取其數以行九宮。四正四維皆合於十五。五音。六律。七宿。由此作焉。大過於消息爲十月卦。陽伏陰中。上下皆陰。故雜卦曰大過顚也。顚則陽息。萬物死。聖人使陽升陰降。由復出震。自臨而泰盈乾生井終既濟定六位。正王度見可不遇大過之世也。此以五十皆易數。亦備一義。○注。易。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正義曰。易說卦文。窮理者。致知格物之學。盡性者。成己成物之學。至命。則所以盡人事而達天道也。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注孔曰。雅言。正言也。鄭曰。讀先王典法。必正言其音。然後義全。故不可有所諱。禮不誦。故言執。正義曰。此承上章學易之言而類記之。所字卽指易言。乃不獨易也。若詩書執禮。皆雅言也。此略本焦氏循補疏說。不及樂者。方氏觀旭

僞記。謂樂在詩禮之中。是也。○注。讀先至言執。○正義曰。詩書皆先王典法之所在。故讀之必正言其音。鄭以雅訓正。故僞孔本之。先從叔丹徒君駢枝曰。夫子生長於魯。不能不魯語。惟誦詩讀書執禮。必正言其音。所以重先王之訓典。謹末學之流失。又云。昔者。周公著爾雅一篇。以釋古今之異言。通方俗之殊語。劉熙釋名曰。爾。昵也。昵。近也。雅。義也。義。正也。五方之音不同。皆以近正爲主也。上古聖人。正名百物。以顯法象。別品類。統人情。壹道術。名定而實辨。言協而志通。其後事爲踵起。象數滋生。積漸增加。隨時遷變。王者就一世之所宜。而斟酌損益之。以爲憲法。所謂雅也。然而五方之俗。不能強同。或意同而言異。或言同而聲異。綜集謠俗。釋以雅言。比物連類。使相附近。故曰爾雅。詩之有風雅也亦然。王都之音最正。故以雅名。列國之音不盡正。故以風名。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七歲屬象胥諭言語。協辭命。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正於王朝。達於諸侯之國。是謂雅言。雅之爲言夏也。孫卿榮辱篇云。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是非知能。材性然也。是注錯習俗之節異也。又儒效篇云。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積靡使然也。然則雅夏古字通。謹案駢枝發明鄭義。至爲確矣。周室西都。當以西都音爲正。平王東遷。下同列國。不能以其音正乎天下。故降而稱風。而西都之雅音。固未盡廢也。夫子凡讀易及詩書執禮。皆用雅言。然後辭義明達。故鄭以爲義全也。後世人作詩用官韻。又居官臨民。必說官話。即雅言矣。曲禮云。詩書不諱。臨文不諱。注云。爲其失事正。鄭以不諱亦雅言之一端。故舉以明之。禮不誦故言執者。禮亦有讀。但此執禮是在行事時。故言不誦也。困學紀聞引葉夢得曰。蓋古者謂持禮書以治人者。皆曰執。周官大史大祭祀。宿之日讀禮書。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常。凡射事執其禮事。論語駢枝曰。執猶掌也。執禮。謂詔相禮事。文王世子曰。秋學禮。執禮者詔之。雜記曰。女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禮之。婦人執其禮。諸文皆言執禮。與此經同。翟氏灝考異云。古者學禮行禮。皆有詔贊者爲之宣唱校呼。使無失錯。若今之贊禮官。其書若今之儀注。於此而不正其言。恐事亦失正也。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注孔曰。葉公名諸梁。楚大夫。食采於葉。僭稱公。不對者。未知所以答。正義

曰。發憤忘食者。謂好學不厭幾忘食也。樂以忘憂者。謂樂道不憂貧也。不知老之將至者。言忘身之老。自彊不息也。荀子勸學篇。眞積力久。則入學至乎沒而後止也。故學數有終。若其義。則不可須臾舍也。是夫子忘老之意也。孔子世家言齊景公卒之明年。孔子自蔡如葉。葉公問政云云。他日問孔子於子路云云。計夫子時年六十二四歲。故稱老矣。又世家其爲人也句下。有學道不倦誨人不厭二句。皇本至下有也字。○注。葉公至以答。○正義曰。左定五年傳。葉公諸梁之弟后臧從其母於吳。哀十六年傳稱沈諸梁。莊子釋文云。姓沈。名諸梁。字子高。杜預左宣三年傳注。葉。楚地。

南陽葉縣。其故城距今縣治二十里。據左傳葉公是縣尹。非食采之邑。故鄭注禮緇衣云。葉公。楚縣公是也。鄉飲酒禮注。大國有孤四命謂之公。士喪禮注。公。大國之孤四命也。若然。則諸侯臣得稱公。故左傳有邢公。棠公。商成公。白公。此葉公亦是四命之孤。非因僭稱也。然高誘注呂覽察微篇。淮南覽冥訓。並云楚僭稱王。其守邑大夫皆稱公。則以公爲僭稱。漢儒已有是說。不始於僞孔矣。未知所以答者。子路以己之知。不足知聖人也。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注鄭曰。言此者。勸人學。正義曰。敏。勉也。言黽勉以求之也。說本朱氏彬經傳考證。皇本敏下有而字。○注。言此者。勸人學。○正義曰。生知者。不待學而能知也。夫子亦是生知。特以生知爲上。謙不敢居。且恐學者自恃聰質。將惰於學。故但以學知自承。且以勸勉人也。

子不語怪。力。亂。神。注王曰。怪。怪異也。力謂若奡盪舟。烏獲舉千鈞之屬。亂謂臣弒君。子弒父。神謂鬼神之事。或無益於教化。或所不忍言。正義曰。不語。謂不稱道之也。大戴禮曾子立事篇。君子亂言而弗殖。神言弗致也。即此義。○注。怪怪至忍言。○正義曰。說文云。怪。異也。此常訓。書傳言夫子辨木石水土諸怪。及防風氏骨節專車之屬。皆是因人問答之非。自爲語之也。至日食。地震。山崩之類。皆是災變。與怪不同。故春秋紀之獨詳。欲以深戒人君。當修德力政。不諱言之矣。奡盪舟。憲問篇文。說具彼疏。烏獲。見孟子告子下趙岐注。古之有力人也。能移舉千鈞。左宣十五年傳。民反德爲亂。亂莫大於弒父與君。故舉以釋之。皇疏云。無益於教化者。解不言怪力神三事也。云或所不忍言者。解不言亂事也。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注言我三人行。本無賢愚。擇善從之。不善改之。故無常師。正義曰。三人者。衆辭也。行者。行於道路也。錢氏坫後錄左傳子產日。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與此文同義。案如錢說。是善與不善。謂人以我爲善不善也。我並彼爲三人。若彼二人。以我爲善。我則從之。二人以我爲不善。我則改之。是彼二人。皆爲吾師。書洪範云。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此之謂也。皇疏引王朗曰。于時道消俗薄。鮮能崇賢尙勝。故託斯言以厲之。夫三人之行。猶或有師。況四海之內。何求而不應哉。釋文。我三人行。一本無我字。必得我師焉。本或作必有。唐石經及皇本高麗本攷文據古本足利本。三上並有我字。有作得。與釋文本合。馮氏登府異文攷證。案何注邢疏並云言我三人行。穀梁范注亦云我三人行。至有作得。史記世家亦如此。○注。言

我至當師。○正義云。注似以行爲言行之行。三人之行。本無賢愚。其有善有不善者。皆隨事所見。擇而從之改之。非謂一人善。一人不善也。既從其善。卽是我師。於義亦可通也。下篇子貢曰。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注包曰。桓魋。宋司馬。天生德者。謂授我以聖性。德合天地。吉無不利。故曰其如予何。正義曰。書召誥云。今天其命哲。是人之知愚。皆天所生。夫子五十知天命。知己有德。爲天所命。故此復言天生德於予也。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去衛過曹。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是此語爲夫子答弟子之辭。世家云。是歲魯定公卒。爲定十五年。又云。孔子遂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家。宋世家則以孔子過宋。在宋景二十五年。當魯哀三年。陳世家及十二諸侯年表。又以孔子至陳。在湣公六年。當魯定十四年。傳聞異辭。未知孰是。○注。桓魋至予何。○正義曰。桓魋卽向魋。稱桓者。向是桓族也。聖性者。孟子以堯舜爲性之言。性成自然也。夫子聖性。是天所授。雖遭困阨。無損聖德。故曰吉無不利也。此夫子據天道福善之理。解弟子憂懼之意。若微服而過。則又知命所宜然矣。

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注包曰。二三子。謂諸弟子。聖人知廣道深。弟子學之不能及。以爲有所隱匿。故解之我所爲無不與爾共之者。是丘之心。正義曰。學記云。教人不盡其材。注謂師有所隱也。夫子以身教。不專以言教。故弟子疑有所隱也。行者謂所行事也。與猶示也。教也。下篇予欲無言章義同。趙氏佑溫古錄。乎爾。與詩之俟我于著乎而。孟子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俱齊魯間語辭。皇本作以我爲隱子乎。又吾無下有所字。○注。聖人至之心。○正義曰。聖人知廣道深。弟子學之。既不能及。故夫子亦不教之。所謂中人以下。不可語上也。乃弟子則疑夫子有所隱匿。故夫子復以無隱解之。明我之心。凡所爲學。無不欲與二三子共之。但二三子未能幾此耳。疑我爲隱。不亦過乎。注此義亦通。隱匿者。爾雅釋詁。隱匿。微也。說文。隱。蔽也。與乙同。乙。匿也。象迟曲隱蔽形。讀若隱。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注四者有形質。可舉以教。正義曰。文謂詩書禮樂。凡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皆文之教也。行謂躬行也。中以盡心曰忠。恆有諸己曰信。人必忠信。而後可致知力行。故曰忠信之人。可以學禮。此四者。皆教成人之法。與教弟子先行後學文不同。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注】疾世無明君。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恆者。斯可矣。亡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難乎有恆矣。【注】孔曰。難可名之爲有常。

正義曰。大戴禮五義篇。所謂聖人者。知通乎大道。應變而不窮。能測萬物之情性者也。是言聖人無所不通。能成己成物也。禮記哀公問篇。子曰。君子者。人之成名也。韓詩外傳言行多當。未安諭也。知慮多當。未周密也。是篤厚君子。未及聖人也。此聖人君子之分也。善人者。下篇夫子答子張言善人之道。不踐迹。亦不入於室。入室者。入聖人之室。言踐迹然後入室。是善人爲聖人之次也。有恆者。有常也。易象傳。雷風恆。君子以立不易方。非有恆。無以爲君子。卽無由爲善人。故有恆爲學者始基也。兩加子曰者。言非一時也。虛者。續漢五行志。虛。空名也。盈者。說文云。滿也。泰者。易序卦傳。通也。亡有虛盈約泰。以淺深取義。李氏光地劄記說有恆是篤實之人。若不篤實。則虛夸。虛夸之人。必不能有常心而久於事。易曰。浚恆之凶以求深也。始而求深。在賢者尙有進銳退速之過。況其下者乎。夫子有川上之歎。而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爲其德至實。不舍晝夜。盈科後進也。故學者始但求小德。得一善。則拳拳服膺。如水雖未出中而涓涓不息也。終則其中未有有若無。實若虛。如水之既平而終不盈也。惟如是。是以能常德行而習敎事。久於其道。而忽不知入於聖賢之域。此夫子之恩有恆意也。案中庸云。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是有恆。故能闇然而日章。小人是無恆。故雖的然而日亡。的然。卽亡而爲有諸象也。宋石經避諱。恆作常。釋文云。亡如字。此舊爲別章。今宜與前章合。案皇本正與前章合。不爲別章。或卽盧氏文弨攷證謂釋文所云。爲後人校語也。○注。疾世無明君。○正義曰。注以聖人。君子。善人。有恆。皆指當時天子諸侯言之。所謂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也。○注。難可名之爲有常。○正義曰。爾雅釋詁。恆。常也。說文。恆。心之常也。易彖傳。恆。久也。久常義同。

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注】孔曰。釣者。一竿釣。綱者。爲大綱。以橫絕流。以繳繫釣羅屬著綱。弋。繳射也。宿。宿鳥。

正義曰。御覽八百三十四引鄭注云。綱謂爲大索橫流屬釣。案說文。綱。維紘繩也。考工記注。綱。連侯繩也。皇疏云。作大綱橫遮於廣水。而羅列多鉤著之以取魚也。卽鄭義也。王氏引之經義述聞。謂綱謂網譌。此不解綱制。欲改經字也。釋文。綱音剛。鄭本同。綱字本可不音。陸氏之意。亦恐人誤作網矣。物茂卿論語徵云。天子諸侯。爲祭及賓客則狩。豈無虞人之供。而躬自爲之。所以敬也。狩之事大。而非士所得爲。故爲祭及賓客。則釣弋。蓋在禮所必然焉。古者貴禮不貴財。不欲必獲。故在天子諸侯則三驅。在士則不綱不射宿。○注。釣者至宿鳥。○正義曰。說文。釣。鉤魚也。以鉤取魚謂之釣。故釣亦名鉤。廣雅釋器。釣。鉤也。是也。鉤以細鐵絲爲之。以繳繫於竹竿之首。詩云。籊籊竹竿。以釣于淇。是也。注言一竿釣者。對大綱有多鉤言之。繫釣

當作槼鉤。文選西征賦注。引此注正作鉤。羅者。列也。言非一鉤也。繳者。說文。繳。生絲縷也。僞孔此注。亦是用鄭義。弋繳射者。說文。隿。繳射飛鳥也。從隹弋聲。弋卽隿省。周官司弓矢。矰矢茀矢。用諸弋射。注。矰矢。弓所用也。茀矢。弩所用也。結繳於矢謂之矰。矰高也。茀矢象焉。二者皆可以弋飛鳥。彼注言矰矢爲結繳於矢。卽此注所云繳射矣。說文。宿。止也。言鳥棲止巢中也。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注包曰。時有人穿鑿妄作篇籍者。故云然。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注孔曰。如此者。次於天生知之。正義曰。不知者。不知其義也。無所聞見。必不能作。惟聞見未廣。又不能擇善而從之識之。斯於義違失。卽爲不知而作矣。擇善貫下多見。故邢疏云。多見擇善而識之。是也。公羊哀十四年傳。春秋何以始乎隱。祖之所逮聞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春秋繁露楚莊王篇。春秋分十二世以爲三等。有見。有聞。有傳聞。有見三世。有聞四世。有傳聞五世。故哀定昭。君子之所見也。襄成宣文。君子之所聞也。僖閔莊桓隱。君子之所傳聞也。所見六十一年。所聞八十五年。所傳聞九十六年。於所見微其辭。於所聞痛其禍。於傳聞殺其恩與情俱也。此夫子修春秋。證之於所聞所見者也。又夫子言夏殷之禮。皆能言之。但以文獻不足。不敢徵之。此可見聖人愼審之意。漢書朱雲傳贊。世傳朱雲言過其實。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謂世人傳述雲事多失實。則爲不知而作。作是作述解者。或爲作事。誤也。廣雅釋詁。次。近也。儀禮特牲饋食注。次猶貳。○注。如此者次於天生知之。○正義曰。下篇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夫子自居學知。故言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是次於生知也。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注鄭曰。互鄉。鄉名也。其鄉人言語自專。不達時宜。而有童子來見。孔子門人。怪孔子見之。正義曰。說文辛部。男有辠曰奴。奴曰童。人部。僮。未冠也。是僮童義別。今經典俱段童爲僮。禮雜記注。童。未成人之稱。學記注。成童十五以上。皇疏引琳公說。此鄉有一童子。難與言。以互鄉難與言童子見八字爲一句。非經旨。○注。互鄉至見之。○正義曰。互鄉不知所在。元和郡縣志。謂滕縣東二十三里有合鄉故城。卽互鄉。顧氏祖禹方輿紀要。謂在今嶧縣西北。當卽滕縣東之合鄉。又太平寰宇記。徐州沛縣陳州項城縣北一里。並有互鄉。又困學紀聞引王無咎云。鹿邑之外有互鄉城。前代因立互鄉縣。又明一統志。謂在陳州商水縣。方氏以知通雅謂互鄉名古獨里。今在睢州。諸說不同。閻氏若璩釋地續云。余因新舊唐書。杜氏通典。隋地理志。鹿邑名縣。始隋開皇十八年。此後未見有析置互鄉事。則無咎之言。閻氏已深斥之。地理

家好牽附。恐他說亦多類此矣。言語自專。不達時宜。謂其俗鄙固。不信人言也。言怪孔子見之。明非怪童子來見。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注】孔曰。教誨之道。與其進。不與其退。怪我見此童子。惡惡一何甚。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注】鄭曰。往猶去也。人虛己自潔而來。當與之進。亦何能保其去後之行。正義曰。何休公羊注。去惡就善曰進。童子來見是求進。故宜與之。與孟子言來者不拒意同。劉氏逢祿述何云。春秋列國。進乎禮義者與之。退則因而貶之。亦此義也。唯何甚者。唯。語辭。夫子不為已甚。故云唯何甚也。潔。唐宋石經並作絜。說文無潔字。鄉飲酒義注。絜猶清也。保猶保辜之保。郭璞方言注。保言可保信也。○注。往猶去也。○正義曰。言從今以往也。皇疏引顧歡曰。往謂前日之行。夫人之為行。或有始無終。或先迷後得。故教誨之道。潔則與之。往日之行。非我所保也。此與鄭異。亦通。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注】包曰。仁道不遠。行之即是。正義曰。此求仁得仁之旨。孟子盡心云。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注。仁道不遠。行之即是。○正義曰。注以欲仁即宜行仁。夫子告顏子以克己復禮為仁。即此義。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注】孔曰。司敗。官名。陳大夫。昭公。魯昭公。正義曰。左昭五年傳。公如晉。自郊勞至於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公曰。何為。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公羊昭二十五年傳。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昭公曰。喪人不佞。失守魯國之社稷云云。孔子曰。其禮與其辭足觀矣。是魯昭本習於容儀。當時以為知禮。故司敗有此問。鄭注云。司敗。人名。齊大夫。皇本孔子下有對字。○注。司敗至昭公。○正義曰。左文十一年傳。楚子西曰。臣歸死於司敗。宣四年傳。楚箴尹克黃自拘于司敗。是司敗為官名。子西歸死司敗。與晉魏絳歸死司寇語同。杜注左傳曰。陳楚名司寇為司敗。陳有司敗。本論語此文。杜與偽孔同。與鄭異也。昭公名裯。見左襄三十一年傳。周書謚法解。容儀恭美曰昭。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注】孔曰。巫馬期。弟子。名施。相助匿非曰黨。魯吳俱姬姓。禮同姓不昏。而君取之。當稱吳姬。諱曰孟子。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注】孔曰。以司敗之言告也。諱國惡。禮也。聖人道宏。故

受以爲過。正義曰。夫子見陳司敗。巫馬期爲介。入俟於庭。及夫子退。期當隨行。而司敗仍欲與語。故揖而進之也。皇疏云。揖者。古人欲相見前進。皆先揖之。於禮。巫馬期當答揖。此不言者。略也。皇本進之作進也。取作娶。釋文。娶。本今作取。說文。娶。取婦也。從女從取。取亦聲。吳者。國名。杜注左宣十八年傳云。吳國。今吳郡。今江蘇蘇州府治。○注。巫馬至孟子。○正義曰。巫馬者。以官爲氏。周官有巫馬。掌養疾馬而乘治之。是也。仲尼弟子列傳。巫馬施。字子旗。少孔子三十歲。漢書古今人表。及呂氏春秋具備覽。亦作巫馬旗。此文作期者。梁氏玉繩人表考云。說文。施。旗也。故齊欒施字子旗。而期與旗古通。左昭十三年。令尹子旗。楚語下作子期。定四年子期。呂覽高義注作子旗。戰國策中期推琴。史魏世家作中旗。皆其證也。案鄭豐施。亦字子旗。見左昭十六年傳注。旗本字。凡作期。皆段借也。鄭目錄云。魯人。家語弟子解。則云陳人。娶者。周姓。魯是周公之後。吳是泰伯之後。故云俱姬姓也。禮坊記篇子云。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別也。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又大傳曰。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是周禮同姓皆不昏也。當稱吳姬。諱曰孟子者。吳姬猶齊姜宋子之比。昭公知娶同姓爲非禮。故諱稱吳孟子。公羊十二年。孟子卒。傳云。昭公之夫人也。稱孟子。諱取同姓。蓋吳女也。何休注。昭公諱而謂之吳孟子。春秋不繫吳者。婦人繫姓不繫國。雖不諱。猶不繫也。不稱夫人。不言薨。不書葬。深諱之。據何注。則吳孟子乃昭公所稱。論語所云謂之者。昭公謂之也。禮雜記云。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公始也。注云。不告於天子。天子亦不命之。又坊記云。魯春秋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日孟子卒。注。吳魯同姓也。昭公取焉。去姬曰吳而已。至其死。亦略云孟子卒。不書夫人某氏薨。孟子蓋其且字。孔疏謂依春秋之例。當云夫人姬氏至自吳。魯諱同姓。但書夫人至自吳。仲尼修春秋。以犯禮明著。全去其文。故經無其事。是也。賈逵左傳解詁。言孟子。若言吳子長女也。然則子是女子之稱。而杜注左傳。以子爲宋姓。則以吳女詭稱宋女。若然。舊史所書。應稱夫人子氏至自宋。今春秋猶稱夫人至自吳。則稱子不爲宋女明矣。○注。諱國至爲過。○正義曰。一云諱國惡。禮也者。左僖元年傳文公羊隱二年傳。無駭率師入極。此滅也。其言入何。內大惡。諱也。白虎通諫諍篇。所以爲君隱惡何。君至尊。故設輔弼。置諫官。本不當有遺失。然則君有過惡。亦人臣之責。昭公時。孔子本未仕。既未得諫。而爲君諱。故注以爲道宏也。坊記曰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此夫子言有過。是稱己同於爲臣之義。皇疏云。若使司敗無譏。則千載之後。遂承信我言。用昭公所行爲知禮。則禮亂之事。從我而始。今得司敗見非。而我受以爲過。則後人不謬。故我所以爲幸也。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注】樂其善。故使重歌。而自和之。正義曰。孫氏奇逢四書近指聲比於琴瑟謂之歌。史記云。詩三百篇。夫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知孫此說。是與人歌。爲教弟子樂也。合韶武雅頌。則善矣。說文。咊。相應也。今作和。偏旁移易。子與人歌。謂夫子倡。使人

和之也。反之者。冀其善益彌顯。故使人倡。乃後和之也。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注孔曰。莫。無也。文無者。猶俗言文不也。文不吾猶人者。凡言文皆不勝於人。身爲君子。己未能也。正義曰。先從叔丹徒君駢枝曰。楊愼丹鉛錄引晉欒肇論語駮曰。燕齊謂勉強爲文莫。又方言曰。侔莫。強也。北燕之外郊。凡勞而相勉。若言努力者。謂之侔莫。案說文。忞。強也。慔。勉也。文莫。卽忞慔。叚借字也。廣雅亦云。文。強也。黽勉。密勿。蠠沒。文莫。皆一聲之轉。文莫行仁義也。躬行君子。由仁義行也。謹案淮南子繆稱訓。猶未之莫與。高誘注。莫。勉之也。亦是借莫爲慔。夫子謙不敢居安行。而以勉強而行自承。猶之言學不敢居生知。而以學知自承也。胡氏紹勳拾義。以莫訓定。屬下吾猶人也爲句。引詩求民之莫爲據。於義亦通。蓋夫子言爲學可以及人。至躬行則未能矣。又一說。以莫爲其字古文相近之誤。據易經字。所不敢從。皇本得下有也字。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注孔曰。孔子謙不敢自名仁聖。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注馬曰。正如所言。弟子猶不能學。況仁聖乎。正義曰。爲之。謂爲學也。孟子公孫丑篇。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知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與此章義相發。鄭注云。魯讀正爲誠。今從古。胡氏紹勳拾義。爾當作尒。說文云。尒。詞之必然也。經傳尒字。後人皆改作爾。廣雅釋詁。訓云爲有。正此經確詁。云爾卽有此之詞。若孟子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趙注以爲絕語之辭。爾當讀如字。與論語異。蓋乎云爾亦然。○注。正知至聖乎。○正義曰。學不厭。教不倦。卽是仁聖。注義非是。

子疾病。子路請禱。注包曰。禱。禱請於鬼神。子曰。有諸。注周曰。言有此禱請於鬼神之事。子路對曰。有之。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注孔曰。子路失指。誄。禱篇名。子曰。丘之禱久矣。注孔曰。孔子素行。合於神明。故曰丘之禱久矣。正義曰。釋文云。子疾。一本云子疾病。鄭本無病字。阮氏元校勘記。案集解於子罕篇始釋病。則此有病字。非。吳氏嘉賓論語。說父兄病而子弟禱。此不當使病者知也。周公之冊祝自以爲功。雖祝史皆命之。使勿敢言。況請之乎。子路之請禱。欲聖人之致齊。以取必於鬼神也。翟氏灝考異。說文。讄。禱也。累功德以求福。論語云。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從言纍省聲。重文讄或不省。又誄。謚也。從言耒聲。此論語所引。自有一書名讄。與誄異訓。然經典不妨叚借用之。故周禮大祝作六辭。其六日誄。注

日。誄。謂積累生時德行以錫之命。春秋傳。孔子卒。哀公誄之。或日。誄。論語所謂誄日禱爾于上下神祇。疏日。生人有疾。亦累列其德而爲辭。故引論語文以相續。又小宗伯禱祠於上下神示。注引讄日禱爾于上下神祇。是知誄讄通也。據翟說。是論語義當作讄。讄通作誄。當是古魯文異。禱爾者。爾是語辭。漢書郊祀志。孝武皇帝始建上下之祀。顏師古注。上下爲天地。天神日神、地神日祇。說文。祇。地祇。提出萬物者也。太平御覽五百二十九引舊注云。誄。大神之辭也。困學紀聞太平御覽引莊子日。孔子病。子貢出卜。孔子日。子待也。吾坐席不敢先。居處若齋。食飲若祭。吾卜之久矣。子路請禱。可以參觀。皇本丘之禱久矣。禱下有之字。○注。禱禱請於鬼神。○正義日。請者。請福也。鄭注云。禱。謝過於鬼神。謂謝過以求福也。○注。言有此禱請於鬼神之事。○正義日。夫子問己有此禱請於鬼神之事否。意以子路或有因而請禱也。此正夫子戰戰兢兢。常若不足之意。鄭注云。觀子路請禱禮否。又一義。○注。子路失指。誄。禱篇名。○正義日。指與旨同。○子路疑夫子問古有此禮否。故引誄篇之辭以對。爲失夫子本旨也。誄。禱當讀斷。與說文讄禱訓同。○注。孔子素行。合於神明。○正義日。鄭注云。孔子自知無過可謝。明素恭肅於鬼神。且順子路之言也。僞孔此注。當略本之。論衡感虛篇。亦云聖人修身正行。素禱之日久。天地鬼神。知其無罪。故日禱久矣。案夫子平時。心存兢業。故恭肅於鬼神。自知可無大過。不待有疾然後禱也。言此者。所以止子路。

子日。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注孔日。俱失之。奢不如儉。奢則僭上。儉則不及禮。固。陋也。正義日。說文。愻。順也。引書五品不愻。今通作遜。或省作孫。○注。俱失至及禮。○正義日。禮貴得中。奢則過禮。而有僭上之失。儉但不及乎禮。無他失也。

子日。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注鄭日。坦蕩蕩。寬廣貌。長戚戚。多憂懼。注。坦蕩至憂懼。○正義日。說文云。坦。安也。君子居易俟命。無入而不自得。故心體常安。下篇。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包日。蕩蕩。廣遠之稱。與此寬廣訓同。釋文引注。更云魯讀坦蕩爲坦湯。今從古。案詩宛丘子之湯兮。毛傳。湯。蕩也。王逸楚辭章句引作蕩。二字音義本同。故鄭仍從古。皇疏引江熙日。君子坦爾夷任。蕩然無私。小人馳兢於榮利。耿介於得失。故長爲慼府也。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正義日。釋文云。一本作子日。皇本作君子。案此章說孔子德行。依此文爲是。阮氏元校勘記。案今皇本仍與今本同。不作君子。疑有脫誤。觀後子張篇。君子有三變章。義疏云。所以前卷云君子溫而厲是也。則皇本此文處。當脫一君字。案皇以君子即孔子。文選冊魏公九錫文注引論語鄭注云。厲。嚴整也。當即此文之注。後漢崔駰傳注。厲謂威容嚴整。釋文。厲。一本作例。案烈山亦作厲山。疑一本用段借也。皇本威不猛。無而字。似誤脫。說文。猛。健犬也。引申爲剛烈之義。凡人生質。皆由受天地五行之

氣。剛柔厚薄。各各不同。故惟備中和爲難也。書皐陶謨言九德之事云。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鄭注。凡人之性有異。有其上者。不必有下。有其下者。不必有上。上下相協。乃成其德。卽此義也。恭而安者。恭而有禮。故安也。

卷九　泰伯第八

集解　凡二十一章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注王曰。泰伯。周太王之長子。次弟仲雍。少弟季歷。季歷賢。又生聖子文王昌。昌必有天下。故泰伯以天下三讓於王季。其讓隱。故無得而稱言之者。所以爲至德也。正義曰。鄭注云。泰伯。周太王之長子。次子仲雍。少子季歷。泰伯見季歷賢。又生文王。有聖人表。故欲立之而未有命。太王疾。泰伯因適吳越採藥。太王歿而不返。季歷爲喪主。一讓也。季歷赴之。不來奔喪。二讓也。免喪之後。遂斷髮文身。三讓也。三讓之美。皆隱蔽不著。故人無得而稱焉。案左僖五年傳。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太伯不從。是以不嗣。虞仲卽仲雍。不從者。謂不從太王命立己爲嗣也。史記周本紀。古公有長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太姜生少子季歷。季歷生昌。有聖瑞。古公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長子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歷以傳昌。乃二人亡如荊蠻。文身斷髮。以讓季歷。古公卒。季歷立。是爲公季。公季卒。子昌立。是爲西伯。西伯曰文王。此文卽鄭氏所略本也。韓詩外傳云。太王賢昌。而欲季爲後也。太伯去之吳。太王將死。謂曰。我死。汝往讓兩兄。彼卽不來。汝有義而安。太王薨。季之吳告伯仲。伯仲從季而歸。羣臣欲伯之立季。季又讓。伯謂仲曰。今羣臣欲我立季。季又讓。何以處之。仲曰。刑有所謂矣。要於扶微者。可以立季。季遂立而養文王。文王果受命而王。孔子曰。太伯獨見。王季獨知。伯見父志。季知父心。故太王太伯王季。可謂見始知終。而能承志矣。論衡四諱篇。太伯入吳採藥。斷髮文身以隨吳俗。太王薨。太伯還。王季辟主。太伯再讓。王季不聽々三讓曰。吾之吳越。吳越之俗。斷髮文身。吾刑餘之人。不可爲社稷宗廟之主。王季知不可。權而受之。二說亦漢儒所傳。與鄭氏異。案太王薨後。季宜攝主。斷無置喪事國事於不問。而往吳告伯仲之理。設使伯仲俱不隨季而歸。將季遂偕逝乎。抑將受伯仲之讓。獨自歸乎。外傳之言。於是爲疏矣。太王歿。太伯若以奔喪反國。則本爲適長。理應嗣立。羣臣何敢與立季之議。且後既反國。則其始之採藥荊蠻。夫何爲者。論衡此義。亦爲未達。況觀諸說。惟鄭爲允。詩皇矣云。帝作邦作對。自太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箋。此則知王季恭兄之誼。必有非尋常人士所及者。友愛知太伯。固早知之。知其父歿遜位。季必不受。故因太王病而託

采藥以行。及太王歿。季歷赴之。必屢促之。而太伯決然不返。及免喪之後。文身斷髮。從荊蠻之俗。太伯世家言荊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家。立爲國主。勢不容復返。故季不得已而受讓耳。傳世稱之。是謂載錫之光。當時於民雖無稱。而歷世久遠。夫子猶歎爲至德。則亦王季厚明之所致矣。其云三讓之美。隱蔽不著者。案孟子云。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然則凡讓國者。或出於好名之念。惟太伯以讓之故。幾不得爲子。故其美隱蔽。皇疏引范寧說有二釋。其後釋云。太伯病而託采藥出。生不事之以禮。一讓也。太王薨而不反。使季歷主喪。死不葬之以禮。二讓也。斷髮文身。示不可用。使季歷主祭。祀不祭之以禮。三讓也。此卽鄭君所云隱蔽不著之義也。隱蔽謂其美。非謂其讓。蓋讓國之事。其迹甚著。不可得而隱蔽也。晉孫盛著三讓論。不解鄭氏隱蔽之旨。輕爲譏彈。又謂斷髮之言。與左傳相背。事爲不經。不知端委治禮。乃君吳後事。其斷髮文身。自在免喪後從俗之時。兩事判然。毫不相背。辱身遯迹。冀以遯國。豈復以不經爲嫌。凡此之論。未足爲鄭難也。至孫自立說。則棄太子位爲一讓。不赴喪爲二讓。不養仲雍子爲己後爲三讓。一讓二讓。與鄭同。三讓則孫氏臆測。夫泰伯旣君吳。雖立後。亦僅爲吳國之嗣。於周何與。而有此深思遠防哉。此亦爲未得理也。至范寧前釋。以三讓爲季歷文王武王。以武王始得天下故也。然使當時更延數世。甫有天下。豈得一併計之。是又以文害辭矣。又案鄭本周紀謂文王有聖表。故太王欲立王季以及文王。此自冀與其國之意。非有所覬覦於天下也。太王始居邠。及狄人侵之。去之曾不留戀。而謂有所動於天下之念。豈其然乎。然而夫子必言泰伯以天下讓者。何也。曰。此自美泰伯之德大言之耳。明泰伯嗣周。能有天下也。荀子正論篇。天下者。至大也。非聖人。莫之能有也。孟子公孫丑篇言伯夷伊尹與孔子。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卽此義也。其德能有天下而讓之人。是謂以天下讓。古之以天下讓者。莫大於堯舜。莫難於泰伯。及周之服事。若禹雖傳世。而其始亦是讓。故弟子記此篇。以論泰伯始。以論堯舜文王及禹終也。若夫仲雍偕兄遯國。亦是至德。此不及者。表泰伯。則仲雍可知。釋文。得。本亦作德。鄭此注卽作德。見後漢丁鴻傳注。邢疏引鄭作得。誤也。又丁鴻傳論及劉祐傳引經並作德。皆是叚德爲得。○注。泰伯至德也。○正義曰。注言昌必有天下。故泰伯讓於王季。是泰伯有利天下之心。且讓迹甚著。復不得言其讓隱。此皆注說之誤。至釋言三讓。不分節目。亦尙可通。金履祥通鑑前編。儀禮三遜謂之終遜。然則三以天下讓。謂終以天下遜也。閻氏若璩四書釋地取之。卽此王注義。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愼而無禮則葸。注葸。畏懼之貌。言愼而不以禮節之。則常畏懼。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注馬曰。絞。絞刺也。

正義曰。恭愼勇直。皆德行之美。然無禮猶不可行。曲禮所云道德仁義。非禮不成。又云。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故曰。禮者。不可不學也。仲尼燕居云。敬而不中禮。謂之野。恭而不中禮。謂之給。勇而不中禮。謂之逆。與此言勞葸亂義近。○注。葸。畏懼之貌。○正義曰。廣雅釋

言。葸。愼也。王氏念孫讀證大戴禮曾子立事云。人言善而色葸焉。近於不說其言。荀子議兵篇。鰓鰓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軋己也。漢書刑法志作鰓。蘇林注云。鰓音愼而無禮則葸之葸。鰓鰓。懼貌也。王延壽魯靈光殿賦云。心猥猥而發悸。並字異而義同。案鄭注此云慤質貌。與畏懼義亦相近。○注。絞。絞刺也。○正義曰。絞者。兩繩相交之名。故引申爲乘刺之義。鄭注云。絞。急也。與馬義不異。下篇云。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韓詩外傳堂衣若以子貢言之絞。後漢杜根傳好絞直。

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注包曰。興。起也。君能厚於親屬。不遺忘其故舊。行之美者。則民皆化之。起爲仁厚之行。不偷薄。正義曰。舊說此與上文不相屬。宜別爲一章。故舊者。故之爲言古也。舊之爲言久也。周官大宗伯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注云。王之故舊朋友。爲世子時共在學者。小司寇注。故謂舊知也。是也。郭忠恕汗簡載此文。篤作竺。說文。竺。厚也。篤。馬行遲鈍。義異。今經傳皆假篤爲竺。○注。興起至偷薄。○正義曰。興訓起。見爾雅釋言。君子。指在位者。故注以君言之。禮記大傳云。親者。屬也。釋名釋親屬云。親。襯也。言相隱襯也。屬。續也。恩相連續也。爾雅釋親篇。有宗族母黨妻黨婚姻。此注所云親屬。意皆兼之。遺忘者。連文爲訓。孝經疏引劉炫曰。遺謂意不存錄也。下篇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與此文義同。毛詩伐木序云。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矣。是言民化於上也。緇衣云。上好仁。則下之爲仁爭先人。此之謂也。不偷薄者。說文云。媮。薄也。偷與媮同。齊語云。政不旅舊。則民不偷。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注鄭曰。啓。開也。曾子以爲受身體於父母。不敢毀傷。故使弟子開衾而視之也。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注孔曰。此言詩者。喻己常戒愼。恐有所毀傷。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注周曰。乃今日後我自知免於患難。小子。弟子也。呼之者。欲使聽識其言。正義曰。廣雅釋詁。召。呼也。門弟子。謂曾子門人也。禮。男子不絕於婦人之手。故曾子呼弟子。啓其手足。以疾重。預戒之也。司馬彪禮儀志。下登遐三公啓手足。色膚如禮。是啓手足在既卒之後。曾子既預戒之。又引詩言。自道其平日致謹其身。不敢毀傷之意。皆所以守身也。詩文在小旻篇。毛傳。戰戰。恐也。兢兢。戒也。又臨淵。傳云、恐墜也。履冰、傳云。恐陷也。○注。啓開至之也。○正義曰。說文。启。開也。啓。教也。義別。今經傳通作啓。論衡四諱篇。載此文開予足。開予手。以訓詁代本字也。說文。誃。離別也。讀若論語跢予之足。作跢。當出古論。跢與誃音同。義亦當不異。段氏玉裁注引或說跢與跢同。跢。開也。開即離別之義。揆古論之意。當謂身將死。恐手足有所拘攣。令展布之也。鄭君以啓爲開。甚合古訓。而以爲開衾

視之。未免增文成義。又說文。督。視也。廣雅釋詁同。王氏念孫疏證引此文。謂啓與督同。此亦得備一解。蓋恐以疾致有毀傷。故使視之也。後漢崔駰傳注引鄭此注。有父母全而生之。亦當全而歸之二句。疏義刪之。當在受身體於父母句下。孝經云。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大戴禮曾子大孝篇。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傷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問曰。夫子傷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樂正子春曰。吾聞之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人爲大矣。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可謂全矣。故君子頃步之不敢忘也。今予忘夫孝之道矣。予是以有憂色也。又曰。一舉足。不敢忘父母。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也。皆言不敢毀傷也。○注。乃今至難矣。○正義曰。曾子知未有毀傷。自今日後。當無有患難致毀傷矣。患難。謂刑辱顚隕之事。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注孟敬子。魯大夫仲孫捷。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注包曰。欲戒敬子。言我將死。言善可用。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注鄭曰。此道。謂禮也。動容貌。能濟濟蹌蹌。則人不敢暴慢之。正顏色。能矜莊嚴栗。則人不敢欺詐之。出辭氣。能順而說之。則無惡戾之言。入於耳。籩豆之事。則有司存。注包曰。敬子忽大務小。故又戒之以此。籩豆。禮器。

正義曰。宋石經避諱。敬子作欽子。敬子是大夫。故告以君子之道。容貌者。說文。頌。貌也。皃頌儀也。貌籀文。段氏玉裁注。頌即今之容字。凡容言其內。貌言其外。析言則容貌各有當。故叔向曰。貌不道容。是也。絫言則曰容貌。動容貌。是也。案古有容禮。晉羊舌大夫爲和容。漢天下郡國有容史。又魯徐生善爲頌。後有張氏亦善焉。頌即容也。亦散文。絫貌言之也。顏色者。說文以顏謂眉目之閒。色謂凡見於面也。辭氣者。辭謂言語。氣謂鼻息出入。若聲容靜。氣容肅。是也。卿大夫容貌顏色辭氣之禮。曲禮玉藻及賈子容經言之詳矣。暴慢者。毛詩終風傳。暴。疾也。說文。慢。惰也。鄙倍者。史記樂書。鄙者。陋也。趙岐孟子盡心注。鄙。狹也。倍與背同。荀子大略注。倍者。反逆之名也。邢疏云。人之相接。先見容貌。次觀顏色。次交言語。故三者相次而言也。案禮記冠義云。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而後禮義備。表記云。是故君子貌足畏也。色足憚也。言足信也。大戴禮四代云。蓋人有可知者焉。貌色聲衆有美焉。必有美質在其中者矣。貌色聲衆有惡焉。必有惡質在其中者矣。是容貌顏色辭氣。皆道所發見之處。故君子謹之。子夏言君子三變。望之儼然。謂容貌也。卽之也溫。謂顏色也。聽其言也厲。謂辭氣也。又韓詩外傳。故望而宜爲人君者。

容也。近而可信者。色也。發而安中者。言也。久而可觀者。行也。故君子容色。天下儀象。而望之。不假言。而知宜爲人君者。並與此文義相發。有司者。有。語辭。司。主也。說文云。司。臣司事於外者也。廣雅釋言。有司。臣也。鄭注士冠禮。以有司爲士所自辟府史以下。注特牲。以有司爲士屬吏。謂君命之士。二者皆通稱有司。據周官籩人掌四籩之實。醢人掌四豆之實。則有司卽籩人醢人之屬。存者。爾雅釋詁。在。存也。釋訓。存存。在也。孫氏志祖讀書脞錄。蕭山徐鯤云。後漢書翟酺傳。百官外內。各有司存。文選頭陀寺碑。庀徒揆日。各有司存。詳其文義。皆當以司存二字連讀。故晉書職官志敍云。咸樹司存。各題標準。又桓沖傳云。臣司存閫外。輒隨宜處分。北齊書儒林傳敍云。齊氏司存。或失其守。益可以證矣。案此訓在爲察。故司存二字連讀。自漢後儒者華生之義。非其朔也。說苑修文篇。曾子有疾。孟儀往問之。曾子曰。鳥之將死。必有悲聲。君子集大辟。必有順辭。禮有三儀。知之乎。對曰。不識也。曾子曰。來。吾語女。君子修禮以立志。則貪欲之心不來。思禮以修身。則怠惰漫易之節不至。修禮以仁義。則忿爭暴亂之辭遠。若夫置尊俎。列籩豆。此有司之事也。君子雖不能可也。與此傳聞略異。○注。孟敬子魯大夫仲孫捷。○正義曰。鄭注檀弓云。敬子。武伯之子。名捷。此釋文云。捷本又作䟐同。說苑作孟儀。疑儀字是。○注。此道至於耳。○正義曰。說苑云。禮有三。是此文言道。卽禮也。動容貌。謂以禮動之。正顏色。謂以禮正之。出辭氣。謂以禮出之。能齊齊蹌蹌者。曲禮言大夫行容齊齊。士行容蹌蹌。皆美盛之貌也。中論志學篇。君子口無戲謔之言。言必有防。身無戲謔之行。行必有檢。故雖妻妾不可得而黷也。雖朋友不可得而狎也。卽此注義也。集注以遠暴慢近信遠鄙倍屬在己者言。與說苑合。亦通。○注。籩豆禮器。○正義曰。爾雅釋器。木豆謂之豆。竹豆謂之籩。瓦豆謂之登。然則籩亦是豆。特以用竹異其名耳。說文。木器謂之梪。從木豆。豆。古食肉器也。從口。象形。鄭注周官籩人云。籩。竹器。如豆者。其容實皆四升。賈疏謂鄭依漢禮器制度知之。明堂位夏后氏以楬豆。殷玉豆。周獻豆。注云。楬。無異物之飾也。獻疏刻之。此三代之異飾也。異飾故異名。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注包曰。校。報也。言見侵犯不報。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注馬曰。友謂顏淵。

正義曰。不能與寡。言人平時莫己若者也。中庸記言天地之大。愚夫愚婦。可與知能。而聖人或有所不知不能。故以大舜之知。猶好問。好察邇言者。此也。中論虛道篇。人之爲德。其猶虛器歟。器虛則物注。滿則止焉。故君子常虛其心志。恭其容貌。不以逸羣之才。加乎衆人之上。視彼猶賢。自視猶不足也。故人願告之而不倦。易曰。君子以虛受人。詩曰。彼姝者子。何以告之。君子之於善道也。大則大識之。小則小識之。善無大小。咸載於心。然後學而行之。我之所有。既不可奪。而我之所無。又取於人。是以功常前人。而人後之也。中論所言。與此章相發。前篇顏子言志。願無伐善。無施勞。亦此若無若虛之意。犯而不校。是言其學能養

氣也。韓詩外傳引顏子曰。人不舍我。我亦舍之。卽不校之意。鄭注檀弓云。昔猶前也。會子言時。顏子已卒。故稱昔者。與孔子言今也則亡意同。皇疏引江熙曰。稱吾友。言己所未能也。○注。校。報也。言見侵犯不報。○正義曰。小爾雅廣言。校。報也。校與技同。中庸云。不報無道。○注。友謂顏淵。○正義曰。知謂顏淵者。以所言非顏淵不足當之。大戴禮會子疾病篇。會子謂會元會華曰。吾無夫顏氏之言。吾何以語女哉。知顏淵爲會子所甚服也。

會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注孔曰。六尺之孤。幼少之君。可以寄百里之命。注孔曰。攝君之政令。臨大節而不可奪也。注大節。安國家。定社稷。奪者。不可傾奪。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正義曰。託。玉篇人部引作侂。說文。侂託俱訓寄。而從人從言。各有一義。今經傳皆通用託字。六尺之孤。以古六寸爲尺計之。當今三尺六寸。六尺是幼少。故晏子長不滿六尺。當時以爲身短。而孟子荀子咸言五尺爲童也。稱孤者。無父之辭。鄭注云。六尺之孤。年十五已下。周官鄉大夫之職。國中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賈疏引鄭此注。申之云。鄭言已下者。正謂十四已下。亦可以寄託。非謂六尺可通十四已下。鄭必知六尺年十五者。以其國中七尺爲二十對六十。野之六尺對六十五。晚校五年。明知六尺與七尺。早校五年。故以六尺爲十五也。此疏說鄭義甚明瞭。大司徒疏引此注。謂年十五。脫已下二字。當據鄉大夫疏補。說文。寄。託也。此常訓。百里者。白虎通封公侯篇。諸侯封。不過百里。象雷震百里。所潤雲雨同也。不可奪者。說文。奪。手持隹失之也。敓。彊取也。二字義微別。今經傳敓皆作奪。君子者。卿大夫之稱。會子言此人才德能稱其位。故重言君子以美之。釋文。君子也。一本作君子人也。是釋文原本無人字。臧氏庸拜經日記。義疏曰。此是君子人與君子也此七字爲句。又引繆協曰。非君子之人與君子者。孰能要其終而均其致乎。蓋讀君子人與君子也七字爲句。亦上有人字。下無人字。今本下文亦衍。○注。攝君之政令。○正義曰。禮緇衣甫刑曰。苗民匪用命。注。命謂政令也。魯語諸侯朝修天子之業命。注。命。令也。攝猶兼也。代也。言君幼。凡政令。皆臣攝治之也。或謂百里之命。謂民命也。書多方大降爾四國民命。禮中庸注引孝經說。命。人所稟受度也。六尺之孤。謂幼君。百里之命。謂民命。猶素書言子孫黎民也。此義亦通。○注。大節至傾奪。○正義曰。大節猶大事。故注以國家社稷言之。明此大節所關。在宗社安危存亡也。能安國家社稷。則不得以利害移。威武屈。故知不可傾奪。傾者。覆也。謂覆而取之也。呂氏春秋忠廉篇言忠臣之事君。苟便於主。利於國。無敢辭違。殺身出生以徇之。卽此注意。

會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注包曰。弘。大也。毅。彊而能斷也。士弘毅。然後能負重

任。致遠路。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注孔曰。以仁爲己任。重莫重焉。死而後已。遠莫遠焉。正義曰。白虎通爵篇。士者。事也。任事之稱也。言士雖先未仕。後或有爵位。當任事也。祭義鄭注。任。所擔持也。表記云。仁之爲器重。其爲道遠。舉者莫能勝也。行者莫能致也。取數多者仁也。夫勉於仁者。不亦難乎。表記之文。與此章互證。惟勉於仁。故士貴弘毅也。三國志邴原傳注引孔融曰。仁爲己任。授手援溺。振民於難。後漢書荀爽傳。論誠仁爲己任。期紓民於倉卒也。是德被羣生爲仁。仁者。性之德。己所自有。故當爲己任。中庸云。誠者。非自誠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孟子述伊尹之言曰。天之生斯民也。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又述其意云。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故孟子稱爲聖之任。又謂伊尹與伯夷柳下惠皆爲仁。仁者。天德。故仁爲乾元。易傳云。天地之大德曰生。德即仁也。中庸云。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不貳者。誠也。天地之道。皆是至誠。故有不已之德。人受天地之中以生。當則天而行。故於仁。亦當無一息之閒。故曰君子無終食之閒違仁。表記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孳孳者。不倦之意。是仁以爲己任者也。年數有盡。不能不斃。斃者。身之終也。惟斃而後已。則未斃而先已。非聖賢之所許矣。孟子謂士志仁義。大人之事備。此言士弘毅。亦是謂士之志。任重故貴能弘。道遠故貴能毅也。○注。弘。大也。毅。強而能斷也。○正義曰。爾雅釋詁。弘。大也。毅。勝也。說文。毅。有決也。

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注包曰。興。起也。言修身當先學詩。禮者。所以立身。樂所以成性。正義曰。禮內則云。十年出就外傳。朝夕學幼儀。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二十而冠。始學禮舞大夏。又王制言選士之教云。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並自古相傳教學之法。夫子時。世卿持祿。人不由學進。故學制盡失。聖門弟子。自遠至者。多是未學。夫子因略本古法教之。學詩之後。即學禮。繼乃學樂。蓋詩即樂章。而樂隨禮以行。禮立而後樂可用也。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吾聞夫子之施教也先以詩。世道者孝弟。說之以義而視諸體。成之以文德。蓋入室升堂。七十有餘人。體者。禮也。文德者。樂也。入室升堂。則能興能立能成者也。大戴所言。正此文實義。又孔子世家言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六藝。兼易春秋言之。身通六藝。則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之實效也。易與春秋。夫子不以教。其教惟以詩書禮樂。論語不及書者。書言政事。成德之後。自學之也。程氏廷祚說引李氏塨曰。詩有六義。本於性情。陳述德義。以美治而刺亂。其用皆切於己。說之。故言之而長。長言之不足。至形於嗟歎舞蹈。則振奮之心。黽勉之行。油然作矣。詩之所以主於興也。恭敬辭讓。禮之實也。動容周旋。禮之文也。冠昏喪祭射鄉相見。禮之事也。事有宜適。物有節文。

學之而德性以定。身世有準。可執可行。無所搖奪。禮之所以主於立也。論倫無患。樂之情也。欣喜歡愛。樂之官也。小大相承。終始相生。倡和清濁。迭相爲經。學之則易直子諒之心生。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而無不化。樂之所以主於成也。○注。言修至成性。○正義曰。注以立於禮。成於樂。皆是修身。故言修身當先學詩。下篇云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毛詩序云。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則學詩能修身也。韓詩外傳。凡用心之術。由禮則理達。不由禮則悖亂。飲食衣服。動靜居處。由禮則和節。不由禮則墊陷生疾。容貌態度。進退趨步。由禮則雅。不由禮則夷固。是學禮可以立身。立身卽修身也。樂記云。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義。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然後立之學等。廣其節奏。省其文采。以繩德厚。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以象事行。使親疏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故曰樂觀其深矣。是樂以治性。故能成性。成性亦修身也。皇本。末句作孔注。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注由用也。可使用而不可使知者。百姓能日用而不能知。正義曰。淩氏鳴喈論語解義。以此章承上章詩禮樂言。謂詩禮樂可使民由之。不可使知之。其說是也。愚謂上章是夫子教弟子之法。此民亦指弟子。孔子世家言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身通六藝。則能興能立能成者也。其能興能立能成。是由夫子教之。故大戴禮言其事云。說之以義而視諸體也。此則可使知之者也。自七十二人之外。凡未能通六藝者。夫子亦以詩書禮樂教之。則此所謂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之民也。謂之民者。荀子王制篇。雖王公士大夫之子孫。不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庶人。庶人卽民也。是也。鄭此注云。民。冥也。其見人道遠。由。從也。言王者設教。務使人從之。若皆知其本末。則愚者或輕而不行。鄭君雖泛說人道。其義亦未爲誤。蓋詩禮樂。皆不外言人道也。春秋繁露深察名號篇。民者。瞑也。民之號。取之瞑也。冥瞑皆無知之貌。注先釋民爲冥。後言愚者。正以民卽愚者。非泛言萬民也。本末猶終始輕重。若皆使民知之。則愚者以己爲知道而輕視之。將恐不能致思。妄有解說。或更爲譏議。致侮聖言也。孟子盡心篇。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衆謂庸凡之衆。卽此所謂民也。禮緇衣云。夫民閉於人而有鄙心。注言民不通於人道而心鄙詐。難卒告諭。卽此章之義。說者以民爲羣下之通稱。可使由。不可使知。乃先王教民之定法。其說似是而非。韓詩外傳。詩曰。俾民不迷。昔之君子。道其百姓不使迷。是以威厲而刑厝不用也。故形其仁義。謹其教道。使民目晰焉而見之。使民耳晰焉而聞之。使民心晰焉而知之。則道不迷而民志不惑矣。詩曰。示我顯德行。故道義不易。民不由也。禮樂不明。民不見也。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言其易也。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言其明也。據外傳之文。則先王教民。非務不使知者。故家立之塾。黨立之庠。其秀異者。則別爲教之。教之而可使知之也。若其愚者。但使由之。俾就於範圍之中。而不可使知其義。

故曰。君子議道自己而置法以民。○注。由用至能知。○正義曰。由用見詩君子陽陽傳。亦常訓也。易繫辭傳。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惠氏棟周易述。見仁見知。賢知之過。日用不知。愚不肖之不及。是言民不可知道也。然雖不知而能日用。則聖人鼓萬物之權。故易傳又曰。顯諸仁。藏諸用。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注包曰。好勇之人而患疾己貧賤者。必將爲亂。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注包曰。疾惡太甚。亦使其爲亂。正義曰。好勇者。逞血氣之強。又不知安於義命。則放辟邪侈。無不爲已。故爲亂也。不仁之人。未有勢位以禦禁之。而疾之已甚。或爲所侮驗。亦致亂也。大戴禮曾子立事篇。君子惡人之爲不善。而弗疾也。卽此意。○注。疾惡太甚。亦使其爲亂。○正義曰。鄭注云。不仁之人。當以風化之。若疾之甚。是益使爲亂。與包略同。言此人作亂。由疾之甚者使之然也。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注孔曰。周公者。周公旦。正義曰。說文。吝。恨惜也。玉篇。悋。鄙也。俗作悋。此釋文亦云吝。本亦作悋。從俗作也。驕是自矜其才。吝是靳己所有。不以告人。孟子謂訑訑之聲音顏色。拒人於千里之外。是卽驕也。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閒不能以寸。是卽吝也。韓詩外傳。周公踐天子之位。七年。布衣之士。所贄而師者十人。所友見者十二人。窮巷白屋。所先見者。四十九人。時進善百人。教士千人。官朝者萬人。當此之時。誠使周公驕而且吝。則天下賢士至者寡矣。成王封伯禽於魯。周公誡之曰。往矣。子無以魯國驕士。吾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也。又相天子。吾於天下亦不輕矣。然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吾聞德行寬裕。守之以恭者榮。土地廣大。守之以儉者安。祿位尊盛。守之以卑者貴。人衆兵強。守之以畏者勝。聰明睿智。守以愚者善。博聞強記。守之以淺者智。夫此六者。皆謙德也。是言周公之德。以驕吝爲戒也。惠氏棟九經古義周書瘧瘧篇。不驕不悋。時乃無敵。此周公生平之學。所以裕制作之原也。夫子因反其語。以誡後世之爲人臣者。云其餘者。言雖有餘才。亦不足觀。況驕吝者。必無周公才也。皇本使上有設字。已下有矣字。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注孔曰。穀。善也。言人三年學。不至於善。不可得。言必無也。所以勸人學。正義曰。釋文引鄭注云。穀。祿也。易鄭音以豉反。案穀訓祿。本爾雅釋言。趙岐孟子滕文公上注。穀。所以爲祿也。隸釋漢孔彪碑。龍德而學。不至於穀。浮游塵埃之外。皭焉汜而不俗。郡將嘉其所履。前後聘召。蓋不得已乃翻爾束帶。亦解穀爲祿。與鄭義合。朱子集注從鄭氏。又謂至。宜當作志。案荀子正論。其至意至闇也。又云是王者之至也。楊倞注。並云至當爲志。

疑古志至二文通也。胡氏紹勳拾義云。周禮。鄉大夫職。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又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州長職。三年大比。則大攷州里。遂大夫職。三歲大比。則帥其吏而興甿。據此。知古者賓興。出使長。入使治。皆用爲鄉遂之吏。可以得祿。此三年定期也。若有不願小成者。則由司徒升國學。王制。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此爲王朝之官。而當鄉遂大比。志不及此。蓋庶人仕進有二道。可爲選士者。司徒試用之。可爲進士者。司馬能定之。司徒升之國學。其選舉與國子同。小成七年。大成九年。知學記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若侯國取士。亦三年一行。射義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注云。三歲而貢士。據此。知侯國亦三年一取士也。後人躁於仕進。志在干祿。鮮有不安小成者。故曰不易得。案胡說亦足補鄭義。皇本也下有已字。○注。穀。善也。○正義曰。爾雅釋詁文。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

【注】包曰。言行當常然。危邦不入。始欲往。亂邦不居。今欲去。亂謂臣弒君。子弒父。危者。將亂之兆。

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正義曰。篤信者。爾雅釋詁。篤。固也。子張篇。信道不篤。卽謂不固也。篤信以好其學。斯不惑於他端。故夫子亦自言信而好古也。好學所以求道。皇疏云。守死善道者。寧爲善而死。不爲惡而生。案孟子盡心云。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又云。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修身卽是盡道。亦卽此所謂善道。君子日有孳孳。斃而後已。凡以求道之無歉於身。無愧於心而已。不入不居云云。皆言善道之事。蓋危邦或入。亂邦或居。與夫隱見之不得其宜。皆非所以守死。其所以善道。而其實亦由學之未至。故學者。所以安身正命者也。孟子盡心云。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趙岐注。天下有道。得行王政。道從身施功實也。天下無道。道不得行。以身從道。守道而隱。不聞以正道從俗人也。卽此有道則見。無道則隱之義。前言天下。後言邦。互辭。邦有道。是必賢者多在上位。若己貧賤。緣於己之道未善。故君子恥之。邦無道。是必在位無賢者。或賢者不得施其用。若己富貴。擬於以道殉人。故君子恥之。恥之者。恥其失隱見之正。而不能善道也。中論爵祿篇。古之制爵祿也。爵以居有德。祿以養有功。功大者祿厚。德遠者爵尊。功小者其祿薄。德近者其爵卑。是故觀其爵。則別其人之德也。見其祿。則知其人之功也。古之君子貴爵祿者此也。孔子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文武之教衰。黜陟之道廢。諸侯僭恣。

大夫世位。爵人不以德。祿人不以功。竊國而貴者有之。竊地而富者有之。姦邪得願。仁賢失志。於是則以富貴相詬病矣。故孔子曰。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注。言行至之兆。○正義曰。言行當常然者。謂不以世有道無道異也。危邦不入。始欲往者。入謂入居其地。皇疏以爲入仕。殆非也。亂邦危邦不入。則亂邦益不可入。故下篇子路述夫子言云。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是也。亂邦不居今欲去者。謂居止其地。若曾子居武城之類。禮雜記云。內亂不與焉。外患弗辟也。注謂卿大夫也。春秋公羊傳。亦云君子辟內難而不辟外難。然則亂邦雖已仕。猶當去之。況未仕乎。大戴禮盛德云。是故官屬不理。分職不明。法政不一。百事失紀。曰亂也。地宜不殖。財物不蕃。萬民飢寒。教訓失道。風俗淫僻。百姓流亡。人民散敗。曰危也。此注以亂爲臣弑君。子弑父者。舉大亂言之。呂氏春秋明理篇。故至亂之化。君臣相賊。長少相殺。父子相忍。弟兄相誣。知交相倒。夫妻相冒。日以相危。失人之紀。心若禽獸。長邪苟利。不知義理。皆言亂邦之事也。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注孔曰。欲各專一於其職。正義曰。謀謂爲之論議也。下篇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孟子離婁云。位卑而言高。罪也。禮中庸云。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又云。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並與此文義相發。皇本政下有也字。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注鄭曰。師摯。魯太師之名。始猶首也。周道衰微。鄭衛之音作。正樂廢而失節。魯太師摯識關雎之聲。而首理其亂。洋洋盈耳。聽而美之。正義曰。師摯。疑卽子語魯太師之名。先從叔丹徒君駢枝曰。始者。樂之始。亂者。樂之終。樂記曰。始奏以文。復亂以武。又曰。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飭歸。皆以始亂對舉。其義可見。凡樂之大節。有歌有笙。有閒有合。是爲一成。始於升歌。終於合樂。是故升歌謂之始。合樂謂之亂。周禮。太師職。大祭祀。帥瞽登歌。儀禮。燕及大射。皆太師升歌。摯爲太師。是以云師摯之始也。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凡六篇。而謂之關雎之亂者。舉上以該下。猶之言文王之三。鹿鳴之三云爾。升歌言人。合樂言詩。互相備也。洋洋盈耳。總歎之也。自始至終。咸得其條理。而後聲之美盛可見。言始亂。則笙閒在其中矣。孔子反魯正樂。其效如此。謹案淩氏廷堪禮經釋例程氏廷祚論語說並略同。終爲亂者。爾雅釋詁。亂。治也。說文。亂。治也。從乙。乙。治之也。從𤔔。又𤔔。治也。幺子相亂。受治之也。讀若亂。同曰理也。凡樂之終。咸就條理。故曰亂。○注。師摯至美之。○正義曰。下篇大師摯適齊。鄭以爲平王時人。意此師摯。卽其人也。夫子時。樂部有其遺聲。故因本而稱之。爾雅釋詁。首。始也。故始有首訓。鄭衞。二國名。其後俗皆淫佚。音不由正。故夫子言鄭聲淫。禮樂記言桑閒濮上之音。爲亡國之音。桑閒濮上。皆衞土。他國亦習其音。故正樂皆廢而失節也。據注義。則師摯之始關雎之亂八字爲一句。言正聲既失。師摯獨能識之。而首理其亂。此亂卽說文𤔔字。云煩也。從乙從𤔔。𤔔亦聲。然則鄭以此文作𤔔。今作亂。爲叚借矣。云首理。則他詩亦依次理之可知。今

知鄭義不然者。關雎諸詩。列於鄉樂。夫子言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明其時鄉樂尙未失正。不得有鄭衞亂之。故知鄭義有未合也。洋洋盈耳。聽而美之者。言聽而知其美也。漢書延篤傳注。洋洋。美也。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悾悾而不信。注包曰。狂者進取。宜直。侗。未成器之人。宜謹愿。悾悾。慤也。宜可信。吾不知之矣。注孔曰。言皆與常度反。我不知之。正義曰。鄭注云。愿。善也。廣雅釋詁同。凡人慤謹。則爲善也。此章示人當守忠信。雖生質未美。亦當存誠以進於善。不得作僞以自欺也。○注。侗未成器之人。宜謹愿。○正義曰。書顧命在後之侗。某氏傳在文王後之侗稚。焦氏循補疏。以爲僮守之良借。莊子山木篇。侗乎其無識。釋文。侗。無知貌。庚桑楚篇。能侗然乎。釋文三蒼云。殼。直貌。殼卽慤省。廣雅釋言。愿。慤也。慤謹義近。未成器者。言其人蒙稚。未能成器用也。○注。悾悾。慤也。宜可信。○正義曰。鄭注云。悾悾。誠慤也。與包義同。後漢書劉瑜傳。臣悾悾推情。李賢注。悾悾。誠慤之貌。廣雅釋訓。悾悾。誠也。呂氏春秋下賢篇。空空乎其不爲巧故也。高誘注。空空。慤也。巧故。僞詐。空空與悾悾同。○注。言皆與常度反。我不知之。○正義曰。狂者當直。侗者當愿。悾悾者當信。此常度也。今皆與常度反。故不能知之。荀子不苟篇。君子愚則端慤而法。小人愚則毒賊而亂。又云。端慤生通。詐僞生塞。誠信生神。夸誕生惑。此夫子於失常度之人。不能知之也。詩云。爲鬼爲蜮。則不可得。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注學自外入至熟乃可長久如不及猶恐失之。正義曰。如不及者。方學而如不及學也。猶恐失者。旣學有得於己。恐復失之也。如不及。故日知所亡。恐失。故月無忘所能。○注。學自至失之。○正義曰。皇疏云。繆協稱中正曰。學自外來。非夫內足。恆不懈惰。乃得其用。如不及者。已及也。猶恐失者。未失也。言能恐失之。則不失。如不及。則能及也。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注美舜禹也言己不與求天下而得之巍巍高大之稱。正義曰。毛氏奇齡稽求篇云。漢王莽傳太后詔曰。選忠賢。立四輔。羣下勸職。孔子曰。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王充論衡云。舜承安繼治。任賢使能。恭己無爲而天下治。故孔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晉劉寔崇讓論云。舜禹有天下不與。謂賢人讓于朝。小人不爭于野。以賢才化無事。至道與矣。己仰其成。何與之有。此直指任賢使能。爲無爲而治之本。案毛說是也。孟子滕文公篇。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爲己憂。又云。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

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孟子引此兩節。皆以證堯舜得人。故又言堯舜豈無所用其心。明用心於得人也。然則以不與為任賢使能。乃此文正詁。必言有天下者。舜禹禪有天下。復任人治之。而己無所與。故舜復禪禹。禹復禪益也。趙岐注孟子云。德盛而巍巍乎有天下之位。雖貴盛不能與益舜巍巍之德。言德之大。大於天子位也。趙以與為加多之義。殊為迂曲。○注。美舜至之稱。○正義曰。魏篡漢得國。託於舜禹之受禪。故平叔等解此文。以不與為不與求也。魏志明帝紀注引獻帝傳云。仲尼盛稱堯舜巍巍蕩蕩之功者。以為禪代。乃大聖之懿事也。又文帝紀注引魏氏春秋云。帝升壇禮畢。顧謂羣臣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當時援舜禹以文其奸逆。大約皆以為不求得之矣。巍巍為高大者。方言。巍。高也。說文同。

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注孔曰。則。法也。美堯能法天而行化。蕩蕩乎。民無能名焉。注包曰。蕩蕩。廣遠之稱。言其布德廣遠。民無能識其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注功成化隆。高大巍巍。煥乎。其有文章。注煥。明也。其立文垂制又著明。

正義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賦氣成形。故言人之性。必本乎天。本乎天。卽當法天。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凡同在覆載之內者。崇效天。卑法地。未有能違天而能成德布治者也。人皆承天而君。為天之元子。故名曰天子。白虎通爵篇。王者。父天母地。為天之子也。是也。易繫辭傳言包犧氏王天下。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又言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然則古聖所以成德布治。皆不外則天而行之。顧自堯舜以前。書缺有閒。又舜是堯舉。德無以易。故夫子此言。止稱堯也。當堯之時。洪水汎濫。災患未息。故舉舜敷治之。舜又使益使禹諸人。乃成盛治。故孟子引此章。為得人之證。蓋任賢致治。亦則天之事。春秋繁露立元神云。天積衆精以自剛。聖人積衆賢以自強。天所以剛者。非一精之力。聖人所以強者。非一賢之德也。是其義也。堯則天。其德難名。所可名者。惟成功文章。故皆言有以著之。○注。則。法也。美堯能法天而行化。○正義曰。則法。爾雅釋詁文。說文。則。等畫物也。等者。齊等。畫者。界也。皆所以為法也。書堯典云。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欽。敬也。若。順也。歷。數也。象。法也。言順天以法之也。下文分命申命。皆言敬授之事。故能定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其後年耆禪舜曰。天之歷數在爾躬。在者。察也。言當察身以事天也。皆堯法天之驗也。○注。蕩蕩至名焉。○正義曰。蕩蕩言廣遠。明其德。上下四方。無所不被也。民無能識其名者。名者。德之名。民無能識其德。故無能識其名也。皇疏云。夫名所名者。生於善有所章。而惠有所存。善惡相傾。而名分形焉。若夫大愛無私。惠將安在。至美無偏。名將何生。故則天成化。道同自然。不私其子。而君其臣。凶者自

罰。善者自功。功成而不立其譽。罰加而不任其刑。百姓日用而不知所以然。夫又何可名也。○注。功成化隆。高大巍巍。○正義曰。孟子滕文公疏引此注作孔曰。說文。功。以勞定國也。此功爲治業功成。而民化乃隆也。○注。煥。明也。其立文垂制又著明。○正義曰。煥與奐同。詩卷阿伴奐爾游矣。毛傳。伴奐。廣大有文章也。廣大釋伴。文章釋奐。故煥得爲明。其立文垂制又著明者。上世人質。歷聖治之。漸知禮義。至堯舜而後。文治以盛。又載籍尙存。故尙書獨載堯以來。自授時外。若親睦平章作大章之樂。又大戴禮。五帝德言堯事云。黃黼黻衣。丹車白馬。伯夷主禮。龍夔教舞。皆是立文垂制之跡可考見也。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注孔曰。禹。稷。契。臯陶。伯益。武王曰。予有亂十人。注馬曰。亂。治也。治官者十人。謂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大顚。閎夭。散宜生。南宮适。其一人謂文母。

正義曰。李氏光地榕村語錄。舜有臣二句。亦是夫子語。如微子篇逸民節亦然。案武王語。乃伐殷誓衆之辭。予者。予周也。左昭二十四年傳。萇弘引大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十人。同心同德。成二年傳。大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衆也。又襄二十八年傳。叔孫穆子曰。武王有亂十人。亦本大誓。故東晉大誓采此文入之。諸文與論語古本無臣字。故論語釋文云。予有亂十人。本或作亂臣十人。非。皇本雖有臣字。然疏云。亂。理也。我有共理天下者。共十人也。則本無臣字。唐石經於尙書論語及左傳。凡四見。皆無臣字。後人於尙書論語及左昭二十四年。皆旁添臣字。其襄二十八年。仍無臣字。可證也。○注。據石經。是東晉古文。亦無臣字。惠氏棟九經古義。謂論語臣字。乃後人據晉大誓以益之。誤。○注。禹。稷。契。臯陶。伯益。○正義曰。稷卽后稷。名棄。當時以官稱之曰稷也。舜典言舜命禹宅百揆。棄爲稷。契爲司徒。臯陶作士。益爲虞。此五人才最盛也。○注。亂治至文母。○正義曰。鄭注云。亂。治也。武王言我有治政事者十人。十人謂文母。周公。召公。太公。畢公。榮公。大顚。閎夭。散宜生。南宮适也。與馬注同。當是古論家舊義。云治官者。禮樂記。樂之官也。注。官猶事也。又天地官矣。注同。治事。卽鄭注所言治政事也。書君奭云。惟文王尙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顚。有若南宮适。晉語重之以周召畢榮。諸人。惟虢叔不在十亂之數。陶潛羣輔錄。十亂有毛公。無榮公。不知其說何本。其一人謂文母者。據下文言婦人知之也。文母卽大姒。文王妃也。周之王業。始於內治。故二南之詩。多言后妃德化。毛詩卷耳序云。后妃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朝夕思念。至於憂勤也。兔罝序云。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人衆多也。皆言文母佐周之治效也。後人疑文母。不當在十亂。而以武王妃邑姜當之。北史齊后妃傳論神武舉與齊業。武明追蹤周亂。武明卽神武妻婁氏。似以十亂有邑姜。隋唐人已爲此說。亦不知何所受也。

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

爲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注孔曰。唐者。堯號。虞者。舜號。際者。堯舜交會之閒。斯。此也。言堯舜交會之閒。比於周。周最盛。多賢才。然尚有一婦人。其餘九人而已。人才難得。豈不然乎。正義曰。才難者。古語。廣雅釋詁、才。道也。古之所謂才。皆言人有德能治事者也。易傳以人與天地爲三才。左傳以八元八愷爲才子。卽禹皐陶伯益諸人。又以渾敦窮奇檮杌饕餮爲不才子。人之賢否。以才不才別之。又周公自稱多才。夫子亦言周公之才之美。然則才是聖賢之極能。故孟子言爲不善非才之罪。明才無不善也。才是極難。當堯舜時。比戶可封。不乏有德之士。而此稱才者五人。及周之盛。亦但九人。是其爲才難可驗也。後之論者。離德而言才。固非。卽以有德爲有才。亦非也。唐虞之際者。際猶下也。後也。淮南子脩務訓。傷旱。以身禱于桑林之際。太平御覽皇王部七禮儀部八引作桑林之下。又潛夫論遏利篇。信立於千載之上。而名傳乎百世之際。是際有下後之義。夫子此言。唐虞之下至周。乃爲盛也。王氏引之經義述聞。訓於爲與。引孟子麒麟之於走獸云云爲證。謂唐虞之際於斯爲盛八字爲一句。此說亦通。婦人者。說文。婦。服也。從女。持帚灑埽也。婦人。據馬鄭義卽文母。繆紅日記續編載餘姚邵在陬說。舊氏古文婦人作殷人。韓退之指爲膠鬲。翟氏灝考異辨之云。晉書衞恆傳。但言其祖敬侯寫邯鄲淳所傳之古文尙書。淳不能別。並不言有論語古文。而韓李筆解。亦絕無殷人膠鬲之說。近任氏啓運四書約旨謂漢石經作殷人。以今所傳石經。惟前四篇與後四篇略有其文。泰伯篇久已無存。任氏何從見之。此均知其妄也。○注。唐者堯號。虞者舜號。○正義曰。白虎通號篇。或曰。唐虞者。號也。唐。蕩蕩也。蕩蕩者。道德至大之貌也。虞者。樂也。言天下有道。人皆樂也。此注以唐爲堯號。虞爲舜號。義當如此。論衡正說篇。唐虞夏殷周者。土地之名。堯以唐侯嗣位。舜從虞地得達。皆本所興昌之地。重本不忘始。故以爲號。若人之有姓矣。又云。說尙書者。唐虞夏殷周者。功德之名。盛隆之意也。其立義美也。然而違其正實。失其初意。唐虞夏殷周。猶秦之爲秦。漢之爲漢。秦起於秦。漢興於漢中。故曰猶秦漢。案論衡是也。鄭詩譜云。唐者。帝堯舊都之地。今日太原晉陽是。又堯典。嬪于虞。皇甫謐云。堯妻舜。封之於虞。卽今山西蒲州府虞鄉縣是。唐虞皆地名。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注包曰。殷紂淫亂。文王爲西伯而有聖德。天下歸周者。三分有二。而猶以服事殷。故謂之至德。正義曰。周得羣才。故能三分有二。其時實有得天下之勢。而猶以服事殷。與泰伯之以天下讓無以異。故夫子均歎爲至德也。表記云。子曰。下之事上也。雖有庇民之大德。不敢有君民之心。仁之厚也。又下言舜禹文王周公之事云。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故此極美文王有至德也。然不曰文王之德。而曰周者。明服事之誠。武王與文王同。故統言周也。釋文。參七南反。本又作三。皇疏本亦作參。後漢書伏湛傳述此語。文選典引注引此文並作參。則舊本皆爲參字。又周之德。皇本無之字。○注。殷紂至至德。○正義曰。紂淫亂事。詳史記殷本紀。

文王爲西伯者。書西伯戡黎。鄭注。文王爲雍州之伯。南兼梁荊。在西。故曰西伯是也。包必先言文王爲西伯。纔言三分有二者。明三分有二。在爲西伯後也。左襄四年傳。文王帥殷之畔國以事紂。周書程典解維三月既生魄。文王合六州之衆。奉勤於商。六州者。鄭詩譜謂雍。梁。荊。豫。徐。揚。孔疏申之。以爲其餘冀青兗屬紂。此依九州約略分之。九州而有六州。是天下三分有其二也。毛詩四牡傳。文王率諸侯撫叛國而朝聘乎紂。姚氏配中周易學云。三分有二以服事殷。即欲殷有以撫之。此文王之憂患。所以獨深也。案文之服事。非畏殷也。亦非日吾姑柔之。俟其惡盈而取之也。惟是冀紂之悔悟。俾無墜厥命已爾。終文之世。曁乎武王。而紂淫亂日益甚。是終自絕於天。不至滅亡不止也。是故文之終服事也。至德也。武之不終服事也。紂爲之也。亦無損於至德也。

子曰。禹。吾無閒然矣。注孔曰。孔子推禹功德之盛美。言已不能復閒廁其閒。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注馬曰。菲。薄也。致孝鬼神。祭祀豐潔。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注孔曰。損其常服。以盛祭服。

正義曰。後漢殤帝紀引此文。李賢注。閒。非也。孟子離婁篇。政不足閒也。亦訓非。王氏引之經傳釋詞。然猶焉也。檀弓曰。穆公召縣子而問然。鄭注。然之言焉也。論語禹吾無閒然矣。若由也不得其死然。然字並與焉同義。鄭注云。黻。祭服之衣。冕其冠也。宋氏翔鳳發微云。說文。市。韠也。上古衣蔽前而已。市以象之。天子朱市。諸侯赤市。大夫葱衡。從巾。象連帶之形。韍。篆文市。從韋從犮。說文又曰。黻。黑與青相次文。從黹犮聲。按蔽膝之市。當以市爲本字。蓋古文知此。篆文改爲韍。經典又假黻爲之。又假爲芾。又假爲紱。故明堂位有虞氏服韍。鄭注云。韍。或作黻。論語稱黻冕。此假黻爲韍。當訓爲蔽膝。易乾鑿度注云。古者田漁而食。因衣其皮。先知蔽前。後知蔽後。後王易之以布帛。而猶存其蔽前者。重古道。不忘本也。是蔽前爲衣之最先者。故祭禮重之。詩。赤芾在股。箋云。芾。大古蔽膝之象也。冕服謂之芾。其他服謂之韠。以韋爲之。其制。上廣一尺。下廣二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據箋意。知芾專繫冕服言之。故亦言黻冕。宣十六年左傳。以黻冕命士會。當是希冕而赤韍葱衡。明堂位有虞氏服韍。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注云。韍。祭服之韠也。舜始作之。以尊祭服。禹湯至周。增以畫文。後王彌飾也。按彌飾。即致美之意。舜作韍以尊祭服。故祭服宜稱黻冕。白虎通紼冕篇。曰。紼者。蔽也。行以蔽前者爾。有事。因以別尊卑。彰有德也。天子朱紼。諸侯赤紼。又云。天子赤紱葱衡。士韎韐。赤者。盛色也。是以聖人法之。用爲紼服。爲百王不易。紼以韋爲之者。反古不忘本也。上廣一尺。下廣二尺。法天一地二也。長三尺。法天地人也。士冠禮陳服于房中。爵弁韎韐。皮弁素韠。玄端爵韠。言冠弁者必言韠。是知韍與冕俱重也。至十二章之黻。孚與冕並舉。左傳袞冕黻珽。亦以冕與韍連言。下又云火龍黼黻。則言裳之一章。至鄭注論語云。黻。祭服之衣。冕其冠也。正以黻爲衣蔽前之制。又唯祭服名黻。故以爲祭服之衣也。按宋說是也。列子楊朱篇。禹卑宮室。美紱冕。紱與韍。當是一字。易困九二朱紱方來。鄭注。天子制用朱韍。是紱即韍無疑也。周官弁師掌王之五冕。五冕者。

袞冕。鷩冕。毳冕。希冕。玄冕也。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各以其等爲之。而掌其禁令。則大夫以上冠。通得稱冕。故說文云。冕。大夫以上冠也。从冃免聲。冃象其上覆。免與俛同。管子小稱篇言禾云。及其成也。由由乎茲免。謂禾至成熟下垂。滋益俛也。此免爲俛之義。范寧穀梁傳解云。冕謂以木爲幹。衣之以布。上玄下纁。垂旒者也。白虎通紼冕篇。前俛而後仰。故謂之冕也。大小夏侯說前垂四寸。後垂三寸。則前低於後一寸也。周官弁師疏以爲前低一寸餘。蓋約略言之。未細核耳。叔孫通漢禮器制度云。冕制皆長尺六寸。廣八寸。天子以下皆同。應劭漢官儀云。廣七寸。長八寸。董巴輿服志云。廣七寸。長尺二寸。言人人殊。不知竟孰是也。王制。有虞氏皇而祭。夏后氏收而祭。殷人冔而祭。周人冕而祭。注云。皇。冕屬也。鄭君以皇爲冕。則冔收亦是冕。毛詩文王傳。冔。殷冕也。夏后氏曰收。周曰冕。世本云。胡曹作冕。注。胡曹。黃帝臣。則自古冠通名冕。至夏又別稱收。此文云黻冕者。從舊名之爾。說文。冠。絭也。所絭髮弁冕之總名也。是冠爲通首服之大名。冕亦是冠。故注云冕其冠也。其字承上句祭服言之。明黻是祭服之衣。冕是祭服之冠也。周官司服云。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袞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玄冕。是冕皆祭服。禹時雖未備有衆制。要冕爲祭服所用矣。弁師云。掌王之五冕。皆玄冕。朱裏。延紐五采。繅十有二旒。皆五采。玉十有二。玉笄。朱紘。此周人之制。當亦依仿古禮爲之。禹之致美。指此類也。○注。菲。薄也。致孝鬼神。祭祀豐絜。○正義曰。菲訓薄。相承云然。史記夏本紀述此文。即作薄字。豐絜者。言粢盛犧牲。皆豐絜也。

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注】包曰。方里爲井。井間有溝。溝廣深四尺。十里爲成。成間有洫。洫廣深八尺。正義曰。爾雅釋宮云。宮謂之室。室謂之宮。郭注。皆所以通古今之異語。明同實而兩名。考工記匠人注云。明堂者。明政教之堂。周堂高九尺。殷三尺。則夏一尺矣。相參之數。禹卑宮室。謂此一尺之堂。與此鄭舉明堂以說禹卑宮室之制。其他廟寢。亦皆卑可知矣。李氏光地論語劄記。致孝鬼神。與菲飲食相對。致美黻冕與惡衣服相對。盡力溝洫。亦是與卑宮室相對。當洪水未平。下巢上窟。民不得平土而居之。禹決九川。距四海。乃復濬畎澮距川。然後四隩既宅。民得安居。是則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者。居無求安。而奠萬姓之居是急也。案史記夏本紀。卑宮室。致費于溝淢。此當出古論。詩。築城伊淢。毛傳。淢。城溝也。釋文引韓詩作洫。洫正字。淢叚借字。夏紀溝淢亦用叚字。說文。淢。疾流也。別一義。○注。方里至八尺。○正義曰。孟子滕文公上。方里而井。井九百畝。是方里爲井也。冬官匠人爲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畎。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於川。各載其名。是畎。遂。溝。洫。澮。皆所以行水。論語舉溝洫以賅其餘耳。包言溝洫廣深之制。即本匠人。鄭注匠人云。此畿內采地之制。井者。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三夫爲屋。一井之中。三屋九夫。三三相具以出賦稅。共治溝也。

方十里爲成。成中容一甸。甸方八里。出賦税。緣邊一里治洫。是言溝洫之制。不知包氏說同否也。又地官遂人云。夫閒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與匠人文異。鄭氏以爲鄉遂公邑之制。與匠人爲采地制不同也。後人說此文。於經注未能博通。故益多轇轕。近歙儒程氏瑤田著溝洫小記。以遂人匠人制同文異。不取鄭氏。今略著其遂人匠人溝洫異同考於此。遂人職云云。鄭氏注以南畝圖之。則遂縱溝橫。洫縱澮橫。九澮而川周其外焉。案畝。長畝也。一夫之田。析之百甽。以爲百畝。南畝者。自北視之。其畝橫隙於南也。南畝故甽橫。甽流於遂。故遂縱。遂在兩夫之閒。故謂之夫閒。夫閒。京西之閒也。其南北之閒。則溝橫連十夫。故曰十夫有溝。不可謂二十夫之閒。故變閒言夫也。溝經十夫。流入於洫。洫之長如溝。縱承十溝。十溝之水皆入焉。故曰百夫有洫也。洫之水入澮。澮長十倍於洫。而橫承十洫之分布千夫中者。故曰千夫有澮也。澮十之橫貫萬夫之中。十澮之水。並澮入於川。故曰萬夫有川。澮橫川自縱也。鄭氏謂九澮而川周其外。恐不然矣。川上有路。以達於畿。安得有縱路。復有橫路邪。其橫者。則二萬夫閒之道也。澮但言九。亦考之不察矣。匠人廣尺深尺謂之甽云云。案甽。在一夫百畝中物其土宜而爲之。南畝。甽橫。順其畝之首尾以行水入於遂。故遂在田首。井田夫三爲屋。三夫田首。同枕一遂。遂在屋閒。非夫閒也。謂之屋者。三夫相連綿如屋然。但疆之以別夫而已。不若遂人夫爲一遂以受甽水。此所以別夫閒而言田首也。而鄭氏猶以遂者夫閒小溝釋之。遂非不在夫閒。而記變其文者。蓋自有義。不宜襲用遂人之文矣。遂流井外。溝橫承之。井中無溝。溝當兩井之間。故以井閒命之。其長連十井。不嫌井閒之稱函十井之縱者。其縱亦遂之在屋閒而受甽水者也。溝十之含百井爲一成。十溝之水。咸入於洫。洫縱當兩成之閒。故曰成閒有洫也。洫之長連十成。亦不嫌成閒之稱函十成之橫者。其橫亦溝之在井閒而受遂水者也。洫十之含萬井爲一同。十洫之水。咸入於澮。澮當兩同之閒。故曰同閒有澮也。澮達於川。川在山閒。命之曰兩山之閒。以例澮在同閒。洫在成閒。溝在井閒。其事相同。厥名斯稱矣。又案匠人遂人兩篇文義。皆互相足者也。夫閒有遂。見遂在兩夫之閒。兼辭也。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但就小水入大水言之。偏辭也。若以偏辭言遂。則曰一夫有遂矣。以兼辭言溝洫澮川。則必曰二十夫之閒。二百夫之閒。二千夫之閒。二萬夫之閒矣。田首謂之遂。偏辭也。井閒謂之溝。成閒謂之洫。同閒謂之澮。兼辭也。若以兼辭言遂。則曰屋閒謂之遂矣。以偏辭言溝洫澮。則遂在田首。溝在井首。洫在成首。澮在同首。當云井閒謂之溝。成首謂之洫。同首謂之澮矣。惟澮所專達之川。則必曰兩山之閒。雖舉偏辭。故顯涸相從。澮洫溝亦皆以閒言。此古人造言之法。出於自然。治古文者。可求而得之也。

卷十　子罕第九

集解　凡三十一章　正義曰。釋文於下更云皇三十章。謂合不忮不求。與上衣敝縕袍爲一章也。說本孔氏廣森經學卮言。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注罕者。希也。利者。義之和也。命者。天之命也。仁者。行之盛也。寡能及之。故希言也。

注。罕者至言也。○正義曰。爾雅釋詁云。希。罕也。毛詩太叔于田傳云。罕。希也。轉相訓。左襄元年傳。穆姜曰。利。義之和也。利物足以和義。易文言傳同。此相傳古訓。故此注本之。利物者。物猶事也。若左文七年傳。郤缺釋夏書三事有利用也。穆姜言作而害身。不可謂利。而易彖以元亨利貞爲四德。其見之彖辭象辭。如云利見大人。利建侯。利用侵伐。利用行師征邑國。利用爲依遷國。利用賓于王。孚乃利用禴。利用享祀。利用祭祀。利用刑人。利用獄。利涉大川。利有攸往。利西南。利執言。利用爲大作。利出否。元不利。皆言利也。如云不利爲寇。不利涉大川。不利有攸往。不利東北。不利賓。不利即戎。无攸利。皆言不利也。利與不利。古人皆質言之。人未有知其不利而爲之。則亦豈有知其利。而避之弗爲哉。利所以爲義之和者。和猶言調適也。義以方外。若但言義不言利。則方外而不能和。故利爲義之和。周語曰。言義必及利。韋昭曰。能利人物。然後爲義。此即利物足以和義之誼。此即利字最初之誼。君子明於義利。當趨而趨。當避而避。其趨者。利也。即義也。其避者。不利也。即不義也。然而急君父之難。赴蹈水火而不顧其身。雖有似於不利而亦趨之。則以合乎義。即爲利也。視不義之富貴如浮雲。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雖有似於利而亦避之。則以不合乎義。即爲不利也。若小人則反是。故其所謂利。或君子所視爲不利。而其所視爲不利。或君子所視爲義。所視爲利也。君子知利不外義。故喻於義。小人知利不知義。故喻於利。時至春秋。君子道微。故夫子罕言利。則以其理精微。人或誤習其說。而誰知有利。不復知有義矣。至戰國。而孟子且辭而闢之。豈特如夫子之罕言哉。此解經說文字所當知世變也。利命仁三者。皆子所罕言。而言仁稍多。言命次之。言利最少。故以利承罕言之文。而於命於仁。則以兩與字次第之。皇疏云。命。天命。窮通夭壽之目也。是命爲祿命。書召誥云。今天命吉凶命歷年。下篇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有命在天。互文見義。史記外戚世家。孔子罕稱命者。難言之也。非通幽明之變。烏足識乎性命哉。正以命爲祿命也。阮氏元論語論仁篇。孔子言仁者詳矣。曷爲曰罕言也。所謂罕言者。孔子每謙不敢自居於仁。亦不輕以仁許人也。今案夫子晚始得易。易多言利。而贊易又多言命。中人以下。不可語上。故弟子於易獨無問答之辭。今論語夫子言仁甚多。則又羣弟子記載之力。凡言仁皆詳書之。故未覺其罕言爾。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注鄭曰。達巷者。黨名也。五百家爲黨。此黨之人。美孔子博學道藝。不成一名而已。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注鄭曰。聞人美之。承之以謙。吾執御。欲名六藝之卑也。正義曰。史記孔子世家作達巷黨人童子。此安國故以黨人爲童子也。漢書董仲舒傳對策

日。臣聞良玉不琢。資質潤美。不待刻琢。此亡異於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者也。注。孟康曰。人。項槖也。又皇甫謐高士傳。達巷黨人。姓項。名槖。並本古論。國策秦策淮南子修務訓論衡實知篇。皆言項槖七歲爲孔子師。然則仲舒所云不學而自知者。正以童子未學而卽知爲學之要也。夫子本無常師。聞此童子之言而商所執。故後人遂儕之於師列耳。焦氏循補疏。孔子以民無能名。贊堯之則天。故門人援達巷黨人之言。以明孔子與堯同。大哉孔子。卽大哉堯之爲君。博學無所成名。卽蕩蕩乎民無能名也。案博學無所成名。誰聖人能然。若常人雖亦博學。而總有所專主。故執一藝以成名。乃中人爲學之正法。大戴禮曾子立事云。君子博學而孱守之。又云。博學而無方。好多而無定者。君子弗與也。又云。君子博學而算焉。算。選也。卽此所云執也。禮內則言年十五學射御。二十博學。三十博學無方。是射御久爲夫子所學。此時聞黨人譽己。恐門弟子惑於美譽。專騖爲博學。而終無所成能。故就己所學射御二者求之。蓋當執御。以示爲學當施博而守約也。○注。達巷至而已。○正義曰。一統志。達巷。在滋陽縣西北五里。相傳卽達巷黨人所居。滋陽。今屬兗州府。此出方志附會。未敢信也。禮記曾子問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於巷黨。其地當在王畿。翟氏灝考異。疑卽此巷黨。亦未必然。不成一名者。言非一技之可名也。皇疏云。孔子廣學。道藝周偏。不可一一而稱。故云無所成名也。○注。聞人至卑也。○正義曰。夫子謙言。但當執一藝以成名。不敢當黨人之譽己也。御爲六藝之卑。故曲禮少儀。皆言問大夫之子。長曰能御矣。幼曰未能御也。子長以能御許之。又不及他藝。是御於六藝爲卑。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注孔曰。冕。緇布冠也。古者績麻三十升布以爲之。純。絲也。絲易成。故從儉。正義曰。麻者。枲麻。績其皮以爲布。而冕用之。故曰麻冕。白虎通紼冕篇。麻冕者何。周宗廟之冠也。禮曰。周冕而祭。又曰。殷冔夏收而祭。此三代宗廟之冠也。冕所以用麻爲之者。女工之始。示不忘本也。左桓二年疏。論語麻冕。蓋以木爲榦。而用布衣之。上玄下朱。取天地之色。又云。冕以木爲榦。以玄布衣其上。謂之綖。此冕用麻之制也。鄭此注云。績麻三十升以爲冕。純當爲緇。黑繒也。三十升者。鄭注喪服云。八十縷爲升。升字當爲登。登。成也。今之禮皆以登爲升。俗誤已行久矣。然則此云三十升。亦是依俗爲文。一升八十縷。三十升。是二千四百縷。鄭依漢制。推古布幅廣二尺二寸。以二尺二寸布廣之度。容二千四百縷。是細密難成。故不如用繒帛之儉也。蔡邕獨斷謂用三十六升布則太密。非所容矣。釋文。純。順倫反。絲也。鄭作側其反。側其之音爲緇。其實鄭依古字作紂。紂象與純相似。故致誤。禮玉藻。純組綬。注。純當爲緇。古文緇字。或作糸旁才。周官媒氏純帛注。純實緇字也。古緇以才爲聲。此鄭破純爲緇之例。玉藻孔疏云。鄭讀純爲緇。其例有異。若經文絲帛分明而色不見者。以黑色解之。卽讀爲緇。如論語云今也純。稱古用麻。今用純。則絲可知也。以色不見。故讀純爲緇。若色見而絲不見。則不破純字以義爲絲。昏禮。女次純衣。注云。純衣絲衣。如此之類是也。賈公彥周官媒氏儀禮士冠禮疏言鄭破讀之例。與孔同。而云據布爲色者。則爲緇字。據帛爲色者。則爲紂字。與孔疏異。似非鄭君之

旨。案說文。緇。帛黑色也。緇本謂黑帛。其後布之黑色者。亦得名之。緇紂爲古今字。鄭此注訓黑緇。而破讀止云純當爲緇。是緇可爲帛色。而實以緇但爲布色。非矣。緣鄭之意。實以純字與紂相似。故讀從之。但紂爲古文。人不經見。故先讀從今字而爲緇也。且言緇則爲紂已明。祭統純服。昏禮及士冠禮純衣。注以絲衣釋之。雖不破字。亦是讀紂。以與他處注文。可互見也。宋氏翔鳳發微。謂鄭讀緇。卽緇布冠。然鄭以緇爲黑緇。並無緇布冠之文。且以緇布冠代麻冕。而冕直廢棄不用。豈可通乎。不知宋君何以知此說。O注。孔曰至從儉。O正義曰。後漢陳元傳注引此注作何晏。士冠禮記曰。始冠。緇布之冠也。太古冠布齊則緇之。注。重古始冠。冠其齊冠。詩都人士云。臺笠緇撮。毛傳。緇撮。緇布冠。鄭箋都人之士。以臺皮爲笠。緇布爲冠。古明王之時。儉且節也。則緇布冠。是冠之儉者。今易之以純。純是黑繒。斷無儉於緇布冠之理。且冕與緇布冠。禮經所載。判然各別。而强而一之。可知作僞者之陋矣。純爲絲者。說文。純。絲也。從糸屯聲。論語曰。今也純儉。此許解論語用本字。不煩破讀作緇。似爲僞孔所本。

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注】王曰。臣之於君行禮者。下拜然後升成禮。時臣驕泰。故於上拜。今從下。禮之恭也。

正義曰。拜下者。謂於堂下拜也。淩氏廷堪禮經釋例。凡臣與君行禮。皆堂下再拜稽首。異國之君亦如之。廷堪案臣與君行禮。如燕禮大射。主人獻公。主人自酢於公。獻畢。二人媵爵于公。皆于阼階下。北面再拜稽首。立。司正安賓。司正升酌散。亦降階再拜稽首。此士大夫於諸侯也。覲禮。郊勞行享。侯氏皆降階再拜稽首。此諸侯於天子也。士相見禮。始見于君。士大夫則奠摯。再拜稽首。燕禮大射。命賓。賓再拜稽首。許諾。聘禮。命使者。使者再拜稽首。辭。使者反命。賓介皆再拜稽首。覲禮。賜侯氏舍。侯氏再拜稽首。亦皆拜于庭者。是臣與君行禮。皆堂下再拜稽首也。士相見禮。若他邦之人。則使擯者還其摯。賓再拜稽首。受。聘禮。賓覿。先請以臣禮見。入門右。北面奠幣。再拜稽首。介覿及士介覿。亦皆入門右奠幣。再拜稽首。介逆幣于中庭。再拜稽首。禮畢。主國之君勞賓介。賓介皆再拜稽首。歸饔餼。士介則北面再拜稽首。拜饔餼。皆再拜稽首。聘禮記。若私獻。賓再拜稽首。公食大夫禮大夫納賓。賓入門左。公再拜。賓辟再拜稽首。侑賓後。賓入門左。沒霤北面再拜稽首。明日。賓拜賜拜食與侑幣。皆再拜稽首。此皆與異國之君行禮也。聘禮。主君使卿郊勞。賓北面再拜稽首。使卿致館。賓再拜稽首。公食大夫禮。使大夫戒賓。賓再拜稽首。此皆與異國之使者行禮。而尊其君命。故亦再拜稽首也。又云。凡君待以客禮。下拜則辭之。然後升成拜。廷堪案臣與君行禮。皆拜于堂下。不辭。不升成拜。此全乎爲臣者也。若君以客禮待之。如燕禮大射。公舉媵爵爲賓舉旅行酬。賓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賓升成拜。注。升成拜。復再拜稽首也。先時君辭之。於禮若未成然。又賓媵觚于公。公爲士舉旅行酬。賓降洗升酌膳降拜。小臣辭。賓升成拜。受酬者亦然。覲禮。執圭行覲侯氏坐取圭升致命。王受之玉。侯氏降階。東北面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升成拜。覲畢請罪。王勞之。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升成拜。王賜侯氏車服。侯氏降兩階之閒。北面再拜稽首。升成拜。

注。太史辭之降也。此皆先拜於堂下。君使人辭之。復拜于堂上者也。又如燕禮大射。公舉媵爵爲
賓舉旅行酬。公立卒觶。賓下拜。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注不言成拜者。爲拜故下。實未拜也。
下不輒拜。禮殺也。又賓升酌膳觶下拜。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注。下拜。下亦未拜。凡下未拜
有二。或禮殺。或君親辭。君親辭。則聞命卽升。升乃拜。是以不言成拜。燕禮。賓媵觚于公酌散
下拜。公降一等。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大射。數獲後。飲不勝者。若飲公。則侍射者降拜。公
降一等。小臣正辭。賓升再拜稽首。此皆降而未拜。君辭之。卽升堂再拜稽首。故不云升成拜也。公
士相見禮。若君賜之爵。則下席再拜稽首受爵。但降席。不云降階者。指無算爵而言。燕禮大射。
無算爵命所賜。所賜者與受爵降席下奠爵再拜稽首。疏云。旅酬以前受公爵。皆降拜。升成拜。至
此不復降拜者。禮殺故也。燕禮大射。賓媵觚于公。大射飲公凡卒爵。皆于階上再拜稽首者。蓋前
酌散之時。已降階拜。因君辭而升堂甫拜。故卒爵不復再降。亦殺其禮也。唯燕禮大射將終之時。
公有命徹幕。則卿大夫皆降西階下北面東上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公答再拜。大夫皆辟。此則君
雖辭之。亦不復升拜。注謂小臣辭。不升成拜。明雖辭正臣禮也。凡此瑣節雖不同。皆君以客禮待
之。故拜于堂上也。又案以客禮待異國之臣亦然。公食大夫禮。賓升。公當楣再拜。賓降西階東北
面答拜。擯者辭。賓栗階升不拜。命之成拜階上。北面再拜稽首。此先降階拜。異國之君。使人辭
之。然後升成拜也。聘禮。主君禮賓受幣降拜。公辭升。再拜稽首。私覿。賓授幣。降階東拜送。
君降一等辭。栗階升。公西鄉。賓階上再拜稽首。公食大夫禮。賓祭正饌。賓祭加饌。公以束帛侑
賓。賓皆降拜。公辭。賓升再拜稽首。此降階未拜。異國之君親辭之。卽升拜也。聘禮。禮賓公壹
拜送。凡賓不降階上答再拜稽首。又賓不降壹拜受醴。公食大夫禮。賓卒食。揖讓如初。升賓再拜
稽首。此皆拜于堂上。禮殺故也。又歸饔餼。大夫東面致命。賓降階西再拜稽首。大夫辭。升成拜。
上介如賓禮聘賓問卿賓東面致命。大夫降階西再拜稽首。賓辭升成拜。此使者奉其君命。以客禮待
異國之臣。故降拜升成拜。亦如見其君也。至于公食大夫禮。卒食後。賓降階東面再拜稽首。公降
再拜。注。答之也。不辭之。使升堂。明禮有終。則賓降拜。公亦降拜。唯稽首與再拜不同。蓋待
異國之臣。其禮有加焉爾。案淩說甚覈。當夫子時。君弱臣彊。凡應於堂下拜者。不復循臣禮之正。
而皆拜乎堂上。故孔子非之。鄭此注云。禮。臣之於君。酬酢受爵。當拜於堂下。時臣驕泰。故拜
於堂上。注所云禮。指燕禮。舉一以例其餘耳。臣酌酒獻君曰酢。君酌酒答臣曰酬。燕禮所云公舉
媵爵爲賓舉旅行酬。又賓媵觚于公。公爲士舉旅行酬。卽其禮也。酬酢授爵。當拜於堂下。及君辭。
復升成拜。當時則於授爵之際。已拜於堂上。無復下拜。及君辭復升成拜之禮。故爲驕泰也。周官大
祝九拜。一曰稽首。賈疏。稽首。臣拜君法。稽與䭫同。說文手部𢷎。頭至地也。頭至地卽䭫首。
拜中之一。許意據周官先言稽首。故舉一以該之。今隸變作拜。○注。臣之於君行禮者下拜然後升
成禮。○正義曰。升字從皇本補。邢疏中注亦有升字。下拜者。臣禮之正。其下拜。而君待以客禮
辭。復升成拜。或下未拜。君辭。乃升拜。皆禮之
殺。非謂凡行禮下拜者。必升成拜也。注說未晰。

子絕四。毋意。注以道爲度。故不任意。毋必。注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故無專必。毋固。注無可無不可。故無固行。毋我。注述古而不自作。處羣萃而不自異。唯道是從。故不有其身。正義曰。說文。絕。斷絲也。釋名釋言語。絕。截也。如割截也。言子有絕去四事。與人異也。公羊昭十二年疏。子絕四者。備於鄭注。今此注已佚。禁止之辭。毋卽絕也。說文云。意。志也。從心音。察言而知意也。段氏玉裁注意之訓爲測度。如論語毋意。不億不信。億則屢中。其字俗作億。王氏引之經義述聞。少儀。毋測未至。注曰。測。意度也。毋意。卽毋測未至也。案段王說同。公羊傳。公子陽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在側者曰。子苟知之。何以不革。曰。如爾所不知何。何休注。此夫子欲爲後人法。不欲令人妄億錯。下引此文云云。卽是以意爲億度也。釋文。意如字。或於力反。非。於力之音。亦是讀億。陸不當以爲非也。莊氏存與說。智毋意。先覺也。義毋必。義之與比也。禮毋固。時中也。仁毋我。與人爲善也。善則爲親。讓善於天也。又云。以億逆爲意而去之是也。以擬議爲意而去之非也。以適莫爲必而去之是也。以果斷爲必而去之非也。以窮固爲固而去之是也。以貞固爲固而去之非也。以足己爲我而去之是也。以修己爲我而去之非也。

子畏於匡。注包曰。匡人誤圍夫子。以爲陽虎。陽虎嘗暴於匡。夫子弟子顏剋。時又與虎俱行。後剋爲夫子御。至於匡。匡人相與共識剋。又夫子容貌與虎相似。故匡人以兵圍之。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注孔曰。茲。此也。言文王雖已死。其文見在此。此自謂其身。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注孔曰。文王既沒。故孔子自謂後死。言天將喪此文者。本不當使我知之。今使我知之。未欲喪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注馬曰。其如予何者。猶言柰何我也。天之未喪此文。則我當傳之。匡人欲柰我何。言其不能違天以害己也。正義曰。說文云。畏。惡也。廣雅釋詁。畏。懼也。恐也。夫子見圍於匡。有畏懼之意。猶孟子言有戒心也。人若因畏而死亦謂畏。檀弓。死而不弔者三。畏。厭。溺。是也。史記孔子世家。或譖孔子於衞靈公。孔子去衞。將適陳。過匡云云。五日顏淵後。子曰云云。匡人拘孔子益急。弟子懼。孔子曰。文王既沒云云。是孔子此語。爲解慰弟子之辭。江氏永先聖圖譜載此事。於魯定十三年時。孔子年五十六也。茲者。有所指之辭。下兩言斯文。斯茲同義。文武之道。皆存方策。夫子周遊。以所得典籍自隨。故此指而言之。文在茲。卽道在茲。故孟子以孔子爲聞而知之也。天將喪斯文。久當歷沒。必不令夫子得之。後死者。夫子自謂後文王死也。後死者旣與於斯文。是天欲未喪斯文可知。天未欲喪斯文。匡

人必不能違天害己。致使斯文遭毀失也。○注。匡人至圍之。○正義曰。匡邑見左氏傳。凡有數處。衛左僖十五年。諸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杜注。匡在陳留長垣縣西南。此匡爲衛邑也。文元年。衛孔達侵鄭。取緜訾及匡。杜注。匡在潁川新汲縣東北。此匡爲鄭邑。衛取之也。又十一年。叔孫彭生會晉郤缺于承筐。杜注。宋地。在陳留襄邑縣西。此匡爲宋邑也。子長於匡之匡。舊說不一。莊子秋水篇。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釋文引司馬彪曰。宋當作衛。匡。衛邑也。案莊子以匡爲宋邑。宋人即匡人。不必改宋作衛。說苑雜言篇言孔子之宋匡。簡子將殺陽虎。孔子似之。因圍孔子。亦以匡爲宋邑。史記世家言匡人圍孔子。孔子使從者爲甯武子臣於衛。然後得去。則以匡爲衛邑。寰宇記謂長垣西十里有匡邑城。又襄邑西三十里有古匡城。皆爲子畏於匡地。蓋兩說並存。閻氏若璩釋地。顧氏棟高春秋大事表。專主長垣。然以陽虎暴匡之事。求之衛宋。皆無可考。毛氏奇齡四書賸言。案春秋傳公侵鄭取匡。在定公六年。是時季氏雖在軍。不得專制。凡過衛不假道。反穿城而躪其地。其令皆出自陽虎。是虎實帥師。當侵鄭時。匡本鄭鄙邑。必欲爲晉伐取以釋憾。而匡城適缺。虎與僕顏剋就其穿垣而入之。世家顏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琴操孔子到匡郭外。顏剋舉策指匡穿垣曰。往與陽貨。正從此入。此即圍師入城之事。案毛說甚近理。此匡在文元年。已爲衛所取。而不能得其田。故文八年。晉侯使解揚歸匡戚之田于衛。其後復屬鄭。至定六年。乃爲魯所取。然恐魯終不能有。則仍屬鄭耳。杜謂匡在新汲東北。而一統志云。匡城在扶溝縣西。扶溝與新汲壤正相接。實一地矣。莊子言宋人圍孔子數匝。而弦歌不輟。幾何將甲者進曰。以爲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退。韓詩外傳。簡子將殺陽虎。孔子似之。帶甲以圍孔子舍。子路慍怒。奮戟將下。孔子止之曰。由。何仁義之寡裕也。夫詩書之不習。禮樂之不講。是丘之罪也。吾非陽虎。而以我爲陽虎。則非丘之罪也。命也。子歌我和若。子路歌。孔子和之。三終而圍解。此是當日實事。豈感之以弦歌。不待自辨。而匡人已知其非陽虎矣。世家謂夫子使從者臣於甯武子。然後得去。此傳聞之誤。甯氏當獻公世已滅。而武子仕文成之世。豈得與孔子時相值。世家此文。毫不足據。索隱又謂夫子再厄匡人。或設辭以解圍。或彈琴而釋難。分一事爲二。尤屬臆說。顏剋。世家作顏刻。弟子列傳無剋刻名。但有顏高字子驕。惠氏棟九經古義。疑高即剋。王氏引之春秋名字解詁。高乃亭之譌。亭刻同聲。古字通用。其說並是。

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注孔曰。大宰。大夫官名。或吳或宋。未可分也。疑孔子多能於小藝。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注孔曰。言天固縱大聖之德。又使多能也。子聞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注包曰。我少小貧賤。常自執事。故多能爲鄙人之事。君子固不當多也。正義曰。鄭注云。大宰。是吳大宰嚭。僞孔兼存吳宋。方氏觀旭偶記。鄭以爲吳大

宰。蓋以夫子雖兩居宋。但一則年十九娶于幷官氏之女。時子貢猶未生。一則年五十六去衞後。過曾適宋。於時有桓魋拔樹之難。宜無冢鄭向子貢私論夫子之聖。惟吳大宰則左氏傳哀七年。公會吳于鄫時。與子貢語。十二年公會吳于橐皐時。與子貢語。其秋公會衞侯宋皇瑗于鄖時。又與子貢語。故定爲吳大宰。史記孔子世家。吳客問夫子防風氏骨節專車及僬僥氏三尺之語。於是曰善哉聖人。是前此固有以夫子之多能爲聖者。亦吳人也。案說苑善說篇。子貢見大宰嚭。大宰嚭問曰。孔子何如。對曰。臣不足以知之。大宰嚭曰。子不知。何以事之。對曰。唯不知。故事之。夫子其猶大山林也。百姓足其材焉。大宰曰。子增夫子乎。對曰。夫子不可增也。夫賜其猶一累壤。以增大山。不益其高。且爲不知。此子貢與大宰嚭論述聖德之證。而大宰之爲吳大宰嚭益信。縱者。朱子集注云。肆也。言不爲限量也。李氏光地論語劄記說聖固是天縱。多能亦是天縱。子貢此言。可謂智足知聖。故夫子舍子貢之言。而但言大宰知我。明知我多能也。多能是鄙事。君子且不貴。況聖人乎。蓋遜聖之名而示人以學聖之方也。風俗通。窮通篇引固天縱之。莫盛於聖。似以縱之爲句。皇本大宰知我下有者字。○注。大宰至小藝。○正義曰。鄭周官目錄云。冢。大也。宰者。官也。又大宰注。變冢言大。進退異名也。先考典籍君秋槎雜記說天子六卿。冢宰亦曰大宰。宋備六卿。同於天子。魯則羽父求大宰。鄭有大宰石㚟。楚有大宰子商。蓋散位從卿。列國之僭制也。謹案散位從卿。即是大夫。故此注以大宰爲大夫官名也。宋是商也。列子仲尼篇。商大宰見孔子曰。丘聖者與。孔子曰。聖則丘何敢。然則丘博學多識者也。宋是商後。故亦稱商。此注兼存吳宋。或即暗據列子之文。今不從者。商大宰是與夫子語。非問子貢。不若吳大宰親問子貢爲得實也。疑孔子多能於小藝者。正以禮樂是藝之大。不得爲鄙事。惟書數射御。皆是小藝。大宰所指稱也。淮南子主術訓。孔子之通智過於萇弘。勇服於孟賁。足躡郊菟。力招城關。能亦多矣。此相傳夫子多能之事。大宰以多能爲聖。但有美辭。無疑辭也。注亦微諷。○注。言天固縱大聖之德。又使多能也。○正義曰。注以固天縱之將聖爲句。亦通。大聖。即將聖也。錢氏大昕潛研堂文集。詩有娀方將我受命溥將之將。並訓爲大。然則將聖者。大聖也。案荀子堯問篇。然則孫卿懷將聖之心。亦謂大聖也。論衡實知篇。子貢曰。故天縱之將聖。將者。且也。不言已聖。言且聖者。以爲孔子聖未就也。孔子從知天命至耳順。學就知明成聖之驗也。將者。未五十六十之時。未能知天命至耳順也。則謂之且矣。當子貢答大宰時。殆三十四十之時也。案故與固通。將聖當從此注訓大聖。子貢初與大宰語。在哀七年。夫子年六十五。至哀十二年。則已七十。而云在三十四十之時。誤矣。○注。我少至多也。○正義曰。居官。則有府史或胥徒。用給繇役。不自執事也。夫子少小貧賤。始習爲之。故多能爲鄙人之事。周官遂人五鄙爲鄙。荀子非相注。鄙人。郊野之人也。鄙即是賤。下篇鄙夫訓同。君子者。則有德堪在位者也。

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注鄭曰。牢。弟子子牢也。試。用也。言孔子自云我不見用。故多技藝。正義曰。此引弟子述孔子語。與前章少賤多能語同。故類記之。○注。牢弟子子牢也試用也。○正義曰。莊子則陽篇。長梧封人問子牢。子牢名僅見此。左昭二十年傳。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

而孟縶之賊。女何弔焉。杜注。琴張。孔子弟子。字子開。名牢。孔疏家語云。孔子弟子琴張。與
宗魯友。七十子篇云。琴牢。衛人。字子開。一字張。則以字配姓爲琴張。卽牢曰子云是也。賈逵
鄭衆皆以爲子張顓孫師。服虔云。案七十子傳云子張。少孔子四十餘歲。孔子是時四十。知未有子
張。鄭賈之說。不知所出。案趙岐注孟子盡心。亦以琴張爲子張。並沿舊說之誤。漢書古今人表有
琴牢。王氏念孫讀書雜志。以琴牢爲琴張之誤。云人表所載。皆經傳所有。左傳及孟子皆作琴張。
莊子作子琴張。無作琴牢者。琴牢字張。始見家語。乃王肅僞撰。後人據家語以改漢書。其說良然。
白水碑琴張琴牢並列。此及左傳杜注。皆爲家語所惑。不足憑也。自家語琴牢之名出。唐贈琴牢南
陵伯。宋贈頓丘侯。改贈陽平侯。則皆由家語之說誤之矣。竊謂琴張非子張。服氏之辨最確。而子
牢非琴張。則鄭此注最當。莊子則陽釋文引司馬彪云卽琴牢。孔子弟子。與杜預同
誤。史記仲尼弟子列傳。無牢名。當是偶闕。云試用者。爾雅釋詁文。說文同。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注知者。知意之知也。知者言未必盡。今我誠盡。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注孔曰。有鄙夫來問於我。其意空空然。我則發事之終始兩端以語之。竭盡所知。不爲有愛。正義曰。夫子應問不窮。當時之人。遂謂夫子無所不知。故此謙言無知也。釋文。空空。鄭或作悾悾。此與前篇悾悾而不信同。鄭彼注云。悾悾。誠
愨也。大戴禮王言篇。兩愨女僮婦空空。呂氏春秋下賢篇。空空乎其不爲巧故也。空空並卽悾悾。此
鄙夫來問夫子。其意甚誠愨。故曰空空如。皇疏以爲虛空。非也。叩者。反問之也。因鄙夫力不能
問。故反問而詳告之也。說文云。訃。扣也。段氏玉裁注引此文。似以訃卽叩字。鄭注云。兩端。
末也。凡事物之始。皆起微末。故末有始義。說文。耑。物初生之題也。是也。焦氏循補疏。此兩
端。卽中庸舜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之兩端也。鄙夫來問。必有所疑。惟有兩端。斯有疑也。故先
叩發其兩端。謂先還問其所疑。而後卽其所疑之兩端而窮盡其意。使知所向焉。蓋凡事皆有兩端。
如楊朱爲我。無君也。乃曾子居武城。寇至則去。墨子兼愛。無父也。乃禹手足胼胝。至於偏枯。一
旌善也。行之。則詐僞之風起。不行。又無以使民知勸。一伸枉也。行之。則刁訐之俗甚。不行。
又無以使民知懲。一理財也。行之。則頭會箕斂之流出。不行。則度支或不足。一議兵也。行之。
則生事無功之說進。不行。則國威將不振。凡若是。皆兩端也。而皆有所宜。得所宜則爲中。孔子
叩之。叩此也。竭之。竭此也。舜執之。執此也。用之。用此也。處則以此爲學。用則以此爲治。
通變神化之妙。皆自此兩端而宜之也。皇本鄙夫下有來字。據僞孔注。亦似有來字。○注。知者至
誠盡。○正義曰。皇疏云。知謂有私意於其間之知也。聖人體道爲度。無有用意之知。
故先問弟子云。吾有知乎哉也。又云無知也。明己不有知意之知也。卽是無意也。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注孔曰。聖人受命。則鳳鳥至。河出圖。今天無此瑞。吾已

矣夫者。傷不得見也。河圖。八卦是也。正義曰。說文云。鳳。神鳥也。毛詩卷阿傳。雄曰鳳。雌曰凰。此對文。若散文通稱鳳。大戴記曾子天圓篇。羽蟲之精者曰鳳。是也。鄭注尚書顧命曰。河圖。圖出於河。帝王聖者之所受。不言圖爲何物。及所出之形。左傳序疏引鄭說河圖洛書。龜龍銜負而出。此依中候握河紀爲言。宋氏翔鳳以疏上文引論語。則此鄭說當爲論語注也。漢書董仲舒傳對策曰。故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閒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物殖。五穀熟而屮木茂。天地之閒。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徠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是董以夫子此歎。爲己不得受命之故。易坤鑿度。仲尼偶筮。一其命。得旅。泣曰。天也。命也。鳳鳥不至。河無圖至。嗚乎。天命之也。歎息而後息志。與仲舒說同。又漢書儒林傳。周道既衰。壞於幽厲。禮樂征伐。自諸侯出。陵夷二百餘年。而孔子興。以聖德遭季世。知言之不用。而道不行。迺歎曰。鳳鳥不至云云。此以吾已矣夫。爲己不逢明君。與董氏異。當由古魯不同。故論衡問孔篇解此文。即備二義。其實後一義勝也。孔子世家載此文於西狩獲麟後。〇注。聖人至是也。〇正義曰。受命。謂受天之命。爲致王也。鳳鳥至。爲聖王之瑞。故尚書言簫韶九成。鳳凰來儀。左傳言少皞氏鳳鳥適至。周語言周之興。鸑鷟鳴于岐山。賈逵解詁以爲鸑鷟鳳別名。則知上古之時。鳳常至也。淮南子繆稱訓。昔二皇鳳凰至於庭。三代至乎門。周室至乎澤。德彌麤所至彌遠。德彌精所至彌近。是鳳鳥至。爲聖瑞也。易稽覽圖。孔子曰。天之將降嘉瑞。應河水淸三日。靑四日。靑變爲赤。赤變爲黑。黑變爲黃。各各三日。河中水安。井天乃淸明。圖乃見。又云。夜不可見。水中亦煌煌如火。英圖書蜿皆然也。又坤靈圖。聖人受命。瑞應先見于河。是河出圖爲聖瑞也。書顧命有河圖。與大玉夷玉天球並列東序。當是玉石之類。自然成文。此元命炎之說。最近事理者也。云河圖八卦者。書顧命某氏傳。河圖八卦。伏羲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謂之河圖。孔疏漢書五行志。劉歆以爲伏羲氏繼天而王。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易繫辭云。伏羲氏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八卦。都不言法河圖。此言河圖者。蓋易起寬宏。無所不法。直如繫辭之言。取法已自多矣。亦何妨更法河圖也。且繫辭又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若八卦不則河圖。餘復何所取也。王氏鳴盛尙書後案。蓋八卦是伏羲所受河圖。而河圖不止是八卦。書傳所載古帝王。如黃帝堯舜禹湯。皆受河圖。亦不獨一伏羲。由書疏後案說推之。河圖文不皆具八卦。此特假伏羲事言之耳。姚信易注。連山氏得河圖。夏人因之曰連山。歸藏氏得河圖。商人因之曰歸藏。伏羲氏得河圖。周人因之曰周易。此略本山海經。足知三易多法河圖矣。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注包曰。冕者。冠也。大夫

之服。瞽。盲也。作。起也。趨。疾行也。此夫子哀有喪。尊在位。恤不成人。正義曰。見謂目所接遇。非以禮往來也。前言見。後復言見之者。稱見之與遇之文

相儷也。說文。齌。緶也。從衣齊聲。廣雅釋詁。齌。緶也。齌齍同。古字本作齊。釋名喪制云。齊。齊也。言緝其衣裳之邊際而整齊之也。是也。喪服記。衰長六寸。博四寸。說文。縗。服衣。長六寸。博四寸。直心。從糸衰聲。是衰卽縗省。論語釋文。衰七雷反。其字或從糸作縗。與說文合。賈公彥喪服記疏。衰綴於衣。衣統名爲衰。通典引雷次宗說。衰者、當心六寸布也。在衣則衣爲衰。在裳則裳爲衰。男子離其衣裳。故衰獨在衣上。婦人同爲一服。故上下共稱也。喪服記。凡衰外削幅。裳內削幅。言凡者。明五服皆有衰也。外削幅者。言縫之邊幅向外也。內削幅者。言縫之邊幅向內也。據禮齊衰。有三年杖期不杖期三月之異。所謂四齊也。江氏永鄉黨圖考。案五服一斬四齊。第言見齊衰者。舉齊以兼斬也。由江說推之。則此文齊衰亦當兼斬言。喪服傳。斬者何。不緝也。齊者何。緝也。斬衰服重。齊衰服輕。論語是舉輕以該重矣。釋文。冕音免。鄭本作弁。云魯讀弁爲絻。今從古。陳氏鱣古訓。說文。兗。冕也。從兒象形。弁或兗字。冕。大夫以上服也。從冃免聲。絻或從糸。蓋古論作兗。魯論作冕。字本相似也。案周官司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知孤之服。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此上下通制。故侯國同之。冕弁各異。說文以冕訓兗者。散文或通稱也。鄭依古論作弁者。冕弁義雖兩通。但言弁可以該冕。言冕不可以該弁。猶之齊衰。言齊可該斬。若言斬。則不得該齊也。白虎通紼冕篇。弁之爲言攀也。所以攀持其髮也。鄭注士冠禮云。弁名出於槃。槃。大也。言所以自光大也。任氏大椿弁服釋例。士冠禮疏。冕者。俛也。低前一寸二分。故得冕稱。其爵弁則前後平。故不得冕名。案爵弁旣以弁名。則其狀當似弁。不特弁下無旒。及前後延平。異於冕也。考釋名。弁如兩手相合抃時也。以爵韋爲之。謂之爵弁。以鹿皮爲之。謂之皮弁。以韎韋爲之。謂之韋弁也。然則此三弁。皆作合手狀矣。其延下當上銳下圜。案雜記。大夫冕而祭於公。士弁而祭於公。又禮運。冕弁兵革藏於私家。非禮也。是冕弁皆藏公所。大夫士行禮時。於公所取服之。故孟子以夫子去魯。不稅冕而行爲微罪。明助祭後。當稅冕仍藏公所也。曾子問。尸弁冕而出。卿大夫士皆下之。尸必式。出謂出廟門。非謂出大門在道上也。若然。夫子得見冕衣裳者。意卽在公時所見。其過之。謂行出其前也。劉氏若璩釋地三續。汪氏中經義知新記。並謂夫子見冕衣裳。是見其人嘗服此者。不必眞見其服。非也。錢氏大昕潛研堂文集。亦疑冕是祭服。非夫子燕居所見。遂據魯論作絻。以冕卽絻之譌。絻與免同。士喪禮。衆主人免于房。喪服記。朋友皆在他邦袒免。先儒以爲免象冠。一寸。用麻布爲之。齊衰。服之重者。絻。服之輕者。舉其至重與至輕者。而五服統之。古論作弁。疑卽司服所云弔事之弁經服。鄭彼注云。弁經者。如爵弁而素加環經也。此以冕爲絻譌。絻與齊衰。同爲喪服。亦是彊別爲義。不必與經旨相應也。裳者。在下之服。毛詩七月傳。上曰衣。下曰裳。說文。常。下裠也。裳常或從衣。於禮玄冕爵弁服皆純衣纁裳。皮弁服素衣素裳。韋弁服則衣韎韋。裳或朱或素也。少。謂年少也。史記孔子世家。見齊衰瞽者。雖童子必變。以童子爲少者。此安國故也。禮四十始仕。此童子得服冕或弁

者。春秋時。世卿持位。不嫌有年少已貴仕也。皇本少下有者字。宋石經趨作趍。○注。冕者至行也。○正義曰。說文云。冕。大夫以上冠也。司服云。公之服。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是大夫有玄冕。玄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已。瞽爲盲者。說文。瞽。目但有眹也。眹。目精也。今謂之眼珠。又盲。目無牟子也。牟子。今謂之瞳人。許意瞽盲二字同義。皆是有眼珠而無牟子。鄭司農周官注云。無目眹謂之瞽。與許異者。蓋瞽有二。一是有眹而無睛。一是並眹無之。許鄭各據一義也。釋名疾病云。瞽。鼓也。瞑瞑然目平合如鼓皮也。與司農合。作。起。見說文。鄉黨必變色而作。先進舍瑟而作。訓並同。說文。趨。走也。釋名姿容云。兩腳進曰行。徐行曰步。疾行曰趨。爾雅釋宮。門外謂之趨。門外行。可疾走也。曲禮鄭注云。行而張足曰趨。

顏淵喟然歎曰。注喟。歎聲。仰之彌高。鑽之彌堅。注言不可窮盡。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注言恍惚不可爲形象。夫子循循然善誘人。注循循。次序貌。誘。進也。言夫子正以此道進勸人有所序。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注孔曰。言夫子既以文章開博我。又以禮節節約我。使我欲罷而不能。已竭我才矣。其有所立。則又卓然不可及。言己雖蒙夫子之善誘。猶不能及夫子之所立。正義曰。仰者。說文。仰。舉也。廣雅釋詁。卬。嚮也。卬與仰同。謂舉向上也。彌。說文作镾。一云久長也。儀禮士冠禮注。彌。益也。鑽者。說文云。鑽。所以穿也。漢嚴發碑。鑽堅仰高。鑽作鑚。當由齊古文異。堅者。爾雅釋詁。堅。固也。論衡效國篇。解此二句云。此言顏子學於孔子。積累歲月。見道彌深也。瞻者。爾雅釋詁。瞻。視也。忽者。左傳。其亡也忽焉。杜注。忽。速貌。瞻之在前。謂夫子道若可見也。忽焉在後。謂忽不可見也。邢本集注本忽焉作忽然。誘。循循。或作恂恂。後漢書趙壹傳。失恂恂善誘之德。注引論語夫子恂恂然善誘人。又李膺傳注三國志步騭傳孟子明堂章章指引文並同。又蔡邕姜伯淮碑。後漢郭泰傳論。宋書禮志載晉袁瓌疏。南史王琳傳。魏書高允傳。賈思伯傳。隋書煬帝紀。用此文亦作恂恂。其趙壹傳注。先引論語。復云恂恂恭順貌。與鄭注鄉黨恂恂恭慎貌同。故翟氏灝考異。馮氏登府異文考證。臧氏庸鄭注輯本。並以恭順之訓。亦本鄭氏。則謂鄭本作恂恂矣。博文約禮。卽善誘之法。先博文。後約禮。所謂循循也。顏子之所仰所鑽者也。罷者。孫綽云。猶罷息也。才者。能也。卓爾者。說文。卓。高也。卓古文卓。漢韓勑修孔廟禮器碑。逴邇之思。錢氏大昕養新錄。謂卽論語卓爾。此亦齊古文異。鄭注云。卓爾。絕望之辭。絕望者。言絕於瞻望也。此探下文欲從末由爲義。法言學行篇。顏不孔。雖得天下。不足

以爲樂。然亦有苦乎。曰。顔苦孔之卓之至也。或人瞿然曰。茲苦也。祗其所以爲樂也與。是卓爾。
乃言夫子之道極精微者。不敢必知。不可約見。故以知有形之。韓詩外傳。孔子與子夏論書云。丘
嘗悉心盡志。已入其中。前有高岸。後有深谷。泠泠然如此既立而已矣。不能見其裏。蓋謂精微者
也。外傳所云既立。與此文所言立同。孟子盡心篇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似不可及也。何不使
彼爲可幾及而日孳孳也。孟子曰。大匠不爲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爲拙射。變其彀率。君子引而不
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亦謂道之高者美者。與此文言立義亦同也。能者從
之。明不能者難以從之。卽此所言欲從末由也。春秋繁露二端云。小大微著之分也。夫覽求微細於
無端之處。誠知小之將爲大也。微之將爲著也。吉凶未形。聖人所獨立也。雖欲從之。末由也與。
此之謂也。案董所言。亦以欲從者。欲從夫子之所立也。聖不可及。故聖但獨立。姚氏配中一經廬
文鈔。道也者。萬物之奧。所以變化而與成萬物。使各遂其性命者也。是以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
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其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爲
典要。唯變所適。此則道之權也。知變化之道者。知神之所爲。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
正者。其唯聖人乎。故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唯聖人則巽以行權。巽。入也。精義入神以致用。巽。伏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所謂
龍蛇之蟄以存身。至精者也。至變者也。至神者也。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案姚氏之論聖道精
矣。夫子七十從心所欲。不踰矩。從心所欲。卽變動不居之謂。孟子言大化聖神。皆是其詣。意顔
子此言。所以窺聖道者。在此時矣。道不外學。學不外禮。夫子十五志學。三十而立。志學。卽博
文也。立。卽立於禮也。亦卽約禮也。知有所立卓爾。謂禮之所立。無非道也。顔子於博約之教。
服習既久。故舉其所已知者以自明。求其所未知者以自勉。莊子田子方篇。顔淵曰。夫子步亦步。
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既奔逸絶塵。而回瞠若乎後矣。奔逸絶塵。則夫子之所立卓爾也。
回瞠若後。則欲從末由也。惟欲從末由。故仰鑽既竭。而爾高彌堅也。在前可瞻。而忽焉在後也。
此顔子之未達一閒也。然雖欲從末由。而終是欲罷不能。故夫子又言回。吾見其進。未見其止矣。
末由。史記世家作蔑繇。蔑末聲轉。繇由今古文異。○注。喟。歎聲。○正義曰。說文。喟。大息
也。或作嘳。歎吟也。顔子贊美聖道。自以竭力學之。終不可幾及。故有此歎。○注。言不可窮盡。
○正義曰。皇疏引孫綽曰。夫有限之高。雖嵩岱可陵。有形之堅。雖金石可鑽。若乃彌高彌堅。鑽
仰所不逮。故知絶域之高堅。未可以力至也。○注。言恍惚不可爲形象。○正義曰。說文。怳。狂
貌。引申爲無定之辭。恍卽怳俗。老子道經。道之爲物。惟怳惟忽。惚亦忽俗。○注。循循至所序。
○正義曰。說文。循。順行也。順行則有次序。注就本字爲訓。亦得通也。誘。說文。羑。相訹呼
也。從厶羑。誘。或從言秀。詩野有死麕傳。誘。道也。道與導同。學記云。故君子之教喩也。道而
弗牽。又云。道而弗牽則和。繁露基義云。凡有與者。稍稍上之以遜順往。使人心說而安之。無使
人心恐。卽進
勸人法也。

子疾病。【注】包曰。疾甚曰病。子路使門人爲臣。【注】鄭曰。孔子嘗爲大夫。故子路欲使弟子行其臣之禮。病閒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注】孔曰。少差曰閒。言子路久有是心。非今日也。無臣而爲有臣。吾誰欺。欺天乎。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注】馬曰。無寧。寧也。二三子。門人也。就使我有臣而死其手。我寧死於弟子之手乎。且予縱不得大葬。【注】君臣禮葬。予死於道路乎。【注】馬曰。就使我不得以君臣禮葬。有二三子在。我寧當憂棄於道路乎。正義曰。

爾雅釋詁。詐。僞也。說文。詐。欺也。無臣而爲有臣。爲卽是僞。謂無臣而僞有臣也。考士喪禮。雖有夏祝商祝御者徹者擯者奠者之屬。皆暫時司其事者。謂之有司。本不爲臣。今用大夫禮。是僞有臣也。僞所以爲欺。故曰吾誰欺。欺天乎。皇疏云。天下人皆知我無臣。則人不可欺。今日立之。此政是遠欲欺天。故云欺天乎。鄭注云。大夫退死。葬以士禮。致仕以大夫禮葬。案年老歸政曰致仕。其爵未失。故從大夫禮葬。若大夫退。是君疏斥己。或己避位弗仕。既去大夫之位。則不得以大夫禮葬。故宜以士禮葬也。王制云。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死以士禮葬之是也。夫子去魯是退。當以士禮葬。今子路用大夫之禮。故夫子責之。宋氏翔鳳鄭注輯本云。案此爲孔子未反魯事。故有死於道路之語。蓋孔子自知必反魯也。今案此當是魯以幣召孔子。孔子將反魯，適於道路中得疾也。大葬。謂魯復用己。以大夫禮葬也。夫子言己雖未必復見用以禮大葬。亦當得歸魯。不致死於道路。所以然者。以天未喪斯文。必將命以制作以教萬世。故決不死於道路。亦兼明子路豫凶事爲過計也。〇注。疾甚曰病。〇正義曰。說文。病。疾加也。加甚義同。鄭此注云。病謂疾益困也。〇注。孔子嘗爲大夫。故子路欲使弟子行其臣之禮。〇正義曰。夫子仕魯爲司寇。是大夫也。及去魯以微罪行。宜降用士禮。今子路尊榮夫子。欲用大夫喪葬之禮。故使門人爲臣助治之。〇注。少差曰閒。〇正義曰。方言。差。知愈也。南楚病愈者謂之差。或謂之閒。郭注。閒。言有閒隙。〇注。文王世子。文王有疾。旬有二日。乃閒。注。閒猶瘳也。〇注。就使我有臣而死其手。我寧死弟子之手乎。〇正義曰。有臣死於臣手。禮也。夫子願死於弟子手者。以弟子情益親也。故皇疏云。在三事同。若以親察而言。則臣不及弟子也。又云。臣禮就養有方。有方則隔。弟子無方。無方則親也。〇注。就使至路乎。〇正義曰。大葬。謂用大夫禮葬也。大夫葬君者。對臣言之。有二三子在。不憂棄於道路。明二三子亦能葬其師。不必迫以君臣之義也。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匵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注】馬曰。韞。藏也。匵。匱也。謂藏諸匱中。

沽。賣也。得善賈。寧肯賣之邪。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注包曰。沽之哉。不衒賣之辭。我居而行賈。正義曰。君子於玉比德。時夫子抱道不仕。故子貢借美玉以觀夫子藏用之意。善賈。喻賢君也。雖有賢君。亦待聘乃仕。不能枉道以事人也。釋文。匱本又作櫃。遺用字。物茂卿論語徵云。善賈者。賈人之善者也。賈音古。先與甯君秋從葬記。儀禮聘禮。賈人西面坐啓櫝取圭。其注。賈人。在官知物價者。古人重玉。凡用玉必經賈人。況鬻之乎。昭十六年左傳。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韓子買諸賈人。既成賈矣。此沽玉必經賈人之證。謹案論語釋文。善賈音嫁。一音古。是舊讀賈有古音。即賈人也。說文。賈。市也。段氏玉裁注。賈者。凡買賣之稱也。引伸之。凡賣者之所得。買者之所出。皆曰賈。俗又別其字作價。別其音入禡韻。古無是也。竊謂下句待賈。亦謂待賈人。白虎通商賈篇。商之為言商也。商其遠近。度其有無。通四方之物。故謂之商也。賈之為言固也。固其有用之物。以待民來以求其利者也。行曰商。止曰賈。易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論語曰。沽之哉。我待價者也。白虎通引論語以證止賈。亦當作待賈。今作待價。明為後人所改矣。沽。漢石經俱作賈。見東觀餘論。段氏以買賣皆可云賈。沽是叚借字。玉篇引求善賈而夃諸。說文云。秦以市買多得為夃。則作夃亦通。此當出齊古文異。羣經音辨四。論語沽之哉。鄭康成亦音故。此疏鄭義為音。○注。韞藏至匱中。○正義曰。鄭注云。韞。裹也。匵。匱也。即本馬注。裹藏同義。韞既訓藏。經下文又言藏者。古人自有複語。若詩采采芣苢。薄言采之。上下句皆言采矣。說文。匵。匱也。匵。匣也。今俗別作櫃。○注。沽之至待賈。○正義曰。太平御覽珍寶部三引鄭此注云。寧有自衒賣之道乎。我居而待賈者。○注。與包此注同。沽之哉。乃反言以決絕之辭。明沽是衒賣也。皇疏引王弼曰。重言沽之哉。賣之不疑也。此與包鄭義異。似亦通也。說文。衒。行且賣也。從行從言。衒或從玄。顏師古漢書東方朔傳注。衒。行賣也。包鄭均云居而待賈。亦似音古。御覽引鄭作待價字之誤。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注馬曰。九夷。東方之夷。有九種。君子所居則化。正義曰。子欲居九夷。與乘桴浮海。皆謂朝鮮。夫子不見用於中夏。乃欲行道於外域。則以其國有仁賢之化故也。說見前浮海疏。後漢書東夷列傳。昔箕子違衰殷之運。避地朝鮮。始其國俗。未有聞也。及施八條之約。使人知禁。遂乃邑無淫盜。門不夜扃。回頑薄之俗。就寬略之法。行數百千年。故東夷通以柔謹為風。異乎三方者也。苟政之所暢。則道義存焉。仲尼懷憤。以為九夷可居。或疑其陋。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亦徒有以焉爾。此本前漢地理志而意更顯。九夷者。夷有九種。朝鮮特九夷之一。淮南齊俗訓謂泗上十二諸侯。率九夷以朝越王句踐。淮九夷在東。故泗上諸侯得以率之。戰國秦策。楚包九夷。魏策。楚破南陽九夷內沛許鄢陵危。史記李斯傳。惠王用張儀之計。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索隱曰。九夷。即屬楚之夷

也。呂氏祖謙大事記。據索隱說。以爲孔子在陳蔡。相去不遠。所以有欲居九夷之言。案呂氏說也。南方曰蠻。其稱夷稱九夷者。皆叚借稱之。況楚地之夷。其風俗獷悍。至今猶然。則正或入所譏。夫子不應欲居之矣。陋者。言其地僻陋。人不知禮儀也。何異孫十一經問對箕子受封於朝鮮。能推道訓俗。教民禮義田蠶。至今民飲食以籩豆爲貴。衣冠禮樂。與中州同。以箕子之化也。君子居之。指箕子言。非孔子自稱爲君子。○注。九夷至則化。○正義曰。皇疏云。東有九夷。一玄菟。二樂浪。三高麗。四滿飾。五鳧更。六索家。七東屠。八倭人。九天鄙。皆在海中之夷。玄菟樂浪高麗。皆朝鮮地。後漢東夷傳。夷有九種。曰畎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故孔子欲居之也。此謂夷之九種。凡在海中及居中國。皆得名之。與皇疏所指略異。蓋皇疏以地言。漢傳以類言也。爾雅釋地。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白虎通禮樂篇。東所以九何。蓋來過者九。九之爲言究也。德偏究。故應德而來亦九也。非故爲之。道自然也。孟子盡心篇。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故君子居之。則能變其舊俗。習以禮儀。若泰伯君吳。遂治周禮也。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注鄭曰。反魯。哀公十一年冬。是時道衰樂廢。孔子來還乃正之。故雅頌各得其所。

正義曰。皇本反下有於字。雅者。正也。所以正天下也。周室西都。爲政治之所自出。故以其音爲正而稱雅焉。至平王東遷。政教微弱。不能復雅。故降而稱風。風雅皆以音言。頌者。容也。以舞容言之也。蓋風雅但絃歌笙閒。惟三頌始有舞容。故稱頌。此阮氏元釋頌義。孔子正樂。兼有風雅頌。此不及風者。舉雅頌。則風可知。○注。鄭曰至其所。○正義曰。皇本此注作包曰。反魯。在哀十一年冬。見左氏傳。時孔子年六十九。後漢書范升傳奏曰。詩書之作。其來已久。孔子倚周流遊觀。至於知命。自衛反魯。迺正雅頌。以正樂爲在知命時。誤也。鄉飲酒禮注云。後世衰微。幽厲尤甚。禮樂之書。稍稍廢棄。孔子曰。吾自衛反於魯云云。謂當時在者而復重雜亂者也。惡能存其亡者乎。周官太師先鄭注。亦云時禮樂自諸侯出。頗有謬亂不正。孔子正之。則二鄭皆以雅頌得所。爲整理其篇第也。毛氏奇齡四書改錯。不從鄭說。謂正樂非正詩。又云。正樂。正樂章也。正雅頌之入樂部者也。部者。所也。如鹿鳴一雅詩。奏於鄉飲酒禮。則鄉飲酒禮。其所也。又用之鄉射禮燕禮。則鄉射燕禮。亦其所也。然此三所。不止鹿鳴。又有四牡皇皇者華兩詩。則以一雅分數所。與數雅合一所。總謂之各得其所。乃從而正之。則先正諸雅之在諸所者。並正此雅之錯入他所。與他雅之錯入此所者。皆謂之正雅。推頌亦然。清廟祀文王。則祀文其所也。然而祭統謂大嘗禘歌清廟。則嘗禘又其所。又且文王世子謂天子養老。登歌清廟。而仲尼燕居。且謂清廟者。兩君相見之樂歌。則養老與君相見禮。無非其所。此必夫子當時專定一書。合統諸節目。正其出入。如漢後樂錄名色。而今不傳矣。茲但就雅頌二詩之首。約略大概如此。若其他雜見。如肆夏爲時邁一詩。饗禮天子所以享元侯。而祭禮謂大祭迎尸。采蘋采蘩。燕禮用之。而射義謂大夫以采蘋爲射節。士以采蘩爲射節。祭禮祀文以雍徹。而仲尼燕

居謂大饗賓出。亦以雍徹。大武舞勺又舞象。勺卽酌詩。象卽維淸詩。而內則入學。亦復十三舞勺。
成童舞象。是樂各有所眞。有不知是而必不可者。所謂正也。毛氏之論。視鄭爲覈。包氏愼言敏甫
文鈔。以雅頌爲音。與毛又異。而義亦逼。今都錄其說云。論語雅頌以音言。非以詩言也。樂正而
律與度協。聲與律諧。鄭衞不得而亂之。故日得所。詩有六義。日風。日賦。日比。日興。日雅。
日頌。而其被之於樂。則雅中有頌。頌中有雅。風中亦有雅頌。詩之風雅頌以體別。樂之風雅頌以
律同。本之性情。稽之度數。協之音律。其中正和平者。則俱日雅頌焉云爾。揚雄法言日。或問五
聲十二律也。或雅或鄭。何也。日。中正爲雅。多哇爲鄭。請問本日黃鐘以生之。中正以平之。確
乎鄭衞不能入也。由是言之。樂有樂之雅頌。詩有詩之雅頌。二者固不可比而同也。七月。豳風也。
而籥章吹以養老息物則日雅。吹以迎送寒暑則日頌。一詩而可雅可頌。邠風然。知十五國亦皆然也。
大戴禮投壺云。凡雅二十六篇。鹿鳴貍首鵲巢采蘩采蘋白駒伐檀騶虞八篇可歌。鵲巢采蘩采蘋伐檀
騶虞。此五篇皆風也。而名之爲雅者。其音雅也。投壺又云。八篇廢不可歌。七篇商齊可歌。商頌
也。齊風也。而皆日雅。由是言之。雅頌者。通名也。漢杜夔傳。雅樂四曲。有鹿鳴伐檀騶虞文王。
墨子謂騶虞爲文王之樂。與武勺並稱。則風詩之在樂。可名雅。而又可名頌矣。淮南泰族訓日。雅
頌之聲。皆發於辭。本於情。故君臣以睦。父子以親。故韶夏之樂也。聲乎金石。潤乎草本。然則
韶夏亦云雅頌。豈第二雅三頌之謂哉。又日。言不合乎先王者。不可以爲道。音不調乎雅頌者。不
可以爲樂。然則雅頌自有雅頌之律。性情正。音律調。雖風亦日雅頌。性情不正。音律不調。卽雅
頌亦不得爲雅頌。後世非無雅頌之詩。而不能與雅頌並稱者。情乖而律不調也。太史公樂書日。凡
作樂者。所以節樂。君子以謙退爲禮。損損爲樂。其如此也。以爲州異國殊。情習不同。故博采風
俗。協比聲律。以補短移化。助流政教。天子躬於明堂臨觀。而萬民咸盪滌邪穢。斟酌飽滿以飾厥
性。故云雅頌之音理而民正。夫州異國殊。風也。天子博采而協比以音律。則俱日雅頌。樂之雅頌。
其果以詩分乎。不以詩分乎。樂書又言天子諸侯。聽鐘磬未嘗離於庭。卿大夫聽琴瑟之音。未嘗離
於前。所以養仁義。防淫佚也。夫淫佚生於無禮。故聖人使耳聞雅頌之音。目視威儀之禮。由是言
之。樂之雅頌。猶禮之威儀。威儀以養身。雅頌以養心。聲應相保。細大不踰。使人聽之而志意得
廣。心氣和平者。皆雅頌也。以詩之雅頌。爲樂之雅頌。則經傳多格而不通矣。樂記日。故人不能
無樂。樂不能無形。形而不爲道。不能無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周南召南。莫非先王所制。則莫非
雅頌也。非先王所制。而本之性情。稽之度數。協之聲律。不悖於先王者。聖人有取焉。史記儒林
傳言詩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乎韶武雅頌之音。三百篇之於雅頌。不必盡合也。其合乎
雅頌者。卽謂之雅頌。故伐檀也。齊也。亦日雅。大戴所言。杜夔所傳。豈其謬哉。漢書禮樂志云。
周衰。王官失業。雅頌相錯。孔子論而定之。故日吾自衞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班氏所
謂雅頌相錯者。謂聲律之錯。非謂篇章錯亂也。所謂孔子論而定之者。謂定其聲律。非謂整齊其篇
次也。子日。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關雎篇次。非有所變。然洋洋之盛。必待孔子
正樂之後。蓋自新聲既起。音律以乖。先王雅頌。皆因之以亂。詩則是也。聲則非也。故日惡鄭聲

之亂雅樂也。淮南曰。先王之制法也。因民之所欲。而爲之節文者也。因其好色而制婚姻之禮。故男女有別。因其好音而正雅頌之聲。故風不流。關雎葛覃卷耳。正所謂節而不使流者也。然使以鄭聲弦之歌之。則樂者淫。哀者傷矣。明乎此。而雅頌之不係乎詩可知。得所之非整理其篇章亦可知。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爲酒困。何有於我哉。注馬曰。困。亂也。正義曰。鄉飲酒禮注。大國有孤。四命謂之公。胡氏匡衷儀禮釋官。天子有三孤。副三公。大國無公。惟有孤。故孤亦號爲公。白虎通爵篇。卿之爲言章也。章善明理也。禮王制。大國三卿。皆命于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于天子。一卿命于其君。小國二卿。命于其君。夫子此言事公卿。則已仕魯時也。邢疏云。言出仕朝廷。則盡其忠順以事公卿也。入居私門。則盡其孝悌以事父兄也。若有喪事。則不敢不勉力以從禮也。未嘗爲酒亂其性也。案何有。言不難有也。說見前默識章疏。○注。困。亂也。○正義曰。困訓亂者。引申之義。鄉飲酒義降說屨升堂。脩爵無數。飲酒之節。朝不廢朝。莫不廢夕。賓出。主人拜送。節文終遂焉。知其能安燕而不亂也。下篇說夫子事云。唯酒無量不及亂。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注包曰。逝。往也。言凡往也者。如川之流。注。包曰至之流。○正義曰。皇本作鄭注。高麗本及文選秋興賦注引此注作包。與邢本同。凡者。非一之辭。明君子進德修業。孳孳不已。與水相似也。法言學問篇或問進曰水。或曰爲其不舍晝夜與。日有是哉。滿而後漸者。其水乎。法言所謂進。與夫子言逝義同。逝者。往也。言往進也。春秋繁露山川頌篇。水則源泉混混沄沄。晝夜不竭。既似力者。盈科後行。既似持平者。循微赴下。不遺小閒。既似察者。循谿谷不迷。或奏萬里而必至。既似知者。障防山而能清淨。既似知命者。不清而入。潔清而出。既似善化者。赴千仞之壑。入而不疑。既似勇者。物皆困於火。而水獨勝之。既似武者。咸得之生。失之而死。既似有德者。孔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此之謂也。董引論語以證似力一節。非以論全德也。至法言所謂滿而後漸。則又一意。孟子離婁篇徐子曰。仲尼亟稱于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孟子曰。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此卽滿而後漸之義。亦前意之引申。故趙岐孟子章指云。言有本不竭。無本則涸。虛聲過實。君子恥諸。是以仲尼在川上曰。逝者如斯。明夫子此語。既讚其不息。且知其有本也。如川之流。詩天保文。地官序官注。川。流水。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注疾時人薄於德而厚於色。故發此言。正義曰。史記孔子世家言孔子居衛。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出。使孔子爲次乘。招搖市過之。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於是醜之。去衛過曹。是歲魯定公卒。則此語在定十四年。史記集解引李充曰。使好德如好色。則棄

邪而反正矣。○注。疾時人薄於德而厚於色。○正義曰。坊記注解此文云。疾時人厚於色之甚而薄於德也。即此注文所本。毛詩序。女曰雞鳴。刺不好德也。陳古義以刺今。不說德而好色也。鄭注。德謂賢士大夫有德者。

子曰。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注包曰。簣。土籠也。此勸人進於道德。爲山者其功雖已多。未成一簣而中道止者。我不以其前功多而善之。見其志不遂。故不與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注馬曰。平地者。將進加功。雖始覆一簣。我不以其功少而薄之。據其欲進而與之。正義曰。爲山。謂積土爲山也。簣。漢書禮樂志。後漢班固傳注。達摩多羅禪經上注引此文並作匱。唐化度寺碑。資覆匱以成山。亦用此文。蓋叚借也。荀子宥坐篇。孔子曰。如垤而進。吾與之。如丘而止。吾已矣。即此章異文。孟子盡心篇。有爲者辟若掘井。掘井九軔而不及泉。猶爲棄井也。大戴禮勸學云。積土成山。風雨與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積善成德。而神明自得。聖心循焉。故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河。騏驥一躍。不能十步。駑馬十駕。功在不舍。鍥而舍之。朽木不折。鍥而不舍。金石可鏤。二文並與此章義相發。○注。簣土至與也。○正義曰。鄭此注云。簣。盛土器。與包注互備。廣雅釋器。簣筹簸簝籚篝筝。籠也。皆異名同物。顏師古王莽傳注。匱。織竹爲器。所以盛土。又禮樂志注。織草爲器。草疑竹之誤。勸人進於道德者。明人進於道德。當如爲山。積土不已。期於成也。見其志不遂。故不與者。明己設教。當觀其志能遂與否。若見志不遂。則其功終不能成。如斯之人。不能復與之也。禮中庸云。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此之謂也。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注顏淵解。故語之而不惰。餘人不解。故有惰語之時。正義曰。說文。憜。不敬也。從心。嫷省聲。惰。憜或省𨸏。不敬。則有懈倦之意。廣雅釋詁。惰。嬾也。○注。顏淵至之時。○正義曰。顏子於夫子言無所不說。說者。解也。夫子與顏子言終日。是語之不惰也。學記云。古之教者。時觀而勿語。必力不能問。然後語之。語之而不知。雖舍之可也。舍之。即惰矣。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注包曰。孔子謂顏淵進益未止。痛惜之甚。注。包曰至之甚。○正義曰。皇本作馬注。說文。惜。痛也。楚辭惜誓序。惜者。哀也。皇疏云。顏淵死後。孔子有此歎也。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注】孔曰。言萬物有生而不育成者。喻人亦然。正義曰。說文。苗。草生於田者。草謂穀也。倉頡篇。苗。禾之未秀者也。何休公羊莊二十八年注。苗者。禾也。生曰苗。秀曰禾。說文。采。禾成秀也。凡禾黍先作華。華瓣收。卽爲稃。而成實。實卽稃中之仁也。苗而不秀。秀而不實。謂年穀不順成也。翟氏灝考異。牟融理惑論云。顏淵有不幸短命之記。苗而不秀之喻。禰衡顏子碑云。亞聖德。蹈高蹤。秀不實。振芳風。李軌法言注云。仲尼悼顏淵苗而不秀。子雲傷童烏育而不苗。文心雕龍云。苗而不秀。千古斯慟。皆以此爲惜顏子。而世說新語謂王戎之子萬有大成之風。苗而不秀。梁書徐勉因子悱卒爲客喻云。秀而不實。尼父爲之歎息。是六朝以前人。皆以此節謂爲顏子而發。自必古論語家相傳舊義。案漢衛相范君墓碣。茂而不實。顏氏暴顯茂秀義同。唐玄宗顏子贊。秀而不實。得無慟焉。漢唐人說皆如此。皇疏云。又爲歎顏淵爲譬也。邢疏云。此章亦以顏淵早卒。孔子痛惜之。爲之作譬說。並得之。○注。言萬物有生而不育成者。喻人亦然。○正義曰。法言問神篇。育而不苗者。吾家之童烏乎。後漢書章帝八王傳贊。振振子孫。或秀或苗。皆以此章喻人早夭也。人早夭。故成德亦有未至。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注】後生。謂年少。正義曰。後生可畏。謂生質美也。不如今。謂不如今日之可畏也。人少時有聰慧。爲人所畏。至年壯老。學力復充。故人常畏服之。曰焉知者。論衡實知篇解此文以爲後生難處是也。大戴禮曾子立事篇。三十四十之閒而無藝。卽無藝矣。五十而不以善聞。則無聞矣。與此文義同。無聞。謂無善聞於人也。無聞由於無藝。藝謂所學之業也。禮學記云。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學貴不失時。故君子愛日也。胡氏紹勳拾義。人至五十爲老年。是以養老自五十始。曲禮云。五十曰艾。王制云。五十始衰。縱能加功。進境有限。況王制又云。六十不親學。五十無聞。更無望於六十矣。據內則二十博學不教。三十博學無方。學至有聞。早則定於四十以前。遲則定於五十以前。斷不定於五十以後。因直決之曰。斯亦不足畏也已。皇本可畏下有也字。已下有矣字。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爲貴。【注】孔曰。人有過。以正道告之。口無不順從之。能必自改之。乃爲貴。巽與之言。能無說乎。繹之爲貴。【注】馬曰。巽。恭也。謂恭孫謹敬之言。聞之無不說者。能尋繹行之。乃爲貴。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正義曰。釋文。語。於據反。謂告語之也。方言。

悛懌。改也。自山而東或曰懌。郭注引懌之爲貴。廣雅釋詁。懌。改更也。繹懌古多通用。詩板辭
永那釋文。並云繹本作懌。頍弁釋文。懌本作繹可證也。郭注方言。引此文。是訓懌爲改。與馬注
異。亦得通也。法語之言。巽與之言。言者秪此二術。故說而不繹。從而不改。雖聖人亦無如之何
矣。淮南子原道訓。故聽善言便計。雖愚者知說之。稱至德高行。雖不肖者知慕之。說之者衆而用
之者鮮。慕之者多而行之者寡。所以然者。何也。不能反諸性也。○注。人有至爲貴。○正義曰。
法者。灋之借字。說文。灋。刑也。平之如水。从水。廌。所以觸不直者去之。从去。引申爲典則叠
度之稱。故此注法爲正道也。用正道告之。人畏義而服。故口不能不順從。○注。巽恭至爲貴。○
正義曰。易巽象傳。順以巽也。虞注。巽。外迹相卑下也。是巽有恭義。人有過。我以恭遜謹敬與
之言。人感我柔順。不能不說也。說文。繹。繹理也。繹。抽絲也。方言。繹。理也。絲曰繹之。○
是尋繹謂抽引其理也。既尋繹之。則能行之可知。注義自爲引伸也。鄭注云。繹。陳也。此本爾雅釋
詁。其義未詳。

子曰。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注慎所主友。有過務改。皆所以爲益。正義曰。皇疏云。
此章再出也。苑寧云。聖人應於物作教一事。時或再言。弟子重師之訓。故又書而存焉。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注孔曰。三軍雖衆。人心不一。則其將帥可奪而取之。
匹夫雖微。苟守其志。不可得而奪也。正義曰。帥者。衛之借字。說文。衛。將衛也。匹夫者。爾雅釋詁。
匹。合也。書堯典疏。士大夫已上。則有妾媵。庶人無妾媵。惟夫
妻相匹。其名既定。雖單亦通謂之匹夫匹婦。鄭注云。匹夫之守志。重於三軍之死將者也。死將。謂
奪取軍將而致之死也。三軍之帥。以人爲衛。故遇彊敵。可覆而取之。匹夫守志。志有一定。不可
得而奪也。禮緇衣云。子曰。言有物而行有格也。是以生則不可奪志。死則不可奪名。又儒行云。
儒有今人與居。古人與稽。今世行之。後世以爲楷。適弗逢世。上弗援。下弗推。讒諂之民。有比
黨而危之者。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奪也。○注。三軍至取之。○正義曰。孫子始計篇。道者。令民
與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也。又九地篇。故善用兵者。攜手若使一人。不得已也。
是言行軍貴一心也。若衆心不一。則士卒離散。莫有鬬志。故其將可
奪而取之。吳子論將云。士輕其將而有歸志。塞易開險。可邀而取。

子曰。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注孔曰。縕。枲著。正義曰。釋文云。弊本今作
敝。皇本及說文衣部。亦作弊。釋文引鄭注。縕。枲也。藝文類聚三十五御覽四百八十二引鄭注。枲
並作絮。盧氏文弨釋文考證以作絮爲正。蓋鄭與孔異。故釋文引之。若亦訓枲。則與孔無甚異矣。

禮玉藻。纊爲繭。縕爲袍。注云。衣有著之異名也。纊謂今之新綿也。縕謂今之纊及舊絮也。李氏惇孶經識小。古無木綿。著皆以絮爲之。絮。綿餘也。玉藻注所云今者。指漢末而言。古以新綿爲纊。舊絮爲縕。漢則以精者爲綿。而粗者爲纊。古今語異也。案韓詩外傳。士褐衣縕著。未嘗完也。又云。曾子褐衣縕絮。未嘗完也。漢書東方朔傳。衣縕無文。師古注。縕。亂絮也。皆以縕爲絮。說文。絮。敝綿也。袍者。說文。袍。襺也。爾雅釋言。襺。袍也。互相訓。釋名釋衣服云。袍。丈夫著下至跗者也。袍。包也。包內衣也。任氏大椿深衣釋例。喪大記。袍必有表。謂之一稱。注。袍。褻衣。蓋袍爲深衣之制。特燕居便服耳。故云褻衣。周官玉府注云。燕衣服者。巾絮寢衣袍襗之屬。論語紅紫不以爲褻服。鄭注云。褻服。袍襗。此袍爲褻衣之明證也。案袍是春秋二時之服。若袷褶之類。於時人已服裘。子路猶衣敝袍也。狐貉二獸名。汗簡引古論語。貉作貈。說文。貈。似狐。善睡。引論語狐貈之厚以居。段氏玉裁注謂凡狐貉連文者。皆當作貈。今字作貉。皆叚借。貉。說文以爲北方豸種。先鄭職方注。北方曰貉。是貉乃夷狄之名。別一義也。詩七月。一之日于貉。取彼狐貍。爲公子裘。貉狐貍。皆公子之裘。詩文參互。鄭箋以于貉爲邠民自取。非也。春秋繁露服制篇。百工商賈。不敢服狐貉。則狐貉並貴者所服。江氏永鄉黨圖考謂狐貉之裘爲褻裘。則此文狐貉與縕袍。並爲燕居之服矣。○注。縕枲著。○正義曰。枲者。麻之異名。注與鄭異。亦通。說文。縕。紼也。紼。亂系也。又繭下云。以絮曰繭。以縕曰袍。則絮言縕。則縕是枲可知。漢書蒯通傳。束縕請火於亡肉家。師古注。縕。亂麻也。著猶言藏也。士喪禮。著組繫。注。著。充之以絮也。

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注馬曰。忮。害也。臧。善也。言不忮害。則貪求。何用爲不善。疾貪惡忮害之詩。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注馬曰。臧。善也。尚復有美於是者。何足以爲善。正義曰。終身者。言常誦之將終身也。誦者。周官大司樂注。以聲節之曰誦。孔氏廣森經學巵言。子路終身常誦不忮不求二言。猶南容一日三復白圭之玷。子以其取於詩者小。故語之曰。不忮不求。是或一道也。然止于是而已。則亦可足以臧哉。詩省舊注。絕不與上衣敝縕袍相蒙。作疏者始以引詩爲美子路又以終身誦之爲聞譽自足。既重誣賢者。且夫子先既取詩詞何用不臧。而後頓抑之。謂何足以臧。是自異其樹鑿。不可通也。又云。注疏本三十章。釋文則云三十一章。竊疑陸所見古本多一章者。正分不忮不求以下矣。案仲尼弟子列傳。載衣敝縕袍一節。無不忮不求二句。亦一證。○注。忮害至之詩。○正義曰。忮害臧善。並毛傳文。說文。忮。很也。漢書寧成傳。汲黯爲忮。師古曰。忮。意堅也。義並相近。何用爲不善。用不忮不求。即爲善也。韓詩外傳。夫利爲害本。而福爲禍先。唯不求利者爲無害。不求福者爲無禍。又云。故非道而行之。雖勞不至。非其有而求之。雖強不得。故智者不爲非其事。廉者不求非其有。是以害遠而名彰也。又云。安命養性者。不待積委而富。名號傳乎世者。不待勢位而顯。德義暢乎中而無外求也。三節。皆引詩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按韓之意。似以不害由於不求也。害謂己有禍患。不謂傷害人也。此義與馬不同。並得通也。鄭詩箋云。言君

子之行。不忮害。不求備於一人。解不忮與馬同。不求與韓馬異。或本齊魯說。疾貪惡忮害之詩者。
貪惡謂貪求之惡。詩者。衛風雄雉篇文。○注。臧善至爲善。○正義曰。臧。善也。見上注。此當
術。尙復有美於是者。言學道無止境也。譬若富者無驕。貧者無諂。尙未若富好
禮貧樂道也。克伐怨欲不行。可以爲難。尙未可以爲仁也。是皆未足爲善也。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注大寒之歲。衆木皆死。然後知松柏小彫傷。平歲則衆木亦
有不死者。故須歲寒而後別之。喻凡人處治世。亦能自修整。與君子同。在濁世。然後知君子之正不苟容。正義曰。
歲寒者。孫炎爾雅注云。四時一終曰歲。取歲星行一次也。說文。寒作𡫳。云凍也。從人在宀下。
以茻薦覆之。下有仌。釋名釋天。寒。扞也。扞格閉塞不通也。翟氏灝考異云。莊子讓王篇。天寒
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于丘其幸乎。乃子厄陳蔡時。謂子路之言。案
此又見風俗通窮通篇。說文云。凋。半傷也。彫。琢文也。義別。今多通用。○注。大寒至苟容。
○正義曰。玉篇。寒。冬時是寒。乃歷歲氣候。注必言大寒者。極言之耳。荀子大略篇。君子隘窮
而不失。勞倦而不苟。臨患難而不忘細席之言。歲不寒。無以知松柏。事不難。無以知君子。史記
伯夷列傳。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舉世汙濁。清士乃見。淮南子俶眞訓。夫大寒至。霜雪降。然
後知松柏之茂也。據難履危。利害陳於前。然後知聖人之不失道也。潛夫論交際篇。昔魏其之客。流
於武安。長平之吏。移於冠軍。廉頗翟公。載盈載虛。夫以四君之賢。藉舊貴之夙恩。客猶若此。則
又況乎生貧賤者哉。惟有古烈之風。忠義之士。爲不然爾。恩有所結。終身無解。心有所矜。賤而
益篤。故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諸說或以歲寒喻
事難。喻亂世。喻勢衰。義均得通。注就亂世言。

子曰。知者不惑。注包曰。不惑亂。仁者不憂。注孔曰。無憂患。勇者不懼。正義曰。中庸雜言下。君子樂天知命
故不憂。審物明辨故不惑。定心致公故不懼。若乃所憂懼則有
之。憂己不能成天性也。懼己惑之。憂不能免天命無惑焉。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注適之
也。雖學或得異端。未必能之道。雖能之道。未必能有所立。雖能有所立。未必能權量其輕重之極。唐棣之華。
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注逸詩也。唐棣。棣也。
華反而後合。賦此詩者。以言權道反而後至於大順。思其人而不自見者。其室遠也。以言思權而不得見者。其道

遠也。夫思者當思其反。反是不思。所以爲遠。能思其反。何遠之有。言權可知。唯不知思耳。思之有次序。斯可見矣。

正義曰。與者。以也。淮南子氾論訓。孔子曰。可以共學矣。而未可以適道也。可與適道。未可以立也。可以立。未可與權。與以錯出。與卽以也。學者。業之所同。講習切磋。彼此資益。故曰共學。至適道立權。各由人所自得。故不曰共也。高誘淮南子注曰。道。仁義之善。道立。謂立德立功立言。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蓋同一所學之事。試問何爲而學。其志有去道甚遠者矣。求利祿聲名者是也。道責於身。不使差謬。而觀其守道。能不見奪者寡矣。故未可與立。守道卓然。知常而不知變。由精義未深。所以增益其心志之明。使全乎聖智者。未之盡也。故未可與權。唐棣之華云云者。此引詩言以華之反而後合。喻權之反經而合道也。春秋繁露竹林篇。文選廣絕交論注。引此文作棠棣。唐棠通用字。爾雅釋草云。木謂之榮。草謂之華。此唐棣是木。亦言華者。散文可通稱。故說文云。蕚。榮也。是也。偏其反而者。皇疏云。言偏者。明唯其道偏與常反也。朱子集注。引晉書偏作翩。似晉書無此文。角弓詩。翩其反矣。桑柔詩。旟旐有翩。釋文。偏本亦作翩。韋昭周語注。翩翩。動搖不休止之意。然則僞讀翩。義亦通矣。而者。語助之辭。皇疏云。豈不爾思。室是遠而者。言凡思其人而不得見者。其居室遼遠故也。人豈不思權。元遜如其室與遠故也。劉氏逢祿述何篇。夫子以思爲未思者。不欲誇於室。識之至也。馮氏登府異文考證。隸詩正義。及三國志魏武帝紀注。說苑權謀。北周書宇文護傳論。並作可與適道未可與權。筆解作可與共學。未可與立。可與適道。未可與權。謂今文錯簡。唐文粹馮用之權論引與筆解同。此當由後人隨意引入。非今文有錯簡也。釋文未音味。或作未者。非。夫音符。一讀以夫字屬上句。高麗本讀正同。武氏億經讀考異。謂如一讀有咏嘆淫泆之趣。又謂古人釋詩之詞。多以夫字屬句末。歷引左傳僖二十四年。宣十二年。成八年。襄二十四年。中庸法言爲證。其說良然。皇本有下多哉字。○注。適之至之極。○正義曰。之者。往也。法言問道篇。或問道曰。道也者。通也。無不通也。或曰。可以適他與。曰適堯舜文王者爲正道。非堯舜文王者爲他道。君子正而不他。塗雖曲而通諸夏則由諸。川雖曲而通諸海則由諸。宋咸注。他。異端也。與此注相發。玉篇。權。稱錘也。孟子梁惠王篇。權然後知輕重。焦氏循說權曰。權之於稱也。隨物之輕重以轉移之。得其平而止。物增損而稱則長平。轉移之力也。不轉移。則隨物爲低昂而不得其平。故變而不失常。權而後經正。皇疏引王弼曰。權者。道之變。變無常體。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可豫設。尤至難者也。○注。唐棣至見矣。○正義曰。唐棣移者。爾雅釋木文。又常棣棣二木皆見詩。陳氏奐毛詩疏。謂爾雅當作唐棣。棣常棣移。以棣之名專屬唐棣。而以常棣爲棣之類。若然。則此注所云唐棣移。移字亦棣之誤矣。陳疏又云。說文。移。棠棣也。棣。白棣也。棠當作常。爾雅邢疏引陸機義疏云。許愼曰。白棣樹也。如李而小。如櫻桃正白。今官園種之。又有赤棣樹。亦似白棣。葉如刺榆葉而微圓。子正赤。如郁李而小。五月始熟。自關西天水隴西多有之。案元恪謂白棣以實白而得名。赤棣如郁李。其實正赤。郁李一名奧李。一名雀李。一名車下李。爲棣之屬。乃論語邢疏引義疏云。唐棣。奧李也。一名雀李。亦曰車

下李。所在山皆有。其華或白或赤。六月中熟。大如李子。可食。此與齊民要術引豳風七月箋義疏。鬱樹高五六尺。實大如李。赤色。食之甜。正同。則論語疏引唐棣。必是常棣之誤。小雅之常棣。七月之鬱。皆即赤棣歟。而非此唐棣也。案陳說是也。郭注爾雅。以唐棣似白楊。邢氏爇行義疏引牟願相說。即今小桃白。其樹高七八尺。其華初開反背。終乃合并。但其樹皮色紫赤。不似白楊耳。牟氏此說。得之目驗。與許愼所稱白棣。當無異矣。皇疏云。夫樹木之花。皆先合而後開。唐棣之花。則先開而後合。是華反而後合也。高誘淮南子注云。權因事制宜。權量輕重。無常形勢。能合醜反善。合于時適義。是由反而至大順。亦用權之道。所謂無常形勢也。公羊桓十一年傳。權者何。反乎經。然後有善者也。後漢周章傳。北周宇文護傳。引論語解之。並爲反經。用公羊義也。焦氏循說權曰。說者疑於經不可反。夫經者。法也。法久不變。則弊生。故反其法以通之。不變則不善。故反而後有善。不變則道不順。故反而後至於大順。故反寒爲暑。反暑爲寒。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乃爲順行。恆寒恆燠。則爲咎徵。禮減而不進則消。樂盈而不反則放。禮有報而樂有反。此反經所以爲權。春秋繁露竹林篇。春秋之常辭也。不予夷狄而予中國爲禮。至邲之戰。偏然反之。何也。曰。春秋無通辭。從變而移。故盟不如不盟。然而有所謂善盟。戰不如不戰。然而有所謂善戰。不義之中有義。義之中有不義。辭不能及。皆在於指。非精心達思者。其孰能知之。詩云。棠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由是觀之。見其指者不任其辭。然後可與適道矣。劉晝新論明權篇。古之權者。審其輕重。必當於理而後行焉。易稱巽以行權。語稱可以適道。未可與權。權者反於經而合於道。反於善而後有善。若唐棣之華。反而更合。孝子事親。和顏卑體。盡孝盡敬。及其溺也。則攬髮而拯之。非敢侮慢。以救死也。故溺而捽之。父祝則名君。勢不得已。權之所設也。二說皆足發明此章經注之義。毛氏奇齡稽求篇。毛詩不思其反。反是不思。陽固撥邪詩。反是不思。維塵及矣。皆未之思也之注。若相反之思。則王符潛夫論有云。夫長短大小。清濁疾徐。必相應也。然攻玉以石。洗金以鹽。濯錦以魚。浣布以灰。夫物固有以賤理貴。以醜化好者矣。智者棄短而取長。則才可致。賢者激濁以見清。則士可用。孔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此正以貴賤好醜長短清濁。相反而實相成。見思反之意。又云嘗讀王祥傳。知祥以漢魏遺老。身爲三公。而卒預晉禪。心嘗愧恨。雖不奉朝請。不立殿陛。而終不自安。故於臨歿時。屬後人使不辯禮。不含斂。不沐棺槨。不起墳塋。家人不送喪。祥禪不饗祀。雖不用古法。而反經行權。期合于道。故既以孝弟信讓遍屬之。而終之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此正取唐棣是篇以反作正之一證也。案如毛說。未之思是思反。亦即是思權。與此注說亦正合。云次序者。謂先反後順也。

卷十一 鄉黨第十

正義曰。皇疏言古論以鄉黨爲第二篇。此係本不足據。

集解 凡一章

正義曰。此篇雖一章。而其閒事義。各以類從。皇邢疏別爲科段。當有所受。今略本之。分爲二十五節。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注王曰。恂恂。溫恭之貌。正義曰。江氏永鄉黨圖考。諸侯五十里內爲三鄉。亦如天子之制。鄉者。舉其大名。黨者。舉其中所屬之一也。孔子雖居國都。亦曰鄉黨。對朝廷言之也。王氏鎏鄉黨正義說。孔子生於陬邑。遷於闕黨而設教焉。故新序云。孔子在州里。篤行孝道。居於闕黨。闕黨之子弟。畋漁分有。親者得多。孝以化之也。可知此文鄉黨。兼彼二地矣。鄭注云。恂恂。恭慎貌。案說文恂。信心也。信者。實也。人有信心。則能恭慎。史記世家載此文索隱曰。恂恂有本作逡逡。音七旬反。漢祝睦後碑。鄉黨逡逡。朝廷便便。與索隱合。史記李廣傳贊。李將軍悛悛如鄙人。口不能正辭。索隱曰。漢書作恂恂。音詢。悛與逡同。亦與恂同。並聲近字。劉脩碑。其於鄉黨逡逡如也。亦音義相近。當由齊古魯三家文異。集注云。似不能言者。謙卑巽順。不以賢知先人也。鄉黨。父兄宗族之所在。故孔子居之。其容貌辭氣如此。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注鄭曰。便便。辯也。雖辯而敬謹。正義曰。集注云。在宗廟朝廷。謂助祭於公與見君時也。白虎通。宗廟云。宗者。尊也。廟者。貌也。象先祖之尊貌也。所以有室何。所以象生之居也。爾雅釋宮室。有東西箱曰廟。東西箱者。東堂西堂也。白虎通朝覲云。朝者。見也。周官大宗伯注。朝猶早也。欲其來之早。此說朝。即朝夕以朝。時見君謂之朝。因而見君之地。亦稱朝。舊說諸侯三朝。在庫門外者曰外朝。在雉門內者曰治朝。在路門內者曰燕朝。又曰射朝。若以治朝燕朝對外朝。亦稱內朝。玉藻。諸侯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則治朝也。文王世子公族朝于內朝。則燕射之朝也。若以治朝對燕朝。則治朝亦稱外朝。文王世子其在外朝。據注即治朝也。江氏永圖考。治朝外朝。皆是平地無堂階。故謂之朝廷。廷者。平地也。鄭注。文王世子云外朝。路寢門之外庭是也。觀司士路門左路門右之位可見。聘禮使者夕幣于朝。時管人布幕于寢門外。亦可見路門外是平地無堂。曾子問。諸侯旅見天子。雨霑服失容則廢。明在廷中也。又曰外朝治朝。皆平地無堂。惟路寢朝有堂有階。案三朝朝位皆平地。鄭注太僕云。燕朝。朝於路寢之庭。注文王世子云。內朝。路寢庭。路寢即燕寢。別寢而言庭。明朝位在庭也。左傳韓獻子從公立于寢庭。即是從公於內朝。是燕朝朝位亦平地。不獨治朝外朝矣。金氏鶚禮說。凡言庭者。皆廟寢堂下也。若治朝外朝。皆無堂。則亦無庭。而名之曰廷。所謂朝廷也。庭與廷字有別。說文云。庭。宮中也。廷。朝中也。庭有堂。故其文從广。廷無堂。而但爲平地。故其文從廴。案金說是也。玉篇。庭。堂階前也。是庭雖平地。必有堂階而後名之。自來解者。庭廷二文多溷。禮說又云。考工記市朝一夫。夫百步也。堂下至路門百步。內朝之庭也。路門至應門百步。治朝之廷也。應門至皋門百步。外朝之廷也。此爲天子之制。其諸侯則無文以明之。王氏鎏正義引揚隨安說。諸侯之堂。七雉三分。其廣以其二爲之。內庭三堂之深。當爲七十步。此義或得之。外朝人君不常至。治朝禮略。君臣不能多言。凡議政事。皆於燕朝。或於路寢。夫子便便言。當在燕朝。然則此文朝廷。是舉治朝以賅燕朝矣。便便。史記世家作辯辯。書。平章百姓。伏傳作辯章。史記作便章。平秩南訛。鄭作辯秩。伏傳作便秩。詩。平平左右。毛傳。平平。辯治也。韓詩作便

便。是平便辯音近義同。○注。便便。辯也。○正義曰。爾雅釋訓。諸諸便便。辯也。辨辯同。謂辯論之也。夫子於宗廟每事問。又嘗正祭器。於朝廷則對問政述儒行。是言辯也。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注孔曰。侃侃。和樂之貌。誾誾。中正之貌。正義曰。據下文君在爲視朝。則此言朝。是君未視朝時也。玉藻云。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則臣入朝在君先。秦氏蕙田五禮通考。古者視朝之禮甚簡。既朝而退。君適路寢聽政。臣適諸曹治事。諸臣治事之所。卽匠人所謂外九室是也。其室在治朝之左右。如今午門朝房矣。康成箋詩。以治事之所爲私朝。蓋以卿大夫議朝政於此。故亦得名朝。曲禮。在朝言朝。論語。朝。與下大夫言。與上大夫言。皆指治事之朝。案秦說亦通。王制云。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下大夫五人。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孔疏翟氏云。三卿者。依周制而言。謂立司徒兼冢宰之事。立司馬兼宗伯之事。立司空兼司寇之事。故左傳云。季孫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下大夫五人者。翟氏云。謂司徒之下。置小卿二人。一是小宰。一是小司徒。司空之下。亦置二小卿。一是小司寇。一是小司空也。司馬之下。惟置一小卿。小司馬也。案翟說本何休公羊傳注。王氏鎏正義。王制。上大夫卿。下大夫五人。是諸侯之上大夫卽卿。而無中大夫也。三卿對大夫爲上。於三卿中。又自分上中下。王制有上卿中卿下卿是也。五大夫對三卿爲下。於五大夫中。又自分上下。王制所謂當其上大夫當其下大夫是也。案大射儀。卿席賓東東上。小卿賓西東上。大夫繼而東上。胡氏培翬正義。五大夫。爲卿之副貳。故謂之小卿。又云。諸侯大夫。不止五人。惟三卿下五大夫謂之小卿。其餘大夫。不得小卿。故云大夫繼而東上。由胡說推之。是五大夫下。仍有大夫。當是分職治事者。如周官大小卿下之有羣司矣。此與小卿並下大夫也。夫子仕魯爲小司空小司寇。是下大夫。而孔子世家及趙岐孟子注。皆謂孔子爲大司寇。案司寇爲司空兼官。孟孫居之。其小司寇。則臧孫世爲此官。定公時。臧氏不見經傳。意其時臧氏式微。司寇職虛。故孔子得爲之。傳者虛張聖功。以爲孔子實爲大司寇矣。上大夫職尊。孔子所事。下大夫則與孔子同列者也。不及上士以下者。統於下大夫也。世家此文先上大夫。後下大夫。聘禮注引同。馮氏登府異文考證。以爲此古論。胡氏薰鄉黨義考據魯論。謂貴者未至。而賤者先盈。故先與下大夫相見。進而與上大夫相見。則是魯論據與言爲先後。古論則據爵之秩次書之。○注。侃侃。和樂之貌。誾誾。中正之貌。○正義曰。爾雅釋詁。衎。樂也。說文。衎。喜貌。侃衎古通。故注訓侃爲和樂。謂侃爲衎之叚借也。後漢袁安傳。誾誾衎衎。得禮之容。又唐扶頌。衎衎誾誾。並本此文。說文侃訓剛直。於此義不相應。若漢書張敞傳。衎衎履忠進言。後漢樊準傳。每燕食則論難衎衎。並通衎爲侃。但文雖互通。義則各有當也。說文。誾。和說而諍也。或省作言。玉藻二爵而言言斯。注。言言。和敬貌。與許義近。諍者。辨論其是非也。言不妄諾俗。故注以中正解之。方氏東樹說。此注本以中正詁侃侃。和樂。詁誾誾。傳寫倒誤。案侃通作衎。故訓和樂。誾有諍義。故訓中正。蓋事上不難於和樂。而中正爲難。接案屬不難於中正。而和樂爲難。方說非是。

君在。踧踖如也。與與如也。注馬曰。君在。視朝也。踧踖。恭敬之貌。與與。威儀中適之貌。注。君在至之貌。○正義曰。玉藻云。天子皮弁以日視朝。諸侯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此時君正在朝。故馬以君在爲視朝。皇疏。君視之則一一揖。卿大夫而都一揖士。當此之時。則臣皆起恭敬之貌。故孔子踧踖如也。雖須踧踖。又不得急速。與與猶徐徐也。所以恭而安也。案羣臣當君揖時。皆須還辟。故有此容。說文。踧。行平易也。踖。長脛行也。一曰踧踖。廣雅釋訓。踧踖。敬畏也。詩節南山蹙蹙靡所騁。鄭箋。蹙蹙。縮小之貌。孟子。曾西蹵然。注。蹵猶蹵踖也。蹵蹵踧並與踧同。楚茨執爨踖踖。毛傳。言爨竈有容也。亦謂恭敬之容。鄭此注云踧踖敬恭貌。即本馬注。說文。䞄。安行也。𨁟。趨步與與也。漢書敘傳下。長倩𨁟𨁟。注引蘇林曰。𨁟。行步安舒也。義皆可證。威儀猶容儀。中適猶言得宜也。

君召使擯。注鄭曰。君召使擯者。有賓客使迎之。正義曰。說文。召。評也。王逸招魂序。以手曰招。以言曰召。紅氏承羣經補義。史記謂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非相國事也。當時魯政。專自季桓子。孔子安得攝之。所謂攝行相事者。攝相禮之事。若夾谷之會。孔子相是也。君召使擯。亦是有賓客來。重孔子知禮。特使爲擯而兼相。大夫當爲承擯。何待於召。所以特召者。承擯兼攝上擯事也。揖所與立。擯事也。趨進及賓退復命。攝相事也。案釋文。擯本又作儐。亦作賓。皆同。孔子世家正作儐。說文。儐。導也。從人賓聲。擯儐或從手。是擯儐一字。或省作賓。史記廉藺列傳。設九賓於廷。漢書叔孫通傳。大行設九賓。即九擯也。周官司儀云。凡諸公相爲賓主國。五積三問。皆三辭。拜受皆旅擯。主君郊勞。交擯三辭。及將幣。交擯三辭。車逆拜辱。諸公之臣。相爲國客。及大夫郊勞。旅擯三辭。及將幣。旅擯三辭。據此。是兩君相見。用交擯。故惟主君郊勞及將幣行之。將幣。亦兩君相見也。若五積三問。是主國遣卿大夫爲之。臣與賓君行禮用旅擯。其聘禮則君待使臣。亦君與臣行禮用旅擯也。交擯者。敵禮之禮。旅擯者。君臣相行之禮。旅擯猶覲禮言傳擯也。在主曰擯。在賓曰介。鄭注。司儀。謂賓介亦稱擯者。依經立文。叚借之義也。聘禮云。卿爲上擯。上夫爲承擯。士爲紹擯。注云。紹。繼也。其位相承繼而出也。主君。公也。則擯者五人。侯伯也。則擯者四人。子男也。則擯者三人。此依周官大行人言之。若然。是天子諸侯禮。賓擯數同也。淩氏廷堪禮經釋例引敖繼公說諸侯禮。賓擯當用三人。猶以諸侯同天子之制爲疑。而先鄭注司儀。謂主擯九人。後鄭謂七人。則反嫌於天子之數。其不然也明矣。至兩君相見。交擯之數。先鄭注無明文。後鄭謂亦用九人。其賓介則交擯旅擯。同用九人。案大行人言介九人。乃上公朝覲天子之禮。非謂羣侯兩君相見。及遣使行聘。賓介用九人也。聘義云。聘禮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所以明貴賤也。然則聘賓。至多不過七介。故禮器云。七介以相見也。旣上公賓介七人。則意主賓如爲上公之國。亦用七人。侯伯之國五人。子男之國三人。擯介皆得相當。而唐成謂交擯各陳九介。亦非也。先鄭以交擯旅擯皆傳辭。後鄭以交擯傳辭。旅擯不傳辭。故其注司儀云。旅讀爲鴻臚之臚。陳之也。謂陳擯位也。其注聘禮

云。賓出次直闑西北面。上擯在闑東闑外西面。其相去也。公之使者七十步。侯伯之使者五十步。子男之使者三十步。此旅擯耳。不傳命。上介在賓西北東面。承擯在上擯東南西面。各自次序而下。末介末擯。旁相去三丈六尺。上擯出請事進南面揖賓。俱前賓至末介。上擯至末擯。亦相去三丈六尺止。揖而請事。還入告于公。此鄭以旅擯之禮。上擯面賓請事。不須承擯紹擯傳辭。今說與先鄭異也。先從叔丹徒君駢枝曰。叔孫通傳。大行設九賓。臚句傳。賓與擯。臚與旅。古今字也。蘇林曰。上傳語告下爲臚。下告上爲句。莊周曰。大儒臚傳。然則臚擯。猶傳擯也。聘義曰。介紹而傳命。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又曰。三讓而後傳命。安在其不傳辭哉。康成讀旅爲鴻臚之臚是矣。而訓爲臚陳。故有但陳擯位不傳辭之說。蓋不然也。謹案駢枝說。即先鄭義。吳氏廷華儀禮章句謂不傳辭。何必旅擯。愚竊謂旅擯行於國中。上擯往來傳君命。於禮爲不失。若五積三問。及郊勞。君不在行。而上擯輒自詣賓請事。雖以君命辭之。許之。然一無往還之節。直情徑行。似非禮所宜。且論語此文有復命事。明是聘賓用旅擯而左右揖。既左右揖。知有傳辭無疑矣。司儀無諸侯將幣。交擯三辭。下云車逆拜辱。賓車進。答拜。注謂既三辭。主君乘車出大門而迎賓。是將幣時。主君尙在門內。曲禮疏謂諸侯至主國大門外。主人及擯出門相接。行交擯三辭之禮。是將幣之時。主君已在門外。若然。是主君先乘車出大門外。降車行將幣。交擯三辭。禮竟。復升車向前迎賓也。其說與鄭小異。以孔疏爲長。孔疏又謂聘禮賓至門外。主君立大門內。不出限行旅擯禮。江氏永圖聘禮。君立大門內。從孔說也。聘禮云。公迎賓於大門內。聘義云。君親拜迎於大門之內。則知旅擯之禮。主君不出門限也。旅擯。是君與臣行禮。君不出閾。則兩君相見。行交擯禮。君必出限可知。又案聘禮賓至于朝。謂外朝也。在大門外。鄭注。聘禮說旅擯相去三丈六尺。門容二徹參个。旁加各一步。此據考工記以爲應門也。應門。天子之中門。諸侯則曰雉門。其說亦誤。故江氏擯介傳命圖。仍依鄭君朝士注。外朝在大門外也。此篇紀夫子行事。而考之春秋。夫子仕魯時。無諸侯大夫來聘事。江氏永圖考謂聘問之禮。大聘爲聘。使卿。小聘爲問。使大夫。大夫以小聘往來。不書於春秋。又羣經補義謂晏子嘗聘魯。而春秋不書。晏子未爲卿也。孔子爲司寇。亦是大夫。故出聘亦不書。其說並是。君朝用交擯。臣聘用旅擯。論語此文。專指旅擯。

色勃如也。注孔曰。必變色。足躩如也。注包曰。足躩。盤辟貌。

正義曰。北堂書鈔禮儀部七引鄭此注云。勃。矜莊貌也。案呂覽重言注。矜。嚴也。一嚴者。敬也。玉藻色容莊。注謂勃如戰色。說文。爾引勃如句。一作孛。一作艴。汗簡云。艴見古論語。竊謂孛亦古論異文。作勃者。其齊魯論與。說文。孛。𣎵也。人色𣎵者。盛也。謂夫子盛氣貌也。廣雅釋訓。勃勃。盛也。勃孛義同。許意與鄭似異實同。蓋許言其形。鄭言其義也。○注。足躩盤辟貌。○正義曰。說文。躩。足躩如也。本此文。包云。盤辟者。說文。般。辟也。象舟之旋。從舟從殳。殳令舟旋者也。爾雅釋言。般。還也。漢書何武傳。槃辟雅拜。槃與般盤並同。大射儀賓辟注。辟。逡遁不敢當盛。即此注意。書鈔禮儀部七引鄭此注云。躩如。逡巡貌。逡巡。亦盤辟之義。

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襜如也。注鄭曰。揖左

人。左其手。揖右人。右其手。一俛一仰。衣前後。襜如也。正義曰。皇本左右下有其字。○注。揖左至如也。○正義曰。夫子時爲承擯。左立者是紹擯。右立者是上
擯。每一傳辭。則宜揖也。司儀云。凡行人之儀。不朝不夕不正。其主面亦不背客。注謂擯相傳辭
時也。不正東鄉。不正西鄉。當視賓主之前。卻得兩鄉之而已。據此。則擯介雖東西平列。而面之
所鄉。不能咸正。則自上擯望承擯。稍在後爲東南也。推之紹擯。亦在承擯東南。而承介在上介西
北。末介又在承介西北。故聘禮疏。謂上擯位次宜稍在承擯西。得以轉身望承擯在東南也。江氏永
圖考。擯者。鴈行立於東方西面北上。是以南北爲左右。東西爲前後。其傳主命達於賓。當左其手。
則左臂詘而右臂伸。右者隨之而左。其傳賓命達主。當右其手。右肱短而左肱長。則左者亦縱之而
右矣。至傳辭之法。在朝禮則上擯奉主君之命。問賓所以來之意。恐其以他事至。不欲自承以入來
諂己也。上擯揖而傳與承擯。承擯復揖而傳與末擯。末擯與末介。東西相直。則向末介揖而傳問之
也。末介揖而傳與承介。承介揖而傳與上介。上介乃傳以告於賓。賓稱己所以來之意。以告於上介。
復遞傳以至於上擯。上擯以告於君。君辭不敢當。而命上擯復傳於承擯。遞傳至賓。賓對主君又辭。
賓終請不獲辭。是爲三辭。主君乃進車迎賓也。其聘禮。則上擯述君命請事。遞傳至賓。賓辭遞傳
至上擯。上擯述君命辭之。至不獲已。始命紹擯入復於君。而君出迎賓也。當擯者揖時。必俛其首。
及揖畢。而仍仰立。故曰一俛一仰。揖分左右。故衣之前後。亦與爲轉移也。江氏永圖考。衣之前
面西。衣之後背東。手之右者既左。則面西者可移之左。而背之負繩乃向裾闌之間矣。手之左者既右。
則背東者可移之右。而裳有後裾。乃向車衡之閒矣。襜襜動搖之貌。故皇疏引江熙曰。
揖兩手。衣裳襜如動也。楚辭九歎。裳襜襜而含風兮。洪興祖補注。襜襜。衣動貌。趨進。翼
如也。注孔曰。言端好。正義曰。江氏永羣經補義。趨進。謂廟中相禮時。非迎賓入門時。入門不謂之
進。進者。行步而前。左傳所謂公孫傁趨進。王孫賈趨進。是也。聘禮云。納
賓。賓入門左。三揖。至于階。三讓。公升二等。賓升西楹西東面。擯者退中庭。賓致命。公左還
北鄉。擯者進。公當楣再拜。所謂趨進在此時。謂從中庭進至阼階。而釋辭于賓以相公拜也。所釋
之辭云。子以君命在寡君。寡君拜君命之辱是也。是時急遽。行步必趨。禮不言趨。省文也。又鄉
黨圖考云。擯者從中庭進至阼階西。有數十步。不宜舒緩。故必當趨。趨則急遽。或至垂手掉臂。
難其容。故特記容。趨進必有辭。辭無常者。不能記。辭有常者。不必記也。今案江氏據聘禮爲說
是也。凌氏曙典故覈。公食大夫禮食聘賓也。始賓升。擯者在中庭釋辭相拜。公退于箱。擯者退負
東塾而立。及公將侑幣。擯者進相幣。是趨進也。案此亦見聘禮。所謂禮賓也。竊又意士介覿授幣
時。擯者自廟門外。進至中庭。亦是趨進。當並數之義爲備矣。典故覈又云。凡趨有二法。一曰徐
趨。君之徐趨接武。大夫徐趨繼武。士徐趨中武。其行皆足不離地。舉前曳踵。謂之圈豚行。一曰
疾趨。其步不繼武中武。但身須小折。而頭直手足正。玉藻曰。疾趨則欲發。而手足無移。又曰。
端行頤霤如矢。弁行剡剡起屨。此趨進。是疾趨也。翼如。說文引作趩如。此出古論語。○注。言
端好。○正義曰。爾雅釋詁。翼。敬也。釋訓。翼翼。恭也。恭敬則端正可知。賈子容經。趨以微

辟之容。翼然翼然。眉狀右旋。足如射箭。

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注鄭曰。復命。復白君。賓已去矣。正義曰。司儀言聘事云。出及中門之外。問君。客再拜對。君拜。客辟而對。君問大夫。客對。君勞客。客再拜稽首。君答拜。客趨辟。聘禮云。擯者出請事。賓告事畢。擯者入告公。公出送賓。及大門內。公問君。賓對。公再拜。公問大夫。賓對。公勞賓。賓再拜。送賓不顧。注云。公既拜。客趨辟。君命上擯送賓出。反告。賓不顧。於此。君可以反路寢矣。下引此文云云。案司儀言君送賓在中門之外。聘禮言在大門內。是二禮文同。鄭注謂君命上擯送賓出者。謂出大門外也。司儀言諸侯相朝云。及出車送。三請三進。再拜。賓三還三辭。告辟。注云。三進。請賓就車也。主君每一請。車一進。欲遠送之也。三還三辭。主君一請者。賓亦一還一辭。考彼文言辟是賓退。告辟則上擯之事。主君迎賓於大門外。則送賓亦於大門外。故但有告辟。無命上擯送賓及上擯復命事也。說文。顧。還視也。詩匪風箋。迴首曰顧。賓退所以不顧者。不敢當盛。且以示有終也。公食大夫禮言禮賓畢。公送于大門內。再拜。賓不顧。又聘禮言聘賓問卿面卿及介面卿畢。賓出。大夫送于外門外。再拜。賓不顧。鄭注公食大夫云。初來揖讓而退不顧。退禮略也。示難進易退之義。又有司徹尸出侑。從主人送于廟門之外。拜尸不顧。則凡賓客退皆不顧。凌氏廷堪禮經釋例。凡拜送之禮。送者拜。去者不答拜。歷引鄉飲酒鄉射特牲饋食士冠士昏士相見有司徹。及此朝聘禮爲言。知賓退皆不答拜。不答拜。則亦不顧矣。江氏永圖考鄉黨記。復命。若非君有命。何以謂之復命乎。經但言賓不顧。無命上擯送賓。及擯者復命之文者。文不具耳。又云。聘禮云賓請有事于大夫。公禮辭。許注謂上擯送賓出。賓東面而請之。擯者反命因告之。是復命時有二事。一告賓不顧。一告賓請明日有事于大夫也。當時有無未可知。惟孔子是攝上擯。則召是特召。君命爲尤重矣。案孔子本爲承擯。及入廟相禮出大門送賓。皆是攝上擯。惟公送賓出時。承擯紹擯皆在。如初賓來時之禮。而孔子已攝上擯。則承擯當已別遣人爲之。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注孔曰。斂身。正義曰。此及下節言孔子爲聘賓事也。公門者。諸侯之外門中門。卽庫門雉門也。戴氏震三朝三門考云。天子之室。有皋門。有應門。有路門。諸侯之室。有庫門。有雉門。有路門。皋門。天子外門。庫門。諸侯外門。應門。天子中門。雉門。諸侯中門。異其名。殊其制。辨等威也。案聘禮云。賓皮弁聘至于朝。朝在庫門外。又云。公皮弁迎賓于大門內。大夫納賓。賓入門左。則賓由外朝至庫門內。復入雉門也。二者皆爲公門。公者。君也。曲禮大夫士出入公門。彼據己國。此稱所聘之國。辭亦同也。王氏引之經義述聞。以入門爲廟門。云公衍字也。聘禮記。執圭入門。鞠躬如也。正與此同。案聘記雖雜說孔子行事。其文不必與論語悉同。彼於執圭下言入門。自指廟門。論語公門。則以朝門賅廟門也。且以詩言公庭萬舞觀之。廟庭稱公。卽此公門爲廟門。奚不可者。而王氏以公爲衍字。非也。書鈔禮儀部七引鄭此注云。鞠躬。自歛斂之貌也。案聘記注引此下文。執圭鞠躬如也。

釋文。躬。作窮。廣雅釋訓。匑匑。謹敬也。王氏念孫疏證引此文說之云。跛踖鞠躬。皆雙聲以形容之。故皆言如。史記韓長孺傳贊。斯鞠躬君子也。太史公自序。務在鞠躬。君子長者。漢書馮奉世傳贊。鞠躬履方。顏師古注云。鞠躬。謹敬貌。皆當讀爲鞠窮。盧氏文弨鍾山札記段氏玉裁說文注說略同。段又引魯世家匑匑如畏然。徐廣云。見三蒼。謹敬貌也。音穹窮。則鞠躬者。匑匑之段借。孫氏志祖讀書脞錄。蓋鞠躬與跛踖一例。若作曲身解。則當云躬鞠如也。方與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句法合矣。案鞠躬義爲謹敬。鄭君以爲歛斂之貌者。後漢書張衡傳注。歛斂也。二字訓同。亦謹敬之義。老子云。歙歙爲天下渾其心。釋文引顧注。歙歙。危懼貌。義可證。如不容者。言謹畏之形。若無所容厠足也。○注。斂身。○正義曰。注以鞠爲斂，躬爲身。說文云。匑。曲脊也。鞠匑音同。王氏念孫廣雅疏證謂孔義與匑匑同。其說恐未必然。

立不中門，行不履閾。注孔曰。閾。門限。

正義曰。立卽位也。下文復其位。承此言之。聘禮言賓及廟門。公揖入。立于中庭。賓立接西塾。注云。接。近也。西塾。在廟門之外。所謂門側之堂。謂之塾也。賓與主人同至廟門。而君先入以省內事。故賓在門外闑西近西塾之地。立少俟。此立不知何面。胡氏培翬正義引蔡說。賓是東面。案雜記。弔者卽位于門西東面。其介在其東南西上西於門。注。賓立門外不當門。以此例之。知聘賓亦東面。曲禮云。爲人子者。立不中門。可知中門。爲尊者之迹。人臣人子。皆當辟之。鄭此注云。立行不當棖闑之中央。經言立法。鄭君兼行言之者。行謂入門也。玉藻云。賓入不中門。蓋擯者自廟門出請賓。賓由所立處。稍進身向東。復轉身向北。由闑西入門。是爲入不中門。玉藻云。公事自闑西。注謂聘享是也。其聘賓私覿。則與臣入君門同。玉藻云。私事自闑東。私事卽私覿是也。曲禮云。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闑右。孔疏謂右在東。此爲臣入君門法。彼入門由闑東。亦不得中門。以此文例之可知矣。棖者。爾雅釋宮。棖謂之楔。鄭注玉藻云。棖。楔也。毛詩箋云。棖。門梱上木近邊者。皇疏云。門左右兩樴。各豎一木。名之爲棖。棖以禦車過。恐觸門也。闑者。釋宮云。橛謂之闑。又云。樴在地者謂之臬。郭注。卽門橛也。案闑臬字同。以木爲之。置於門中。以爲界別。皇疏云。門中央有闑。闑以硋門兩扇之交處也。曲禮疏亦云。中央有闑。是皇孔謂門止有一闑。而儀禮賈疏謂有二闑。誤矣。玉藻云。君入門。介拂闑。大夫中棖與闑之間。士介拂棖。注云。此謂兩君相見也。君入必中門。上介夾闑。大夫介士介雁行於後。示不相沿也。此說入公門之法。君臣同行一門。亦所謂公事自闑西者也。君入中門。臣辟君。故用雁行法。上介拂闑。而鄭云夾闑者。謂上介行闑西。與上擯行闑東相夾也。以彼文例之。此孔子爲聘賓入廟門。當亦自闑西。與上介之拂闑相似矣。履者。踐也。曲禮云。大夫士出入君門不踐閾。踐閾卽履閾。彼疏云。所以爾者。一則自高。二則不淨。並爲不敬是也。焦氏循惑於賈疏二闑之說。遂謂兩闑中閒有閾。兩闑外無閾。以遏車行至揭門。則徹去兩闑與閾。而別設門限。又謂云履云踐。是度越之。非躐其上。其說雜見所著禮記補疏羣經宮室圖雕菰樓文集中。案閾卽門限。不得分爲二門。是一闑故由門出入。嫌於中門。若有兩闑。則君行兩闑之中。臣行棖闑之中。判然異路。何至人臣貿然直行。而與君同中門。且至履其閾耶。履踐並謂躐其上。解爲度

越。亦無據。此皆焦氏之誤。所當辨正者也。竊謂凡門皆有閾。然門啓時。或去其閾以通車行。○注。惟廟門不行車。故閾常設而不去。其閾或寬以庳。故行者多至踐履其上。夫子則以不履爲敬也。○注。閾門限。○正義曰。釋宮云。柣謂之閾。郭注。閾。門限。邵氏晉涵正義。柣。說文作榍。云限也。閾。門榍也。繫傳云。榍所以爲限閾。閾亦名梱。士冠禮注。閾。閫也。曲禮注。閫。門限也。案說文限下云。一曰門榍也。然則柣也。閾也。榍也。梱也。門限也。五名實一物。但說文訓闑亦爲閫。闑者。門中所植之木。與門限別。故鄭注曲禮。以闑爲門橛。不用許說。

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注包曰。過君之空位。其言似不足者。正義曰。從叔丹徒君駢枝曰。過位者。過主君之位。廟門之內。中庭之位也。主君先入門右。即中庭之位俟賓。賓後入門左。及中庭。乃與主君並行。故以過位爲節。而色勃如。足躩如。事彌至。容彌蹙也。鄭此注云。過位。謂入門右。北面君揖之位。王氏正義引胡紹曰。聘禮。賓入門左。介皆入門左。北面西上三揖。至於階。注。君與賓也。入門將曲揖。既曲。北面揖。此即論語注所云北面君揖之位也。中庭。據鄭注昏禮。及賈疏所釋。則中庭。南北之中也。三分庭。一在北設碑。是聘禮所云公揖入立於中庭者。其位在碑南。當庭之中。行聘之時。公入門而右。賓入門而左。則鄭注過位。所云入門右者。據君言之。賓入門左。北面西上。既曲。則賓主俱北面揖。當碑又揖。揖時賓在左。君位在中庭之右。由是三讓升階。則過君所立之位。故云入門右北面君揖之位也。聘禮君行一。臣行二。賓主三揖時。君位在右而居前。賓在左而稍退居後。故揖之後。必過君揖之位也。今案胡說。即本駢枝而義加詳。但引申鄭注則未然。蓋統鄭注全觀之。知以爲臣朝君也。其曰入門右者。謂入雉門之右。所謂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闑右者也。由是北面行至治朝之廷。君視朝。揖羣臣畢。退適路寢。臣適私朝治事。若有政事當議者。君命臣隨至路寢之庭。或升路寢之堂議之。其由治朝入路門。過君治朝。揖羣臣之位。故曰君揖之位。此則鄭義在朝非在廟。在己國朝君。非在他國行聘也。必知鄭說不然者。鄉黨言禮。雖不盡爲周禮所有。然若此節及下執圭節。皆見聘記。何不足爲據耶。鄭注聘記。引論語此文。而注論語不據聘記者。鄭注論語在前。所謂人聞行已久。不復追改矣。過位所以有言者。駢枝云有揖讓之禮。即有應對之辭是也。○注。過君之空位。○正義曰。君退適路寢。則治朝之位虛。故曰空位。此鄭注所本。

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注孔曰。皆重愼也。衣下曰齊。攝齊者。摳衣也。正義曰。駢枝云。攝。斂也。整也。舉足登階。齊易發揚。故以收斂整飭爲難。士冠禮。攝酒。注云。攝猶整也。襄十四年傳。書於伐秦。攝也。注云。能自攝整。既醉。朋友攸攝。正義云。攝者。收斂之言。又引戰國策。攝衽抱几。弟子職。攝衣共盥。管晏列傳。晏子懼然攝衣冠。皆攝訓整之證。謹案賓執圭升堂。此時衣之下齊整齊。故曰攝齊。猶上節言衣前後襜如者。皆是自然合禮。不假手爲更動也。齊與齋同。漢書朱雲傳。唐貞觀中。孔子廟堂碑。俱引作齋。用正字也。升堂者。升。登也。諸侯堂高七尺。見禮器。聘禮言賓至于階。三讓。公升二等。賓升西楹西東面。是賓升階。後君一等。曲禮云。主人與客讓登。

主人先登。客從之拾級。聚足連步以上。上於東階。則先右足。上於西階。則先左足。注云。拾當爲涉。級。等也。涉等聚足。謂前足躡一等。後足從之。併連步以上。重蹉跌也。連步。謂足相隨不相過也。曲禮此文。是賓主升階法。此聘賓禮亦當同。若急趨君命。則有越等。謂之栗階。燕禮記云。凡公所辭皆栗階。又云。栗階不過二等。注云。左右各一發而升堂。則與聚足連步之禮異矣。屛氣者。說文。屛。蔽也。廣雅釋詁。屛。藏也。摒。除也。義皆相近。說文。息。喘也。從心從自。自亦聲。案自卽鼻也。夫子屛攝其氣。若呼吸俱泯者。蓋氣容宜肅也。士相見禮疏引論語鄉黨云。孔子與君圖事於庭。圖事於堂。說者以爲約鄭注之文。是賈疏據他書引此文。亦以爲鄭注也。圖事於庭。庭卽路寢之庭。疑鄭此文釋其言似不足之義。圖事於堂。則此升堂是也。書鈔禮儀部七引鄭注云。屛氣自靜。以俟君言也。俟君言。謂所圖事之言。此則鄭義以爲常朝也。陳氏壽祺左海經辨謂鄭云圖事。卽是諜碍。似是臆測。○注。衣下至衣也。○正義曰。曲禮。兩手摳衣。去齊尺。注云。齊。裳下緝也。裳下卽此注衣下。衣裳得通稱也。說文。攝。引持也。摳。摘也。一曰摳衣。段注疑摘爲攜字之譌。攜者。舉也。卽席摳衣下去地尺。若此摳衣。當相似矣。駢枝斥此注云。拾級聚足。連步以上。自不致有顚跌失容之患。不必摳衣也。摳謂之褰。褰謂之揭。揭謂之撅。子事父母。不涉不撅。侍坐於君子。暑毋褰裳。避不敬也。獨奈何升堂見君。而反以摳衣爲敬乎。此可知其不然也。

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注孔曰。先屛氣。下階舒氣。故怡怡如也。沒階。趨進。翼如也。注孔曰。沒。盡也。下盡階。復其位。踧踖如也。注孔曰。來時所過位。

正義曰。出者。聘禮云。賓降介逆出。賓出。謂賓出廟門。仍擯於西塾也。駢枝云。聘享等訖。卽出廟門以俟命。出字爲下文之目。等者。階之級也。曲禮拾級注。級。等也。是也。士冠禮降三等注云。下至地。疏引賈馬說。天子堂九尺。階九等。諸侯堂七尺。階七等。大夫堂五尺。階五等。士堂三尺。階三等。胡氏培翬正義引程瑤田云。階三等者。連堂廉而言。若除堂廉言。則九尺之堂。其階止八等。七尺者六等。五尺者四等。三尺者二等也。所謂盡等不升堂者。當是盡其廉下之等。而不躐廉以升堂也。張惠言云。降三等而下至地。則凡階上等。卽堂廉也。公食大夫禮食賓受醬湆等。皆自阼階。降堂受。注云。降堂。謂止階上。則堂廉上也。士昏禮廟見。婦降堂取筓菜。注。降堂。階上也。婦人無降階之事。則在堂廉上又可知。蓋堂之界。以廉爲限。廉以前卽爲階。自堂而出至階廉。卽爲降堂。階一等。乃爲降階。在階之上等接簷下。爲盡階不升堂。今案程氏張氏義同。胡君以其說爲然。胡又云。賓降一等。在二等之上。則此文出降一等之義也。怡怡者。爾雅釋詁。怡怡。樂也。說文。怡。和也。樂和義同。沒階者。謂降西階盡等。下至地也。說文。階。陛也。詩瞻卬箋。階。所由上下也。洪氏頤煊禮經宮室答問鄉射禮。賓降立于西階。西當西序。又云。賓降立于階西當序。西階在西序之東。東階當在東序之西。聘禮。賓升西楹西東面。公當楣再拜。賓三退負序。西楹西已當階。又三退。然後負序。則階必當楹序之中。階上北直房戶。其兩階相去。亦東西四筵之地。釋文云。沒階趨。一本作沒階趨進。

誤。臧氏琳經義雜記。史記世家作沒階趨進。聘禮注引論語同。曲禮士相見禮疏引並有進字。趨進者。趨前之謂也。舊有此字。非誤。復其位者。辟枝云。復聘賓之位。廟門之外。接西塾之位也。

謹案此節。自入公門至私覿。皆說聘問之事。而分言者。一記所歷門位堂階之容。一記執圭之容也。聘禮記賓入門。皇升堂讓將授。志趨下階。發氣怡焉。再三舉足。又趨及門正焉。注云。皇。自莊盛也。讓謂舉手平衡也。志猶念也。念趨。謂審行步也。孔子之執圭。鞠躬如也云云。再三舉足。自安定乃復趨也。孔子之升堂。鞠躬如也云云。又注。及門正焉句。云容色復故。此皆心變見於威儀。是此節爲聘禮。明明載之記中。而鄭君即以論語文釋之。潛其先注論語時。未能據之也。古義湮晦。至辟枝而始明。同時淩氏廷堪禮經釋例。王氏引之經義述聞。並爲其精審。厥後胡氏亦略本之。此可無疑者矣。鄭君及包孔注。皆以此節爲趨朝。然上節言朝及君在。已說趨朝之事。不應中隔以爲擯。而復言趨朝也。陳氏壽祺左海經辨。據鄭注圖孛於庭於堂之言。謂是孔子於己國與君謀聘。則與平時議政事何異。且孔子在本國圖孛。與聘記言賓入門升堂亦不合。則知陳說非也。宋氏翔鳳發微以爲擯禮。不知擯者本不升堂。且上節已言趨進。此不必復記矣。說既多歧。而其中門位堂階。又人自爲義。今皆刊落。不欲繁瀆學者耳目焉。○注。先屏至如也。○正義曰。上文言屏息。息。即氣也。顏色。是氣之見於外者。故注明之。聘記云。下階發氣怡焉。注。發氣。舍息也。舍與舒音同。舒與逞義同。方言。逞。解也。快也。說文。逞。通也。義俱相近。下階者。釋言云降下也。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包曰。爲君使聘問鄰國。執持君之圭。鞠躬者。謹慎之至。正義曰。說文。圭。瑞玉也。上圜下方。古文圭作珪。又云。剡上爲圭。白虎通文質篇。珪以爲信者何。珪者。兌上象物始生。見於上也。萬物之始。莫不自潔。珪之爲言潔也。上兌。陽也。下方。陰也。上兌即剡上。亦即上圜。凡諸圭形。當略相同。周官大宗伯。王執鎮圭。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注云。桓圭蓋亦以桓爲瑑飾。長九寸。信當爲身。身圭躬圭。蓋皆象以人形爲瑑飾。圭皆長七寸。穀蒲二玉。蓋或以穀爲飾。或以蒲爲瑑飾。璧皆徑五寸。案此即瑞圭也。考工玉人謂之命圭。諸侯朝天子。及諸侯相朝。並執之。若使人聘於天子。及諸侯交相聘。則用瑑圭。典瑞云。瑑圭璋璧琮以頫聘。注。鄭司農云。瑑有圻鄂瑑起。又攷工記。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頫聘。注云。瑑。文飾也。疏云。此謂上公之臣。執以頫聘。享用璧琮於天子及后也。若兩諸侯自相聘。亦執之。侯伯之臣。宜六寸。子男之臣。宜四寸。凡諸侯之臣頫聘。不得執君之桓圭信圭之等直瑑爲文飾也。案說文。瑑。圭璧上起兆瑑也。從玉篆省聲。上起兆瑑。即先鄭瑑起之義。兆垗一字。圻如封圻之圻。所以界別內外也。李賢後漢明帝紀注。圻岸。圻堮也。堮鄂字同。當謂刻圭凸起以爲飾也。康成謂六瑞亦是瑑飾。但不爲桓躬等之文。此康成存疑。故屢加蓋詞以箸之。惠氏士奇禮說。瑑者。頫問之圭璧。六瑞則不瑑也。故曰大圭不瑑。美其質也。康成依漢禮而言。遂謂六瑞皆瑑。如其說。則與頫聘之圭何以異乎。說者又謂頫聘之圭璧。有圻鄂瑑起。無桓信躬穀蒲之文也。不知桓信躬穀蒲。

乃玉之形體與其彩。非璪飾之文。故曰和氏之璧。不飾以五彩。隨侯之珠。不飾以銀黃。其質至美。物不足以飾之。六璪無璪飾者以此。山海經。圭璧十五。五彩惠之。惠猶飾也。祀山川。造賓客。皆曰素功。素功者。設色之工。畫繢之事。是爲璪書之八體。大篆小篆。亦以此取名焉。說者。謂素功無飾。其不然乎。案惠說是也。聘禮言賓及廟門。公揖入立于中庭。賓立接西塾。擯者出請命。賈人東面坐啓櫝取圭。垂繅不起。而授上介。上介不襲執圭屈繅授賓。賓襲執圭。擯者入告。出辭玉納賓。賓入門左。三揖。至于階。三讓。公升二等。賓升西楹西東面。賓致命。公側襲受玉於中堂。與東楹之間。賓降。公側受宰玉。此行聘時賓執圭以致君命也。曲禮云。執天子之器。則上衡。國君則平衡。衡者。衡於心也。此執圭亦當平衡。故鄭解聘記升堂讓云。謂舉手平衡也。是也。聘記云。上介執圭如重授賓。賓入門。皇升堂讓。將授志趨。授如爭承。下如送。君還而後退。又云。執圭入門。鞠躬焉。如恐失之。及享且行。入門主敬。升堂主愼。注以爲記執圭異說。此與論語文悉合。作記者采孔子事入之。鄭云異說者。謂記者非一人也。書鈔禮儀部七引鄭此注云。如不勝者。敬之至也。案曲禮云。凡執主器。執輕如不克。注云。重愼也。重愼卽敬義。○注。爲君使聘問鄰國。執持君之圭。○正義曰。聘亦謂問。見詩采薇傳及鄭君禮注。曲禮云。諸侯使大夫問於諸侯曰聘。是也。大行人云。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注云。小聘曰問。殷。中也。久無事。又於殷朝者及而相聘也。父死子立曰世。凡君卽位。大國朝焉。小國聘焉。案聘問不異圭。故注兼舉之。書鈔禮儀部七引鄭此注云。執圭謂以君命聘於鄰國。與包義同。云執持君之圭者。凡璪圭璋璧琮。皆是君物。故使者受圭於朝。及聘畢返國。致玉於君。並見聘禮。解者誤會此注君圭之文。或以命圭當之。非也。

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蹜蹜如有循。注 鄭曰。上如揖。授玉宜敬。下如授。不敢忘禮。戰色。敬也。足蹜蹜如有循。舉前曳踵行。

正義曰。蹜蹜。玉藻作縮縮。說文無蹜字。縮下云一曰蹴也。蹴與蹙一字。詩。蹙蹙靡所騁。鄭箋。縮小之貌。縮小亦不敢自肆意。○注。上如至踵行。○正義曰。授玉。謂賓升堂東面授玉也。授玉爲上者。後漢書河間孝王開傳。上案其罪。注。上。奏上也。又禮記郊特牲。尙用氣。注。尙謂先薦之。史記絳侯周勃世家。太子勝之尙之。集解引韋昭曰。尙。奉也。尙與上同。臣授玉於君。亦是奉上之。聘禮記授如爭承。彼文之授。卽此文所云上也。爭承者。言趨而授玉。其禮宜速。與此言如揖。各具一義。江氏永圖考曰。古之揖。如今人與人相拱手。有高平下之別。孔子執圭。上如揖。與天揖推手小舉者相似。此不過平衡也。云不敢忘禮者。是解下謂下堂。雖已授玉。不敢忘禮。猶如授時也。聘記云。下如送。送當謂送物與人。與此言授同也。鄭注輯本不敢忘禮句下。更云魯讀下爲趨。今從古。案下字古音如戶。與趨音近。故魯論作趨。鄭以趨而授玉不煩言如。故從古作下。錢氏坫後錄。謂如而古通。上如揖。卽賓入門後三揖至于階之事。趨而授玉。卽聘記所謂志趨。從魯論爲說。與下爾如字。則自爲義。非也。書鈔禮儀七引此注云。勃如戰色。恐辱君命也。是注佚文。當在敬也句下。敬與儆同。愼懼之義。恐辱君命者。懼有失隊。遺君羞辱也。舉前

曳踵行者。說文。循。順行也。兩足不能分步。則趾踵相接。順遷而行。故舉前足。則曳後踵隨之。謂曲禮云。執主器。操圭璧。則尙左手。行不舉足。車輪曳踵。注云。行不舉足。重愼也。車輪。謂行不絕地也。疏云。踵。腳後也。若執器行時。則不得舉足。但起前拽後。使踵如車輪曳地而行。故云車輪曳踵。又玉藻。執龜玉。舉前曳踵。縮縮如也。注云。著徐趨之事。又圈豚行不舉足。齊如流。注云。圈。轉也。豚之言若有所循。不舉足曳踵。則衣之齊如水之流矣。孔子執圭則然。此徐趨也。案舉前足。曳後踵。則後足不舉。故云行不舉足。其踵趾相接。旋轉加圈。故爲圈豚。言其圈而循行也。聘記云。將授志趨。注云。志猶念也。謂審行步也。孔子之執圭云云。鄭以志趨卽徐趨。故引執圭全節。而以足蹜蹜如有循爲志趨之證。與玉藻注所云徐趨義合。玉藻言徐趨之法。君與尸行接武。謂蹈半跡得三尺也。大夫繼武。謂跡相及也。士中武。謂跡間容跡也。是皆圈豚行也。夫子大夫。當用繼武。故舉前曳踵行。卽是跡相及也。推鄭君玉藻及聘記注義。是足蹜蹜如有循。在授玉之時。蓋授玉當徐趨也。所以用徐趨者。以君行一。臣行二。故聘記言授如爭承。卽此義也。賈氏聘記疏解足縮縮爲廟門內執玉行步之容。江氏永圖考。王氏鎏正義。並從其說。非鄭君之旨。士相見禮。凡執幣者不趨。執玉者則惟舒武。舉前曳踵。注云。不趨者。主愼也。惟舒者。重玉器。尤愼也。此則執玉當庋。與授玉時用徐趨不同。蓋舉前曳踵。一爲舒武。一爲徐趨。名同而法異也。

享禮。有容色。注鄭曰。享。獻也。聘禮。既聘而享。用圭璧。有庭實。

正義曰。聘記云。及享。發氣焉盈容。注云。發氣。舍氣也。孔子之於享禮有容色。案舍與舒同。謂顏色舒解。江氏永圖考。聘執圭。享執璧。嚴與和微異。享禮有容色。正對勃如戰色。謂身容手容足容如初。惟發氣盈容。不若初之變色耳。夫圭獻其德。璧獻其情。圭以申信。璧以交歡。聘使之將入也。主君有辭玉之禮。辭者。不敢當禮之盛也。至於享。則擯者請事而不辭。聘禮之入門也。使者有襲衣之儀。襲者。以其玉所藉也。至於享。則賓主皆裼而不襲。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言乎盡物者。貴盡志也。於是有容色云爾。案聘君後以璋聘夫人。享君後以琮享夫人。其禮與聘享君略同。○注。享獻至庭實。○正義曰。享獻。爾雅詁文。說文作亯。云獻也。從高省。曰象進孰物形。周官玉府注。古者致物於人。尊之則曰獻。何休公羊隱五年注。獻者。下奉上之辭。聘禮言聘畢賓出。公裼降立。擯者出請。賓裼奉束帛加璧享。擯者入告出許。是聘禮既聘而享也。覲禮四享。是諸侯見天子之禮。鄭注以四享爲三享。而使人於諸侯。但用一享。禮之殺也。聘記。諸侯相朝。公侯伯皆以璧帛享君。琮錦享夫人。子男則降用琥以繡。璜以黼。皆不用圭。此注用圭璧。兼圭言之者。鄭以上公及二王後。享天子用圭。見小行人注。是圭亦享禮所用。鄭君廣言之也。庭實者。實於庭也。聘記云。凡庭實隨入左先。注云。隨入。不並行也。又覲禮言庭實奉束帛匹馬卓上九馬隨之中庭西上奠幣。再拜稽首。是諸侯享天子。亦有庭實也。書鈔禮儀部七引鄭此注云。皮馬相閒也。此句當在有庭實下。聘禮云。庭實。皮則攝之。毛在內。內攝之入設也。注云。皮。虎豹之皮。攝之者。右手並執前足。左手並執後足。毛在內。不欲文之褻見也。內攝之者。兩手相鄉也。入設亦參分庭一在南言則者。或以馬記。又云。凡庭實皮馬

相閒可也。注云。閒猶代也。士物有宜。君子不以所無爲禮。畜獸同類。可以相代。疏云。嘗國有馬而無虎豹皮。則用馬。或以虎豹皮並有馬。則以皮爲主而用皮也。此相閒之義也。聘禮言設庭實云。賓入門左。揖讓如初。升致命。張皮。公再拜受幣。士受皮者。自後右客。賓出當之。坐攝之。公側受宰幣皮。如入右首而東張者。釋外足見文也。自後右客者。從東方來。由客後西。居其左受皮也。坐攝之者。象受於賓也。如入右首而東者。如入左在前皮右首者。變於生也。皆鄭注說也。

私覿。愉愉如也。注鄭曰。覿見也。旣享。乃以私禮見。愉愉。顏色和。正義曰。郊特牲云。朝覲。大夫之私覿。非禮也。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不敢私覿。所以致敬也。而庭實私覿。何爲乎諸侯之庭。爲人臣者無外交。不敢貳君也。案此周時儒者議禮之言。先言朝覲。後言大夫執圭而使。謂聘禮則以朝聘之私覿。皆爲非禮。鄭注云。其君親來。其臣不敢私見於主國君也。以君命聘。則有私見。是鄭據周禮。以臣聘得行私覿。未爲失禮也。○注。覿見至色和。○正義曰。覿見。釋詁文。荀子大略云。私覿。私見也。說文無覿字。而愉下引論語作私覿。其訓見者。作儥意。許以儥卽覿矣。據聘禮言聘享畢。賓奉束錦以請覿。擯者入告出辭。請醴賓。賓禮辭聽命。及醴賓畢。復請覿。是旣享後仍有醴賓一節。論語無文。略之也。私覿。爲以私禮見者。聘享皆邦交之事。臣爲君行禮。同於爲賓。此則臣於君行禮。非公家之事。故稱私也。玉藻云。公事自闑西。公事。謂聘享。私事自闑東。私事。謂私覿是也。書鈔禮儀部七引鄭此注云。用束帛乘馬者也。此佚文。當在乃以私禮見下。聘禮云。賓覿奉束錦總乘馬二人贊。入門右北面奠幣。再拜稽首。擯者辭。賓出。擯者坐取幣出。有司二人牽馬以從。出門西面于東塾南。擯者請受。賓禮辭聽命。牽馬右之入設。賓奉幣入門左。介皆入門左西上。公揖讓如初升。公北面再拜。賓三退。反還負序。振幣當東楹北面。士受馬者。自前還牽者後適其右受牽馬自前西乃出。賓降階東拜送。君辭拜也。君降一等辭。擯者曰。寡君從子。雖將拜起也。栗階升。公西鄉。賓階上再拜稽首。公少退。賓降出。公側受宰幣馬出。此賓請覿之禮。有束帛乘馬也。束帛卽束錦。鄭注士冠禮云。束帛。十端也。十端一束。故言束也。乘馬者。四馬。聘禮言二人贊。卽牽馬者也。賓覿後。大夫介。士介。亦有私覿。禮略同。夏官校人云。凡國之使者。共其幣馬。注云。使者所用私覿。彼謂天子使人於諸侯。得行私覿。私覿之馬。校人供之。則諸侯聘賓私覿所用之幣。宜亦君爲供之。聘禮云。有司展羣幣以告。注云。羣幣私覿及大夫者有司載幣者自展自告。告者。告之於君。明羣幣亦君供之矣。愉愉顏色和者。爾雅釋詁。愉。樂也。聘記。私覿愉愉焉。彼注云。容貌和敬。與此注互證。說文。愉。薄也。引此文。許意以愉爲偷薄字。其引論語乃別義。說文此例甚多。段注疑爲薄樂。非是。

君子不以紺緅飾。注孔曰。一入曰緅。飾者不以爲領袖緣也。紺者齊服。盛色以爲飾衣。似衣齊服。緅者

三年練。以緅飾衣。爲其似衣喪服。故皆不以爲飾衣。紅紫不以爲褻服。注王曰。褻服。私居服。非公會之服。皆不正。褻尚不衣。正服無所施。

正義曰。君子謂孔子。變言之者。見凡君子宜然也。鄭注云。紺緅。紫玄之類也。紅纁之類也。玄纁所以爲祭服。等其類也。紺緅木染。不可爲衣飾。紅紫草染。不可爲褻服而已。飾謂純緣也。褻衣。袍襗也。案說文。紺。深青而揚赤色也。釋名釋采帛。紺。含也。青而含赤色也。許劉義同。廣雅釋器。紺。青也。不兼赤言。略也。漢書王莽傳。時莽紺袀服。蔡邕獨斷。袀紺繒也。袀者。玄也。紺者。青赤之色。但深青近黑。故訓紺者又爲黑。考工記鍾氏疏引淮南說山訓。以涅染紺。則黑於涅。涅卽今皁礬之類。墨子節用篇。黚。黑也。說文。黚。淺黃黑也。從黑甘聲。讀若染繒帛東緅黚。黚與紺同。淺黃卽近赤之色。黑卽近深青之色也。段氏玉裁說文注。謂紺。卽今之天青。又名紅青。以考工鍾氏疏。纁入黑汁爲紺之義爲非。其說良是。但深青近黑。故此注以紺爲玄類也。說文無緅字。纔下云帛雀頭色也。從糸毚聲。一曰微黑色如紺。纔。淺也。讀若纔。許以纔微黑比於紺者。紺色深青。與黑相近故也。鍾氏言染羽法。以朱湛丹秫三月而熾之。淳而漬之。三入爲纁。五入爲緅。注。染纁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則爲緅。緅今禮俗文作爵。言如爵頭色也。又注士冠禮云。爵弁者。其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或謂之緅。鄭以爵爲俗文。則以緅爲正字。許以纔爲正字。意爵卽纔之或體矣。士冠禮注云赤而微黑。而巾車注又云。雀黑多赤少之色。辭不同者。五入之黑。比玄緇爲淺。故爲微黑。而於赤爲多。是爲黑多赤少矣。廣雅云。緅。青也。字林云。緅。帛青色。深青之色近黑也。說文又云。紫。帛青赤色也。段注謂青當作黑。甚是。然許意或以青赤近黑矣。紺緅紫皆近黑色。故鄭此注以爲玄類。毛詩七月傳。玄。黑而有赤也。說文云。黑而有赤色者爲玄。鍾氏言五入爲緅。七入爲緇。不言六入。注云。凡玄色者。在緅緇之閒。其六入者與。是鄭義與毛許合。金氏鶚禮說。玄色是黑而兼青。非赤黑之色。引六證以明之。其尤可據者。則周髀經云。天青黑。地黃赤。玄以象天。則必黑而兼青。其說固是。然非毛許鄭氏義也。說文又云。紅。帛赤白色也。段注謂如今之粉紅桃紅。案爾雅釋詁。一染謂之縓。再染謂之赬。三染謂之纁。縓赬纁皆赤色。故說者謂縓卽紅。而此注亦以紅爲纁類。說文云。纁。淺絳也。絳。大赤也。是也。玉藻注冕服玄上纁下。詩七月我朱孔陽爲公子裳傳云。朱。深纁也。祭服玄衣纁裳。周官方相氏玄衣朱裳。皆謂衣用玄。裳用纁也。鄭以玄纁是祭服之色。而紺緅紫爲玄類。紅爲纁類。亦是相等。故云等其類也。旣與祭服色類。則亦不得用之矣。紺緅用木染。紅紫用草染者。案大司徒土會之法。山林其植物宜皁物。先鄭以爲柞栗之屬。今世閒以柞實爲皁斗。說文。栩。其實皁。一曰樣。陸璣詩疏徐州人謂櫟爲杼。或謂之爲栩。其子爲皁。或言皁斗。其殼爲汁可以染皁。案皁卽黑色。掌染草注所云象斗。卽皁斗也。此木染之可考者。紺緅所用當取此。又爾雅釋草。葝鼠尾。欔烏階。郭注並云可以染皁。但爲草類。當非紺緅所用也。又釋草。蒤虎杖。郭注可以染赤。茹藘茅蒐。郭注今之蒨也。可以染絳。絳赤皆紅類也。又藐茈草。郭注可以染紫。一名茈莀。掌染草注作紫莀。此紅紫爲草染也。陳氏壽祺左海經辨引此注解之云。

染人掌染絲帛。凡染。春暴練。夏纁玄。秋染夏。注云。考工記鍾氏則染纁術也。是鄭意以染絲帛。如染羽法。用朱湛丹秫。不用草木。蓋草木染者。可施之他物。祭服等則當以丹秫染也。今案陳說非是。蓋木染草染。乃言紺緅四者所受之色。其色與祭服相似而不可用。非謂其爲草木染而不可用也。士冠禮爵弁服有韎韐。爵弁是祭服。鄭君以爵爲緅俗文。而韎爲祭服之韠。茅蒐所染。則鄭以祭服得有草木染矣。墨子節用篇。冬服紺緅之衣。輕且煖。則後世俗變。且以紺緅爲衣。不獨用爲飾也。江氏永圖考曰。飾必用正色。深衣篇云。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繢。具父母衣純以青。孔子少孤。母存。宜純以青。母沒則惟純以素。紺緅不飾。猶之紅紫不服耳。案曲禮云。爲人子者。父母存。冠衣不純素。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亦謂深衣之制。江意夫子不以爲飾。當指深衣。其義足裨鄭氏所未言。但以紺緅爲間色。則爵弁用爲冠服。冠重於衣。衣用正色。冠必不用間色。又爵韠亦用爵爲飾。則紺緅絕非間色而可知。鄭義以爲類祭服者。信而有徵矣。圖考又曰。按孔子言惡紫之奪朱。當時尙紫亦有漸。玄冠紫緌。自魯桓公始。戰國策曰。齊紫。敗素也。而賈十倍。蓋齊桓公有敗素染以爲紫。下令貴紫。人爭買之。賈十倍。其貴紫有由來矣。哀十七年。衞渾良夫紫衣狐裘。太子數其三罪殺之。紫衣居一。杜注。紫衣僭君服。可見當時君服紫。王氏鎏正義。服紅者雖鮮聞。亦必有爲褻服者。此皆謂當時褻服用紅紫也。皇疏以紅紫爲間色。引潁子嚴說。紅是赤白。爲南方間。紫是黑赤。爲北方間。解者據之。因謂間色不可用。案玉藻云。衣正色。裳間色。荀子正論言天子衣被。則服五采雜間色。則謂間色不可用者誤也。飾謂純緣者。爾雅釋器。緣謂之純。郭注。衣緣飾也。說文。緣。衣純也。玉藻云。緣廣寸半。深衣云。純袂緣純邊。廣各寸半。注。純謂緣之也。緣袂謂其口也。緣緆也。緣邊衣裳之側。廣各寸半。則表裏共三寸矣。釋文引鄭注旣夕禮云。飾衣領袂口曰純。裳邊側曰綼。下曰緆也。是言衣裳飾也。又冠屨帶韠矢服席亦有飾。論語此文。當兼有之。鄭君止說衣裳。舉其重者以例之耳。褻衣。爲袍襗者。說文。褻。私服。字林。褻。衷衣也。又云。重衣也。喪大記注。袍。褻衣。詩無衣云。與子同袍。與子同襗。袍在外。襗在內。皆爲褻也。毛傳。襗。潤襗也。鄭箋。襗褻衣近汚垢。釋名釋衣服。汗衣近身。受汗垢之衣也。詩謂之澤。受汗澤也。或曰鄙袒。或曰羞袒。作之用六尺布裁足覆胸背。方言。汗襦。江淮南楚之間謂之䄡。注云。卽衫也。說文。襦。短衣也。袴。脛衣也。褰。袴也。皆褻服之類。○注。一入至飾衣。○正義曰。鍾氏言五入爲緅。無一入爲緅之文。錢氏大昕潛研堂文集。孔氏經文當是縓字。爾雅云。一染謂之縓。卽孔所云一入也。檀弓云。練。練衣黃裏縓緣。注云。小祥練冠。練中衣。以黃爲內。縓爲飾。卽孔所云三年練以飾衣者也。然則孔本經注。皆當作縓。不作緅矣。錢氏坫後錄論語此有兩本。古文作紺緅。今文作紺縓。孔本古文。鄭本今文也。今集解乃後人妄改。今案二錢說是也。但孔本非眞古文。此說稍誤。喪服記公子爲其母練冠麻麻衣縓緣。與檀弓同。士喪禮公子爲其妻縓冠。又記有縓綼。則縓爲喪飾。說文云。縓。亦黃也。廣雅云。縓謂之紅。紅赤色相近也。三年練者。謂三年之喪有練祭也。練卽小祥之祭。喪服四制云。父母之喪。十三月而練是也。孔謂縓卽是紅。不可爲飾。又不可爲褻服。縓舉其名。紅舉其色。說與鄭異。則孔所傳本異也。至以紺

爲齊服。禮無明文。玉藻云。齊則綪韠。綪即緅。或孔以緅紺色近。得此同之也。○注。褻服至所施。○正義曰。褻訓私居者。引申之義。私居之服。即是褻衣。故曰非公會之服。與下文稱褻裘同。此義亦通。正服謂朝祭諸服。在外者也。

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注孔曰。暑則單服。絺綌。葛也。必表而出之。加上衣。

正義曰。當暑者。謂當暑時也。釋名釋天。暑。煮也。熱如煮物也。袗。釋文及唐石經五經文字皆作袗。皇本作縝。邢本作袗。段氏玉裁說文注。以袗爲正。袗爲段借。縝爲俗。御覽八百十九引鄭此注云。縝。單也。暑月單衣葛。爲其形褻也。案縝單者。玉藻。振絺綌不入公門。注云。振讀爲袗。袗。單也。單謂衣無裏。對袷褶之有裏者言之也。單衣葛者。以葛爲絺綌。用爲單衣也。毛詩葛覃傳。葛所以爲絺綌。精曰絺。麤曰綌。說文。葛。絺綌草也。絺。細葛也。綌。麤葛也。段注。謂絣績之。一如麻枲。其粗者則如今之黃草葛也。形褻者。絺綌近親身之衣。形或露見。故言褻也。喪大記注引此文說之云。亦爲其褻也。是也。御覽引鄭注又云。必表而出之。若今單衣也。案單衣。即裼衣。裼衣在絺綌外。故稱表其衣。亦是單衣無裏。鄭據目見。故以今明之。喪大記。袍必有表不禪。注云。袍。褻衣。必有以表之。乃成稱也。禪與單同。古人之服。先著親身之衣。次則春秋加袷褶。夏加絺綌。冬加裘。又次各加裼衣。又次上加禮服。此文必表而出。與下文緇衣素衣黃衣皆論裼衣。裼者。所以充美。燕居不裼。故可單衣葛也。玉藻。振絺綌與表裘連文。注云。二者形且褻。皆當表之乃出。是鄭以出爲出門。皇疏云。在家無別加衣。若出行接賓。皆加上衣。當暑絺綌可單。出則不可單。必加上衣。故云必表而出也。即鄭義也。云出之者。之是語辭。皇本無之字。○注。必表而出之。加上衣。○正義曰。說文。表。上衣也。上衣。謂衣之在外加於上者。即裼衣也。又謂之中衣。其外又加禮服。禮服對中衣言。亦稱上衣。

緇衣羔裘。

正義曰。鄭注云。緇衣羔裘。諸侯視朝之服。亦卿大夫士祭於君之服。諸侯之朝服。其服緇布衣而素裳。緇帶素韠。諸侯之朝服。羔裘者。必緇衣爲裼。卿大夫朝服。亦羔裘。唯豹袪。與君異耳。案士冠禮。玄冠朝服。注云。諸侯與其臣朝服以日視朝。又司服。凡甸冠弁服。注云。冠弁委貌。諸侯以爲視朝之服。然則玄冠朝服。即冠弁服。司裘疏以爲冕服者。弁冕得通稱也。玄冠。是黑色。其上衣及中衣。皆用緇布爲之。緇亦黑色。所謂衣與冠同色也。說文。緇。帛黑色也。釋名釋采帛。緇。滓也。泥之黑者曰滓。此色然也。是也。詩羔羊傳。小曰羔。大曰羊。說文。羔。羊子也。經傳凡言羔裘。皆謂黑裘。若今稱紫羔矣。緇衣羔裘爲朝服。又爲卿大夫士祭於君之服者。玉藻注冕服絲衣也。中衣用素。素即帛。任氏大椿弁服釋例。謂用緇帛。是卿大夫助祭於君。用緇衣爲裼也。司裘疏引鄭此注解之云。卿大夫助祭用冕服。士用爵弁。君祭服冕服羔裘。卿大夫弁冕用羔裘。至於朝服。亦用羔裘。即是君臣祭服。同服羔裘也。是也。玉藻疏解此注謂助君祭。用朝服誤矣。鄭又云諸侯之朝服。其服緇布衣而素裳緇帶素韠者。此緇布衣。謂上服也。詩。緇衣之宜兮。即謂朝服上衣。雜記云。朝服十五升。去其半而緦。故知上衣是布也。士冠禮。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韠。即此注所本。雖不言裳色。而鄭云素裳者。士冠禮又云素韠。韠從裳色。此朝服既用素韠。知裳亦是用素。詩表

冠篇所云素衣者。謂素裳也。緇帶者。鄭注士冠禮云。黑繒帶也。韠者。蔽膝。以韋爲之。鄭注士冠禮云。素韠白韋韠也。特牲饋食記言朝服緇韠。注云。緇韠者。下大夫之臣。孔氏詩緇衣疏謂士助祭。則韠用緇。亦由朝服之緇韠推之。是謂士韠不與裳同色也。鄭此注不言士韠有異者。略也。秦氏蕙田五禮通考。不用鄭說。謂特牲饋食之緇韠。疑當爲素。步上緇帶而譌。其說亦通。朝服羔裘用裼者。玉藻云。裘之裼也。見美也。鄭注云。袒而有衣曰裼。必覆之者。裘褻也。卿大夫朝服。亦羔裘。唯豹袪。與君異者。禮朝服。君臣同服。但君用純物。臣下之。故用豹袪。玉藻云。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注云。飾猶褎也。詩鄭風云。羔裘豹飾。傳云。豹飾。緣以豹皮也。又唐風云。羔裘豹袪。傳云。袪。袂末也。箋云。在位卿大夫之服也。其下章云。羔裘豹褎。傳云。褎猶袪也。陳氏奐疏云。袂口之緣。是爲袂末。深衣袂末續緣廣寸半。長衣中衣袂末揜餘一尺。裘制如長中。袂末亦宜揜餘一尺。此餘一尺。乃用豹皮與。案卿大夫朝服羔裘用豹袪。則祭服羔裘亦豹袪可知。

素衣麑裘。正義曰。鄭注云。素用繒。素衣麑裘。諸侯視朔之服。其臣則青豻褎絞衣以裼之。案繒者。說文云。繒。帛也。詩素冠疏。凡經傳之言素衣。皆謂白絹也。此素衣。是皮弁服之裼衣。司服注云。皮弁之服。十五升白布衣。上服用布而裼用帛。與狐青裘用玄綃衣爲裼。黃白裘用錦衣爲裼同。若然。玉藻云。以帛裏布。非禮也。彼謂袷褶。不得用帛爲布衣之裏。不謂裼衣。檀弓云。練。練衣黃裏。注云。練中衣。以黃爲內。疏云。黃裏者。黃爲中衣裏也。又云。故小祥而爲之。黃袷裏也。此稱裏。爲袷褶之衣也。鄭注玉藻。謂以裏爲中衣。而以帛裏布。與玄綃錦衣諸文。不可通矣。爾雅釋獸。麔牡麌牝麜其子麛。說文。麛。鹿子也。論語字當作麛。段麑字爲之。說文云。麑。狻麑獸也。別一義。鄭君玉藻聘禮注引論語俱作麛。此注出詩羔裘疏引作麑。或後人據今本改之也。玉藻云。皮弁以聽朔於太廟。皮弁以白鹿皮爲之。衣與冠同色。故用白布衣爲上服。而裼衣用白絹。亦與上服相稱矣。麛裘之色。當亦近白。君服麛裘用純物。臣下之。用青豻爲褎。玉藻。君子麛裘青豻褎。絞衣以裼之。注云。君子。大夫士也。豻。胡犬也。絞。蒼黃之色也。又聘禮注引玉藻論語文說之云。皮弁時。或素衣。其裘同。可知也。素衣專說君視朔之服。其裘同。則謂君臣凡視朔聘享。同服麛裘也。江氏永圖考謂夫子無麛裘。記者廣言諸侯禮。則與鄭義不合。玉藻疏引皇氏云。素衣爲正。記者亂言絞耳。任氏大椿弁服釋例。謂絞衣經不多見。記者不應亂言。絞疑絞衣。或爲春秋時制。不能知古。故夫子仍用素衣爲裼。其說視皇爲勝。若然。則論語素衣麑裘。實爲夫子之服。其用素衣。正以矯時人絞衣之失耳。皮弁服。兼有視朔聘享。鄭君止言視朔。是舉一端。皇疏云。謂國有凶荒。君素服則羣臣從之。故孔子魯臣。亦服之也。喪服。則大鹿爲裘也。檀弓云。鹿裘橫長袪是也。此凶荒之服旣輕。故裘用鹿子。鹿子文勝於大鹿也。或云大蜡祭百物之神。皮弁素服也。故郊特牲云。皮弁素服而祭。以送終也。注云。素服。衣裳皆素也。案皇疏二說亦通。但郊特牲素服。是皮弁上衣。不指裼衣。當補云素服爲上衣。其裼衣亦得用素。斯爲得之。

黃衣狐裘。注孔曰。服皆中外之色相稱也。正義曰。鄭注云。狐裘。取溫裕而已。溫。煖也。裕。厚也。詩都人士箋。亦云都人之有士行者。冬則衣狐裘黃

黃然。取溫裕而已。案鄭此注。不言爲何服。文有佚也。玉藻。狐裘黃衣以裼之。注云。黃衣。大蜡時臘先祖之服也。孔子曰。黃衣狐裘。又郊特牲言歲十二月。天子大蜡既畢。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野夫黃冠。黃冠草服也。注云。祭謂既蜡臘先祖五祀也。於是勞農以休息之。論語云。黃衣狐裘。黃冠草服。言祭以息民。象其時物之色。季秋而草木黃落是也。臘祭黃衣。其上更無上服。據鄭禮注二文。則固謂黃衣狐裘。爲息民之祭矣。都人士詩。狐裘黃黃。謂長民者之服。此文狐裘卽上衣。裼衣則亦狐黃矣。皇疏云。孔子爲臣助蜡祭。亦隨君著黃衣也。禮運云。昔者仲尼。預於蜡賓是也。邢疏云。息民用黃衣狐裘。大蜡則皮弁素服。二者不同。以其事相次。故連言之耳。二疏並暗據鄭氏。邢謂皮弁素服連言者。卽指素衣麑裘。爲蜡祭服也。但玉藻言黃衣以裼之。有裼衣必有上衣。而郊特牲注臘祭黃衣。其上更無上服。未必然也。金氏鶚禮說。緇衣羔裘。素衣麑裘。其用皆最廣。又多係大禮。而黃衣狐裘。止有息民之祭一用。而其禮又甚輕。何得與緇衣素衣等服並列乎。竊謂黃衣狐裘。韋弁服也。玄端服亦用之。周官司服云。凡兵事韋弁服。鄭注云。以韎韋爲弁。又以爲衣裳。韎爲赤黃色。玉藻云。一命緼韍。鄭注。緼。赤黃之閒色。所謂韎也。兵事象火。故其服上下皆赤。上服赤黃。其內之裘。宜用狐黃。裼之宜黃衣。詩緇衣疏云。兵事韎韋衣。則用黃衣狐裘。象衣色故也。襄四年傳云。臧之狐裘。敗我于狐駘。是也。然則韋弁以黃衣狐裘。有確證矣。聘禮。君使卿韋弁歸饔餼。鄭注。韋弁。兵服也。而服之者。皮韋同類。取相近耳。其服蓋韋布以爲衣而素裳。是聘禮亦用黃衣狐裘也。今案以黃衣狐裘爲韋弁服。淩氏廷堪禮經釋例。先有此說。但止言兵服。未言聘事。則夫子卻未主兵。鄉黨無爲記之。然則金氏之據聘禮。實較淩說爲確。但鄭氏主蜡祭之服。宜亦兼存。蓋此言夫子雜服。不必以輕重相儷。又且與於蜡賓。明見禮運則謂爲息民之服。非無據也。雜記云。子貢觀於蜡。夫子告以一張一弛。文武之道。先王重視此禮。黃衣黃冠。祭於先祖五祀。亦不得疑爲鄙褻矣。○注。服皆中外之色相稱也。○正義曰。外是上一服。中卽裼衣也。中外色相稱者。示表裏當如一也。論語止言中衣。以言中。則外可知。

褻裘長。短右袂。注孔曰。私家裘長主溫。短右袂。便作事。

正義曰。說文絬下引論語絬衣長。短右袂。此當出古論。段氏玉裁注謂玉篇絬。堅也。廣韻注堅絬。皆本說文古本。因補衣堅也三字於絬篆下。又謂論語自訓私服作絬者。同音叚借。江氏永圖考。褻裘。卽狐貉裘。玉藻云。犬羊之裘不裼。注謂庶人無文飾。然則犬羊是庶人之裘。非君子所服也。唯宜狐貉而已。禮服之狐裘。欲其文與褻服之狐裘異。裘褻長。則禮服之裘宜短。以其行禮時。有升降上下。長則不便於行禮也。褻裘之外。當服深衣。深衣所以襲裘者。犬羊之裘不裼。褻裘亦不裼也。袂者。說文云。袂。褎也。褎。袂也。凡衣之制。袂皆二尺二寸。而屬幅與身正方。又加緣寸半。爲二尺三寸半。深衣曰。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玉藻曰。長中繼揜尺。謂長衣中衣又繼深衣之袂揜一尺。此袂之定制也。胡氏紹勳拾義。說文口部右。助也。从又口。又部亦有右字。解義略同。古有右字。無佑字。右手之右。古止作又。猶左手之左。古止作ナ也。言又可兼ナ。說文。又。手也。象形。單言手。不言右手者。明又爲兩手之統詞。不分ナ又。卽以又部他字證之。

如秉。禾束也。從手持禾。叔。拾也。從又尗聲。汝南名收芋為叔。取。捐取也。從又耳。不分ナ又矣。竊意右袂之右。當讀為又。右本從又聲。右袂之右。即又之同音借字。袂獨短者。或鼓禮服之裘稍短。或因褻裘之長而適形其短。孔注泥於右字立說。遂使後人疑夫子衣不中度。夏氏炘景紫堂文集極取胡說。又申其義云。右袂。即世俗所謂手褎也。褻裘即深衣之裘。短右袂。對長中繼揜尺。與禮服之褎而言。玉藻注云。長衣中衣繼袂揜一尺。若今褎矣。深衣則緣而已。然後知古人之褎繼袂之末揜餘一尺。另用裘與布為之。若今袍之有褎頭也。惟深衣有緣無褎。若今人之齊褎袍。故褻裘亦無褎。其制較有褎之裘為短。故曰短右袂。今案深衣本有定制。春秋時或不如禮。故夫子正之。孔注以短右袂為便作事。夫人之作事。兩手皆欲其便。豈有單用右手之理。或又謂卷右袂使短。案弟子職。凡拚之道。攘袂及肘。即謂卷袂使短。然無事時必仍舒之。人作事皆是如此。論語不應記之。緣情測義。胡夏為長。

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注孔曰。今之被也。正義曰。寢衣。鄭注云。今小臥被是也。案說文。被。寢衣也。長一身有半。衾。大被也。此處寢衣之制。解者多端。惟許鄭義得之。古人衣不連裳。夫子褻此寢衣。鼓平時所服之衣稍長。寢時著之以臥。周官玉府掌王之燕衣服。注。燕衣服者。巾絮寢衣袍襗之屬。鄭解燕衣服。為近身之衣。巾絮袍襗。晝所服。寢衣。夜所服。故此注以寢衣為小臥被也。小臥被者。對衾為大被言之。凡衣可曰被。如左傳被組練三千。楚靈王翠被。孟子被袗衣。皆是。鄭以衣被通稱。恐人不曉。故言臥被以明之。王氏引之經義述聞解寢衣亦誤。而解長一身有半最確。其說云。人自頂以下。踵以上。總謂之身。考工記。廬人凡兵無過三其身。鄭注曰。人長八尺與尋齊。進退之度三尋是也。頸以下。股以上。亦謂之身。艮六四艮其身。在艮趾艮腓之上。艮輔之下。則舉中而言矣。故象傳曰。艮其身。止諸躬也。躬亦舉中而言。渙六三渙其躬。荀注。體中曰躬。是也。以今尺度之。中人頸以下。股以上。約有一尺八寸。一身之長也。再加九寸。為一身之半。則二尺七寸矣。以古六寸為尺計之。得四尺又五寸。一身又半之長也。案如王說。寢衣當至膝。急就篇注。短衣曰襦。自膝以上。然則寢衣略如襦與。○注。今被也。○正義曰。孔亦本鄭。然不言小被。則與衾混。廣雅釋器。寢衣。衾被也。與孔注同。

狐貉之厚以居。注鄭曰。在家以接賓客。正義曰。說文引此文作狐貈。貈正字。貉段借字。劉氏韶經說。論語。居吾語女。孝經。坐吾語女。孟子。坐吾明語子。居坐互出。則居字有坐義。劉氏據此及小戎詩文茵。謂狐貉之厚以居為坐褥。良是。案劉說是也。古人加席於地。而坐其上。大夫再重。至冬時氣寒。故夫子於所居處。用狐貉之厚者為之藉也。○注。在家以接賓客。○正義曰。鄭以居為燕居。狐貉為燕居之裘。即上所稱褻裘也。鄉黨服制篇。百工商賈。不敢服狐貉。豳詩七月篇。一之日于貉。取彼狐貍。為公子裘。知狐貉是貴服。夫子燕居。亦不服此裘。故鄭以接賓客解之。明未接賓客時。亦但服犬羊之裘矣。皇疏云。既接賓客。則其上亦應有衣也。

去喪。無所不佩。注孔曰。去。除也。非喪則備佩所宜佩也。正義曰。說文云。佩。大帶佩也。從人凡巾。佩必有巾。故從巾。段氏玉裁注。大帶佩者。謂佩

必系於大帶也。從人者。人所利用。從凡者。無所不佩。從巾者。其一端也。案釋名釋衣服。佩。陪也。言其非一物有陪貳也。此以音求義。亦是也。玉藻云。凡帶必有佩玉。唯喪否。注云。喪主於哀。去飾也。凡謂天子以至士。又云。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君子於玉比德焉。注云。故謂喪與災眚。則凶荒亦去飾。舉其至重。則止言喪矣。閒傳曰。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中月而禫。無所不佩。禫者。除喪之祭。在二十七月。於此月喪竟。得用佩也。○注。去除至佩也。○正義曰。去除。此常訓。言喪既除。則皆佩也。凡設佩。玉佩在左。事佩在右。玉藻言世子之禮云。君在。不佩玉。左結佩。右設佩。結者。結其綬不使鳴。故謂之不佩玉也。設者。設事佩也。至玉藻又言佩玉。右徵角。左宮羽者。左右謂佩玉行列。王氏鎏鄉黨正義謂爲身之左右。非也。云所宜佩者。言爵有尊卑。當視禮所宜用之也。玉藻云。佩玉有衝牙。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綬。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士佩瓀玟而縕組綬。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綬。注云。衝牙。居中央以前後觸也。玉有山玄水蒼者。視之文色所似也。綬者。所以貫佩玉相承受者也。純當爲緇。綦。文雜色也。縕。赤黃也。孔子佩象環五寸。謙不比德。亦不事也。環取可循而無窮。在氏大椿弁服釋例考大戴禮保傅篇云。上有雙衡。下有雙璜。衝牙玭珠以納其閒。琚瑀以雜之。蓋佩上有衡。衡之中一組。中貫一玉曰瑀。下貫一玉曰衝牙。旁二組各中貫一玉曰琚。下貫一玉曰璜。其閒皆以組貫玭珠。此其制也。夫子爲士佩瓀玟。仕魯爲大夫。宜佩水蒼玉。而復有象環者。初學記二十六引三禮圖曰。孔子去魯。佩象環五寸。孔氏玉藻疏亦有此說。蓋孔子謙不比德。又玉佩非道塗所宜。故別製象環以爲之飾。環者。還也。不忘魯之意也。至與列國君臣相見行禮。則大夫去國。宜從士禮。當佩瓀玟。反魯後。從大夫之後。自仍佩水蒼玉。不復用象環矣。象環以比玉佩。其事佩則不妨設之。鄭君以爲亦不事者。未必然也。鄭注閒傳云。無所不佩。紛帨之屬、鄭以玉佩。人所易知。故舉事佩言之。內則云。子事父母。左右佩用。左佩紛帨刀礪小觿金燧。右佩玦捍管遰大觿木燧。注云。必佩者。備尊者使令也。紛帨。拭物之佩巾也。刀礪。小刀及礪礱也。小觿。解小結也。觿貌如錐。以象骨爲之。金燧。可以取火於日。捍謂拾也。言可以捍弦也。管。筆彄也。遰。刀鞞也。木燧。鑽火也。此皆事佩。爲子事父母之飾。意人子當室後。事佩或不復用。夫子則以事佩便於事用。故與玉佩並垂爲飾。即僞孔此注所云備者。得兼有之也。

非帷裳必殺之。注王曰。衣必有殺縫。惟帷裳無殺也。○正義曰。鄭注云。帷裳。謂朝祭之服。其制。正幅如帷也。非帷裳者。謂深衣也。殺之者。削其幅使縫齊倍要者也。案說文。帷。在旁曰帷。釋名釋牀帳云。帷。圍也。所以自障圍也。說文釋名。各具一義。鄭語。王使婦人不幃而譟之。韋昭注。裳正幅曰幃。幃與帷同。鄭注喪服云。祭服朝服。辟積無數。凡裳。前三幅。後四幅。辟積若今人百襇。於要閒收攝其布。使狹以著身也。朝祭之裳。辟積無數。以人要中寬狹不一。各就所宜爲之。不著其節也。深衣者。鄭氏禮記目錄云。深衣。連衣裳而純之以采者。孔疏云。以餘服則上衣下裳不相連。此深衣衣裳相連。被體深邃。故謂之深衣。案朝祭服外。祇有深衣。爲諸侯大夫士之所服。庶人更用爲吉服。鄭以非指深衣言者。亦以深衣不帷裳。而朝祭服外。

更無餘服也。深衣云。古者深衣。蓋有制度。以應規矩。繩權衡。短毋見膚。長毋被土。續衽鉤邊。要縫半下。袼之高下。可以運肘。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制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袂圜以應規。曲袷如矩以應方。負繩及踝以應直。下齊如權衡以應平。故先王貴之。故可以爲文。可以爲武。可以擯相。可以治軍旅。完且弗費。善衣之次也。注云。續猶屬也。衽。在裳旁者也。屬連之不殊裳前後也。鉤邊。若今曲裾也。三分要中。減一以益下。下宜寬也。裳六幅。幅分之。以爲上下之殺。袷。交領也。古者方領。如今小兒衣領。繩謂裻與後幅相當之縫也。齊。緝也。深衣者。用十五升布。鍛濯灰治。純之以采。善衣。朝祭之服也。自士以上深衣爲之。次庶人吉服深衣而已。又玉藻云。夕深衣。深衣三袪。縫齊倍要。衽當旁。袂可以回肘。袷二寸。袪尺二寸。緣廣寸半。注云。三袪者。謂要中之數也。袪尺二寸。圍之二尺四寸。三之七尺二寸。縫。紩也。紩下齊倍要。中齊丈四尺四寸。衽謂裳幅所交裂也。凡衽者。或殺而下。或殺而上。是以小要取名焉。衽屬衣。則垂而放之。屬裳則縫之以合前後上下相變。案深衣上下同制。故禮經言之爲詳。鄭君謂裳幅分之爲上下之殺。則是邪裁。又以十二幅專屬裳。近人江氏永深衣考誤。陳氏澧東塾類稿。皆不謂然。江云深衣者。聖賢之法服。衣用正幅。故裳之中幅。亦以正裁。惟衽在裳旁。始用斜裁。陳云深衣制十有二幅。此通衣裳數之也。衣中二幅。袂二幅。凡四幅。裳中正幅二。兩旁斜裳之幅各一。爲四幅。合前後凡八幅。通衣裳數之。則爲十有二幅也。裳左前後縫合。而右有鉤邊一幅。以其在內不見。故不數之也。衣前之右。別有外襟一幅。然自後觀之則不見。自前觀之則又掩去內幅。故亦不數之也。二君之說。視鄭爲長。又夏氏炘學禮管釋引董彥遠深衣考誤。謂深衣對襟。其書晁未之見。夏君極釋之。謂古服皆作對襟。無掩襟者。爾雅衣眥謂之襟。說文。眥。目匡也。襟取眥名者。言兩襟對開。亦如目匡之對開也。又謂深衣以單布爲之。有綿者曰襺曰袍。褻曰褻衣。皆與深衣同制。雜記繭衣裳注云。若今大襺也。釋名。襡。屬也。衣裳上下相聯屬也。一曰襜褕。說文。直裾謂之襜褕。直裾即直襟。直襟即對襟。其說甚悉。若然。則鉤邊當謂左右裳幅。前後縫合。而非別有一幅。在右爲鉤邊。鹽鐵論散不足篇言庶人之服。直領無禕。直領即是直襟。故釋名釋衣服云。直領。邪直而交下。亦如丈夫服袍方也。明丈夫服袍。是直領邪直而交下。即是對襟矣。此亦視鄭說爲合。江氏永圖考曰。深衣。裳無襞積。必有兩旁斜裁倒縫之衽。方能上狹下廣。意當時或有不用斜裁。而作襞積於裳者。故特記非帷裳必殺之。明夫子深衣。必用古制也。○注。衣必有殺縫。○正義曰。說文。縫。以鍼紩衣也。詩羔羊傳。縫。言縫殺之大小得其宜。則殺縫。謂縫之所殺也。

羔裘玄冠。不以弔。注孔曰。喪主素。吉主玄。吉凶異服。

正義曰。白虎通綍冕篇。所以有冠者。㡓也。所以㡓持其髮也。說文。冠。絭也。所絭髮弁冕之總名也。冠有法制從寸。鄭注此云。玄冠委貌。諸侯視朝之服。案冠稱玄者。謂冠梁與武。皆用黑繒爲之也。後漢輿服志注引石渠論。玄冠朝服。戴聖曰。玄冠委貌也。此鄭所據。士冠禮記。委貌周道也。鄭注。或謂委貌爲玄冠。委猶安也。所以安正容貌。任氏大椿弁服釋例。玄冠一曰委貌。廣二寸。以繒爲之。縢飾與韋弁皮弁同。衡縫內畢緣邊居。冠屬武非。燕居則冠與武別。冠武

異材。冠纓異材。天子朱組纓。諸侯丹組纓。大夫士綦組纓。纓之有飾者曰緌。有安髻之笄。無固冠之笄。有緇有總有髻。此其制也。凡朝服。君臣同服。其素裘則君用純。臣用豹袖。是此素裘玄冠爲朝服也。鄭以玄冠是通上下。故舉諸侯視朝。以包卿大夫士言之。又以素裘是朝服。已見上注。故此不言也。弔者。說文作𢒼。云問終也。史記集解引賈逵曰。問凶曰弔。檀弓云。曾子襲裘而弔。子游裼裘而弔。主人既小斂。袒括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絰而入。注云。於主人變乃變也。所弔者朋友。疏云。凡弔喪之禮。主人未變之前。弔者吉服而弔。吉服。謂素裘玄冠。緇衣素裳。又袒去上服以露裼衣。則此裼裘而弔是也。主人既變之後。雖著朝服。而加武以絰。又掩其上服。若是朋友。又加帶。則此襲裘帶絰而入是也。又喪大記。弔者襲裘加武帶絰。注。始死。弔者朝服裼裘。如吉時也。小斂則改襲裘而加武帶絰矣。武。君冠之卷也。加武者。明不改冠。亦不免也。此鄭說始死及小斂時之弔服也。周官司服云。凡弔事弁絰服。注云。弁絰者。如爵弁而素加環絰。論語曰。素裘玄冠不以弔。禮記雜記。凡弁絰。其衰侈袂。注云。弁絰服者。弔服也。孔疏引舊說。以此爲大斂後之弔服。至成服以後。則用衰麻。司服所謂錫衰緦衰疑衰是也。是弔服有四變也。金氏榜禮箋云。弔服錫衰緦衰疑衰。皆有絰帶。弔者加絰與衰。咸視主人爲節。未小斂。吉服而往。天子爵弁服。諸侯卿大夫皮弁服。士玄冠朝服。既小斂。天子爵弁加絰。諸侯卿大夫皮弁加絰。謂之弁絰。士則易玄冠爲素委貌加絰焉。雜記。小斂環絰。公大夫士一也。謂此主人既成服。則弔者亦服衰而往。天子爲三公六卿錫衰。爲諸侯緦衰。爲大夫士疑衰。諸侯卿大夫弔服錫衰。士弔服疑衰。其尊卑之差也。案舊說弔服凡有四變。金說則小斂大斂同服。凡有三變。求之經傳。金說爲允。弁絰服。依禮是小斂後大夫之弔服。而鄭注司服引論語說之。不知素裘玄冠。乃始死之弔服。不得在小斂之後。禮記檀弓云。夫子曰。始死。素裘玄冠者。易之而已。素裘玄冠。夫子不以弔。孔疏謂養疾者朝服。素裘玄冠。即是朝服。始死。則易去朝服。著深衣。故云易之。考問喪云。親始死。扱上衽。注。上衽。深衣之裳。又既夕注。謂始死易深衣。皆孔疏所本。既是主人深衣。則弔者亦可服深衣。故素裘玄冠。夫子不以弔。正指始死時之弔服而言。家語子夏問篇。季桓子死。魯大夫朝服而弔。子游問於孔子曰。禮乎。夫子不答。他日又問。夫子曰。始死。素裘玄冠者。易之而已。汝何疑焉。家語此文與檀弓正可互證。蓋當時大夫亦用朝服爲弔服。不用皮弁。與士同也。主人於親始死。易朝服爲深衣。弔者方用深衣。如主人仍用朝服。當時弔者亦用朝服。所謂視主人爲節也。夫子不答子游之問。正以舊禮本是如此。不能違責弔者以無禮也。始死弔服用深衣。此時夫子之制。亦以朝服爲弔服。於心未安故也。深衣之裘。當用狐貉爲之。其首服或緇布冠與。自來解者誤依鄭司服注。以素裘玄冠不以弔。爲小斂後弔服。則小斂之前。素裘玄冠以往者。將不謂之弔乎。且小斂後。亦豈有用朝服以弔者。此實於理未達矣。○注。喪主至異服。○正義曰。檀弓云。奠以素器。以生者有哀素之心焉。注。哀素。言哀痛無飾。凡物無飾曰素。是喪主素也。禮祭服皆玄衣。是吉主玄也。白虎通喪服篇。玄冠不以弔者。不以吉服臨人凶。示助哀也。是吉凶當異服也。皇本異服下有故不相弔也五字。

吉月。必朝服而朝。注孔曰。吉月。

月朔也。朝服。皮弁服。正義曰。朝服者。冠弁服也。集注以爲孔子在魯致仕時之禮。其義甚允。先從叔丹徒君駢枝曰。鄉黨。記禮之書也。吉月必朝服而朝。禮也。孔子述之。而七十子之徒記之也。玉藻曰。諸侯皮弁以聽朔於太廟。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聽朔亦謂之視朔。視朝亦謂之聽朝。雖有在朝在廟之異。其爲君臣相見。聽治國政則同。既視朔。則疑於不復視朝也。故曰吉月必朝服而朝。明不以一廢一也。朝正者。一年之禮也。視朔者。一月之禮也。視朝者。一日之禮也。不以月廢日。不以大禮廢小禮也。玉藻記孔子之言曰。朝服而朝。卒朔。然後服之。是其義也。曰卒朔然後朝。不已晏乎。曰。周以夜半爲朔。其時早矣。卒朔而朝。無妨也。其曰朝服而朝。何也。曰。告朔則朝於廟。春秋書閏月不告月。猶朝於廟是也。但言朝。則未知朝於廟與。朝於內朝與。故以其服別之也。朝服對皮弁而言之也。謹案丹徒君此說。亦備一義。王氏引之經義述聞從之。然王謂吉月爲告月之譌。引緇衣篇尹吉。鄭注吉當爲告爲證。又謂古無稱朔日爲吉月者。天官大宰正月之吉。地官黨正孟月吉日。族師月吉。皆日之善者。日之善者。不必爲朔日也。其說似是而非。蓋告朔乃天子之禮。天子告朔於諸侯。歲僅一次。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每月朔。朝廟而視之。然後頒而行之。惟視朔爲每月常行。人所易忽。故人臣或於視朔時。自以已見君。遂不復朝也。今改吉月爲告月。於情事未能合矣。月朔稱吉月。取令善之義。必謂月朔不可稱吉。亦失之拘。月吉倒文稱吉月。猶詩言朔月辛卯爲月朔也。夏氏炘學禮管釋。周禮大宰大司徒鄉大夫州長大司馬大司寇布憲。皆言正月之吉。鄭君以周正朔日解之。族師月吉。鄭君以每月朔日解之。詩小明。二月初吉。毛公亦以朔日解之。此相傳之古訓也。古訓善不訓始。然亦有始義。爾雅。元。始也。元又訓善。故天子之善士名元士。則吉訓善。亦可訓始。故凡始月始日。皆以吉名之。所謂吉人爲善。惟日不足。故履端於始。尤其爲善之初。先王勖人之意蓋如此。案夏氏從集注。以此節爲孔子禮。義自優。但謂劉以吉月爲告月。輕改經字則非。改吉月爲告月。乃王氏說。非駢枝有此言。○注。朝服皮弁服。○正義曰。鄭注云。朝服。皮弁服也。此僞孔所本。曾子問。諸侯相見。必告于禰。朝服而出視朝。疏引熊氏說。亦以爲皮弁服。蓋因鄭此注而誤也。玉藻言諸侯皮弁以聽朔。疑鄭以論語此文。指朝廟言之。蓋視朔之禮。君臣同用皮弁以朝於廟也。然皮弁不得言朝服。秦氏蕙田五禮通考。皮弁自皮弁服。朝服自朝服。未有以皮弁爲朝服者。何也。蓋皮弁。天子視朝之服。玄端。卿大夫視私朝之服。二者似皆可稱朝服。而不然者。以在朝君臣同服。而皮弁纂飾。有五采三采之不同。玄端服。則有玄裳黃裳雜裳之別。獨冠弁爲諸侯君臣之朝服。上下同之。其不同者。惟諸侯白舄。大夫士白屨。諸侯之羔裘純色。大夫羔裘豹袖。二端無大分別。故謂之朝服也。玉藻稱朝服而朝。卒朔。然後服之。夫告朔之服。皮弁服也。必卒朔而視朝。然後脫皮弁而服朝服。則朝服非皮弁服甚明。孔氏廣森經學卮言。覲禮記皮弁與朝服。截然異名。不相假借。況皮弁爲天子之朝服。稱名之際。尤所宜謹。然則朝服當指冠弁服。用玄冠緇衣素裳矣。齊。必有明衣。布。注孔曰。以布爲沐浴衣。正義曰。御覽五百卅引鄭注云。明衣。親身衣。所以自潔清也。以布爲之。案親身衣。即汗襗襦袴之屬。因其潔清。故稱明衣。衣者。

上下服之通稱。士喪禮。明衣裳用布。注云。所以親身爲圭潔也。既夕記。明衣裳用幕布。袂屬幅長下膝。有前後。裳不辟。長及轂縓綼緆緇純。此褻尸之服。與生人明衣必異制。但以同是潔清。故皆稱明衣耳。士昏禮姆加景。注云。景之制蓋如明衣。加之以爲行道禦塵。令衣鮮明也。鄭意以景衣加於外以禦塵。猶明衣爲親身以遠汚垢。其制之意同。故舉爲況也。○注。以布爲沐浴衣。○正義曰。玉藻云。將適公所。宿齊戒。居外寢。沐浴。是凡齊宜沐浴也。玉藻又云。君衣布晞身。是浴竟有布衣之也。士喪禮。浴用巾。挋用浴衣。設明衣裳。彼文言明衣裳爲浴後褻尸之服。鄭君以爲去浴衣而衣之是也。僞孔以生人沐浴有明衣。亦是暗據彼文。但喪禮之明衣裳。不爲浴衣。此注直以明衣爲沐浴衣。誤矣。說文云。沐。濯髮也。浴。洒身也。論衡譏日篇。沐者。去首垢也。浴者。去身垢也。

卷十三

齊必變食。注孔曰。改常饌。注。改常饌。○正義曰。周官膳夫。王日一舉。注。鄭司農云。齊必變食。賈疏。齊謂散齊致齊。齊必變食。故加牲體至三太牢。案古人日三食。王日一舉。謂朝時用一太牢。並日中夕皆食之。至齊時。則日中及夕。皆特殺。與平時常饌異。所謂變食者也。淩氏曙典故覈云。變食者。謂盛饌也。君子敬其事則盛其禮。故不餕餘也。國語曰。大夫舉以特牲。士食魚炙。然則夫子之變食。或特牲而不餕餘焉。案莊子人間世。顏回曰。回之家貧。惟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爲齊乎。曰。是祭祀之齊。非心齊也。據周語言。耕籍前五日。王入齊宮。飲醴。醴味薄淡。與酒不同。故莊子言不飲酒也。不茹葷者。禮玉藻注。葷。薑及辛菜也。荀子哀公篇。夫端衣玄裳。絻而乘路者。志不在於食葷。端衣玄裳。即是齊服。楊倞注。葷。葱薤之屬也。不飲酒。不茹葷。是異常饌。解者誤以葷爲肉食。而凡齊皆禁用之。與禮意悖矣。士喪禮記言人子養疾皆齊。而曲禮言父母有疾。食肉不至變味。飲酒不至變貌。齊時或可飲酒。則謂齊禁肉食。於古無徵矣。高誘注呂覽孟春紀引齊必變食二句云。自禋絜也。禋絜亦不餕餘之意。

居必遷坐。注孔曰。易常處。注。易常處。○正義曰。說文。㘸。止也。坐古文㘸。釋名釋姿容。坐。挫也。骨節挫屈也。江氏永圖考曰。古人之坐。兩膝著地而坐於足。與跪相似。但跪者直身。又謂之跽。跽危而坐安。此跪坐之別也。案居與尻同。居即是坐。言遷坐者。謂所居之處耳。胡氏培翬燕寢考既夕記。士處適寢。又云。有疾。疾者齊。注云。適寢者。不齊。不居其室。禮記檀弓曰。君子非致齊也。非疾也。不晝夜居於內。注。內。正寢之中。玉藻云。將適公所。宿齊戒。居外寢。外寢。正寢也。穀梁傳云。公薨於路寢。路寢。正寢也。寢疾居正寢。正也。大戴禮盛德篇云。此天子之路寢也。不齊。不居其室。古者自天子以至於士。常居。皆在燕寢。唯齊及疾。乃居於正寢。鄉黨所云齊居必遷坐以此。孔注云易常處。蓋常處在燕寢。至齊。必遷居正寢。今案皇疏引范甯云。齊以敬潔爲主。以期神明之享。

故改常之食。遷居齊室也。齊室卽適寢。既居在適寢。則宿亦在適寢。論語無文。從可知也。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正義曰。張栻解厭當作平聲。言不待精細者而後饜厭也。案周語不可厭也。韋注。厭。足也。晉語民志無厭。韋注。厭。極也。夫子疏食飲水。樂在其中。反以士恥惡食爲不足與議。故於食膾皆不厭精細也。精者。善米也。東山經糈用五種之精。郭注以爲五穀之美。九章算術。糲米率三十。粺米二十七。鑿米二十四。侍御二十一。是侍御爲米之最精矣。膾者。說文云。膾。細切肉也。釋名釋飲食。膾。會也。細切肉。散分其赤白。異切之。乃會和之也。少儀云。牛與羊魚之腥。聶而切之爲膾。注云。聶之言牒也。先藿葉切之。後報切之。則成膾。又內則云。肉腥細者爲膾。大者爲軒。注云。言大切細切異名也。膾者必先軒之。所謂聶而切之也。李氏惇羣經識小謂其制與今之肉絲相似。釋文。膾本又作鱠。

食饐而餲。〔注〕孔曰。饐餲。臭味變。魚餒而肉敗。不食。〔注〕魚敗曰餒。正義曰。朱氏彬經傳考證解此文云。而與若同。猶與也。釋文。餒本又作餧。史記世家作餧。敗者。說文云。毀也。爾雅釋器。肉謂之敗。郭注以爲臭腐。O注。饐餲臭味變。O正義曰。爾雅釋器。饐謂之餲。郭注。飯饖臭。說文。饐。飯傷溼也。餲。飯餲也。字林。饐。飯傷熱溼也。餲。食敗也。饐與餲。爲饖穢之臭。廣雅釋詁。殽。敗也。釋器。餲。臭也。餲一聲之轉。段氏玉裁說文注。皇侃云。饐謂飲食經久而腐臭也。餲謂經久而味惡也。是則孔注本作饐臭。餲味變也。今本誤倒。O注。魚敗曰餒。O正義曰。皇本此注作孔曰。爾雅云。魚謂之餒。郭注。肉爛。說文餧下一曰魚敗曰餧。論語釋文引字書作餧。廣雅釋詁。餧。敗也。釋器。餧。臭也。義訓並同。

色惡。不食。臭惡。不食。正義曰。色惡臭惡。謂凡生熟物色味有變也。月令春其臭羶。夏其臭焦。中央土其臭香。秋其臭腥。冬其臭朽。皆謂味也。皇本作臰惡。此後出俗字。周官內饔職。辨腥臊羶香之不可食者。牛夜鳴則庮。羊冷毛而毳。羶。犬赤股而躁。臊。鳥皫色而沙鳴。貍。豕盲眡而交睫。腥。馬黑脊而般臂。螻。注云。腥臊羶香可食者。是則其不可食者。則所謂者皆臭味也。冷毛。毛長總結也。鬱。失色不澤美也。沙。嘶也。交睫腥腥當爲星。聲之誤。肉有如米者似星。般臂。臂毛有文。鄭司農云。庮朽。木臭也。螻。螻蛄臭也。賈疏引此文色惡臭惡說之。

失飪。不食。〔注〕孔曰。失飪。失生熟之節。不時。不食。〔注〕鄭曰。不時。非朝夕日中時。注。失飪失生熟之節。O正義曰。方言。飪。熟也。徐揚之閒曰飪。說文。飪。大熟也。廣雅釋詁作飪同。鄭注文王世子云。飪。生熟之節。此孔所本。爾雅。摶者謂之糷。米者謂之糪。郭注。糷。飯相著。糪。飯中有腥。腥與胜同。卽生字。說文。胜。不熟也。江氏永曰。失飪。有過熟。有不熟。不熟者尤害人也。爾雅惟言飯之失飪。肉物亦有之。肉之過熟者。亦謂糜爛。半腥半熟者。謂之糷。祭禮。腥法上古。爓法中古。熟之爲膳進。後世之食。若生人之食。不可不熟也。案過熟無傷於人。夫子不食。專指未熟言。O注。不時。非朝夕日中時。O正義曰。方氏觀旭偶記。左傳卜楚丘云。食日爲二。是一日之中。食有常時也。閻氏安寬云。或賜二人酒。不夕食。

謂不及待夕之時而食也。禮內則云。孺子食無時。則成人以上。食必有時也。詩蝃蝀傳云。從旦至食時爲終朝。孟子云。朝不食。夕不食。淮南子云。臨於會泉。是爲蚤食。次於桑野。是謂晏食。並是食時之證。又云。鄭以朝夕日中爲三時。亦大略言之。其實貴賤猶有分別。天子食則四時。諸侯三時。大夫以下。惟朝夕二時。四時者。白虎通云。王者平旦食。晝食。晡食。暮食。三時者。玉藻云。諸侯朝服以食。特牲三俎。祭肺。夕深衣。祭牢肉。注。天子言日中。諸侯言夕。天子言餕。諸侯言祭牢肉。互相挾則特牲三俎。在朝時。日中又餕之。二食者。內則云。由命士以上。昧爽而朝。慈以旨甘。日入而夕。慈以旨甘。又云。父母在。朝夕恆食。子婦佐餕。是也。今案周官膳夫。王齊日三舉。齊是盛禮。不過三舉。則天子三食可知。旣夕記。燕養饋羞湯沐之饌。如他日。注云。饋。朝夕食也。疏云。鄭注鄉黨云。不時。非朝夕日中時。一日之中三時食。今注云朝夕。不言日中者。或鄭略之。亦有日中也。或以死後略去日中。直有朝夕食也。此賈據鄭注朝夕日中時。爲上下通禮。非有四食三食再食之異。論語太師摯等爲殷人。或者殷禮天子四時食也。經傳多略日中者。舉日中。則朝夕可知。推旣夕之饋。當無日中。賈疏後說是也。疏云一日之中三時食。此句未知爲鄭注。抑賈釋鄭義。今識宗韓本列入注中。稍失闕疑之意。公羊僖二十三年傳。十有二月。隕霜不殺草。李梅實。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王制。五穀不時。果食未熟。不粥於市。又漢書召信臣傳。大官園種冬生蔥韭菜茹。覆以屋廡。晝夜然薀火。待溫氣乃生。信臣以爲此皆不時之物。有傷於人。不宜以奉供養。後漢書鄧皇后紀。詔曰。凡供薦新味。多非其節。或鬱養彊孰。或穿掘萌芽。味無所至。而夭折生長。豈所以順時育物乎。傳曰。非其時不食。自今當奉祠陵廟及給御者。皆須時逋上。二說並爲不時。解者多據以釋此文。亦通。

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

集解馬曰。魚膾。非芥醬不食。

正義曰。爾雅釋言。割。裂也。周官內饔注。割。肆解也。少牢饋食禮。牢心舌載於肵俎。心皆安下切上。午割勿沒。其載於肵俎。末在上。舌皆切本末。亦午割勿沒。注云。牢。羊豕也。安。平也。平割其下。於載便也。凡割本末。食必正也。彼文是言祭禮割法。賈疏引此文說之。則意孔子燕食。其割法略得同矣。邢疏云。割不正。謂折解牲體脊脅臂臑之屬。體有正數。若解割不得其正。則不食也。毛氏奇齡淩氏廷堪並主其說。毛云。此與周禮掌割亨之事。必先辨體名。少牢禮辨羊豕。必分前體後體。自肩臂臑膊。及三脊三脅。凡十一體。所謂諸子正六牲之體者。不特大祭祀有之。淩云。則知鄉飲酒。賓俎脊脅肩肺。主人俎脊脅臂肺。肩尊臂卑。是正數也。若賓俎用臂。主人俎用肩。則尊卑倒置。卽爲割不正。此說亦通。但淩謂牲體爲割。截臠爲切。少牢所云是切非割。譏賈疏引鄉黨文爲誤。則少牢文上言切。下言午割。割切通言。賈未誤也。江氏永圖考曰。凡切割皆當有法。肉體亦有不能盡割以正者。聖人惟食其正者耳。又羣經補義曰。食肉惟取其方正者。則不正之割。自不來前矣。配食之醬。如醯醢。皆不設。此家人進食者之小過。夫子偶一不食。微示其意。後自知設醬得宜矣。凡此皆未嘗形於言。怒於色。庶幾不失聖人氣象。○注。魚膾非芥醬不食。○正義曰。說文云。醬。醢也。酒以和醬也。醢。肉醬也。周官膳夫注。醬謂醯醢也。汪氏烜四書詮義。

醬者。醓醢鹽梅之總名。古人設食。皆以醢與殽相閒。如內則。牛炙。醢。牛胾。醢。牛膾。羊炙。羊胾。醢。豕炙。醢。豕胾。芥醬。魚膾。雉兔鶉鷃一節。又如腶脩蚳醢。脯羹兎醢。麋膚魚醢。魚膾芥醬。麋腥醢醬。桃諸梅諸卵鹽。又周禮韭菹醓醢。昌本麋臡。菁菹鹿臡。茆菹麋臡。葵菹蠃醢。脾析蠯醢。蜃蚳醢。豚拍魚醢。芹菹兎醢。深蒲醓醢。箈菹鴈醢。筍菹魚醢之類。此皆必以氣味相宜。或性相制。故相配而設。皆所謂得其醬也。殽與醢並設食。則以其物濡醢而食之。蓋此節乃侍御隙設者之失。非烹調之失。說者多以內則濡雞醢醬。濡魚卵醬條實此。失之矣。濡雞濡魚有失。則失飪之事。非隙設之不備也。案注說甚備。此注但言魚膾芥醬。亦是舉一以概其餘。

肉雖多。不使勝食氣。唯酒無量。不及亂。

正義曰。氣猶性也。周官瘍醫以五氣養之。五氣。卽五穀之氣。人食肉多。則食氣爲肉所勝。而或以傷人。說文。旣。小食也。論語云。不使勝食旣。段氏玉裁說。魯論作氣。古論作旣。用假借。或援許氏小食之訓解論語。非也。呂氏春秋孝行覽節飲食。肉雖多。不使勝食氣。正用魯論此文。鄭注中庸云。旣讀爲餼。注聘禮云。古文旣爲餼。是旣氣通用。量猶度也。凌氏廷堪說。肉雖多不使勝食氣。爲食禮言之也。唯酒無量不及亂。爲燕禮言之也。胡氏培翬研六室文鈔。亟稱凌說。爲之明其義云。以公食禮考之。初設正饌。次設加饌。正饌有牛俎。羊俎。豕俎。魚俎。臘俎。腸胃俎。膚俎。醓醢麋臡鹿臡三者盛於豆。此下大夫六豆也。加饌。有牛臐。牛炙。牛胾。牛鮨。羊臐。羊炙。羊胾。豕膮。豕炙。豕胾。魚膾。肉可不謂多與。然而黍稷六簋。宰夫設之。稻粱二簋。公親設之。賓初食稻粱。三飯卽止。卒食黍稷。不以醬湆。是所謂以穀爲主。不使肉勝食氣也。又以燕禮考之。尊於堂上東楹之西者兩方壺。尊於堂下門西者兩圜壺。初時獻賓。賓酢主人。主人自酢。主人酬賓。二大夫媵爵于公。公取媵爵酬賓。禮亦盛矣。而獻卿獻大夫後。復作樂以樂賓。立司正以安賓。脫屨升席。晏坐盡歡。至於爵行無算。眞所謂無量矣。然而君曰無不醉。有命徹冪。則必降階下拜。明雖醉。正臣禮也。賓辭而出。鐘人爲之奏陔。則以所執脯賜鐘人。明雖醉。不忘禮也。此非所謂以醉爲節。而不及亂乎。然則此節。或夫子嘗言其禮如此。或出聘鄰國。鄰國食之燕之。夫子一守禮經。記者因爲記之。俱未可知。案凌氏此說甚核。然後主禮食。不兼常食。於義稍隘。蓋常食如賓朋燕飲。亦得備物盡歡也。

沽酒市脯。不食。

正義曰。沽與酤同。說文云。酤。一宿酒也。一曰買酒也。說文具二義。一宿之酒。卽是醴酒。不應夫子不食。然則沽酒。當謂買酒也。廣雅釋詁。酤。賣也。酤爲買賣通稱、說文廣雅。各舉其一耳。周官萍氏幾酒謹酒。注云。幾酒。苛察沽買過多非時者。是周時有酤酒。漢書食貨志。王莽居攝羲和魚臣言。百禮之會。非酒不行。故詩曰無酒酤我。而論語曰酤酒不食。二者非相反也。夫詩據承平之世。酒酤在官。和旨便人。可以相御也。論語孔子當周衰亂。酒酤在民。薄惡不誠。是以疑而弗食。此引論語作酤。御覽資產部引亦作酤。酤本字。沽。水名。叚借字。梁氏玉繩瞥記。酒正注。作酒有功沽之巧。疏云。功沽知善惡。夏官司兵注。功沽上下善同。因思論語沽酒。當是酒之惡者。梁此說亦通。但酒當云飲。而云不食。古人趁文不分別也。說文。市。買賣所之也。脯。乾肉也。釋名釋飲食。脯。搏也。

乾相燥搏著也。周官腊人掌乾肉。凡田獸之脯腊膴胖之事。注云。薄析曰脯。內則。牛脩鹿脯。田豕脯。麇脯。麋脯。注云。脯。所謂析乾牛羊肉也。市脯不食。亦恐其不精潔。且恐日久。味少變也。

不撤薑食。注孔曰。撤。去也。齊禁葷物。薑辛而不葷。故不去。不多食。注孔曰。不過飽。正義曰。撤。宋九經本作徹。薑辛辣。多食。生內熱之疾。故不多食。陶宏景注本草稱穆事文類聚。皆如此解。閻氏若璩釋地。不多食。承上薑說。與惟酒無量不及亂一例。O注。齊禁葷物。薑辛而不葷。故不去。O正義曰。集解從孔說。以食不厭精至不多食。皆齊禮。故孔解此為齊禁葷物。但不去薑耳。朱子集注。以明衣變食遷坐為齊禮。食不厭精以下。為禮食當食之節。於義更合。說文。薑。御濕之菜也。本草經。乾薑主逐風。濕痺腸澼。下痢。生者尤良。久服去臭氣。通神明。是其功用。有益於人。故每食饌不撤去之。玉藻注謂葷有薑。此言薑不葷者。散文辛亦為葷。對文葷辛異也。挑氏鼐經說。古者有庶食之閣。大夫于閣三。士于坫一。大夫七十而有閣。則未知孔子之已有閣與其坫也與。凡食畢鼎食則徹。于豈臚䐑葷菜則不徹。庶以備時食。所以優尊者也。禮。夜侍坐于君子。君子問夜膳葷。請退可也。故不徹葷者。禮也。薑亦葷也。孔子以為葱蘿之類。氣皆㷫。不若薑之旨。則所庶。薑而已。

祭於公。不宿肉。注周曰。助祭於君所得牲體。歸則以班賜。不留神惠。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注鄭曰。自其家祭肉過三日不食。是褻鬼神之餘。注。助祭至神惠。O正義曰。雜記。大夫冕而祭於公。士弁而祭於公。注。助君祭也。是大夫士有助祭之禮。禮運。仲尼與於蜡賓。史記世家。魯今且郊。如致膰於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本篇云入太廟。皆夫子助祭之徵。周官大宗伯。於兄弟有脤膰。異姓有賀慶。此互文明兼有之也。穀梁定十四年傳。脤者。何也。俎實也。祭肉也。生曰脤。熟曰膰。說文。膰。宗廟火熟肉。春秋傳曰。天子有事膰焉。今或作燔作膰。又說文。胙。祭福肉也。左僖九年傳。王使宰孔賜齊侯胙。脤膰胙。皆祭肉名。天子諸侯祭畢。助祭之臣。皆班賜之。以均神惠。即此注所云牲體也。少儀言致膳之法云。其禮大牢。則以牛左肩臂臑折九箇。少牢。則以羊左肩七箇。犆豕則以豕左肩五箇。注。折。斷分之也。皆用左者。右以祭也。羊豕不言臂臑。因牛序之可知。由少儀此文推之。凡天子諸侯所班之胙。是依牢禮為之。其牲體當亦準此矣。曲禮云。凡祭於公者。必自徹其俎。疏云。此謂士助君祭也。若大夫以上。則君使人歸之。然則助祭之臣。亦得各獻俎肉。禮所云賓俎者也。與君賜之胙。同名為脤膰。故江氏永以膰肉不至為賓俎。而左昭十六年傳。亦云為嗣大夫喪祭有職。受脤歸脤。受脤。謂受君賜。歸脤。則君使人歸之賓俎也。祭公不宿之肉。當兼君賜及己所獻之俎。注言所得牲體。當專指賜胙。不及歸俎。或是舉一以例之耳。凡殺牲皆於祭日且明行事。至天子諸侯祭之明日又祭。謂之繹祭。祭畢。乃頒所賜肉。及歸賓客之俎。則胙肉之來。或已二日。故不可再宿。O注。自其至之餘。O正義曰。少儀。為人祭曰致福。為己祭而致膳於君子曰膳。祔練曰告。凡膳告

於君子。主人展之。以授使者。於阼階之南。南面再拜稽首送。反命。主人又再拜稽首。注。此皆致祭祀之餘於君子也。攝主言致福。申其辭也。自祭言膳。謙也。祔練言告。不敢以爲福膳也。展。省具也。此致祭肉之禮。所以云不出三日者。卿大夫祭後又祭曰賓尸。本日無暇致胙。又禮。爲君子與小人不同日。自諸父兄弟遠及賤者。頒有先後。故必二日而徧。合前祭日爲三日也。過三日。則肉不堪食。必爲人所棄。是褻鬼神之餘爲不敬矣。出三日不食之文。正申明不出三日之故。

食不語。寢不言。正義曰。詩公劉傳。直言曰言。論難曰語。禮雜記注。言。言己事。爲人說爲語。是言語義別。此文互見之也。書鈔禮儀部七引鄭此注云。爲其不敬。明當食寢。非言語時也。王氏鎏正義引任啓運曰。當食時。心在於食。自不他及。日常如此。故記之。若禮食相會。豈無應對辭讓之文。祭與養老。更有合語乞言之禮。但行禮時則語。食時自不語也。

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注孔曰。齊。嚴敬貌。三物雖薄。祭之必敬。正義曰。皇本疏作蔬。誤。菜羹者。以菜爲羹也。說文云。䰞。五味盉羹也。小篆作羹。釋名釋飲食。羹。汪也。汁汪郎也。爾雅釋器。肉謂之羹。言羹肉之有汁者也。凡肉汁和以鹽菜爲鉶羹。不和鹽菜爲大羹。其常食之羹。如雞犬兔及菜羹。皆和米屑作之。呂覽愼人云。孔子窮於陳蔡之閒。藜羹不糝。糝即米屑也。內則。別有芼羹堇荁葵藜之類。彼是禮食。此文菜羹與疏食相儷。則但謂藜藿之類耳。瓜。魯論作必。鄭注云。魯讀瓜爲必。今從古。李氏惇羣經識小。必字从八弋。篆文作𠔁。與瓜相近而誤。李氏此說。用魯論義得之。臧氏庸拜經日記。公羊襄二十九年傳。飲食必祝。注。祝。因祭祝也。論語曰。雖疏食菜羹瓜祭。是也。何邵公止通今學。不當引古論。此蓋用魯論之文。以證傳中必祝。後人誤據今本改之。案臧說是也。鄭所以從古者。瓜字義亦可通。玉藻云。瓜祭上環。食中棄所操。注云。上環。頭忖也。錢氏坫後錄。上環。是疐閒。下環。是脫華處。食瓜者必祭用上環。而食其中忖。忖即刌字。刌之言切也。此瓜祭之說。鄭之所以必從古與。案從古論。則祭字當爲一句。瓜有二種。一果實。一蓏實。此是果食。即曲禮所云副瓜也。皇本作苽。此形近之誤。食所以有祭者。禮運曰。昔者先王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後聖有作。然後修火之利。范金合土。以炮以燔。以烹以炙。以爲醴酪。以養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皆從其朔。此以祭之。所以報功。不忘本也。春官大祝辨九祭。一曰命祭。二曰衍祭。三曰炮祭。四曰周祭。五曰振祭。六曰擩祭。七曰絕祭。八曰繚祭。九曰共祭。此通言祭食之禮。義具彼法。凡祭皆出少許。置之籩豆之閒。或上豆或醬湆之閒。淩氏廷堪禮經釋例。言之詳矣。公食大夫禮。魚腊醬湆不祭。注云。不祭者。非食物之盛者。疏云。以其有三牲之饋。魚腊醬湆非盛者。故不祭也。玉藻云。唯水漿不祭。若祭爲已偯卑。注云。水漿。非盛饌也。祭之爲大有所畏迫。臣於君則祭之。疏云。言食於敵體之人。若祭水漿。

爲大厭降也。卑微有所畏迫也。臣於君則祭之者。公食大夫禮。祭醇漿是也。據此。是感物方祭。非感物。或可不祭。夫子家居。所食雖極之疏食菜羹。亦必祭之。又必致其肅敬之容。所謂不敢以菲薄廢禮者也。○注。齊。嚴敬貌。三物雖薄。祭之必敬。○正義曰。齊者。整肅。故訓嚴敬。今人讀側皆反。非也。孔云三物。亦從鄭作瓜。

席不正不坐。正義曰。說文云。席、藉也。謂以席藉之於地也。凡先設迫地者爲筵。後加者爲席。故春官序官注云。鋪陳曰筵。藉之曰席。然其言之筵席通矣。謂散文筵席得通稱也。禮器云。諸侯三重。大夫再重。據司几筵。天子亦三重。則天子諸侯制同。天子諸侯同是三重。則士與大夫亦同是再重可知。凡席之名。司几筵有莞繅次蒲熊。又有葦柏。莞者。蒲類。繅者。削蒲蒻展之。繢以五采。次者。桃枝席有次列成文。柏者。鄭司農謂迫地之席。康成謂椁字磨滅。中神坐之席。不言席身所用。又禮器有越席。郊特牲有蒲越稾鞂。玉藻有蒯席。尚書有篾席。底席。豐席。筍席。玉府有袵席。越卽蒲越。稾鞂者。用禾稾爲之。蒯者。草名。篾者。析竹之次青爲之。底席。卽蒲席。豐者。刮凍竹席。筍者。析竹青皮。袵者臥席。其字從衣。疑以布爲之。加於席上。凡皆諸席異稱也。不正者。謂設席有所移動偏斜也。下文云。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曲禮云。主人跪正席。客跪撫席而辭。可知凡坐時。皆有正席之禮。夫子於席之不正者。必正之而後坐也。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注孔曰。杖者。老人也。鄉人飲酒之禮。主於老者。老者禮畢出。孔子從而後出。正義曰。稱鄉人者。言同一鄉之人。與下鄉人儺同。周官酒正有爲公酒者。疏云。鄉射飲酒黨事。爲國行禮。不可斂民。故得公酒。又族師疏云。州長黨正有飲酒禮。皆得官物爲之。然則此文飲酒。亦是公酒。○注。杖者至後出。○正義曰。說文云。杖。持也。曲禮注云。杖。可以策身。呂氏春秋異用云。孔子以六尺之杖。諭貴賤之等。辨疏親之義。所云六尺。亦大略言之。王制云。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此行鄉飲。年六十以上有杖。卽注所云老人也。禮鄉飲酒義疏云。此篇前後凡有四事。一則三年賓賢能。二則鄉大夫飲國中賢者。三則州長習射飲酒也。四則黨正蜡祭飲酒。總而言之。皆謂之鄉飲酒。鄉則三年一飲。州則一年再飲。黨則一年一飲也。段氏玉裁經韻樓集說。鄉飲酒禮。古謂之饗。說文。饗。鄉人飲酒也。從鄉食會意。其禮主於養老。賓與賓能之文。見於鄉飲酒義者。乃用尚齒之禮。以禮賢能。鄉大夫之職。所謂以禮禮賓之者也。方氏觀旭偶記。此經云杖者出。斯出矣。是主於敬老。黨正職云。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於序。以正齒位。鄉飲酒義第五節云。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注以黨正正齒位之禮解之。與此經有杖者。同是敬老之事。故知此鄉人飲酒。爲黨正蜡祭飲酒也。若鄉大夫飲國中賢者。與州長習射飲酒。無關養老。其賓賢能之鄉飲酒。則以鄉學之士將升者賢者爲賓。其次爲介。其次爲衆賓。此皆年少者爲之。不得有杖者也。禮言六十杖於鄉。夫子與鄉人飲酒。而出後杖者。則時爲立侍之衆賓可知。黨正飲酒亦稱鄉者。黨。鄉之細。與州長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之飲。同得

爲鄉飲酒。康成云。謂之鄉者。州黨。鄉之屬也。又有別解云。或則鄉之所居州黨。鄉大夫親爲主人焉是也。蜡祭飲酒。初蜡正齒位。及其禮末。皆以辟爲節。雜記云。子貢觀於蜡曰。一國之人皆若狂。是旣辟而出之時。不復有先後之次。此夫子杖者出。斯出矣。所以爲異於人。案方說卽此注意。鄉飲酒禮云。明日息。司正記云。徵惟所欲以告于先生君子可也。注云。先生不以筋力爲禮。於是可以來。君子。國中有盛德者。是賓賢能之禮。不主養老。故惟蜡飲近之。又族師有春秋祭酺。詩鳧鷖箋。有祭社宗燕飲。皆民閒自爲飲酒之事。其禮亦非養老。解者多援以釋論語。蓋未是。

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注孔曰。儺。驅逐疫鬼。恐驚先祖。故朝服而立於廟之阼階。正義曰。周官占夢云。季冬遂令始難毆疫。注。難謂執兵以有難卻也。故書難或爲儺。杜子春儺讀爲難問之難。其字當作難。月令。季春之月。命國難。九門磔攘。以畢春氣。仲秋之月。天子乃難。以達秋氣。季冬之月。命有司大難。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段氏玉裁周禮漢讀考案儺。杜子春讀爲難問之難。而鄭從之。故占夢方相氏注。皆云難卻。於月令季春仲秋季冬注云。此難。難陰氣也。此難。難陽氣也。難皆當讀乃旦反。案淮南時則訓高誘注。儺猶除也。儺讀躁難之難。譙周論語注。儺。卻之也。並同杜鄭之義。舜典。而難任人。難亦訓屛卻之。鄭此注云。儺。魯讀爲獻。今從古。十二月。命方相氏索室中逐疫鬼。段氏玉裁周禮漢讀考。謂鄭從古論作難。後人改之。加偏旁耳。方相氏疏引論語正作難。劉昌宗依杜難音乃旦反。是也。戚袞音乃多反。乃詩竹竿儺字之音。陸氏無識。於方相氏月令郊特牲鄉黨。皆音乃多反。後人反以儺爲毆疫正字。改易諸籍。音形俱失。案乃且乃多。一音之轉。若以古正音。則當是乃多。故隰桑以儺爲阿難何爲韻。而魯讀儺亦爲獻也。阮氏元校勘記。郊特牲什獻說於醆酒。注。獻讀當爲莎。齊人語。聲之誤也。此讀儺爲獻。亦聲近之誤。案儺獻旣由聲近。獻字或用叚借。未必爲誤字矣。郊特牲。鄉人禓。孔子朝服立於阼。注云。禓。強鬼也。謂時儺索驅疫逐彊鬼也。禓或爲獻。或爲儺。段氏說文注。疑易聲與獻儺音理遠隔。記當本是禓字。從示易聲。則與獻難差近。其說似是而非。任氏大椿弁服釋例說曰。禓自爲彊鬼之名。儺自爲攘祭之名。郊特牲言鄉人禓。言於儺時驅逐疫鬼。又兼驅逐禓。故卽以禓名祭也。說文。禓。道上祭也。急就篇。謁禓塞禱鬼神寵。顏師古注。禓。道上之祭也。蓋驅逐彊鬼而祭之於道上也。案任說是也。但彊鬼卽疫鬼。不必分爲二。言鬼名則曰禓。言驅除此鬼則曰儺。其後叚鬼名以爲祭名。則亦日禓。太平御覽五百二十九引世本云。微作禓五祀。注。微者。殷之八世孫也。禓者。強死鬼也。謂時儺索室驅疫逐強死鬼也。此驅疫鬼稱禓之證。禮記別本作獻。與魯讀同。作儺。與古論同。徐仙民音禓爲儺。大誤。禓從易聲。自讀如傷也。月令季春注云。陰寒至此不止。害將及人。所以及人者。陰氣右行。此月之中。日行歷昴。昴有大陵積尸之氣。氣佚則厲鬼隨而出行。仲秋注云。陽暑至此不衰。害亦將及人。所以及人者。陽氣左行。此月宿值昴畢。昴畢亦得大陵積尸之氣。氣佚則厲鬼亦隨而出行。季冬注云。陰氣右行。此月之中。日歷虛危。虛危有墳墓四司之氣。爲厲鬼。將隨彊陰出害人也。孔疏於季冬云。言大者。以季春唯國家之難。仲秋唯天子之難。此則下及庶人。故云大難。據此。

則三儺惟季冬之儺。徧於上下。而皇侃論語疏。反主季春。非也。周官方相氏。狂夫四人。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隸而時難。以索室毆疫。注云。方相。猶言放想。可畏怖之貌。蒙。冒也。冒熊皮者。以驚毆疫癘之鬼。如今魌頭也。時難。四時作方相氏以難卻凶惡也。月令。季冬命國難索廋也。此以方相氏兼有三難。而季冬爲大難。稱四時者趁辭。非季夏亦有儺也。論語儺在季冬。故鄭以十二月釋之。又引方相文爲證矣。阼階者。說文云。阼。主階也。儀禮鄉射禮注。阼階。東階。士冠禮注。阼猶酢也。東階。所以答酬賓客也。釋文於阼本或作於阼階。臧氏琳經義雜記。郊特牲文與論語同。亦無階字。○注。恐驚先祖。故朝服而立於廟之阼階。○正義曰。郊特牲。鄉人禓。孔子朝服立于阼。存室神也。注云。存室神。神依人也。疏云。於時驅逐彊鬼。恐己廟室之神。時有驚恐。故著朝服立于廟之阼階。存安廟室之神。使神依己而安也。大夫朝服以祭。故用祭服以依神。孔疏之說。即僞孔此注義。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注 拜送使者敬也。 正義曰。說文。問。訊也。己或有事問人。或聞彼有事。使人問之。凡問人。有物以表意。故問亦訓遺。曲禮。凡以弓劍苞苴簞人是也。此問人於他邦。亦當有物。人指朋友言。皇疏。以問爲聘問。人爲鄰國之君。非也。再拜。即禮之空首。鄭注大祝。以空首爲拜。頭至手。段氏玉裁釋拜。以空首爲跪而拱手。首俯至手。故對稽首之頭著地。而以不著地者爲空首。王氏筠正義。以空首爲首俯而不至手。首與尻平。故荀卿言平衡曰拜。但以手據地。故曰拜手。其首空懸。故曰空首。三說不同。以王爲允。王又云。經中不見有空首之文。以或言拜。或言拜手。皆空首也。據王說。則此文再拜。當爲空首之再拜矣。大祝七曰奇拜。八曰褒拜。鄭大夫云。奇拜。謂一拜也。褒讀爲報。報拜。再拜是也。凡拜有奇有報。報者尤爲敬也。曲禮。君使反。則拜送於門外。己使歸。則下堂而受命。己使卑於君。受命既在堂下。則拜送亦必在堂下。異於君使反送之禮矣。少儀。凡膳告于君子。主人展之。以授使者。於阼階之南。南面再拜稽首送。是拜送不出門。以彼例此。知亦不出門矣。江氏永圖考曰。其時使者不答拜。鄭注儀禮云。凡爲人使不當其禮。是也。

康子饋藥。注 包曰。饋孔子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注 孔曰。未知其故。故不敢嘗。禮也。

正義曰。周官疾醫以五藥養其病。注。養猶治也。病由氣勝負而生。攻其贏。養其不足者。五藥。草木蟲石穀也。此饋藥。當爲丸散之類。拜而受之。謂空首奇拜也。玉藻云。酒肉之賜。弗再拜。弗再拜。則祇用一拜。饋藥亦酒肉之類。用一拜。與前再拜異也。釋文引一本無而之二字。說文云。嘗。口味之也。引申爲飲食之義。若詩。酌言嘗之。與此文不敢嘗。皆謂飲之也。鄭此注云。饋。遺也。拜受。敬也。曰丘未達。言不服之義。藥從中制外。故當愼也。案饋遺也者。鄭注檀弓坊記並同。說文。饋。餉也。周官玉府注。古者致物於人。尊之則曰獻。通行曰饋。拜受敬也者。禮。大夫賜。皆拜受於家。故此拜受爲敬也。據鄭云拜受。亦似經文無而之二字。丘未達云云者。達猶曉也。言不曉此藥治何疾。恐飲之反有害也。服者。言病亦宜此藥服之。曲禮。醫不三世。不服其藥。

是也。集注引揚氏曰。未達不敢嘗。謹疾也。必告之。直也。○注。饋孔子藥。○正義曰。皇本作遺孔子藥也。釋文。遺。唯季反。本今無此字。案無遺字。則孔子上當有饋字。即邢疏所據本。○注。未知其故。○正義曰。故。猶言性也。

廄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注鄭曰。重人賤畜。退朝。自君之朝來歸。正義曰。說文。廄。馬舍也。㕑。古文從九。汗簡引古論作㕑。即㕑省。釋名釋宮室。廄。匊也。匊。聚也。牛馬之所聚也。廣雅釋言。焚。燒也。左氏傳。人火曰火。天火曰災。二者皆稱焚。邢疏云。不問馬一句。記者之言也。釋文。傷人乎絕句。一讀至不字絕句。此讀不爲否也。揚雄太僕箴。廄焚問人。仲尼深醜。以問人爲醜。則不徒問人。此即釋文一讀之義。○注。退朝。自君之朝來歸。○正義曰。少儀云。朝廷曰退。言臣自朝廷歸爲退也。夫子仕魯爲大夫。得有馬乘。故鄭以退朝爲自朝來歸。明此廄。爲夫子家廄矣。雜記云。廄焚。孔子拜鄉人爲火來者。拜之。士壹。大夫再。亦相弔之道也。注云。拜謝之。是廄焚。爲夫子家廄之證。家語子貢篇。孔子爲大司寇。國廄焚。鹽鐵論刑德篇。魯廄焚。孔子罷朝。問人不問馬。賤畜而重人也。又揚雄太僕箴。引此文。亦似指公廄。均與雜記異。但是公廄。則新廷廄。書於春秋。此廄焚。亦當書之。今既未書。知宜爲家廄矣。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注孔曰。敬君惠也。既嘗之。乃以班賜。君賜腥。必熟而薦之。注孔曰。薦其先祖。君賜生。必畜之。正義曰。食是熟食。雖爲君賜。然來自外爾。恐有不潔。或兼有餕餘。故不敢以薦。腥者。釋文云。腥音星。說文字林並作胜。云不熟也。案說文。腥。星見食豕令肉生小息肉也。此別一義。而與胜同从生。故多叚腥爲胜字。鄭此注云。魯讀生爲牲。今從古。考說文。牲。牛完全也。引申爲凡獸畜之稱。周官庖人注。始養之曰畜。將用之曰牲。鄭以言牲爲行禮時所稱。此賜生。泛說平時。不必言牲。故從古論作生也。畜者。詩我行其野傳云。畜。養也。集注云。畜之者。仁君之惠。無故不敢殺也。淩氏廷堪禮經釋例。君賜食。即聘禮所謂飪也。君賜腥。即聘禮所謂腥也。君賜生。即聘禮所謂餼也。凡牲。殺曰饔。生曰餼。聘禮。歸賓饔餼。飪一牢鼎九。設於西階前。陪鼎當內廉東面北上。上當碑。南陳牛羊豕魚腊腸胃。同鼎。膚鮮魚鮮腊。設扃鼏膷臐膮。蓋陪牛羊豕。牲之已亨者謂之飪。腥二牢鼎二七。無鮮魚鮮腊。設于阼階前西面。南陳如飪鼎二列。牲之未亨者謂之腥。飪與腥。皆饔也。是牲之殺者曰饔也。又歸聘賓餼二牢。陳于門西北面東上。牛以西羊豕。豕西牛羊豕。注。餼。生也。是牲之生者曰餼也。王氏鎣正義。按淩氏以君賜當聘禮。似精而未核。聘禮記賜饔。惟羹飪。筮一尸。知饋食之禮。假器於大夫。注。腥餼不祭。則與此篇腥異矣。蓋彼爲大禮。三者一時俱致。則獨薦飪耳。意者此爲尋常小賜之禮。在歸饔餼後。所謂燕與時賜無數也。然以君賜屬聘禮。第爲鄰國

君之所賜。則其義未敗。若本國之君。有所賜予。其儀亦當準此。證之以孔子賜鯉事。及穆公饋子思鼎肉事。則聘禮外君賜亦在其中也。案王氏是也。天官膳夫。凡肉脩之頒賜皆掌之。內饔。凡王之好賜肉脩。則饔人共之。注云。好賜。王所善而賜之。玉藻。酒肉之賜。弗再拜。並謂平時所賜。論語此文。當得兼之。○注。賜。君惠也。旣嘗之。乃以班賜。○正義曰。君惠統二句言。惠卽賜也。初學記人事部引何曰。賜。惠也。所見本異。已承君賜。當先受之。若未嘗。不敢頒賜於人。恐褻君惠之意。○注。薦。薦其先祖。○正義曰。爾雅釋詁。薦。進也。此常訓。凡祭。進熟食曰薦。此因君賜而薦。如嘗新。先薦寢廟。不爲祭禮也。

侍食於君。君祭。先飯。注鄭曰。於君祭則先飯矣。若爲君嘗食然。正義曰。先飯。先嘗食之。謂黍稷也。不言徧嘗羞飲而俟者。以言飯。則餘可知。○注。於君祭則先飯矣。若爲君嘗食然。○正義曰。士相見禮。君賜之食。則君祭先飯。徧嘗膳。飲而俟。君命之食。然後食。若有將食者。則俟君之食。又玉藻云。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先飯。辯嘗羞飲。而俟。若有嘗羞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飯飲而俟。二禮文同。特士相見無君客之及命祭之文。玉藻無君祭及君命食然後食之文。詳略互見。正可參攷。蓋命食。禮之所同。命祭不命祭。禮之所異。玉藻。命祭。則君祭後臣亦祭。禮儗於君。是以客禮待之。不命祭。則臣不得祭。臣統於君。是不以客禮待之。故但有命食而無命祭。二者皆爲侍食。於膳夫之有無無與也。惟有膳夫。則不命祭者。於君祭之後。取己前之食。命祭者。於已祭之後。皆飯飲而俟。俟者。俟膳夫嘗食畢。君已就食。命臣食而後食也。無膳夫。則於君祭之後。或於已承君命祭之後。取君前之食先飯。徧嘗膳飲而俟。此則代膳夫之職。若爲君嘗食然也。論語君祭先飯。正以無膳夫在旁。君祭之時。夫子先取君前之食嘗之。故曰先飯。且徧嘗飲而俟。卽注所云若爲君嘗食者。是也。邢疏云。若敵客。則得先自祭。降等之客則後祭。若臣侍君而賜之食。則不祭。若賜食而以客禮待之。則得祭。雖得祭。又先須君命之祭。然後敢祭也。此言君祭先飯。則是非客禮也。故不祭而先飯。若爲君嘗食也。案命祭不命祭。論語無文。不得遽指爲非客禮。疏說稍泥。鄭注士相見云。君祭先飯。於其祭食。臣先飯。示爲君嘗食也。此謂君與之禮食。膳謂進庶羞。旣嘗庶羞。則飲俟君之徧嘗也。將食。猶進食。謂膳宰也。膳宰嘗食。則臣不嘗食。周禮。膳夫授祭品嘗食。王乃食。此注未誤。又於玉藻賜食至先飯云云下注云。雖見賓客。猶不敢備禮也。侍食則正不祭。君將食。臣先嘗之。忠孝也。又注若有嘗羞者云云下注云。不祭。侍食。不敢備禮也。不嘗羞。膳宰存也。飯飲利將食也。據注以有膳宰。臣不得祭。爲用臣禮而不祭。遂得專侍食之名。於是斷爲兩節。有客禮臣禮之分。客禮則無膳夫。君祭後。臣卽應祭。猶不敢備禮。故須君命之祭。然後敢祭。及臣祭畢。乃爲君嘗食以俟也。臣禮則有膳夫。君祭之後。不命臣祭。臣取己前之食。飯飲而俟。名爲侍食。此則鄭注之誤不祭專爲侍食。又以客禮爲無膳夫也。不知侍食乃通名。客禮臣禮。分於命祭不命祭。不分於有膳宰無膳宰也。蓋君禮食及平時常食。皆膳宰嘗食。然或膳宰有故。或設饌未畢。或監視加饌。未得侍列。旁近之臣。皆得嘗食。故此侍食。得爲君嘗食之也。嘗食。雖膳夫之職。然凡臣皆可代嘗。則鄭注所

謂忠孝不辯於越職矣。若必以有膳宰無膳宰。定禮之隆殺。則有膳宰爲君嘗食。己但膳飮而俟。正似客禮。無膳宰。則己爲君嘗食。同於膳夫。正似臣禮。今乃故反其說。亦理之所未達矣。若然。膳宰職云。凡王祭祀賓客食。則徹王之胙俎。不言嘗食者。以上文嘗食。已言授祭品嘗食。故此不須言也。王氏引之經義述聞士相見所記者。侍食之常禮。玉藻所記者。則見客於君者也。常禮則臣不祭。故士相見但言君祭也。客禮則臣亦得祭。故玉藻言命之祭然後祭也。二者不同。鄭注賈疏彊合之。非也。論語邢疏以爲非客禮。是以正鄭賈之失。又云侍食之常禮。與見客於君之禮。所異者。祭不祭耳。其餘則同。王氏此說亦通。至以邢疏非客禮之言爲是。則未然。凡客禮。雖先飯。後亦可命祭。玉藻云。侍食於先生異爵者。後祭先飯。疏云。此饌不爲己故後祭而先飯者。示爲尊者嘗食也。然則先飯後。不妨更取已前之食祭之。論語但言先飯。其後命祭不命祭。俱不可知。而邢疏遽斷爲非客禮。王氏且是之。誤矣。若然。淮南說山訓。先祭而後饗則可。先饗而後祭則不可。高誘注。饗猶食也。爲不敬故曰不可者。彼文言饗。是已前之食。故已食不可更祭。若先爲君或長者嘗食。後更取己前之食祭之。亦無不可。

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注包曰。夫子疾。處南牖之下。東首。加其朝服拖紳。紳。大帶。不敢不衣朝服見君。正義曰。喪大記。君於大夫疾。三問之。士疾。一問之。荀子大略篇。君於大夫三問其疾。三臨其喪。於士一問一臨。而雜記云。鄭大夫疾。君問之無算。士一問之。此通說君親視疾。及遣使來問之事。蓋三問之後。若病未愈。君亦得使人。或親自問之。故曰無算。賈疏以三問爲君自行。無算爲遣使。未然也。既夕記。士處適寢。寢東首於北墉下。注。將有疾。乃寢於適室。疏士喪云。士死於適室。此記云適寢者。寢室一也。若不疾。則在燕寢。東首者。鄉生氣之所。墉下者。墉謂之牆。必在北墉下。亦取十一月一陽生於北。生氣之始也。毛氏奇齡稽求篇。玉藻。君子之居。恆當戶。寢恆東首。是平時臥寢。無不東首者。惟大禮易衽。如昏禮御衽于奧。則北趾而南首是也。老者更臥。如曲禮少事長。止請衽何趾。內則。子婦事舅姑。亦請衽何趾是也。若君來視疾。則論語與儀禮及喪大記皆云寢東首。是不問還臥與否。必令東首者。以室制尊西。君苟入室。則必在奧與屋漏之間。負西而向東。故當東首以示面君之意。並非受生氣也。疾在平時。當受生氣。會面君而受生氣乎。案毛說是也。但禮言寢恆東首。明亦有不東首者。故請衽之文。見於曲禮內則。非必爲老者之更臥也。病者惟意所適。亦無定鄉。惟君來視疾。必正東首之禮。則可面君。故論語特著其文。若既夕記喪大記所云寢東首。則兼取謹終之義。蓋寢臥本以東首爲正也。加者。加於衾上也。既夕記云。徹褻衣。加新衣。注云。故衣垢汙。爲來人穢惡之。疏云。徹褻衣。謂故玄端。加新衣者。謂更加新朝服。喪大記亦云徹褻衣。加新衣。鄭注云。徹褻衣。則所加者新朝服矣。必知褻衣是玄端。新衣是朝服者。據司服士之齊戒服玄端。則疾者與養疾者。皆齊明服玄端矣。案以疏語推之。人平時服深衣。疾時齊服玄端。人來視疾亦然。君來視疾。易以朝服。君去。仍服玄端。及臨死。徹去玄端服。加以朝服。則二禮所云新衣也。拖。釋文作拕。云本或作拖。皇邢本皆作拖。

阮氏元校勘記。石經拖作拕。案拖拕一字。本字作拕。故漢書龔勝傳作拕紳。說文。拕。曳也。易訟上九鄭注。三拕三加之也。皇疏云。孔子既病。不能復著衣。故加朝服覆之體上。而牽引大帶於心下。如健時著衣之爲。案拖紳。謂引紳於心下垂之。玉藻云。凡侍於君。紳垂。此其義也。玉藻云。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子游曰。參分帶下。紳居一焉。孔疏謂人長八尺。大帶之下。四尺五寸。分爲三分。紳居二分。是爲三尺。若然。則以士禮推之。此拖紳之下至足。餘一尺五寸。其大夫紳制。當比士爲長。今無文以明之。說文又云。袉。裾也。引此文作袉紳。段注謂許所見本作袉。叚借爲拕字。是也。錢氏坫後錄。據士昏禮。纁裳緇袘。袘爲裳緣。謂與袉同。袉即是裾。此則穿鑿。非其理矣。○注。夫子至見君。○正義曰。云處南牖之下東首者。漢書龔勝傳。莽遣使者奉璽書印綬立門外。勝稱病篤。爲牀室戶中。西南牖下。東首。加朝服拕紳。又前篇伯牛有疾。夫子自牖執其手。故解此爲南牖下也。皇疏引欒肇曰。南牖下。欲令南面視之是也。然既夕記喪大記皆言寢東首於北墉下。室中以奧爲尊。君視臣疾。豈可主奧。不必以南面爲尊。若因君視疾之故而遷牖下。則君視大夫及遣使問疾無數。豈將屢爲遷動耶。必不然矣。然則伯牛龔勝。何以居牖下也。蓋伯牛有惡疾。恐人來視己。不便入室。故還於牖下。龔勝不欲仕莽。辭以不敢當尊之意。故亦居於牖下。皆禮之變。不可以解此文也。室中止一牖。但言牖下。其義已明。注言南牖者。以喪大記北墉下。相傳誤爲北牖。故解此爲南牖也。云紳大帶也者。說文訓同。玉藻注云。紳。帶之垂者也。言其屈而重也。禮有二帶。一大帶。以絲爲之。一革帶。以皮爲之。王氏鎏正義。紳爲帶之垂者。又即爲大帶之名。大帶之垂者謂之紳。革帶之垂者謂之厲。革帶又謂之鞶。上服用二帶。褻衣用革帶而已。朝服拖紳。則不必有革帶也。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注鄭曰。急趨君命。出行而車駕隨之。正義曰。玉藻云。凡君召以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趨。在官不俟屨。在外不俟車。孟子公孫丑篇。禮曰。君命召。不俟駕。趙岐注。俟。待也。又萬章篇。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荀子大略篇。諸侯召其臣。臣不俟駕。顛倒衣裳而走。禮也。○注。出行而車駕隨之。○正義曰。說文。駕。馬在軛中也。軛加於馬頸。馬在軛中。則爲駕車。可知大夫不可徒行。而此承君命召。急趨先行。其家人必亦速駕。隨出及之。

入太廟。每事問。正義曰。此弟子類記行事。與前篇別出。皇本有鄭注云。爲君助祭也。太廟。周公廟也。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注重朋友之恩。無所歸。言無親暱。正義曰。說文云。殯。死在棺。將遷葬柩。賓遇之。士喪禮注。棺在肂中斂尸焉。所謂殯也。檀弓。賓客至。無所館。夫子曰。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彼謂館而殯之。此則無所歸者。雖非館。亦殯之。檀弓論語。文互相足。鄭志問朋友死。無所歸。於我殯。

若此者。當迎彼還己館。皆當停柩于何所。答曰。朋友無所歸。故呼而殯之。不謂己殯迎之也。館而殯之者。殯之而已。不於西階也。云呼而殯之者。此釋經曰字。其殯資皆出自夫子。就其所在殯之。不迎於家也。若館而殯之。不於西階。則但殯之於館也。

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注孔曰。不拜者。有通財之義。正義曰。曲禮云。獻車馬者執策綏。又云。效馬效羊者右牽之。坊記云。父母在。饋獻不及車馬。是朋友饋禮有車馬也。夫車馬。饋之重者。車馬不拜。則他饋自非祭肉。皆不拜可知。

寢不尸。注包曰。偃臥四體。布展手足。似死人。居不容。注孔曰。為室家之敬難久。正義曰。釋文云。居不客。本或作容。羊凶反。唐石經亦作客。臧氏琳經義雜記。邢疏云。不為容儀。夫君子物各有儀。豈以私居廢乎。是當從陸氏作客。案容客二字。形近易譌。祭義。容以遠疏。或容為客字。莊子天地篇。此謂德人之容。釋文依注當作客。皆其證。○注。偃臥四體。布展手足似死人。○正義曰。書鈔禮儀部七引鄭此注云。惡其死也。義與包同。說文云。尸。陳也。象臥之形。屍。終主也。從尸死。義同。段氏玉裁注云。方死無所主。以是為主。故曰終主。即此注所謂死人也。偃臥者。說文。偃。僵也。左傳。偃且射子鉏。凡仰仆皆曰偃。四體。謂二手二足也。皇疏言人臥法云。眠當欲而小屈。謂足小屈也。夫子曲肱而枕。則側臥可知。今養生家亦如此說。○注。孔曰。為室家之敬難久。○正義曰。書鈔禮儀部七引作鄭注。臧氏琳曰。謂因一家之人。難久以客禮敬己也。

見齊衰者。雖狎必變。注孔曰。狎者。素親狎。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注周曰。褻謂數相見。必當以貌禮之。正義曰。皇本見上有子字。子罕篇釋文云。冕。鄭本作弁。云魯讀弁為絻。今從古。鄉黨篇亦然。鄉黨篇亦然五字。疑亦鄭注。今輯本全載鄭注如前。則此五字為陸氏語。○注。狎者。素親狎。○正義曰。爾雅釋詁。狎。習也。說文。狎。犬可習也。夫子於素所親習之人。亦變容待之者。哀敬之異於常時也。○注。褻謂數相見。必當以貌禮之。○正義曰。褻與狎同。故解為數相見。或為褻為私居。非也。冕與絻同。亦是喪服。說見前子罕篇。洪範。貌曰恭。恭者。禮也。故注以禮釋之。與必變亦互文。

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注孔曰。凶服者。送死之衣物。負版者。持邦國之圖籍。正義曰。阮氏元車制圖解。輿前衡木謂之式。自注考工記曰。三分其隧。一在前。二在後。以揉其式。又曰。以其廣之半為之式崇。是式長與輿廣等。崇于軫三尺三寸。其兩旁居輢板上。則須揉治而詘之。一在前即式深。二在後則輢深也。江氏永圖考。式是揉木作三曲之形。在前可憑式者。固是式。左右曲向後。接兩輢。左人可憑左手。右人可憑右手者。亦是式。案式又作軾。說文。軾。車前也。釋名釋車。軾。式也。所伏以式所敬者也。古人車皆立乘。若有所禮以為

敬。則微俯其身。以手伏軾。曲禮所謂撫式是也。負版者。說文云。版。判也。判木爲片。名之爲版。段氏玉裁改判爲片。非也。版又名方。中庸云。文武之政。布在方策。鄭注。方。版也。聘禮記。百名以上書于策。不及百名書于方。策以竹爲之。方以木爲之。稱方者。當謂其形正方也。鄭此注云。版謂邦國圖籍也。負之者。賤隸人也。圖籍者。惠氏士奇禮說。古者邦國土地人民戶口車服禮器。皆有圖丹書之以爲信。謂之丹圖。如民約。則書於戶口圖。地約。則書於土地圖。器約。則書於禮器圖。此司約所謂小約劑書於丹圖者與。籍卽典籍之籍。孟子言諸侯去其籍。晉有籍氏。籍兼方策二者而言。圖籍非止一物。申鄭義者未能備矣。隸謂隸於官府有職業者也。周官謂之胥徒。鄭以夫子式圖籍。非式所負之人。若其人。不過賤隸人耳。王氏鎏正義引葉少蘊云。喪服有負版。翟公巽謂式負版者。非版籍之版。乃喪服之版。則不知喪服負版。卽二衰之制。上文見齊衰必變已言之。此不應重述。或又讀爲曲禮雖負販者必有尊也之販。則通衢市賈。將有不勝爲禮者矣。翟氏及或說並誤。○注。凶服至圖籍。○正義曰。說文。凶。惡也。釋名釋言語。凶。空也。就空亡也。穀梁傳。乘馬曰賵。衣衾曰襚。貝玉曰含。錢財曰賻。皆送死者衣物也。哀敬死者。故送死者衣物。亦式之也。負訓持者。負本義置之於背。而圖籍非可負之物。故解爲手持。亦引申之義。

有盛饌。必變色而作。注孔曰。作。起也。敬主人之親饋。注。作。起也。敬主人之親饋。○正義曰。曲禮云。食至起。注云。爲饌變。此侍長者食禮。若食於同等者。雖盛饌。或不起。夫子必變色而起。所以敬主人也。注言主人親饋者。曲禮疏云。饋謂進饌也。有盛饌。當兼親饋。若不親饋。雖盛饌亦不起矣。曲禮云。侍食於長者。主人親饋。則拜而食。主人不親饋。則不拜而食。坊記云。故食禮。主人親饋則客祭。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故君子苟無禮。雖美不食焉。據此。則親饋乃爲禮盛。不祇在食品之多備矣。玉藻云。孔子食於季氏。不辭不食肉而飧。注云。以其待己及饌。非禮也。雜記。孔子曰。吾食於少施氏而飽。少施氏食我以禮。吾祭。作而辭曰。疏食。不足祭也。吾飧作而辭曰。疏食。不敢以傷吾子。此卽少施氏親饋爲禮盛。

迅雷風烈必變。注鄭曰。敬天之怒。風疾雷爲烈。注。敬天之怒風疾雷爲烈。○正義曰。敬天之怒。詩板篇文。爾雅釋詁。迅。疾也。此當訓、釋天云。疾雷爲霆。注云。雷之急激者謂霹靂。說文云。雷。陰陽薄動。雷雨生物者也。烈。火猛也。方言。烈。暴也。迅烈二文本通稱。故注互言之曰。風疾雷爲烈也。玉藻云。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

升車。必正立執綏。注周曰。必正立執綏。所以爲安也。注。必正立執綏。所以爲安也。○正義曰。升者。登也。凡升車皆自車後。曲禮云。僕展軨效駕。奮衣由右上。言僕由右上。則凡乘車者。當由左可知。正立者。正身而立。不必皆四正也。曲禮又云。君出就車。僕并轡授綏。疏云。綏有二。一是正綏。儀君之升。一是副綏。儀僕右之升。說文。綏。車中把也。把與靶同。綏系於車中。人將升車。援之以上。所以執綏者。防有攀陊傾跌。故注云所以爲安也。崔駰車左銘。正位受綏。車中內顧。正位卽正立。言受綏者。謂自僕手受綏而

執之也。升車在左。故於車左銘之。賈子容經立乘以經立之容。左持綏而左臂詘。是其儀也。陳祥道禮書。其既登也。正立執綏。引左傳范鞅逆魏舒。請驂乘而持帶爲證。案此言升車。下文別言車中。則正立執綏。非在既升後矣。陳說似是而非。

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注包曰。車中不內顧者。前視不過衡軛。傍視不過輢轂。

正義曰。鄭注云。魯讀車中內顧。今從古。案鄭從古作不內顧。與下二句一例。漢成帝紀贊引此文。亦用古論。白虎通車旂篇。車中不內顧者何。仰即觀天。俯即察地。前聞和鸞之聲。旁見四方之運。此車教之道。亦古論說。皇疏。內猶後也。顧。迴顧也。升在車上。不迴頭內顧也。所以然者。後人從己。不能常正。若轉顧見之。則掩人私不備。非大德之所爲。故不爲也。故衛瓘曰。不掩人之不備也。又云。疾。高急也。在車上言易高。故不疾言。爲驚於人也。故繆協云。車行則言。傷疾也。車上既高。亦不得手有所親指點。爲惑下人也。案親字義不可解。曲禮云。車上不妄指。親疑即妄字之誤。鄭彼注云。爲惑衆。蓋人在車上。若無事。虛以手指麾於四方。是惑衆也。○注。車中至輢轂。○正義曰。皇本作輿中。云車牀名輿。釋文。本亦作輿中。江氏永圖考曰。按車輿之制。前與左右皆有板。而缺其後以升下。則與今之後襜車略同。按包氏是魯論當作內顧。無不字。盧氏文弨鍾山札記。文選張平子東京賦云。夫君人者。黈纊塞耳。車中內顧。李善引魯論語。及崔駰車左銘。車中內顧以爲注。正以魯論語作內顧。與此合也。乃刻本於賦及注。俱增不字。此但知今所讀之本。而不知魯論語之本無不字也。崔駰銘有三章。其車右銘云。箴闕旅賁。內顧自勑。車後銘云。望衡顧轂。允慎兹容。段若膺云。觀此二章。益可證車左銘之爲內顧矣。又案漢書成帝紀贊。升車正立不內顧。顏師古注云。今論語云車中內顧。內顧者。說者以爲內前視不過衡軛。旁視不過輢轂。與此不同。然則師古所見之論語。亦無不字。說者云云。乃包咸注。是包亦依魯論爲說也。包氏愼言溫故錄。風俗通過譽云。升車必正立執綏。內顧不掩不備。不見人短。亦魯論說。今本亦多不字。案車後銘望衡顧轂。即此注之義。東京賦以黈纊塞耳。車中內顧。相比爲辭。正是收視反聽之義。集解用包注。而後人妄增不字。經注兩不相合。可謂謬矣。又漢書成帝紀贊注引魯論內顧。今本亦妄增不字。皇疏申注云。衡軛。轅端也。若前視不得遠。故曲禮云立視五巂。五巂。九丈九尺地也。式視馬尾。馬尾近在車牀欄閒也。並是不過衡軛之類也。旁謂兩邊也。輢竪在車箱兩邊。三分居前之一承較者也。轂在箱外。當人兩邊。故云旁視不過輢轂也。邢疏曲禮云。立視五巂。式視馬尾。顧不過轂。注云。立。平視也。巂。猶規也。謂輪轉之度。案車輪一周爲一規。乘車之輪。高六尺六寸。徑一圍三。三六十八。得一丈九尺八寸。五規爲九十九尺。六尺爲步。總爲十六步半。則在車上得視前十六步半也。而此注云前視不過衡軛者。禮言中人之制。此言聖人之行。前視不過衡軛耳。案邢疏本於曲禮。孔疏陸佃埤雅云。乘車之輪。六尺有六寸。五六三十。積尺爲三丈。積寸爲三尺。則五巂之袤。三丈三尺。荀子立視前六尺而大之。六六三十六。三丈六尺。即此是也。按荀子說見大略篇。楊倞注以爲臣於君前視法。殆未然。五巂之度三丈三尺。則此注所謂前視不過衡軛也。埤雅又云。國馬之衡。高八尺有七寸。田馬之衡。高七尺有七寸。駑

馬之銜。高六尺有七寸。以中言之。衡高七尺七寸。人長八尺。則高與人目略平。故曰前有錯衡。所以養目也。所謂衡視也。國君綏視。言儋不下于帶。大夫衡視。則言仰不上于面。互相備也。

色斯舉矣。【注】馬曰。見顏色不善。則去之。翔而後集。【注】周曰。迴翔審觀而後下止。正義曰。此二句。乃記者先經起義。

之辭。泛說羣鳥。不專指雌雉言。王氏瑩正義引眞德秀說。色斯舉矣。去之速也。翔而後集。就之遲也。古人所謂三揖而進。一辭而退。雖相見聚會之閒。猶謹諸此。案眞說。卽君子難進易退之義。O注。見顏色不善則去之。O正義曰。色謂人色。色有不善。則鳥見之而飛去也。人去危就安。亦如此。王氏引之經傳釋詞。色斯者。狀鳥舉之疾也。色斯。猶色然驚飛貌也。呂氏春秋審應篇。蓋聞君子猶鳥也。駭則舉。哀六年公羊傳曰。諸大夫見之。皆色然驚而駭。何注曰。色然。驚駭貌。義與此相近也。漢人多以色斯二字連讀。論衡定賢篇。大賢之涉世也。翔而有集。色斯而舉。議郎元賓碑。翻翻色斯。竹邑侯相張壽碑。君常懷色舉。遂用高逝。堂邑令費鳳碑。色斯輕翔。翻然高絜。費鳳別碑。功成事就。色斯高舉。案王說亦通。O注。迴翔審觀而後下止。O正義曰。說文。翔。回飛也。釋名釋言語。翔。佯也。言彷佯也。曲禮鄭注。行而張拱曰翔。注以迴翔卽是審觀。故增成其義。說文又云。雧。羣鳥在木上也。集。雧或省。引申爲凡鳥所止處之稱。故注訓下止。

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注】言山梁雌雉得其時。而人不得其時。故歎之。子路以其時物故共具之。非本意。不苟食。故三嗅而作起也。正義曰。釋文。山梁音良。鄭云。孔子山行。見雉食梁粟也。是鄭以梁爲粱。淮南齊俗訓芻豢黍粱。素問生氣通天論。膏粱之變。又通評虛實論。高粱之疾。王砯注並云。粱。粱也。是粱亦通粱。集解不釋山梁之義。與鄭同異不可知。今解者多爲橋梁。其說亦通。說文云。梁。水橋也。橋。水梁也。山梁。則山澗中橋。以通人行也。雌雉者。說文云。雌。鳥母也。對雄爲鳥父言之。雉者。野鳥。爾雅說文。具載其名。釋文云。時哉。一本作時哉時哉。皇邢疏述經俱兩言時哉。阮氏元校勘記。後漢書班固傳注。太平御覽九百十七並引此文。時哉二字不重。則今本重者。乃釋文所載一本也。釋文又云。共。本又作供。皇本作供。藝文類聚鳥部上。太平御覽羽族部。並引作拱。案作拱。是也。呂氏春秋審己篇。故子路揜雉而復釋之。高誘注。所得者小。不欲夭物。故復釋之。揜卽是拱。爾雅釋詁。拱。執也。意者雉正倦飛。子路揜而執之。此亦隨意之樂趣。而旋卽釋之。於是雖雉駭然驚顧。遂振迅而起也。集注云。劉聘君曰。嗅當作狊。古闃反。張兩翅也。見爾雅。考爾雅釋獸云。獸曰釁。人曰撟。魚曰須。鳥曰狊。並動走之名。狊字從目從犬。說文訓犬視。亦驚顧之意。其字與臭相似。故相沿譌爲臭。唐石經臭字左旁加口作嗅。則後人所改。五經文字。此字俞作臭也。然玉篇已引作齅。齅卽嗅正字。集注引石經又作戞。錢氏大昕養新錄。以爲孟蜀刻字經三寫。不能無誤。其信然矣。劉氏逢祿述何篇。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聖之時者也。鄉黨篇。孔子言行皆準乎禮。而歸之時中。禮以時爲大也。O注。子路

至起也。○正義曰。皇疏云。子路不達孔子時哉之歎。而謂歎雌雉是時月之味。故驟逐驅拍。遂得雌雉。煮熟而進。以供養孔子。嗅謂鼻歆翕其氣也。焦氏循補疏荀子禮論云。利爵之不醮也。成事之俎不嘗也。三臭之不食也。一也。何注本此。案說文齅以鼻就臭也。从鼻从臭。臭亦聲。說文無嗅字。嗅即齅別體。

卷十四　先進第十一

集解　凡二十三章　正義曰。皇邢本皆二十四章。釋文從鄭氏。以德行章。合上從我於陳蔡爲一章。然集解本各自爲章。故不引鄭說。則此所云二十三章三字。當爲陸所改也。又釋文於回也章云或別爲章。今所不用。亦是依集解故不用或說。朱子集注。則德行章。回也章。論篤章。皆別章。凡二十六章。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注包曰。先進後進。謂仕先後輩。禮樂因世損益。後進與禮樂。俱得時之中。斯君子矣。先進有古風。斯野人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注將移風易俗。歸之純素。先進猶近古風。故從之。正義曰。鄭注云。先進後進。謂學也。野人。粗略也。鄭此注文不備。莫由知其義。愚謂此篇皆說弟子言行。先進後進。即指弟子。大戴禮衞將軍文子篇。吾聞夫子之施教也。先以詩世。盧辯注引此文。則先進後進。皆謂弟子受夫子所施之教。進學於此也。禮王制云。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大子。王子。羣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凡入學以齒。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尚書大傳。古之帝王者。必立大學小學。使王大子。王子。羣后之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十有三年。使入小學。見小節焉。踐小義焉。年二十。入大學。見大節焉。踐大義焉。小師取小學之賢者。登之大學。大師取大學之賢者。登之天子。天子以爲左右。是古用人之法。皆令先習禮樂而後出仕。子產所云學而後入政者也。其國之俊選。不擬有卑賤。故王大子等入學皆以齒。所謂天子元子視士者也。夫子以先進於禮樂爲野人。野人者。凡民未有爵祿之稱也。春秋時。選舉之法廢。卿大夫皆世爵祿。皆未嘗學問。及服官之後。其賢者。則思爲禮樂之事。故其時後進於禮樂爲君子。君子者。卿大夫之稱也。觀子路問成人。夫子答以臧武仲孟公綽卞莊子冉求諸人。又云。文之以禮樂。可爲成人。此四人先已出仕。若文以禮樂。則亦後進於禮樂之君子也。夫子弟子。多是未學。故亟亟以禮樂教之。所云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即是從先進。而冉求則以禮樂俟君子。子路且以有民人社稷。何必讀書。乃爲學。讀書者。讀禮樂之書也。當時子路冉有皆已仕。未遑禮樂。而夫子以禮樂爲重。故欲從先進。變當時世爵祿之法。從古選舉正制也。用之。謂用其人也。後進於禮樂。雖亦賢者。然朝廷用人。

當依正制。且慮有不肯。遽入仕塗也。此章之義。沈薶千載。自盧辨戴記注發之。而後人莫之能省。至邢疏但知先進後進指弟子。而以進爲仕進。以從先進爲歸淳素。猶依注說爲之。朱氏翔鳳發微謂先進。爲士民有德者。登進。爲卿大夫自野升朝之人。後進。謂諸侯卿大夫皆世爵祿。生而富貴。以爲民上。是謂君子。說皆得之。但以進爲仕進。先進爲殷法。先進後進。俱不兼弟子。尙未爲是。故略本諸義。別爲釋之。○注。先進至人也。○正義曰。以先進後進。爲仕先後輩者。王制言大樂正論進士之秀者。以告于王曰進士。孟子言治則進。是進有仕義。管子宙合云。是故聖人傳之簡策。傳以告後進。又云。故傳之簡策。傳以告後世人。是先進後進。謂人之先後仕者也。言輩者。非一之辭。禮樂因世損益者。禮樂隨風俗爲盛衰。故質勝。當救之以文。文勝。當救之以質。是於文質二者之中。或損或益也。後進與禮樂。俱得時之中者。與卽於字之誤。言夫子稱後進中君子。是其禮樂俱能因世損益。得時之中也。邢疏申此注。謂先進。當襄昭之世。後進。當定哀之世。皆謂夫子同時人。案夫子論文質。甚貴時中。故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又言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此文亦是得中之文。其有爲尙質之論。皆是救時之法。如奢儉易戚。俱爲失禮。夫子則甯從儉從戚。亦以二者俱不得中。故甯從質勝。不從文勝也。若顯然擧一中道。稱爲君子。而不欲從之。則與平時所稱爲彬彬。所稱爲從周者不合。下篇棘子成欲棄文從質。子貢卽深斥之。若如此注所云。則夫子正與棘子成同見。而奚其可哉。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注鄭曰。言弟子之從我而厄於陳蔡者。皆不及仕進之門。而失其所。

正義曰。陳蔡之厄。史記孔子世家敘於吳伐陳。楚救陳。軍於城父後。在魯哀六年。朱子據論語以爲自衞如陳。在魯哀二年。江氏永鄉黨圖考。以爲在魯哀四年。其言曰。孟子云。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閒。言閒者。兩地相接之處。陳卽今陳州府。蔡始封。在今汝甯之上蔡縣。其後平侯徙汝甯之新蔡縣。皆與陳相近。新蔡在陳南。夫子哀二年至陳。若非適蔡。則不得至陳蔡之閒。哀二年十二月。蔡昭侯畏楚。遷於吳之州來。州來之蔡城。在今鳳陽府壽州北三十里。與陳相距。中閒隔絕。亦不得言陳蔡之閒也。然則絕糧陳蔡之閒。當在哀四年。自陳適蔡時。指故地上蔡言之耳。蔡既遷。則故蔡地皆屬於楚。是時楚昭王賢。葉公又賢。夫子欲用楚。故如蔡如葉。按四年傳云。楚左司馬販申公壽餘葉公諸梁致蔡於負函。十六年傳云。葉公在蔡。蓋故蔡邑。葉公兼治之。夫子自陳如蔡。就葉公耳。與蔡國無涉也。今案江說甚覈。然史記亦自可從。先從叔丹徒君經傳小記。爾雅淮南有州黎丘。注今在壽春縣。案鹽鐵論。孔子能方不能圓。故飢於黎丘。哀公二年。蔡還於州來。四年。孔子自陳適蔡。三歲。吳伐陳。楚救陳。軍於城父。使人聘孔子。於是絕糧陳蔡之閒。鹽鐵論所謂黎丘。蓋卽州黎之丘也。此直從史記在六年。而陳蔡之閒。據新遷之蔡言。蓋其地距陳雖遠。然中閒無他國相隔。則亦爲陳蔡之閒矣。當時從遊弟子。據世家有顏淵。子貢。子路。弟子列傳。有子張。呂氏春秋愼人篇。有宰予。此外皆無考。鄭氏以下章德行云云。合此爲一章。

然冉有於魯哀三年。爲季康子所召。不應於此年。復有一冉有從夫子也。尤氏侗艮齋雜說引陳魯辨曰。陳蔡從者。豈止十人。患難之時。何必分列四科乎。斯知鄭說未敢從也。皆不及門也。皇本門下有者字。○注。言弟至其所。○正義曰。孔門弟子。無仕陳蔡者。故注以爲不及仕進之門。孟子云。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閒。無上下之交也。無上下之交。卽此所云不及門也。孔子世家言匡人拘孔子。孔子使從者爲甯武子臣於衞。然後得去。雖甯武子非孔子同時人。然必有從者臣衞之事。設以屬之甯武子耳。及陳蔡之厄。孔子亦使子貢如楚。楚昭王興師迎孔子。然後免。又檀弓言夫子將之荆。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可知夫子周遊。亦賴羣弟子仕進。得以維護之。今未有弟子仕陳蔡。故致此困厄也。焦氏循補疏申此注云。堯典。闢四門。鄭氏注云。卿士之職。使爲已出政教於天下。言四門者。亦因卿士之私朝在國門。魯有東門襄仲。宋有桐門右師。是後之取法於前也。鄭以門爲卿士之門。則及門者。謂仕於卿大夫之私朝也。周禮。大司馬辨名號之用。帥以門名。注云。帥軍將以門名者。所被徽識。如其在門所樹者也。軍將皆命卿。古者軍將蓋爲營治於國門。魯有東門襄仲。宋有桐門右師。皆上卿爲軍將者也。春官小宗伯。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疏。其正室皆謂之門子。掌其政令。注云。正室。適子也。將代父當門者也。襄九年。鄭六卿及其大夫門子。皆從鄭伯。注云。門子。卿之適子。卿之子稱門子。是卿以門名。卿當門。以門名。適子代父當門。則稱門子。其士于卿大夫之門。謂之及門矣。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正義曰。釋文云。鄭云以合前章。盧氏文弨攷證曰。鄭云當作鄭氏。案鄭氏非辨見前疏。皇疏云。此章初無子曰者。是記者所書。並從孔子印可而錄在論中也。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政事。冉有。季路。言語。宰我。子貢。文學。子游。子夏。是此四科。爲夫子平時所論列。不必在從陳蔡時。弟子傳。先政事於言語。當出古論。周官師氏注云。德行內外之稱。在心爲德。施之爲行。顏子好學。於聖道未達一閒。閔子騫孝格其親。不仕大夫。不食汚君之祿。仲弓可使南面。荀子以與孔子並稱。冉伯牛事無考。觀其有疾。夫子深歎惜之。此四子。爲德行之選也。孟子公孫丑篇。宰我子貢。善爲說辭。冉伯牛閔子。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是言語以辭命爲重。毛詩定之方中傳。故建邦能命龜。田能施命。作器能銘。使能造命。升高能賦。師旅能誓。山川能說。喪紀能誄。祭祀能語。此九者。皆是辭命。亦皆是言語。皇疏引范甯曰。言語。謂賓主相對之辭也。范以當時最重邦交。故言語當指此事。亦是舉彼一端。以例其餘。弟子列傳。宰予利口辨辭。子貢利口巧辭。是宰我子貢。爲言語之選也。夫子言求也藝。由也果。可使從政。是冉有季路。爲政事之選也。沈氏德潛吳公祠堂記曰。子游之文學。以習禮自見。今讀檀弓上下二篇。當時公卿大夫士庶。凡議禮弗決者。必得子游之言。以爲重輕。故自論小斂戶內。大斂東階。以暨隱議

猶無諸節。其閒共一十有四。而其不足於人者。惟縣子汝哉叔氏一言。則其學生之合禮可以知。朱氏彝尊文水縣卜子祠堂記曰。徐防之言。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蓋自六經删述之後。詩易俱傳自子夏。夫子又稱其可與言詩。儀禮則有喪服傳一篇。又嘗與魏文侯言樂。鄭康成謂論語爲仲弓子夏所撰。特春秋之作。不贊一辭。夫子則曰。春秋屬商。其後公羊穀梁二子。皆子夏之門人。蓋文章可得而聞者。子夏無不傳之。文章傳。性與天道亦傳。是則子夏之功大矣。由沈朱二文觀之。是子游子夏。爲文學之選也。皇疏引王弼曰。此四科者。各舉其才長也。又曰。弟子才不徒十。蓋舉其美者。以表業分名。其餘各以所長從四科之品也。案王說是也。徐幹中論智行篇。人之行。莫大於孝。莫顯於清。曾參之孝。有虞不能易。原憲之清。伯夷不能閒。然不得與游夏列在四行之科。以其才不如也。此則故爲苛論。不免以辭害義矣。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注 孔曰。助。益也。言回聞言卽解。無可起發增益於己。注。助益至於己。○正義曰。爾雅釋詁。助。勴也。勴、佐助也。說文。助。左也。左卽佐。說此訓益者。引申之義。教學本是相長。故夫子言子夏爲起予。正以質疑問難。義益可明也。說如說釋之說。曾子立事云。問而不決。承閒觀色而復之。雖不說。亦不彊爭也。不說猶言不解。學記云。相說而解。此注云聞言卽解。亦以解訓說也。徐幹中論智行篇。仲尼亦奇顏淵之有盛才也。故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顏淵達於聖人之情。故無窮難之辭。是以能獨獲亹亹之譽。爲七十子之冠。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閒於其父母昆弟之言。注 陳曰。言子騫上事父母。下順兄弟。動靜盡善。故人不得有非閒之言。正義曰。閔子稱字者。夫子述時人所稱也。昆者。毛詩葛藟傳。昆。兄也。爾雅釋親。晜。兄也。說文。周人謂兄曰晜。從弟從眔。晜是本字。昆是隸省。昆則音近假借也。亢倉子順道篇。閔子騫問孝於仲尼。退而事之於家。三年。人無閒於父母昆弟之言。○注。言子至之言。○正義曰。焦氏循補疏。漢書杜鄴傳舉方正對曰。昔曾子問從令之義。孔子曰。是何言與。善閔子騫守禮不苟。從親所行。無非禮者。故無可閒也。後漢范升傳。升奏記王邑曰。升聞子以人不閒於其父母爲孝。臣以下不非其君上爲忠。又云。知而從令。則過大矣。二者皆引爲從令之證。蓋以從令而致親於不義。則人必有非閒其父母昆弟之言。惟不苟於從令。務使親所行。均合於義。人乃無非閒其親之言。是乃得爲孝。然則閔子之孝。在人無閒於其父母昆弟之言。人所以無閒於其父母昆弟之言者。以其不苟從令也。陳注動靜盡善。或卽指此。藝文類聚孝部引說苑云。閔子騫兄弟二人。母死。其父更娶。復有二子。子騫爲其父御車。失轡。父持其手。衣甚單。父則歸。呼其後母兒。持其手。衣甚厚溫。卽謂其婦曰。吾所以娶汝。乃爲吾子。今汝欺我。去無留。子騫曰。母在一子單。母去四子寒。其父默然。故曰孝哉閔子騫。一言其母還。

再言三子溫。依此事。閔子不從父令。則後母不遣。是其上事父母。兩弟溫煖。無恨心。而恐母遣而兩弟寒。是下順兄弟。於是父感之。其後母與兩弟亦感之。可知。則此一不從父令而諫。一家孝友克全。尤非尋常不苟從令可比。孔子稱其孝。兼言兄弟。正指此事。是所謂動靜盡善也。閔子之孝。不啻大舜之乂不格姦。若恭世子不肯傷公之心。不言志而死。非可言孝也。不字作無字解。自明人無非閒之言。不是無非閒閔子之言。乃無非閒其父母昆弟之言也。今案論衡知實篇。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閒於其父母昆弟之言。虞舜大聖。隱藏骨肉之道。宜愈子騫。瞽叟與象。使舜治廩浚井。意欲殺舜。舜當見殺己之情。早諫豫止。旣無如何。宜避不行。何故使父與弟得成殺己之惡。使人非閒父弟。萬世不滅。是漢世說此文。皆謂人不非其父母昆弟爲孝。陳君此注。義正然也。韓詩外傳載此事云。母悔改之後。至均平。遂成慈母。可爲焦說取證。

南容三復白圭。【注】孔曰。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南容讀詩至此。三反覆之。是其心愼言也。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正義曰。古人言數之多。自三始。故此稱三復也。仲尼弟子列傳。三復白圭之玷。多之玷二字。當出古論。大戴禮衞將軍文子篇。獨居思仁。公言言義。其聞詩也。一日三復百圭之玷。是南宮縚之行也。夫子信其仁。以爲異姓。盧辯注謂以兄之子妻之也。言一日三復者。猶子路終身誦之也。張栻論語解謹言知此。則謹行可知。○注。詩云至言也。○正義曰。稱詩云者。大雅抑篇文。毛傳云。玷。缺也。說文。㓠缺也。從刀占聲。詩曰。白圭之㓠。義與毛同。今詩叚玷爲㓠。玷訓玉有瑕。不訓缺也。不可爲者。爲。治也。南容一日三復此四語。而注云讀詩至此。三反覆之者。是據初讀時言。其後遂日誦以爲戒也。

季康子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正義曰。釋文云。康子問弟子。一本作季康子。鄭本同。案皇邢本皆有季字。又皇本今也則亡下。有未聞好學者五字。皇疏此與哀公問同。而答異者。舊有二通。一云。緣哀公有遷怒貳過之事。故孔子因答以箴之也。康子無此事。故不須言也。又一云。哀公是君之尊。故須具答。而康子是臣爲卑。故略以相酬也。案疏後說是。大戴禮虞戴德云。子曰。丘於君唯無言。言必盡。於他人則否。是其證。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注】孔曰。路。顏淵父也。家貧。欲請孔子之車。賣以作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爲之椁。以吾從

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注孔曰。鯉。孔子之子。伯魚也。孔子時爲大夫。言從大夫之後。不可以徒行。謙辭也。正義曰。顏子卒年。據公羊傳及史記孔子世家。當在子路之死及獲麟之前。故江氏永聖蹟表載於哀十三年時。夫子年七十一也。說詳雍也篇疏。以爲之椁。高麗本足利本無此四字。阮氏元校勘記曰。釋文。至下文無椁始作音。是陸氏所據本亦無此四字也。說文云。椁。有木亭也。從木亭聲。今論語皇本作槨與椁一字。白虎通崩薨篇。所以有棺槨何。所以掩藏形惡也。槨之爲言廓。所以開廓辟土。無令迫棺也。據喪大記。士有雜木椁。但顏子家貧。不能備椁。故顏路爲之請耳。才謂顏子。不才謂伯魚。史記世家云。伯魚年五十。先孔子死。家語本姓解云。孔子年十九。娶宋之幷官氏。生伯魚。則伯魚之生。夫子年正二十二三。爲昭十一十二年。其死當在哀公十一年。夫子年六十九。江氏永聖蹟表叅後一年。五經異義。臣子先死。君父猶名之。孔子曰。鯉也死。是已死稱名。左氏說。既沒。稱字而不名。桓二年。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先君死故稱其字。穀梁同左氏說。謹案論語稱鯉也死。時實未死。假言死。從左氏穀梁說。玄之聞也。論語云鯉也死。有棺而無椁。死是實未葬前也。設言死。凡人於恩猶不然。況賢聖乎。案鄭駁是也。許君必謂鯉死爲設言者。意以史記言顏淵少孔子三十歲。至二十九歲。髮盡白蚤死。又列子淮南子。皆以顏子夭死。而伯魚之死。年已五十。則鯉死應在顏子之後。不知史記言顏子少孔子三十歲。前人謂三十爲四十之譌。而列子淮南皆傳聞之誤。本不爲據。鯉死既在顏子前。則論語非爲設言可知。棺者。白虎通崩薨篇。棺之爲言完。所以藏尸令完全也。說文。棺。關也。所以掩尸。有棺無椁。亦因貧之故。所謂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者也。徒。說文。赴。步行也。今經傳皆作徒。易賁初九。舍車而徒。詩黍苗。我徒我御。皆謂步行也。吾不徒行以爲之椁。言未嘗賣車以爲椁也。孔子初仕魯爲大夫。及去位。從士禮。其後魯人以幣召孔子歸。自必復其爵。而不居位。若大夫致仕者然。故但從大夫之後。孔子世家所以言魯終不能用孔子也。魯語。吳子使來好聘。發幣於大夫及仲尼。亦以孔子時從大夫後矣。既從大夫之後。與聞國政。故畜有馬乘。不得徒行。王制云。君子耆老不徒行是也。案顏路請子之車以爲椁。不辭於自請者。公羊隱元年傳。喪事有賵。賵者。蓋以乘馬束帛。車馬曰賵。是賵喪之禮。本有車馬。故夫子於舊館人之喪。說驂以賵。今此顏子死。夫子必亦有賵。而顏路復請子之車以爲椁。哀痛迫切。不遑計及於禮之當否。且知夫子於顏淵誼厚。不妨以情告也。趙岐孟子公孫丑章句。禮。喪事不外求。不可稱貸而爲悅也。周官宰夫注。凡喪。始死。弔而含襚。葬而賵贈。其閒加恩厚。則有賻焉。春秋譏武氏子來求賻。賈疏云。隱公三年。公羊文云。喪事無求。求賻非禮。何休云。禮本爲有財者制。有則從之。無則致哀而已。不當求。求則皇皇傷孝子心。蓋通於下。何休云。爾者。嫌天子財多。不當求下。財少可求。故明皆不當求。顏路請子之車。孔子不與。亦是不合求。故抑之也。由買此言。顏路請車。禮有未合。夫子以其哀迫。不欲深責。而但婉言告之。至以鯉死爲比。則亦視顏子猶子矣。皇本吾不下有可字。不可上有吾以二字。徒行下無也字。○注。路顏至作椁。○正義曰。鄭注云。欲得賣之以爲顏淵作椁也。顏路。顏回之父。此僞

孔所褻。弟子列傳。顏無繇字路。路者。顏回父。父子嘗各異時事孔子。索隱曰。家語顏由字路。孔子始教於闕里。而受學焉。少孔子六歲。○注。鯉孔至辭也。○正義曰。鄭注云。鯉。孔子之子伯魚也。此僞孔所褻。家語本姓解云。魚之生也。魯昭公以鯉魚賜。孔子榮君之賜。故因以名鯉。而字伯魚。案顏子卒時。夫子久不居位。而注云時爲大夫。謙言從大夫之後。顯然謬誤。其爲僞託無疑。

顏淵死。子曰。噫。注包曰。噫。痛傷之聲。天喪予。天喪予。注天喪予者。若喪己也。再言之者。痛惜之甚。正義曰。漢書董仲舒傳贊。劉歆曰爲伊呂乃聖人之耦。王者不得則不興。故顏淵死。孔子曰。噫。天喪余。唯此一人。爲能當之。自宰我。子贛。子游。子夏。不與焉。顏師古注。言失其輔佐也。蓋天生聖人。必有賢才爲之輔佐。今天生德於夫子。復生顏子爲聖人之耦。並不見用於世。而顏子不幸。短命死矣。此亦天亡夫子之徵。故曰天喪予。○注。噫。痛傷之聲。○正義曰。何休公羊傳注。噫。咄嗟貌。詩噫嘻傳。噫。歎也。

顏淵死。子哭之慟。注馬曰。慟。哀過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注孔曰。不自知己之悲哀過。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正義曰。皇疏云。孔子往顏家哭之也。從者。謂諸弟子。隨孔子往顏淵家。有見孔子哀甚。故云子慟矣。案皇本。曰有慟乎。曰上有子字。又誰爲下。有慟字。○注。慟。哀過也。○正義曰。說文無慟字。漢碑多作恒。憧當即慟省。鄭注云。慟。變動容貌。亦以慟字從動得義。此即是哀過。鄭與馬不異也。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注禮。貧富各有宜。顏淵家貧。而門人欲厚葬之。故不聽。門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注馬曰。言回自有父。父意欲聽門人厚葬。我不得割止。非其厚葬。故云耳。正義曰。厚葬者。謂凡葬事求豐備也。晉語欒共子云。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顏子事夫子猶父。故曰子在。回何敢死。則同於父母在。不許友以死之義也。史記弟子傳。夫子言自吾得回。門人日親。及夫子沒。門人必喪三年。若喪父而無服。則皆同顏子事夫子猶父矣。然夫子喪顏子。若喪子而無服。是亦視回猶子。推不能止門人之厚葬。終心自歉。故深責二三子也。唐石經初刻。猶子下也字作曰。○注。言回至云耳。○正義曰。鄭注。顏路欲聽門人厚葬之。同馬義。吳氏嘉賓說。喪具稱家之有無。然而禮有賻喪者。賻之亦惟其稱焉耳。使顏子死無附身以斂。無附棺以爲葬。師與友竭財以助之可也。是非得已也。有棺而無椁。有葬而爲之厚葬。則非也。以其得已也。君子所以受於人者義如此。必不得已而後受。苟可以已而已。故曰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夫子之視顏子。視之猶其生也。彼門人者。以其生

之所不受者而與之。是死之也。故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小人之愛人也以姑息。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注陳曰。鬼神及死事難明。語之無益。故不答。正義曰。事人。若子事父。臣事君。是也。焉能事鬼。言鬼則神可知。或以事鬼下脫神字。非也。趙氏佑溫故錄。禮有五經。莫重於祭。古之所爲享鬼神者。當無不至。則子路之問。不爲不切。夫先王之享鬼神。莫非由事人而推之。故生則盡養。死則盡享。惟聖人爲能饗帝。惟孝子爲能享親。一云事鬼也。莫非教天下之事人也。吾未見孝友不敦於父兄。而愛敬能達乎宗廟者也。則盡乎事鬼神之義矣。進而問死。欲知處死之道也。人有所當死。有所不當死。死非季路所難。莫難乎其知之明。處之當。然而死非可預期之事。故爲反其所自生。君子之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歸於得正而斃。其不敢以父母之身行殆。不敢以匹夫之諒爲名者。皆惟其知生。敬吾生。故重吾死也。否則生無以立命。死適爲大愚而已。則盡乎知死之義矣。子嘗言之矣。務民之義。卽所以事人。敬鬼神而遠之。卽所以事鬼也。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所謂能事人。能事鬼也。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所以敎知生。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人。所以敎知死也。孟子曰。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所謂知生知死也。皇邢本。唐宋石經。敢問上有日字。○注。陳曰至不答。○正義曰。世說簡傲篇注。引馬融注曰。死事難明。語之無益。故不答。與此陳注同。當是彼文誤引。

閔子侍側。誾誾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注鄭曰。樂各盡其性。行行。剛彊之貌。若由也。不得其死然。注孔曰。不得以壽終。正義曰。閔子少子路六歲。而先閔子者。閻氏若璩釋地三續。謂以德序。是也。皇本閔子下有騫字。冉有。唐石經作冉子。說文侃下引子路侃侃如也。疑作子貢。或許氏誤記。宋氏翔鳳過庭錄。說文解字。侃。剛直也。從㐰。㐰。古文信。從川。取其不舍晝夜。論語曰。子路侃侃如也。此引作侃侃是正字。鄉黨篇之侃侃。及此下文冉有子貢侃侃如也。並當爲衎衎。假借作侃侃。故並訓爲和樂也。鄭注論語行行剛彊之貌。與許君解侃爲剛直義同。行行疑涉下文衎衎而誤。蓋古文論語。冉有子貢。侃侃如也。本作衎衎。案宋說亦通。若由也不得其死然。皇本若上有日字。孫奕示兒編。子樂。必當作子曰。聲之誤也。始以聲相近。而轉曰爲悅。又以義相近。而轉悅爲樂。知由也不得其死。則何樂之有。阮氏元校勘記。文選幽通賦。及座右銘兩注。並引子路行行如也。子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與孫說合。案淮南子精神訓注。亦引作孔子曰。有無日字。皆可通。惟樂字。鄭注已釋之。斷非日字之誤。夫子是樂四賢。才德足用。不必專言子路。若者。疑料之辭。不能遠決也。○注。樂各盡其性。行行。剛彊之貌。○正義曰。凡人賦性。

剛柔不齊。雖各盡其性。斯有所成立。可同歸於善也。朱子集注云。樂得英才而教育之。又一義亦通。行行訓剛彊。此會意。釋名釋姿容。兩腳進曰行行。抗足而前也。漢孫根碑。行行義勇。○注。不得以壽終。○正義曰。皇疏云。後果死衛難也。袁氏曰。道直時邪。自然速禍也。

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注鄭曰。長府。藏名也。藏財貨曰府。仍。因也。貫。事也。因舊事則可也。何乃復更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注王曰。言必有中者。善其不欲勞民改作。正義曰。閻氏若璩釋地。左傳昭二十五年。公居於長府。杜注。長府。官府名。九月戊戌伐季氏。遂入其門。長府。今不知所在。意其與季氏家實近。公居焉。出不意而攻之。論語鄭注。藏財貨曰府。又意公徵弱。將攻權臣。必先據藏貨財之府。庶可結士心。翟氏灝考異。長府。蓋魯君別館。稍有蓄積。可備警之所。季氏惡公特此伐己。故於已事後。率魯人卑其閈閎。俾後之君。失所憑恃。其心尙可問乎。閔子能爲微辭諷之。則與聖人彊公弱私之心。深有契矣。凌氏鳴喈解義。疇昔昭公。嘗居是伐季氏矣。定哀之閒。三家因欲改爲之。將以弱所恃也。稱魯人。衆也。是時三家皆欲之。包氏愼言溫故錄。案長府。宮館之屬。非藏名也。漢書元帝紀詔曰。惟德薄。不足以充入舊貫之居。其令諸宮館。希幸御者勿繕治。注。應劭曰。舊貫者。常居也。此足爲證。昭公欲伐季氏。而先居長府。必其地爲君常所臨幸。故人不以爲疑。魯人爲長府。蓋欲擴其舊居以壯觀瞻。魯君失民數世矣。隱民皆取食於季氏。復爲長府以重勞之。是爲淵敺魚也。閔子故婉言以諷之。後漢書郎顗傳。顗上書曰。夏禹卑室。盡力致美。又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何必改作。臣昌爲諸所繕修事可減省。郎顗引經。亦以長府爲宮館。義與元帝詔若合符契。不可易也。案諸說略有異同。雖閻氏得之。而義亦未盡。蓋府自是藏名。周官玉府職云。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王之獻金玉兵器文織良貨賄之物。受而藏之。內府職云。掌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良兵良器。以待邦之大用。凡四方之幣獻之金玉齒革兵器。凡良貨財入焉。又外府掌邦布。及王后世子祭服。是兵器藏內府。不藏外府。然則玉府掌兵器。亦當在內。魯之長府。自是在內。而爲兵器貨賄所藏。魯君左右。多爲季氏耳目。公欲伐季氏而不敢發。故居於長府。欲藉其用以伐季氏。且以使之不疑耳。昭公伐季氏。在二十五年。孔子時正居魯。則知魯人爲長府。正是昭公居之。因其毀壞。而欲有所改作。以爲不虞之備。但季氏得民已久。非可以力相制。故子家羈力阻其謀。宋樂祁知魯君必不能逞。而閔子亦言仍舊貫。言但仍舊事。略加繕治。何必改作。以諷使公無妄動也。論語書之曰魯人。明爲公諱。且非公意也。當時伐季之謀。路人皆知。閔子所言。正指其事。然其辭微而婉。故夫子稱其言必有中也。若如翟說。魯人指季平子。凌說魯人指三家。在定哀時爲長府者。欲改爲之。以奪魯君之所恃。夫昭公居長府以伐季氏。其事已無成。定哀卽欲伐季氏。亦斷無仍居長府。蹈此覆轍。而煩三家之重慮之也。且旣患公復居長府。何不毀壞之。而反從而修治也耶。

如包說長府是別宮。非藏名。則昭公居長府以伐季氏。將何所取意耶。諸說於情事多未能合。若爾氏以長府去季氏家近。亦非是。長府自在公宮內也。○注。長府至改作。○正義曰。說文。府。文書藏也。廣雅釋宮。府。舍也。府。聚也。凡財賄兵器文書皆藏之府。許祗言文書者。舉一以例之也。鄭云藏財貨者。凡居財貨曰府。故周官玉府內府外府。又大府泉府。皆稱府也。仍因。貫事。並爾雅釋詁文。王氏念孫說貫訓行。亦通。見前一貫章疏。鄭注又云魯讀仍爲仁。今從古。惠氏棟九經古義。揚雄將作大匠箴云。或作長府。而閔子不仁。用魯論也。臧氏庸鄭注輯本釋云。魯讀仁字爲句。言仁在舊貫。改作是不仁也。義雖通而稍迂。古作仍字。義益明。故鄭從之。仍仁音相近也。

子曰。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注馬曰。子路鼓瑟。不合雅頌。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注馬曰。升我堂矣。未入於室耳。門人不解。謂孔子言爲賤子路。故復解之。正義曰。白虎通禮樂篇。瑟者。嗇也。閑也。所以懲忿。窒欲。正人之德也。郭璞注爾雅云。長八尺一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七弦。邵氏晉涵正義引禮圖。雅瑟廣長。與郭注同。惟二十三弦。與郭異。頌瑟長七尺二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五弦。而風俗通又言今瑟長五尺五寸。皆是依仿古制。不能畫一。皇本作由之鼓瑟。似因注誤衍。升堂入室。喻學道有淺深。聘禮疏云。後楣以南曰堂。堂凡四架。前楣與棟之閒。爲南北堂之中。則後楣北。爲室與房矣。凡入室必由堂。至入室則已觀止。故夫子言善人之道。亦以入室爲喻也。說苑修文篇。子路鼓瑟。有北鄙之聲。孔子聞之曰。信矣。由之不才也。冉有侍。孔子曰。求。爾奚不謂由。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爲中節。流入於南。不歸於北。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故君子執中以爲本。務生以爲基。故其音溫和而居中。以象生育之氣。憂哀悲痛之感。不加乎心。暴厲淫荒之動。不在乎體。夫然者。乃治存之風。安樂之爲也。彼小人則不然。執末以論本。務剛以爲基。故其音湫厲而微末。以象殺伐之氣。和節中正之感。不加乎心。溫儼莊恭之動。不存乎體。夫殺者。乃亂亡之風。奔北之爲也。昔舜造南風之聲。其興也勃焉。至今王公述而不釋。紂爲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焉。至今王公以爲笑。彼舜以匹夫。積正合仁。履中行善。而卒以興。紂以天子。好慢淫荒。剛厲暴賊。而卒以滅。今由也匹夫之徒。布衣之醜也。既無意乎先王之制。而又有亡國之聲。豈能保七尺之身哉。冉有以告子路。子路曰。由之罪也。小人不能耳。陷而入於斯。宜矣。夫子之言也。遂自悔。不食七日而骨立焉。孔子曰。由之改過矣。此相傳子路鼓瑟。夫子責之之事。○注。子路鼓瑟。不合雅頌。○正義曰。雅頌以音言。史記孔子世家。詩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又樂書云。樂之雅頌。猶詩之威儀。威儀以養身。雅頌以養心。聲應相保。細大不踰。使人聽之。而志意得廣。心氣和平者。皆雅頌也。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注孔曰。言俱不得中。曰。然則師愈

與。子曰。過猶不及。注愈猶勝也。O正義曰。皇本問下有曰字。賢下有乎字。過猶不及下有也字。O注。言俱不得中。O正義曰。仲尼燕居云。子曰。師爾過。而商也不及。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將何以為此中者也。子曰。禮乎禮。夫禮。所以制中也。鄭注。過與不及。言敏鈍不同。俱違禮也。案敏鈍以氣質言。觀子張與子夏除喪而見孔子。子張彈琴成聲曰。不敢不及。子夏彈琴不成聲曰。不敢過也。可見中庸云。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其下即引顏子之擇中庸。舜之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明過與不及。皆有所失。故惟以禮制之中也。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注孔曰。周公。天子之宰卿士。冉求為季氏宰。為之急賦稅。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注鄭曰。小子。門人也。鳴鼓。聲其罪以責之。正義曰。季氏富於周公者。周公封魯。取民之制。不過什一。自後宣公稅畝。已為什而取二。季氏四分公室。已取其二。量校所入。踰於周公賦稅之數。故曰季氏富於周公。公羊定八年。或曰。弒千乘之主。而不克舍此可乎。何休注。時季氏邑宰。至于千乘。此可知季氏之富也。聚斂者。說文。聚。會也。斂。收也。爾雅釋詁。斂。聚也。二字訓義並同。胡氏紹勳拾義。解聚字為驟。謂急於斂取。亦備一解。大學引孟獻子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其下言長國家而務財用。必自小人。小人。即指聚斂之臣言。附益者。說文。附。益也。附與坿同。漢書哀帝紀。武有衡山淮南之謀。設附益之法。亦謂徵斂之厚。鄭注此云。求。冉有名也。季氏富矣。而求聚民財以增之。增即附益之義。孟子離婁篇。孟子曰。求也為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趙岐注。季氏。魯卿。季康子。案左哀十一年傳。季氏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為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十二年春王正月。用田賦。魯語載此事。仲尼私於冉有曰。汝不聞乎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於是乎有鰥寡孤疾。有軍旅之出則徵之。無則已。其歲收。田一井。出稯禾秉芻缶米。不是過也。先王以為足。若子季孫欲其法也。則有周公之籍矣。若欲犯法。則苟而賦。又何訪焉。何休公羊注解用田賦云。田謂一井之田。賦者。斂取其財物也。言用田賦者。若今漢家斂民錢。以田為率矣。何解賦為財物。而孟子以為賦粟倍他日。粟即財物也。倍他日者。倍乎稅畝之制也。倍之為言大略之辭。賈逵杜預解左傳。以賦為軍制。誤矣。用田賦。自是季氏之謀。特冉子不能救止其事。故夫子深責之。見凡為人臣。當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亦冀季孫聞善言能改悟也。鳴鼓。謂擊鼓使鳴也。皇本而附益之。

之作也。鳴鼓下無而字。○注。周公天子之宰卿士。○正義曰。周公封魯。元子嗣之。其次子世守采地。官於王朝爲卿士。春秋時所稱周公召公是也。此注知不然者。春秋內外傳。皆舉周公典籍。是夫子欲以周公所制賦法。正季氏之失。故此文卽言富於周公以譏之也。若泛指天子之宰。便爲回遠。且於內外傳所言周公不合。○注。鳴鼓。聲其罪以責之。○正義曰。左莊二十九年傳。凡師有鐘鼓曰伐。晉語。伐備鐘鼓。聲其罪也。昭十七年傳。日有食之。天子伐鼓于社。諸侯伐鼓于朝。杜注謂天子責羣陰。諸侯自責。是凡責讓。多用鼓也。說文。攻。擊也。此訓責者。引申之義。宋氏翔鳳發微云。春秋繁露曰。大旱者。陽滅陰也。陽滅陰者。尊壓卑也。固其義也。雖大甚。拜請之而已。無敢有加也。大水者。陰滅陽也。陰滅陽者。卑勝尊也。日食亦然。皆下犯上。以賤傷貴。逆節也。故鳴鼓而攻之。朱絲而脅之。爲其不義也。此亦春秋之不畏強禦也。按董生之言。知魯有季氏。世卿專政。祿去公室。攘奪克剝。而有用田賦之事。是亦卑勝尊。賤傷貴。不義之至者與。季氏不能禦。冉有不能救。厥罪惟均。故鳴鼓而攻。若深疾冉有。實正季氏之惡。

柴也愚。注弟子。高柴。字子羔。愚。愚直之愚。參也魯。注孔曰。魯。鈍也。曾子性遲鈍。師也辟。注馬曰。子張才過人。失在邪僻文過。由也喭。注鄭曰。子路之行。失於畔喭。

正義曰。此節亦夫子所論。而不著子曰。與前四科同。師也辟。朱子集注。辟。便辟也。謂習於容止。少誠實也。案便辟猶盤辟。武氏億羣經義證。案墨子再拜便僻。是便僻與再拜連文。卽漢書何武傳。見所舉者槃辟雅拜。服虔曰。行禮容拜也。儒林傳注。蘇林曰。張氏不知經。但能盤辟爲禮容。盤亦便之轉。案荀子非十二子云。禹行而舜趨。子張氏之賤儒也。大戴禮五帝德云。孔子曰。吾欲以容貌取人。於師也改之。皆可證。竊謂愚魯近猾。辟喭近狂。故夫子願與之進於禮樂也。其後四子德成學立。故子貢答衞將軍文子。咸稱其美行矣。皇本辟作僻。此依馬注誤改。喭。書無逸疏引作諺。阮氏元校勘記。說文有諺無喭。喭乃諺之俗字。○注。弟子至之愚。○正義曰。弟子列傳。高柴字子羔。少孔子三十歲。子羔長不盈五尺。受業孔子。孔子以爲愚。集解引鄭玄曰。衞人子羔。亦稱季羔。見左傳。檀弓作子臯。臯與羔同。家語作子高。齊人。少孔子四十歲。高既爲氏。不當又爲字。三十四十。積書相亂。衞齊二說亦異。當以鄭氏爲是。愚直。謂知古之愚者直也。○注。魯。鈍也。○正義曰。說文云。魯。鈍詞也。論語曰。參也魯。段氏玉裁注。左傳。魯人以爲敏。謂鈍人也。釋名曰。魯。魯鈍也。國多山水。民性樸鈍。按權魯旨莽。皆卽此。○注。子張才過人。失在邪僻文過。○正義曰。注以僻釋辟。非是。經文作僻。但邪僻文過。乃小人怙惡之行。不可以擬子張。○注。子路之行。失於畔喭。○正義曰。釋文云。畔喭。皇本釋文所見本並作[illegible]喭。書無逸云。乃逸乃諺。僞孔傳。叛諺不恭。叛諺與畔喭同。焦氏循論語補疏。大雅皇矣。無然畔援。箋云。畔援。跋扈也。韓詩云。武強也。漢書敘傳注。作無然畔換。文選魏都賦云。雲撤叛換。劉淵林注。叛換。猶恣睢也。換援諺。聲近相通。

子曰。回也。其

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注言回庶幾聖道。雖數空匱而樂在其中。賜不受教命。唯財貨是殖。億度是非。蓋美回所以勵賜也。一曰。屢猶每也。空猶虛中也。以聖人之善道。教數子之庶幾。猶不至於知道者。各內有此害。其於庶幾每能虛中者。唯回懷道深遠。不虛心。不能知道。子貢雖無數子之病。然亦不知道者。雖不窮理而幸中。雖非天命而偶富。亦所以不虛心也。正義曰。蘇氏秉國四書求是云。其庶乎。未明指其所庶若何。以下文不受命對觀之。蓋即指受命而言。案蘇說是也。命謂祿命也。古者四民。各習其業。未有兼爲之者。凡其所業。以爲命所受如此也。子貢學於夫子。而又貨殖。非不受命而何。俞氏樾平議。古者商賈。皆官主之。故呂氏春秋上農篇曰。凡民自七尺以上。屬諸三官。農攻粟。工攻器。賈攻貨。以周禮考之。賈師掌於官。度量純制掌於官。貨賄之璽節掌於官。下至春秋之世。晉則絳之富商韋藩木楗以過於朝。鄭則商人之一環必以告君大夫。蓋猶皆受命於官也。若夫不受命於官。而自以其財。市賤鬻貴。逐什一之利。是謂不受命而貨殖。管子乘馬篇曰。賈知賈之貴賤。日至於市。而不爲官賈。此其濫觴與。蓋不屬於官。即不得列於太宰之九職。故不曰商賈。而曰貨殖。子貢以聖門高弟。亦復爲之。陶朱白圭之徒。由此起也。太史公以貨殖立傳。而首列子貢。有開必先。在子貢固不得而辭也。案俞說亦近理。若然。則其庶乎。仍謂庶幾聖道也。廣雅釋詁。殖。積也。周語。財蓄殖。韋昭解殖。長也。子貢貨殖。謂居貨財以生殖也。億。度也。皇本億作憶。漢書貨殖傳。漢隙度碑引並作意。字異義同。貨殖傳云。子贛既學於仲尼。退而仕衞。發貯鬻財曹魯之間。七十子之徒。最爲饒。而顏淵簞食瓢飲。在于陋巷。子贛結駟連騎。束帛之幣。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然孔子賢顏淵而譏子贛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意則屢中。班傳全引此文。此以賜不受命二句。爲孔子所譏。是意則屢中。即承上貨殖言。論衡知實篇。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罪子貢。善居積。意貴賤之期。數得其時。故貨殖多富比陶朱。又云。子貢善意以得貨利。蓋論衡以意貴賤之期解億字。數得其時解屢字。得其時解中字。此漢人解誼之最顯然可據者。皇疏引殷仲堪曰。不受矯君命。〇江熙曰。賜不受濁世之祿。以不受命爲辭祿。與貨殖傳子貢仕衞不合。非也。〇注。言回至心也。〇正義曰。爾雅釋言。庶幾。尚也。又云。庶幸也。易繫辭傳。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謂庶幾於道也。詩節南山。不宜空我師。毛傳。空。窮也。引申之。凡貧窮無財者。亦謂之空。史記伯夷列傳。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鹽鐵論地廣云。夫賤不周知。貧不妨行。顏淵屢空。不爲不賢。孔子不容。不爲不聖。後漢賈逵傳。帝謂馬防曰。賈逵母病。此子無人事。於外屢空。將從孤竹之子於首陽矣。是漢人解屢空皆爲空匱。注前說是也。財貨者。說文。貨。財也。億度是非者。謂於事理之是非。能先億度之也。皇疏云。故左傳。邾隱公朝魯。執玉高。其容仰。魯定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皆有死亡。君爲主。其

先亡乎。是歲。定公卒。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此億中之類也。案漢書眭宏等傳贊。漢興。推陰陽之災異者。假經設誼。依託象類。或不免乎億則屢中。此明謂億度事理。注說亦非無本。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注孔曰。踐。循也。言善人不但循追舊迹而已。亦少能創業。亦不入於聖人之奧室。正義曰。孔氏廣森經學卮言。問善人之道。則非問何如而可以為善人。乃問善人當何道以自處也。故子告以善人所行之道。當效前言往行。以成其德。譬諸入室。必踐陳涂堂戶之跡。而後循循然至也。案孔說是也。踐迹者。謂學禮樂之事也。善人質美未學。我必進於禮樂。乃可入室。漢書刑法志。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善人為國百年。可以勝殘去殺矣。言聖王承衰撥亂而起。被民以德教。變而化之。必世然後仁道成焉。至於善人。不入於室。然猶百年勝殘去殺矣。據志此言。以善人指諸侯言。上篇言聖人善人吾不得見之。彼言善人。義亦同也。王者以德教化民。制禮作樂。功致太平。若善人為邦百年。仿不能興禮樂之事。故僅可勝殘去殺。若仁道猶未能成。所謂不入於室也。漢志所云。於義亦當。釋文。迹本亦作跡。說文。迹。步處也。蹟或從足責。速。籀文迹。从朿。並不作跡。是跡乃迹俗。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注論篤者。謂口無擇言。君子者。謂身無鄙行。色莊者。不惡而嚴。以遠小人。言此三者。皆可以為善人。正義曰。邢疏云。此亦善人之道也。故同為一章。當是異時之語。故別言子曰也。案夫子言善人不得見之。及此言及善人。舉所見論篤君子色莊三者以當之。蓋此三者。皆可謂之善人。然容有似是而非者與乎其間。故但為疑辭。或言與。或言乎者。文法之變。○注。論篤至善人。○正義曰。口無擇言。身無鄙行。約孝經文。擇與殬同。敗也。彼作擇行。謂無敗行。

子路問聞斯行諸。注包曰。賑窮救乏之事。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注孔曰。當白父兄。不得自專。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注孔曰。惑其問同而答異。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注鄭曰。言冉有性謙退。子路務在勝尚人。各因其人之失而正之。正義曰。觀公西華之問。冉有亦當有父兄在。而夫子答之。與答子路異。此亦所以惑也。夫聞義即當力行。君子善則歸親。苟有所為而合於義。

稱父母或兄之命爲可也。若必待稟命。而或爲父兄所阻不得行。是亦奚得爲義。但子路有聞卽行。其中有宜稟命父兄。而迫不能待。不特失承順之道。並其所行。或因急遽而未合於義。此夫子所以抑之也。至冉有固自言說子之道。而以力不足自諉者。不患其不稟命。但慮其逡巡退縮。而爲之不勇耳。夫子所以進之。二子之問。非在一時。而公西華之窺聖人。有以得其異同。亦可謂善學者矣。如之何其聞斯行之。皇本行之下。有也字。○注。賑窮救乏之事。○正義曰。義事多端。注必指賑窮救乏者。舉所重言之。錢氏大昕潛研堂文集。曲禮。父母在。不許友以死。不有私財。檀弓。未仕者不敢稅人。如稅人。則以父兄之命。注云。不專家財也。白虎通云。朋友之道。親存不得行者二。不得許友以其身。不得專通財之恩。友饑。則白之於父兄。父兄許之。乃稱父兄與之。不聽卽止。故論語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也。包咸之說。蓋出於此。吳志全琮以父命齎米數千斛。到吳市易。琮悉以賑贍士大夫。空船而還。裴松之引論語有父兄在之文。謂琮輒散父財。誠非子道。亦用包說。○注。言冉至正之。○正義曰。謙退者。謙與慊同。不足也。冉有子路。各有所失。夫子敎之。亦因其所失正之。不能同也。學記曰。學者有四失。敎者必知之。人之學也。或失則多。或失則寡。或失則易。或失則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後能救其失也。敎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

子畏於匡。顏淵後。注孔曰。言與孔子相失。故在後也。子曰。吾以女爲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注包曰。言夫子在。己無所敢死也。

正義曰。曲禮云。父母在。不許友以死。顏子事夫子猶父。故云子在。回何敢死。呂氏春秋勸學篇。曾子曰。君子行於道路。其有父者可知也。其有師者可知也。曾點使曾參。過期而不至。人皆見曾點曰。無乃畏耶。曾點曰。彼雖畏。我存。夫安敢畏。孔子畏於匡。顏淵後。孔子曰。吾以汝爲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顏回之於孔子也。猶曾參之於父也。此周秦人解誼之最古者。蓋顏子隨夫子行。忽遇匡人之難。相失在後。夫子必心焉望之。望之而不至。則疑其爲匡人所殺。雖在顏子。必不輕身赴鬭。如子路之慍怒奮戟。然亂離之時。或不幸而死於非命。此亦人事所恆有。及後顏子來見。夫子喜出望外。故直道心之所疑。初不料顏子之未死也。至顏子之對夫子曰。子在。回何敢死。夫夫子遭難而曰子在。何也。蓋以夫子狀類陽虎。匡人疑爲陽虎。而誤圍之。非眞欲殺夫子。此直俟其細詢蹤跡。審其動靜。自足知之。書傳言夫子弦歌不輟。曲三終。而匡人解甲。忠信篤敬。蠻貊可行。此豈陽虎之所能爲者。蓋不待夫子自辨。而聖德光著。匡人已知其非陽虎矣。夫子之不輕於一死。顏子蓋眞知之。故曰子在。而因子在不致蹈死。自必潛身遠害。或從他道迂行。此其所以相失在後也。推知子在。故顏子獨後。雖顏子獨後。而夫子又疑爲死。聖賢往迹。及其心事。可按文而得之。他說以死爲先字之誤。或以子在爲在圍中。死爲赴鬭。皆不合。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注孔曰。子然。季氏子弟。自多得臣此二子。故問之。子曰。

吾以子爲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注孔曰。謂子問異事耳。則此二人之問。安足大乎。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注孔曰。言備臣數而已。曰。然則從之者與。子曰。弒父與君。亦不從也。注孔曰。問爲臣皆當從所欲。言二子雖從其主。亦不與爲大逆。正義曰。釋文云。惡古文臣字。本今作臣。此古文出六朝時所製。大臣者。謂公卿大夫爲諸侯佐者也。異者。謂異人也。若顏淵仲弓之類。會由與求之問。會猶乃也。見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者。謂事君當以正道。若君所行有過失。即以道諫正之。止請去位不仕也。曲禮云。爲人臣之禮。不顯諫。三諫而不聽。則逃之。白虎通諫諍篇。諸侯之臣。諍不從得去。所以屈尊伸卑。孤惡君也。並言大臣事君之法。劉敞春秋意林具臣者。其位下。其責薄。小從。可也。大從。罪也。大臣者。其任重。其責厚。小從。罪也。大從。惡也。包氏愼言溫故錄。韓詩外傳云。大夫有諍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季氏爲無道。僭天子舞八佾。旅泰山以雍徹。然而不亡者。以有冉求季路爲宰臣也。故曰。有諤諤諍臣者。其國昌。依此則二子事季。亦能臣正以道。故季子然以大臣許之。而夫子斥之者。以其不能以去就爭也。公羊莊二十四年。曹羈下傳云。三諫不從。遂去之。君子以爲得君臣之義也。注云。孔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此之謂也。不從得去者。仕爲行道。道不行。義不可素餐。所以申賢者之志。孤惡君也。夫二子非黨惡之臣。然不能直伸己志。折姦人僭竊之萌。故曰具臣。張栻論語解。或曰。弒父與君。亦不從。何必自求而能之。會不知順從之臣。其始也。惟利害之是狥而已。履霜堅冰之不戒。馴至蹉跌以至於從人弒君者多矣。如荀彧劉穆之之徒。其始從曹操劉裕之時。亦豈遽欲弒父與君哉。惟其漸漬順長。而勢卒至此耳。案夫子此言。明二子尙能守正。亦所以警季氏。使無自陷大逆也。O注。子然季氏子弟。O正義曰。宋氏翔鳳發微云。文選注四十七引論語摘輔象曰。子然公願多略。知季子然亦弟子之一。戴氏望論語注。疑子然卽季襄。O注。謂子至大乎。O正義曰。注以異爲異事。會爲則。並不合。O注。言備臣數而已。O正義曰。說文云。具。共置也。廣雅釋詁。具。備也。大夫家臣。當有員數。此二子仕季。亦但備數任職事。不能如大臣能匡正人主也。漢書翟方進傳。爲具臣以全身。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注包曰。子羔學未熟習而使爲政。所以爲賊害。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注孔曰。言治民事神。於是而習之。亦學也。子曰。是故惡夫佞者。注孔曰。疾其以口給應。遂己非而不知窮。正義曰。史記弟子傳作使子羔爲費郈宰。論衡藝增篇亦作郈

宰。戴氏望說史記費宰。後人所增。張守節正義引括地志。釋郈在鄆城宿縣。未言費所在。知所見本無費字。漢地理志。東平國無鹽縣有郈鄉。今山東東平州東境也。子路以墮郈後。不可無良宰。故欲任子羔治之。案戴說頗近理。然論語集解。亦不釋郈。則包周馬鄭諸家所據本。皆作費。豈當時已文誤。莫之能正耶。所當闕疑。各就文解之也。有民人者。民謂庶人在官。人謂羣有司。皆所以佐宰治事也。有社稷者。祭法云。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鄭注。大夫不得特立社。與民族居百家以上。則共立一社。今時里社是也。稷者。穀神。白虎通社稷篇。人非土不立。非穀不食。土地廣博。不可徧敬也。五穀衆多。不可一一而祭也。故封土立社。示有土也。稷。五穀之長。故立稷而祭之也。稷者得陰陽中和之氣。而用尤多。故爲長也。歲再祭之何。春求秋報之義也。夏氏炘學禮管釋。社稷。皆祀土神也。土爰稼穡。社與稷不能分而爲二。言稷必兼言社。言社不必言稷。而稷在其中。鄭氏所謂稷者。社之細是也。社稷共祀於一壇。歷考諸經傳。只有社壇。並無稷壇。自王莽官社之外。復增官稷。光武州治之社無稷。而後世遂社稷分壇。失古義矣。案天子諸侯。行禮於社甚多。白虎通祇舉求報言者。以社稷皆土神。求報是其正祭。不煩廣說他事也。大夫祭社稷。亦是春求秋報。凡舉民事時皆同矣。讀書者。說文云。讀。誦書也。書者。詩書禮樂之統名。於時世卿持祿。不由學進。故子路言仕宦。亦不以讀書爲重也。韓詩外傳。哀公問於子夏曰。必學然後可以安國保民乎。子夏曰。不學而能安國保民者。未之有也。即夫子此言之旨。左氏傳。子皮欲使尹何爲邑。子產曰。未知可否。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與夫子此語意同。○注。所以爲賊害。○正義曰。說文云。賊。敗也。敗害義近。○注。疾其至知窮。○正義曰。上篇言佞事云。禦人於口給。給謂應之速。如供給者也。遂。猶成也。窮謂窮理也。

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注孔曰。晳。曾參父名點。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注孔曰。言我問女。女無以我長故難對。居則曰。不吾知也。注孔曰。女常居云人不知己。如或知爾。則何以哉。注孔曰。如有用女者。則何以爲治。子路率爾而對曰。注率爾。先三人對。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閒。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注包曰。攝。迫也。迫於大國之閒。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注方。義方。夫子哂之。注馬曰。哂。笑。

正義曰。侍坐者。謂四子侍於夫子坐側也。上篇或言侍。或言侍側。此獨言侍坐。明四子亦坐也。子路少夫子九歲。冉有少夫子二十九歲。公西華少夫子四十二歲。惟曾晳年無考。其坐次在子路下。是視子路年稍後。夫子長

於四子。不欲多引年。故謙言一日也。毋吾以者。毋與無同。皇本作無。以。用也。言此身旣差長。已衰老。無人用我也。釋文云。吾以。鄭本作已。鄭謂毋以我長之故。已而不言。已。止也。義似紆曲。夫子自言身老。若四子則年力未衰。宜爲世用。故就其平居所發論。誘之盡言。以觀其才志何如耳。率爾。皇本作卒爾。注同。莊子人閒世注。率然附之。釋文。率本又作卒。是率卒二字通用。加之以師旅者。謂己國有征討。及他國來侵伐者也。加者。益也。說文云。二千五百人爲師。從帀從𠂤。𠂤四帀衆意也。軍以五百人爲旅。從㫃從从。周官小司徒。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鄭注。伍兩卒旅師軍。皆衆之名。兩二十五人。卒百人。旅五百人。師二千五百人。軍萬二千五百人。此皆先王所因農事而定軍令者也。因之以饑饉者。老子儉武篇云。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所謂因也。爾雅釋天云。穀不熟爲饑。蔬不熟爲饉。郭注。凡草菜可食者。通名爲蔬。邵氏晉涵正義。穀梁襄十四年傳云。一穀不升謂之嗛。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大饑。又謂之大侵。此以穀入多寡。分立差等。兼取荒饉爲名。其實五者皆爲饑也。墨子七患篇。一穀不收謂之饉。二穀不收謂之饑。墨子以五穀不收爲饑。合於雅訓矣。案穀不熟。蔬不熟。皆可名饉。爾雅及穀梁墨子。各具一義。釋文。饑。鄭本作飢。說文。飢。餓也。義稍別。今經傳通用。由也爲之者。爲。治也。比及三年者。比。近也。見廣雅釋詁。周官小司徒云。乃頒比法於六鄉之大夫。使各登其鄉之衆寡。六畜。車輦。辨其物。以歲時入其數。以施政教。行徵令。及三年。則大比。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是三年乃大比之期。又書言三載考績。三考凡九年。乃行黜陟。子路言甫及三年。初奏績之時。已有成功。蓋子路長於治軍旅。故夫子亦言千乘之國。可使治賦也。○注。皙會參父名點。○正義曰。弟子列傳。會蒧字皙。說文。點雖皙而黑也。從黑箴聲。古人名點字皙。段注。弟子列傳會蒧字皙。奚容箴字子皙。又狄黑字皙。蒧箴皆點之省。論語會皙名點。則同音叚借字也。○注。言我問女女無以我長故難對。○正義曰。注意吾以二字爲倒詞。於文未順。又難對之義。非經所有。並非是。○注。率爾先三人對。○正義曰。率者。輕遽之意。孟子梁惠王篇。卒然問曰。卒率義同。曲禮。侍於君子不顧望而對。非禮也。注云。禮。尙謙也。不顧望。若子路率爾而對。案四子以子路爲年長。自當先對。但亦當顧望。不得急遽先三人也。又其言自負太甚。故夫子以爲不讓。○注。攝迫也。○正義曰。迫謂迫近也。焦氏循補疏。荀子禮論云。其立哭泣哀戚也。不至於隘攝。楊倞注。隘。窮也。攝猶戚也。此戚卽蹙字。窮蹙與迫同。楚辭哀時命。衣攝葉以儲與兮。王逸章句云。攝葉。不舒貌。迫蹙故不舒。○注。方義方。○正義曰。廣雅釋詁。方。義也。鄭注此云。方。禮法也。禮法卽是義。漢書禮樂志引此句解之云。教且禮誼之謂也。與鄭注及此注同。司馬法云。古之教民。必立貴賤之倫。經使不相陵。德義不相踰。材技不相掩。勇力不相犯。故力同而意和也。是其義也。○注。哂笑。○正義曰。曲禮。笑不至矧。鄭注。齒本曰矧。大笑則見。釋文。矧本又作哂。是哂與矧同。宋氏翔鳳過庭錄。說文。弞。笑不壞顏曰弞。從欠引省聲。說文無哂字。作弞爲正。矧是叚借。凡笑以至矧爲度。過此

則壞顏。且失容。故曰笑不壞顏。非微笑之
謂。會晳亦以夫子有異常笑。故問之爾。
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注求
性謙退言欲得方六七十如五六十里小國治之而已。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
禮樂。以俟君子。注孔曰。求自云能足民而已。謂衣食足也。若禮樂之化。當以待君子。謙也。正義曰。爾何如者。謂
其志何如也。方六七十里者。謂國之四竟。以正方計之。有此數也。如五六十里者。王氏引之經傳
釋詞云。如猶與也。及也。方六七十。如五六十。宗廟之事。如會同。如字並與與同義。書堯典曰。
脩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五器。儀禮。鄉飲酒禮。公如大夫入。史記。虞卿傳。趙王問樓緩曰。
予秦地如毋予孰吉。新序善謀篇。如作與。是其證。如與聲相近。故如訓爲與。與亦可訓爲如。足
民者。謂使民財用足也。亦待三年者。漢書食貨志云。三年耕。則餘一年之畜。衣食足。而知榮辱。
廉讓興。而爭訟息。故三載攷績。然則足民。亦須以三年計之也。皇本民下有也字。○注。求性至
而已。○正義曰。冉求能治大國。而孫言小國。是其性謙退也。王制。孟子。皆言公侯方百里。伯
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周官大司徒云。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與王
制孟子不同。蓋周官言封域。王制孟子專就出稅之田言耳。春秋
時。列國兼併。小國見侵削。不能如制。故有此六十里之國。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
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注鄭曰。我非自言能。願學爲之。宗廟
之事。謂祭祀也。諸侯時見曰會。殷頫曰同。端。玄端也。衣玄端。冠章甫。諸侯日視朝之服。小相。謂相君之禮。正義曰。
宗廟之事。鄭注。指祭祀。胡氏紹勳拾義云。宗廟之事。祭祀在其中。獨此經不得指祭祀。宜主朝
聘而言。下言如會同者。會同不在廟而在壇。舉宗廟不言朝聘。舉會同不言壇坫。皆互文見義。如
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言宗廟可該禮器。言百官可該朝廷也。案胡說是也。大夫士助祭。無用
端服者。則宗廟爲朝聘可知。如會同者。如。猶與也。金氏鶚禮說。案會同之禮。非必諸侯會同於
天子也。左襄四年傳云。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杜注以諸侯會同。辭兩君相見。孔疏云。朝而設
享。是亦二君聚會。故以會同言之。爾雅釋詁云。會。合也。又云。會。對也。說文云。同。合會
也。合。合口也。是會同二字本義。原止二人相合。曲禮云。諸侯相見于郤地曰會。春秋所書。公
會某君于某。皆兩君相見也。相見于郤地。可謂之會。則相見於宗廟之中。亦可謂之會矣。此會同
之小者也。至於十餘君聚會。不于廟而于壇。則會同之大者也。左定四年經云。公會劉子。晉侯。
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
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皐鼬。傳云。衛子行敬子言於靈公曰。會同難。嘖有煩
言。莫之治也。其使祝佗從。此十餘君聚會稱會同之證。十餘國聚會。所謂嘖有煩言者。必責有言

語之才以爲相。若兩君相見。則長於禮樂者。可爲相也。公西華志於禮樂。則其所謂會同者。必指兩君相見言之。又云。兩君相見。自在宗廟之中。爲諸侯之事。故曰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自注宗廟之事不一。而會同其一事也。故曰宗廟之事如會同。如字乃指斷詞。非更端詞、案金說是也。自注左傳八年傳云。不赴於同。春秋繁露竹林篇。會同之事。大者主小。又云。齊頃公即位九年。未嘗肯一與會同之事。王道篇。諸侯會同。賢爲主。賢賢也。據此諸文。明列國會盟稱會同也。惟如字作指斷詞。與王氏訓與者義異。愚以下文言宗廟會同。明宗廟有專指之事。則如訓爲與。王義自優。而宗廟之事。必如胡氏以爲朝聘。乃合經旨。端章甫者。鄭君注爲諸侯視朝之服。然此是相者所服。於諸侯無涉。說文云。褍。衣正幅。從衣耑聲。段氏玉裁注。凡衣及裳。不衺殺之幅曰褍。左傳。端委。杜注。禮衣端正無殺。故曰端。今案褍是正幅之名。故說文巿部韍下曰正褍裂。今經傳皆作端。自是同音段借。凡朝祭之服。皆用正幅。通得端名。故樂記言魏文侯端冕而聽古樂。是祭服名端也。左傳言太伯端委以治周禮。是朝服名端也。胡氏紹勳拾義。古時布廣二尺二寸。端用正幅。衣形正方。自衮鷩至玄端服不同。而其爲端則同。何論朝服也。周禮司服。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其齊服有玄端素端。康成注云。端者。取其正也。士之衣袂皆二尺二寸而屬幅。是廣袤等也。其袪尺二寸。大夫已上侈之。侈之者。蓋半而益一。半而益一。則其袂三尺三寸。袪尺八寸。賈氏疏云。其袪尺二寸。據玉藻深衣之袪尺二寸而言也。陳氏禮書云。謂之端。則衣袂與袪。廣袤等矣。無大夫士之辨也。果士之袪。殺於袂尺。非端也。大夫之袂。侈以半而益一。亦非端也。夏氏所學禮管釋。又謂男子五冕服。五衮服。皆端。惟弔服弁絰侈袂。婦人服侈袂。亦以鄭氏爲誤。案大夫以上侈袂。鄭君此說。必非無據。侈袂。謂侈於士之袂一尺一寸也。蓋士之袂。以布一幅爲之、大夫以上之袂。加半幅布。故曰半而益一。然袂雖侈。仍用正幅。何妨得有端名。陳夏二君之疑。殊所未曉。釋名釋衣服云。玄端。其袖下正直端方。與要接也。此亦舉玄端以例其餘耳。朝服。是緇衣素裳。玄端。則玄衣。而裳無定色。緇玄色近。緇是七入之黑。玄是六入之黑。故禮或稱朝服爲玄端。而冠亦同用玄色。謂之玄冠。其不同者。惟裳與韠諸飾。士冠禮。玄端。玄裳黃裳雜裳可也。緇帶爵韠。注云。玄端。即朝服之衣。易其裳耳。上士玄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前玄後黃。胡氏培翬正義。玄裳。黃裳。雜裳。三等裳。以配玄端。乃士服。特牲饋食記云。玄端。玄裳黃裳雜裳可也。皆爵韠。與此同。又云。若大夫以上則有異。大夫玄端用素裳。天子諸侯用朱裳也。金氏榜禮箋解士冠禮云。玄端三裳。主論列其服。非差次所服之人。可也云者。謂唯其所服服之。不定之辭也。上經爵弁服纁裳。皮弁服素積。皆上下通服。則玄端玄裳黃裳雜裳。明不專爲士設。經記說玄端服。唯見此三裳。然則服玄端者。無異裳。蓋可知也。玉藻。韠。君朱。大夫素。士爵韋。乃言玄端之韠色不同。猶冕弁服之有韍韍亦韍。與裳無涉。其說雖與鄭異。而於經旨實合。蓋韠固從裳色。然亦取其相近。如朱色淺黑。則近於玄。淺亦則近於黃。素色淺白。亦近於黃。凡色之相近。皆可配以爲用。不必裳韠同用一色也。荀子哀公篇。端衣玄裳。絻而乘路者。志不在於食葷。云絻而乘路。則爲天子冕服。蓋冕服亦通名端。當用纁裳。而云玄裳。纁玄色近。玄即纁也。

天子冕服有玄裳。則玄裳非但爲上士所服矣。朝聘會同擯相之服。經無明文。舊說謂君臣同服。聘禮。賓主既同用皮弁。則擯介亦當用皮弁。而朝與會同。皆爲皮弁可知。此於經無徵。直以意爲之說。案士冠禮。主人玄端爵韠。擯者玄端。賓如主人服。贊者玄端從之。賈疏云。擯者不言如主人服。別言玄端。則與主人不同可知。然則主人玄端。爲士之正服。擯者玄端爲朝服。合之論語此文。有朝聘會同。則凡士之爲擯者。自助祭外。皆用朝服而非皮弁可知。然朝服當云委貌。今云章甫者。以章甫與委貌。同爲玄冠也。郊特牲士冠記。並云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鄭注士冠記云。委猶安也。言所以安正容貌。章。明也。殷質言以表明大夫也。甫或爲父。毋。發聲也。追猶堆也。夏后氏質以其形明之。三冠。皆所服以行道也。其制之異同未之聞。白虎通紼冕云。所以謂之委貌何。周統十一月爲正。萬物始萌小。故爲冠飾最小。故曰委貌。委貌者。言委曲有貌也。殷統十二月爲正。其飾微大。故曰章甫。章甫者。尚未與極其本相當也。夏統十三月爲正。其飾最大。故曰毋追。毋追者。言其追大也。案此則三代冠制。稍有大小之差。班言其形。鄭君兼釋其義。互相備耳。周用六代禮樂。當時本有章甫。爲大夫士之冠。故夫子冠章甫之冠。魯人謂孔子。亦云袞衣章甫。及此子華。又言端章甫。皆當時禮冠用章甫之證。若當時未有此制。而夫子與子華乃舍周之委貌。而服殷冠。是辟民也。乃解者疑其與禮不合。又以子華爲謙。夫子華能爲大相。而謙言小相可也。未有舉其禮服。而亦謙不敢用。且未聞以前代之制。而用爲謙言。此亦理之未可達矣。小相者。言諸侯有宗廟會同之事。己爲小相。佐助君也。上篇夫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與賓客言。是大相之事。則亦言小相爲謙可知。大戴禮衞將軍文子篇。子貢志通而好禮。擯相兩君之事。篤雅其有禮節也。是公西赤之行也。孔子曰。禮儀三百。可勉也。威儀三千。則難也。公西赤問曰。何謂也。孔子曰。貌以擯禮。禮以擯辭。是之謂也。孔子之語人也。曰當賓客之事則通矣。謂門人曰。二三子欲學賓客之禮者。於赤也。觀此。則子華爲相。是自道其實。然舊時解此節。以宗廟爲天子之宗廟。會同爲天子之禮。端章甫爲諸侯之服。夫赤自思爲諸侯。其妄已甚。而會同之禮。諸侯當服裨冕。不聞用玄端章甫。宜閻氏若璩四書釋地又續。淩氏廷堪禮經釋例。皆斥其謬也。○注。宗廟至之禮。○正義曰。注以宗廟之事爲諸侯廟祭。而解會同爲諸侯時見殷見。則皆見天子之禮。周官大宰。大朝覲會同。注。大會同。或於春朝。或於秋覲。舉春秋則冬夏可知。疏云。大會雖無常期。當春來。即是春朝。當秋來。即是秋覲。當夏來。即是夏宗。當冬來。即是冬遇。若大同。則有常期。春。東方六服盡來。夏。西方六服盡來。秋冬。司農云。舉春秋。即冬夏可知者。經直云大朝覲。不言宗遇。有宗遇可知。在國行朝禮訖。乃皆爲壇於國外而命事焉。又大宗伯。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注。時見者。言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既朝覲。王爲壇於國外。合諸侯命而事焉。春秋傳曰。有事而會。不協而盟。是也。殷猶衆也。十二歲。王如不巡守。則六服盡朝。朝禮既畢。王亦爲壇。合諸侯以命政焉。所命之政。如王巡守。殷見四方。四時分來。終歲則徧。疏云。若不當朝之歲。則不須行。朝覲於國中。直壇朝而已。其當朝之歲者。則於國中春夏行。朝宗於王朝。受享於廟。秋冬則一受之於廟也。大行人

云。十二歲王乃巡守殷國。若王無故則巡守。若王有故。六服衆皆同來。是其禮也。淩氏曙與故覈
云云。案鄭注云云。壹宗廟一事也。會同二事也。端章甫謂視朝。三事也。三者皆須相禮。或舉地。
或舉事。或舉服。古人文法互見如此。案此鄭誤注。今不用也。小相。有主國曰擯。賓國曰介。擯
介統謂之相。邢疏曰。聘禮云。卿為上擯。大夫為承擯。士為紹擯。玉藻云。君入門。介拂闑。大
夫中棖與闑之閒。士介拂棖。則卿為上介。大夫為次介。士為末介也。此云願為小相者。謙不敢為
上擯上介之卿。願為承擯紹擯次介末介之大夫士耳。案依鄭注。兼有朝祭之相。雜記云。大夫冕而祭
於公。士弁而祭於公。此廟中之相也。諸侯視廟之相。無明文。周官大宰贊聽治是大
相。小司寇擯外朝。司士擯治朝。大僕正服位。皆小相。則諸侯視朝。亦有相可知。點爾何如。
鼓瑟希。注孔曰。思所以對故音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注孔曰。置瑟
起對。撰。具也。為政之具。鏗者。投瑟之聲。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注孔曰。各言己志。於義無傷。
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
注包曰。莫春者。季春三月也。春服既成。衣單袷之時。我欲得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水之上。風涼於舞
雩之下。歌詠先王之道。而歸夫子之門。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注周曰。善點獨知時。正義曰。朱子集注
云。四子侍坐。以齒為序。則點當次對。以方鼓瑟。故夫子先問求赤而後及點也。鼓瑟希者。說文
云。鼓。郭也。从中又。又象其手擊之也。周官小師掌教鼓鼗柷敔塤簫管弦歌。注。出音曰鼓。此字
虛實兩義。毛晃岳珂。並分鼓舞字從鼓。鐘鼓字從鼓。非也。方氏觀旭偶記。爾雅釋樂云。徒鼓瑟謂
之步。注謂獨作之。會點但鼓瑟。未有口歌。又云。少儀云。侍坐。弗使。不執琴瑟。則點之侍坐
鼓瑟。必由夫子使之。其說並是。鏗爾。玉篇引作摼爾。廣雅釋言。鏗。擊也。摼與鏗同。說文小
徐本鏗下云。讀若論語鏗爾舍琴而作。大徐本作舍瑟。段氏玉裁注。依小徐本改正。又讀下引此文。
段氏亦改舍琴。其說云。論語釋文云。鏗。苦耕反。投琴聲。是則陸氏本作舍琴而作。下文云本今
作瑟者。後人所增語。廣韻曰。摼。琴聲。口莖切。玉篇曰。摼。口耕切。琴聲。引論語摼爾舍琴
而作。案由段所引。是古本皆作琴字。此文孔注云。投瑟之聲。投瑟必投琴之誤。釋文所云投琴。
即本孔注也。作。起也。曲禮云。侍坐於君子。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鄭注。離席對。敬異事也。
君子必令復坐。此舉問異事。當如前之敬。蓋君子有問於己。皆當起對。對畢就坐。若對未畢。君
子詔己坐。亦得坐。若夫子問六言六蔽。子路起而對。夫子復令之坐是也。若然。此三子承夫子之
問。並應作而後對。前不言者。從可知也。撰。鄭本作僎。云僎讀曰詮。詮之言善也。案廣韻曰。
詮。善言也。本鄭義。陳氏鱣古訓曰。鄉飲酒禮。遵者降席。注。今文遵為僎。或為全。是全僎本通。

故讀僎爲詮。非改字也。案鄭以點爲謙言。故夫子云何傷以解之。若僞孔訓爲爲政之具。是正點自負。有異三子。視子路之率爾。更有甚矣。以此知鄭義精審。多若此也。釋文云。亦各言其志。一本作亦各言其志也。今皇邢本皆有也字。莫春者。舉時所值言之。釋文。本亦作暮春。說文無暮字。莫下云日且冥也。從日在茻中。引申爲遲晚之訓。故此春盡。言莫春也。皇本冠者上有得字。儀禮鄭目錄云。童子任職居士位。年二十而冠。故曲禮云。二十日弱冠。白虎通綿冕云。所以有冠者何。冠者。㡇也。所以㡇持其髮也。人懷五常。莫不貴德。示成禮有修飾文章。故制冠以飾首。別成人也。禮所以十九見正而冠者何。漸二十之人耳。男子陽也。成於陰。故二十而冠。童子者。人年十五以上爲成童。此則未冠者也。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者。鄭注云。沂水。出沂山。沂水在魯城南。雩壇在其上。饋。饋酒食也。魯讀饋爲歸。今從古。案水經泗水注。沂水出魯城東南尼丘山。山西北平地發泉。流經魯縣故城南。沂水北對稷門。亦曰雩門。門南隔水有雩壇。壇高三丈。曾點所欲風舞處也。尼丘山卽鄭注所云沂山。此水在魯城東南歷城南西。右注。泗水。鄭注止云魯城南者。就雩壇所在言之。顧氏棟高春秋大事表曰。沂水在今曲阜縣南二里。西入滋陽縣境。合于泗水。論語所謂浴乎沂卽此。齊亦有沂水。今沂州府沂水縣西北一百七十里雕崖山。接蒙陰縣界。南流至江南宿遷縣北。匯爲駱馬湖。又南入運河。書淮沂其乂是也。又出武陽之冠石山者。亦謂之沂水。在今兗州府費縣。俗呼小沂水。哀二年。取沂西田是也。案齊之沂水在東。故齊乘以魯沂爲西沂水也。雩壇者。雩時爲壇設祭於此。有樂舞。故曰舞雩。爾雅釋訓。舞號雩也。周官女巫疏引春秋考異郵云。雩者。吁嗟求雨之聲。說文。雩。夏祭樂於赤帝以祈甘雨也。從雨亏聲。雩或從羽。雩。羽舞也。周官司巫云。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又女巫云。旱暵則舞雩。舞師云。教皇舞帥而舞旱暵之事。注云。旱暵之事。謂雩也。鄭司農云。皇舞蒙羽舞。玄謂皇析五采羽爲之。亦如帗。是雩祭有樂舞也。注云。雩壇在沂水上。鄭自舉目見言之。水經言壇高三丈。其遺蹟也。饋爲饋酒食者。周官大宗伯。以饋食享先王。鄭注言饋食者。著有黍稷。然則雩祭。或亦用黍稷與。鄭君此處注。雖殘佚不完。然以饋訓酒食觀之。當以雩祭有酒食事矣。饋歸字通用。魯論作歸。依本字釋之。少儀燕遊日歸。是也。史記弟子列傳。詠而歸。徐廣曰。一作饋。史公采古文論語。當本作饋。徐廣所見一本是也。論衡明雩篇解此文云。魯設雩祭於沂水之上。暮者。晚也。春謂四月也。春服既成。謂四月之服成也。冠者童子。雩祭樂人也。浴乎沂。涉沂水也。象龍之從水中出也。風乎舞雩。風。歌也。詠而饋。詠歌饋祭也。歌詠而祭也。說論之家。以爲浴者。浴沂水中也。風。乾身也。周之四月。正歲二月也。尙寒。安得浴而風乾身。由此言之。涉水不浴。雩祭審矣。春秋左氏傳曰。啓蟄而雩。又曰。龍見而雩。啓蟄龍見。皆二月也。春二月雩。秋八月亦雩。春祈穀雨。秋祈穀實。當今靈星。秋之雩也。春雩廢。秋雩在。故靈星之祀歲雩祭也。孔子曰。吾與點也。善點之言。欲以雩祭調和陰陽。故與之也。案論衡說。與鄭君同異不可知。宋氏翔鳳發微。據王仲任說論語此條最當。其云說論之家。當指魯論。當時今文魯論最盛也。其以雩在正歲二月。則非。蒼龍昏見東方。在正歲四月。始舉雩祭。故左傳龍見而雩。杜注以爲建巳。若啓蟄。則夏正郊天而非雩。論語暮春。

春盡爲暮。已將四月。故云春服既成。言時已暖也。然建巳之月。亦不可浴水中而風乾身。浴沂。言祓濯於沂水。而後行雩祭。蓋三子者之僎、禮節民心也。點之志。由鼓瑟以至風舞詠饋。樂和民聲也。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故孔子獨與點相契。唯樂不可以僞爲。故曾晳託志於此。孔子問知或知爾。則何以哉。何以言何以爲治。若以魯論所說。則點有遺世之意。不特異三子。並與孔子問意反矣。又云。公羊桓五年經。秋大雩。注。使童男子各八人。舞而呼雩。故謂之雩。疏云。論語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與此異者。彼言暮春者春服既成。明魯人正雩。故其數少。復不言男女。今此書見於經。非正雩也。凡脩雩者。皆爲旱甚而作。故其數多。又兼男女矣。是以司巫職云。若大旱。則帥巫而舞雩是也。春秋說云冠者七八人。童子八九人者。蓋是天子雩也。又周官司巫疏云。若四月正雩。非直有男巫女巫。按論語會晳云。春服既成。童子六七人。冠者五六人。兼有此等。又禮記月令。仲夏大雩帝。用盛樂。注。雩。吁嗟求雨之祭也。雩帝。爲壇南郊之地。雩五精之帝。配以先帝也。自鞀鞞至柷敔皆作曰盛樂。凡他雩。用歌舞而已。天子雩上帝。諸侯以下雩上公。疏云。正雩。則非惟歌舞。兼有餘樂。故論語云舞雩詠而歸是也。以上三事。皆明論語舞雩爲雩祭。今案宋說。雩在正歲四月。非二月。甚是。又以浴爲祓濯。亦較論衡涉水之訓爲確。月令仲夏之月。令有司爲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此以雩正祀在五月。不在四月。鄭注以爲禮文有失。又云。凡周之秋三月之中而旱。亦脩雩禮。以求雨。則謂秋時因旱得用雩禮。若不旱。則不雩。與春秋書秋雩之義合。而論衡謂周人一歲再祀。春以二月。秋以八月。是謂秋有雩爲正祀。則以漢禮謬解周制也。又鄭注月令。謂周冬及春夏雖旱。禮有禱無雩。此說四月正雩之外。若冬春夏有旱。但用禱不雩。惟秋旱得用雩禮。而董氏春秋繁露求雨篇。備列春夏季夏秋冬雩祭之法。或董氏言旱甚則然。鄭君言春夏冬用禱者。指小旱言之。若旱甚。亦是用雩禮也。沈氏濤孔注辨僞。解龍見而雩云。案古以角亢爲龍。以星度攷之。龍星昏見。蓋在三月。春秋左氏傳。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注謂今九月。周十一月。龍星角亢。晨見東方。周語單子曰、夫辰角見而雨畢。注曰。辰角。大辰蒼龍之角。角。星名也。見者。朝見東方。建戌之初。寒露節也。天根見而水涸。注曰。天根。亢氐之閒也。謂寒露雨畢之後五日。天根朝見。本見而草本節解。注曰。本。氐也。謂寒露之後十日。陽氣盡。駟見而隕霜。注曰。駟。天駟房星也。謂建戌之中。霜始降。火見而清風戒寒。注曰。謂霜降之後。是蒼龍諸星皆在九月朝見。每差五日。其在三月昏見亦然。故左氏傳梓愼曰。火見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三月火見。豈容龍見反在四月。夏小正四月。初昏。南門正大。術謂立夏在井四度。昏角中南門。右星入角。距西五度。左星入角。距東六度。是四月角星昏中。非初見也。詩周頌噫嘻序。春夏祈穀於上帝也。箋曰、月令孟春。祈穀於上帝。夏則龍見而雩。是與正義曰言是與者。爲若不審之辭。是鄭亦以四月雩祭。經無明文。疑不能定。攷漢舊儀。夏則龍星見而始雩。蓋漢以四月爲正雩。故服鄭因之。據左傳龍見。此經暮春。則周之雩月。夏正三月也。今案沈說甚覈。然左傳郊雩嘗烝。備列四時之祭。則雩之正祭。自在四月。沈君以龍見在三月固是。然三月初見。至四月祭之。未爲不可。經云龍見。

非云始見。月令且云仲夏大雩。而謂周無夏雩。豈其然乎。詩序春夏祈穀。鄭以夏無祈穀。故舉雩祀當之。亦是暗據月令仲夏大雩之文。而又未能定。故云與以疑之。非疑夏無雩祭也。至沈君以浴乎沂爲浴土龍。點言志爲欲逐季氏。卽昭二十五年秋七月上辛季辛兩雩。此皆附會。於義遠隔。今並刪之。不欲徵後世之疑也。予友柳氏興恩解此文。亦從論衡云。春服既成。謂雩時所服也。國語楚語。在男曰覡。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處位次主而爲之牲器時服。韋昭解時服。四時服色所宜。又春秋繁露求雨篇言春雩之制。祝服蒼衣。小童八人。服青衣而舞之。是也。今案由繁露文觀之。此冠者疑卽祝類。童子卽雩舞童子也。五六人者。或五人或六人也。六七人者。或六人或七人也。太平御覽禮儀部漢舊儀曰。禮后稷於東南。常以八月祭。舞者七十二人。冠者五六。三十人。童子六七。四十二人。爲民祈農報功。然則冠者童子。皆是舞人。而五六六七。則合七十二人之數。又晉張協洛禊賦。童冠八九。八九亦合七十二人。疑漢晉時雩禊之制。本用七十二人。而途以論語所云五六六七以巧合之也。又漢唐扶頌四遠。童冠搢衣受業。五六六七。化導若神。此以童冠爲曾點弟子。是曾皙之說。而隸釋載員興宗答洪丞相書。指七十二子。失之遠矣。宋氏翔鳳發微云。詠是歌詩。所歌蓋絲衣篇也。毛詩篇義曰。絲衣繹賓尸。高子曰。靈星之尸也。論衡以靈星爲龍星。龍與靈聲之轉。漢書郊祀志。高祖詔御史令天下立靈星祠。張晏曰。龍星左角曰天田。則農祥也。晨見而祭之。論衡祭意篇曰。靈星之祭。祭水旱也。於禮舊文曰雩。雩之禮。爲民祈穀實也。春求雨，秋求實。一歲再祀 。蓋重穀也。春以二月。秋以八月。張晏以爲農祥 。晨見而祭。王充以爲二月祭。並非禮正。要之靈星之祭。卽左傳龍見而雩。雩祭有壇。蔡邕獨斷。壇謂築土起堂。何休公羊莊三年傳注。土基三尺。土階三等。曰壇。故絲衣篇曰。自堂徂基。又云。自羊徂牛。鼐鼎及鼒。兕觥其觩。旨酒思柔。皆饋酒食之事。則高子之說。當是詩古文家舊說也。今案靈星一歲再祀。乃是漢制。宋君亦誤以爲周禮。竊以古論解此節爲雩祀。自是勸恤愛民之意。其時或値天旱。未行雩禮。故點卽時言志。以諷當時之不勤民者。家語弟子解。曾點疾時禮教不行。欲修之。孔子善焉。論語所謂浴乎沂。風乎舞雩之下。以浴沂風舞雩爲禮教 。正與論衡所云譏和陰陽之旨合 。乃漢人解此文。又誤會古論之義 。以禊當舞雩。月令季春。天子始乘舟 。蔡邕章句。乘舟禊於名川也。論語暮春者。浴乎沂。今三月上巳。祓禊於水濱。蓋出於此。張協洛禊賦。顧新服之既成。將祓除於水濱。又云。攜朋接黨。童冠八九。亦同蔡氏章句之說。沈氏濤十經齋文集云。攷祓禊之禮。於古無徵。晉書束皙傳言周公卜成洛邑。因流水以泛酒。秦昭王三月上巳。置酒河曲。出吳均續齊諧記。不足爲據。宋書禮志續漢志注補引韓詩曰。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溱洧兩水之上。招魂續魄。秉蘭草。祓除不祥。則亦以爲溱洧之淫俗。非鄗洛之盛典。周禮。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注。歲時祓除。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類。蓋鄭舉漢法以況周制。西京雜記載戚夫人正月上辰。出池邊盥濯。食蓬餌。以祓禊邪。三月上巳。張樂於流水。續漢禮儀志。是月上巳。官民皆絜於東流水上曰洗濯。祓除去宿垢爲大絜。是西漢始於宮闈。東京則沿爲民俗。古祓禳皆除惡之祭。女巫之祓除。卽女祝之禬禳。禮月令九門磔禳以畢春氣。注謂昴有積尸大陵之氣。佚則厲隨而出行。磔牲以禳於四方之神。

所以畢止其災。周禮。男巫春招弭以除疾病。注。招。招福也。弭讀爲敉。敉。安也。安凶禍也。招弭皆有祀衍之禮。杜篤祓禊賦謂巫咸之徒。秉火祈福。猶存古制。魏晉以後。但以絲竹謳詠爲樂。而蔡邕張協之徒。且以論語舞雩當之。匪特義異古訓。抑更事乖前典。案先說是也。月令祓禳。即春儺之禮。後世祓禊。即其遺俗。與舞雩爲請雨祈穀實者各別。此則蔡張誤會古論之旨。宜以祓禊當舞雩也。○注。思所以對。故音希。○正義曰。說文云。稀。疏也。稀從希聲。希有稀少之義。蓋鼓瑟聞夫子問己。而思所以對。故鼓琴略緩。而其音稀疏也。○注。置瑟至之聲。○正義曰。注以置訓舍。起訓作。故云置瑟起對也。說文。僎。具也。僎與撰同。周官大司馬撰車徒。謂具車徒也。具者。備也。鏗爾投瑟之聲者。投亦置也。投瑟。當作投琴。○注。包曰至之門。○正義曰。爭解引此注作孔曰。莫春爲季春三月者。莫。晚也。季。少也。凡四時首月爲孟。次月爲仲。末月爲季。此三月。是春末月。故言季春三月也。周正建子。以十二月爲歲首。而仍用夏令。則莫春謂建辰月矣。單袷者。夏小正云。二月。往耰黍禪。禪與單同。玉藻云。禪爲絅。凡衣有裏曰袷。無裏曰禪。說文云。袷衣無絮。史記匈奴傳。服繡袷綺衣。注引字林。與說文同。今人稱裌衣。亦袷之轉聲。凡單袷皆是春服。故注舉以言之。風涼於舞雩之下者。言魯人時正舞雩。曾往其下。得風涼適體也。後漢書王符傳。仲長統欲卜居清曠。以樂其志。論之曰。諷於舞雩之下。詠歸高堂之上。與此包注意同爲魯論說也。惟風字作諷。或係叚借。李賢注。以古論之義解之。非也。注。善點獨知時。○正義曰。皇疏引李充云。善其能樂道之時。逍遙遊詠之至也。○

三子者出。曾皙後。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注包曰。爲國以禮。禮貴讓。子路言不讓。故笑之。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注孔曰。明皆諸侯之事。與子路同。徒笑子路不讓。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注孔曰。赤謙言小相耳。誰能爲大相。

正義曰。夫子何哂由也。皇本夫子作吾子。曰爲國以禮。曰上有子字。唯求唯赤二語。皇邢疏皆謂夫子語是也。夫子以求赤所言。皆爲邦之事。而求祇言能仕方六七十如五六十之小地。赤祇言能爲小相。則所言皆讓。與子路異。故夫子反言以明之。言方六七十如五六十。安見非邦。宗廟會同。皆諸侯之事。安見不能爲大相。而二子之言皆讓。故無可譏議也。安見。釋文作焉見。云焉。於虔反。本今無此字。盧氏文弨攷證曰。古焉安二字通用。禮記三年問焉字。荀子禮論篇皆作安。校者不知。因云今本無。釋文又云宗廟會同。本或作宗廟之事如會同。非諸侯而何。一本作非諸侯如之何。皇本唐石經初刻。均與釋文一本同。又皇本小大下。各有相字。

卷十五　顏淵第十二

集解　凡二十四章　正義曰。釋文云。子路無宿諾。或分此爲別章。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注】馬曰。克己。約身。孔曰。復。反也。身能反禮。則爲仁矣。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注】馬曰。一日猶見歸。況終身乎。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注】孔曰。行善在己。不在人也。正義曰。克。皇本作剋。克己復禮。所以爲仁。爲猶事也。謂用力於仁也。下句爲仁由己義同。左昭十二年傳言楚右尹子革。諷靈王以祈招之詩。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不能自克。以及于難。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于乾谿。是克己復禮爲仁。乃古成語。而夫子引之。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者。言己誠爲仁。人必知之。故能歸仁。己得成名也。言天下者。大之也。毛氏奇齡稽求篇。禮記哀公問。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則歸亦稱是名謂之義。先教諭云。漢長安令陽興說史高將軍誠召置幕府。學士歸仁。後漢和帝皇太后詔稱大尉鄧彪。海內歸仁。爲羣賢首。言甚夸大。而不嫌於僭侈者。祗稱名也。今案漢書王莽傳贊。宗族稱孝。師友歸仁。後漢書郎顗傳。昔顏子十八。天下歸仁。並以歸仁爲稱仁。禮記禮器云。故君子有禮。則外諧而內無怨。故物無不懷仁。鬼神饗德。鄭注以懷仁卽歸仁。懷歸並訓稱也。○注。克己至仁矣。○正義曰。爾雅釋詁。克。勝也。又勝。克也。轉相訓。此訓約者。引申之義。顏子言夫子博我以文。約我以禮。約如約束之約。約身。猶言修身也。後漢書安帝紀。夙夜克己。憂心京京。鄧皇后紀。接撫同列。常克己以下之。祭遵傳。克己奉公。何敞傳。宜當克己以疏四海之心。凡言克己。皆如約身之訓。法言謂勝己之私之謂克。此又一義。劉炫援以解左傳克己復禮之文。意指楚靈王多嗜慾。誇功伐而言。乃邢疏卽援以解論語。朱子集注。又直訓己爲私。並失之矣。復反者。反猶歸也。吾將有所視聽言動。而先反乎禮。謂之復禮。非謂己先有私。己先無禮。至此乃復也。

顏淵曰。請問其目。【注】包曰。知其必有條目。故請問之。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注】鄭曰。此四者。克己復禮之目。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注】王曰。敬事此語。必行之。正義曰。勿者。禁止之辭。視聽言動。皆在己不在人。故爲仁由己。不由人也。動猶行也。謂所行事也。禮中庸云。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蓋視聽言動。古人皆有禮以制之。若曲禮少儀內則諸篇。及賈子容經所載。皆是其禮。惟能克己復禮。凡非禮之事。所接於吾者。自能有以制吾之目而勿視。制吾之耳而勿聽。制吾之口而勿言。制吾之心而勿行。所謂克己復禮者如此。春秋繁露天道施篇。夫禮。體情而防亂

者也。民之情。不能制其欲。使之度禮。目視正色。耳聽正聲。口食正味。身行正道。非奪之情。所以安其情也。周語。單子論晉侯事曰。步言視聽。必皆無謫。則可以知德矣。視遠。日絕其義。足高。日棄其德。言爽。日反其信。聽淫。日離其名。夫目以處義。足以踐德。口以庇信。耳以聽名。故不可不慎也。然則視聽言動。古人皆致慎之。所以勉成德行。而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也。樂記云。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辟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卽此文所嚴非禮諸事也。○注。知其必有條目。故請問之。○正義曰。目者。如人目有所識別也。凡行事撮舉總要謂之目。注言條目者。非止一目。當有細數。若木枝條也。古人爲學。皆有數記。所以備循習。戒遺忘。故此注言條目。知必有之也。鄭注云。欲知其要。顏回意以禮有三百三千。卒難周備。故請問其目。是目爲事之要。周官簪人。四曰巫目。注云。目謂事衆筮其要所當也。亦訓目爲要。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注孔曰。爲仁之道。莫尙乎敬。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注包曰。在邦爲諸侯。在家爲卿大夫。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正義曰。史記弟子傳作仲弓問政。馮氏登府異文考證。以爲古論。然前後章皆是問仁。不應此爲問政。史記誤也。出門。謂出大門。與人相接晤時也。如見大賓。見謂往迎賓也。賓位尊於己。故稱大也。凡迎賓之禮。賓降等者於門內。賓敵者。或尊者。皆於門外。此言出門。又言大賓。故知是尊於己也。承者。說文云。承。奉也。受也。如承大賓。如承大祭。言仁者能敬畏人。故能愛人也。左僖三十三年傳。晉臼季曰。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亦古有此語。而臼季及夫子引之。傳言承事。此言使民。文略不同。施猶加也。韓詩外傳。己惡饑寒焉。則知天下之欲衣食也。己惡勞苦焉。則知天下之欲安佚也。己惡衰乏焉。則知天下之欲富足也。知此三者。聖王所以不降席而匡天下。故君子之道。忠恕而已矣。由外傳此言觀之。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則己所欲。必又當施諸人。故孟子言仁者。得民之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是也。翟氏灝考異。管子小問篇。引語曰。非其所欲。勿施於人。仁也。是勿施二句亦古語。在邦。謂仕於諸侯之邦。在家。謂仕於卿大夫家也。襲下篇子張問士。夫子告以在邦在家可證。包注以在邦指諸侯。在家指卿大夫。失之矣。在邦在家無怨者。言仁者愛人。故人亦愛之。無可復怨也。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訒。注孔曰。訒。難也。牛。宋人。弟子。司馬犂。曰。其言也訒。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訒乎。注孔曰。行仁難。言仁亦不得不難。正義曰。釋文。訒或作

佊。案佊是假借字。玕篇引古論作㗊。鄭注云。訒。不忍言也。此注文不備。莫曉其義。包氏愼言溫故錄。公羊宣八年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頃熊。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傳。而者何。難也。乃者何。難也。曷爲或言而。或言乃。乃難乎而也。注。孔子曰。其爲之也難。言之得無訒乎。皆所以起孝子之情也。案依何氏意。似訒者謂其辭之委曲煩重。必有所不忍。而不能徑遂其情。故言之亦多遏難。鄭注云。訒。不忍言也。說與何氏同。牛之兄桓魋。有寵於宋景公。而爲害於公。牛憂之。情見乎辭。兄弟怡怡。不以義傷恩也。而魋之不共。上則禍國。下致絕族。爲之弟者。必須涕泣而道。徐邈明公羊疏申解論語云。言難言之事。必須訒而言之。蓋訒而言。正所以致其不忍之情。故夫子以爲仁。案包說或得鄭義。若然。則爲之猶言處之也。斯經之仁矣乎。皇本斯下有可字。矣乎上有已字。○注。訒難也牛宋人弟子司馬犂。○正義曰。說文。訒。頓也。頓與鈍同。此訓難者。引伸之義。荀子正名篇。外是者謂之訒。楊倞注。訒。難也。訒與訒同。犂爲宋桓魋弟。故曰宋人。史記仲尼弟子傳。司馬耕字子牛。是牛名耕。不名犂。此注不知何本。○注。行仁難言仁亦不得不難。○正義曰。此以言爲言仁。則上文其言也訒。謂仁者不輕言仁也。皇疏引江熙曰。禮記云。仁之爲器重。其爲道遠。舉者莫能勝也。行者莫能致也。勉於仁者。不亦難乎。夫易言仁者。不行之者也。行仁然後知勉仁爲難。故不敢輕言也。案此注亦通。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注孔曰。牛兄桓魋將爲亂。牛自宋來學。常憂懼。故孔子解之。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已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注包曰。疚。病也。自省無罪惡。無可憂懼。正義曰。皇本作斯可謂君子已乎。○注。牛兄至解之。○正義曰。不憂不懼。即仁者不憂。勇者不懼之義。注謂牛憂懼。夫子以不憂不懼解之。夫桓魋謀亂。有覆宗絕世之禍。牛爲之弟。豈得漠然無動於心。孟子謂越人關弓射我。我談笑而道之。其兄關弓而射我。則己垂涕泣而道之。如此乃爲親親。乃爲仁。今牛因兄爲亂。常致憂懼。乃人倫之變。人情之所萬不能已者。而夫子解以不憂不懼。是教牛以待越人者待兄也。悖義傷教。違失此經之旨。云自宋來學者。據桓魋未作亂。司馬牛來學於夫子時也。○注。疚病也。○正義曰。疚病。爾雅釋詁文。禮中庸云。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鄭注。疚。病也。君子自省。身無愆病。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無。注鄭曰。牛兄桓魋行惡。亡無日。我爲無兄弟。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注包曰。君子疏惡而友賢。九州之人。皆可以禮親。正義曰。商聞之。謂聞

諸夫子也。錢氏大昕潛研堂集。此文自死生有命。至四海之內皆兄弟也。皆子夏述所聞之言。蓋牛以無兄弟爲憂。故引四海皆兄弟之文爲證。乃以何患無兄弟足成之。若但云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則與無兄弟之憂何與焉。案錢說是也。論衡祿命辨崇篇引此文。皆作孔子語可證。戴氏望注云。牛以魋故。喪其世祿。出奔他國。故稱天言命。以寬牛之憂。明有命當順受。其正在天。非人所能爲。李氏惇羣經識小。案向魋既奔衞。牛致邑與珪而適齊。及魋復奔齊。牛復致邑而適吳。吳人惡之而反。趙簡子召之。陳成子亦召之。如過魯而卒於魯郭門之外。此憂。想當其時。故死生富貴。子夏以解其意。未幾而卒。則或以憂而死矣。有命。謂祿命也。有命在天。互文見義。敬而無失。謂修己以敬。無所放失也。四海之內皆兄弟。言四海之內。皆與吾親。如兄弟也。大戴禮曾子制言上。曾子門弟子。或將之晉曰。吾無知焉。曾子曰。何必然。往矣。有知焉謂之友。無知焉謂之主。且夫君子執仁立志。先行後言。千里之外。皆爲兄弟。苟是之不爲。則雖汝親。庸孰能親汝乎。說苑雜言篇。夫子曰。敬其行。修其禮。千里之外。親如兄弟。若行不敬。禮不合。對門不通矣。並與此文義相發。皇本皆下有爲字。阮氏元校勘記。鹽鐵論和親章。及文選蘇子卿古詩注。並引此文有爲字。○注。牛兄桓魋行惡亡無日我爲無兄弟。○正義曰。邢疏云。案哀十四年左傳云。宋桓魋之寵。害於公。公將討之。未及。魋先謀公。公知之。召皇司馬子仲及左師向巢以命其徒攻桓氏。向魋遂入於曹。以叛。民叛之而奔衞。遂奔齊。是其行惡死亡之事也。案魋弟尚有子頎子車並黨惡。魋兄向巢伐魋不克。欲質大夫以入。不能。亦入于曹。後遂來奔。故曰我爲無兄弟。明不專指一人言。○注。君子至禮親。○正義曰。注以與人雖當恭而有禮。然人不皆賢。又牛正以兄弟不賢爲憂。故以疏惡友賢言之。九州者。周仍夏制。有九州。見職方氏。注以經言四海。據有四夷荒遠。故但舉中國以九州言之。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注鄭曰。譖人之言。如水之浸潤。漸以成之。馬曰。膚受之愬。皮膚外語。非其內實。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注馬曰。無此二者。非但爲明。其德行高遠。人莫能及。

正義曰。明者。言任用賢人。能不疑也。荀子解蔽篇。傳曰知賢之謂明。春秋繁露五行五事篇。視曰明。明者。知賢不肖者分明黑白也。漢書五行志。故堯舜舉羣賢而命之朝。遠四佞而放諸壄。孔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訴。不行焉。可謂明矣。觀班志所言。是明謂知人。周書謚法解譖訴不行曰明。然則夫子答子張。亦是舉明謚告之矣。說文。譖。愬也。從言朁聲。訴。告也。從言㡿聲。𧦝訴或從言朔。愬訴或從朔心。五行志引論語愬作訴。當爲訴或體。遠者。言明之所及者遠。凡民情事。無不周知也。漢書劉向傳。讒邪之所以並進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還。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

羣枉之門。讒邪進則衆賢退。羣枉盛則正士消。由向此言觀之。凡人君信讒愬之言。皆由君心多疑所致。多疑卽是不明也。荀子致士篇。衡聽顯幽。重明退姦進良之術。朋黨比周之譽。君子不聽。殘賊加累之譖。君子不用。隱忌雍蔽之人。君子不近。貨財禽犢之請。君子不許。凡流言流說。流事流謀。流譽流愬。不官而衡至者。君子愼之。是衡聽顯幽。乃絕譖愬之萌。漢書梅福傳。傳覽衆聽。謀及疏賤。令深者不隱。遠者不塞。所謂辟四門。明四目也。如此。則讒賊奚由而至。卽有一二宵小。妄施譖愬。而人君知人之明。終不可欺掩之也。○注。譖人至內實。○正義曰。說文寖本水名。此作寖。卽寖之省。廣雅釋詁。寖。漬也。積也。潤。益也。漬也。漢書高五王傳。事寖淫閱於上。顏師古注。寖淫。猶言漸染也。此言譖者。徐徐用言來說己。如水漸漬久之生潤濕。令人常不覺也。皮膚外語。非其內實者。說文。臚。皮也。膚。籒文臚。釋名釋形體。膚。布也。布在表也。愬者本無情實。而徒爲皮膚外語。故曰膚受。以其在外所受。非內實如此。文選東京賦。未學膚受。注。膚受。謂皮傳之不經于心匈。卽馬義也。陳氏鱣古訓曰。後漢戴憑傳注。論語孔子曰。膚受之訴。注云。謂受人之訴辭。皮膚之不深知其情核也。按此與馬說小異。似是鄭注。今案皇疏。亦謂馬此注。與鄭不類。而未引鄭注之文。今戴憑傳注以受爲聽者所受。後漢張法滕馮度楊傳。論膚受之言。並及李賢注。謂得皮膚之言而受之。不知其情核者也。正戴憑傳注所引論語注之義。此與馬注膚受爲喻言不同。故皇氏陳氏皆各辨之。然聽者旣已受之。奚有不行之明。終是馬義勝也。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注】孔曰。死者古今常道。人皆有之。治邦不可失信。

正義曰。足食者。禮王制云。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爲出。又云。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荀子富國篇云。足國之道。節用裕民。而善臧其餘。是足食由於能制國用。有餘蓄。則藏穀以備凶荒。周官倉人云。掌粟入之藏。有餘則藏之。以待凶而頒之。是也。足兵者。說文云。兵。械也。从廾持斤。并力之貌。周官司右五兵。注引司馬法曰。弓矢圍。殳矛守。戈戟助。兵本戰器。因而執兵之人亦曰兵。左隱四年。諸侯之師。敗鄭徒兵。又襄元年。敗其徒兵於洧上。皆謂士卒也。此文足兵去兵。兼有兵器與人。顧氏炎武日知錄謂以執兵之人爲兵。始於秦漢。非也。春秋穀梁傳。天子有六軍。諸侯上國三軍。次國二軍。下國一軍。金氏鶚禮說。天子六軍。出于六鄉。大國三軍。出于三鄉。蓋家出一人爲兵也。又三遂亦有三軍。三鄉爲正卒。三遂爲副卒。鄉遂出兵而不出車。都鄙出車而不出兵。孔仲達成元年正甲疏云。古者天子用兵。先用六鄉。六鄉不足。取六遂。六遂不足。取都鄙及諸侯。若諸侯出兵。先盡三鄉三遂。

鄉遂不足。然後徧徵境內。賈公彥小司徒疏。亦云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皆出于鄉遂。猶不止。徧境出之。今案兵制。咸有定額。所以患不足者。容民貧寡。不及出軍之數。又平時武事多未講。車甲朽頓。備防不設。此雖空有兵籍。實則不足觀。公孫蠆言魯有名而無情。而晉車千乘。衞車甫及其半。皆由兵不足之故。故騋牝三千。詩人以美衞文。公車千乘。公徒三萬。閟宮又美魯僖。可見當時兵多不能足也。民信之者。民字當略讀。信謂上予民以信也。大戴禮王言云。其禮可守、其信可復。其跡可履。其於信也。如四時春秋冬夏。其博有萬民也。如飢而食。如渴而飲。下土之人信之。若夫暑熱凍寒。遠若邇。非道邇也。及其明德也。是以兵革不動而威。用利不施而親。此之謂明王之守也。折衝乎千里之外。此之謂也。又晉語箕鄭對晉文公曰。信於君心。信於民。信於令。信於事。信於君心。則美惡不踰。信於民。則上下不干。信於令。則時無廢功。信於事。則民從事有業。咸以信為政要。故夫子言道千乘之國。亦云敬事而信也。民信之與足食足兵為三政。故子貢言於斯三者。鄭注云。政有此三者。則國彊也。言國彊者。明夫子此言為國貧弱言之。若本彊國。但須民信之。不須言足食足兵矣。不得已而去者。言三者本不宜去、若不得已。如國凶札禍裁之類。政不及備者乃去也。去兵。謂去力役之征。周書糴匡解。年饑則兵備不制。又云男守疆。戎禁不出。是凶歲去兵。其時雖輕繇薄賦。然食政猶未去。所謂凶年則寡取之者也。去兵而有食與信。與民固守。自足立國也。去食者。謂去兵之後。勢猶難已。凡賦稅皆蠲除。周官均人所謂凶札。則無力政。無財賦。不收地守地職。又發倉廩以振貧窮。周書大匡解。農廩分鄉。鄉命受糧。成年不償。信誠匡助。以輔殖財。是凶荒去食也。若信則終不可去。故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明去兵去食。極其禍難。不過人君國滅身死。是自古人皆有死。死而君德無所可譏。民心終未能忘。雖死之日。猶生之年。況民戴其上。如手足之衞身。子弟之衞父兄。雖値危難。其猶可以濟。是故信者。上所以治民之犇也。苟無信。雖足兵足食。猶不能守。況更值不得已。而兵食皆將去之乎。晉語云。晉饑。公問於箕鄭曰。救饑何以。對曰信。又云、於是乎民知君心。貧而不懼。藏出如入。何匱之有。可知信能立國。雖箕鄭亦知此義矣。鄭此注云。言人所特急者。食也。自古皆有死。必不得已。食又可去也。民無信不立。言民所最急者。信也。皇疏引李充曰。朝聞道夕死。孔子之所貴。捨生取義。孟軻之所尙。自古有不亡之道。而無有不死之人。故有殺身非喪己。苟存非不亡己也。皇本民信上有令字。釋文於斯三者一讀。而去於斯為絕句。又去兵下子貢曰。皇本無子貢二字。無信作不信。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注鄭曰。舊說云。棘子成。衞大夫。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注鄭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過言一出。駟馬追之不及。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注孔曰。皮去毛曰鞟。虎豹與犬羊別。正以毛文異耳。今

使文質同者。何以別虎豹與犬羊耶。正義曰。棘子成。皇本成作城。何以文爲。以。用也。爲。語助辭。說見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下篇雖多亦奚以爲。何以伐爲。無以爲也。訓義並同。夫子言文質彬彬。然後君子。棘子成或聞其語。妄以君子但當尙質。不必用文。故子貢措其說君子爲易言。雖追悔之。無及於舌也。文猶質。質猶文者。禮無本不立。無文不行。是文質皆所宜用。其輕重等也。虎豹犬羊。皆獸名。鄭注云。鞟。革也。革者。皮也。詩載馳正義引說文。鞟。革也。今本說文作鞹。云皮去毛也。與詩疏所引異。然釋爲革。凡去毛不去毛。皆得稱之。不必專主去毛一訓。周易象下傳。大人虎變。其文炳也。君子豹變。其文蔚也。此文虎豹之鞟喻文。犬羊之鞟喻質。虎豹犬羊。其皮各有所用。如文質二者。不宜偏有廢置也。皇本作鞹。說文亦引作鞹。又犬羊之鞟下。皇本有也字。○注。舊說云棘子成衞大夫。○正義曰。稱舊說者。著所自也。漢書古今人表。三國志秦宓傳。作革子成。棘革通用。如詩匪棘其欲。禮器作匪革其猶。列子湯問篇。殷湯問於夏革。莊子逍遙遊。湯之問棘也。皆可證。莊子釋文引李云。湯時賢人。又云是棘子。鹽鐵論相刺篇。紂之時。內有微箕二子。外膠鬲棘子。疑棘子本殷人。衞居殷都。棘子成。卽棘子後也。知爲大夫者。以子夏云夫子。當時稱大夫皆爲夫子也。○注。惜乎至不及。○正義曰。說文云。駟。一乘也。詩清人箋。駟。四馬也。言出於舌。過誤一成。雖駕馬追之。亦無及也。緇衣注云。駟馬不能及。不可得悔也。○注。皮去至羊耶。○正義曰。注以文猶質。質猶文。卽說棘子。故解爲文質同。謂棘子成同文於質。無所分別。故喻以虎豹犬羊。咸去毛。則皮亦無所別也。然棘子棄文用質。非有文質同之見。注此義失之。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注鄭曰。盍。何不也。周法。什一而稅。謂之徹。徹。通也。爲天下之通法。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注孔曰。二謂什二而稅。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注孔曰。孰。誰也。正義曰。釋文云。饑。鄭本作飢。舊有一說云。哀公十二年十三年。皆有螽。連年用兵於邾。又有齊警。此所以年饑而用不足也。愚謂此問。當在十二年用田賦之前。故云二。吾猶不足。明據宣公稅畝爲用二也。但哀公十二年以前。春秋未書年饑。疑當是穀收歉薄。未至成災。抑因用不足。故爲此言。若在哀十二年後。則與二吾猶不足之文不合。殆未然也。俞氏正燮癸巳類稿。哀公言年饑。用不足。用者。布縷之征。力役之征。民有食。而後能輸賦役。有若請留民食以給國用。蓋徹者。米粟之征。言徹。則年饑之民庶足食。君孰與不足用也。宣公十五年。初稅畝。左傳云。非禮也。穀出不過藉以豐財也。亦言民足食。則賦役之用供。故爲豐財之禮。荒政務在使民得食。君蠲從無年饑不足食之事。雖必欲取二。則民散賦缺。不足用耳。大司徒荒政十二。二曰薄征。故有若於饑年言徹足用。此審國老謀至計。蓋用非

米粟也。徵非賦役也。百姓者。說文云。姓。人所生也。民不一姓。故稱百焉。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者。言貨財皆出於民。百姓足用。君亦足用也。百姓不足。君孰與不足者。言百姓不足用。君亦不足也。與知取與之與。○漢書谷永傳。與作予通用字。荀子富國篇。下貧則上貧。下富則上富。故田野縣鄙者。財之本也。垣窌倉廩者。財之末也。百姓時和。事業得敘者。貨之源也。等賦府庫者。貨之流也。故明主必謹養其和。節其流。開其源。而時斟酌焉。潢然使天下必有餘。而上不憂不足。如是。則上下俱富交。無所藏之。是知國計之極也。故禹十年水。湯七年旱。而天下無菜色者。十年之後。年穀復熟。而陳積有餘。是無它故焉。知本末源流之謂也。淮南子主術訓。夫民之為生也。一人蹠耒而耕。不過十畝。中田之獲。卒歲之收。不過畝四石。妻子老弱。仰而食之。時有涔旱災害之患。無以給上之徵賦車馬兵革之費。由此觀之。則人之生憫矣。夫天地之大計。三年耕。而餘一年之食、率九年而有三年之畜。十八年而有六年之畜。二十七年而有九年之儲。雖涔旱災害之殃。民莫困窮流亡也。故國無九年之畜。謂之不足。無六年之積。謂之憫急。無三年之積。謂之窮乏。故有仁君明王。其取下有節。自養有度。則得承受於天地。而不離饑寒之患矣。若貪主暴君。撓於其下。侵漁其民。以適無窮之欲。則百姓無以被天和而履地德矣。二文並足發明此文之旨。說苑政理篇。魯哀公問政於孔子。對曰。政有使民富。哀公曰。何謂也。孔子曰。薄賦斂。則民富矣。公曰。若是。則寡人貧。孔子曰。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未見其子富而父母貧者也。與此章問答正同。○注。周法至通法。○正義曰。邢疏云。公羊傳曰。古者什一而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穀梁傳亦云。古者什一而藉。孟子云。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趙岐注云。民耕五十畝者。貢上五畝。耕七十畝者。以七畝助公家。耕百畝者。徹取十畝以為賦。雖異名義。多少同。故云皆什一也。書傳云。十一者多矣。故杜預云。古者公田之法。十取其一。謂十畝內取一。舊法既已十畝取一矣。春秋魯宣公十五年。初稅畝。又履其餘畝。更復十收其一。乃是十取其二。故此哀公曰。二。吾猶不足。謂十內稅二。猶尚不足。則從宣公之後。遂以十二為常。故曰初。言初稅十二。自宣公始也。諸書皆言十一而稅。而周禮載師云。凡任地。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漆林之征。二十而五者。彼謂王畿之內所共多。故賦稅重。諸書所言什一。皆謂畿外之國。故此鄭玄云。什一而稅謂之徹。徹。通也。為天下之通法。言天下皆什一耳。不言畿內亦什一也。詩甫田孔疏云。周制有貢有助。助者。九夫而稅一夫之田。貢者。什一而貢一夫之穀。通之二十夫而稅二夫。是為什中稅一也。故冬官匠人注。廣引經傳而論之云。周制畿內。用夏之貢法。稅夫無公田。邦國用殷之助法。制公田。不稅夫。貢者。自治其所受田。貢其稅穀。助者。借民之力。以治公田。又使收斂焉。諸侯謂之徹者。通其率以什一為正。孟子云。野九夫而稅一。國中什一。是邦國亦異外內之法耳。是鄭解通率為什一之事也。孟子又云。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是說助法井別一夫以入公也。云別野人者。別野人之法。使與國中不同也。助法既言百畝為公田。

則使自賦者。明是自治其田。貢其稅穀也。助則九而助一。貢則什一而貢一。通率爲什一也。如鄭之言。邦國亦異外內。則諸侯郊內貢。郊外助矣。而鄭正言畿內用夏法。邦國用助法。以爲諸侯皆助者。以諸侯郊內之地少。郊外助者多。故以邦國爲助。對畿內之貢爲異外內也。史傳說助貢之法。惟孟子爲明。鄭據其言以什一而徹。爲通外內之率。理則然矣。而食貨志云。井方一里。是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八十畝。是爲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爲廬舍。其言取孟子爲說。而失其本旨。班固旣有此言。由是羣儒遂謬。何休之注公羊。范寗之解穀梁。趙岐之注孟子。宋均之說樂緯。咸以爲然。皆義異於鄭。理不可通。何則。言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有中央百畝。共爲公田。不得家取十畝也。又言八家皆私百畝。則百畝皆屬公矣。何得復以二十畝爲廬舍也。言同養公田。共是八家理公事。何得家分十畝自治之也。若家取十畝各自治之。安得謂之同養也。若二十畝爲廬舍。則家二畝半。亦入私矣。則家別私有百二畝半。何得爲八家皆私百畝也。此皆諸儒之謬。鄭於匠人注云。野九夫而稅一。此箋云井稅一夫。其田百畝。是鄭意無家別公田十畝。及二畝半爲廬舍之事。俗以鄭說同於諸儒。是又失鄭旨矣。案詩疏引申鄭義甚詳辨。然鄭氏以徹法。爲諸侯郊內貢。郊外助。因訓徹爲通。近儒亦不從之。而多以趙岐孟子注爲然。劉熙注孟子云。家耕百畝。徹取十畝以爲賦也。與趙岐義同。案說文。則徹本訓通。彎下云發也。趙劉以徹爲取。或即彎之叚字。然孟子云徹者。徹也。就本字爲訓。似不煩叚借。則鄭義爲長。稼人職云。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姚氏文田求是齋稿。謂斂法。卽徹法。蓋徹無常額。惟通豐凶及君民計之。合百畝。而以十畝之入爲稅。此徹訓通之義。鄭君但言通率什一者。欲明徹制。與貢助相通。其取於民。無不通計可知。至郊內貢。郊外助。不獨文見孟子。卽以載師任地證之。王畿內外。旣斂法各異。則謂諸侯郊內郊外。斂法不同。亦奚疑也。後漢書陸康傳。夫什一而稅。周謂之徹。徹者。通也。言其法度。可通萬世而行也。此與鄭君訓同義異。且未言徹制何若。其義殊難明也。○注。孔曰二謂什二而稅。○正義曰。匠人疏引此注作鄭曰。或鄭亦有注。而僞孔襲之。據鄭上注云。周制什一而稅。則此二爲什而取二矣。此卽指宣公稅畝之事。至哀公違有子之諫。復用田賦。比什二爲益重。宜乎至孟子時。以薄賦斂爲仁政也。

子張問崇德辨惑。注孔曰。辨。別也。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注包曰。徙義。見義則徙意而從之。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旣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注包曰。愛惡當有常。一欲生之。一欲死之。是心惑也。誠不以富。亦祇以異。注鄭曰。此詩小雅也。祇。適也。言此行誠不可以致富。適足以爲異耳。取此詩之異義以非之。正義曰。吳氏嘉賓說。克己復禮。崇德辨惑。皆古之言也。古訓多協韻。以便蒙誦。案崇德者。爾雅釋詁。崇。高也。謂益

人之有德。尊崇之也。主忠信者。鄭於學而篇注云。主。親也。言於忠信之人。親近之也。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者。言其人非有可愛可惡之實。己但任情愛惡之也。先從叔丹徒君駢枝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猶之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隊諸淵。皆形容譬況之辭。旣欲其生。又欲其死。覆舉上文而迫笮其詞。以起惑字。非兩意也。又云。人情之偏。愛惡爲甚。內無知人之明。外有毀譽之蔽。鮮有能至當而不易者。謹案樂記云。著則賢不肖別矣。著猶明也。孔疏云。所好得其善。所惡得其惡。則賢不肖自然分別矣。今此忽愛忽惡。是好惡未著。故賢不肖亦不能辨。非惑而何。釋文云。惑本亦作或。案說文。或。亂也。惑或爲古今字。皇本崇德也。無也字。愛之欲其生三句下各有也字。誠。毛詩作成。○注。辨別也。○正義曰。辨別亦常訓。說文。辨。判也。判則義同。○注。愛惡至惑也。○正義曰。愛惡當有常者。言愛惡不失其理。則能有常。不至變異也。一欲生之。一欲死之。謂一念欲生之。一念欲死之。此總釋經文愛之欲其生四句之意。漢書王尊傳。公乘興等訟王尊曰。尊以京師廢亂。羣盜並興。選賢徵用。起家爲卿。賊亂旣除。豪猾伏辜。卽以佞巧廢黜。一尊之身。三期之閒。乍賢乍佞。豈不甚哉。孔子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是惑也。觀此文所引。其義益明。○注。此詩至非之。○正義曰。詩關雎疏引此注首句云。此詩小雅我行其野之句也。文鼓備。祗適。毛傳文。鄭彼箋云。女不以禮爲室家成事。不足以得富也。女亦適以此自異於人道。言可惡也。不足以得富。卽此注不可以致富。惟成誠二字。各就文爲訓。其實毛詩作成。亦誠之段借。自異人道。卽是惑。故取其義。以非此之惑也。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注孔曰。當此之時。陳恆制齊。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故以對。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注孔曰。言將危也。陳氏果滅齊。

正義曰。景公名杵臼。莊公異母弟。見史記齊太公世家。周書謚法解。布義行剛曰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言君當思所以爲君。臣當思所以爲臣。父當思所以爲父。子當思所以爲子。乃保察名號之大者。白虎通三綱六紀篇。君臣者。何謂也。君。羣也。下之所歸心。臣者。纏堅也。屬志自堅固。父子者。何謂也。父者。矩也。以法度教子。子者。孳孳無已也。故孝經曰。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此君臣父子稱名之實也。呂氏春秋處方篇。凡爲治。必先定分。君臣父子夫婦。六者當位。則下不踰節。而上不苟爲矣。少不悍辟。而長不簡慢矣。又云。同異之分。貴賤之別。長幼之義。此先王之所愼。而治亂之紀也。左昭二十六年傳。齊侯與晏子坐於路寢。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對曰。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後世若少惰。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又曰。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敬。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晏子

所言。正與夫子答齊侯意同。阮氏元校勘記云。皇本高麗本吾下有豈字。釋文出吾焉得而食諸云。本亦作焉得而食諸。焉。於虔反。本今作吾得而食諸。案史記仲尼世家。及漢書武五子傳。並作豈。與皇本合。太平御覽二十二引吾惡得而食諸。豈焉惡三字。義皆相近。疑今本吾下有脫字。○注。當此之時陳恆制齊。○正義曰。黃氏式三後案引狄惺菴曰。孔子至齊。在景公三十一年。當魯昭公二十五年。踰年卽反魯。是時陳氏爲武子開。字子彊。見昭二十六年左傳。無宇之子。乞之兄也。乞卒。子代之。乃爲陳恆。案狄說本孔子世家。觀此益知僞孔之謬。○注。言將危也陳氏果滅齊。○正義曰。顏師古漢書武五子傳言父子君臣之道不立。則國必危亡。倉廩雖多。吾不得食也。卽此注將危之意。陳氏至太公和遷齊康公海上。自立爲齊侯。是陳氏滅齊也。景公時。其兆已見。故注云然。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注孔曰。片猶偏也。聽訟必須兩辭以定是非。偏信一言以折獄者。惟子路可。正義曰。釋文引鄭注云。片。半也。魯讀折爲制。今從古。御覽六百二十九引鄭注云。片讀爲半。半言爲單辭。折。斷也。惟子路能取信。所言必直。故可令斷獄也。案說文。片。判木也。从半木。片半一音之轉。故鄭注卽讀片爲半。漢書李陵傳。令軍士人持一半冰。注引如淳曰。半讀曰片。此其證也。片旣讀半。義亦從之。故釋文所載片半之訓。卽是櫽括鄭義。非鄭別有注也。半言爲單辭者。書呂刑云。明淸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是獄辭有單有兩。兩者。兩造具備也。單則一人具辭。後漢光武紀。永平三年詔曰。明察單辭。朱浮傳。有人單辭告浮事者。單辭皆謂片言也。折斷者。說文。𣂚。斷也。从斤斷艸。譚長說。折。篆文𣂚从手。魯讀折爲制。今從古者。呂刑制以刑。墨子尙同中篇引作折則刑。是折制字通。說文。制。裁也。从刀未。制。古文制如此。此與折斷音訓相近。廣雅釋詁。制。折也。大戴禮保傅篇。不中于制獄。卽折獄也。鄭以作折作制義同。而古論出自壁中。無煩改讀。故定從古也。惟子路能取信者。言子路忠信。能取信於人也。所言必直。故可令斷獄者。言人旣信子路。自不敢欺。故雖片言。必是直理。卽可令依此斷獄也。說文。獄。确也。从㹜从言。二犬所以守也。鄭異義駁云。獄者。埆也。囚證於角核之處。周禮謂之圜土。此云斷獄。謂決斷獄中所訟事也。毛氏奇齡四書改錯。古折民獄訟。必用兩辭。故周官司寇以兩劑禁民獄。先取兩劵而合之。使兩造獄詞。各書其半。卽今告牒與訴牒也。及聽獄後。復具一書契而兩分之。使各錄其辯答之辭于其中。卽今兩造兩口供也。是折獄之法。前劵後契。必得兩具。劵不兩具。卽謂之單詞。單詞不治。如司寇禁凡不齎劵。卽自坐不直。不俟上于朝而遠斥之是也。契不兩具。則謂之不能舉契。亦不治。如春秋晉聽王訟。王叔氏不能舉其契。王叔奔晉是也。是半劵半契。總無折理。惟子路明決。單辭可斷。在他人豈能之。案毛說與鄭義略同。然鄭言子路能取信。故所言必直。本非誣控。故無須對質。如此乃可令斷獄。明子路以忠信感人。不止如毛氏所云明決已也。原鄭之意。亦以片言折獄。不可爲法。故若所言必直。方可令斷獄。

否則仍須兩辭矣。僞孔注亦與鄭同。孔穎達書呂刑疏引此文說之云。子路行直聞於天下。不敢自道其長。妄稱彼短。得其單辭。即可斷獄者。惟子路爾。凡人少能然也。此與論語皇疏所載孫綽說同。焦氏循補疏。即依爲說。義涉迂曲。所不敢從。

子路無宿諾。注宿猶豫也。子路篤信。恐臨時多故。故不豫諾。正義曰。說文。宿。止也。引申之有久義。漢書韓安國傳。孝文寤於兵之不可宿。注。宿。久留也。諾者。應也。子路有聞即行。故無留諾。其於折獄亦然。蓋折獄一定。即予開釋。不使訟者受羈累之苦。此子路忠信之事。故記者類記於此。或分此爲別章。文選江淹雜體詩注引上有子曰字。與釋文所載或本合。然夫子口中不應稱子路。或本非。○注。宿猶至豫諾。○正義曰。管子地圖篇。宿定所征伐之國。注。宿猶先也。公羊桓元年傳注。宿者。先誠之辭。並與豫義相近。毛氏奇齡四書改錯。集解作不豫諾。謂不先許也。正所謂然諾不苟者。急則輕諾矣。據左傳小邾射要子路盟。而子路辭之。是不許諾也。及季康子使冉有謂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於小邾。不敢問。故死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是終不許諾也。此正不豫諾之證。案此注亦通。但與折獄事無涉。故不用以釋經。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注包曰。與人等。**必也使無訟乎。**注王曰。化之在前。正義曰。聽訟者。言聽其所訟之辭。以判曲直也。周官小司寇云。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此皆聽訟之法。吾猶人者。言己與人同。但能聽訟。不能使無訟也。禮記大學云。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鄭注。情猶實也。無實者。多虛誕之辭。聖人之聽訟。與人同耳。必使民無實者。不敢盡其辭。大畏其心志。使誠其意不敢訟。大戴禮禮察篇。凡人之知。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禮者。禁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用易見。而禮之所爲生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正。堅如金石。行此之信。順如四時。處此之功。無私如天地爾。豈顧不用哉。然如曰禮云禮云。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敬於微眇。使人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此之謂也。潛夫論德化篇。是故上聖。故不務治民事。而務治民心。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導之以德。齊之以禮。務厚其情而明。則務義。民親愛。則無相害傷之意。動思義。則無姦邪之心。夫若此者。非律之所使也。非威刑之所彊也。此乃教化之所致。二文並言無訟。由於德教。此最是難能。正如勝殘去殺。必俟百年。王者必世而後仁。皆須以歲年。非可一朝能者。故夫子言必也以期之。顏師古漢書賈誼傳注言使吾聽訟。與衆人等。然能先以德義化之。使其無訟。又酷吏傳注言使我獄訟。猶凡人耳。然而立政施德。則能使其絕於爭訟。並以無訟爲夫子自許。失聖意矣。○注。與人等。○正義曰。言聽訟吾與人同。無異能異法也。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是與人等可知。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注王曰。言爲政之道。居之於身。無得解倦。行之於民。必以忠信。正義曰。北堂書鈔三十六引鄭此注云。身居正位。不可懈惓。是鄭本之居爲居位。惓卽倦之省。釋文云。倦。亦作劵。鄭君攷工記注。劵。今倦字也。疑書鈔所引鄭注。本是懈劵。轉寫作懈惓也。詩假樂云。不懈于位。民之攸塈。管子形勢解。解惰簡慢。以之事主則不忠。以之起事則不成。○注。行之於民。必以忠信。○正義曰。大戴禮子張問入官云。故不先以身。雖行必鄰也。不以道御之。雖服必強矣。故非忠信。則無可以取親於百姓矣。外內不相應。則無可取信者矣。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注鄭曰。弗畔。不違道。正義曰。釋文云。博學於文。一本作君子博學於文。案皇本有君子。皆因前篇致誤。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正義曰。穀梁隱元年傳。春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大戴禮曾子立事篇。君子己善。亦樂人之善也。己能。亦樂人之能也。君子不說人之過。成人之美。存往者。在來者。朝有過。夕改則與之。夕有過。朝改則與之。孔氏廣森補注。彼有過者。方見人非議。我從而爲之辭說。則彼將無意於改。是成人之惡矣。故君子不爲也。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注鄭曰。康子。魯上卿。諸臣之帥也。正義曰。子帥以正。趙岐孟子章指。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贊引此文。並作子率而正。皇本亦作而正。說文。𢖍。先道也。經傳省作率。叚借作帥。帥。佩巾也。別一義。大戴禮哀公問篇。公曰。敢問何謂爲政。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君爲正。則百姓從政矣。君之所爲。百姓之所從也。君所不爲。百姓何從。又王言篇。上者。民之表也。表正。則何物不正。故君先立於仁。則大夫忠。而士信。民敦。工樸。商愨。女憧。婦空空。並與此章義相發。○注。康子魯上卿諸臣之帥也。○正義曰。魯有三卿。季孫爲司徒。是上卿。故爲諸臣之帥。言此者。明帥諸臣同歸於正。百姓孰敢不正也。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贊。夫三公者。百寮之率。萬民之表也。未有樹直表而得曲影者也。卽此注義。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注孔曰。欲。多情慾。言民化於上。不從其令。從其所好。正義曰。說文云。盜。私利物也。左文十八年傳。竊賄爲盜。當康子時。魯國多盜。故康子患之。雖賞之不竊者。說文。賞。賜有功也。盜自中

出曰竊。上言盜。此言竊者。互相訓。說苑貴德篇。周天子使家父毛伯求金於諸侯。春秋譏之。故天子好利。則諸侯貪。諸侯貪。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庶人盜。上之變下。猶風之靡草也。然則民之竊盜。正由上之多欲。故夫子以不欲勖康子也。荀子君子篇。聖王在上。分義行乎下。則士大夫無流淫之行。百吏庶人。無怠慢之事。衆庶百姓。無姦怪之俗。無盜賊之罪。莫敢犯大上之禁。天下曉然知夫盜竊之人。不可以爲富也。皆知夫賊害之人。不可以爲壽也。皆知夫犯上之禁。不可以爲安也。由其道。則人得其所好焉。不由其道。則必遇其所惡焉。是故刑罰綦省。而威行如流。與此章義相發。張栻論語解引張橫渠曰。假設以子不欲之物。賞子使竊。子必不竊。故爲政者。先乎足民。使民無所不足。則不見可欲。而盜心息矣。蓋盜生於欲之不足。使之足乎此。則不欲乎彼。此古人弭盜之原也。案此說。卽孟子民有菽粟如水火。焉有不仁之意。於義亦通。皇本不欲上無之字。○注。欲多至所好。○正義曰。欲生於情。故說文云。情。人之陰氣有欲者也。慾字說文不載。此云情慾者。從俗作之。邢疏云。大學曰。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注云。言民化君行也。君若好貨。而禁民淫於財利。不能正也。案緇衣篇亦云。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注孔曰。就。成也。欲多殺以止姦。孔子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注孔曰。亦欲令康子先自正。偃。仆也。加草以風。無不仆者。猶民之化於上。

正義曰。說文。殺。戮也。釋名喪制云。罪人曰殺。殺。竄也。埋竄之。使不復見也。子爲政。焉用殺者。言子爲政。當以德化民。不當先用殺也。說苑政理篇。引此經說之云。王者尚其德而布其刑。霸者刑德並湊。彊國先刑而後德。鹽鐵論疾貪篇。百姓不治。有司之罪也。春秋刺譏。不及庶人。責其率也。又云。政教闇而不著。百姓顚蹶而不扶。猶赤子臨井焉。聽其入也。若此。則何以爲民父母。故君子急於教。緩於刑。又申韓篇。所貴良吏者。貴其絕惡於未萌。使之不爲非。非貴其拘之囹圄。而刑殺之也。皆言爲民上。不貴用殺也。子欲善。而民善者。言子苟欲善。雖無道之民。亦化而爲善。復申言不必用殺之效也。賈誼新書大政下云。王者有易政。而無易國。有易吏。而無易民。故因是國也而爲安。因是民也而爲治。又云。故君能爲善。則吏必能爲善矣。吏能爲善。則民必能爲善矣。是其義也。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者。邢疏。此爲康子設譬也。在上君子。爲政之德若風。在下小人。從化之德如草。韓詩外傳。傳曰。魯有父子訟者。康子欲殺之。孔子曰。未可殺也。夫民爲不善。則是上失其道。上陳之教而先服之。則百姓從風矣。疑父子訟。卽此康子所指無道之事。然荀子宥坐。則在夫子爲司寇時。傳聞異辭。要亦爲此文合證也。皇本德風德草下。並有也字。釋文云。尚本或作上。案孟子

滕文公篇亦作尙。○注。偃仆至於上。○正義曰。趙注孟子云。偃。伏也。仆伏義同。趙云。尙。加也。以風加草。莫不偃伏也。此注云加草以風。亦訓上爲加也。說苑君道篇。夫上之化下。猶風靡草。東風則草靡而西。西風則草靡而東。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注鄭曰。言士之所在皆能有名譽。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注馬曰。常有謙退之志。察言語。見顏色。知其所欲。其知慮常欲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注馬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注馬曰。此言佞人假仁者之色。行之則違。安居其僞而不自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注馬曰。佞人黨多。

正義曰。達者。通也。通於處人處己之道。故行之無所違阻。所謂忠信篤敬。蠻貊可行。卽達義也。在邦在家。謂士之仕於邦家者也。質直而好義者。謂達者之爲人。樸質正直。而行事知好義也。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者。言心存敬畏。不敢侮慢人也。如此。則仕往咸宜。雖不求名譽。名必歸之。大戴禮曾子制言上。弟子問於曾子曰。夫士何如則可以爲達矣。曾子曰。不能則學。疑則問。欲行則比賢。雖有險道。循行達矣。今之弟子。病下人。不知事賢。恥不知。而又不問。欲作則其知不足。是以惑闇。終其世而已矣。是謂窮民也。曾子之論達。與夫子略同。皆謂謹身篤行。不求聲聞者也。若夫聞者。多是虛僞。故以仁之美德而色取之。不顧其行違也。身居於仁。而若無所疑也。如此以得名譽。是之謂聞。荀子宥坐篇。孔子爲魯攝相。朝七日而誅少正卯。門人進問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爲政而始誅之。得無失乎。孔子曰。人有惡者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達而險。二曰。行辟而堅。三曰。言僞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得免於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處足以聚徒成羣。言談足以飾邪營衆。强足以反是獨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誅也。觀此。則聞乃聖人所深惡。漢書王莽傳贊。王莽始起外戚。折節力行。以要名譽。宗族稱孝。師友歸仁。及其居位輔政。成哀之際。勤勞國家。直道而行。動見稱述。豈所謂在家必聞。在國必聞。色取仁而行違者耶。以莽之姦邪。亦是好爲聞人。故議說殄行。不免震驚朕師也。子張堂堂。難與爲仁。夫子恐其於仁亦是色取。故於聞者亟斥之。且恐其以聞卽爲達也。皇本夫達夫聞下。無也字。○注。常有至下人。○正義曰。謙退者。言達者常有謙退之志。故能察言觀色。更下人也。知其所欲者。言於人旣察觀而知之。當順情以施也。志慮者。志之所慮也。察言觀色。不敢有加於人。是常欲以下人。所謂君子無

衆寡。無小大。無敢慢者也。俞氏樾平議云。按廣雅釋訓曰。無慮都凡也。漢書食貨志曰。天下大氐無慮。皆鑄金錢矣。無慮與大氐同。古人自有複語耳。亦或止言慮。賈誼傳。慮無不帝制而天子自爲者。慮卽無慮。亦猶大氐也。慮以下人之慮。乃無慮之慮。言察言觀色。大氐以下人也。馬以志慮說之。非是。大元元瑩篇。故君子內正而外馴。每以下人。其句法卽本之。此案俞說甚是。然馬注亦未誤。此當並存。○注。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正義曰。此易謙卦彖辭。尊者。卑約也。曲禮云。故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荀子仲尼篇。恭敬而僔。楊倞注。僔與撙同。卑。退也。尊撙僔音義並同。○注。佞人黨多。○正義曰。此解邦家必聞之故。言所稱譽之者。皆是佞黨。若君子則衆好必察。不致爲所惑也。顏師古王莽傳注。朋黨比周。故能在家在國。皆有名譽。卽本馬義。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注包曰。舞雩之處。有壇墠樹木。故下可遊焉。曰。敢問崇德脩慝辨惑。注孔曰。慝惡也。脩治也。治惡爲善。子曰。善哉問。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注孔曰。先勞於事。然後得報。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脩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

正義曰。言舞雩之下者。明時魯雩祭。樊遲從夫子往遊其下也。崇德。脩慝。辨惑者。此當是雩禱之辭。以德慝惑爲韻。如湯禱桑林。以六事自責也。攻其惡。無攻人之惡者。攻猶責也。春秋繁露仁義法篇解此文。謂君子以仁造人。義造我。所謂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也。忿者。廣雅釋詁云。怒也。以及其親者。春秋桓二年。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公羊傳云。及者何。累也。論衡明雩篇。樊遲從遊。感雩而問。刺魯不能崇德而徒雩也。戴氏望論語注云。春秋昭二十五年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傳曰。又雩者。非雩也。聚衆以逐季氏也。樊遲從遊。有感昭公孫齊之事。因以發問。事。勤也。先勤求賢者。任之以政。乃能得民。昭公不用子家羈。失民失政。以致出奔。是不能崇德也。子家駒曰。諸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諸侯。公曰。吾何僭乎哉。是攻人之惡。不知攻其惡也。昭公不從其言。終弒之而敗焉走之齊。是不忍一朝之忿。忘身以及宗廟。惑之甚也。時哀公亦欲去三家。故微其辭以危其事。案戴氏此說。本之宋氏翔鳳發微。與論衡刺魯之義極合。皇本無攻人之惡。無作毋。○注。舞雩之處。有壇墠樹木。○正義曰。禮祭法注云。封土曰壇。除地曰墠。又雩宗注云。水旱壇。月令雩帝注云。爲壇於南郊之旁。○正義曰。水經泗水注言魯雩壇。高三丈。在魯縣故城南。雩門之外。此注兼言墠者。壇外平地。時亦除治之。卽爲墠也。知有樹木者。周官大司徒言設社稷之壝。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社稷是壇。有所宜之木。此雩壇。亦當有樹木可知。○注。慝。惡也。脩。治也。○正義曰。左僖十五年傳。於是展氏有隱慝焉。杜注。隱惡非法所得。周官環人察軍慝。注。慝。陰姦也。脩與修同。廣雅釋詁。修。治也。此常訓。○注。先勞於事。然後得報。○正義曰。注說非。解後字爲自然之辭。尤不合。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注包曰。舉正直之人用之。廢置邪枉之人。則皆化爲直。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子夏曰。富哉言乎。注孔曰。富。盛也。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注孔曰。言舜湯有天下。選擇於衆。舉皋陶伊尹。則不仁者遠矣。仁者至矣。

正義曰。大戴禮王言篇。孔子曰。仁者莫大於愛人。知者莫大於知賢。荀子君道篇。子貢對夫子問曰。知者知人。仁者愛人。是愛人知人。爲仁知之大用。樊遲未達者。宋氏翔鳳發微云。書曰。知人則哲。能官人。自世卿專國。其君雖知人。而不能官人。遲之未達。職此之由。案遲未達。當更有問辭。今無文者。略也。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者。言舉爾所知之直者。錯諸枉者之上。卽是知人也。錯。釋文引或本作措。樊遲又未達夫子所言之理。不敢復問。故退見子夏告之也。鄉。皇本作嚮。釋文。鄉又作曏同。說文云。曏。不久也。不久者。言日近也。阮氏元校勘記。曏正字。嚮俗字。鄉叚借字。富哉言乎。皇本言上有是字。鄭注云。皋陶爲士師。號曰庭堅。案書舜典。命皋陶曰。汝作士。孟子萬章篇。亦云皋陶爲士。不名士師也。疑師字誤衍。周官有士師。屬大司寇。以下大夫爲之。左文五年傳。皋陶庭堅。又十八年傳。高陽氏才子八人。有庭堅。杜注。庭堅卽皋陶字。是皋陶號庭堅也。伊尹。湯臣。說文伊字注。殷聖人阿衡尹治天下者。從人從尹。疑伊是氏。尹是名。說文所云尹治者。就文說之。若白虎通說顓頊帝嚳堯舜。皆有聖德之義。是也。鄭注尚書。謂伊尹名摯。與孫子用閒篇合。摯爲名。則尹爲字。可信也。宋氏翔鳳發微云。子夏知孔子之意。必堯舜禹湯之爲君。而後能盡用人之道。以垂百世之法。故言選舉之事曰云云。公羊隱元年何休說。當春秋時。廢選舉之務。置不肯於位。輒退絕之。以生過失。至於君臣忿爭出奔。國家之所以昏亂。社稷之所以危亡。故皆錄之。隱三年。何休說。禮公卿大夫士。皆選賢而用之。卿大夫任重職大。不當世爲。其秉政久。恩德廣大。小人居之。必奪君子威權。故尹氏世立王子朝。齊崔氏世弑其君光。君子疾其末。則正其本。見譏於卒者。亦不可造次無故驅逐。必因其過。卒絕之明君。案見勞授賞。則衆譽不能進無功。案見惡行誅。則衆讒不能退無罪。此春秋譏世卿之義。蓋卿大夫世。則舉直錯枉之法不行。有國者宜以不知人爲患。故子夏述舜舉皋陶。湯舉伊尹。皆不以世而以賢。以明大法。漢書王吉言堯舜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舉皋陶伊尹。不仁者遠。今俗吏得任子弟。率多驕驁不通古今。至於積功治人。無益於民。此伐檀所爲作也。宜明選求賢。除任子之令。卽論語之義。富哉言乎。富者。備也。必知舜舉皋陶。湯舉伊尹。而後用人之法備。○注。舉正至爲直。○正義曰。左襄七年傳。正

直爲正。正曲爲直。小明詩傳。能正人之曲曰直。曲者。枉也。枉爲直者所正。其必皆化爲直可知。〇注。言舜至至矣。〇正義曰。選擇常訓。不仁者遠。言不仁之人。自知枉曲皆遠去也。左宣十六年傳。晉侯請于王。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大傅。於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人。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夫。杜注。稱。舉也。漢書劉向傳。向上封事曰。故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故湯用伊尹。不仁者遠。而衆賢至。類相致也。卽此注不仁者遠。仁者至之義。其不仁旣知遠去。必亦化而爲善。故能使枉者直也。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注包曰。忠告以是非。告之以善道。導之不見從。則止。必言之。或見辱。正義曰。責善。朋友之道也。然不可則宜止。不復言。所以全交。亦所以養其羞惡之心。使之自悟也。皇本而下有以字。道作導。不可作否。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注孔曰。友以文德合。注孔曰。友相切磋之道。所以輔成己之仁。正義曰。文謂詩書禮樂也。以文會友。謂共處一學者也。爾雅釋詁。輔。俌也。引伸之。有佐訓。禮學記云。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修焉。息焉遊焉。夫然故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是以雖離師輔。而不反也。說苑說叢篇。賢師良友在其側。詩書禮樂陳于前。棄而爲不善者鮮矣。〇注。友以文德合。〇正義曰。文德者。言所學文皆在德也。爾雅釋詁。會。合也。亦常訓。

卷十六　子路第十三

集解　凡三十章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注孔曰。先導之以德。使民信之。然後勞之。易曰。說以使民。民忘其勞。請益。曰。無倦。注孔曰。子路嫌其少。故請益。曰無倦者。行此上事。無倦則可。正義曰。禮月令云。以道教民。必躬親之。大戴禮子張問入官篇。故躬行者。政之始也。又云。君子欲政之速行也者。莫若以身先之也。欲民之速服也者。莫若以道御之也。皆言政貴身先行之。所謂其身正。不令而行是也。釋文。勞。孔如字。鄭力報反。陳氏鱣古訓曰。鄭讀若郊勞之勞者。卽孟子放勳曰勞之來之意也。案勞之者。勸勉民使率教。不用刑遽勢迫也。無倦。釋文作毋倦。胡炳文四書通曰。子張堂堂。子路行行。皆易銳於始而怠於

倦。故答其問政。皆以無倦告之。○注。先導至其勞。○正義曰。下篇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子張問政。夫子告以擇可勞而勞之。卽此注所云勞之也。魯語敬姜曰。昔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又曰。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自上以下。誰敢淫心舍力。並言政當勞民之誼。孔注此文。雖與鄭異。亦得通也。導之以德。爲政篇文。引易者。兌彖傳文。○注。子路嫌其少。故請益。○正義曰。曲禮。請益則起。注。益謂受說不了。欲師更明說之。不了。謂說有未盡。故此注以爲嫌少也。

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注王曰。言爲政當先任有司。而後責其事。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注孔曰。女所不知者。人將自舉其所知。則賢才無遺。○正義曰。宰者。大夫家臣及大夫邑長之通稱。皇疏謂仲弓將往費爲季氏邑宰。則以夫子所言得專刑賞。任人當爲邑宰事也。有司者。宰之羣屬。言先有司信任之。使得舉其職也。呂氏春秋審分覽。凡爲善難。任善易。奚以知之。人與驥俱走。則人不勝驥矣。居於車上而任驥。則驥不勝人矣。人主好治人官之事。則是與驥俱走也。必多所不及矣。又云。人主之車。所以乘物也。察乘物之理。則四極可有。不知乘物而自怙恃。奪其智能。多其教詔。而好自以。若此。則百官恫擾。少長相越。萬邪並起。權威分移。不可以卒。不可以教。此亡國之風也。觀此。是凡爲政者。宜先任有司治之。不獨邑宰然矣。赦小過者。爾雅釋詁。赦。舍也。說文。赦。置也。有司或有小過。所犯罪至輕。當宥赦之。以勸功褒化也。言小過赦。明大過亦不赦可知。賢才。謂才之賢者。有賢才。可自辟舉。爲己輔佐。若有盛德之士。更升進之。不敢私蔽之也。宋氏翔鳳發微云。自世卿世大夫。而舉賢之政不行。故仲弓獨質其疑。以求其信。皋陶曰。在知人。禹曰。惟帝其難之。此焉知賢才之慮也。知舜舉皋陶。湯舉伊尹。皆舉爾所知也。不仁者遠。則仁者咸進。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此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之說也。是先有司者。必以舉賢才爲本。舉賢才者。必以知其人爲要。○注。言爲政當先任有司而後責其事。○正義曰。此謂先任以官。而後予之以事。非經旨。

子路曰。衞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注包曰。問往將何所先行。子曰。必也正名乎。注馬曰。正百事之名。○正義曰。衞君者。出公輒也。待者。下篇齊景公待孔子。史記孔子世家作止孔子。魯語。其誰云待之。說苑正諫作止之。是待止同義。時孔子在衞。爲公養之仕。知衞君將留用孔子。故子路舉以問也。史記孔子世家。是時衞公輒父不得立在外。諸侯數以爲讓。而孔子弟子多仕于衞。衞君欲得孔子爲政。子路曰。衞君待子而爲政云云。是正名指蒯聵之事。此必

古論家說。受之安國者也。正名者何。正世子之名也。春秋哀二年夏。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孔疏。世子者。父在之名。蒯聵父既死矣。而稱世子者。晉人納之。世子告之。是正世子以示宜為君也。春秋以其本是世子。未得衛國。無可褒貶。故因而書世子耳。據此。是世子之稱。春秋不以為非而存之。則此正名。即世子之名可知。全氏祖望結埼亭集正名論曰。孔子以世子稱蒯聵。則其嘗為靈公所立無疑矣。觀左傳累稱為太子。固有明文矣。不特此也。其出亡之後。靈公雖怒。而未嘗廢之也。靈公欲立公子郢而郢辭。則靈公有廢之意而不果。又有明文矣。惟蒯聵未嘗為靈公所廢。特以得罪而出亡。則聞喪而奔赴。衛人所不可拒也。蒯聵之歸有名。而衛人之拒無名也。況諸侯之子。得罪於父而仍歸者。亦不一矣。晉之亂也。夷吾奔屈。重耳奔蒲。及奚齊卓子之死。夷吾兄弟。相繼而歸。不聞以得罪而晉人拒之也。然則於蒯聵何尤焉。故孔子之正名也。但正其世子之名而已。既為世子。則衛人所不可拒也。全氏此論。實先得我心所欲言。愚謂春秋之義。世子繼體以為君。為輒計者。內迫於南子。不能迎立蒯聵。則惟如叔齊及公子郢之所為。遜避弗居斯已耳。乃輒儼然自立。當時必援無適子立適孫之義。以王父命為辭。是輒不以世子予蒯聵。觀於公子郢之言。有亡人之子輒在。患貞知子郢。在輒未立時。已不敢以世子稱蒯聵。則輒既立後。假以王父之命。其誰敢有稱蒯聵為世子者。所以蒯聵入戚。衛命石曼姑同齊國夏帥師圍戚。明是待蒯聵以寇仇。其不以世子稱蒯聵審矣。太史公自序云。南子惡蒯聵。子父易名。謂不以蒯聵為世子。而輒繼立也。名之顛倒。未有甚於此者。夫子亟欲正之。而輒之不當立。不當與蒯聵爭國。顧名思義。自可得之言外矣。穀梁哀二年經注鄭君曰。蒯聵欲殺母。靈公廢之是也。若君薨。有反國之道。當稱子某。如齊子糾也。今稱世子如君存。是春秋不與蒯聵得反立明矣。江熙曰。鄭世子忽反正有明文。子糾但於公子為貴。非世子也。又傳曰。納者。內弗受也。帥師而後納者。有伐也。何用弗受也。以輒不受也。以輒不受父之命。受之王父也。信父而辭王父。則是不尊王父也。其弗受。以尊王父也。注甯不違此義。江熙曰。齊景公廢世子。世子還國書篡。若靈公廢蒯聵立輒。則蒯聵不得稱曩日世子也。稱蒯聵為世子。則靈公不命輒審矣。此矛盾之喻也。然則從王父之言。傳似失矣。經云納衛世子。鄭世子忽復歸于鄭。稱世子。明正也。明正則拒之者非也。案范甯經傳兩注。皆引江熙說是也。鄭忽許其反正。而於莊公卒後。亦稱世子。則謂君薨稱世子。無反國之道非矣。竊謂以王父命辭父命。乃衛輒所據之義。其意以父得罪王父。雖其子。得申王父之命以辭父也。不知王父之命。固行之於父。而辭父之命。豈為子者所忍言。哀三年經。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此明是衛為兵主。而先國夏者。當是夫子特筆。蓋蒯聵得罪於父。暨父死而又爭國。不可以莫之討也。故託於齊國夏以為伯討。以正蒯聵之罪。而又存蒯聵世子之名於春秋。以正輒之罪。所以兩治之也。春秋繁露玉英篇。謂一元者。太始也。知元年志者。大人之所重。小人之所輕。是故治國之端在正名。名之正。興五世。五傳之外。美惡乃形。可謂得其真矣。非子路之所能見。非其位而即之。雖受之先君。春秋危之。宋繆公是也。非其位不受之先君。而自即之。春秋危之。吳王僚是也。董仲舒以正名。當先正始。而引宋繆公吳王僚說之。夫宋繆受之先君而非其位。為春秋所危。則衛輒雖如公羊說。亦

是受之靈公。而非其位。非其位則危。故夫子正名之旨。必非子路所能見。董生此論。未爲誤也。惲氏敬先賢仲子廟立石文曰。衞出公。未嘗拒父也。衞靈公生于魯昭公二年。其卒年四十七。而蒯聵爲其子。出公爲其子之子。蒯聵先有姊衞姬。度出公之卽位也。內外十歲耳。二年蒯聵入戚。三年春圍戚。衞之臣石曼姑等爲之。非出公也。夏氏炘衞出公輒論。亦云靈公薨時。輒至長亦年十餘歲耳。以十餘歲之童子卽位。則拒蒯聵者。非輒也。蒯聵有殺母之罪。斯時南子在堂。其不使之入。明矣。輒不得自專也。及輒稍長。而君位之定已久。勢不可爲矣。考蒯聵於靈公四十二年入居於戚。及至出公十四年。始與渾良夫謀入。凡在戚者十五年。此十五年中。絕無動靜。則輒之以國養可知。孔子於輒之六年。自楚至衞。輒年可十七八歲。有欲用孔子之意。故子路曰。衞君待子而爲政。孔子以父居於外。子居於內。名之不正。莫甚於此。故有正名之論。而子路意輒定位已久。且以國養父。未爲不可。故以子言爲迂。其後孔子去衞。而果有孔悝之難。甚矣聖人之大居正。爲萬世人倫之至也。孟子曰。孔子於衞孝公。公養之仕。先儒謂孝公卽出公輒。孔子在衞凡六七年。輒能盡其公養。則此六七年中。必有不忍其父之心。孔子以爲尙可與爲善。而欲進之以正名。惜乎優柔不斷。終不能用孔子耳。設也輒果稱兵拒父。而孔子猶至衞。且處之六七年。何以爲孔子。案惲氏夏氏此言。亦屬持平。故附箸之。○注。問往將何所先行。○正義曰。往謂往居位也。○注。正百事之名。○正義曰。禮祭法云。黃帝正名百物。百物卽百事。左氏傳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此指稱謂與爵位之名。穀梁僖十九年傳。梁亡鄭棄其師。我無加損焉。正名而已。言因事之實。無所加損。但正其名而書之爾。韓詩外傳。孔子侍坐於季孫。季孫之宰通曰。君使人假馬。其與之乎。孔子曰。吾聞君取於臣謂之取。不曰假。季孫悟。告宰通曰。今以往。君有取。謂之取。無曰假。孔子正假馬之言。而君臣之義定矣。論語曰。必也正名乎。春秋繁露深察名號篇。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春秋辨物之理以正其名。名物如其眞。不失秋毫之末。故名霣石。則後其五。言退鷁。則先其六。聖人之謹於正名如此。毛氏奇齡稽求篇。漢藝文志謂名家者流。蓋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凡辨名所在。不可苟爲鈲析。且從來有名家書。如鄧析尹文子公孫龍毛公諸篇。俱以堅白同異。辨名義爲辭。此則名家之說之所由著也。若漢後儒者。猶尙名。曰名物。曰名義。曰名象。而浸尋失眞。至晉時魯勝注墨辨一書。深論名理。謂名者。所以列同異。明是非。道義之門。政化之準繩也。孔子曰。必也正名云云。墨子著辨經以立名本。而荀卿莊周輩皆非之。然終不能易其論也。其序尙存晉史。約四五百言。極言曆驗虛實同異眞似之辨。毫釐纖悉。皆有分部。其文甚著。則是稱名之名。祇是一節。而百凡事爲。莫非是名。鄭此注云。正名。謂正書字也。古者曰名。今世曰字。禮記曰。百名已上。則書之於策。孔子見時教不行。故欲正其文字之誤。臧氏鏞古訓曰。周禮。外史掌達書名於四方。注。古曰名。今曰字。使四方知書之文字。得能讀之。賈疏。古者文字少。直曰名。後代文字多。則曰字。字者。滋也。滋益而生。故更稱曰字。正其名字。使四方知而讀之也。大行人九歲屬瞽史。諭書名。注。書名。書之字也。古曰名。聘禮曰。百名以上。此注引禮記者。聘禮記文。彼云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注。名。書文也。今

謂之字。賈疏引此注以證。是文字通謂之名。臧氏庸鄭注輯本釋云。孔子書字。必從保氏所掌古文爲正病。時不行故。衛君待子爲政。而子以是爲先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即史闕文之意。說文解字敘引此二句。是許君同以爲文字。又云。正名。乃爲政之本。與刪詩書。定禮樂。同一垂教萬世。不可以空言視之也。隋經籍志太學類正名一卷。敘云。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謂書字云云。釋文敘同。是隋以前俱鄭學。梁氏玉繩庭立紀聞。引魏書世祖造新字詔。江式文字表。北齊書儒林傳。李鉉字辨。俱引孔子語。今案風俗通正失篇。樂正后夔。有一足之論。晉師己亥渡河。有三豕之文。非夫大聖至明。孰能原析之乎。論語。名不正。則言不順。易稱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故糾其謬曰。正失也。亦與鄭同。蓋正文字。是正名之一端。鄭君此義。亦馬注百事所得包也。然馬注古論。而但渾言百事。不用世家。依衛事言之。則與安國旨趣稍異。抑別有注。爲集解所刪佚耶。若鄭氏固篤信公穀。以王父命辭父命之說。宜其解正名。不及衛父子爭國事也。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注包曰。迂猶遠也。言孔子之言遠於事。子曰。野哉由也。注孔曰。野猶不達。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注包曰。君子於其所不知。當闕而勿據。今由不知正名之義。而謂之迂遠。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注孔曰。禮以安上。樂以移風。二者不行。則有淫刑濫罰。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注王曰。所名之事。必可得而明言。所言之事。必可得而遵行。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正義曰。釋文云。迂。鄭本作于。云于。往也。案文王世子。况于其身以善其君乎。鄭注。于讀爲迂。又檀弓于則于。孔疏于音近迂。迂是廣大之義。莊子應帝王其臥徐徐。其覺于于。司馬彪注。于于。無所知貌。是于迂義近。字亦通用。鄭以正名爲正文字。而訓于爲往。往者。疏闊之意。或鄭亦讀此于爲迂也。校釋文者。或以往爲枉之誤。或以往爲往之誤。均須改字。殆未然矣。蓋闕如者。段氏玉裁說文敘注云。論語言如或單字。孛如。躩如。是。或重字。申申如。夭夭如。是。或疊韻雙聲字。踧踖如。鞠躬如。蓋闕如。是。蓋。舊音如割。漢書儒林傳曰。疑者。丘蓋不言。蘇林曰。不言者。不言所不知之意也。如淳曰。齊俗以不言所不知。爲丘蓋。丘蓋。荀卿書作區蓋。丘區闕三字雙聲。宋氏翔鳳過庭錄。荀子大略篇。言之信者。在乎區蓋之閒。疑則不言。未問則不立。漢書儒林傳。疑者。丘蓋不言。丘古音同區。丘蓋即區蓋。區闕聲之轉。論語之蓋闕。即荀子之區蓋。爲未見闕疑之意。故曰蓋闕如也。與踧踖如也同辭。讀論語以闕如連文者。非也。刑罰不中者。周官職金掌受士之金罰貨罰。注。罰。罰贖也。說文。刑。罰辠也。罰。辠之

小者。罰是小辠。則刑爲辠大可知。釋文云。中。下仲反。孫氏志祖讀書脞錄。中當如字讀刑罰之所重者中。呂刑一篇。言中者十。周禮。鄉士獄訟成。士師受中。鄭司農云。中者。刑罰之中也。今案後漢書梁統傳上言曰。經曰爰制百姓于刑之衷。孔子曰。刑罰不衷。則民無所錯手足。衷之爲言。不輕不重之謂也。衷與中。古字通。無所錯手足者。錯。皇本作措。釋文。錯。本又作措。說文。措。置也。措本字。錯假借字。皇疏云。刑罰既濫。故下民畏懼。刑罰之濫。所以跼天蹐地。不敢自安。是無所自措立手足也。案事不成。禮樂不興。刑罰不中。皆推言名不正則言不順之失。言者。所以出令布治也。呂氏春秋審分覽。夫名多不當其實。而事多不當其用者。故人主不可以不審名分也。今有人於此。求牛則名馬。求馬則名牛。所求必不得矣。而因用威怒。有司必誹怨矣。牛馬必擾亂矣。百官。衆有司也。萬物。羣牛馬也。不正其名。不分其職。而數用刑罰。亂莫大焉。故名不正。則人主憂勞勤苦。而官職煩亂悖逆矣。國之亡也。名之傷也。從此生矣。呂覽此言。名不正。則刑罰失亂。與此文意同。黃氏式三後案云。王道不外彝倫。而家人莫重於父子。孟子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又曰。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王者本孝出治。父子之倫爲重也。治國者。不正一家父子之名。而欲正一國之父子。無諸己而求諸人。則一己多忌諱之私。而事亦阻窒而不成矣。禮樂刑罰。事之大也。禮莫大於父子之序。樂莫大於父子之和。刑罰莫大於不孝。三者失。而事之不成甚矣。故治世之要務。在彝倫攸敘。○注。迂猶遠也。○正義曰。說文。迂。避也。此云猶遠者。引申之義。呂覽先己篇。寡人以爲迂言也。高誘注。迂。遠也。○注。孔曰至濫罰。○正義曰。皇本作包注。孝經云。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樂記。樂也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圃。曰。吾不如老圃。注馬曰。樹五穀曰稼。樹菜蔬曰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注孔曰。情。情實也。言民化於上。各以實應。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注包曰。禮義與信。足以成德。何用學稼以教民乎。負者以器曰襁。

正義曰。說文云。農。耕人也。今字作農隸變。漢書食貨志。闢土植穀曰農。當春秋時。世卿持祿。廢選舉之務。賢者多不在位。無所得祿。故樊遲請夫子學稼學圃。蓋諷子以隱也。書無逸云。知稼穡艱難。則知小人之依。又云。舊爲小人。爰暨小人。是小人卽老農老圃之稱。孟子滕文公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與此同也。古者四民各有恆業。非可見異而遷。若士之爲學。則由成己以及成物。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但當志於大人之事。而行義達道。以禮義信自治其身。而民亦嚮化而至。安用此學稼圃之事。徒潔身而廢義哉。孝經曰。君子言思可

道。行思可樂。德義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成其德教。而行其政令。是上好禮。則民莫知敬也。荀子王霸篇之所與爲之者之人。則舉義士也。之所以爲布陳於國家刑法者。則舉義法也。主之所極然帥羣臣而首鄉之者。則舉義志也。則如是則下仰上以義矣。是綦定也。是上好義則民服也。晉語箕鄭曰。信於君心。則美惡不踰。信於民。則上下不干。信於令。則時無廢功。信於事。則民從事有業。禮運曰。故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則是無故先王能修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故此順之實也。愛者隱也。人不隱其情。由於上能修禮體信。是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也。皇本請學爲圃下有子字。襁負。釋文云。繈。居文反。又作襁同。張參五經文字曰。作襁非。段氏玉裁說文注云。五經文字非也。古繈繦字從糸。不從衣。說文襁字。乃後人妄增。○注。樹五穀曰稼。樹菜蔬曰圃。○正義曰。樹與封同。謂種植也。五穀。禾黍稷稻麥也。詩伐檀傳。種之曰稼。周官司稼注。種穀曰稼。是凡樹穀曰稼也。說文。圃。所以種菜曰圃。周官大宰九職。二曰園圃毓草木。注。樹果蓏曰圃。蓏兼有菜蔬。禮記射義注云。樹菜蔬曰圃。與此訓同。○注。情。情實也。○正義曰。情者。好惡之誠。無所欺隱。故曰情實。下篇如得其情。亦謂所犯罪之實也。○注。禮義至曰襁。○正義曰。注以學稼學圃爲因敎民。是逆探下文爲此語。殆未然也。負者以器曰襁。弟子傳集解引作負子之器曰襁。皇疏引注亦作負子。又引李充曰負子以器。則負者乃負子之譌。說文。繈。觕纇也。段注。呂覽明理篇。道多繈繈。高注。繈。褸上繩也。又直諫篇注。繈。褸格繩。褸即縷。格即絡。織縷爲絡。以負之於背。其繩謂之繈。高說最分明。博物志云。織縷爲之。廣八寸。長二尺。乃謂其絡。未及其繩也。案顏師古漢書宣紀注。襁即今之小兒繃也。李奇曰。以繦布爲之。李賢後漢書清河孝王慶傳注。以繒帛爲之。皇疏云。以竹爲之。或云以布爲之。今蠻夷猶以布帊裹兒負之背也。皆各據所見言之。小兒繃。兼有絡繩。蓋統名繈。後起之義也。史記魯周公世家。成王少在強葆之中。索隱曰。強葆即襁褓。假借用之。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注專。猶獨也。正義曰。誦詩者。周官大司樂。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注。倍文曰諷。以聲節之曰誦。謂但以樂聲節之。不用樂也。墨子公孟篇。誦詩三百。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是學詩有誦弦歌舞之法。此但及誦詩者。主於口讀。尋繹其義皆也。毛詩序云。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是詩之理。可通政事。故宜達也。使於四方。能專對者。謂得詩溫柔敦厚之教。則能應對賓客也。閻氏若璩釋地又續。專。擅也。即公羊傳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案漢書王莽傳。選儒生能顓對者。注曰。顓與專同。專對。謂應對無方。能專其事。聘記云。辭無常。孫而說。注云。孫。順也。大夫使受命。不受辭。辭必順且說。疏云。謂受君命聘于鄰國。不受賓主對答之辭。必不受辭者。以其口及。則言辭無定

準。故不受之也。此卽專對之義。孫而說。亦所習於詩教然也。韓詩外傳。齊景公使人於楚。楚王與之上九重之臺。顧使者曰。齊有臺若此乎。使者曰。吾君有治位之坐。土階三等。茅茨不翦。樸椽不斲者。猶以謂爲之者勞。居之者泰。吾君惡有臺。若此者。使者可謂不辱君命。其能專對矣。此事正可舉證。鄭注云。誦習此道。不能爲用。雖多亦奚以爲也。案多。謂詩三百也。黃氏式三後案。此以多指未刪之詩。誤。○注。專猶獨也。○正義曰。左襄十九年傳服注。專。獨也。此常訓。胡炳文四書通。古者遣使。有正有介。正使不能達。則介使助之。如正使自能致辭。不假衆介之助。是謂能專對。卽此助訓獨之義。閻氏若璩釋地又續非之云。果爾。先王遣聘。只使者一人足矣。胡爲而從以上介及衆介耶。蓋應對之事。使者固多。而上介次介末介。亦非噤無語者。聘禮一篇可見。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注】令。教令也。正義曰。漢書公孫弘傳。上古堯舜之時。不貴爵賞而民勸善。不重刑罰而民不犯。躬率以正。而遇民信也。末世貴爵厚賞。而民不勸。深刑重罰。而姦不止。其上不正。遇民不信也。淮南子主術訓。是故有諸己不非諸人。無諸己不求諸人。所立於下者。不廢於上。所禁於民者。不行於身。所謂亡國非無君也。無法也。變法者。非無法也。有法者而不用。與無法等。是故人主之立法。先自爲檢式儀表。故令行於天下。孔子曰云云。故禁勝於身。則令行於民矣。繆稱訓。無諸己。求諸人。古今未之聞也。同言而民信。信在言前也。同令而民化。誠在令外也。聖人在上。民遷而化。情以先之也。動於上不應於下者。情與令殊也。新序雜事四。唱而不和。動而不隨。中必有不全者矣。夫不降席而匡天下者。求之己也。孔子曰云云。先王之所以拱揖指揮而四海賓者。誠德之治。已形於外。故詩曰王猶允塞。徐方旣來。此之謂也。諸文並足發明此章之旨。○注。令教令也。○正義曰。說文云。令。發號也。鹽鐵論詔聖篇。令者。教也。所以導民人。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注】包曰。魯。周公之封。衛。康叔之封。周公康叔。旣爲兄弟。康叔睦於周公。其國之政。亦如兄弟。正義曰。皇本無也字。○注。魯周至兄弟。○正義曰。史記世家。周公旦者。周武王弟也。衛康叔名封。周武王同母少弟也。左定五年傳。公叔文子曰。大姒之子。惟周公康叔爲相睦也。是周公康叔爲兄弟最睦也。方氏觀旭偶記。包注不就衰亂言。案左氏定四年傳。皆啓以商政。注。皆魯衛也。又夫子嘗言魯一變至於道。而五至衛國。則有三年有成之語。又論子賤而以魯爲多君子。與季札稱衛多君子。辭若一轍。齊大陸子方曰。何以見魯衛之士。並見二國之政俗。末世猶賢於他國。更證之漢書馮奉世傳。人歌立與野王曰。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聰明賢知惠吏民。政如魯衛德比均。周公康叔猶二君。政如魯衛二句。正用魯論語。漢世之解如此。今案方說。深得經注之意。朱子集注就衰世言。則語涉詆諆。非其理矣。

子謂衛公子荊善居室。【注】王曰。荊與蘧瑗史鰌。並爲君子。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

完矣。富有。曰。苟美矣。正義曰。云衛公子荊者。金氏文淳蛾術篇。謂魯亦有公子荊。哀公庶子。見左哀二十五年傳。故論語特加衛以別白之。是也。善居室者。皇疏云。居其家能治。不爲奢侈。故曰善也。有者。有財也。列子說符篇。鮑施氏之有。張湛注。有猶富也。公子荊仕衛得祿。稍致富有。苟者。誠也。信也。合者。言已合禮。不以儉爲驕也。完者。器用完備也。美者。盡飾也。公子荊處衛富庶之時。知國奢當示之以儉。又深習驕盈之戒。故言苟合苟完苟美。言其意已足。無所復歉也。○注。荊與蘧瑗史鰌並爲君子。○正義曰。左氏傳。吳公子札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鰌公子荊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此注所本。

子適衛。冉有僕。注孔曰。孔子之衛。冉有御。子曰。庶矣哉。注孔曰。庶。衆也。言衛人衆多。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正義曰。冉有。皇本作冉子。阮氏元校勘記。春秋繁露仁義法篇。論衡問孔篇。風俗通義十反卷。並作冉子。說苑建本篇。子貢問爲政。孔子曰。富之。既富。乃教之也。與此問答略同。或傳聞之異。孫氏奇逢四書近指。漢荀悅云。人不畏死。不可懼以罪。人不樂生。不可勸以善。故在上者。先豐民財以定其志。是謂養生。禮教榮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扑。以加小人。化其形也。若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塗。是謂章化。按說此語。與孔子富教之說相發明。今案管子治國云。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民貧則難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則易治也。民貧則危鄉輕家。危鄉輕家。則敢陵上犯禁。陵上犯禁。則難治也。亦言爲政宜先富民也。孟子梁惠王篇。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明富民當制民之產。民得恆產。乃易教也。荀子大略篇。不富無以養民情。不教無以理民性。故家五畝宅。百畝田。務其業而勿奪其時。所以富之也。立大學。設庠序。修六禮。明十教。所以道之也。詩曰。飲之食之。教之誨之。王事具矣。○注。孔子之衛。冉有御。○正義曰。說文云。僕。給事者。御車亦以給事。故通稱僕。周官有大僕戎僕。○注。庶。衆也。○正義曰。庶衆。爾雅釋詁文。說文。庶。屋下衆也。

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注孔曰。言誠有用我於政事者。期月而可以行其政教。必三年乃有成功。正義曰。史記孔子世家云。靈公老怠於政。不用孔子。孔子喟然歎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是此語爲在居衛時。故次於適衛章之後。當春秋時。魯衛之政。尙爲兄弟。故夫子去魯後。獨久居衛。願治之也。說文。稘。復其時也。從禾其聲。期。會也。從月其聲。訓義略同。會者。合也。復其時。仍合於此月也。積月成年。故周

年謂之期年。又謂之期月。言十二月至此一合也。漢書食貨志。民三年耕。則餘一年之畜。衣食足而知榮辱。廉讓生而爭訟息。故三載考績。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成此功也。然則三年有成。兼有富教之術。故上章載夫子與冉有語。備文見之。凡善人王者。不外此術也。

子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注王曰。勝殘。勝殘暴之人。使不爲惡也。去殺。不用刑殺也。誠哉是言也。注孔曰。古有此言。孔子信之。正義曰。鄭注云。善人居中。不踐迹。不入室也。此人爲政。不能早有成功。百年乃能無殘暴之人。案居中者。對下王者言之。上不及王者。下不同時君。故言中也。上篇言善人之道。不踐迹。亦不入於室。此注本之。而以入室喻王者。漢書刑法志。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善人爲國百年。可以勝殘去殺矣。言聖王承衰撥亂而起。被民以德教。變而化之。必世然後仁道成焉。至於善人不入於室。然猶百年勝殘去殺矣。此爲國者之程式也。並謂善人既未入室。不能早有成功。故必期之百年也。○注。勝殘至殺也。○正義曰。說文。殘。賊也。孟子梁惠王篇。賊義者謂之殘。言善人爲邦百年。殘暴之人。不能盡絕。但其政治。足以勝之。使不爲惡。故亦不至用刑殺也。殺是重刑。言去殺。明諸輕刑未能免矣。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注孔曰。三十年曰世。如有受命王者。必三十年仁政乃成。正義曰。藏宋輯本鄭注云。周自太王。王季。文王。武王。賢聖相承四世。又云。周道至美。武王伐紂。至成王乃致太平。由承殷紂敝化之後故也。案御覽四百十九引鄭此注又云。聖人受命而王。必父子相承。而後天下之民能仁也。鄭以周之王業。肇基大王。歷三世至武王。受命而有天下。武王承大亂之後。勝殷未久而崩。至成王六年。乃制禮作樂。功致太平。由成王上溯大王。多有歷年。則以周承殷紂之後。俗敝已久。雖可卒化。與尋常受命而王。其事勢有不同也。云必父子相承者。以三十年未必適當一君。故兼父子計之。荀子大略篇。文王誅四。武王誅二。周公卒業。至成康則案無誅已。亦謂成王時。民已能仁。故無誅也。包氏愼言溫故錄。漢書食貨志云。三年耕。則餘一年之畜。衣食足而知榮辱。廉讓與而爭訟息。故三載考績。三考黜陟。餘三年食。進業曰登。再登曰平。餘六年食。三登曰太平。二十七歲。餘九年食。然後以德化流洽。禮樂成焉。故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繇此道也。案依志言必世後仁。蓋謂養而後教。食者。民之本。飢寒並至。雖堯舜在上。不能使民無寇盜。貧富兼并。雖皋陶制法。不至使彊不凌弱。故王者初起。必先制田里。教樹畜。使民家給人足。然後以禮義化導之。言必世者。量民力之所能。不迫切之也。刑法志。亦引此經解之云。言王者乘衰撥亂而起。被民以德教。變而化之。必世然後仁道成焉。義亦略同。案包說。乃探原之論。可補鄭義。○注。三十至乃成。○正義曰。漢書平當傳。引此文解之云。三十年之間。道德和洽。

制禮與樂。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是世爲三十年也。受命者。受天命也。仁政乃成者。言民化於仁。是上之仁政有成功也。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正義曰。政者。正也。言爲政當先正其身也。皇疏云。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故云如正人何也。

冉子退朝。注周曰。謂罷朝於魯君。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注馬曰。政者。有所改更匡正。事者。凡行常事。如有政。非常之事。我爲大夫。雖不見任用。必當與聞之。正義曰。冉子即冉有。稱子者。著其爲師也。晏者。說文云。晏。天清也。此文訓日暮。當是引申之義。解者謂晏爲旰之叚借。亦通。毛氏奇齡稽求篇。凡朝無晏退之禮。晏則必問。國語。范文子暮退於朝。武子曰。何暮也。與子問正同。方氏觀旭偶記。禮玉藻云。揖私朝。煇如也。登車則有光矣。注。揖其臣乃行。玉藻又云。朝辨色始入。案先視私朝。然後朝君。猶當辨色之時。則家臣之退。自然宜蚤。此子所以問冉有退朝之晏。○注。周曰謂罷朝於魯君。○正義曰。釋文云。周生烈曰。君之朝。是此周爲周生也。鄭注云。朝於季氏之私朝。與周生異。方氏觀旭偶記。案左氏哀十一年傳。季孫使冉子從於朝。俟於黨氏之溝。可見家臣從大夫之公朝。僅得使於朝中之地。無朝魯君之事。其朝於大夫之私朝者。左氏襄三十年傳。鄭伯有嗜酒。朝之未已。朝者曰。公焉在。魯語。公父文伯之母如季氏。康子在其朝。與之言弗應。康子辭於朝而入。注云。辭其家臣。是其證也。從鄭說是。陳氏鱣古訓謂其事。其字即指季氏。自餘若閻氏若璩。毛氏奇齡。宋氏翔鳳。皆以鄭注爲然。魯語曰。自卿以下。合官職於外朝。合家事於內朝。韋注。外朝。君之公朝也。內朝。家朝也。此冉子退朝。即是大夫內朝。在正寢門外。○注。政者至聞之。○正義曰。馬以政大事小。而政亦是事。故云非常之事。政既非常之事。故或有改更匡正。當集衆卿大夫並議之。夫子反魯。雖不見用。然猶從大夫之後。故云我爲大夫。當與聞之。左哀十一年傳。季氏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曰。子爲國老。待子而行。是其證也。鄭注云。君之敎令爲政。臣之敎令爲事也。故云其事也。與馬注異。左昭二十五年傳。爲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杜注。在君爲政。在臣爲事。是政事各別。魯語所云官職。謂政也。所云家事。謂事也。但政事對文異。散文亦通。故仲弓爲季氏宰問政。而詩亦言王事是政事。不分別也。按鄭之意。當以政事有公私之別。故夫子辨之。亦正名定分之意。若以政大事小。則無與於名分。非其義矣。魏書高閭傳解此文云。政者。君上之所施行。合於法度。經國治民之屬。皆謂之政。臣下奉敎承旨。作而行之。謂之事。此與鄭義又異。然承奉君敎。仍是君事。於義非也。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注王曰。以其大要一言。不能正興國。幾。近也。有近一言可以興國。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注孔曰。事不可以一言而成。如知此則可近也。正義曰。皇本如知爲君下無之字。韓詩外傳傳曰。言爲王之不易也。大命之至。其太宗太史太祝斯素服執策北面而弔乎。天子曰。大命既至矣。如之何憂之長也。授天子策一矣。曰敬享以祭。永主天命。畏之無疆。厥躬無敢甯。授天子策二矣。曰敬之。夙夜伊祝。厥躬無怠。萬民望之。授天子策三矣。曰天子南面。受於帝位。以治爲憂。未以位爲樂也。詩曰。天難諶斯。不易惟王。○注。以其至興國。○正義曰。一言祇是大要。不能正興國。此釋言不可以若是之文也。幾。近。爾雅釋詁文。易月幾望。詩維其幾矣。幾並訓近。此謂有一言近於興國也。王氏若虛論語辨惑。其幾也三字。自爲一句。一言得失。何遽至於興喪。然有近之者。孟氏夢徇四書辨疑。經文兩其幾也。皆三字爲句。舊注文亦是作兩句說。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爲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注孔曰。言無樂於爲君。所樂者。唯樂其言而不見違。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注孔曰。人君所言善。無違之者。則善也。所言不善。而無敢違之者。則近一言而喪國。正義曰。違者。背也。言臣下不從君。言有所違背也。周語云。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典。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是爲君莫有人諫諍。不嫌有予違也。吳語云。申胥曰。今王播棄黎老而近孩童焉。比謀曰。余令而不違。夫不違。乃違也。夫不違。亡之階也。韓非子外儲說。晉平公與羣臣飲。飲酣乃喟然歎曰。莫樂爲人君。惟其言而莫之違。師曠侍坐於前。援琴撞之曰。啞。是非君人者之言也。皆以言莫予違爲非也。黃氏式三後案言莫予違。則讒諂所蔽。禍患所伏。而人莫之告。自古喪國之禍。多由於此。陸敬輿所謂天下大慮。在於下情不通。所謂忽於戒備。逸於居安。憚忠鯁之怫心。甘諛詐之從欲。不聞其失。以致大失也。

葉公問政。子曰。近者說。遠者來。正義曰。釋文。葉。舒涉反。本今作葉。盧氏考證以葉爲唐人避諱所改。本今作葉。則宋人改語是也。韓非子

難篇。葉公子高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說近而來遠。又曰。葉都大而國小。民有背心。故曰。
政在說近而來遠。言使近民歡說。則遠人來至也。墨子耕柱篇。葉公子高問政於仲尼曰。善為政者。
若之何。仲尼對曰。善為政者。遠者近之。而舊者新之。語異義同。管子版法解。凡衆者。愛之則
親。利之則至。又云。愛施俱行。則說君臣。說朋友。說兄弟。說父子。愛施所設。四固不能守。
又云。愛施之德。雖行而無私。內行不修。則不能朝遠方之君。是故正君臣上下之義。飾父子兄弟
夫婦之義。飾男女之別。別疏數之差。使君德臣忠。父慈子孝。兄愛弟敬。禮義章明。如此。則近
者親之。遠
者歸之。

子夏為莒父宰。問政。注 鄭曰。舊說云。莒父。魯下邑。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
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注 孔曰。事不可以速成。而欲其速。則不達矣。小利妨大。則大事不成。正義
曰。

爾雅釋詁。速。急也。此常訓。大戴禮子張問入官篇。故君子蒞民。不道以遠。又云。道以數年之
業。則民疾。疾則辟矣。注云。使成數年之業。則民困矣。荀子致士篇。臨事接民。而以義變應。
寬裕而多容。恭敬以先之。政之始也。然後中和察斷以輔之。政之隆也。然後進退誅賞之。政之終
也。故一年與之始。三年與之終。並言為政不可欲速也。利謂便國益民也。為政者見有大利。必宜
與行。但不可見小耳。大戴禮四代篇。好見小利妨於政。呂覽權勳篇。利不可兩。忠不可兼。不去
小利。則大利不得。不去小忠。則大忠不至。故小利。大利之殘也。小忠。大忠之賊也。並與此文
義相發。釋文毋欲音無。本今作無。皇本上字作毋。下字作無。○注。舊說云莒父魯下邑。○正義
曰。稱舊說者。語所自也。春秋定十四年。城莒父及霄。杜注。莒父魯邑。公叛晉。助范氏。故懼
而城二邑。閻氏若璩釋地。是時荀寅士吉射據朝歌。晉人圍之。魯與齊衞謀救之。朝歌在魯正西將
八百里。則莒父屬魯之西鄙。此亦據杜注約略言之。其實杜氏備晉之說。本屬臆測。難為據也。顧
氏棟高春秋大事表。莒係以父。魯人語音如梁父亢父單父是也。今為沂州府莒州地。山東通志云。莒
始封在萊州府高密縣東南。乃莒子之都。而子夏所宰之莒父也。春秋時。莒子遷於城陽。漢始封劉
章為城陽王。置莒縣。即今青州府之莒州。莒父之邑。蓋
以莒子始封得名耳。案通志與大事表異。通志較可據。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注 孔曰。直躬。直身而行。其父攘羊。而子證之。注 周曰。
有因而盜曰攘。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

正義曰。說文云。證。告也。韓非子五蠹篇。楚之有直躬。其父竊羊而謁之吏。令尹曰。殺之。以
為直於君。而屈於父。執而罪之。呂氏春秋當務篇。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謁之上。上執而將誅

之。直躬者請代之。將誅矣。告吏曰。父竊羊而謁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國將有不誅者乎。荆王聞之。乃不誅也。孔子聞之曰。異哉直躬之爲信也。一父而載取名焉。故直躬之信。不若無信。高誘注。謁。告也。宋氏翔鳳過庭錄。爾書所記。一誅一不誅。異者。蓋其始楚王不誅。而躬以直聞於楚。葉公聞孔子語。故當其爲令尹而誅之。案宋說是也。鄭此注云。攘。盜也。我鄉黨有直人名弓。父盜羊則證其罪。據注。是鄭本作直弓。必出古魯齊異文。隸續陳寔殘碑。寔字仲躬。史傳雜書蔡中郎集。並作仲弓。是躬弓古多通用。鄭以弓爲人名。高誘淮南氾論訓注。亦云直躬。楚葉縣人也。躬蓋名其人。必素以直稱者。故稱直躬。直舉其行。躬舉其名。直躬猶狂接輿盜跖之比。僞孔以爲直身而行。非也。隱者。說文云。蔽也。檀弓云。事親有隱而無犯。鄭注。隱謂不稱揚其過失也。蓋子之事親。當時微諫。諭父母於道。不致有過誤。若不幸而親陷不義。亦當爲諱匿。公羊文十五年。齊人來歸子叔姬。閔之也。父母之於子。雖有罪。猶若其不欲服罪然。何休注。引此文說之云。所以崇父子之親。是也。鹽鐵論周秦篇。父母之於子。雖有罪。猶匿之。豈不欲服罪。子爲父隱。父爲子隱。未聞父子之相坐也。漢宣詔曰。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孫。殊死。皆上請。足知漢法。凡子匿父母等。雖殊死。皆勿坐。父母匿子等。殊死以下。皆不上請。蓋皆許其匿可知。皇疏云。今王法則許期親以上。得相爲隱。不問其罪。是也。白虎通諫諍篇。君不爲臣隱。父獨爲子隱。何以爲父子一體。榮恥相及。明父子天屬得相隱。與君臣異也。程氏瑤田論學小說。人有恆言。輒曰一公無私。此非過公之言。不及公之言也。此一視同仁。愛無差等之教也。其端生於意必固我。而其弊必極於父攘子證。其心則陷於欲博大公之名。天下之人。皆枉己以行其私矣。而此一人也。獨能一公而無私。果且無私乎。聖人之所難。若人之所易。果且易人之所難乎。果且得謂之公乎。公也者。親親而人民。仁民而愛物。有自然之施爲。自然之等級。自然之界限。行乎不得不行。止乎不得不止。時而子私其父。時而弟私其兄。自人視之。若無不行其私者。事事生分別也。人人生分別也。無他。愛之必不能無差等。而仁之不能一視也。此之謂公也。非一公無私之謂也。儀禮喪服傳之言昆弟也。曰昆弟之道無分。然而有分者。則辟子之私也。子不私其父。則不成其子。孔子之言直躬也。曰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皆言以私行其公。是天理人情之至。自然之施爲等級界限。無意必固我於其中者也。如其不私。則所謂公者。必不出於其心之誠。然不誠。則私焉而已矣。○注。有因而盜曰攘。○正義曰。高誘淮南注云。凡六畜自來而取之曰攘也。卽此注有因而盜之義。爾雅釋詁。儴仍因也。郭注皆謂因緣。案儴與攘同。樊孫引此文釋之云。因來此盜曰攘。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注包曰。雖之夷狄。無禮義之處。猶不可棄去而不行。正義曰。居處謂所居之處。執猶行也。此章所言。亦克己復禮爲仁之意。恭敬。說文俱訓肅。爾雅釋詁。恭。敬也。二字訓同。此對文稍

異。漢書五行志。
內曰恭。外曰敬。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注孔曰。有恥者。有所不爲。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爲次矣。注鄭曰。行必果。所欲行必果敢爲之。硜硜者。小人之貌也。抑亦其次。言可以爲次。正義曰。士謂已仕者也，聘使之事。士爲擯相。故言使於四方。又子貢問今之從政。從政者。士之從仕於大夫而爲政也。行己有恥者。皇疏云。言自行己身。恆有可恥之事。故不爲也。曾子制言上。夫行也者。行禮之謂也。又曰。故君子不貴興道之士。而貴有恥之士也。夫有恥之士。富而不以道則恥之。貧而不以道則恥之。皆言士所恥事也。不辱君命者。君命已出。使當守禮達辭。不使君命見陵辱也。毛詩序云。皇皇者華。言臣出使。能揚君之美。延其譽于四方。則爲不辱命也。聘義云。使者聘而誤。主君㸚親饗食也。所以愧厲之也。誤者。謂失禮儀應對之節。當春秋時。最重邦交。故能不辱命。乃爲士之上矣。宗族者。白虎通宗族篇。宗者何謂也。宗者。尊也。爲先祖主者。宗人之所尊也。大宗能率小宗。小宗能率羣弟。通其有無。所以紀理族人者也。族者何也。族者。湊也。聚也。謂恩愛相流湊也。上湊高祖。下至玄孫。一家有吉。百家聚之。合而爲親。生相親愛。死相哀痛。有會聚之道。故謂之族。稱與偁同。說文。偁。揚也。廣雅釋詁。偁。譽也。今經典通用稱字。稱。銓也。別一義。趙氏佑溫故錄。此以鄉舉里選之法言。周禮自比閭族黨六鄉六遂皆立學。鄉師鄉大夫。各受教法於司徒。以教其所治。考其德行道藝。黨正各掌其黨以屬民正齒位。族師掌書其孝友睦婣有學者。以次而升于大學。士之造就。必由此爲正。案春秋之時。卿大夫皆世官。選舉之法已廢。此文所言。猶是舊法。故子貢復問今之從政。明前所舉。皆是昔時有然也。稱子稱弟。即孟子所謂一鄉之善士。此雖德行之美。然孝弟爲人所宜盡。不必待學而能。故夫質性之善者。亦能行之。而非爲士職分之所盡也。故以爲次。荀子子道篇。以入孝出弟爲人之小行。志以禮安。言以類從。爲儒道之極。與此章義相發。志以禮安。則知所恥。言以類從。則能出使。不辱君命矣。言必信。行必果。謂不度於義。而但守小忠小信之節也。孟子離婁篇。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義所在。明大人言行皆視乎義。義所在。則言必信。行必果。義所不在。則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反是者爲小人。趙岐孟子注云。大人仗義。義有不得必信其言。子爲父隱也。有不能得。果行其所欲行者義。若親在。不得以其身許友也。硜硜。孟子公孫丑下。悻悻然見於其面。趙注引此文作悻悻。孫奭音義。悻悻字或作硜硜。案硜硜同。論語作悻。當出齊古異文。○注。行必至爲次。○正義曰。果與倮同。蒼頡篇。倮。𢽳也。𢽳即敢字。皇本作必敢爲之。必下

脛果字。硜硜。堅確之意。小人賦性愚固。故有此貌。下篇鄙哉硜硜乎。義異訓同。史記樂書石聲硜。樂記作石聲磬。說文。磬。古文從金。是硜卽磬字。釋名釋樂器。磬。磬也。其聲磬磬然堅緻也。莊子至樂篇。硜硜乎如將不得已。釋文引李云。趣死貌。本又作歷歷。漢書楊惲傳。歷歷者未必全也。師古曰。歷歷。直貌也。爾雅釋詁。孯。固也。郝氏懿行義疏。孯韓爲硻。玉篇。硻。口耕切。則作硜。是硜歷孯硻。並與硜同也。抑亦其次注。是槩括經文。孔氏廣森經學卮言。疑鄭所據本如此。非也。

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注鄭曰。噫。心不平之聲。筲。竹器。容斗二升。算。數也。

正義曰。斗筲之人。言今之從政。但事聚斂也。釋文云。算本或作筭。案說文。筭。長六寸。計歷數者。从竹从弄。算。數也。从竹从具。讀若筭。二字義略同。漢書公孫賀傳贊。斗筲之徒。何足選也。鹽鐵論雜論作何足選哉。選算一聲之轉。此當出齊古異文。詩柏舟不可選也。朱穆絕交論作不可算也。周官大司馬撰車徒。鄭注。撰讀曰算。算車徒。謂數擇也。是選算音近通用。○注。噫心至數也。○正義曰。噫是歎聲。心有所不足。亦不能平也。斗筲皆器名。說文。斗。十升也。象形有柄。鄭以斗是量名。人所共知。故不具釋。或鄭亦有注。集解删佚之耳。筲字從竹。故云竹器。儀禮旣夕云。筲三黍稷麥。下文又有管筲。以管草爲之。亦得名筲者。草竹同類也。鄭彼注云。筲。畚種類也。其容蓋與簋同一觳。賈疏云。豆實三而成觳。昭三年。晏子云。四升曰豆。則觳受斗二升。此筲與觳同。盛黍稷約同之。案說文䈰下云飯筥也。受五升。从竹稍聲。秦謂筥曰䈰。𥳓下云一曰飯器。容五升。筥。𥳓也。从竹呂聲。方言。簇。南楚謂之筲。趙魏之郊謂之笶簇。郭曰。簇。盛餅筥也。今建平人呼筲音鞭鞘。簇卽筥字。筲卽䈰字。說文筥䈰。據段說。䈰當作𥳓。士昏禮鄭注云。笲形蓋如今之筥𥫱蘆。𥫱蘆卽笶簇也。說文。凵盧。飯器。以柳爲之。象形。笶凵或从竹去聲。又廣雅釋器。𥫱缺。筲簇也。太平御覽引纂文云。𥫱缺。大筥也。據此。則筥簏𥫱蘆𥫱缺。皆卽筲之異名。用以盛飯。故與斗連稱。而䈰本爲飯帚。又爲筲桶。皆是別義。與論語無涉。惟許鄭言筲容數各異。宋氏翔鳳過庭錄。以爲論語先言斗。後言筲。筲量宜更小於斗。則作五升爲是。旣夕用筲禮亦殺。不必定容斗二升。今案後漢書禮儀志。更云筲八盛容二升。或後世大小異制。若顏師古漢書公孫賀傳贊注。及文選王命論注。引漢書音義。並以筲受一斗。則謂筲斗同量。非矣。算數。爾雅釋詁文。說文云。數。計也。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注包曰。中行。行能得其中者。言不得中行。則欲得狂狷者。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注包曰。狂者進取於善道。狷者守節無爲。欲得此二人者。以時多進退。取其恆一。

正義曰。淩氏鳴喈論語解義云。中行者。依中庸而行也。在易復四益三四稱中行。謂孚中以行。可與之自治治人也。孚化萬邦。中庸鮮能。故不得躐等。鄉原又不可與。

故必也狂狷乎。案說文無狷字。獧下云疾跳也。一日急也。段氏玉裁注云。獧狷古今字。今論語作狷。孟子作獧。大徐別增狷篆。非。又心部。懁。忣也。从心睘聲。讀若絹。段注。論語狷。孟子作獧。其實當作懁。今案忣與急同。獧者性狷急。則有所謹畏不爲也。孟子盡心下萬章問曰。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獧乎。狂者進取。獧有所不爲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何以謂之狂也。曰。其志嘐嘐然日。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獧也。是又其次也。趙岐注。中道。中正之大道也。狂者能進取。獧者能不爲不善。時無中道之人。以狂獧次善者。故思之也。嘐嘐。志大言大者也。重言古之人。欲慕之也。考察其行。不能掩覆其言。是其狂也。屑。絜也。既不能得狂者。欲得有介之人。能恥賤汙行不絜者。則可與言矣。是獧人次於狂者也。後漢書獨行傳序。孔子曰。與其不得中庸。必也狂狷乎。此蓋失於周全之道。而取諸偏至之端者也。然則有所不爲。亦將有所必爲者矣。既云進取。亦將有所不取者矣。○注。狂者至恒一。○正義曰。左氏傳曹子臧曰。前志有之日。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狷者慎守一節。雖不能進取。亦自不爲不善。故云無爲。時多進退。謂無恒之人。或進或退也。狂狷雖未得中道。然其性情恒一。使人知其所失。易反之於中道。故願與之也。禮中庸云。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狂近知。狷近愚。彼言道不行。即謂中庸之道。知愚雖未得中。然皆可與之。此夫子所以思有恒也。詩載馳正義。引鄭此注云。狂者仰法古制。不顧時俗。仰法古制。則孟子所稱狂者之言。古之人古之人也。不顧時俗。言不顧時俗之所宜而合之也。若鄉原。則閹然媚世。所謂非之無舉。刺之無刺。同乎流俗。合乎汚世。與狂狷者異矣。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注孔曰。南人。南國之人也。鄭曰。言巫醫不能治無恒之人。善夫。注包曰。善南人之言也。正義曰。說文。巫。祝也。女能事無形以舞降神者也。公羊隱四年傳注。巫者。事鬼神禱解。以治病請福者也。男曰覡。女曰巫。案巫覡對文異。散文通。周官司巫中士二人。男巫無數。女巫無數。其師中士四人。是男女皆稱巫也。說文。醫。治病工也。周官醫師上士二人。下士二人。食醫中士二人。疾醫中士八人。瘍醫下士八人。是巫醫皆以士爲之。世有傳授。故精其術。非無恒之人所能爲也。楚語。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齊肅衷正。其智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聽能聽徹之。如是。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處。位次主而爲之牲器時服。楊泉物理論。夫醫者。非仁愛不可託。非聰明達理不可任。非廉潔淳良不可信。古之用醫。必選名姓之後。又云。其德能仁恕博愛。其智能宣暢曲解。知天地神祇之次。明性命吉凶之數。處虛實之分。定順逆之理。原疾量藥。貫微達幽。觀此。則巫醫皆抱道懷德。學徹天人。故必以有恒之人爲

之解者。或以巫醫爲賤役。非也。禮記緇衣云。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爲卜筮。古之遺言與。龜筮。猶不能知也。而況於人乎。詩云。我龜既厭。不我告猶。兌命曰。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爲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易曰。不恆其德。或承之羞。恆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鄭注云。猶。道也。言褻而用之。龜厭之。不告以吉凶之道也。惡德。無恆之德。純猶皆也。言君祭祀。賜諸臣爵。毋與惡德之人也。民將立以爲正。言倣傚之疾是事皆知是。而以祭祀。是不敬鬼神也。惡德之人。使事煩。事煩則亂。使事鬼神。又難以得福也。純或爲煩。案緇衣與論語文異意同。當由記者各據所聞述之。龜曰卜。蓍曰筮。二者皆有守職。宜以有恆之人爲之。無恆之人。不當厥位。故雖以龜筮之先知。猶不能知其爲人。而況於凡人乎。夫龜筮既厭其人。不告以卦兆吉凶。而其所以不可爲卜人筮人也。下文引詩言。正以無恆之人。雖欲褻用之而不可得。是不可爲卜筮明矣。又下文引說命。言惡德之人。不可事神。故云事神則難。此正不可爲卜筮之證。以其文略與論語同。故具釋之。可互明也。金樓子立言篇。引論語作不可卜筮。此誤以緇衣文合論語。支允堅異林。又疑巫即筮字。古通用。尤妄說。○注。南人至之人。○正義曰。南人。爲南國之人。猶詩言東人西人之比。禮記疏以爲殷掌卜之人。未知所本。巫醫不能治無恆之人。言巫醫之事。皆能治疾。獨不能治無恆之人。故無恆者。不可以作巫醫。言不能以巫醫自治。必不能爲人治疾也。緇衣注云。不可爲卜筮。言卦兆不能見其情。定其吉凶也。不能見其情。定其吉凶。正言龜筮不能知無恆之人也。與此注可互證。

不恆其德。或承之羞。【注】孔曰。此易恆卦之辭。言德無常。則羞辱承之。

子曰。不占而已矣。【注】鄭曰。易所以占吉凶。無恆之人。易所不占。

正義曰。皇疏云。羞辱必承。而云或者。或。常也。言羞辱常承之也。詩無不爾或承。鄭曰。或。常也。老子。湛兮似或存。河上公注。或。常也。案易象傳云。不恆其德。无所容也。言無恆之人。无所容身。將承羞辱也。後漢書馬援傳注。恆卦。巽下震上。鄭玄注云。巽爲進退不恆其德之象。又互體爲兌。兌爲毀折後。或有羞辱也。張氏惠言周易虞氏義恆九三。不恆其德。或承之羞。貞吝。卦變成益三上失位三宜立不易方。則上亦不變。而旣濟定。所謂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也。乾爲德。坤爲恥。三不守乾。則二四與爲坤。故或承之羞。至承羞而後貞。雖正猶吝。此鄭虞易義以互體解之也。惟張氏以或指二四。與皇疏訓常不同。似皇疏說勝。○注。易所至不占。○正義曰。說文云。占。視兆問也。周官占人注。占蓍龜之卦兆吉凶。無恆之人。有凶無吉。故云或承之羞。貞吝。吝者。羞也。惟無恆。雖貞而終吝。故易亦不占之也。六五云。恆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此則有恆之人。吉凶皆占之。象傳云。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婦人貞壹之行。以恆爲吉。義者。宜也。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夫子制義。而從婦人之貞壹。雖恆德亦爲凶也。此則是一義。所謂易無達占也。鄭注緇衣。以夫子凶爲無恆之人。誤。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注】君子心和。然其所見各異。故曰不同。小人所嗜好者

則同。然各爭利。故曰不和。正義曰。和因義起。同由利生。義者。宜也。各適其宜。未有方體。故不同。然不同因乎義。而非執己之見。無傷於和。利者。人之所同欲也。民務於是。則有爭心。故同而不和。此君子小人之異也。鄭語史伯曰。今王去和而取同。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以他平他謂之和。故能豐長而物生之。若以同裨同。盡乃棄矣。故先王以土與金木水火雜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調口。剛四支以衛體。和六律以聰耳。正七體以役心。平八索以成人。建九紀以立純德。合十數以訓百體。出千品。具萬方。計億事。材兆物。收經入。行姟極。故王者居九畡之田。收經入以食兆民。周訓而能用之。和樂如一。夫如是。和之至也。於是乎先王聘后於異姓。求財於有方。擇臣取諫工而講以多物。務同和也。聲一無聽。物一無文。味一無果。物一不講。王將棄是類也。而與剸同。天奪之明。欲無弊得乎。左昭二十年傳。齊侯論子猶云。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成而不干。民無爭心。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注孔曰。善人善己。惡人惡己。是善善明。惡惡著。正義曰。公羊莊十七年傳注引此文。徐彥疏。一鄉之人。皆好此人。此人何如。子曰。未可即以為善。何者。此人或者行與眾同。或朋黨矣。子貢又曰。若一鄉之人。皆惡此人。此人何如。子曰。未可即以為惡也。何者。此人或者行與眾異。或孤特矣。不若鄉人之善行者善之。惡行者惡之。與善人同。復與惡人異。道理勝於前。故知是實善云云之說。備於鄭注。案疏依鄭為說。則朋黨孤特。亦皆鄭注之義。宋氏輯本止取與善人同以下四句。非也。○注。善人至惡著。○正義曰。善人善己。惡人惡己。是此人真善。而我之善善明也。反是而善人惡己。惡人善己。是此人真惡。而我之惡惡著也。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注孔曰。不責備於一人。故易事。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注孔曰。度才而官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正義曰。君子小人。皆謂居位者。釋文云。說音悅。謂投以所好也。說之不以道。道四句。即申釋易事難說之故。蓋不可說以非道。所以難說。使人器之。所以

易事也。禮記曲禮云。禮不妄說人。鄭注爲近佞媚也。君子說之不以其道。則不說也。不以其道。卽是佞媚。卽是妄說。孔疏以言說解之。非矣。荀子大略篇。知者明於事。達於數。不可以不誠事也。故曰。君子難說。說之不以道。不說也。○注。不責備於一人。故易事。○正義曰。微子篇云。周公謂魯公曰。卽求備於一人。求卽責也。說苑雜言篇。曾子曰。夫子見人之一善。而忘其百非。是夫子之易事也。○注。度才而官之。○正義曰。大戴記子張問入官篇。短長人得其量。故治而不亂。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注君子自縱泰似驕而不驕。小人拘忌而實自驕矜。

注。君子至驕矜。○正義曰。焦氏循補疏。案泰者。通也。君子所知所能。放而達之於世。故云縱泰似驕。然實非驕也。小人所知所能。匿而不露。似乎不驕。不知其拘忌正其驕矜也。君子不自矜。而通之於世。小人自以爲是。而不據通之於人。此驕泰之分也。今案泰訓通。見易序卦傳。漢書劉向傳。泰者。通而治也。子張篇云。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衆寡小大。皆無敢慢。則無驕可知。則君子達之於世也。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注王曰。剛。無欲。毅。果敢。木。質樸。訥。遲鈍。有斯四者。近於仁。注。剛無至於仁。○正義曰。上篇言申棖欲。不得爲剛。是剛爲無欲也。果敢。謂作事見義必爲。故曾子言士當弘毅也。中庸言力行近乎仁。力行。卽謂剛毅也。漢書周勃傳。勃爲人木彊敦厚。張周傳贊。周昌木彊人也。酷吏傳。尹齊木彊少文。顏師古以爲彊直如木石。是謂木爲樸質無文也。訥卽訥於言之訥。故曰仁者其言也訒。注云遲鈍。謂其言遲鈍。不致妄說也。後漢書吳漢傳論引此文。李賢注云。訥。忍於言也。是也。李又云。四者皆仁之質。若加文。則成仁矣。故曰近仁。案加文者。謂文以禮樂也。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注馬曰。切切偲偲。相切責之貌。怡怡。和順之貌。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正義曰。朋友以義合。兄弟以恩合。處之各有所宜。此盡倫之事。非凡民不學者所能。故如此。乃可稱士也。斯可謂之士矣。皇本無之字。釋文。偲音絲。本又作愢。集韻云。偲。或作偲。則偲愢一字。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夫子語止此。當時皆習見語。故夫子總言之。記者恐人不明。故釋之曰。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所謂七十子之大義也。皇本兄弟怡怡句末。有如也二字。高麗本同。阮氏元校勘記。文選求通親親表注。初學記十七。藝文類聚二十一。太平御覽四百十六。引此文。並有如也二字。大戴禮曾子立事篇。宮中雍雍。外焉肅肅。兄弟憘憘。朋友切切。遠者以貌。近者以情。友以立其所能。而遠其所不能。苟

無失其所守。亦可與終身矣。愷與怡。音義略同。案孟子言父子不責善。責善。朋友之道也。○注。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合夫子此語觀之。是兄弟亦不可責善。當時謂諭之于道。乃得宜也。○注。切切至之貌。○正義曰。說文云。切。刌也。引申之。凡以物相摩接謂之切。故切有責訓。後漢書陳忠傳注。切。責也。竇憲傳注。切切。猶勤勤也。勤勤。亦責勉之義。爾雅釋訓。丁丁嚶嚶。相切直也。郭注以為喻朋友切磋相正。廣雅釋訓。切切。敬也。敬與儆同。謂儆戒也。鄭注云。切切。勸競貌。勸競。卽切責之意。鄭與馬同也。又云。怡怡。謙順貌。謙順。卽和順。說文云。怡。和也。台。樂也。爾雅釋詁。怡。樂也。和樂義同。毛詩常棣傳。兄弟尚恩熙熙然。朋友以義切切節節然。孔疏云。兄弟之多則尚恩。其聚集則熙熙然。朋友之交則以義。其聚集切切節節然。切切節節者。皆切磋勉勵之貌。論語云。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此熙熙當彼怡怡。節節當彼偲偲也。定本熙熙作怡怡。節節作偲偲。依論語則俗本誤。此疏所載傳言甚明晰。但熙怡義同。節偲聲轉。俗本亦不誤也。解者因疑節節熙熙。是古論語。切切怡怡。是魯論語。說亦近之。節者。限制也。荀子疆國篇。內節於人。注云。節卽謂限禁也。朋友相勉。不使為非。其告語節節然有所限制也。詩卷阿疏引白虎通說。鳳雄鳴曰節節。亦狀其聲之相似。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卽戎矣。注包曰。卽。就也。戎。兵也。言以攻戰。

正義曰。朱子集注云。教民者。教之以孝弟忠信之行。務農講武之法。吳氏嘉賓說。七年。謂其久也。凡以數為約者。皆取諸奇。若一。若三。若五。若七。若九。九者。數之究也。古人三載考績。三考而後黜陟。皆中閒一年而考。五年則再考。七年則三考。故三年為初。七年為終。記曰中年考校。○注。卽就也戎兵也言以攻戰。○正義曰。卽。就。此常訓。說文。戎。兵也。从戈从甲。今作戎隸省。御覽二百九十六引鄭此注云。可就兵攻戰也。與包義同。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注馬曰。言用不習之民。使之攻戰。必破敗。是謂棄之。

正義曰。棄謂絕去之也。穀梁僖二十三年傳。宋公茲父卒。茲父之不葬。何也。失民也。其失民何也。以其不教民戰。則是棄其師也。為人君而棄其師。其民孰以為君哉。據彼文。則此言棄之。亦謂棄其師也。孟子告子下。魯欲使慎子為將軍。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與此同意。○注。言用至棄之。○正義曰。習謂肄習之也。范甯穀梁集解何休曰。所謂教民戰者。習之也。公羊桓六年傳。秋八月壬午。大閱。大閱者何。簡車徒也。何以書。蓋以罕書也。何休注。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三年簡車謂之大閱。五年大簡車徒謂之大蒐。存不忘亡。安不忘危。徐彥疏云。何氏之意與鄭別。宋氏翔鳳輯本鄭論語注。謂何以教民為習戰。而疏謂何與鄭別。則鄭當謂教民以禮義。不謂教民習戰也。愚謂鄭注今已亡。無由知其說。然古人教戰。未始不教以禮義。觀子犯對晉文語。不

雖霸國急用其民。亦必示之義信與禮。而後用之。故白虎通三教篇云。教者。效也。上爲之。下效之。故孝經曰。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論語曰。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則言教。而二者已賅之矣。周官。大司馬中春教振旅。司馬以旗致民。平列陳如戰之陳。鄭注。兵者。守國之備。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兵者凶事。不可空設。因蒐狩而習之。凡師出日治兵。入日振旅。皆習戰也。四時各教民以其一焉。觀此。則鄭與何同。公羊疏所云何與鄭別。或鄭別有一說。非如宋君所測也。

卷十七　憲問第十四

集解　凡四十四章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注孔曰。穀。祿也。邦有道。當食祿。邦無道穀。恥也。注孔曰。君無道而在其朝。食其祿。是恥辱。正義曰。憲不稱氏。疑此篇卽憲所記。吳氏嘉賓說憲之狷介。雖邦有道。且不願祿。觀其辭子之與粟可見也。故曰邦有道穀。廣之也。○注。邦有道。當食祿。○正義曰。泰伯篇。子曰。天下有道則見。又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矣。注馬曰。克。好勝人。伐。自伐其功。怨。忌。小怨。欲。貪欲也。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注包曰。四者行之難。未足以爲仁。正義曰。史記弟子列傳。克伐上有子思曰二字。可以爲仁矣。矣與乎同義。管子法法云。行有難而非善者。又云。行必思善。不苟爲難。荀子不苟篇。君子行不貴苟難。唯其當之爲貴。○注。克好至小怨。○正義曰。說文。克。肩也。謂以肩任事也。引申之。有勝義。爾雅釋詁。剋。勝也。剋與克同。說文。忌。憎惡也。詩瞻卬傳。忌。怨也。展轉相訓。故怨亦爲忌。但怨有恚怒之意。忌則祗心有所諱惡。故爲小怨也。注文怨忌當讀斷。○注。包曰至爲仁。○正義曰。史記集解。引此注作鄭曰。阮氏元論仁篇。此但能無損於人。不能有益於人。未能立人達人。所以孔子不許爲仁。案四者不行。已近忠恕。但可以求仁。不可遽謂仁也。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注士當志道不求安。而懷其居。非士也。注。士當至士也。○正義曰。士志仁義。大人之事備。不得但懷居。惟耽樂之是從也。左僖二十三年傳。懷與安。實敗名。吳氏英經句說。士初生時。設弧於門左。爲將有事於四方也。膂力方剛。經營四方。士之志也。若繫戀所居。乃偷安而無意人世者。故孔子警之。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注包曰。危。厲也。邦有道。可以厲言行也。邦無道。危行言孫。注孫。順也。厲行不隨俗。順言以遠害。正義曰。行貴有恆。不以有道無道異也。戴氏望注曰。正行以善經。言孫以行權。○注。危。厲也。邦有道。可以厲言行也。○正義曰。詩民勞傳。厲。危也。展轉相訓。故危亦爲厲。廣雅釋詁。厲。高也。上也。邦有道。得行其志。申其說。故可厲言行也。鄭注云。危猶高也。據時高言高行者皆見危。故以爲詭也。案說文。危。在高而懼也。故莊子盜跖篇。去其危冠。李注。危。高也。凡高多致險。故又有險難之義。鄭所云高言高行皆見危者。此危。謂危難也。高言高行。皆見危難。注兼二義爲引申矣。詭猶言也。鄭與包意亦當同。錢氏坫後錄云。孫星衍曰。廣雅。危。正也。釋此爲長。○注。順言以遠害。○正義曰。順言者。無所違犯也。荀子臣道篇。迫脅於亂時。窮居於暴國。而無所避之。則崇其美。揚其善。違其惡。隱其敗。言其所長。不稱其所短。以爲成俗。繁露楚莊王篇。義不訕上。智不危身。故遠者以義諱。近者以智畏。畏與義兼。則世逾近而言逾謹矣。此定哀之所以微其辭。以故用則天下平。不用則安其身。春秋之道也。二文與此注義相發。漢明之末。學者知崇氣節。而持之過激。釀爲黨禍。毋亦昧於遠害之旨哉。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注德不可以億中。故必有言。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正義曰。德不以言見。仁不以勇見。而此云必有者。就人才性所發見推之也。荀子非相篇。法先王。順禮義。黨學者。然而不好言。不樂言。則必非誠士也。故君子之於言也。志好之。心安之。樂言之。故君子必辯。又曰。故仁言大矣。起於上所以道於下。正令是也。起於下所以忠於上。謀救是也。故君子之行仁也無厭。又性惡篇。仁之所在。无貧窮。仁子所亡。无富貴。天下知之。則欲與天下同苦之。天下不知之。則傀然獨立天地之閒而不畏。是上勇也。二文並足發明德必有言。仁必有勇之旨。若夫有言者。或但口給以禦人。勇者或但逞血氣之彊。故知有言者不必有德。勇者不必有仁也。○注。德不可以億中。故必有言。○正義曰。邢疏云。德不可以無言億中。故必有言也。案注義甚晦。邢疏解之。亦不憭。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注孔曰。适。南宮敬叔。魯大夫。羿。有窮國之君。篡夏后相之位。其臣寒浞殺之。因其室而生奡。奡多力。能陸地行舟。爲夏后少康所殺。此二子者。皆不得以壽終。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注馬曰。禹盡力於溝洫。稷播百穀。故曰躬稼。禹及其身。稷及後世。皆王。适意欲以禹稷比孔子。孔子謙。故不答也。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尙

德哉若人。注孔曰。賤不義而貴有德。故曰君子。正義曰。南宮者。氏也。閻氏若璩釋地續。古者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故儀禮言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世之氏其宮者。應各以所居之宮。應劭或氏於宮。正謂此。釋文。适本又作括。說文羽部羿。羽之羿風。亦古諸侯也。一曰射師。從羽幵聲。弓部芎。帝嚳䠶官。夏少康滅之。從弓幵聲。論語曰。芎善䠶。案芎羿一字。今作羿。隸體省變。許所據論語。當出安國古文。其以芎爲帝嚳時䠶官之名。則意羿之後。世襲其職。凡在堯時。在夏少康時所稱之羿。皆是舉其官矣。奡。舊音工到反。王逸楚辭天問注引奡作澆。此聲近通用字。盪。說文夰部引作湯。漢書天文志注引晉灼日。湯溢盪滌也。古盪滌字祗作湯。盪字說文所無也。顧氏炎武日知錄。竹書紀年帝相二十七年。澆伐斟鄩。大戰於濰。覆其舟滅之。楚辭天問。覆舟斟鄩。何道取之。正謂此也。又云。古人以左右衝殺爲盪陣。其銳卒謂之跳盪。別帥謂之盪主。晉書載紀隴上健兒歌曰。丈八蛇矛左右盪。十盪十決無當前。盪舟蓋兼此義。與蔡姬之乘舟蕩公者不同。淩氏鳴喈解義。适疾時君好力戰。不修民事而問。夫子爲尊者諱。故不答。夫子舍其不斥言時事。得古人援古諷今之義。知有天下以德服。不以力服也。○注。适南至壽終。○正義曰。注以适爲南宮敬叔。誤。辨見公冶長疏。左襄四年傳。魏絳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於原獸。棄武羅伯。因熊髡尨圉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爲己相。浞行媚于內。而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亨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諸。死于窮門。靡奔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偽。而不德于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鄩氏。處澆于過。處豷于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豷于戈。有窮由是遂亡。又哀元年傳。伍員曰。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焉。爲仍牧正。惎澆能戒之。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爲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使女艾諜澆。使季杼誘豷。遂滅過戈。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此其事也。注以奡爲澆甚是。而云陸地行舟似假。書益稷所云罔水行舟。語附合之。此則誤解書及論語之義矣。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陶唐夏后氏。各有一羿。孟氏言逢蒙學射於羿。使天下惟羿爲愈己。乃殺羿。此堯時羿也。寒浞虞羿于田。殺而亨之。此有窮后羿也。二人俱嘗爲射官。又皆不得其死。故世或以爲一人。正自不然。而奡亦非所謂澆者。奡在禹稷之前。與堯時羿並世。書稱毋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水行舟。朋淫于家。按此文上云丹朱傲。下又云傲虐。傲雖凶德。一言足以盡之。何至申言之乎。陸德明于丹朱傲云。字又作奡。乃知丹朱奡爲兩人名。朋淫云者。指此兩人言之。南宮适言奡盪舟。則罔水行舟之事。奡在禹前。故禹舉之以戒舜。南宮适舉之。亦先羿奡而後禹稷也。案如吳說。是以論語之羿。即堯時羿也。王應麟困學紀聞。說文。奡。嫚也。引虞書若丹朱奡。論語奡湯舟。按書有罔水行舟之語。則奡盪舟者。恐即謂丹朱。二說並與僞孔異。孫氏志祖讀書脞錄。李氏惇羣經識小。俱述

氏翼陔餘叢考。並從吳說。梁氏玉繩漢書古今人表考。不從吳氏王氏之說。謂奡盪三字。古多通借。則以論語之羿奡。即人表所載第九列之羿浞奡也。周氏柄中典故辨正。亦云逢蒙殺羿之羿。乃是有窮之君。春秋傳所謂家衆殺之者。堯時之羿。淮南子稱其有功於天下。死爲宗布。人皆祀之。無不得其死之說。傲之爲奡。古字通用。說文。奡。嫚也。引書若丹朱奡。並不是人名。至南宮适之問意。本在禹稷。故語分賓主。非以時代先後爲序也。斗南既以丹朱奡爲兩人。指爲羿奡之奡。王伯厚又疑論語奡盪舟。即指丹朱。總以罔水行舟之語而傳會之。不知盪舟。與罔水行舟。本是兩事。鄭康成曰。丹朱見洪水時。人乘舟。今水已治。猶居舟中。使人傾領推行之。此丹朱罔水行舟之事。即孟子從流忘反之義也。竹書帝相二十七年。澆伐斟鄩。大戰於濰。覆其舟滅之。此奡盪舟之事。即古人以左右衝殺爲盪陣之義也。孔氏於尚書論語。俱以陸地行舟解之。遂啓後誤。夫丹朱非不得其死者。而謂奡即丹朱。豈可通乎。今案梁周二說皆是。而周說尤辨。孔子廣森經學卮言。丹朱與敖是二人。敖即象也。帝繫曰。瞽叟產重華及產象敖。象爲人傲很。因以爲號。若共工稱康回。驩稱檮杌之比。漆書古文作奡。論語奡盪舟。即所謂罔水行舟者也。自注曾子曰。若敖之在堯。劉景昇與袁譚書曰。昆弟相嫌。未若重華之于象敖。今案象固稱敖。然堯典言象傲克諧。則象後亦感化爲善。故封之有庳。富貴終身。何爲有不得其死之事。則知孔說亦誤也。說文奡嫚是本訓。其引書丹朱奡。正爲奡嫚之證。故下云讀若傲。明奡傲一也。又下引論語奡湯舟。此兼存異義。謂古論叚奡爲澆。與奡嫚之義無涉。故箸其文於讀若傲之下。則論語與書義異。許氏固不誤也。○注。禹盡至答也。○正義曰。盡力溝洫。泰伯篇文。書皋陶謨云。禹曰。予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烝民乃粒。禹貢亦言辨土作貢。是禹治水。兼及農事。故曰躬稼也。舜典。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鄭注時讀曰蒔。此注云播殖。即播蒔也。稷者。五穀之長。故以名官。稱后稷焉。案适之言。乃降咎降殃之理。其稱禹稷。正以諷時君當盡心民事也。注謂以禹稷比孔子。誤。○注。賤不義而貴有德。故曰君子。○正義曰。不義者不得其死。有德者皆有天下。此天道福善禍淫。适兩舉之。是賤不義而貴有德也。若夫不義者不得禍。或反得福。有德者不得福。或反得禍。變數也。君子不以變數疑常數。故荀子榮辱篇云。仁義德行。常安之術也。然而未必不危也。汙優突盜。常危之術也。然而未必不安也。故君子道其常。而小人道其怪。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注孔曰。雖曰君子。猶未能備。正義曰。仁道難成。故以令尹子文之忠。陳文子之清。猶不得爲仁。即克伐怨欲不行。亦言不知其仁。故雖君子有不仁也。易繫辭傳。小人以小善爲无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揜。罪大而不可解。是小人必無有仁也。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注孔曰。言人有所愛。必欲勞來之。有所忠。必欲教誨之。

正義曰。此爲勞者誨者表也。不欲愛。卽勿勞。不能忠。卽勿誨。故夫言者旣竭懷以達誠。聞者亦宜原心以容直也。○注。言人至誨之。○正義曰。說文云。勑。勞勑也。今通用行來字。王氏引之經義述聞。解此文云。呂氏春秋高注。勞。勉也。勉與誨義相近。故勞誨並稱。鹽鐵論授時篇。縣官之於百姓。若慈父之於子也。忠焉能勿誨乎。愛之而勿勞乎。而與能古字通。白虎通義。臣所以有諫君之義何。盡忠納誠也。論語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自注小雅隰桑篇。心乎愛矣。遐不謂矣。箋曰。謂。勤也。孔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襄二十七年左傳。子產賦隰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杜注曰。趙武欲子產之見規誨。案王說足以發明此注之義。然勞來與規誨。意似重。竊疑勞當訓憂。淮南精神訓。竭力而勞萬民。泥論訓。以勞天下之民。高誘注。並云勞。憂也。又里仁篇。勞而不怨。卽憂而不怨。憂者。勤思之也。正此處確詁。

子曰。爲命。裨諶草創之。注孔曰。裨諶。鄭大夫氏名也。謀於野則獲。謀於國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則使乘車以適野。而謀作盟會之辭。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注馬曰。世叔。鄭大夫游吉也。討。治也。裨諶旣造謀。世叔復治而論之。詳而審之。行人掌使之官。子羽公孫揮。子產居東里。因以爲號。更此四賢而成。故鮮有敗事。正義曰。裨。鄭本作卑。見羣經音辨卜部。鄭司農周官大祝注。後漢書皇后紀下注。引風俗通並作卑諶。漢書古今人表作卑湛。凡作卑與鄭本合。湛諶通用字。江氏聲論語竢質。裨諶裨竈。當卽一人。諶當從火作煁。毛詩傳煁。烓竈也。則名竈字煁矣。左傳於襄三十一年。再見裨諶。以後但有裨竈。與子產相終始。而裨諶更不見。考其論議。正是一人也。草創者。釋文云。創依說文。此是創瘡字。創制之字當作刱。案說文。刱。造法刱業也。從井刅聲。讀若創。是創刱音同。故論語叚創爲刱也。草者。言始制之。若草蕪雜也。史記屈原列傳。屬草藁未定。修飾者。朱子集注云。謂增損之。蓋以增訓飾。以損訓修也。潤色者。廣雅釋詁。潤。飾也。謂增美其辭。使有文采可觀也。鄭之爲命。皆子產主之。其裨諶世叔子羽。皆子產所使。稱東里者。美之故詳之。書呂刑云。表厥宅里。○注。謀於至之辭。○正義曰。左襄三十一年傳。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爲。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爲辭令。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爲於子羽。且使多爲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北宮文子所謂有禮也。並此注所本。惟傳言子羽裨諶。同是草創。子大叔則受而應對。與論語敍述稍異耳。謀於野。謀於邑。謂於野之人邑之人也。子大叔卽世叔。世大通用。如世子亦稱大子之比。謀作盟會之辭。此釋爲命文也。周官大祝。二曰命。注。鄭司農云。命。論語所謂爲命。公羊莊十九年傳。

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命者。凡聘問會盟所受於主國之命。其語皆有一定。故聘記云。辭無常。明命有常也。左傳言子產使子羽多爲辭令。則於禮命之外。更多爲辭以爲之備。即論語所言爲命者。得兼有之也。○注。世叔至爲號。○正義曰。游吉游販之子。見左襄二十二年傳討治本說文。鄭注云。討論整理。理。亦治也。謂整比其辭而治之也。邢疏云。周禮秋官有大行人小行人。皆大夫也。掌諸侯朝覲宗廟會同之禮儀。及時聘會同之事。則諸侯之行人亦然。故云掌使之官。謂掌其爲使之官也。公孫揮。揮與翬同。故字子羽。若魯大宰翬字羽父也。東里。里名。列子仲尼篇。鄭之圃澤多賢。東里多才。多才即謂子產之屬。因以爲號者。謂人以是號之也。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注】孔曰。惠。愛也。子產。古之遺愛。問子西。曰。彼哉彼哉。【注】馬曰。子西。鄭大夫。彼哉彼哉。言無足稱。或曰。楚令尹子西。問管仲。曰。人也。【注】猶詩言所謂伊人。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注】孔曰。伯氏。齊大夫。駢邑。地名。齒。年也。伯氏食邑三百家。管仲奪之。使至疏食。而沒齒無怨言。以其當理也。

正義曰。荀子大略篇。子謂子產惠人也。不如管仲。管仲之爲人。力功不力義。力知不力仁。野人也。不可以爲天子大夫。與此文褒貶不同。蓋傳聞之異。詩匪風疏。引鄭注論語云。人偶同位。人偶之辭。莫知所屬。近輯本皆列入人也之下。宋氏翔鳳過庭錄云。以非常之人。偶然得之。謂之人偶。言同是在位。而管仲爲非常人。故曰同位人偶之辭。鄭注聘禮曰。每門輒揖者。以相人偶爲敬。又注中庸曰。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言相尊敬。故曰相人偶也。此蓋漢時常言。賈誼新書匈奴篇曰。胡貴人更進得佐酒前上。時人偶之。亦謂尊異也。阮氏元論仁篇。人偶。猶言爾我親愛之辭。孟子曰。仁也者。人也。謂仁之意即人之也。論語問管仲曰人也。鄭氏注曰。人偶同位之辭。此乃直以人也爲仁也。案鄭注大射儀。公食大夫禮及箋詩匪風。皆有人偶之語。宋阮二家釋之各異。以阮說爲近。禮表記云。仁者。人也。注。人也謂施以仁恩也。釋名釋形體。人。仁也。仁。生物也。是人有仁訓。鄭以管仲與同位。皆相親愛。而伯氏以罪見奪。非管仲有私忿。故不失爲仁。朱氏彬經傳攷證。孔子於子產稱其惠。於管仲稱其仁。觀伯氏之沒齒無怨。則仲之仁可知。故子路子貢疑其非仁。而孔子特信之。案朱說與阮同。並鄭義也。釋文。蔬。本今作疏。皇本同。○注。惠。愛也。子產。古之遺愛。○正義曰。左昭二十年傳。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注。子西至子西。○正義曰。鄭子西。即公子騑之子公孫夏。楚子西。即公子申。二人俱字子西。故注兼存其義。實則鄭子西。無行事可稱。楚子西有遜國之美德。昭王復國。改紀其政。亦有大功。故或人問之也。彼者。爾彼之稱。子西雖功足錄。然以囊瓦之貪庸。不能啓悟昭王。使早黜退之。知孔子大聖。又沮昭王封之。其後召白公至。喪身禍國。斯其智仁皆無可紀。故注以爲無足稱也。鹽鐵論雜論云。車丞相即周魯之列。

當轄處中。括囊不言。容身而去。彼哉彼哉。亦是以彼哉彼哉爲無足稱也。宋氏翔鳳過庭錄。公羊傳。陽虎曰。夫孺子得國而已。如丈夫何。睋而曰。彼哉彼哉。趣駕。旣駕。公斂處父帥師而至。何休注曰。望見公斂處父師而曰彼哉。再言之曰切遽意。彼哉。言彼地不可久處。禍將及也。楚令尹子西之治國。足以招亂。故孔子思遠去之。與公羊言趣駕語意同。蓋魯齊所論也。廣韻五寘。彼。哀也。論語云子西彼哉。言子西不若子產治政之有遺愛。管仲治齊之無怨言。終於掩面而死。固可哀也。廣韻所載。蓋古文論語之遺。案宋君前說。依公羊解之。可備一義。後說則謬甚。埤蒼曰。佊。邪也。廣雅釋詁曰。彼。衺也。邪衺一字。衺與哀形最相近。故廣韻傳寫之本。遂誤作哀。而宋君卽就而通之者也。王氏念孫廣雅疏證。謂論語作佊。於義爲長。然彼衺之訓。以論子西。不免太過。廣韻所引未可據也。○注。猶詩言所謂伊人。○正義曰。皇本作鄭注。誤。所謂伊人。詩蒹葭白駒皆有其文。鄭箋。伊當作繄。繄猶是也。詩云伊人。皆說賢人。注以管仲爲夫子所賢。故以詩言譬之。○注。伯氏至理也。○正義曰。鄭注云。伯氏。齊大夫。駢邑三百家。齊下大夫之制。此爲孔所本。○皇疏云。伯氏名偃。未詳所出。荀子仲尼篇言。齊桓公立管仲爲仲父。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距也。書社三百。卽駢邑三百。富人卽伯氏。古以祿多爲富也。易訟九二云。其邑人三百戶。鄭注。小國之下大夫。采地方一成。其定稅三百家。故三百戶也。鄭以大國下大夫。與小國下大夫同制。故此注以三百家爲齊下大夫也。雜記注云。諸侯之大夫。邑有三百戶之制。是不分大國小國。彼疏引熊氏云。下大夫。三百家。一成之地也。一成所以三百家者。一成九百夫。宮室塗巷山澤。三分去一。餘有六百夫地。又不易再易。通於一家。而受二夫之地。是定稅三百家也。孔氏廣森經學卮言。左傳襄二十七年。唯卿備百邑。百邑者。四百井也。井十爲通。通十爲成。四百井者。四成也。成出革車一乘。四成者。四乘之地也。蓋侯國上卿采地如是。今案大夫一成。卿四成。近於鄭祿四大夫之文。諸家皆從鄭說。若然。則書社三百。謂書駢邑社中之人三百家也。孔云駢邑地名者。說文。郱。地名。段氏玉裁注。前志齊郡臨朐應劭云。有伯氏駢邑。後志齊郡臨朐有古郱邑。按春秋莊元年。齊師遷紀郱鄑郚。杜云。郱在東莞臨朐縣東南。齊取其地。然則伯氏駢邑。卽此地。駢卽郱字。今山東青州府臨朐縣東南有郱城是也。齒年廣雅釋詁同。焦氏循補疏。天官大宰八柄。六日奪以馭其貧。注云。奪謂臣有大罪沒入家財者。蓋伯氏時有罪。管仲復其家財。故注云當理。廣雅。理。治也。治獄之官名理。當理。謂治獄得當也。此管氏所以爲法家之冠矣。經學卮言亦云。此奪義。如八枋之奪。蓋伯氏有異。管仲削其邑。非奪以自益之謂也。今案論語言奪伯氏。以自奪爲文。蓋管仲執政。桓公奪邑以與管仲。無異於仲之自奪也。特其奪當理。故能使伯氏不怨。管子正篇。制斷五刑。各當其名。罪人不怨。善人不驚。曰刑。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

正義曰。習鑿齒漢晉春秋言。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而無怨言。聖人以爲難。焦氏循補疏謂習氏所引。連下貧而無怨爲一章。若然。則無怨無驕。謂使之無怨無驕也。孟子謂制民之產。仰足事父母。俯足畜妻子。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驅而之善。則無驕也。輕者。易也。言此者。明在位者當知

小人之依。先其難者。後其易者。富之而後教之也。

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注孔曰。公綽。魯大夫。趙魏皆晉卿。家臣稱老。公綽性寡欲。趙魏貪賢。家老無職。故優。滕薛小國。大夫職煩。故不可為。正義曰。釋文。綽本又作繛。汗簡引古論同。說文。繛。緩也。綽。繛或省。優者。饒也。亦見說文。皇本夫下有也字。漢書薛宣傳。頻陽縣北當上郡西河。為數郡湊。多盜賊。其令平陵薛恭。本縣孝者。功次稍遷。未嘗治民。職不辦而粟。邑小辟在山中。民謹樸易治。令鉅鹿尹賞久郡用事吏。宣即以令奏賞。與恭換縣。二人視事數月。而兩縣皆治。宣因移書勞勉之曰。昔孟公綽優於趙魏。而不宜滕薛。故或以德顯。或以功舉。是言為趙魏老。當以德。為滕薛大夫當以才。故能有功也。集注引楊氏曰。知之弗豫。枉其才而用之。則為棄人矣。此君子所以患不知人也。○注。公綽至可為。○正義曰。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孔子之所嚴事於魯孟公綽。是孟公綽為魯人。云大夫者。以意言之。趙之先與秦同姓嬴。至造父始封於趙。今直隸趙州地。其後入晉。仕為卿。魏。國名。括地志。魏故國在芮城縣北五里。今解州芮城縣河北故城是也。晉獻魏。以其地賜大夫畢萬。因以為氏。子孫亦仕晉執政。故曰趙魏。皆晉卿也。士昏禮授老鴈。注云。老。羣吏之尊者。賈疏云。大夫家臣稱老。是以喪服公食大夫。以貴臣為室老。春秋傳云。執臧氏老。禮記云。大夫室老。皆是。是家臣稱老也。下章言公綽之不欲。是性寡欲也。貪賢者。言務多賢也。皇疏云。趙魏賢人多。職不煩雜。故家臣無事。所以優也。滕薛。二國名。滕。周文王子錯叔繡之後。薛。任姓。奚仲之後。彙纂云。今兗山府滕縣西南十五里。有古滕縣。即滕國也。又云。薛城在滕縣南四十里。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注馬曰。魯大夫臧孫紇。公綽之不欲。注馬曰。孟公綽。卞莊子之勇。注周曰。卞邑大夫。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注孔曰。加之以禮樂文成。正義曰。說苑辨物篇。顏淵問於仲尼曰。成人之行何若。子曰。成人之行。達乎情性之理。通乎物類之辨。知幽明之故。睹遊氣之源。若此而可謂成人。既知天道。行躬以仁義。飭躬以禮樂。夫仁義禮樂。成人之行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是成人為成德之人。最所難能。此告子路。但舉魯四人。是降等論之。故言亦可也。禮禮器云。禮也者。猶體也。體不備。君子謂之不成人。設之不當。猶不備也。左氏傳子大叔曰。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是備禮樂乃可為成人。於是四子已出仕。未嘗學問。若能文以禮樂。是以後進於禮樂者也。○注。魯大夫臧孫紇。○正義曰。武仲。文仲之子。紇其名。○注。卞邑大夫。○正義曰。左僖十七年會于卞。杜注。魯國卞縣。王氏鎏地理考。卞在今兗州府泗水縣東五十里。是卞為魯邑也。荀子大略篇。齊

人欲伐魯。忌卞莊子。不敢過卞。是莊子仕卞爲大夫也。周氏柄中典故辨正云。路史國名紀氏族大全。並以卞爲莊子之邑。蓋曹叔振鐸之後。支庶食采於卞。因以爲氏。然卞非曹國之地。鄭樵通志嘗辨之。則知卞邑之說誤也。韓詩外傳。卞莊子會事母。母無恙時。三戰而三北。交游非之。國君辱之。及母死三年。魯興師伐齊。莊子請從。遂赴敵。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一北。又入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再北。又入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三北。將軍止之。莊子曰。三北以養母也。是子道也。今士節小具而塞責焉。吾聞之。節士不以辱生。遂反敵殺數十人而死。新序義勇略同。史記陳軫傳言卞莊子有刺虎事。國策秦策作管莊子。管卞古字通用。皆言莊子勇事也。孔氏廣森經學卮言。卞莊子始末。不見於左傳。疑卽孟莊子也。襄公十六年。齊侯圍成。孟孺子速徼之。齊侯曰。是好勇。去之以爲之名。速遂塞海陘而還。是孟莊子有勇名。或嘗食采於卞。因以爲號。若合左師菩成叔之比。卞本魯邑。檀弓。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卽此卞也。左傳。齊歸孟穆伯之喪。卞人以告。則卞爲孟氏之私邑。非無稽言。自注楚語魯有弁費。謂孟孫季孫也。昆弁之弁。篆隸作覍。隸變作弁。因變成卞。故漢書杜欽傳。小弁作小卞。東方朔傳。以卞莊子爲弁嚴。其實弁卞一字。周氏柄中典故辨正。引江永說。略同。案孟莊子以孝稱。而外傳言莊子會事母。亦一證也。惟外傳言莊子赴敵而死。又荀子言齊侯不敢過卞。與左傳齊侯圍成去之之文不同。並傳聞之異。鄭注此云。秦大夫。不用周說。原鄭之意。當以陳軫對秦惠王言管莊子。則卞莊子爲秦人。王氏鎏四書地理考。陳軫說君不必定引本國之人。從魯爲長。○注。加之以禮樂文成。○正義曰。言加以禮樂。乃得成文。故曰文之以禮樂。

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注馬曰。義然後取。不苟得。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爲成人矣。注孔曰。久要。舊約也。平生。猶小時。正義曰。皇邢疏以曰爲夫子語。文選曹植責躬詩注。沈約別范安成詩注。引此文。曰上有子字。蓋夫子移時復語也。集注引胡說。獨以爲子路言。於義似較長。授命猶言致命。曲禮云。臨財毋苟得。臨難毋苟免。案此皆謂忠信之人也。雖未文以禮樂。亦可次於成人。○注。久要。舊約也。平生。猶少時。○正義曰。廣雅釋言。要。約也。周官小宰。八日聽出入以要會。鄭司農注。要會。謂計最之簿書。月計日要。歲計日會。宰夫掌官法以治要。注。古者凡有約。則書其文於簿書。故謂要爲約也。平生猶言平時。注言少時者。以久要或由少及老也。皇疏云。言成人平生期約雖久。至今不得忘少時之言。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注孔曰。公叔文子。衞大夫公孫拔。文謚。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注馬曰。美其得道。嫌

不能悉然。正義曰。公明賈。疑亦衞人。公明氏。賈名也。時謂時當言也。其然者。左襄二十三年傳。申豐對季武子曰。其然。杜注。其然猶必爾。義與此同。皇疏云。其然者。然如此也。言今後所說者。當如此也。一云豈其然乎者。謂人所傳不言不笑不取。豈容如此乎。皇本其言其笑其取下。俱有也字。○注。公叔至文謚。○正義曰。檀弓注。公叔文字。衛獻公之孫。名拔。或作發。孔疏。按世本衞獻公生成子當。當生文子拔。拔是獻公孫也。或作發者。以左傳作發。故云。案據檀弓公叔文子。謚貞惠文子。而止稱文者。鄭彼注云。不言貞惠者。文足以兼之。○注。美其得道。嫌不能悉然。○正義曰。皇疏以此注爲第二說。是疏不從此注。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君不信也。注孔曰。防。武仲故邑。爲後。立後也。魯襄公二十三年。武仲爲孟氏所譖。出奔邾。自邾如防。使爲以大蔡納請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辟邑。乃立臧爲。紇致防而奔齊。此所謂要君。正義曰。汪氏烜詮義。以者。不當以也。於魯者。絕武仲於魯也。案要。約也。言約君如己所求也。表記子曰。事君三違而不出竟。則利祿也。人雖曰不要君。吾弗信也。與此言要君義同。孝經五刑章。要君者無上。○注。防武至要君。○正義曰。顧氏棟高春秋大事表。隱九年。公會齊侯于防。杜注。在琅邪華縣東南。據魯有兩防。此所謂東防也。在今費縣東北六十里。世爲臧氏食邑。臧紇以防求後。卽此。隱十年取防。此所謂西防也。杜注。高平昌邑縣西南有西防城。宋防既爲魯有。欲別於臧氏之防。故謂之西防。在今兗州府金鄉縣西北。又昭五年莒牟夷以防來奔。杜注。莒邑城陽平昌縣西南有防亭。今青州府安邱縣西南六十里。有故平昌防亭。據如顧說。是魯有三防。定五年傳。季孫還。未至。卒于房。顧氏炎武左傳杜解補正。謂此卽近費之防。史漢防房二字多通用也。立後者。謂立爲己後。禮云爲人後者。爲之子是也。左氏傳載此事云。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孟孫卒。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孟氏閉門。告于季孫曰。臧氏將爲亂。不使我葬。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戒。冬十月。孟氏將辟藉。除于臧氏。臧孫使正夫助之。除於東門。甲從己而視之。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乙亥。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是武仲爲孟孫所譖也。自邾如防以下皆傳文。臧爲武仲之異母兄宣叔。娶于鑄所生者也。大蔡。龜名。二勳謂文仲宣叔。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注鄭曰。譎者。詐也。謂召天子而使諸侯朝之。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是譎而不正也。齊桓公正而不譎。注馬曰。伐楚以公義。責包茅之貢不入。問昭王

南征不還。是正而不譎也。正義曰。晉者。國名。周成王弟叔虞所封也。文公名重耳。齊桓公名小白。王氏引之經義述聞。說文。譎。權詐也。訓詐則爲惡德。訓權則亦可爲美德。毛詩序曰。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鄭注曰。譎諫。詠歌依違不直諫。鹽鐵論力耕篇。昔管仲以權譎伯。而范氏以強大亡。安平相孫根碑仲伯撥亂。蔡足譎權。春秋繁露玉英篇。諸侯在不可以然之域者謂之大德。大德無踰閑者謂正經。諸侯在可以然之域者謂之小德。小德出入可也。權譎也。尙歸之以奉鉅經耳是也。論語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譎。權也。正。經也。言晉文能行權而不能守經。齊桓能守經而不能行權。各有所長。亦各有所短也。鹽鐵論論儒篇。今硜硜然守一道。引尾生之意。即晉文之譎諸侯。以尊周室不足道。而管仲蒙恥辱以存亡。不足稱也。遵道篇。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法而不譎。所由不同。俱歸於霸。漢書鄒陽傳。魯哀姜薨于夷。孔子曰。齊桓公法而不譎。以爲過也。顏注曰。法而不譎者。言守法而行。不能用權以免其親也。法與正同義。法而不譎。古人以爲齊桓之過。則守正爲齊桓之所長。權譎爲齊桓之所短。較然甚明。然則晉文公譎而不正。亦是嘉其譎。而惜其不正可知矣。淮南繆稱篇。至德。小節備。大節舉。齊桓舉而不密。晉文密而不舉。高注云。齊桓有大節。小節疏也。晉文有小節。大節廢也。語義與此相似。皆謂各得其一偏也。不然。則經但云晉文公譎。齊桓公正。其義已明。何須又言不正不譎乎。宋氏翔鳳發微云。鄒陽傳作齊桓公法而不譎。法古文作金。是班書所引法而不譎爲魯論語。今作正者。蓋古論語本作金。後人罕見金字。就法有正義。遂改金爲正。按兩正字。皆當作金同法。法者。聖人之經法也。譎者。聖人之權衡也。善用譎則爲權。不善用譎則爲詐。故許君以權詐兩義解譎。此譎字當以權爲義。案王宋說同。惟宋以正當作金。作正當後人所改。此近臆測。應劭風俗通。春秋說齊桓。晉文。秦繆。宋襄。楚莊。是五霸也。齊桓九合一匡。率成王室。責彊楚之罪。復菁茅之貢。晉文爲踐土之會。修朝聘之禮。納襄冠帶。冀戴天子。孔子稱民到於今受其賜。又曰。齊桓正而不譎。晉文譎而不正。至於三國。既無歎譽一言。而繆公襄公莊王。皆無興微繼絕尊親王室之功。是以譎正爲歎譽。僕人久見及此。先晉文後齊桓者。明行事終歸正也。楊愼丹鉛錄曰。文公之功多於桓公。罪亦多於文公。事遠於桓公。義則害於桓公。名威於桓公。實則衰於文公也。春秋不以功蓋罪。不以事掩義。不以名誣實。桓公得江黃而不用以伐楚。文公則云非致秦不足與楚爭。楚抑而秦興矣。此桓公之所不肯爲者也。桓公會則不遺三川。盟則不加王人。文會齡內則伉矣。盟子虎則悖矣。此桓公之所不敢爲者也。桓公寧不得鄭。不納子華。擢其與臣抑君。不可以訓。文公爲元咺執衛侯。則三綱五常於是廢矣。此又桓公之所不忍爲者也。觀此。則吾夫子正譎之論孟子獨表桓公五禁而不及晉文。余謂文非桓匹。豈一人之私言乎。楊氏此論。尤能持平。蓋譎雖爲權。然君子行事。以正爲先。必以正不行。乃始用權。故如城濮之戰。不厭其用譎。若僖襄召王及執衛侯之類。此亦安用譎爲耶。大約文公求霸過亟。殊爲可疑。左氏內外傳。謂文公生十七年而亡。又十九年反國。實止三十六歲。又八年而薨。而史記晉世家言文公奔狄時。年已四十三。又十九歲反國。年六十二。何休公羊注。亦云時晉文公年老。恐霸功不成云云。則暮年行事。或不能不欲速而

行禮耳。○注。譎者至正也。○正義曰。鄭以譎爲詐。蓋不予之也。春秋僖二十八年夏五月。盟于踐土。後書公朝于王所。冬會于溫。天王狩于河陽。左傳云。晉師還。至于衡雍。作王宮于踐土。會于溫。討不服也。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是晉文用譎詐之事也。仲尼云云見左傳。范甯於穀梁會踐土注云。所謂譎而不正。亦同鄭說。○注。伐楚至譎也。○正義曰。桓行事類此者多。馬據一端言之。左僖四年傳。楚貢苞茅而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此齊責楚之辭。以王事爲言。故近正也。穀梁僖四年傳。侵蔡而蔡潰。以桓公爲知所侵也。不土其地。不分其民。明正也。楊疏謂語稱齊桓公正而不譎。指謂伐楚。此侵蔡亦言正者。伐楚是責正事大。故馬鄭指之。其實侵蔡不土其地。不分其民。亦是正事。故傳言正也。據此疏。則鄭亦有注。與馬同。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注孔曰。齊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襄公從弟公孫無知殺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出奔魯。齊人殺無知。魯伐齊。納子糾。小白自莒先入。是爲桓公。乃殺子糾。召忽死之。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注孔曰。誰如管仲之仁。

正義曰。管子小匡篇。齊僖公生公子諸兒。公子糾。公子小白。僖公卒。以諸兒長得爲君。是爲襄公。史記齊世家。襄公弟子糾。其母魯女也。次弟小白。其母衛女也。左昭十三年傳。齊桓。衛姬之子。有寵于僖。則公子糾與桓公爲異母昆弟也。周秦漢人言糾兄桓弟。自管子史記外。若莊子。荀子。韓非子。越絕書。說苑。皆是如此。即公羊以桓公爲篡。穀梁以桓公爲不讓。亦以糾是桓兄。序當立也。惟漢薄昭上淮南王長書。言齊桓殺其弟以反國。則以漢文是兄。淮南王是弟。不敢斥言殺兄。故改兄作弟。顏師古注引韋昭曰。子糾。兄也。言弟者。諱也。是也。曰未仁乎。此記子路問詞。故加曰字。皇疏以爲時議。非也。九合者。合會也。謂合諸侯也。左氏傳言晉悼公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又祁午謂趙文子再合諸侯。五合大夫。皆計實數。與此文同。管子小匡云。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史記齊世家封禪書。並云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與管子互異。均以大概言之。穀梁莊二十七年傳。衣裳之會十有一。未嘗有歃血之盟也。信厚也。兵車之會四。未嘗有大戰也。愛民也。論語言九合不以兵車。則爲衣裳之會。解者莫知所指。鄭氏此處亦無注。惟釋穀梁廢疾。略存其義。而又爲後人增亂。莫可究詰。今案鄭云。自柯之明年。葵丘以前。去貫與陽穀。固已九合矣。考柯會在莊十三年冬。鄭不數柯而以明年爲始。則以十四年鄄會始也。十五年又會鄄。十六年盟幽。二十七年又盟幽。僖元年會檉。五年會首止。七年盟甯母。九年會葵丘。是葵丘以前。止有七合。並葵丘數之。亦止有八耳。其二年會貫。三年會陽穀。鄭不

據之者。穀梁疏引劉炫以爲貫與陽穀。非管仲之功。劉意以穀梁傳言貫之盟有江黃。桓公不能救。管仲謂爲近楚遠齊。齊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桓公不聽。遂與之盟。其後楚伐江滅黃。桓公不能救。故君子閔之。又陽穀之會。亦有江黃。二會非管仲意。故鄭數九合。去貫與陽穀。此劉申釋鄭氏以意知之也。愚案鄭注論語。一匡天下。以陽穀指一匡。一匡是管仲功。可有陽穀。豈九合不可有陽穀耶。九合去陽穀。則鄭以一匡爲陽穀。先自矛盾。竊謂江黃遠來就盟。正是管仲之力。其後齊不能救。雖爲桓失。不得因此而謂貫與陽穀非爲衣裳之會也。反覆思之。疑穀梁疏所引釋廢疾。去貫與陽穀五字。當是譌衍。疏家不能辨正。而一匡指陽穀。亦並疑其義。而不知正與九合去陽穀之言相背。此疏家之失。非鄭指也。若然。鄭數兩鄄兩幽檉貫陽穀首戴甯毋。正符九合之數。鄄會在柯後一年。甯毋在葵丘前二年。故云自柯之明年。葵丘以前。已有九合也。今就穀梁爲鄭疏之。傳云。莊公十三年春。齊人。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是齊侯宋公也。其曰人。何也。始疑之。何疑焉。桓非受命之伯也。將以事授之者也。曰。可矣乎。未乎。舉人衆之辭也。是北杏之會。諸侯尚未許桓爲伯也。傳又云。冬公會齊侯盟于柯。曹劌之盟也。信齊侯也。桓盟雖內與不日信也。范甯集解桓公之信。著於天下。自柯之盟始。其明年會鄄。又明年會鄄。皆謀推齊爲伯。又明年同盟于幽。經書同。則成爲伯矣。二十七年。又同盟于幽。傳云。于是而後授之諸侯也。齊侯得衆也。桓會不致安之也。桓盟不日信之也。信其信。仁其仁。觀此。則桓伯始於柯。而成於鄄。故鄭亦不數柯。而云柯之明年。則明指九合爲始鄄矣。呂氏春秋貴信篇言柯之盟。莊公與曹劌皆懷劍劫盟云云。下云夫九合之而合。壹匡之而匡。皆從此生矣。新序雜事篇。亦云柯之盟。齊不倍盟。天下諸侯翕然而歸之。爲鄄之會。幽之盟。諸侯莫不至焉。爲陽穀之會。貫澤之盟。遠國皆來。又云。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功次三王。爲五伯長。本信起乎柯之盟也。皆以九合在柯後。知鄭說非無據矣。至貫之盟。左傳云。服江黃也。公羊傳謂江人黃人不召而至。雖穀梁傳有楚伐江滅黃。齊不能救。君子閔之之言。然閔其不能救。非不肯救也。且以哀江黃之服德而無援也。此固無損於齊伯。至陽穀之會。左傳曰。謀伐楚也。公羊曰。無障谷。無貯粟。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穀梁曰。桓公委端搢笏而朝諸侯。諸侯皆諭乎桓公之志。此桓盛會。亞於葵丘。九合當數之無疑矣。至檉謀救鄭。首戴謀甯周。甯毋謀伐鄭。皆無異辭。至葵丘爲桓極盛。亦於是始衰。故鄭不數葵丘。已有九也。自鄭釋廢疾傳寫有去貫與陽穀五字。而申鄭者。遂不得其解。今綜各說以附於後。穀梁疏引劉炫。謂有洮與葵丘。以當貫陽穀之數。且以穀梁傳洮會兵車爲誤。李賢後漢書延篤傳注同。用劉說也。凌氏曙典故覈亦從其說。謂洮會在僖八年。明年會葵丘。葵丘以前皆衣裳。用管仲也。葵丘以後用兵車。管仲死也。案穀梁言洮會爲兵車。合於鹹牡丘淮爲四會。左傳云。會于洮。謀王室也。襄王定位而後發喪。其時叔帶作難。襄王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于齊。桓公奉王命以兵車會諸侯謀之。此正理之所宜。何乃以爲傳誤。且究是傳誤。亦爲劉義。非康成有傳誤之言。此一說也。范甯解十三年會北杏。十四年會鄄。十五年又會鄄。十六年會幽。二十七年又會幽。僖元年會檉。二年會貫。三年會陽穀。五年會首戴。七年會甯毋。九年會葵丘。凡十一會。論語皇疏引范注。謂鄭不取北杏及陽穀爲九會。則有

貫與葵丘。又一說也。陸氏論語釋文云。范甯注云。十三年會北杏。又會柯。十四年會鄄。十五年又會鄄。十六年會幽。二十七年又會幽。僖元年會檉。二年會貫。三年會陽穀。五年會首戴。七年會甯毋。凡十一會。鄭不取北杏及陽穀爲九。則有柯貫二會。又一說也。盧氏文弨釋文攷證。從陸氏而小變其說云。穀梁疏引鄭釋廢疾云。去貫與陽穀。或云與猶數也。言數陽穀。故得爲九也。僖九年盟于葵丘。疏云。論語一匡天下。鄭不據之。而指陽穀者。鄭據公羊之文。故指陽穀。然則鄭注不數貫而數陽穀。陸言鄭有貫無陽穀。互誤。陳氏鱣古訓略同。則有柯陽穀二會。又一說也。案北杏在柯會前。柯會不數。北杏安得數之。其數柯與葵丘。顯與鄭義不合。又鄭論語此文無注。盧誤記有注。凡諸述鄭。未符厥指。至穀梁疏又列一說。或云葵丘會盟異時。故分爲二。或取公子結與齊桓宋公盟爲九。先師劉炫難之云。若以葵丘之盟。盟會異時而數爲二。則首戴之會。亦可爲二也。鄄會不數鄄盟去公子結。則惟有齊宋二國之會。安得數之。是前二說。皆劉難楊。疏所不從矣。若劉敞意林。以始幽終淮爲九。萬斯大學春秋隨筆。以莊二十七年會幽。並僖貫陽穀首止甯毋洮葵丘識爲九。羅泌路史以爲九次合諸侯。專指葵丘。朱子集注以九與糾通。與左僖九年傳。桓公糾合諸侯文同。異義錯出。難可遍曉。後之學者。當無爲所惑矣。不以兵車。以者。用也。桓公假仁義以服諸侯。諸侯皆來就桓會盟。不用兵車脅迫之也。呂氏春秋勿躬篇。桓公令五子皆任其事。以受令於管子。十年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皆夷吾與五子能也。新序雜事篇。夫管仲能知人。桓公能任賢。所以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用兵車。管仲之功也。然則管仲能知人用人。成此伯功。所以論語歸美管仲也。如其仁者。王氏引之經傳釋詞。如猶乃也。此訓最當。蓋不直言爲仁。而言如其仁。明專據功業言之。穀梁傳所云仁其仁者也。胡氏紹勳拾義。據廣雅釋言訓如爲均。亦通。俞氏樾諸子平議。謂法言是擬論語。其中所云如其富。如其富。如其智。如其智。如其寢。如其寢。皆不予之辭。則如其仁。如其仁。蓋不許其仁也。言管仲但論其事功可也。不必論其仁也。俞君此說。殊得揚子之意。其與論語本旨。不必合也。鄭注云。重言如其仁者。九合諸侯。功齊天下。此仁爲大。死節仁小者也。○注。齊襄至死之。○正義曰。襄公立無常。至出奔魯。見左莊八年傳。襄公。僖公之子。公孫無知。則僖公母弟夷仲年所生之子。故此注以無知爲襄公從弟也。無知弒襄公。遂自立。左傳云。九年春。齊人雍廩殺無知。公及齊大夫盟于蔇。齊無君也。夏。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秋。師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於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史記齊世家。小白少好善。大夫殺無知。高國先陰召小白。魯亦發兵送子糾。而使管仲別將兵遮莒道。射中小白帶鉤。小白佯死。管仲使報魯。魯送糾者行遲六日。至齊。小白已入立爲桓公。桓公載溫車中馳行。又有高國應。故得先入立。管子大匡篇。齊請管仲召忽於魯。魯君乃遂束縛管仲與召忽。管仲謂召忽曰。子懼乎。召忽曰。何懼乎。吾不蚤死。將胥有所定也。今既定矣。令子相齊之左。必令忽相齊之右。雖然。殺君而用吾身。是再辱我也。子爲生臣。忽爲死臣。子其勉之。乃行入齊境。自刎而死。管仲遂入。君子聞之曰。召忽之死也。賢其生也。管仲之生也。賢其死也。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注】馬曰。匡。正也。天子微弱。桓公帥諸侯以尊周室。一正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注】受其賜者。爲不被髮左衽之惠。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注】馬曰。微。無也。無管仲。則君不君。臣不臣。皆爲夷狄。

正義曰。左莊九年傳。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傒。使相可也。公從之。列子力命篇。桓公遂召管仲。魯歸之。齊鮑叔牙郊迎釋其囚。桓公禮之。而位於高國之上。鮑叔牙以身下之。任以國政。號曰仲父。是管仲相齊事也。鄭注云。天子衰。諸侯興。故曰霸。霸者。把也。言把持王者之政教。故其字作伯。或作霸也。案說文。伯。長也。諸侯受命爲一州諸侯之長。謂之州伯。又謂之方伯。伯轉聲爲霸。故其字亦作霸。白虎通號篇。霸者。伯也。行方伯之職。會諸侯。朝天子。不失人臣之義。故聖人與之。非明王之法不張。霸猶迫也。把也。迫脅諸侯。把持其政。然則霸者。諸侯之長。所以爲政之名也。把持者。固守之意。固守王者之政教。以令於諸侯。此文王爲西伯。不據稱聖也。春秋時。知齊桓晉文。先未受命。特其國彊。迫脅諸侯。雖後亦序之爲伯。然伯道未純。故聖門羞稱之。鄭此注謂天子衰。諸侯興。故曰霸者。卽據周五霸。皆當衰世言之也。吾者。吾中國也。被髮者。皇疏云。被髮。不結也。禮。男女及時。則結髮於首。加冠笄爲飾。戎狄無此禮。但編髮被之體後也。左僖二十二年傳。初平王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是被髮爲戎狄俗也。左衽者。說文。衽。衣裣也。裣。交衽也。蒼頡解詁。衽。衣襟也。裣襟一字。聲類。襟。交領也。交領卽交衽。蓋衣領下屬於衣前右幅。通稱爲衽。爲裣。爲襟。必言交者。謂領兩頭相交周人頸也。領右則衣前幅掩向右。領左則衣前幅掩向左。中夏禮服皆右衽。褻衣則用對襟。對襟用直領。故鹽鐵論散不足篇。及釋名釋衣服所云直領。卽指褻衣而言。戎狄無禮服。亦皆褻衣。止隨俗所好服之。而多是左衽。故夫子擧爲言也。毛氏奇齡四書改錯。江氏永鄉黨圖考。皆據玉藻衽當旁釋此文。彼衽是掩縫之用。長二尺五寸。綴之右腋之裳屬以垂於下。此褻衣之制。然江考朝服祭服喪服。左右皆有衽。卽褻衣之裳左旁亦有衽。玉藻所云續衽鉤邊者。江謂在左旁縫之以合前後。則凡裳無不左衽。而何夷夏之別乎。是知玉藻之衽當旁。與論語左衽名同實異。論語當用說文蒼頡聲類諸訓解之矣。漢書韋賢傳引劉歆說。謂周自幽王後。南夷與北夷交侵中國。不絕如綫。春秋紀齊桓南伐楚。北伐山戎。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是故棄桓之過。而錄其功以爲伯首。案被髮左衽。乃戎狄之俗。楚雖南夷。未有此制。歆之言。亦趁辭耳。毛本衽作袵。係俗體。○注。匡正至天下。○正義曰。爾雅釋言。皇。匡。正也。詩六月。以匡王國。謂正王國也。周自東還。王室微弱。天子之尊。與諸侯無異。齊桓率諸侯。令天下。知尊周室。故曰一正天下。馬氏統論桓功。當訓一爲皆也。鄭注以一匡指陽穀。穀梁疏謂鄭據公羊。案公羊僖三年敍。齊

公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傳云。此大會也。曷爲末言爾。桓公曰。無障谷。無貯粟。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穀梁傳亦云。桓公委端搢笏而朝諸侯。諸侯皆諭乎桓公之志。志者。志在尊周室也。此桓大會。故鄭指之。後葵丘之會。壹明天子之禁。穀梁傳及孟子並言其盛。而鄭解一匡。不據之者。公羊傳言葵丘之盟。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桓伯之衰自此始。鄭依公羊爲言。故不指葵丘也。以義言之。馬鄭說皆通。然一匡九合。一字九字。皆是計數。則鄭義爲長。漢書郊祀志注。一匡天下。謂定襄王爲天子之位也。一說謂陽穀之會令諸侯云云。天下皆從。故云一匡者也。一說指鄭注前說。則六朝人解義。O注。微無至夷狄。O正義曰。微無。常訓。見詩式微傳。漢書匈奴傳。苟利所在。不知禮義。傳贊云。夷狄之人。貪而好利。被髮左衽。人面獸心。其與中國殊章服。異習俗。飲食不同。言語不通。故知其人。君不君。臣不臣也。注言此者。見夷狄入中國。必用夷變夏。中國之人。既習於被髮左衽之俗。必亦滅棄禮義。馴至不君不臣也。

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注王曰。經。經死於溝瀆中也。管仲召忽之於公子糾。君臣之義未正成。故死之未足深嘉。不死未足多非。死事既難。亦在於過厚。故仲尼但美管仲之功。亦不言召忽不當死。

正義曰。顏師古漢書敘傳注。凡言匹夫匹婦。謂凡庶之人。一夫一婦。當相配匹。宋氏翔鳳發微云。中論知行篇云。召忽伏節死難。人臣之美義也。仲尼比爲匹夫匹婦之爲諒矣。後漢書應劭傳。劭議曰。召忽親死子糾之難。而孔子曰。經於溝瀆。人莫之知。則漢儒皆以經於溝瀆爲召忽事。子罕篇云。匹夫不可奪志。則匹夫者。所謂獨行之士。謂一己之節。不顧天下者也。非以匹夫爲賤而非之。諒者。說文。諒。信也。爾雅釋詁。亮。信也。亮與諒同。匹夫匹婦以言許人。必踐其言。是之謂諒。發微又云。左傳乃殺子糾于生竇。杜注。生竇。魯地。史記作笙瀆。集解賈逵曰。魯地句瀆也。索隱按鄒誕生本作莘瀆。莘笙聲相近。笙如字。瀆音豆。論語作溝瀆。蓋後代聲轉而字異。故諸文不同。桓十二年。公會宋人燕人盟于穀丘。杜注。穀丘。宋地。左傳作盟于句瀆之丘。杜注。句瀆之丘。即穀丘也。水經濟水注。濮水又東與句瀆合。句瀆首受濮水枝集于句陽縣。東南逕句陽縣故城南。春秋之穀丘。左傳以爲句瀆之丘矣。縣處其陽。故縣氏焉。按句陽故城。在今曹州府治北三十里。即穀丘也。則在春秋爲曹地。其境與魯相錯。亦得有魯地。又左傳哀六年。齊囚王豹于句瀆之丘。或其時曹將亡。齊亦侵其地而有之。要之。生竇笙瀆句瀆與溝瀆是一地。而齊魯曹宋壤地相接。各得有其一隅。復以聲轉而異其字也。按論語言召忽經死溝瀆。而管子大匡言入齊境自刎而死。傳聞各異。莫之知者。言無功績爲人所知也。O注。經經至當死。O正義曰。晉語。申生雉經。史記田單傳。遂經其頸於樹枝。索隱。經猶繫也。荀子彊國篇。救經而引其足也。楊倞注。經。縊也。經死於溝瀆中。此以溝瀆爲田閒水道。爾雅釋地。水注谷曰溝。注澮曰瀆。是也。說苑善說篇。管子者。天子之佐。諸侯之相也。死之則不免爲溝中之瘠。與此注合。皆不以溝瀆爲地名也。管仲召忽。舊爲子糾之傳。雖糾於次當立。而未即位而死。君臣之義尙未正成,

故仲雖不死。未足多非也。管子大臣云。召忽曰。百歲之後。犯吾君命而廢吾所立。奪吾糾也。雖得天下。吾不生也。兄與我。齊國之政也。受君令而不改。奉所立而不濟。是吾義也。管仲曰。夷吾之爲君臣也。將承君命。奉社稷。以持宗廟。豈死一糾哉。夷吾之所死者。社稷破。宗廟滅。祭祀絕。則死之。非此三者。則夷吾生。夷吾生則齊國利。夷吾死則齊國不利。觀此。則二子之死與不死。各自有見。仲志在利齊國。而其後功遂濟天下。使先王衣冠禮樂之盛。未淪於夷狄。故聖人以仁許之。且以其功爲賢於召忽之死矣。然有管仲之功。則可不死。若無管仲之功。而背君事讎。貪生失義。又遠不若召忽之爲諒也。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注孔曰。大夫僎。本文子家臣。薦之使與己並爲大夫。同升在公朝。子聞之曰。可以爲文矣。注孔曰。言行如是。可謚爲文。正義曰。毛氏奇齡四書賸言。臣大夫。卽家大夫也。其日同升諸公。則家臣升大夫之書法耳。左傳。子伯季子初爲孔氏臣。新登于公。又經問引先仲氏說。謂臣大夫三字不分。檀弓。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蓋仕於家曰家大夫。仕於邑曰邑大夫。而統爲臣大夫。閻氏若璩四書釋地略同。今案家臣之中。爵秩不同。尊者爲大夫。次亦爲士。故此別之云大夫僎。明僎爲家臣中之爲大夫者也。毛氏謂臣大夫三字不得分。殊泥。漢書古今人表。作大夫選。則漢人讀。不以大夫連臣字也。僎作選。選用字。釋文云。僎本又作撰。先進篇。異乎三子者之撰。鄭作僎。是僎撰故通用也。錢氏坫論語後錄。案周書謚法。文有六等。稱經天緯地。道德博厚。學勤好問。慈惠愛民。愍民惠禮。錫民爵位。並無修制交鄰。不辱社稷等例。檀弓。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請謚於君。君曰。夫子聽衛國之政。修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靈公之諡。不本典制。故夫子舉同升僎事以合之。意深矣。○注。薦之至公朝。○正義曰。注意以僎因文子薦之。同升於公爲大夫。經言大夫僎者。從後書之。李賢後漢吳良傳注。文子家臣名僎。操行與文子同。文子乃升進之於公。與之同爲大夫。卽本注義。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注孔曰。言雖無道。所任者各當其才。何爲當亡。正義曰。記子言者。謂子與康子言及之也。周書謚法解。亂而不損。好祭鬼神。皆曰靈。衛靈之謚。當取亂而不損矣。朱子集注云。喪。失位也。釋文云。子曰衛靈公之無道。一本作子言。鄭本同。案皇本作子曰。李賢後漢書明帝紀注。亦是日字。邢本從鄭作子言。言字是也。又無道下。皇本有久字。然攷疏文無久字。此後人所增。

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爲之也難。注馬曰。怍。慙也。內有其實。則言之不慙。積其實者爲之難。正義曰。皇本作則其爲之難。大戴禮曾子立事篇。盧注。引其言不作。其後爲之難。嚴氏杰校云。所引論語。當讀如史記作作有芒之作。包氏愼言溫故錄。案作。起也。勇於有爲者。其言必有振厲奮起之色。言不奮起。則行必觀望。故曰爲之也難。案盧引論語。未知何本。或作卽是怍之誤。嚴包二君。但就文說之。○注。怍慙至之難。○正義曰。說文。怍。慙也。慙。𢡄也。段注謂論語此文。當作𢡄。今通用怍字。己所能爲。卽是內有其實。皇疏引王弼曰。情動於中。而外形於言。情正實而後言之不怍。此卽馬義。後漢書皇甫規傳論。孔子稱其言之不怍。則其爲之也難。察皇甫規之言。其心不怍哉。夫其審己則干祿。見賢則委位。故干祿不爲貪。而委位不求讓。稱己不疑伐。而讓人無懽情。故能功成於戎狄。身全於邦家也。此引文以不怍爲美詞。與馬義合。曾子立事云。是故君子出言以鄂鄂。行身以戰戰。亦殆免於戾矣。盧注。鄂鄂。辨厲也。竊謂辨厲。卽不怍之意。戰戰。卽爲之也難之意。

陳成子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恆弑其君。請討之。注馬曰。成子。齊大夫陳恆也。將告君。故先齊。齊必沐浴。公曰。告夫三子。注孔曰。謂三卿也。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注馬曰。我禮當告君。不當告三子。君使我往。故復往。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注馬曰。孔子由君命之三子告。不可。故復以此辭語之而止。正義曰。左哀十四年傳。齊陳恆弑其君壬於舒州。孔丘三日齊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爲齊弱久也。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恆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與此文略同。壬卽簡公名。周書諡法解。一德不懈。平易不訾。皆曰簡。此當取平易不訾爲諡也。公羊僖元年傳。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爲無道者。臣弑君。子弑父。力能討之。則討之可也。白虎通征伐云。論語曰。陳恆弑其君。孔子請討之。王者諸侯之子。篡弑其君而立。臣下得誅之者。廣討賊之義也。春秋傳曰。臣弑君。臣不討賊。非臣也。顧氏棟高春秋大事表。魯之兵權在三子。三子之兵權在家臣。觀陽貨弗擾且能以其衆畔。而冉求季路獨不可出其兵以仗義討賊乎。孔子能使由求墮費郈。而三子靡然聽從。豈孔子當日奉魯君之命。命家臣出其卒。而三子敢或梗令乎。誠得哀公一言聽許。委夫子以兵權。空魯國之甲。使家臣將之。此時子路雖仕衛。而冉有自在。加以樊遲有若。皆勇銳之士。移檄遠近。聲罪致討。四鄰諸侯。必有聞風響應。縱不能梟陳恆之首。亦當誅當日之推刃於齊君者。而更定其嗣。如此。則國威可振。周道可

與矣。豈空言而不可見諸實事者哉。案魯自四分公室。兵衆皆在三家。設使哀公奮發有爲。許夫子之請討。則奉辭伐罪。夫子必能得之三子。而大服齊人。則一舉而兩國之權奸皆有所顧忌。斯亦亂世之一治也。而惜乎哀公之終不能用孔子也。吳氏嘉賓說謂春秋絕筆於獲麟。卽以是年夏有陳恆弒君弒君之事。當時無一人敢正其罪。故弗忍更書之。其說未爲無理矣。魯三家與齊陳氏情事相同。故不可夫子之請。然魯君臣釁隙雖深。終不敢一加刃於其君。未始非夫子之清議有以維持之也。此春秋之作。所爲不能以已也。釋文。弒。本又作殺同音試。案皇本作殺。告夫三子。唐石經皇本高麗本三上有二字。考文引足利本同。下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並同。釋文云。之三子告。本或作二三子告。非也。第二節。不敢不告也。皇本無也字。○注。成子至沐浴。○正義曰。史記齊世家。田常卒。常謚爲成子。是成子卽陳恆謚也。其世家上文云。齊人歌之曰。嫗乎采芑。歸乎田成子。此史家從後記之。或成字誤衍爾。禮於常朝不齊。此重其事。故先齊也。注據左傳三日齊爲言。明此文沐浴。亦因齊而設。故玉藻云。將適公所。宿齊戒。居外寢。沐浴。是見君齊必沐浴也。說文云。沐。濯髮也。浴。洒身也。○注。我禮至復往。○正義曰。注意謂夫子此語。是退而語人也。不當告三子者。言臣當統於君也。君使往。復往者。示君命己不敢逆也。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注孔曰。事君之道。義不可欺。當能犯顏諫爭。正義曰。皇本也作之。○注。事君至諫爭。○正義曰。注以勿欺卽謂能犯顏諫爭也。孟子言齊人謂其君何足語仁義。是爲不敬。又言謂其君不能者。是賊其君。與此言欺同也。子路仕季氏。夫子恐其爲具臣。又季氏伐顓與。子路力未能諫止。故此告子路以勿欺。而又嫌其意不明。故更云而犯之。禮檀弓云。事君有犯而無隱。若隱卽爲欺矣。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注本爲上。末爲下。正義曰。達。通也。論語比考讖。君子上達。與天合符。言君子德能與天合也。○注。本爲上。末爲下。○正義曰。皇疏。上達者。達於仁義也。下達謂達於財利。所以與君子反也。案禮大學云。德者。本也。財者。末也。

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注孔曰。爲己。履而行之。爲人。徒能言之。注。爲己至言之。○正義曰。徒能言之。謂己但能稱說以求知於人也。荀子勸學篇。君子之學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端而言。蝡而動。一可以爲法則。小人之學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閒。則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軀哉。又云。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君子之學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學也。以爲禽犢。楊倞注。禽犢。饋獻之物也。北堂書鈔引新序云。齊王問墨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何如。對曰。古之學者。得一善言。以附其身。今之學者。得一善言。務以悅人。又後漢桓榮傳論。孔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爲人者。憑譽以顯揚。爲己者。因心以會道。

顯揚。邢疏引作顯物。謂顯之於物也。諸文並與此注義合。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注】孔曰。伯玉。衞大夫蘧瑗。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爲。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注】言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無過。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注】陳曰。再言使乎者。善之也。言使得其人。

正義曰。孔子於衞主蘧伯玉。此時孔子去衞。伯玉使人來。使雖微者。必與之坐。爲賓主禮也。與猶授也。夫子者。大夫之稱。○注。伯玉衞大夫蘧瑗。○正義曰。陳留風俗傳。長垣縣有蘧伯鄉。有蘧伯玉冢。一日新鄉有蘧亭。疑蘧本以邑氏也。呂覽召類注。伯玉衞大夫。蘧莊子無咎之子瑗。謚曰成子。○注。言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無過。○正義曰。莊子則陽篇。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詘之以非也。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淮南子原道訓。蘧伯玉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觀此。是伯玉欲寡過。而常若未能無過。亦是實語。其平居修省不自滿假之意可見。使者直對以實。能尊其主。非徒爲謙辭。○注。再言使乎者。善之也。言使得其人。○正義曰。段氏玉裁經韵樓集。使乎使乎三字逗。下一乎字爲永歎之辭。與此注違。亦未必合經旨。漢書藝文志。子曰。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專對。孔子曰。使乎使乎。言其當權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辭。亦以此言寡過未能。非爲所受之辭。故爲使得其人也。論衡問孔篇。孔子曰。使乎使乎。非之也。說論語者曰。非之者。非其代人謙也。此當時該義。不足信。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注】孔曰。不越其職。

正義曰。毛氏奇齡稽求篇。夫子既言位分之嚴。故曾子引夫子贊易之詞以爲證。此與宰曰子云吾不試故藝正同。又曰。思不出位。係艮卦象辭。世疑象傳多以字。或古原有此語。而夫子引以作象辭。曾子又引以證不在其位之語。故不署象曰子曰二字。亦未可知。案禮中庸云。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鄭注不願乎其外。謂思不出其位也。與此章義相發。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正義曰。此與里仁篇。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語意正同。禮雜記云。有其言而無其行。君子恥之。表記云。君子恥有其辭而無其德。有其德而無其行。亦此意。皇本而作之。行下有也字。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子貢曰。夫子

自道也。正義曰。自道者。言夫子身能備道也。孟子引子貢語。以夫子仁且知爲旣聖。皆所謂知足知聖也。

子貢方人。注孔曰。比方人也。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注孔曰。不暇比方人也。正義曰。釋文云。方人。鄭本作謗。謂言人之過惡。盧氏文弨攷證。古論謗字作方。蓋以聲近通借。子貢言人過惡。故子曰。賜也。賢乎哉。言彼己身果皆賢乎。而謗人也。夫我則不暇謗人而自治。孫氏志祖讀書脞錄說此文云。左傳。庶人謗。正義云。謗謂言其過失。使在上聞之而自改。亦是諫之類也。昭四年傳。鄭人謗子產。國語。厲王虐。國人謗王。皆是言其實事。謂之爲謗。但傳聞之事。有實有虛。或有妄謗人者。今世遂以謗爲誣類。是俗易而意異也。案三國志王昶傳。昶戒子書曰。夫毀譽。愛惡之原。而禍福之機也。是以聖人愼之。孔子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如有所譽。必有所試。又曰。子貢方人。賜也賢乎哉。我則不暇。以聖人之德。猶嘗如此。況庸庸之德。而輕毀譽哉。以方人爲毀。是亦讀方爲謗。用鄭義也。暇者。說文云。閑也。皇本作賜也賢乎我夫哉。我則不暇。文有誤。○注。比方人也。○正義曰。莊子田子方篇。魯多儒者。少爲先生方者。是方訓比也。學以相備而成。故朋友切磋。最爲學道之益。夫子嘗問子貢與回孰愈。又子貢問子張子夏孰愈。夫子亦未斥言不當問。是正取其能比方人也。此文何反譏之。注說誤。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注王曰。徒患己之無能。正義曰。皇本作患己無能也。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注孔曰。先覺人情者。是寧能爲賢乎。或時反怨人。正義曰。漢書翟方進傳。上以方進所舉應科。不得用逆詐。廢正法。顏師古注。逆詐者。謂以詐意逆猜人也。逆。迎也。大戴禮曾子立事篇。君子不先人以惡。不疑人以不信。與此文意同。先覺者。詐取不信。未容施行。已覺之也。荀子非相篇。聖人何以不欺。曰聖人者。以己度者也。故以人度人。以情度情。以類度類。以說度功。古今一度也。類不悖。雖久同理。故鄉乎邪曲而不迷。觀乎雜物而不惑。以此度之。○注。先覺至怨人。○正義曰。注以先覺卽逆億。故云是安能爲賢乎。反怨人。皇疏謂反受怨責。非也。釋文云。怨本或作宛。盧氏文弨考證。古怨與宛通。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爲是栖栖者與。無乃爲佞乎。注包曰。微生姓。畝名。孔子曰。非敢爲佞也。疾固也。注包曰。病世固陋。欲行道以化之。正義曰。微生稱夫子名。當以齒長故也。釋文云。丘何。或作丘何爲。鄭作丘何是。本或作丘何爲是栖栖者。邢疏云。猶皇皇也。案說文。卥。鳥在巢上也。象形。日在卥方而鳥卥。故因以爲東卥之卥。棲卥或作木妻。棲與栖一字。則栖亦卥或體也。詩。可以棲遲。漢嚴發碑

作西遲。毛傳。棲遲遊息也。凡人行緩急。皆得言棲。文選班固答賓戲曰。棲棲遑遑。孔席不煖。李善注。棲遲。不安居之意也。詩六月云。六月棲棲。毛傳。棲棲。簡閱貌。義亦同。夫子周流無已。不安其居。所至皆以禮義之道。諫說人主。微生疑夫子但爲口才以說時君。故曰佞也。孔子曰。皇本曰上有對字。○注。微生姓。畝名。○正義曰。漢書古今人表。作尾生晦。師古曰。即微生畝也。晦古畝字。翟氏灝考異。引鄭曉說。以畝高爲一人。畝名高字。愚未敢以爲然。○注。病世固陋。欲行道以化之。○正義曰。固陋者。昧於仁義之道。將以習非勝是也。夫子欲行道以化之。不得不干人主。此自明栖栖之意。呂氏春秋愛類篇。賢人之不遠海內之路。而時往來乎王公之朝。非以要利也。以民爲務者也。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注鄭曰。德者。調良之謂。正義曰。太平御覽四百三引鄭注云。驥。古之善馬。德者。謂有五御之威儀。與此注異。當云驥。古之善馬。德者。調良之謂。謂有五御之威儀。集解節引此注。文不備耳。說文云。驥。千里馬也。莊子馬蹄篇釋文。驥。千里善馬也。謂驥一日行千里。此其力也。周官保氏職五馭。鄭司農云。五馭。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此謂御者之容。驥馬調良。能有其德。故爲善馬。人之稱之當以此。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注德。恩惠之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正義曰。報者。廣雅釋言。報。復也。玉篇。報。酬也。答也。朱子集注云。或人所稱。今見老子書。案道德經恩始章。大小多少。報怨以德。此朱子所指。禮表記。子曰。以德報怨。則寬身之仁也。以怨報德。則刑戮之民也。又曰。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與此章義相發。寬身之仁。所謂厚於仁者也。雖是寬仁而不可爲法。故此告或人以報怨之道。宜以直也。以直不必不怨。故表記又云。以怨報怨矣。吳氏嘉賓說。以直者不匿怨而已。人之性情。未有不樂其直者。至於有怨。則欲使之含忍而不報。夫含忍而不報。則其怨之本。固未嘗去。將待其時之可報而報之耳。至於蓄之久而一發。將至於不可禦。或終于不報。是其人之於世。必以浮道相與。一無所用其情者。亦何所取哉。以直報怨。凡直之道非一。視吾心何如耳。吾心不能忘怨。報之直也。既報則可以忘矣。苟能忘怨而不報之。亦直也。雖不報。固非有所匿矣。怨期於忘之。德期於不忘。故報怨者曰以直。欲其心之無餘怨也。報德者曰以德。欲其心之有餘德也。其心不能忘怨。而以理勝之者。亦直以其心之能自勝也。直之反爲僞。必若教人以德報怨。是教人使爲僞也。烏乎可。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爲其莫知子也。注子貢怪夫子言何爲莫知己。故問。子曰。不怨天。不尤人。注馬曰。孔子不用於世而不怨天。人不知己。亦不尤人。下學而上達。注孔曰。下學

人事。上知天命。知我者。其天乎。【注】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故曰唯天知己。正義曰。莫我知者。夫子歎己不見用。由世人莫我知。故也。鄭注云。尤。非也。尤卽訧省。夫子當衰周之世。天未欲平治天下。而但生德於己。正使夫子立文垂制以教萬世。故儀封人言天將以夫子爲木鐸也。包氏愼言溫故錄。史記孔子世家。哀公十四年春。狩于大野。叔孫氏車子鉏商獲獸。以爲不祥。仲尼視之曰。麟也。取之。曰。河不出圖。雒不出書。吾已矣夫。顏淵死。孔子曰。天喪予。及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喟然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爲莫知子。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上達。知我者。其天乎。據史記此文莫知之歎。蓋發於獲麟之後。然則不怨天者。知天之以己制作爲後王法也。不尤人者。人事之厄。天所命也。孔子在庶而褒貶進退。王者所取則。故曰下學而上達。達。通也。張衡應閒曰。蓋聞前哲首務。務於下學上達。佐國理民。有云爲也。是上達者。謂達於佐國理民之道。史公自敘曰。董生云。周衰道廢。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又云。仲尼悼禮樂廢崩。追修經術。以達王道。此上達之義也歟。春秋本天以治人。知我者其惟春秋。罪我者其惟春秋。故曰知我者。其天乎。案說苑至公篇。夫子行說七十。諸侯無定處。意欲使天下之民。各得其所。而道不行。退而修春秋。采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人事浹。王道備。精和聖制。上通於天而麟至。此天之知夫子也。於是喟然而歎曰。天以至明爲不可蔽乎。日何爲而食。地以至安爲不可危乎。地何爲而動。天地而尙有動蔽。是故賢聖說於世。而不得行其道。故災異並作也。夫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亦以此節爲獲麟而發。下學上達。爲作春秋之旨。學通於天。故惟天知之。論語撰考讖云。下學上達。知我者。其天乎。通精曜也。與說苑意同。蓋春秋本天治人。包說夫子上達於佐國理民之道。卽是上通於天也。漢書五行志。劉向以爲知人君下學而上達。災消而福興矣。顏師古注。上達。謂通於天道而畏威。此雖譬引之辭。然亦謂人君精誠格天。則自降之福。是上達爲上通於天也。○注。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正義曰。易文言傳文。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注】馬曰。愬。譖也。伯寮魯人弟子也。子服景伯以告。【注】孔曰。魯大夫子服何忌也。告。告孔子。曰。夫子固有惑志。【注】孔曰。季孫信讒恚子路。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注】鄭曰。吾勢力猶能辨子路之無罪於季孫。使之誅寮而肆之。有罪既刑。陳其尸曰肆。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正義曰。說文。竂。從穴寮。論語有公伯竂。今作寮。九經字樣謂爲隸省。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作僚。索隱引別本又作繚。作遼。並通用字。夫子謂季孫。弟子列傳。夫子固有惑志僚也。是於公伯寮四字。當連上爲句。言夫子疑於寮之言也。疑

寮卽是愬子路。皇本於公伯寮下有也字。寮子路以忠信見知於人。不知寮何所得愬。而季孫且信之。朱子或問以爲在墮三都出藏甲之時。說頗近理。當時必謂子路此舉。是彊公室。弱私家。將不利於季氏。故季孫有惑志。夫子言道將行將廢者。子路墮都。是夫子使之。今子路被愬。是道之將廢。而己亦不能安於魯矣。然行廢皆天所命。若天不廢道。雖寮有愬。季孫且不聽之。若天未欲行道。此自命所受宜然。非關寮愬。言此者。所以慰子路而止景伯之憤也。張氏爾岐蒿庵閒話云。人道之當然而不可違者。義也。天道之本然而不可爭者。命也。貧富貴賤得失死生之有所制而不可彊也。君子與小人一也。命不何知。君子當以義知命矣。凡義所不可。卽以爲命所不有也。故進而不得於命者。退而猶不失吾義也。小人嘗以智力知命矣。力不能爭。則智邀之。智力無可施。而後謂之命也。君子以義安命。故其心常泰。小人以智力爭命。故其心多怨。衆人之於命。亦有安之矣。大約皆知其無可奈何而後安之者也。聖人之於命安之矣。實不以命爲準也。而以義爲準。故雖力有可爭。勢有可圖。而退然處之曰。義之所不可也。義所不可。斯曰命矣。故孔子之於公伯寮。未嘗無景伯之可恃也。於衛卿。未嘗無彌子瑕之可緣也。孟子之於臧倉。未嘗無樂正子之可力爲辨而重爲請也。亦曰義所不在耳。義所不在。斯命所不有矣。故聖賢之於命。一於義者也。安義斯安命矣。衆人之於命。不必一於義也。而命皆有以制之。制之至無可奈何而後安之。故聖賢之與衆人安命同也。而安之者不同也。○注。伯寮魯人弟子也。○正義曰。公伯複姓。見廣韻。稱伯寮者。猶伯長馬還之比。弟子傳。公伯僚字子周。不云魯人。或馬別有據也。家語弟子解。無公伯寮。有申繚字周。蓋以申繚一人。當申堂公伯寮二人。臧氏庸拜經日記。譏其僞造是也。明程敏政以寮爲聖門蟊賊。請罷其從祀。○注。魯大夫子服何忌也。○正義曰。世本獻子蔑生孝伯。孝伯生惠伯。惠伯生昭伯。昭伯生景伯。則景是謚也。邢疏左傳哀十二年。吳人將囚景伯。景伯曰。何也。立後於魯矣。杜注云。何。景伯名。然則景伯單名何。而此註云何忌。誤也。漢魯峻石壁畫七十二子象。有子服景伯。○注。吾勢至日肆。○正義曰。勢力者。言景伯是孟孫之族。當有勢力。能與季孫言也。辨子路之無罪。欲令季孫知寮之愬。然後使季孫誅寮。以國之常刑殺之也。陳其尸曰肆者。說文。肆。極陳也。周官鄉士云。協日刑殺。肆之三日。又遂士云。協日就郊而刑殺。各於其遂肆之三日。縣士云。協日刑殺。各就其縣肆之三日。又掌戮云。凡殺人者。踣于市。肆之三日。惟殺于甸師氏者不肆。是周制殺人有陳尸三日之法。故左傳載楚殺令尹子南于朝。三日。子南之子棄疾請尸。亦以陳尸三日故也。鄉士疏引論語注云。大夫於朝。士於市。公伯寮是士。止應云肆諸市。連言朝耳。此鄭注文。爲集解删佚。檀弓。杞梁之妻曰。君之臣不免於罪。則將肆諸市朝而妻妾執。注。肆。陳尸也。大夫以上於朝。士於市。與論語注同。魯語云。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鑽笮。薄刑用鞭扑。以威民也。故大者。陳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五刑之次。是無隱也。韋昭注。其死刑大夫以上。尸諸朝。士以下。尸諸市。三處野朝市。韋與鄭同。據左傳楚殺令尹子南于朝。又晉尸三卻于朝。明以職尊。故肆朝也。若晉尸雍子與叔魚于市。孔疏卽云。以其賤故也。其後董安于縊而死。趙孟尸諸市。亦以安于職卑。是鄭以大夫肆朝。士肆市。有明徵矣。王制云。刑人于市。

與衆棄之。無殺人于朝及肆朝之文。說者以王制爲殷禮。然周官鄉遂縣士及掌戮。亦止言肆市。不言肆朝。且掌戮又云。唯王之同族與有爵者。則殺之于甸師氏。有爵當謂大夫以上職尊者。與魯語及論語左傳之文不同。說者多以爲疑。毛氏奇齡經問。謂刑士於市。刑大夫于甸師氏。而苟有重罪宜肆者。則士肆市。大夫肆朝。而士以下各于其地刑之肆之。未爲不可。此說傑爲得理。若然。則周官不言肆朝。或以事不經見。故不載之。抑後周所增制。非元公舊典也。又案古人言市朝有二解。考工記。面朝後市。市朝一夫。周官鄉師以木鐸徇于市朝。檀弓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鬭。奔喪哭辟市朝。孟子若撻之于市朝。史記孟嘗君列傳。日暮之後。過市朝者。皆謂市中官治之所。司市云。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以次敘分地而經市。注云。次謂吏所治舍思次介次也。若今市亭然。此卽是市朝。與論語此文市朝。爲二各別也。公伯寮是士。而廣韻稱爲魯大夫。未知所本。

子曰。賢者辟世。【注】孔曰。世主莫得而臣。其次辟地。【注】馬曰。去亂國。適治邦。其次辟色。【注】孔曰。色斯舉矣。其次辟言。【注】孔曰。有惡言乃去。正義曰。辟。皇本作避。說文。避。回也。蒼頡篇。避。去也。賢者所辟。有此四者。當由所遇不同。孟子告子下。言古之君子。所去三。亦云其次其下。與此文義同。周氏春秋先識覽。凡國之亡也。有道者必先去。古今一也。高注引此文辟色作避人。子華子神氣篇。亦言違世違地違人。後篇桀溺謂子路曰。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辟人卽辟色。當時兩稱之。高誘或亦隨文引之耳。子華子以違世爲大上。違地違人皆其次。似以優劣論之。與論語意不同矣。管子宙合篇。賢人之處亂世也。知道之不可行。則沈抑以辟罰。靜默以侔免。辟之也。猶夏之就淸。冬之就溫焉。可以無及於寒暑之菑矣。非爲畏死而不忠也。夫強言以爲僇。而功擇不加。進傷爲人君嚴之義。退害爲人臣者之生。其爲不利彌甚。故退身不舍端。修業不息版。以待淸明。○注。世主莫得而臣。○正義曰。世主。謂當世之主。明非一主也。儒行云。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雖分國如錙銖。不臣不仕。○注。有惡言乃去。○正義曰。惡言。謂不善之言。或言有失禮也。

子曰。作者七人矣。【注】包曰。作。爲也。爲之者凡七人。謂長沮。桀溺。丈人。石門。荷蕢。儀封人。楚狂接輿。正義曰。復稱子曰者。移時乃言也。作如見幾而作之作。○注。作爲至接輿。○正義曰。作爲。常訓。爲之者。謂爲辟世辟地辟色辟言者也。七人所爲不同。此注無所分別。當以義難定故也。鄭注云。伯夷。叔齊。虞仲。辟世者。荷蓧。長沮。桀溺。辟地者。柳下惠。少連。辟色者。荷蕢。楚狂接輿。辟言者也。七當爲十。字之誤也。皇疏引王弼曰。七人。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也。後漢書黃瓊傳注。引注云云。卽王弼說。蓋鄭王據孔子以前人。包據孔子同時人。應劭風俗通十反篇。孔子嘉虞仲夷逸。作者七人。卽王弼所本。陶潛羣輔錄數七人。前說本包。後說本王鄭。又改七人爲十人。世遠義失。難得而折衷焉。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注晨門者。閽人也。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注包曰。言孔子知世不可爲而彊爲之。正義曰。子路宿於石門者。子路時自魯外出。晚宿石門也。鄭注云。石門。魯城外門也。晨門。主晨夜開閉者。此引見後漢書蔡邕傳注。又張晧王龔傳論注。引論語注。晨主守門晨夜開閉也。文小異。外門。當謂郭門也。水經洙水注。洙水北流。逕孔里。又西南枝津出焉。又西南逕瑕丘城東而南入石門。門右結石爲水門。跨於水上。閻氏若璩釋地。謂此卽子路宿處是也。太平寰宇記。古魯城凡有七門。次南第二門。名石門。此似指城門。恐未然。周官司門是下大夫。又每門下士二人。賈疏謂下士是在門開閉者。故其職云掌授管鍵以啓閉國門。授者。下大夫授之下士然。則此晨門。卽謂下士在門開閉者矣。說文。晨。早昧爽也。從日辰。辰。時也。爾雅釋詁。晨。早也。晨門職司晨夜之啓閉。故稱晨門。高士傳。石門守者。魯人也。亦避居不仕。自隱姓名。爲魯守石門。皇本。晨門上重石門二字。孔氏猶言孔家。以居相近。人所習知。故不舉名字也。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謂知世衰亂不可與共事。而猶冀己見用爲治之也。下篇夫子云。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易者。治也。言丘之與易。正以天下無道之故。卽此意。○注。晨門者閽人也。○正義曰。周官。閽人王宮每門四人。注云。閽人司昏晨以啓閉者。賈疏。昏時閉門。則此名閽人也。晨時啓門。則論語謂之晨門也。皆以時事爲名耳。案閽人爲主宮門之稱。若司城郭諸門。則名司門。注以閽人例晨門。非謂晨門卽閽人也。

子擊磬於衞。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注蕢。草器也。有心謂契契然。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己而已矣。注此硜硜者。徒信己而已。言亦無益。深則厲。淺則揭。注包曰。以衣涉水爲厲。揭揭衣也。言隨世以行己。若過水必以濟。知其不可。則當不爲。子曰。果哉。末之難矣。注末知己志而便譏己所以爲果。末。無也。無難者。以其不能解己之道。正義曰。釋文。荷蕢。本又作何。漢書古今人表作何蕢。說文。何。儋也。何本字。荷夫蕖葉。別一義。說文。臾古文蕢。論語有何臾。則許所見壁中文也。孔氏。皇本作孔子。御覽五百七十六引論語注云。子擊磬者。樂也。蕢。草器也。荷此器。賢人辟世也。有心哉。善其音有所病於世。不言注爲何人。諸家皆以爲鄭注。說文。擊。支也。支卽扑字。又磬。樂石也。象縣虡之形。殳擊之。籒文省爲殸。孟子告子云。我知其不爲蕢也。趙注。蕢。草器。漢書何武等傳贊。以一蕢障江河。李賢注。蕢。織草爲器。所以盛土也。上篇言爲山未成一簣。蕢簣同。注云。荷此器。賢人辟世者。鄭注上章。以荷

蕢爲辟地。不爲辟世。或隨文變稱與。有所病於世者。病猶患也。憂也。禮樂記云。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夫子感時衰亂。其心一寓於音。荷蕢聞知其聲。故善之也。旣。終也。卒也。言荷蕢又有言也。鄙哉硜硜者。謂音也。釋名釋州國。鄙。否也。小邑不能遠通也。趙岐孟子盡心注。鄙。狹也。樂記云。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注云。噍。踧也。踧猶踧踖不安舒之貌。殺。減也。凡感於哀心。其聲衰殺。抑而不揚。故荷蕢以爲鄙也。說文。硜。古文磬。史記樂書石聲硜。今樂記作磬。然則磬是以聲名之矣。釋名釋樂器。磬。磬也。其聲磬磬然堅緻也。磬與硜並通。莫己知者。言人莫知夫子而用之也。翟氏灝考異云。世家繫此事於三至衞時。蓋靈公老。怠於政。不用孔子。故荷蕢有莫己知之語。釋文。莫己音紀。下斯己同。唐石經尚不誤。斯己者。言但當爲己。不必爲人。卽孟子所云獨善其身者也。朱子集注。讀斯己爲以非是。深則厲。淺則揭。衞詩匏有苦葉文。荷蕢之言。亦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之意。朱氏彬經傳考證。果哉六字爲句。自成韻語。末。無也。蔑也。言其所見小也。檀弓。末之卜也。曾子曰。微與詞意皆相類。戴氏望論語注云。果。信也。之。往也。信如其言。無所復往。行道難矣。案朱戴說皆通。○注。有心謂契契然。○正義曰。詩大東云。契契寤歎。哀我憚人。毛傳。契契。憂苦也。擊鼓傳契闊勤苦也。廣雅釋訓。絜絜。憂也。絜契同。○注。此硜硜者。徒信己而已。言亦無益。○正義曰。此硜硜者。亦謂磬聲也。徒信己。卽釋斯己二字。言夫子止可自信諸己。人不能知而用之。故不能有益於人。○注。以衣至不爲。○正義曰。爾雅釋水云。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揭者。揭衣也。以衣涉水爲厲。繇膝以下爲揭。繇膝以上爲涉。繇帶以上爲厲。爾雅釋厲字具二義。包用第一義也。鄭注云。由膝以上爲厲。由膝以上與涉同。孫炎注爾雅云。以衣涉水。濡褌也。水但濡褌。卽是由膝以上。卽是以衣涉水。則鄭同包用第一義矣。說文。砅。履石渡水也。引詩深則砅。此當本三家。別一義。亦得通也。詩毛傳云。遭時制宜。如遇水。深則厲。淺則揭矣。後漢書張衡傳。深厲淺揭。隨時爲義。厲揭皆視時所宜。無一定也。注云。必以濟者。謂必以此法濟也。言夫子知世不可而猶爲之。不能適淺深之宜。○注。未知至之道。○正義曰。果與悍同。孫炎爾雅注。果。決之勝也。夫子以荷蕢所言。不知己志而輒譏己。是爲果也。末無。常訓。夫子言天下有道。丘不與易。是其不能忘天下。正以世亂不可以已耳。出處之際。夫子以道爲衡。若但知涉水之厲揭。則亦無所難矣。此正荷蕢不能解夫子之道也。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注孔曰。高宗。殷之中興王武丁也。諒。信也。陰猶默也。正義曰。書云者。伏生大傳說命篇。書曰。高宗梁闇。三年不言。何爲梁闇也。傳曰。高宗居凶廬。三年不言。此之謂梁闇。是此書文在說命篇。禮記喪服四制所引。亦其文也。坊記篇高宗云。三年其惟不言。言乃讙。鄭注。高宗殷王武丁也。名篇在尙書。謂在尙書說命篇也。稱高宗者。說命高宗所作也。江氏聲尙書集注音疏。未據伏傳。遽以此文立高宗。之訓一篇。誤矣。楚語

白公曰。昔殷武丁能聳其德。至于神明。於是乎三年默以思道。卿士患之曰。王言以出令也。若不言。是無所稟令也。武丁於是作書曰。以余王四方。余恐德之不類。茲故不言。如是而又使以象夢求四方之賢聖。得傅說。賈唐云。書。說命也。呂氏春秋重言篇。人主之言。不可不慎。高宗。天子也。卽位諒闇。三年不言。卿大夫恐懼患之。高宗乃言曰。以余一人正四方。余恐言之不類也。茲故不言。皆說命佚文。書無逸云。其在高宗時。舊勞於外。爰暨小人。作其卽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言乃雍。此本說命篇言高宗之事。鄭注此云。諒闇。謂凶廬也。其無逸注云。諒闇轉作梁闇。楣謂之梁。闇謂廬也。又云。三年之禮居倚廬柱楣。注喪服四制云。諒古作梁。楣謂之梁。闇讀如鶉鵪之鵪。闇謂廬也。廬有梁者。所謂柱楣也。如鄭此說。是伏傳作梁用正字。作亮作諒皆叚借。又漢書五行志。何休公羊注。作諒。亦叚借也。闇從音。與陰聲最近。惠氏士奇禮說。葛洪曰。横一木長梁于東墉下著地。以草被之。旣葬。則翦去草以短柱拄起。長梁謂之柱楣。楣亦名梁。旣葬泥之。障以蔽風。是謂古之闇。今之庵也。釋名曰。草圓屋曰蒲。又謂之庵。庵。掩也。所以自覆掩也。蒲草爲屋謂之蒲兵。非庵而何。庵讀爲陰。猶南讀爲任。古今異音。廣雅。庵與廬。皆舍也。倚廬不塗。旣葬塗廬。塗近乎堊。釋名曰。堊。亞也。次也。先泥之。次乃飾以白灰。康成謂堊室者。壘墼爲之。蓋柱楣倚壁爲一偏。壘墼成屋爲兩下。然則旣葬除之。旣練壘之加堊。旣祥又加黝。總謂之廬。故尚書大傳曰。高宗有親喪。居廬三年。此之謂也。唐禮小祥。毀廬爲堊室。堊猶廬也。焉用叚哉。然則大夫居廬。士居堊室。何也。曰。非親且貴者不廬。廬。嚴者也。不言不笑謂之嚴。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非親且貴者乎。言而後事行。及身自執事而後行者。故不廬也。案白虎通喪服篇。所以必居倚廬何。孝子哀不欲聞人之聲。又不欲居故處。居中門之外。倚木爲廬。質反古也。不在門內何。戒不虞故也。故禮閒傳曰。父母之喪。居倚廬。於中門外東牆下戶北面。練居堊室。無飾之室。又曰。天子七日。公諸侯五日。卿大夫三日而服成。居外門內東壁下爲廬。然則廬是倚木爲之。別以一木橫臥於地。以上承所倚之木。卽葛洪所謂下著地者也。孝子於所倚木兩旁出入。或以苫蔽其一旁耳。旣葬。則以短柱。將所橫臥於地之長梁柱起。若爲半屋然。則所謂柱楣者。謂有柱有楣也。梁闇以喪廬稱之。文選閒居賦注。以爲寒涼幽闇之處。此望文爲義。非古訓也。三年者。喪期也。不言者。不言政事也。喪服四制謂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則謂天子諸侯居喪。皆不言矣。四制又云。斬衰之喪。唯而不對。齊衰之喪。對而不言。而自卿大夫以下與賓客之禮。若雜記云。三年之喪。言而不語。對而不問。此所言謂喪事。喪大記喪服四制旣夕記。並謂父母之喪。非喪事不言是也。孟子滕文公篇。文公居定公之喪。五月居廬。未有命戒。五月者。定公葬時也。五月未有命戒。則旣葬後有命戒。此時勢之異。非得已矣。若然。三年不言政事。乃天子居喪之禮。而高宗謂恐德不類。故不言者。自辟孝名而承之以謙也。大傳云。高宗有親喪。居廬三年。然未嘗言國事。而天下無背叛之心者。何也。及其爲大子之時。盡以知天下人民之所好惡。是以雖不言國事也。知天下無背叛之心。由大傳言觀之。高宗深悉民情。當時冢宰。必亦能不失民好惡。故能守禮。不亟言也。子張問何謂者。鄭注檀弓云。時人君無行三年喪之

禮。問有此與。怪之也。則此言何謂。亦是怪而問之。以起夫子之教也。○注。高宗至默也。○正義曰。喪服四制。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王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善之也。曰。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繼世卽位。而慈良於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善之。善之故載之書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殷本紀帝小乙崩。子帝武丁立。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復興。又漢書五行志云。劉向以爲殷道旣衰。高宗承敝而起。盡諒陰之哀。天下應之也。是高宗爲殷之中興王。故孟子言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矣。馬融書注云。亮。信也。陰。默也。爲聽於冢宰。信默而不言。此僞孔所本。楚語言高宗云。於是乎三年。默以思道。此但釋不言之義。其不言在居喪時。故鄭從伏傳作梁闇。解爲喪廬。不用其師說也。

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注馬曰。己百官。以聽於冢宰三年。注孔曰。冢宰。天官卿。佐王治者。三年喪畢。然後王自聽政。正義曰。古之人皆然。謂皆諒闇三年不言也。高宗之先。殷道稍衰。或不能守不言之禮。至高宗慈良於喪。故書載高宗深美之。君薨者。曲禮云。天子死曰崩。諸侯曰薨。鄭注。自上顛壞曰崩。薨。顛壞之聲。說文。薨。公侯卒也。上得兼下。故此文稱君薨也。百官者。衆辭。總己。猶言率己。說文云。總。聚束也。李賢後漢和帝紀注。百官總己之職事。以聽於冢宰是也。白虎通爵篇。所以聽於冢宰三年者何。以爲冢宰職在制國之用。是以由之也。故王制曰。冢宰制國用。案周官云。乃立天官冢宰。使帥其屬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國。是平時邦治掌於冢宰。而因喪攝政。則凡事皆當聽之。白虎通止以財用爲言。於義隘矣。書大傳孔子曰。古者君薨。王世子聽于冢宰三年。不敢服先王之服。履先王之位而聽焉。以民臣之義。則不可一日無君矣。不可一日無君。猶不可一日無天也。以孝子之隱乎。則孝子三年弗居矣。故曰。義者彼也。隱者此也。遠彼而近此。則孝子之道備矣。○注。冢宰至聽政。○正義曰。周官天官目錄云。象天所立之官。冢。大也。宰者。官也。天者。統理萬物。天子立冢宰。使掌邦治。亦所以總御衆官。使不失職。又大宰卿一人。注云。變冢言大。進退異名也。百官總焉。則謂之冢。列職於王。則稱大冢。大之上也。山頂曰冢。又曲禮云。天子建天官先六大。曰大宰。注。此蓋殷時制也。則天官之制。殷周皆同。故此注但云冢宰天官卿。卽據周官釋之矣。三年喪畢。然後聽政者。明喪未畢。君不聽政也。孟子萬章篇。舜相堯。二十有八載。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夫不於堯舜禹始崩之時避政而去。而必俟三年之後。明三年之喪。王世子不言。而皆爲冢宰攝政也。其後如武王崩。周公攝政。亦是此禮。據閔予小子詩序。則嗣王除喪。初朝於廟。而成王此時。尙未能親政。故周公復攝行之。管蔡所以疑周公者。正因成王除喪。猶聽政於周公故也。於禮。天子諸侯在喪。皆自稱子。明子道未終也。白虎通爵篇。春秋傳曰。天子三年。然後稱王者。謂稱王統事發號令也。論語曰云云。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三年除喪。乃卽位統事。踐阼爲主。南面朝臣下。稱王以發號令也。是言喪畢。然後王自聽政也。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注】民莫敢不敬。故易使。正義曰。易象傳云。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春秋繁露立元神云。夫為國。其化莫大於崇本。崇本。則君化若神。不崇本。則君無以兼人。無以兼人。雖峻刑重誅而民不從。是所謂驅國而棄之者也。患孰甚焉。又曰。是故郊祀致敬。共事祖禰。舉顯孝弟。表異孝行。所以奉天本也。秉耒躬耕。採桑親蠶。墾草殖穀。開闢以足衣食。所以奉地本也。立辟廱庠序。修孝悌敬讓。明以教化。感以禮樂。所以奉人本也。三者皆奉。則民如子弟。不敢自專。邦如父母。不待恩而愛。不須嚴而使。

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注】孔曰。敬其身。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注】孔曰。人謂朋友九族。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注】孔曰。病猶難也。正義曰。君子。謂在位者也。修己者。修身也。以敬者。禮無不敬也。安人者。齊家也。安百姓。則治國平天下也。易家人彖傳云。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此安人之義也。凡安人安百姓。皆本於修己以敬。故曰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原壤夷俟。【注】馬曰。原壤。魯人。孔子故舊。夷。踞。俟。待也。踞待孔子。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謂賊。【注】賊謂賊害。以杖叩其脛。【注】孔曰。叩。擊也。脛。腳脛。正義曰。說文。幼。小也。釋名釋長幼。幼。少也。言生日少也。不孫弟者。言事長上不恭順也。無述者。言無德為人所稱述也。案原壤母死。登木而歌。夫子若為弗聞而過之。及此夷俟。乃嚴責之者。母死登木而歌。乃罪惡之大者。當在誅殛之法。非祇以言相責。故惟若弗聞而過之。可全親故也。至此夷俟。不嫌重責。所云不孫弟者。當即指登木而歌之事。所以隱責其不孝也。一寬之。一嚴之。聖人之仁至而義盡也。大戴禮曾子立事篇。少稱不弟焉。恥也。壯稱無德焉。辱也。老稱無禮焉。罪也。與此文略同。○注。原壤至孔子。○正義曰。檀弓云。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椁。是原壤為孔子故舊也。原壤云魯人者。以意言之。夷踞者。夷與蹲同。廣雅釋詁。蹲。踞也。王延壽魯靈光殿賦。卻負戴而蹲跠。蹲跠連文同義。說文。居。蹲也。蹲。居也。段氏玉裁注謂今人居處字。古祇作尻。今人蹲居字。古祇作居。又謂古人跪與坐。皆厀著於席。而跪聳其體。坐下其脾若蹲。則足底著地。而下其脾聳其厀曰蹲。其字亦作竢。原壤夷俟。謂蹲踞而待。不出迎也。段氏此說。即馬義也。爾雅釋詁。竢。待也。竢與俟同。穀梁莊八年傳。俟。待也。此常訓。焦氏循補疏。案法言五百篇。如夷俟倨肆。宋咸注云。皆驕倨之謂。廣雅云。蹲踦戾啓隸踞也。夷俟即是踞肆。俟肆音相近。夷俟猶踦肆與鞠

躬爲匑匑同。鞠躬雙聲也。夷俟疊韻也。案焦說亦通。○注。賊謂賊害。○正義曰。左文十八年傳。毀則爲賊。荀子修身篇。保利非義。謂之至賊。原壤放恣無禮。時人或競倣之。將爲世道害也。○注。叩擊也脛腳脛。○正義曰。說文無叩字。皷下云擊也。卽此義。說文。脛。胻也。胻。脛耑也。釋名釋形體。脛。莖也。直而長。似物莖也。脛是人股之名。此云腳脛者。謂脛之下近腳者也。

闕黨童子將命。注馬曰。闕黨之童子將命者。傳賓主之語出入。或問之曰。益者與。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注童子隅坐無位。成人乃有位。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注包曰。先生。成人也。並行。不差在後。違禮。欲速成人者。則非求益也。

正義曰。荀子儒效篇。仲尼居於闕黨。闕黨之子弟。罔不分有親者。取多孝弟以化之也。闕黨是孔子所居。漢書梅福傳。今仲尼之廟。不出闕里。師古曰。闕里。孔子舊里也。闕里卽闕黨。寰宇記云。孔子家在魯故城中歸德門內。闕里之中。背洙面泗。矍相圃之東北。所謂洙泗之閒也。是也。漢書古今人表作厥黨童子。厥闕聲形相近。未知誰是。其命名之義。不能深究。漢史晨饗孔廟後碑。望見闕觀。此指孔廟之闕觀。漢高帝以大牢祠孔子。當時廟貌用王侯制也。水經泗水注。孔廟東南五百步。有雙石闕。卽靈光之南闕。北餘步卽靈光殿基。二者與闕里無涉。閻氏若璩混三者爲一。非也。說本宋氏翔鳳四書釋地辨證。兗州府志滋陽縣東北一里有闕黨。此出後世傅會。將命者。此童子自爲黨人將命也。或疑爲益者。疑爲求益也。居於位者。居於成人位也。鄭注云。玉藻。無事則立主人之南北面。謂童子侍長者。皆立而不坐。今此童子儼居成人之位。不復面立。與禮異也。皇本命下有矣字。○注。闕黨至出入。○正義曰。據士相見禮。請見用贄。賓主致辭。皆將命者達之。又云。主人曰。某者吾子辱使某見。請還贄於將命者。注。將猶傳也。傳命者。謂擯相也。又賓對曰。某也非敢求見。請還贄於將命者。主人對曰。敢固辭。賓對曰。某不敢以聞。固以請於將命者。是賓主紹介皆稱將命。故鄭以擯相釋之。此注傳賓主之語。亦兼二者而言。○注。童子隅坐無位成人乃有位。○正義曰。隅坐。謂當隅處坐也。檀弓云。曾子寢疾病。童子隅坐而執燭。注。隅坐。不與成人並。疑童子凡坐皆不當位中。與成人異也。注此義亦通。○注。先生至益也。○正義曰。爾雅釋親。男子先生爲兄。後生爲弟。兄既先己而生。故稱先生。注以成人解之者。正以先生先比童子而生。當爲成人也。年十六以上爲成人。曲禮記云。五年以長。則肩隨之。注云。肩隨者。與之並行差退。王制云。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雁行。並言成人之禮。肩隨卽雁行也。若童子。則卽五年之長及兄齒。皆宜隨行。注所云差在後也。今此童子與先生並行。不差在後。用成人之禮。故爲欲速成也。

卷十八　衛靈公第十五

集解　凡四十九章　正義曰。釋文於君子不可小知章後。有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十二字。又鄭注曰。古皆無此章。今皇邢本無此章。則集解本與鄭本異也。但皇邢本祗四十二章。釋文亦止四十二章。今云四十九章。九字誤。當作二。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注孔曰。軍陳行列之法。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注孔曰。俎豆。禮器。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注鄭曰。萬二千五百人爲軍。五百人爲旅。軍旅末事。本未立。不可教以末事。明日遂行。正義曰。說文。敶。列也。今經典多省作陳。釋文作陣。顏氏家訓書證篇謂陣字始見王羲之小學章。則晉時俗體也。俎豆者。朝聘禮所用也。新序五。昔衛靈公問陳。孔子言俎豆。賤兵而重禮也。故春秋曰。善爲國者不師。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乃還。而反乎衛。入主蘧伯玉家。他日。靈公問兵陳。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鴈。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復如陳。夏。衛靈公卒。此事在魯哀二年。孔子去衛。實因靈公問陳之故。其明日。又適遇靈公仰視蜚鴈。故去志益決。論語記夫子去衛之本意。故但及問陳耳。左哀十一年傳。孔文子之將攻大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軍旅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與此事略同。○注。軍陳行列之法。○正義曰。太公六韜。有天陳。地陳。人陳。雲鳥之陳。皆軍行陳列之名。春秋時。諸侯多別制陳法。如鄭有魚麗。魯有支離。楚有荊尸類。皆是。○注。俎豆禮器。○正義曰。說文。俎。禮俎也。從半肉在且上。且。薦也。從几足有二橫。一其下地也。明堂位。俎。有虞氏以梡。夏后氏以嶡。殷以椇。周以房俎。鄭注。梡。斷木爲四足而已。嶡之言蹷也。謂中足爲橫距之象。椇之言枳椇也。謂曲橈之也。房。謂足下跗也。上下兩間。有似於堂房。聶崇義三禮圖。案舊圖云。俎長二尺四寸。廣尺二寸。高一尺。漆兩端赤。中央黑。案俎載牲體。豆盛葅醬及諸濡物。是皆禮器也。○注。萬二至末事。○正義曰。萬二千五百人爲軍。五百人爲旅。邢疏云。皆司馬序官文也。本末猶先後。本者。謂先教民使得所養。知尊君親上之義也。本立。乃教以兵事。則於蒐狩時習之。然後可以卽戎。故軍旅爲末事也。子路篇。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孟子告子下。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

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注孔曰。從者。弟子。興。起也。孔子去衛如曹。曹不容。又之宋。遭匡人之難。又之陳。會吳伐陳。陳亂。故乏食。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注濫。溢也。君子固亦有窮時。但不如小人窮則濫溢爲非。正義曰。說文。糧。穀也。周官廩人注。行道曰糧。謂糒也。止居曰食。

謂米也。詩公劉。乃裹餱糧。是糧爲行食。夫子時在道。故齎糧矣。鄭注云。粻。糧也。本爾雅釋言。陳氏鱣古訓謂古論作糧。鄭所注魯論作粻。義或爾也。皇本作粮。係俗體。荀子宥坐篇。孔子南適楚。厄於陳蔡之閒。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糂。弟子皆有饑色。呂氏春秋愼人篇。孔子窮於陳蔡之閒。七日不嘗粒。藜羹不糝。宰予備矣。高誘注。備當作憊。憊。極也。莊子讓王。韓詩外傳。說苑雜言。並略同。高注呂氏春秋。連引問陳絕糧兩事。當時簡編相連。未有分別。而皇邢本又以明日遂行。屬此節之首。然以僞孔注觀之。兩事既非在一時。則不得合爲一節。而明日遂行。必屬上節無疑矣。君子亦有窮乎者。據天恆理言。君子當蒙福佑。不宜窮也。固窮者。言窮當固守也。尸子曰。守道固窮。則輕王公。荀子宥坐載此事。夫子告子路曰。君子之學。非爲通也。爲窮而不憂。困而意不衰也。知禍福終始。而心不惑也。又云。故君子博學深謀。修身端行。以俟其時。卽言困窮之義。易困象曰。困。剛揜也。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惟君子乎。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致命遂志。此君子所以能困窮也。說文。濫。過差也。引此文作濫。濫濫字異義同。鄭注云。濫。竊也。坊記。小人貧斯約。約斯盜。小人貧必至爲盜。故此注以竊言之。禮器注。濫亦竊盜也。是也。易繫辭傳。困。德之辨也。鄭注。辨。別也。遭困之時。君子固窮。小人窮則濫德。於是別也。○注。與起至乏食。○正義曰。與起。爾雅釋詁文。說文。起。能立也。孔子去衛如曹云云。據世家則在定十四十五兩年。至吳伐陳。陳亂。則在哀元年。世家云。孔子去衛過曹。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適鄭。至陳。主司城貞子家。然則去宋之後。尙有適鄭一節。注不備耳。但由鄭至陳。不由蔡地。與陳蔡之閒之文不合。又在宋遭桓魋之難。與匡人無涉。孔注並誤。世家又云。孔子遷於蔡三歲。吳伐陳。楚救陳。軍于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閒。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所刺者皆中諸侯之疾。今者久留陳蔡之閒。諸大夫所設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國也。來聘孔子。孔子用於楚。則陳蔡大夫用事危矣。於是乃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不得已絕糧。於是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興師迎孔子。然後得免。是絕糧事。在哀公六年。此注不本之。而以爲在哀元年。不知何本。江氏永鄉黨圖考。據世家孔子自陳遷于蔡。是爲陳蔡之閒。在哀四年。其說較確。然世家亦可從。詳先進疏。惟世家言陳蔡大夫合謀圍孔子。故致絕糧。全氏祖望經史問答辨之云。陳事楚。蔡事吳。則讐國矣。安得二國之大夫合謀乎。又云。吳志在滅陳。楚昭至誓死以救之。陳之仗楚何如。感楚何如。而敢圍其所用之人乎。全氏此辨極當。案孟子云。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閒。無上下之交也。先進篇亦云。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明因其時弟子未仕陳蔡。無上下之交。故致困乏耳。此注以爲困亂。亦近臆測。而世家更附會爲陳蔡大夫合謀圍孔子。更非是也。○注。濫溢至爲非。○正義曰。說文云。濫。氾也。水氾濫則至潰溢。杜注左哀五年傳。濫。溢也。是也。不知揣言不似。孟子梁惠王上。孟子云。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爲能。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爲矣。是小人窮則濫溢爲非也。

子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注孔曰。然。謂多學而識之。非與。注孔曰。問今不然。曰。非也。予一以貫之。注善有元。事有會。天下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知其元則衆善舉矣。故不待多學而一知之。正義曰。史記孔子世家言孔子阨於陳蔡。子貢色作。孔子曰。賜。爾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云云。是此節亦絕糧時問答語。阮氏元一貫說。貫。行也。此夫子恐子貢但以多學而識學聖人。而不於行事學聖人也。夫子於曾子則直告之。於子貢則略加問難而出之。卒之告子貢曰。予一以貫之。亦謂壹是皆以行事爲教也。亦卽忠恕之道也。今案夫子言君子博學於文。又自言默而識之。是孔子以多學而識爲貴。故子貢答曰然。然夫子又言文莫吾猶人。躬行君子。未之有得。是聖門之教。行尤爲要。中庸云。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學問思辨。多學而識之也。篤行。一以貫之也。荀子勸學篇。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己。則知明而行無過矣。又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其義則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皆言能行之效也。否則徒博學而不能行。如誦詩三百。而授政。使四方不能達。不能專對。雖多亦奚爲哉。至其所以行之。不外忠恕。故此章與語曾子語相發也。○注。善有至知之。○正義曰。焦氏循補疏。繫辭傳云。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韓康伯注云。少則得。多則惑。塗雖殊。其歸則同。慮雖百。其致不二。苟識其要。不在博求。一以貫之。不慮而盡矣。與何晏說同。易傳言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何氏倒其文爲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則失乎聖人之指。莊子引記曰。通于一而萬事畢。此何韓之說也。夫通於一而萬事畢。是執一之謂也。非一以貫之也。孔子以一貫語曾子。曾子卽發明之云。忠恕而已矣。忠恕者何。成己以成物也。孟子曰。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舜於天下之善。無不從之。是眞一以貫之。以一心而同萬善。所以大也。一貫則爲聖人。執一則爲異端。董子云。夫喜怒哀樂之發。與淸暖寒暑。其實一貫也。四氣者。天與人所同也。天與人一貫。人與己一貫。故一貫者。忠恕也。孔子焉不學。無常師。無可無不可。異端反是。孟子以楊子爲我。墨子兼愛。子莫執中。而不知有當爲我當兼愛之時也。爲楊者必斥墨。爲墨者必斥楊。楊已不能貫墨。墨已不能貫楊。使楊子思兼愛之說不可廢。墨子思爲我之說不可廢。則恕矣。則不執一矣。聖人之道。貫乎爲我兼愛執中者也。執一則人之所知所行。與己不合者。皆屏而斥之。入主出奴。不恕不仁。道日小而害日大矣。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保邦之本也。己所不知。人其舍諸。舉賢之要也。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力學之基也。善與人同。則人之所知所能。皆我之所知所能而無有異。惟事事欲出乎己。則嫉忌之心生。嫉忌之心生。則不與人同。而與人異。執兩端而一貫者。聖人也。執一端而無權者。異端也。記曰。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各有所當何。可以一端概之。史記禮書云。人道經緯萬端。規矩無所不貫。惟孔子無所不貫。以忠恕之道。通天下之志。故無所不知。無所不能。非徒恃乎一己之多學而識也。忠恕者。絜矩也。絜矩者。格物也。物格而後致知。故無不知。由身以達乎家國天下。是一以貫之也。一以

貢之。則天下之知。皆吾之知。天下之能。皆吾之能。何自多之有。自執其多。仍執一矣。案焦說亦是。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注王曰。君子固窮。而子路慍見。故謂之少於知德。正義曰。中庸之德。民所鮮能。故知德者鮮。○注。君子至知德。○正義曰。荀子宥坐載夫子厄於陳蔡。答子路語畢。復曰。居。吾語女。昔者公子重耳霸心生於曹。越王句踐霸心生於會稽。齊桓公小白霸心生於莒。故居不隱者思不遠。身不佚者志不廣。佚與逸同。謂奔竄也。或卽此知德之義。但荀子語稍殿耳。

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注言任官得其人。故無爲而治。正義曰。恭己者。修己以敬也。漢書王子侯表下。饗共己之治。顏注引此文。亦作共己云。共讀曰恭。此所見本異也。正南面者。正君位也。禮中庸云。詩云。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呂氏春秋先己篇。昔者。先聖王成其身而天下成。治其身而天下治。故善響者。不於響。於聲。善影者。不於影。於形。爲天下者。不於天下。於身。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言正諸身也。故反其道而身善矣。行義則人善矣。樂備君道。而百官已治矣。萬民已利矣。三者之成也。在於無爲。無爲之道曰勝天。注。天無爲而化。君能無爲而治。民以無爲勝於天。○注。言任官得其人故無爲而治。○正義曰。注以恭己。固可以德化。然亦因輔佐得人。乃成郅治。此注可補經義。漢書董仲舒傳對策曰。堯在位七十載。迺遜于位。以禪虞舜。堯崩。天下不歸堯子丹朱而歸舜。舜知不可辟。迺卽天子之位。以禹爲相。因堯之輔佐。繼其統業。是以垂拱無爲而天下治。又曰。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救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孔子曰。亡爲而治者。其舜虖。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爲哉。此卽謂舜因堯舊任官得人也。大戴禮主言篇。昔者舜左禹而右臯陶。不下席而天下治。新序雜事三。故王者勞於求人。佚於得賢。舜舉衆賢在位。垂衣裳恭己無爲而天下治。詩卷阿云。伴奐爾游矣。優游爾休矣。鄭箋。伴奐。自縱弛之意也。賢者旣來。王以才官秩之。各任其職。則得伴奐而優游自休息也。孔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恭己正南面而已。言任賢故逸也。並與此注義同。

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注鄭曰。萬二千五百家爲州。五家爲鄰。五鄰爲里。行乎哉。言不可行。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注包曰。衡。軛也。言思念忠信。立則常想見參然在目

前。在輿。則若倚車軛。子張書諸紳。注孔曰。紳。大帶。

正義曰。史記弟子傳。子張從在陳蔡閒。因問行。孔子曰。言忠信云云。是此問亦在絕糧時。翟氏灝考異。以子張時年少爲疑。過矣。篤與竺同。厚也。謂厚愛人也。荀子修身篇。體恭敬而心忠信。術禮義而情愛人。橫行天下。雖困四夷。人莫不貴。又說苑敬愼篇。顏回將西遊。問於孔子曰。何以爲身。孔子曰。恭敬忠信。可以爲身。恭則免於衆。敬則人愛之。忠則人與之。信則人恃之。人所愛。人所恃。必免於患矣。與此文義同。蠻貊者。說文云。蠻。南蠻蛇種。貉。北方豸種。孔子曰。貉之爲言惡也。此貉作貊。係別體。說文所無也。在輿。謂在車中也。戴氏震釋車云。車式較內謂之輿。自注大車名箱。書諸紳者。謂書夫子語於紳也。說文。書。箸也。又序云。箸於竹帛謂之書。趙氏佑溫故錄。據玉藻言帶之制。天子素辟。大夫辟垂。士率下辟。辟讀如埤。卽襞積之襞。率卽綷。謂緶緝也。素辟者。上下皆辟之。大夫止辟其垂者。卽紳也。士辟其垂之末而已。紳之長三尺。則書諸紳。亦刺文於其上與。或曰。紳有囊。盡書而貯之。皇本參下有然字。此誤依注增入。又夫然後行句末有也字。○注。萬二千五百家爲州。○正義曰。弟子傳集解作二千五百家爲州。此有萬字。衍也。周官大司徒。五黨爲州。一黨五百家。五黨是二千五百家。鄭彼注及州長內則注。並云二千五百家爲州。此注亦當同。釋名釋州國云。州。注也。郡國所注仰也。○注。衡軛至車軛。○正義曰。衡之言橫也。謂橫於車前。阮氏元車制圖考說衡與車廣等。長六尺四寸是也。衡兩旁下有曲木。又馬頸謂之軛。衡軛本一物。注以軛釋衡。意尙未晰。皇疏云。參猶森也。森森然備見於己前也。釋文。參。所金反。說文森字注。讀若曾參之參。是參森音同。然參不訓森。皇疏所云。未必卽得注意。朱子集注云。參讀如毋往參焉之參。言與我相參也。王氏引之經義述聞。家大人曰。參字可訓爲直。故墨子經篇曰。參。直也。諸語參於前。謂相直於前也。呂氏春秋有始篇。夏至日行近道。乃參於上。謂直人上也。淮南說山篇。越人學遠射。參天而發。謂直天而發也。自注鄘風柏舟釋文引韓詩曰。直相當也。二說皆視此注爲長。俞氏樾羣經平議。又以參爲厽。玉篇曰。厽。侖書以爲參字。蓋西伯戡黎篇。乃罪多參在上。古字作厽。說文厽部。厽。絫坺土爲牆壁。象形。侖書論語並當作厽。厽之言絫也。言見其積絫於前也。其說亦有理。故附箸之。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注孔曰。衞大夫史鰌。有道無道。行直如矢。言不曲。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注包曰。卷而懷。謂不與時政。柔順不忤於人。

正義曰。韓詩外傳。正直者順道而行。順理而言。公平無私。不爲安肆志。不爲危激行。昔者衞大夫史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數言蘧伯玉之賢。而不能進。彌子瑕不肖。而不能退。爲人臣生不能進賢而退不肖。死不當治喪正堂。殯我於室足矣。衞君問其故。子以父言對。君造然召蘧伯玉而貴之。而退彌子瑕。徙殯於正堂。成禮而後去。生以身諫。死以尸諫。

可謂直矣。此相傳史魚直諫之事。可爲論語此文證也。外傳又云。外寬而內直。自設於隱括之中。直己不直人。善廢而不悒悒。蘧伯玉之行也。是伯玉亦守直道。但不似史魚之直人。不問有道無道。又其出處。深合有道則見。無道則隱之義。視史魚爲更賢。故夫子以君子許之。外傳云。善廢而不悒悒。卽此所云卷而懷之也。儀禮公食大夫禮注。卷。收也。懷與褢同。藏也。下篇懷其寶訓同。卷而懷之。蓋以物喩。唐石經懷之。作褢也。阮氏元校勘記。後漢書周黃徐姜申屠傳序。亦作也。兪氏樾羣經平議。以也字爲是。而訓褢爲歸。引詩匪風皇矣毛傳爲證。亦通。○注。衞大至不曲。○正義曰。鄭注云。史魚。衞大夫。名鰌。君有道無道。行常如矢直不曲也。此僞孔所本。梁氏玉繩人表考寒柱譜。列史鰌在雜人。蓋不得其族系。而閻氏四書釋地又續。以爲史朝之子。高氏姓名考。亦云史魚朝子。並謂卽檀弓之衞大史。柳莊。不知何據。詩大東云。其直如矢。亦以矢行最直。故取爲喩也。顏師古漢書貢禹傳注。如矢。言其壹志。謂志壹於直。不計有道無道。○注。卷而懷。謂不與時政。○正義曰。黃氏式三後案曰。左傳襄公十四年。孫林父逐其君衎。二十六年寗喜弑其君剽。蘧伯玉身遭其變。近關再出。或以伯玉爲無此事。而左氏爲誣。或以左氏有此事。而伯玉爲非。左氏信史也。伯玉賢大夫也。爲此說者。豈通論哉。孔子之再主伯玉家也。據史記在衞靈將卒之時。事在哀公二年。距襄公之十四年。年六十有七。則孫氏搆禍。伯玉年少。而名德既著。物望攸歸。孫氏奸雄。意欲收拾人心。藉以爲重。卒能進退裕如。全身遠害。此明哲之知幾也。逮夫衎奔剽立。孫寗專國。伯玉當此無道。必已卷而懷之矣。惟其卷而懷之。寗喜亦聽其從近關出也。伯玉之答孫林父曰。君制其國。誰敢奸之。大義已懍懍矣。其答寗喜則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是出與入。皆可付之不聞矣。包子良謂其不與時政者。是也。潘氏德輿養一齋集曰。卷而懷之。殆未仕也。與夫獻公之暴。所謂邦無道時也。觀史魚之進伯玉。知伯玉始固未嘗進矣。又曰。未仕而國之卿大夫訪之。重其賢也。案黃潘二說義同。竊以伯玉年少時已仕。及見獻公無道。乃更不仕。故難作得從近關出也。不與時政。卽是避位而去。若但以爲始未嘗仕。尙未盡然。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正義曰。皇本。唐石經。宋十行本。岳珂本。考文引古本。足利本。高麗本。不與下無之字。後漢安帝紀引亦無之字。中論貴言篇。君子必貴其言。貴其言。則尊其身。尊其身。則重其道。重其道。所以立其教。言費則身賤。身賤則道輕。道輕則教廢。故君子非其人。則弗與之言。又曰。故君子之與人言也。使辭足以達其智慮之所至。事足以合其情之所安。弗過其任而強牽制也。苟過其任而強牽制。則將昏瞀委滯。而從疑君子以爲欺我也。不則曰吾聞知矣。非故也。明偏而示之以幽。弗能照也。聽寡而告之以微。弗能察也。故孔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夫君子之於言也。所致貴也。雖有夏后之璜。商湯之驥。弗與易也。今以施諸俗士。以爲志誣而弗貴聽也。不亦辱己而傷道乎。是以君子將與人

語大本之源。而談性義之極者。必先度其心志。本其器量。視其銳氣。察其墮衰。然後唱焉以觀其和。導焉以觀其隨。隨和之徵。發乎音聲。形乎視聽。著乎顏色。動乎身體。然後可以發啟而步遠。功察而治微。於是乎闓張以致之。因來以進之。審諭以明之。雜稱以廣之。立準以正之。疏頌以理之。疾而勿迫。徐而勿失。雜而勿結。放而勿逸。欲其自得之也。故大禹善治水。而君子善導人。導人必因其性。治水必因其勢。是以功無敗。而言無弃也。荀卿曰。禮恭然後可與言道之致。有爭氣者勿與辨也。孔子曰。惟君子然後能貴其言。貴其色。小人能乎哉。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注孔曰。無求生以害仁。死而後成仁。則志士仁人。不愛其身也。正義曰。志士者。孟子滕文公篇。志士不忘在溝壑。趙岐注。志士。守義者也。俞氏樾平議。謂志士卽知士。與仁人爲知仁並舉。其說亦通。害仁。唐石經作害人。文選曹植贈徐幹詩注。太平御覽四百十九亦引作人。皆從唐石經而誤也。張栻解人莫不重於其生也。君子亦何以異於人哉。然以害仁。則不敢以求生。以成仁。則殺身而不避。蓋其死有重於生故也。夫仁者。人之所以生者也。苟虧其所以生者。則其生也。亦何爲哉。曾子所謂得正而斃者。正此義也。焦氏循雕菰樓文集云。殺身成仁。解者引比干之諫。夷齊之餓。固矣。然殺身不必盡刀鋸鼎鑊也。舜勤衆事而野死。冥勤其官而水死。爲民禦大災。捍大患。所謂仁也。以死勤事。卽是殺身成仁。苟自愛其身。則禹不胼胝。顏色不黧黑。竅氣不塞。足不偏枯。而水不平。民生不遂。田賦不能成。卽是不能成仁。則爲求生以害仁也。管仲不死。而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是成仁不必殺身。夫聖賢之死不死。審乎仁不仁。非謂仁必死也。非謂死則仁也。

子貢問爲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注孔曰。言工以利器爲用。人以賢友爲助。正義曰。爲仁者。爲猶行也。利其器。漢書梅福傳。作厲其器。惠氏棟九經古義。以利爲古論。馮氏登府異文考證。以厲爲魯論。二字訓義略同也。言居是邦。則在夫子周遊時。曾子制言下。凡行不義。則吾不事。不仁。則吾不長。奉相仁義。則吾與之聚羣。荀子哀公篇。所謂庸人者。不知選賢人善士。託其身焉。以爲己憂。然則所事所友。皆己德行之助。可資以砥厲。故宜愼選之也。皇疏云。大夫貴故云事。士賤故云友也。大夫言賢。士言仁。互言之也。案皇本仁者下有也字。

顏淵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注據見萬物之生。以爲四時之始。取其易知。正義曰。爲邦者。謂繼周而王。以何道治邦也。呂氏春秋察今篇。故治國無法則亂。守法而弗變則悖。悖亂不可以持國。世易時移。變法宜矣。譬之若良醫。病萬變。藥亦萬變。病變而藥弗變。嚮之壽民。今爲殤子矣。故凡舉事必循法。

以動變法者。因時而化。若此論。則無彊務矣。夫不敢議法者。衆庶也。以死守者。有司也。因時變法者。賢主也。呂覽此言。正顏子問爲邦之意。干寶易雜卦注。弟子問政者數矣。而夫子不與言三代損益。以非其任也。回則備言王者之佐。伊尹之人也。故夫子及之焉。○注。據見至易知。○正義曰。見萬物之生。謂建寅月也。白虎通三正篇。正朔有三何。本天有三統。謂三微之月也。明王者當奉順而成之。故受命各統一正也。敬始重本也。三微者。何謂也。陽氣始施。黃泉萬物。動發而未著也。十一月之時。陽氣始養根株。黃泉之下。萬物皆赤。赤者。盛陽之氣也。故周爲天正。色尙赤也。十二月之時。萬物始牙而白。白者陰氣。故殷爲地正。色尙白也。十三月之時。萬物始達。孚甲而出。皆黑。人得加功。故夏爲人正。色尙黑。尙書大傳曰。夏以孟春月爲正。殷以季冬月爲正。周以仲冬月爲正。夏以十三月爲正。色尙黑。以平旦爲朔。殷以十二月爲正。色尙白。以雞鳴爲朔。周以十一月爲正。色尙赤。以夜半爲朔。三正之相承。若順連環也。孔子承周之弊。行夏之時。知繼十一月正者。當用十三月也。周書周月解。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其在商湯。用師于夏。除民之災。順天革命。改正朔。變服殊號。一文一質。示不相沿。以建丑之月爲正。易民之視。亦越我周王。致伐于商。改正異械。以垂三統。至于敬授民時。巡守祭享。猶自夏焉。是謂周月。以紀于政。據周書此言。是周亦用夏時。乾鑿度云。天氣三微而成一著。夏時萬物始達。雖微而已著。故白虎通以爲人得加功也。禮鄉飮酒義。春之爲言蠢也。產萬物者。聖也。周月解。凡四時成歲。有春夏秋冬。各有孟仲季。以名十二月。萬物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天地之正。四時之極。不易之道。是春主生物。爲四時始。寅月爲孟春。夏時用之。民旣便於施功。故易得知之也。

乘殷之輅。注馬曰。殷車曰大輅。左傳曰。大輅越席。昭其儉也。

正義曰。釋文。輅。本亦作路。說文。輅。車輅前橫木也。段注引應劭說。謂以木當胸以輓車者卽此。又謂車名。本字自作路。案釋名釋車。天子所乘曰路。路亦車也。謂之路者。言行于道路也。是路爲車名。爾雅釋詁舍人注。路。車之大也。此引申之義。○注。殷車至儉也。○正義曰。禮明堂位。鸞車。有虞氏之輅也。鉤車。夏后氏之輅也。大輅。殷輅也。乘輅。周輅也。是歷代車制不同。名亦各異。此注殷車曰大輅。卽據明堂位別之。鄭彼注云。鸞車。有鸞和也。鉤車。有曲輿者也。大路。木路也。乘路。玉路也。案周官巾車言王五路。木路居末。最質。故知殷大路。是木路也。鄭注巾車。謂玉路。以玉飾諸末。金路。以金飾諸末。象路。以象飾諸末。革路。鞔之以革。而漆之無他飾。至木路則不鞔以革。漆之而已。是木路最質。故亦稱素車也。郊特牲大路繁纓一就。先路三就。次路五就。疏云。殷則有三路。其世猶質。故以少質爲先。如疏所言。是殷有三路。論語此文。當得兼之。引左傳者。桓二年文服虔云。大路木路。是據殷禮言之。越席者。結草爲席。置大路中以爲藉也。亦尙質之意。

服周之冕。注包曰。冕。禮冠。周之禮文而備。取其黈纊塞耳。不任視聽。

注。冕禮至視聽。○正義曰。注有脫文。當云取其垂旒蔽明。黈纊塞耳。不任視聽也。大戴禮子張問入官篇。古者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黈纊塞耳。所以弇聽也。盧辯注禮緯含文嘉。以懸纊垂旒。爲閑姦聲。弇亂色。令不惑

視聽。則瑱纊之設。兼此二事也。孔氏廣森補注。玉篇曰。黈。黃色也。紞。綿也。以綿爲充耳。垂冕兩旁。其下綴玉。謂之瑱。懸紞之纊謂之紞。天子玄紞。諸侯黃。大夫青。士素。今案纊紞一字。注言此者。欲言冕制之會。亦文備之一端也。宋書禮志。周監二代。典制詳密。弁師掌六冕。司服掌六服。設擬等差。各有其序。周之祭冕。繅采備飾。故夫子曰。服周之冕。以盡美稱之。樂則韶舞。注韶。舜樂也。盡善盡美。故取之。正義曰。俞氏樾羣經平議。舞當讀爲武。周官鄉大夫五曰興舞。論語八佾。馬注引作興武。莊十年左傳經文。以蔡侯獻舞歸。穀梁作獻武。皆古人舞武通用之證。樂則韶舞者。則之言法也。言樂當取法韶武也。子於四代之樂。獨於韶武有盡美之論。雖盡善未盡善。微有低昂。然尙論古樂。韶之後卽及武。而夏殷之樂不與焉。可知孔子之有取於武矣。夏時。殷輅。周冕。皆以時代先後爲次。若韶舞專指舜樂。則當首及之。惟韶武非一代之樂。故列於後。且時言夏。輅言殷。冕言周。而韶舞不言虞。則非止舜樂明矣。案俞說是也。孔子世家言孔子絃歌詩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韶武並言。皆孔子所取也。武爲周一代之樂。合文武周公所作樂名之。說詳八佾疏。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注孔曰。鄭聲。佞人。亦俱能惑人心。與雅樂賢人同。而使人淫亂危殆。故當放遠之。正義曰。放者。罷廢之也。樂記云。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是四國皆有淫聲。此獨云鄭聲者。亦舉甚言之。五經異義魯論說鄭國之俗有溱洧之水。男女聚會。謳歌相感。故云鄭聲淫。左傳說煩手淫聲謂之鄭聲者。言煩手躑躅之聲。使淫過矣。謹案鄭詩二十一篇。說婦人十九矣。故鄭聲淫也。案白虎通禮樂篇。樂尙雅何。雅者。古正也。所以遠鄭聲也。孔子曰。鄭聲淫何。鄭國土地民人。山居谷汲。男女錯雜。爲鄭聲以相悅懌。又漢書禮樂志云。桑閒濮上。鄭衛宋趙之聲並出。內則致疾損壽。外則亂政傷民。庶民以爲利。列國以相間。皆以鄭聲爲鄭國之聲。與魯論說同。其煩手淫聲謂之鄭聲。乃左傳別一義。服虔解誼據之。不與魯論同也。又魯論舉溱洧一詩。以爲鄭俗多淫之證。非謂鄭詩皆是如此。許氏錯會此旨。舉鄭詩而悉被以淫名。自後遂以鄭詩混入鄭聲。而謂夫子不當取淫詩。又以序所云刺時刺亂者。改爲刺淫。則皆許君之一言誤之矣。樂記云。世亂則禮慝而樂淫。是故其聲哀而不莊。樂而不安。慢易以犯節。流湎以忘本。廣則容姦。狹則思欲。感條暢之氣。而滅平和之德。是以君子賤之也。周官大司樂。凡建國禁其淫聲。過聲。凶聲。慢聲。注。淫聲。若鄭衛也。淫聲爲建國所宜禁。故此言爲邦亦放之矣。白虎通誅伐篇。佞人當誅何。爲其亂善行。傾覆國政。韓詩內傳曰。孔子爲魯司寇。先誅少正卯。謂佞道已行。亂國政也。佞道未行。章明遠之而已。論語曰。遠佞人。公羊莊十一年。齊人執鄭詹。書甚佞也。何注。孔子曰。放鄭聲。遠佞人。罪未成者。伯當討之而已。與白虎通義合。通鑑孝元帝紀引荀悅曰。子曰。遠佞人。非但不用而已。乃遠而絕之。隔塞其源。戒之極也。○注。鄭聲至遠之。○正義曰。鄭聲與雅樂同。佞人與賢人同。是其能惑人也。惑於鄭聲則思淫亂。惑於佞人則當危殆。下篇子曰。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

利口卽佞人。二者皆似是而非。故易惑人也。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注王曰。君子當思患而預防之。正義曰。皇本人下有而字。張栻解慮之不遠。其憂卽至。故曰近憂。○注。君子當思患而預防之。○正義曰。邢疏云。此易旣濟象辭也。案繫辭云。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荀子大略篇。先事慮事。先患慮患。先事慮事謂之接。接則事優成。先患慮患謂之豫。豫則禍不生。事至而後慮者謂之後。後則事不舉。患至而後慮者謂之困。困則禍不可禦。又仲尼篇。智者之舉事也。滿則慮嗛。平則慮險。安則慮危。曲重其豫。猶恐及其禍。是以百舉而不陷也。皆言人宜遠慮也。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正義曰。皇本無乎字。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注孔曰。柳下惠。展禽也。知賢而不舉。是爲竊位。正義曰。文選陶徵士誄注引鄭注云。柳下惠。魯大夫展禽。食采柳下。諡曰惠。太平御覽四百二引鄭注。柳下惠。魯士師展禽也。其邑名柳下。諡曰惠。文小異。左僖二十六年疏。魯語展禽對臧文仲云。獲聞之。是其人氏展。名獲。字禽。柳下爲邑名者。柳下若桑中荻下之類。其地今不可考。閻氏若璩四書釋地說。國策顏斶言秦攻齊。令有敢去柳下季壟五十步而樵採者。死不赦。古人多葬於食邑。壟所在。卽邑所在。則柳下自當在齊南魯北。二國接壤處。昔爲魯地。後爲齊有也。惠爲諡者。列女傳。柳下惠死。門人將誄之。妻曰。夫子之諡。宜爲惠乎。門人從以爲諡。是惠爲諡也。高誘淮南說林訓注。柳下惠。魯大夫。家有大柳樹。行惠德。因號柳下惠。一曰柳下邑。趙岐孟子公孫丑篇注。亦云柳下。是其號也。以柳下爲號。與晉陶潛自稱五柳先生同。疑未必然。至惠之爲諡。明見列女傳。而亦以爲生前之號。均與鄭異義。非也。又高誘謂柳下惠爲無駭之子。亦不知所本。柳下惠爲士師。見下微子篇。不與立者。邢疏云。不稱舉與立於朝廷也。方氏觀旭偶記。展喜犒齊師。使受命於展禽。正臧孫辰爲政之時。見內傳。展禽譏文仲祀爰居。文仲曰。是吾過也。季子之言。不可不法也。使書之以爲三筴。見外傳。並是文仲知柳下惠之證。李氏惇羣經識小。案臧氏世爲司寇。文仲當己爲之。或爲司空而兼司寇也。柳下惠爲士師。正其屬官。無容不知。此與文子同升事。正作一反照。○注。知賢而不舉。是爲竊位。○正義曰。竊如盜竊之竊。言竊居其位。不讓進賢能也。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注孔曰。責己厚。責人薄。所以遠怨咎。正義曰。春秋繁露仁義法篇。以

仁治人。義治我。躬自厚而薄責於外。此之謂也。且論己見之而人不察曰。君子攻其惡。不攻人之惡。非仁之寬與。自攻其惡。非義之全與。此之謂仁造人。義造我。何以異乎。故自稱其惡謂之情。稱人之惡謂之賊。求諸己謂之厚。求諸人謂之薄。自責以備謂之明。責人以備謂之惑。呂氏春秋舉難篇。故君子責人則以人。自責則以義。責人以人則易足。易足則得人。自責以義則難為非。難為非則行飾。故任天地而有餘。不肖者則不然。責人則以義。自責則以人。責人以義則難贍。難贍則失親。自責以人則易為。易為則行苟。故天下之大而不容也。身取危。國取亡焉。此桀紂幽厲之行也。中論脩本篇。孔子之制春秋也。詳內而略外。急己而寬人。故於魯也。小惡必書。於衆國也。大惡始筆。夫見人而不自見者謂之矇。聞人而不自聞者謂之聵。慮人而不自慮者謂之瞀。故明莫大乎自見。聰莫大乎自聞。睿莫大乎自慮。

子曰。不曰如之何。【注】孔曰。不曰如之何者。猶言不曰奈是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注】孔曰。如之何者。言禍難已成。吾亦無如之何。正義曰。春秋繁露執贄篇。子曰。人而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莫如之何也矣。故匿病者不得良醫。羞問者聖人去之。以為遠功而近有災。此以如之何為問人之辭。凡稱何如是也。朱子集注云。如之何如之何者。熟思而審處之辭也。不如是而妄行。雖聖人亦無如之何矣。此以如之何。為心自審度。亦通。荀子大略篇。天子即位。上卿進曰。如之何。憂之長也。憂長。即審度之義。○注。如之何者禍難已成。○正義曰。陸賈新語辨惑篇。故孔子遭君暗臣亂。衆邪在位。政道隔於王家。仁義閉於公門。故作公陵之歌。傷無權力於世。大化絕而不通。道德私而不用。故曰。無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夫言道因權而立。德因勢而行。不在其位者。則無以齊其政。不操其柄者。則無以制其剛。此論語家舊說。指世亂言之。僞孔所云禍難已成。似即竊取此義。然曰無如之何者。亦統兩如之何為一句。非如僞孔橫分兩句也。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注】鄭曰。小慧謂小小之才知。難矣哉。言終無成。正義曰。此章是夫子家塾之戒。說文云。羣。輩也。羣居。謂同來學共居者也。夫子言人羣居。當以善道相切磋。不可以非義小慧相誘引也。釋文。慧音惠。皇本作惠。注同。此依魯論改。不知鄭君定讀已作慧也。考文引古本作惠。即指皇本。文選陳琳檄吳將校部曲文注。太平御覽人事部引。並作慧。○注。小慧謂小小之才知。○正義曰。說文。慧。儇也。史記索隱。慧。智也。左成十八年傳。周子有兄而無慧。杜注。蓋世所謂白癡。則慧為有才知之稱。戴氏望注云。小慧。為小辨慧也。哀公欲舉小辨以觀於政。孔子曰。不可。社稷之主愛日。案戴說即鄭義。釋文引注。更云魯讀慧為惠。今從古作慧者。古論魯論用假借字作惠也。馮氏登府異文考證。案晉語巧文辯惠則賢。惠即慧。後漢孔融傳。將不早惠乎。注。惠作慧。列子穆王篇。秦人逢氏有子少而惠。陸璣弔魏武文。

知惠不能去其惡。並與慧同。

子曰。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注鄭曰。義以爲質謂操行。孫以出之謂言語。正義曰。釋文云。義以爲質。一本作君子義以爲質。鄭本略同。翟氏灝考異。孝經三才章疏引此文。無君子二字。臧氏琳經義雜記。以有者爲衍是也。義以爲實者。義者。宜也。人行事所宜也。禮運云。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講信修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故聖人之所以治人七情。修十義。講信修睦。尙辭讓。去爭奪。舍禮何以治之。又云。其居人也曰養。其行之以貨力辭讓飲食冠昏喪祭射御朝聘。注。養當爲義字之誤也。是凡禮皆以行義也。禮尙辭讓。去爭奪。故孫以出之。信者。申也。言以相申束。使不相違背。故信以成之。稱君子者。言其人有士大夫之行。可爲法則也。○注。義以至言語。○正義曰。禮器注。質猶性也。荀子臣道注。質。體也。操者。持也。守也。義本於心之裁度。而要以制事。故注以操行言之。出謂出諸口。鄭以行禮己是孫讓。故辭孫以出之爲言語也。詩云。愼爾出話。無不柔嘉。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注包曰。君子之人。但病無聖人之道。不病人之不己知。正義曰。憲問篇。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義同。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注疾猶病也。正義曰。沒世猶沒身也。史記孔子世家。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以此爲孔子作春秋時語。亦安國舊說。中論考僞篇。貴名乃所以貴實也。張栻論語解。有是實則有是名。名者。所以命其實也。終其身而無實之可名。君子疾諸。非謂求名於人也。錢氏大昕養新錄。孔子贊易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孝經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於論語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又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聖人以名立教。未嘗惡人之好名也。孟子曰。令聞廣譽施於身。令聞廣譽。非名而何。唯聲聞過情。斯君子恥之耳。道家以無爲宗。故曰聖人無名。又曰無智名。無勇功。又以伯夷死名。與盜跖死利並言。此悖道傷教之言。儒者所弗道。○注。疾猶病也。○正義曰。法言問神篇。君子病沒世而無名。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注君子責己。小人責人。正義曰。禮中庸云。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又云。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鄭注引此文說之。中論貴驗篇。子思曰。事自名也。聲自呼也。貌自眩也。物自處也。人自官也。無非自己者。故怨人之謂壅。怨己之謂通。通也知所悔。

蓋也猶所誤。○注。君子責己小人責人。○正義曰。求訓責。亦引申之義。禮大學云。君子有諸己。而後求諸人。謂先責諸己也。若小人則藏身不恕。而卽欲喻諸人。故但責人。孟子所謂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者也。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注包曰。矜。矜莊也。羣而不黨。注孔曰。黨。助也。君子雖衆。不相私助。義之與比。正義曰。矜易於爭。羣易於黨。故君子絕之。劉氏宗周論語學案。矜者。斬斬自持。不爭。則非絕物矣。羣者。油油與人。不黨。則非徇物矣。此君子持世之準也。○注。矜矜莊也。○正義曰。呂覽重言注。矜。嚴也。嚴莊義同。○注。黨助至與比。○正義曰。黨訓助者。引申之義。義之與比。言與人以義相親比也。

子曰。君子不以言擧人。注包曰。有言者。不必有德。故不可以言擧人也。不以人廢言。注王曰。不可以無德而廢善言。正義曰。禮文王世子云。凡語于郊者。必取賢斂才焉。或以德進。或以事擧。或以言揚。揚如揚于王廷之揚。蓋先揚之而後考其德事。乃進用之也。書舜典云。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彼是考績之法。亦在試以功效。不專侍言。故管子明法解云。明主之擇賢人也。言勇者試之以軍。言智者試之以官。試於軍而有功者則擧之。試於官而事治者則用之。故以戰功之事定勇怯。以官職之治定愚智。故勇怯愚智之見也。如白黑之分。亂主則不然。聽言而不試。故妄言者得用。觀此。是古擧人之術。皆不以言可知。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注言己之所惡。勿加施於人。正義曰。一言謂一字。春秋左氏疏引易云。伏羲作十言之教曰。乾坤震巽坎離艮兌消息。韓非子說林下。齊人曰。臣請三言而已。曰海大魚。又古人稱所著書若數萬言。數十萬言。及詩體四言五言七言。並以一字爲一言也。皇本行下無之字。人下有也字。○注。言己之所惡勿加施於人。○正義曰。皇本無此注。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注包曰。所譽者。輒試以事。不虛譽而已。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注馬曰。三代。夏殷周。用民如此。無所阿私。所以云直道而行。正義曰。集注云。毀者。稱人之惡而損其眞。譽者。揚人之善而過其實。包氏愼言溫故錄。斯民兩語。正申明上文所試句。如與而同。以。用也。言我之於人。無毀無譽。而或有所譽。稱揚稍過者。以斯人皆可獎進。而入於善之人。往古之成效可覩也。蓋斯民卽三代之民。三代用此民直道而行。而人皆競勸於善。安在今之不可與爲善哉。其有所試。謂三代已嘗試之。非謂身

試之也。漢書藝文志儒家敘略云。孔子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唐虞之隆。殷周之盛。仲尼之業。
已試之效也。後漢書班彪傳。彪上議曰。國以簡賢爲務。賢以孝行爲先。孔子曰。吾親孝。故忠可
移於君。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鍛鍊之人。持心近薄。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者。在所以磨之故也。
章懷注云。彪引之者。言三代選賢。皆磨礪選錄然後用之。合此二文。校其語意。則上文所云如有
所譽。是卽直道也。直者。無私曲之謂。如有所譽。似偏於厚。而究其磨礪誘掖之意。非爲私曲。
故曰直道。所謂畬畬宜從長也。班固景帝贊曰。孔子稱斯民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信哉。周秦之敝。
罔密文峻。而姦軌不勝。漢興。掃除煩苛。與民休息。至於孝文。加之以恭儉。孝景遵業。五六十
載之閒。至於移風易俗。黎民醇厚。周言成康。漢言文景。美矣。此贊以孔子之言證漢事。言秦人
以刻薄敗民。而民俗益敝。至漢文景。務率民於寬厚。能容人過。而治迹蒸蒸日上。是直道本厚意
而行之者也。案論衡率性篇。傳曰。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紂之民。可比屋而誅。斯民也。三
代所以直道而行也。聖主之民如彼。惡主之民如此。竟在化。不在性也。此亦謂堯舜以德化民。卽
是直道而行。異於桀紂之暴虐。此與包君所引證。若合符也。皇本人下無也字。所作可。○注。所
譽者輒試以事不虛譽而已。○正義曰。漢書薛宣傳。谷永薦宣疏。以宣爲御史中丞。舉錯皆當。○如
有所用。必有所試。謂譽而用之也。以試爲夫子身試。與包注同。亦可通。○注。用民至而行。○
正義曰。無所阿私。謂無所阿比。以私意毀譽人也。劉氏逢祿述何篇。
春秋不虛美。不隱惡。褒貶予奪。悉本三代之法。無虛加之辭也。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注包曰。古之良史。於書字有
疑則闕之。以待知者。有馬不能調良。則借人乘習之。孔子自謂及見其人如此。至今無有矣。言此者。以俗多穿鑿。

正義曰。毛詩抑傳。借。假也。亦常訓。唐石經。史下無之字。皇本今下有則字。朱子集注本。矣
誤已。○注。古之至穿鑿。○正義曰。宋氏翔鳳發微云。周禮保氏教之六藝。四曰五馭。五曰六書。
御與書同在六藝。皆國子之所當教。故孔子言執御。又言正名。言雅言。所以教門弟子者。與天子
諸侯之設官。無以異也。史籀爲周宣王時太史。作大篆十五篇。周禮。內史掌達書名于四方。亦太
史之屬。漢律。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爲尚書御史史
書令史。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史書令史者。爲掌史書之令史。專以正書字爲職。故曰史書。
曰史篇。皆謂書字掌於太史。而保氏以教。班氏藝文志云。古制。書必同文。不知則闕。問諸故老。
至於衰世。是非無正。人用其私。故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今亡矣夫。蓋傷其寖不正。其引
論語史之闕文。卽上子路篇。不知蓋闕同義。志又言史籀篇。周官教學童者也。見論語之史。若漢
代史書史篇之類。而不必爲紀言紀事之成書也。許氏說文解字敘云。詭更正文。鄉壁虛造不可知之書。
以燿於世。與班氏言衰世之弊同。孔子之所歎。許氏又云。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言。必遵修舊文
而不穿鑿。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今亡矣夫。蓋非其不知而不問。人用己私。是非無正。巧說

衰辭。使天下學者疑。蓋文字者。經藝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後。後人所以識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賾而不可亂也。班許用家之言。若出一塗。故論語包注云云。凡有馬而借人乘習。則皆期於善御。亦六藝之一。弟子之事。而保氏之所教也。五馭之目。爲鳴和鑾。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乘之者。習此者也。有一定之法。非可人用其私。故車能同軌。六書之目。爲指事。象形。諧聲。會意。轉注。假借。闕文者。所不知者也。有一定之法。非可詭更正文。故書能同文。案宋說史闕文之義。至爲詳確。其謂有馬借人乘之。爲五馭之法。尤補注義。荀子禮論篇。故大路之馬。必倍至教順。然後乘之。所以養安也。注。倍至。謂倍加精至也。則有馬須借人乘之。乃得教順。此學御之事。夫子時。六藝之學將廢。故俗多穿鑿。不免自以爲是也。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注孔曰。巧言利口。則亂德義。小不忍則亂大謀。正義曰。吳氏嘉賓論語說。先王有不忍人之政。然非小不忍之謂也。故曰。惟仁者能愛人。能惡人。苟不忍於惡一人。則將有亂大謀者矣。聖人之所惡。常在於似是而非者。巧言亂德。所謂惡佞足以亂義也。小不忍。則亂仁。或曰。必有忍。其乃有濟。若後世所謂能有所忍以就大事者。不知此狙詐之術。雖於聖人之辭若可通。竊以爲非也。案漢書李尋傳。執乾剛之德。勉彊大誼。絕小不忍。外戚傳。夫小不忍則亂大謀。恩之所不能已。義之所割也。二傳文皆如吳說。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注王曰。或衆阿黨比周。或其人特立不羣。故好惡不可不察也。正義曰。潛夫論潛歎篇云。孔子曰。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故聖人之施舍也。不必任衆。亦不必專己。必察彼己之所爲。而度之以義。或舍人取己。故舉無遺失。而政無廢減也。或君則不然。己有所愛。則因以斷正。不稽於衆。不謀於心。苟眩於愛。惟言是從。此政之所以敗亂。而士之所以放佚者也。又管子明法解。亂主不察臣之功勞。譽衆者則賞之。不審其罪過。毀衆者則罰之。如此者。則邪臣無功而得賞。忠臣無罪而有罰。又云。如此則慤愿之人失其職。而廉潔之吏失其治。故明法曰。官之失其治也。是主以譽爲賞。而以毀爲罰也。案潛夫論引衆好句在衆惡前。宋葛洪涉史隨筆，王氏論語辨惑。羅隱兩同書眞僞章。司馬溫公論選舉狀議貢舉狀。王臨川答段縫書。亦先好後惡。風俗通義正失篇。好均作善。亦衆善句在前。即王注。疑亦如此。俞氏樾平議以爲傳寫誤倒。或有然也。○注。或衆至察也。○正義曰。或衆阿黨比周。所以衆好。或其人特立不羣。所以衆惡。梁書劉孝綽傳。孤特。則積毀所歸。比周。則積譽斯信。即本王注。故亦引論語說之。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注王曰。才大者道隨大。才小者道隨小。故不能弘人。正義曰。皇本弘人下有也字。○

注。王曰至弘人。○正義曰。皇本不言王肅曰。則何晏等義也。道隨才爲大小。故人能自大其道。卽可極仁聖之詣。而非道可以弘人。故行之不著。習矣不察。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則仍不免爲衆。中庸記所云。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卽此意也。漢書董仲舒傳。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下引此文。又禮樂志載平當說衰微之學。興廢在人。亦引此文。義皆可證。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正義曰。韓詩外傳三。孔子曰。過而改之。是不過也。當本此文而反言之。穀梁僖二十年傳。過而不改。又之是謂之過。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正義曰。思者。思其所學也。然思之不達。而一於思。反爲無益。故曰思而不學則殆。大戴禮勸學篇。孔子曰。吾嘗終日而思矣。不如須臾之所學也。略本此文。賈子新書修政語上。湯曰。學聖王之道者。譬其如日。靜思而獨居。譬其若火。夫舍學聖之道而靜居獨思。譬其若去日之明於庭。而就火之光於室也。然可以小見。而不可以大知。是故明君而君子貴尚學道。而賤下獨思也。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注鄭曰。餒。餓也。言人雖念耕而不學。故飢餓。學則得祿。雖不耕而不餒。此勸人學。正義曰。潛夫論讚學篇。引耕也餒在其中三句。連上吾嘗終日不食爲一章。當時簡編相聯。未分別也。耕者。說文云。犂也。謂以牛犂田也。○注。餒餓至人學。○正義曰。段本說文。餒。飢也。此常訓。念耕者。念猶思也。本非所習而思爲之。故曰念耕。古者四民各習其業。自非有秀異者。不升於學。春秋時。士之爲學者。多不得祿。故趨於異業。而習耕者衆。觀於樊遲以學稼學圃爲請。而長沮桀溺荷蓧丈人之類。雖隱於耕。而皆不免謀食之意。則知當時學者。以謀食爲亟。而謀道之心。或不專矣。夫子示人以君子當謀之道。學當得祿之理。而耕或不免餒。學則可以得祿。所以誘掖人於學。而凡爲君子者。當自勉矣。鄭謂念耕而不學。謂士之爲農者。但務農而不爲學也。旣不學。不可得祿。故或遇凶歉。而不免於餒。是兩失之矣。若夫農務於耕。自習其業。安得擬以謀食責之。潛夫論釋難篇。釋此文云。君子勞心。小人勞力。故孔子所稱。謂君子爾。誼與鄭同。夫耕原於謀食。謀食卽不得不憂貧。君子志其大者遠者。但憂謀道之無得於己。而豈口腹身家之圖所能易其志哉。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注包曰。知能及治其官。而仁不能守。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注包曰。不嚴以涖之。則民不敬從其上。知

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注】王曰。動必以禮然後善。正義曰。此章十一之字。包注指位言。但於動之句不可通。毛氏奇齡賸言補。指民言。知足以及民。即知臨爲大君之宜。案知及之。謂政令條教。足以及民也。仁不能守之。謂不能以仁守之。仁字置句首。與知及之配儷成文耳。大戴禮武王踐阼篇。師尙父曰。且臣聞之。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十世。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是言凡得民者。皆當以仁守之也。孟子離婁篇。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此文得之失之。即謂得民失民也。莊以涖之者。涖。臨也。見毛詩采芑傳。說文。竦。臨也。即涖本字。皇本作莅。又涖或體。莊以涖之。謂威儀也。左氏傳北宮文子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又曰。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皆言臨民當莊之儀。動之以禮。謂以禮感動於民。使行之也。荀子王霸篇。上莫不致愛其下。而制之以禮。上之於下。如保赤子。政令制度。所以接下之人。百姓有不理者。如豪末。則雖孤獨鰥寡。必不加焉。故下之親上。歡如父母。可殺而不可使不順。君臣上下。貴賤長幼。至于庶人。莫不以是爲隆正。然後皆內自省。以謹於分。此動之以禮。爲治之善也。○注。知能至失之。○正義曰。後漢書劉梁傳。孔子曰。智之難也。有臧武仲之智。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而不順。施而不恕矣。蓋善其知義。譏其違道也。下文又云。患之所在。非徒在智之不及。又在及而違之者矣。故曰。智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也。此引論語以證武仲之失位。由於不順不恕。不順不恕。即是不仁。與包義正合。易繫辭傳。何以守位。曰仁。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注】王曰。君子之道深遠。不可以小了知而可大受。小人之道淺近。可以小了知而不可大受也。正義曰。集注云。知。我知之也。受。彼所受也。淮南子主術訓。是故有大略者。不可責以捷巧。有小智者。不可任以大功。人有其才。物有其形。有任一而太重。或任百而尙輕。是故審豪釐之計者。必遺天下之大數。不失小物之選者。惑於大數之舉。譬猶狸之不可使搏牛。虎之不可使搏鼠也。○注。王曰至受也。○正義曰。皇本無王肅曰。則何晏等義也。了者。無餘之辭。君子所知。皆深遠之道。不可以小了之也。小人祇知淺近。故可以小了知。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注】馬曰。水火及仁。皆民所仰而生者。仁最爲甚。水火。吾見蹈

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注馬曰。蹈水火。或時殺人。蹈仁。未嘗殺人。正義曰。說文云。蹈。踐也。惠氏棟周易述。仁乃乾之初生之道。故未見蹈仁而死。極其變。知求仁得仁。殺身成仁。乃全而歸之之義。不可言死。O注。水火至爲甚。O正義曰。孟子告子篇。民非水火不生活。是水火爲民所仰而生也。仰者。望也。鄭注云。甚於水火。於仁最急也。同馬義。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注孔曰。當行仁之事。不復讓於師。言行仁急。正義曰。此章是夫子示門人語。蓋事師之禮。必請命而後行。獨當仁。則宜急行。故告以不讓於師之道。恐以展轉諉人生死也。O注。當行至仁急。O正義曰。說文。當。田相值也。人於事值有當行仁者。不復讓於師。所謂聞斯行之也。春秋繁露竹林篇。論楚子反詩宋平事云。今子反往視宋。聞人相食。大驚而哀之。不意之至於此也。是以心駭目動而違常禮。禮者。庶於仁文質而成體者也。今使人相食。大失其仁。安著其禮。方救其質。奚恤其文。故曰。當仁不讓。此之謂也。彼言子反不讓於君。與此義略同。故引文說之。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注孔曰。貞正。諒信也。君子之人正其道耳。言不必小信。注。貞正至小信。O正義曰。易彖傳。貞。正也。此當訓。君子以義制事。咸合正道。而不必爲小信之行。何異孫十一經問對。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亮與諒同。孔子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又曰。君子貞而不諒。諒者。信而不篤之謂。君子所以不亮者。非惡乎信。惡乎執也。故孟子又曰。所惡執一者。爲其賊道也。焦氏循孟子正義。論語云。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蓋好信不好學。則執一而不知變通。遂至於賊道。君子貞而不諒。正惡其執一而蔽於賊也。友諒兼友多聞。多聞由於好學。則不至於賊。案上篇夫子答子貢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孟子離婁下。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義所在。言必信，即此注所云小信也。亦即諒也。漢書王貢等傳贊。貞而不諒。薛方近之。顏注云。薛方志避亂朝。詭引巢許爲喩。近此義也。亦言不必信之證。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注孔曰。先盡力而後食祿。正義曰。敬者。自急敕也。禮表記云。子曰。事君軍旅不辟難。朝廷不辭賤。處其位而不履其事。則亂也。故君使其臣。得志則愼慮而從之。否則孰慮而從之。終事而退。臣之厚也。是言事君當敬其事也。檀弓云。仕而未有祿者。可見當時人臣居位。有不得祿。然苟去位則可。若在位而但計及食祿。不復敬君之事。則大不可。朱子集注云。後與後獲之後同。儒行曰。先勞而後祿。亦此意。郡齋讀書志載蜀石經。作敬其事而後食其祿。是依注文妄增。

子曰。有教無類。注馬曰。言人所在見教。無有種類。注。言人所在見教無有種類。O正義曰。說文云。類。種類相似。唯犬爲甚。故其字從犬。皇疏云。

人乃有貴賤。同宜資教。不可以其種類庶鄙。而不教之也。教之則善。本無類也。呂氏春秋勸學篇。故師之教也。不爭輕重尊卑貧富。而爭於道。其人苟可。其事無不可。

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正義曰。吳氏嘉賓說。孟子曰。伯夷伊尹柳下惠。三子者不同道。道者。志之所趨舍。如出處語默之類。雖同於爲善。而有不同。其是非得失。皆自知之。不能相爲謀也。案孟子又言君子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歸潔其身。道也。而遠近去不去。行各不同。則不能相爲謀也。史記伯夷列傳。引此文云。亦各從其志也。卽孟子不同道之說。顏注以天道人道爲言。失其旨矣。老莊申韓列傳。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道不同不相爲謀。豈謂是耶。亦以老子之學。與儒不同。未可厚非也。若夫與時偕行。無可無不可。夫子之謂集大成。安有所謂不相謀哉。不相謀者。道之本能。相爲謀者。聖人之用。後世儒者。擧一廢百。始有異同之見。而自以爲是。互相攻擊。旣非聖人覆幬持載之量。亦大昧乎不相爲謀之旨。

子曰。辭達而已矣。注孔曰。凡事莫過於實。辭達則足矣。不煩文豔之辭。注。凡事至之辭。○正義曰。辭皆言事。而事自有實。不煩文豔以過於實。故但貴辭達則足也。儀禮聘禮記。辭無常。孫而說。辭多則史。少則不達。辭苟足以達。義之至也。是辭不貴多。亦不貴少。皆取達意而止。錢氏大昕潛研堂文集。據聘記辭此文。以爲論語亦是聘辭。則不若此注言凡事得兼擧也。

師冕見。注孔曰。師。樂人。盲者。名冕。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注孔曰。歷告以坐中人姓字所在處。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注馬曰。相。導也。正義曰。趙氏佑溫故錄。禮。迎客於門。每門必讓。降等之客。則於門內。此師冕見。當先有坐客。則第俟諸階。故紀從階始。案趙說是也。但師冕來見。必亦有扶工者。入門之後。當立堂下。故此及階及席。夫子若爲扶工者。一一詔告之。又告以某某在斯者。令師冕知之。得與爲禮也。禮少儀云。其未有燭而有後至者。則以在者告。道瞽亦然。注。爲其不見。意欲知之也。師冕見云云。正瞽無目。恆如日闇。故道示之。亦如無燭時也。○注。歷告以坐中人姓字所在處。○正義曰。廣雅釋詁。某。名也。言以某名其人也。此歷擧姓字亦云某者。坐中非止一人。夫子本以姓字告之。記者不能盡述。故重言某以括之。姓字釋某。所在處釋在斯。○注。相導也。○正義曰。相導。爾雅釋詁文。鄭注云。相。扶也。扶導義同。周官。眡瞭凡樂事相瞽。注。相。扶工。

卷十九　季氏第十六

集解　凡十四章

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注】孔曰。顓臾。伏羲之後。風姓之國。本魯之附庸。當時臣屬魯。季氏貪其土地。欲滅而取之。冉有與季路爲季氏臣。來告孔子。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注】孔曰。冉求爲季氏宰。相其室。爲之聚斂。故孔子獨疑求。教之。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注】孔曰。使主祭蒙山。且在邦域之中矣。【注】孔曰。魯七百里之封。顓臾爲附庸。在其域中。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爲。【注】孔曰。已屬魯爲社稷之臣。何用滅之爲。

正義曰。季氏謂康子。說文云。伐。擊也。從人持戈。左莊二十九年傳。凡師有鐘鼓曰伐。季氏欲伐顓臾。二子知其謀。因見孔子告之。皇疏引蔡謨曰。冉有季路。並以王佐之姿。處彼相之任。豈有不諫季孫以成其惡。所以同其謀者。將有以也。量己揆勢。不能制其悖心於外。順其意以告夫子。實欲致大聖之言以救斯弊。是以夫子發明大義。以酬來感。宏舉治體。自救時難。斯乃聖賢同符。相爲表裏者也。集注引洪氏曰。二子仕於季氏。凡季氏所欲爲。必以告於夫子。則因夫子之言而救止者。宜亦多矣。伐顓臾之事。不見於經傳。其以夫子之言而止也與。無乃爾是過與。是猶寔也。說見王氏經傳釋詞。邦域者。周禮大宰注。邦。疆國之境。釋名釋州國。邦。封也。封有功於是也。釋文云。邦。或作封。蓋二字音義同。漢書王莽傳。封域之中。即邦域也。惠氏棟謂依孔注。邦當作封。然孔云七百里之封。乃釋邦爲封。非孔本作封。惠氏誤也。陳氏鱣又謂下文邦內。鄭作封內。明此邦域。亦當爲封域。然釋文於此。但云或作封。邦域義通。不必舍正本。用或本矣。說文云。或。邦也。从口从戈以守一。一。地也。域。或又从土。漢書賈誼傳注。域。界局也。是域即所封之界也。何以伐爲。與何以文爲。同一句法。皇本作何以爲伐也。○注。顓臾至取之。○正義曰。左僖二十一年傳。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大皞與有濟之祀。杜注。大皞。伏羲。四國。伏羲之後。故主其祀。附庸者。鄭注王制云。小城曰附庸。附庸者。以國事附於大國。未能以其名通也。案庸與墉同。詩以作爾庸。謂以作爾城也。顓臾爲魯附庸。故得稱臣。詩閟宮箋云。附庸。則不得專臣也。是謂附庸得自立國。繼世雖稱臣。不得專之矣。趙氏佑溫故錄。詩云。錫之山川。土田附庸。魯屬國之邦域者多矣。自向爲莒入宿。被宋遷郳。與魯世相仇殺。魯又滅項。取須句。取邿。取鄟。取鄫。取卞。皆附庸而不克保。魯之不字小亦甚矣。獨顓臾爲幸存。非其事大謹職。何能至于今不貳。故曰社稷

之臣。○注。使主祭蒙山。○正義曰。左傳言顓臾司有濟之祀。司者。主也。濟與東蒙。顓臾並主其祀。左傳論語。各舉其一耳。蒙山卽東蒙山。在魯東。故云。胡氏渭禹貢錐指。蒙山在今蒙陰縣南四十里。西南接費縣界。漢志。蒙陰縣有蒙山祠。顓臾國在山下。後魏志。新泰縣有蒙山。劉芳徐州記。蒙山高四十里。長六十九里。西北接新泰縣界。元和志。蒙山在新泰縣東八十八里。費縣西北八十里。東蒙山在費縣西北七十五里。是謂蒙與東蒙。爲二山也。齊乘曰。龜山在今費縣西北七十里。蒙山在龜山東。二山連屬。長八十里。禹貢之蒙。論語之東蒙。正此蒙山也。後人惑於東蒙之說。遂誤以龜山當蒙山。蒙山爲東蒙。而隱沒龜山之本名。故今定正之。邑人公鼐論曰。蒙山高峯數處。俗以在東者爲東蒙。中央者爲雲蒙。在西北爲龜蒙。其實一山。龜山自在新泰。亦非卽龜蒙峯也。蔣氏廷錫尙書地理今釋。蒙山在今山東青州府蒙陰縣南八里。西南接兗州費縣界。延袤一百餘里。今案蔣說。以蒙陰縣南八里諸山。爲卽蒙山。蓋統山之羣阜言之。與胡氏蒙陰縣南四十里。說異而實同也。蒙陰今屬沂州府。○注。魯七百里之封顓臾爲附庸在其域中。○正義曰。孟子云。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解者謂此周初之制。其後成王用周公之法制。廣大邦國之竟。故周官大司徒言公方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先鄭注。以爲附庸在內。後鄭則以附庸不在其中。明堂位云。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注云。上公之封。地方五百里。加魯以四等之附庸方百里者二十四。幷五五二十五。積四十九。開方之。得七百里。是魯七百里。包有附庸。僞孔此注。用後鄭義也。大司徒注又云。凡諸侯爲牧正帥長及有德者。乃有附庸。爲有祿者當取焉。公無附庸。侯附庸九同。伯附庸七同。子附庸五同。男附庸三同。進則取焉。退則歸焉。魯於周法不得有附庸。故言錫之也。地方七百里者。包附庸。以大言之也。附庸二十四。言得兼此四等矣。賈疏云。凡有功進地。侯受公地。附庸九同。伯受侯地。附庸七同。子受伯地。附庸五同。男受子地。附庸三同。魯本五百里。四面各加百里。四五二十。卽二十同。四角又各百里。爲四同。故附庸二十四。魯兼侯伯子男四等之附庸。以開方知之也。

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注孔曰。歸咎於季氏。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顚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注馬曰。周任。古之良史。言當陳其才力。度己所任。以就其位。不能則當止。包曰。言輔相人者。當能持危扶顚。若不能。何用相爲。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注馬曰。柙。檻也。櫝。匱也。失虎毀玉。豈非典守之過邪。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注馬曰。固謂城郭完堅兵甲利也。費。季氏邑。今不取。後世必爲

子孫憂。正義曰。陳力二句。是周任語。危而不持云云。則夫子設譬以曉之。止謂去位也。危者。行傾側也。顚者。失隊也。說文。持。握也。扶。佐也。集注云。相。瞽者之相也。此
言瞽者將有危顚。則須相者扶持之。漢書陳球傳。傾危不持。焉用彼相邪。正本此文。矣與邪同。
王氏經傳釋詞謂此矣字。與乎同義是也。虎兕皆獸名。爾雅釋獸。兕似牛。郭注。一角。青色。重
千斤。說文。兕。如野牛而青。兕古文從儿。周官囿人職。掌囿游之獸。禁牧百獸。注。養獸以宴
樂視之。禁者。其蕃衞也。案蕃與藩同。蕃衞。即此所云柙也。龜謂守龜。龜人掌之。玉謂命圭。典
瑞掌之。皇本出下毀下無於字。釋文。匣。戶甲反。本今作柙。漢書文三王傳引。亦作匣。顓臾與
費相近。閻氏釋地又續謂相距僅七十里。樊廷枚釋地補引兗州府志。故顓臾城。距古費城六十五里。
是顓臾近費也。後世必爲子孫憂。釋文本無後世字。引或本有之。馮氏考證謂後漢臧宮傳注引。亦
無後世字。○注。周任古之良史。○正義曰。左隱六年。昭五年。皆引周任說。不言爲史官。馬此
注。當別有所本。杜預云。周大夫路史注。商太史。江氏永羣經補義。疑即書盤庚遲任。不知然否。
○注。柙檻也。○正義曰。說文。柙。檻也。藏虎兕也。從木甲聲。義本論語。○注。固謂城郭完
堅兵甲利也。○正義曰。周官掌固云。掌脩城郭溝池樹渠之固。序官注云。固。國所依阻者也。國曰固。野曰險。此注兼兵甲言者。引申之義。孔子曰。求。君子疾夫。
注孔曰。疾如女之言。○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注孔曰。舍其貪利之說。而更作他辭。是所疾也。丘也
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注孔曰。國。諸侯。家。卿大夫。不患
土地人民之寡少。患政理之不均平。憂不能安民耳。民安則國富。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注包
曰。政教均平則不貧矣。上下和同。不患寡矣。小大安寧。不傾危矣。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
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正義曰。皇本而必下有更字。寡者。民多流亡也。均者。言班爵祿。制田里。皆均平也。左傳。子產言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
自是以衰。春秋繁露度制篇。孔子曰。君子不盡利以遺民。故君子仕則不稼。田則不漁。食時不力
珍。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又云。孔子曰。不患貧而患不均。故有所積重。則有所空虛矣。大富
則驕。大貧則憂。憂則爲盜。驕則爲暴。此衆人之情也。聖者則于衆人之情。見亂之所從生。故其
制人道而差上下也。使富者足以示貴。而不至于驕。貧者足以養生。而不至于憂。以此爲度而調均
之。是以財不匱而上下相安。故易治也。案繁露引不患貧而患不均。魏書張普惠傳同。蓋貧由於不
均。故下文言均無貧。論語本錯綜其文。而繁露則依義引之。故不同也。和無寡者。言既均平。則
上下和協。民皆思歸也。脩文德者。脩謂加治之。文德謂文治之德。所以別征伐爲武事也。周語云。
有不祭。則脩意。有不祀。則脩言。有不享。則脩文。有不貢。則脩名。有不王。則脩德。序成而

有不至則脩刑。於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告不王。於是乎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辭而又不至。則又增脩於德。無勤民於遠。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周語此文。卽謂遠人不服。宜脩文德之事。來謂召來之也。趙岐孟子章指引作懷之。懷亦來也。安之者。施以養教之術。使之各遂其生也。

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注孔曰。民有異心曰分。欲去曰崩。不可會聚曰離析。而謀動干戈於邦內。注孔曰。干。楯也。戈。戟也。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注鄭曰。蕭之言肅也。牆謂屏也。君臣相見之禮。致屏而加肅敬焉。是以謂之蕭牆。後季氏家臣陽虎。果囚季桓子。

正義曰。閻氏釋地又續。徐文長謂顓臾在邦域中。非遠人。當以淮夷徐戎當之。余亦不謂然。淮夷徐戎並輿。乃伯禽之時。非哀公也。考哀公元年冬伐邾。二年春伐邾。三年冬圍邾。六年冬伐邾。七年秋伐邾。遂入之。以邾子益來。八年夏。以吳將伐我。乃歸邾子。遠人似卽謂邾。或曰。魯擊柝聞於邾。相距僅七十六里。何以爲遠。曰。敵國則遠人矣。邦分崩離析。謂四分公室。季氏取二。孟孫叔孫各一。此時賦用益繁。誅求無藝。上下相猜。將不能守其邦也。釋文。邦內。鄭本作封內。不在顓臾。或作不在於顓臾。翟氏考證唐石經亦有於字。阮氏校勘記曰。隸釋載漢石經殘字。而在下有於字。云盍毛包周無於。宋本而在下亦有於字。陳氏鱣曰。高麗本上句有於字。與釋文合。下句無於字。從包周本也。牆。漢石經作牆。下篇辟諸宮牆。亦作牆。脩華嶽碑。牆屋傾亜。皆叚牆爲牆。方氏觀旭偶記。俗解以蕭牆之內。爲季氏之家。不知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則蕭牆惟人君有耳。卿大夫以下。但得設帷薄。管仲僭禮旅樹。禮記不言自管仲始。可見管仲之後。諸國卿大夫。無有效之僭者。季氏之家。安得有此。竊謂斯時哀公欲去三桓。季氏實爲隱憂。又以出甲墮都之後。雖有費邑。難爲臧紇之防。孫林父之戚。可藉以逆命。君臣既已有隙。一旦難作。卽效意如之請。請囚於費而無可提。又畏顓臾世爲魯臣。與魯犄角以逼己。惟有謀伐顓臾。克之。則如武子之取卞。以爲己有而益其彊。不克。則魯師實已勞憊於外。勢不能使有司討己以干戈。憂在內者攻彊。乃田常伐吳之故智。此後所爲。正不可知。所謂內變將作者也。然則蕭牆之內何人。魯哀公耳。不敢斥君。故婉言之。若曰季孫非憂顓臾而伐顓臾。實憂魯君疑己。而將爲不臣。所以伐顓臾耳。此夫子誅奸人之心。而抑其邪逆之謀也。案方說是也。漢書五行志。成帝建始三年。未央殿中地震。谷永曰。地震蕭牆之內。是蕭牆。當指人君。○注。干。楯也。戈。戟也。○正義曰。爾雅釋言。干。扞也。孫炎注。干盾自蔽扞。方言。盾。自關而東。或謂之瞂。或謂之干。關西謂之盾。廣雅釋器。干瞂。櫓盾也。楯與盾同。干盾瞂櫓。皆一物異名。方言又云。戟。楚謂之釨。凡戟而無刃。秦晉之閒謂之釨。或謂之鏔。吳揚之閒謂之戈。東齊。秦晉之閒。謂其大者曰鏝胡。其曲者。謂之鉤釨

鏝胡。郭注。釪。取名於鉤釪也。鉤釪鏝胡。卽今雞鳴鉤釪戟也。說文。戟。有枝兵也。戈。平頭戟也。據方言。是戈爲戟之異稱。據說文。則戈亦戟類。故此注以戟訓戈。○注。蕭之至桓子。○正義曰。說文云。蕭。艾蒿也。蕭牆義無取此。故鄭訓蕭爲肅。釋名釋宮室。蕭牆在門內。蕭。肅也。臣將入於此。自肅敬之處也。亦同鄭義。說文。牆。垣蔽也。屏亦短垣。所以障蔽內外。故亦稱蕭牆。陽虎囚季桓子。在定公八年。而二子事季。則在哀公十一年。後鄭氏此言。未得其實。宜乎方氏之易其義也。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正義曰。禮記中庸云。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不敢作禮樂焉。孟子盡心下云。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則禮樂征伐。皆宜自天子出。白虎通考黜篇。禮說九錫。車馬。衣服。樂則。朱戶。納陛。虎賁。鈇鉞。弓矢。秬鬯。皆隨其德可行而賜。能安民者賜車馬。能富民者賜衣服。能和民者賜樂則。民衆多者賜朱戶。能進善者賜納陛。能退惡者賜虎賁。能誅有罪者賜鈇鉞。能征不義者賜弓矢。孝道備者賜秬鬯。故王制曰。賜之弓矢。然後專殺。又曰。賜圭瓚。然後爲鬯。未賜者。資鬯於天子。禮。天子賜侯氏車服路。先設路下四亞之。又曰。諸公奉篋服。王制曰。天子賜諸侯樂則。以柷將之。詩曰。君子來朝。何錫與之。雖無與之。路車乘馬。又何與之。玄袞及黼。書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朱戶納陛虎賁者。皆與之制度。而鈇鉞弓矢玉瓚。皆與之物。各因其宜也。按此謂九命。惟天子有賜諸侯。始得用之。故曰九命作伯。其諸侯自有之禮樂。及尋常刑賞。施之國中。亦由天子制定爲法。故曰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白虎通誅伐篇。諸侯之義。非天子之命。不得動衆起兵。誅不義者。所以彊幹弱枝。尊天子。卑諸侯也。是諸侯雖有征伐。亦須天子之命。蓋禮樂征伐。皆黜陟之大權。所以褒賢誅不肖。天子之所獨操之者也。此惟治世則然。故曰。天下有道。及無道之時。上替者必下陵。禮樂征伐。不待天子賜命。而諸侯亂擅行之。或更國有異政。僭上無等。雖極覇彊。要爲無道之天下矣。

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注】孔曰。希。少也。周幽王爲犬戎所殺。平王東遷。周始微弱。諸侯自作禮樂。專行征伐。始於隱公。至昭公十世。失政。死於乾侯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注】孔曰。季文子初得政。至桓子五世。爲家臣陽虎所囚。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注】馬曰。陪。重也。謂家臣陽虎爲季氏家臣。至虎三世而出奔齊。正義曰。云蓋十世者。蓋是大略之辭。下五世三世不言蓋。統上而省文也。劉氏逢祿述何篇。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何也。曰。齊自僖公小霸。桓公合諸侯。歷孝昭懿惠頃靈莊景。凡十世。而陳氏專國。晉自獻公啓疆。歷惠懷文而代齊霸。襄靈成景厲悼平昭頃。而公族復爲彊臣所滅。凡十世。魯自隱公僭禮樂。滅極。至昭公出奔。凡十世。曰自大夫出。

五世希不失。猶驗於三桓。而齊陳氏。晉三家。終於竊國。何也。曰。陳氏三家。皆異姓公侯之後。其本國亡。故復其始也。曰陪臣執國命。若南蒯公山弗擾陽虎。皆及身失之。而云三世希失。何也。曰。計其同惡相連。故爲三世也。案十世五世三世。皆約略言之。故有及世而未失者。亦有未及世而失者。運有遲速。終於失之。匪惟人事。抑天道矣。馮氏李驊春秋三變說隱桓以下。政在諸侯。僖文以下。政在大夫。定哀以下。政在陪臣。當其初。會盟征伐。皆國君主之。隱十年。翬帥師會四國伐宋也。則貶而去族。桓十一年。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折也。亦貶而去族。權猶不遽下移也。僖十九年。大夫爲翟泉之盟以伐鄭。則諱不書公。文二年垂隴盟。書士穀。十五年。以上軍下軍入蔡。書郤缺。而大夫始專矣。侵陘至成二年。鞌之戰。魯以四帥帥師。而三家之勢張。襄十六年。溴梁之會。晉直以大夫主盟。而無君之勢成。于是物極必反。上行下效。諸侯專天子。大夫專諸侯。家臣專大夫。宋樂祁有陳寅。鄭罕達有許瑕。齊陳恆有陳豹。衛孔悝有渾良夫。晉趙鞅有董安于。魯仲孫有公斂處父。而莫狡且彊于季孫之陽虎。以公伐鄭。而實意在惡季孟于鄰國。盟公周社。而實意在詛三桓于國人。夫子于定八年。特書盜竊寶玉大弓。所以治陪臣也。春秋上治諸侯。中治大夫。下治陪臣。至目之曰盜。充其類以盡其義。諸侯大夫。一言以蔽之耳。顧氏棟高春秋大事表。春秋之中葉。討伐無書公者。政自大夫出也。定公之初。伐齊。反書公者。陪臣執國命。而欲假公以與大夫抗也。哀公之世。征伐盟會無書公者。大夫復張。已專其利。而以危難之事陷其君也。馮氏景解舂集。孔子不言禮樂征伐。自陪臣出。而曰執國命。其辭信。其義精。蔡氏蒙引。仍以禮樂征伐爲國命者。非也。家臣雖專政。無行禮樂征伐之事。禮樂征伐。必交乎四鄰。而國命不出境。陪臣執之云者。猶彊叛抗辱主。第相鬨於門之內而已矣。○注。周幽至侯矣。○正義曰。鄭注云。亦謂幽王之後也。平王東遷。政始微弱。諸侯始專征伐。此僞孔所襲。周本紀。幽王嬖褒姒。生伯服。幽王欲廢太子。太子母。申侯女而爲后。幽王得褒姒。欲廢申后。幷去太子。用褒姒爲后。以其子伯服爲太子。申侯怒。乃與繒西夷犬戎。共攻幽王。遂殺幽王驪山下。於是諸侯乃卽申侯。而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是爲平王也。漢書地理志。平王東居洛邑。於是王室之尊。與諸侯無異。是平王東遷。周始微弱也。隱公名息姑。惠公之子。魯世家。魯孝公二十五年。犬戎殺幽王。二十七年。孝公卒。子弗湟立。是爲惠公。惠公立於平王之世。而春秋託始隱公。可知平王東遷之始。諸侯猶守王命。至隱公時。禮樂征伐。乃出自諸侯也。僞孔以十世失政。專據魯事言之。自隱後歷桓莊閔僖文宣成襄昭爲十世也。乾侯。晉地。昭二十五年。伐季氏不克。孫於齊。後如晉。居乾侯。三十二年卒於乾侯。○注。季文至所囚○正義曰。定五年左傳九月乙亥。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由桓逆推至五世。知爲文子始專政也。○注。陪重至奔齊。○正義曰。說文。陪。重土也。引申爲凡加益之義。廣雅釋詁。陪。臣也。韋昭楚語注。臣之臣爲陪。曲禮。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自稱曰陪臣某。是諸侯大夫於天子爲陪臣。則諸侯大夫家臣。亦於諸侯爲陪臣矣。陽虎之先。爲季氏臣。未有所證。或馬據論語以意言之。但注陽虎虎字疑誤。嘗謂陽虎之先。則一人也。

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注孔曰。制之由

君。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注孔曰。無所非議。正義曰。說文。議。語也。廣雅釋詁。議。謀也。詩北山。或出入風議。是謀論政事爲議也。方氏觀旭偶記云。議者。圖議國政。僞云私議君上之得失。則庶人傳語。正是先王之制。王者斟酌焉。而事行不悖。豈得謂非有道。蓋庶人有凡民有府史胥徒之屬。凡民可以傳語。府史胥徒不嘗與謀國政。況有道之時。野無遺賢。俊傑在位。王公論道經邦。自不下資於庶人之微。春秋傳齊定姜曰。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也。鄭子國曰。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爲戮矣。冉有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並言古之正法。若曹劌論戰事。足見魯卿大夫之已鄙。重人告伯宗。足見晉卿大夫之無學。口口口口口口口鄙人論政而曹國亡。俱是無道之時。庶人之議。得聞於世者也。○注。制之由君。○正義曰。君。統天子諸侯言之。政制自上臣下奉而行之。所謂君令臣共、者也。若夫桓文啓霸。政柄未移。雖禮樂征伐。出自諸侯。而考其世運。猶可稱有道矣。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注鄭曰。言此之時。魯定公之初。魯自東門襄仲殺文公之子赤而立宣公。於是政在大夫。爵祿不從君出。至定公爲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注孔曰。文子。武子。悼子。平子。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注孔曰。三桓。謂仲孫。叔孫。季孫。三卿皆出桓公。故曰三桓也。仲孫氏改其氏稱孟氏。至哀公皆衰。正義曰。爾雅釋訓。逮。及也。說文同。又云。隶。及也。隸。及也。音義並同。○注。言此至世矣。○正義曰。鄭知夫子此言在定公初者。以下文政逮大夫四世。又言三桓子孫微。是在定公五年陽虎作難之時。故知爲定公初也。毛氏奇齡稽求篇。據春秋昭二十五年。叔孫舍如宋。宋樂祁曰。魯君必出。政在季氏三世矣。魯君喪政四公矣。至三十二年。公薨乾侯。史墨對趙簡子曰。季友有大功於魯。受費以爲上卿。至于文子武子。世增其業。魯文公薨。而東門襄仲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政。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兩人所言四公。上自文薨以後。下及昭終之年。宣成襄昭。細指四世。其不云五世者。樂祁與史墨言此在昭公時。子所言在定公時。多一世也。故史記魯世家云。文公卒。襄仲立宣公。魯由此公室卑。三桓彊。而漢食貨志云。魯自文公以後。祿去公室。政在大夫。則是文公以後。爲宣成襄昭定五世。案毛氏此言。足以證明鄭義。春秋繁露玉林篇。文公不能服喪。不時奉祭。飼序以不三年。又以喪取。取于大夫以卑宗廟。亂其羣祖以逆先公。小善無一。而大惡四五。故諸侯弗予盟命。大夫弗爲使。是惡惡之徵。不臣之效也。出傳于外。入奪于內。無位之君也。孔子曰。政逮于大夫四世矣。蓋自文公以來之謂也。案董氏以季文子始仕。在文公時。文公出傳入奪。固已自啓其釁。故至宣公。祿去公室。繁露此言。與鄭意似異而實同也。左文十八年傳。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仲見于齊侯而請之。齊侯許之。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公羊傳作子赤。是惡即赤。此其事也。祿謂百官之俸。注爵祿連言者。謂有爵而

後有祿也。祭統云。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于太廟。示不敢專也。故祭之日一獻。君降立於阼階之南。南鄉。所命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再拜稽首。受書以歸。而舍奠于其廟。此爵賞之施也。今魯政在大夫。爵祿人皆不由君出。則用舍之權。俱是大夫主之可知。○注。孔曰文子武子悼子平子。○正義曰。皇本此注作鄭曰。左氏傳言魯文公薨而政在季氏。季氏者。文子也。宣十八年傳。欲去三桓以張公室。成十六年傳。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于是乎成。並指文子。江氏永羣經補義。專政者。東門遂。輔之者。季孫行父。襄仲死。逐子家者。文子也。觀傳所載齊姜成婦等事。行父亦專橫矣。故專政當自文子始。昭二十五年。宋樂祁曰。政在季氏三世矣。杜注。三世。文子武子平子。孔疏云。不數悼子者。悼子未爲卿而卒。不執魯政。故不數也。十二年傳曰。季悼子之卒也。叔孫昭子以再命爲卿。卿必再命。乃得經書名氏。七年三月。經書叔孫婼如齊涖盟。其年十一月。季孫宿卒。是悼子先武子而卒。平子以孫繼祖也。此疏甚確。當以文子武子平子桓子爲四世。案江氏是也。閻氏若璩毛氏奇齡馮氏景李氏惇方氏觀旭說並同。閻氏又引孔子世家言季武子卒。平子代立。亦一證。○注。三桓至皆衰。○正義曰。禮郊特牲注云。三桓。魯桓公之子。莊公之弟。公子慶父。公子牙。公子友。此注所云仲孫。則慶父之後。又稱爲孟氏也。叔孫卽公子牙之後。季孫卽公子友之後。方氏觀旭偶記曰。四世。是季文至桓。惟是宣公時。孟叔二家。與季文子共事。孟則慶父之曾孫獻子蔑。蔑生莊子速。速生孝伯羯。羯生僖子貜。貜生懿子何忌。與季桓子同時。叔則牙之孫莊叔得臣。得臣生宣伯僑如穆叔豹。豹生昭子婼。婼生成子不敢。不敢生武叔州仇。與季桓子同時。孟與叔竝已五世柄政。此經論三桓之子孫。而統云四世者。蓋惟就季氏之世爲言。季氏。孟叔二家所宗也。是以傳言季氏爲家卿。二子爲介卿。叔孫穆子指楹曰。雖惡之。其可去乎。鬷戾曰。凡有季氏與無。於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然則二家視季氏爲盛衰。舉季氏之世。而三桓可知矣。案方氏是也。此注謂至哀公皆衰。則統三家言之。三家微於定哀之時。至後益衰。不復自振矣。漢書楚元王傳。向上封事曰。祿去公室。政逮大夫。危亡之兆。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注馬曰。便辟。巧辟人之所忌。以求容媚。友善柔。注馬曰。面柔也。友便佞。損矣。注鄭曰。便辯也。謂佞而辯。正義曰。公羊定四年傳。朋友相衛。何休解詁。君臣言朋友者。閩盧本以朋友之道。爲子胥復讎。孔子曰。益者三友云云。據何注則三友三樂。皆指人君言。直者能正言極諫。諒者能忠信不欺。多聞者能識政治之要。人君友此三者。皆有益也。便辟者。集注云。謂習於威儀。此但能爲容媚。與直相反。善柔能爲面柔。與諒相反。便佞但能口辯。非有學問。與多聞相反。人君友此三者。皆有損也。蓋便辟是體柔。卽所謂足恭也。善柔是面柔。卽所謂令色也。便佞是口柔。卽所謂巧言也。說文。諞。便巧言也。從言扁聲。周書曰。徵徵善諞言。論語曰。友諞佞。此當出古論。○注。便辟巧辟人之所忌以求容媚。○正義

曰。巧辟者。辟與避同。謂君忌直言。則諱避不諫也。此義迂曲。於經旨不相應。釋文音辟爲婢亦反。謂注亦同。是誤以馬注讀避爲婢亦矣。盧氏文弨考證曰：公羊定四年傳疏云。便辟。謂巧爲譬喩。又云。今世閒有一論語音便辟爲便僻者。非鄭氏之意。惠氏云。通人所不取矣。據此。則讀辟爲譬。本鄭注。馬融則讀爲避。與鄭義異。故皇本注中作避。誤。案盧校是也。本巧爲譬喩。已是便佞。鄭君此義。未爲得也。考文載一本高麗本經注皆作便僻。後漢爰延傳注。太平御覽交友部。引論語亦作僻。與公羊疏所稱世閒之音合。而徑寫經注字作僻。此直以義妄改。夫善柔便佞。皆邪僻之行。則作便僻。便是殫言無所指稱。宜爲通人所不取也。後漢書佞幸傳贊。咎在親便嬖。所任非仁賢。故仲尼箸損者三友。此又讀便辟爲便嬖。孟子梁惠王篇。爲便嬖不足使令于前與。便嬖是近倖小臣。不得稱友。且若輩亦非盡無良。以釋此文。未能允也。○注。面柔也。○正義曰。爾雅釋訓。戚施。面柔也。鄭箋詩新臺云。戚施面柔。下人以色。是其義也。鄭此注云。善柔。夸毗也。案爾雅。夸毗。體柔也。毛詩板云。無爲夸毗。傳云。夸毗。以體柔人也。鄭此訓與馬異。馬氏是也。公羊定四年疏云。善柔謂口柔面柔體柔之屬。與馬鄭各別。陳氏鱣古訓。疑爲鄭義。非也。○注。便辯也謂佞而辯。○正義曰。爾雅釋訓。諸諸便便。辯也。辯辯字同。何休公羊解詁。引此文釋文云。辯佞如字。本亦作便佞。疏云辯佞。辯爲媚矣。是陸徐所見。本均用鄭義。宋氏翔鳳輯鄭注按云。御覽四百六引此注便佞也。文異義同。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注動得禮樂之節。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注孔曰。恃尊貴以自恣。樂佚遊。注王曰。佚遊。出入不節。樂宴樂。損矣。注孔曰。宴樂。沈荒淫瀆。三者自損之道。正義曰。道人之善者。道猶說也。若舜隱惡揚善也。賢友。即直諒多聞是也。佚遊者。佚猶放也。釋文云。佚本亦作逸。二字古通用。○注。動得禮樂之節。○正義曰。禮得其體。樂得其和。動必由之。有制節也。禮記玉藻云。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趨以采齊。行以肆夏。周還中規。折旋中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鄭注。君子士已上。大戴記保傅云。行中鸞和。步中采茨。趨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又云。天子處位不端。受業不敬。言語不序。聲音不中律。進退節度無禮。升降揖讓無容。周旋俯仰視瞻無儀。安顧咳唾趨行不得色。不比順隱琴瑟。凡此其屬太保之任也。是言在位者。有禮樂之節也。○注。佚遊出入不節。○正義曰。出入猶言往反。書臯陶謨云。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孟子梁惠王下載晏子對景公云。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是佚遊爲非義也。無逸言文王不敢盤于遊田。其戒嗣王。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胥是意也。○注。宴樂沈荒淫瀆。○正義曰。說文云。宴。安也。飲食所以安體。故亦曰宴。漢書成帝紀。帝爲太子。其後幸酒樂燕。樂宴作燕者。叚借字。易象傳。君子以飲食宴樂。鄭注。宴。享宴也。彼是以禮飲食。與此

宴樂為沈荒淫瀆不同。書微子云。沈酗于酒。大雅抑詩云。荒湛于酒。湛與沈同。春秋左氏傳。以貪于飲食為饕餮。而晏子亦以飲食若流戒齊景公。古人燕飲。非時不舉。非有故不時殺。不欲以口腹之欲。政乃度也。淫瀆。謂淫於女色。注是推廣言之。史記樂書。宋音燕女。溺志。集解引王肅曰。燕。歡說也。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注孔曰。愆過也。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注鄭曰。躁不安靜。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注孔曰。隱匿不盡情實。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注周曰。未見君子顏色所趣向。而便逆先意語者。猶瞽也。正義曰。言及之而不言。皇本無而字。韓詩外傳曰。未可與言而言。謂之瞽。可與之言而不與之言。謂之隱。君子不瞽言。謹愼其序。略本論語此文。集注引尹氏焞曰。時然後言。則無三者之過。○注。愆過也。○正義曰。爾雅釋言。諐。過也。說文。愆。過也。諐籀文。○注。躁不安靜。○正義曰。說文。趮。疾也。躁。卽趮字。考工記。羽豐則遲。殺則趮。趮與遲對文。亦訓疾。人性疾。則不安靜。釋名釋言語云。躁。燥也。物燥乃動而飛揚也。是也。釋文引注。更云魯讀躁為傲。今從古。盧氏考證曰。未及言而先自言之。是以己所知者。傲人之不知也。此則魯義。與古不同。荀子勸學篇。未可與言而言。謂之傲。可與言而不言。謂之隱。不觀顏色而言。謂之瞽。君子不傲不隱不瞽。謹順其身。鹽鐵論孝養篇。言不及而言者。傲也。並用魯論作傲。陳氏鱣曰。繫辭傳云。躁人之辭多。故鄭從古作躁。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鬭。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注孔曰。得貪得。正義曰。說文云。戒。警也。从廾持戈。以戒不虞。又云。壯。大也。爾雅釋詁同。曲禮云。三十曰壯。鬭猶爭也。說文。鬥。兩士相對。兵杖在後。象鬥之形。鬭。遇也。從鬥斲。鬭鬥二字義微別。今經典通作鬭。釋文。得。或作德。非。翟氏灝考異。淮南詮言訓。凡人之性。少則猖狂。壯則彊暴。老則好利。本此章。張栻論語解。人有血氣。則役於血氣。血氣有始終盛衰之不同。則其所役。亦隨而異。夫血氣未定。則動而好色。血氣方剛。則銳而好鬭。血氣既衰。則斂而志得。凡民皆然。為其所役者也。於此而知戒。則義理存。義理存。則不為其所役矣。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注順吉逆凶。天之命也。大人卽聖人。與天地合其德。畏聖人之言。注深遠不可易知測。聖人之言也。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

人之言。注恢疏故不知畏直而不肆。故狎之。不可小知。故侮之。正義曰。天命。兼德命祿命言。知己之命。原於天。則修其德命。而仁義之道無或失。安於祿命。而吉凶順逆。必修身以俟之。安爲希冀者非。委心任運者亦非也。且得位。則行義以達其道。不得位。亦必隱居以求其志。此方是天地生人。降厥德于我躬之意。故惟君子。能知天命而畏之也。其畏之者。恐己之德有未至。無以成己成物。有負於天耳。鄭注。大人。謂天子諸侯爲政敎者。言天子諸侯能爲政敎。是爲賢德之君。程氏廷祚說。大人。謂當時之天子諸侯也。天子有天下。建立諸侯。與之分而治之。君子之畏之者。豈爲其崇高富貴哉。位曰天位。事曰天職。則皆天命之所在也。故進退必以禮。匡諫必以正。所謂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也。小人之於大人。效奔走之恭。極逢迎之巧。而日導之以非。所謂是何足與言仁義。則狎之甚也。程氏此說。指當時天子諸侯。不必是賢德之君。與鄭微異。均得通也。朱氏彬經傳考證。大人以位言。引禮運大人世及以爲禮。鄭注。大人謂諸侯。可證鄭說。又引士相見禮。與大人言。言事君。鄭注。大人。卿大夫也。昭十八年左傳。閔子馬曰。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大人患失而惑。杜注。大人。在位者。此解大人。兼及卿大夫。亦鄭義之引伸也。是故畏天命。則戒謹恐懼。必致其修己安人安百姓之學。畏大人。則秉禮懷刑。必無有干犯其長上者。畏聖人之言。則古訓是式。必無有敢蔑棄先王之典者。鄭注云。狎。慣忽也。孔穎達書疏謂慣見而忽之。是謂小人狎侮其君上。不加敬也。廣雅釋詁。侮。輕也。傷也。漢書外戚中山衛姬傳。不畏天命。侮聖人言。師古曰。侮。古侮字。案說文侮下云侮。古文從母。外戚傳所引。當出古論。○注。順吉至其德。○正義曰。易文言傳。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尸子曰。從道必吉。反道必凶。如影如響。卽此注義。春秋繁露郊語篇。引此文解之云。以此見天之不可不畏敬。猶主上之不可不謹事。不謹事主。其禍來至顯。不畏敬天。其殃來至闇。闇者。不見其端。若自然也。由是觀之。天殃與上罰所以別者。闇與顯耳。孔子同之。俱言可畏也。又順命篇說此文云。其祭社稷宗廟山川鬼神。不以其道。無災無害。至於祭天不享。其卜不從。使其牛口傷。鼷鼠食其角。或言食牛。或言食而死。或食而生。或不食而自死。或改卜而牛死。或卜而食其角。過有深淺厚薄。而災有簡甚。不可不察也。以此見其可畏。專誅絕者。其唯天乎。臣殺君。子殺父。三十有餘。諸其賤者則損。以此觀之。可畏者。其唯天命大人乎。亡國五十有餘。皆不事畏者也。況不畏大人。大人專誅之。君之滅者。何日之有哉。案董氏言天命。專主禍福。必論語家舊說。故此注同之。又董氏解大人爲君上。與鄭注同。此注以大人爲卽聖人者。孟子云。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是大人卽聖人。易文言傳。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此注所本。中庸云。仲尼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是聖人與天地合德也。陳氏鱣古訓。何解大人卽聖人則與下聖人之言相複。是二畏矣。故今不從之也。○注。深遠不可易知測聖人之言也。○正義曰。繁露郊語篇云。天地神明之心。與人事成敗之眞。固莫之能見也。惟聖人能見之。聖人者。見人之所不見者也。故聖人之言。亦可畏也。又順命篇云。魯宣違聖人之言。變古易常。而災立至。聖人之言。

可不愼與。董氏之旨。亦主禍福。此注則以聖言深遠。難可知測。或慮德闇。易獲罪聖言也。與繁露旨意當同。○注。恢恢至侮之。○正義曰。邢疏云。案老子道德經云。天網恢恢。疏而不失。言天之網羅。恢恢疏遠。刑淫賞善不分也。案天道難測。故於報施有遲速顯闇之異。小人不明此理。故不畏也。肆。倨肆也。言大人正直。而無所肆傲於人。故小人狎之。左襄二十九年傳。直而不倨。杜注。倨傲意略同。小知者。小有所知也。小人不知聖言。故曰不可小知。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注孔曰。困謂有所不通。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正義曰。上次又次。皆言人資質之殊。非謂其知有淺深也。及其知中庸云。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鄭注。困而知之。謂長而見禮義之事。己臨之而有不足。乃始學而知之。中庸又云。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彊。此言困學之事。當百致其功也。若使困而不學。則蠢然罔覺。斯爲材質之最下者。不得爲士類矣。○注。困謂有所不通。○正義曰。不通者。言心有所窒塞也。廣雅釋詁。困。窮也。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正義曰。孫氏奇逢近指。九思。皆思誠者之事。案孟子云。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君子嚴於所思。而約之有此九端。蓋凡言行。莫能外是矣。說文。聰。察也。色謂顏色。貌謂禮容。尚書洪範。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從謂順乎理。此文言忠。忠者。誠實之謂。誠實則順理可知。釋文。難。乃旦反。皇疏云。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是謂難也。案後漢吳祐傳。孝子忿必思難。動不累親。與皇疏合。大戴禮曾子立事云。忿怒思患。患難義同。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注孔曰。探湯喻去惡疾。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正義曰。如不及。如己所不及也。文子上德篇。文王見善如不及。孟子云。文王望道而未之見。言文王如未之見也。亦如不及之意。探湯者。以手探熱。易致傷害也。爾雅釋詁。探。取也。郭注。探者。摸取也。說文。湯。熱水也。孟子冬日則飲湯。列子湯問篇。日初出。則滄滄涼涼。及日中。如探湯。亦以探湯喻熱。大戴禮曾子立事云。見善恐不得與焉。見不善者。恐其及己也。盧辯注引此文。明探湯卽恐其及己

臣之意。聞其語。皆謂古語。隱居求志。行義達道。若伊尹耕莘。而樂堯舜之道。及湯三聘而行其君臣之義。以達其所守之道者也。春秋之末。賢人多隱。故長沮桀溺。接輿丈人。皆潔己自高。不復求其所志。夫子未見之歎。正緣於此。然夫子處無道之世。周遊諸侯。栖栖不已。而又言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隱者。即此隱居求志之謂。非如隱而果於忘世也。孟子云。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窮不失義。故士得己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與此語義正同。程氏瑤田論學小記。隱居以求其志。求其所達之道也。當其求時。猶未及行。故謂之志。行義以達其道。行其所求之志也。及其行時。不止於求。故謂之道。志與道。通一無二。故曰士何事。曰尚志。案後漢書逸民列傳序引此文。李賢注云。求志。謂長沮桀溺。如其說。則夫子固見其人矣。○注。探湯喻去惡疾。○正義曰。毛氏奇齡賸言。案扁鵲傳湯液醴灑。所以治病者。故以探湯去疾。爲卻惡之喻。一今案漢書楚元王傳。向上封事曰。見不善如探湯。今二府奏佞讇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顏師古注。探湯。言其除難無所避也。與去疾義同。或論語舊說如此。僞孔襲其義也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注孔曰。千駟。四千匹。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注馬曰。首陽山在河東蒲坂縣華山之北。河曲之中。民到于今稱之。其斯之謂與。注王曰。此所謂以德爲稱。正義曰。此章亦孔子語。陳祥道禮書云。諸侯六閑。衛文公之騋牝三千。齊景公之有馬千駟。三千則近於天子十二閑之數。而千駟又過之。是皆僭侈而違禮者也。閻氏若璩釋地又續。引郝敬說。並申之云。千駟。蓋指公馬之畜於官者。非國馬之散在民閒者也。周禮校人。天子十有二閑。良馬十閑。二千一百六十匹。駑馬二閑。千二百九十六匹。共三千四百五十六匹。降而諸侯六閑。猶千二百九十六匹。皆所以給公用。備賜予也。齊景公時。地大於王畿。性又惟狗馬是好。故畜多如是。至出自民閒。則說苑所稱長轂三千乘。是非此數也。樊氏廷枚釋地補。漢書梅福傳。雖有景公之位。伏櫪千駟。臣不貪也。伏櫪。正與韋昭國語注繫馬良馬在閑非放牧者同義。包氏愼言溫故錄。後漢書濟南王康傳。康多殖貨財。大修宮室。廄馬千二百匹。奢侈恣欲。游觀無度。何敞上疏諫曰。諸侯之義節儉制度。然後能保其社稷。和其民人。楚作章華以凶。吳興姑蘇而滅。景公千駟。民無稱焉。依何敞疏。則千駟當指公廄之馬。蓋僭侈之事。民無德而稱者。言民無所知其德稱說之也。皇本作民無得稱焉。阮氏元校勘記云。德得雖通。此處自當作德。王注邢疏。皆以斯字即指德言。若改爲得。頗乖文義。今案皇疏云。生時無德而多馬。又云。言多馬而無德。是皇本亦作德。今字作得。當出異域所改。說文云。餓。飢也。淮南說山訓注。餓。困乏也。史記伯夷列傳。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盍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異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

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曰云云。遂餓死於首陽山。此其事也。錢氏可選稽疑。疑夷齊不食周粟。非絕粒不食也。古人祿皆以粟。如原思辭粟是也。餓而食薇者。粟或不足。有時采薇以充之。未必止食薇也。秦記謂其食薇三年。顏色不改。誕矣。案漢書王貢兩龔鮑傳。昔武王伐紂。遷九鼎於雒邑。伯夷叔齊薄之。餓于首陽。不食其祿。亦謂因不仕周食祿。故致餓也。其斯之謂與句上當有脫文。注以斯指德。亦是因文解之。蔡節論語集說。牽合上章而謂見善矣。又若不及見之也。見不善矣。猶未免於嘗試之。此指齊景公。隱居二句。爲指夷齊。殊爲穿鑿。張栻論語解。孔廣森經學卮言。並以隱居求志。行義達道。證合夷齊。而於見善見不善二句。略而不言。則亦集說之傳會矣。○注。首陽至之中。○正義曰。漢地理志。河東郡蒲反有堯山。首山祠。雷首山在南。司馬彪郡國志。河東郡蒲坂有雷首山。劉昭注補引論語此文並馬注說之。首山。首陽。雷首。三名實一地。反與坂同。華山卽太華。在蒲坂西南。大河之南。蓋河由壺口之西。循山麓南行。至太華。乃折而東。雷首山適當其北。故曰華山之北。河曲之中也。太平寰宇記。引論語鄭康成注。首陽山在河中蒲坂城南。今陽區山俗號爲首陽山。知鄭此文亦有注。與馬義同。唐詩采苓云。采苓采苓。首陽之巔。首陽之名。確見此詩。其序言刺晉獻公好聽讒言。讒言卽指驪姬。當時太子申生。被誣以死。驪姬復譖公子重耳夷吾曰。二公子皆知之。於是重耳奔蒲。夷吾奔屈。獻公復命寺人披伐蒲。故其詩言舍旃舍旃。勸公勿信讒言。致伐之也。重言舍旃者。非一之辭。晉語。重耳處蒲城。韋昭解。蒲今蒲坂。是首陽在蒲坂。卽是雷首。有明徵矣。金氏鶚求古錄。亦據詩首陽。以爲卽夷齊之所居。其說誠是。而以首陽爲在晉都平陽之西。則全無所據。揆其意。徒以采苓是晉詩。首陽應在晉都左右。不知獻公時。疆域甚廣。所謂河外列城五者。其地卽在蒲坂大河之西。蒲是晉邑。得舉其境內之山。豈必斤斤於晉都左右。求首陽之所在邪。莊子讓王云。夷齊北至于首陽之山。遂餓而死。所謂北至者。蓋夷齊自孟津諫武王伐紂後。遂由孟津西北至首陽也。莊子大略言之。故祗稱北至矣。大戴記曾子制言中。昔者伯夷叔齊。死於溝澮之閒。又云。夫二子者。居河濟之閒。孔氏廣森補注。首陽山在蒲坂河曲中。其南王屋。濟水所出。故云河濟之閒。孔氏釋首陽。卽本馬鄭也。金氏亦知平陽不在河濟之閒。因謂二子先居河濟閒。後乃隱首陽。河濟閒卽孟津。夷齊諫武王時居此。此則彊文成義。不可爲典要矣。至許愼說文。謂首陽在遼西。曹大家注幽通賦。謂在隴西。高誘注呂氏春秋有始覽。謂在洛陽東北。司馬貞史記索隱。謂在岐山之西。皆非是。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注馬曰。以爲伯魚孔子之子。所聞當有異。對曰。未也。嘗獨立。注孔曰。獨立謂孔子。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

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正義曰。異聞者。謂有異教獨聞之也。稱鯉者。將述對父之語。若當父前。子自稱名也。趨而過庭者。禮。臣行過君前。子行過父前。皆當徐趨。所以爲敬也。過庭。謂東西經過也。王通中說立命篇引姚義曰。夫教之以詩。則出辭氣。斯遠暴慢矣。約之以禮。則動容貌。斯立威嚴矣。義與此章相發。說苑建本篇。孔子曰。鯉。君子不可以不學。見人不可以不飾。不飾則無根。無根則失理。失理則不忠。不忠則失禮。失禮則不立。說苑所述。疑卽過庭學禮之訓。而文鼓詩。聞斯二者。伯魚自明所聞如此。未有異也。遠其子者。司馬光家範引此文說云。遠者。非疏遠之謂也。謂其進見有時。接遇有禮。不朝夕嘻嘻相褻狎也。案古者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所以別嫌疑。厚尊敬也。一過庭須臾之頃。而學詩學禮。教以義方。所謂家人有嚴君者。是之謂遠。白虎通五行篇云。君子遠子近孫。此其義也。皇本不學詩無以言。不上有曰字。言下有也字。二者下有矣字。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注孔曰。小君。君夫人之稱。對異邦謙。故曰寡小君。當此之時。諸侯嫡妾不正。稱號不審。故孔子正言其禮也。正義曰。曲禮。天子之妃曰后。諸侯曰夫人。公羊隱二年傳。女在其國稱女。在塗稱婦。入國稱夫人。明夫人爲君所稱也。白虎通嫁娶篇。國君之妻。稱之曰夫人何。明當扶進夫人。謂非妾也。國人尊之。故稱君夫人也。自稱小童者。謙也。言己智能寡少如童蒙也。曲禮。夫人自稱於其君曰小童。注云。小童。若云未成人也。唐石經稱諸異邦。諸誤謂。皇本亦曰君夫人下有也字。○注。小君至禮也。○正義曰。小君者。比於君爲小也。春秋書葬我小君。是小君卽君夫人之稱。於本國稱小君。於異邦稱寡小君。猶稱其君於本國曰君。於異邦曰寡君也。白虎通云。論語曰。國君之妻。國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謂聘問兄弟之國。及臣於他國稱之。謙之辭也。白虎諸儒。以稱諸異邦爲國人所稱。當是論語家舊義。故僞孔此注。亦以寡小君爲邦人謙稱也。曲禮。夫人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注云。謂饗來朝諸侯之時。彼文以寡小君。爲夫人自稱於異邦諸侯。與論語言寡小君。爲邦人所稱異。孫氏奇逢近指引鄒敬諸。稱諸異邦。如大夫士出使他邦致辭之類。非夫人自稱也。夫人無越國。亦無有自稱爲君者。曲禮謂夫人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謙也。此說足正從來傳注之誤。李氏光地劄記。下兩句皆以邦人之稱言。君尊之。則邦人尊之。故稱於本國者稱君。以重君命也。夫人自小。則邦人小之。故稱於異邦者不敢貢君。以順夫人意也。胡氏培翬研六室雜箸。此節惟小童句。係夫人自稱。餘皆他人稱謂之辭。稱諸異邦。亦是邦人稱之。雜記。夫人薨。赴於他國曰寡小君。此其確證也。聘禮。夫人使下大夫韋弁歸。禮注云。致辭當稱寡小君。又聘禮記。君以

社稷故在寡小君。注云。此覿拜夫人聘享辭。明寡小君。是臣下對他邦人釋辭之辭。非夫人自稱寡矣。俗解因曲禮有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之文。遂指爲夫人自稱。然則云寡小君不複。亦可爲夫人自稱乎。曲禮當屬記者之誤。孔疏謂古者諸侯相饗。夫人亦出。故得自稱。考之禮饗食。主賓皆有擯贊傳辭。亦無夫人對他國君自稱之禮。內宰。凡賓客之祼獻瑤爵皆贊。其是證。況論語無自字。與記文本異。考古者當據論語以訂曲禮之非。不當因曲禮而疑論語之誤。案孫氏諸說皆精審。足以證明此注矣。云嫡妾不正者。詩江有汜釋文。嫡。正夫人也。白虎通嫁娶篇。妾者。接也。以時接見也。嫡尊得稱夫人。妾卽娣媵之屬。卑。不得稱夫人。春秋時。嫡妾之禮不正。多以妾爲夫人。故左傳言魯文公有二妃。齊桓公有三夫人。鄭文公有夫人芊氏姜氏。宋平公總其御步馬者稱君夫人。及左師受饋。亦改命曰君夫人。是當時妾稱夫人也。劉氏逢祿述何篇曰。春秋正適妾之名。仲子成風。以天王太廟異邦正之。不得稱夫人也。則妾子爲君。皆繫於子。君稱之曰母。自稱曰先君之妾。邦人稱之曰君母。稱諸異邦曰寡君之母。異邦人稱之。亦曰君之母而已。母以子貴。公羊氏之駁言也。以穀梁爲正。

卷二十　陽貨第十七

集解　凡二十四章

正義曰。漢石經凡二十六章。洪氏頤煊讀書叢錄。謂漢石經分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子謂伯魚曰。各自爲一章。故云二十六。邢本古者民有三疾章下。有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注。王曰。巧言無實。令色無實。唐石經亦有此章。係旁注。御覽三百八十八引論語陽貨曰。巧言令色。鮮矣仁。疑古傳本有二。有者非後人所增。無者亦非後人所刪也。皇本考文引古本足利本高麗本皆無此章。則從集解所據本也。王注亦見學而篇皇疏。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注孔曰。陽貨。陽虎也。季氏家臣。而專魯國之政。欲見孔子。使仕。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注孔曰。欲使往謝。故遺孔子豚。塗。道也。於道路與相逢。

正義曰。孟子滕文公篇載此事云。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惡無禮者。謂孔子不往見。嫌己無禮以致之也。又云。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矙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矙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趙岐注。陽貨。魯大夫也。孔子。士也。矙。視也。陽貨視孔子亡而饋之者。欲使孔子來答。恐其便答拜使人也。豚非大牲。故用蒸饋也。孔子矙亡者。心不欲見陽貨也。據孟子則歸豚。本由矙亡。故孔子亦受而矙亡拜之。彼文作饋。此作歸。二字通用。釋文載鄭本作饋。云魯讀饋爲歸。今從古。則作饋者古論。作歸者魯論也。廣雅釋詁。矙。視也。王氏念孫疏證引此文。謂時與覸同。釋言篇。時。伺也。此與孟子作矙義合。陽貨稱大夫者。毛氏奇齡四書賸言。季氏是司徒。下有大夫二人。一曰小宰。一曰小司徒。故邑宰家

臣。通稱大夫也。周氏柄中典故辨正說。禮玉藻云。酒肉之賜。弗再拜。又云。大夫親賜於士。士拜受。又拜於其室。孔疏此非酒肉之賜。故再拜。陽貨饋蒸豚。正是酒肉之賜。弗再拜者。故必瞯亡而來。○注。陽貨陽虎也。○正義曰。貨虎一聲之轉。疑貨是名。虎是字也。顧氏棟高春秋大事表。陽虎欲以己更孟氏。疑與孟孫同族。○注。欲使至相逢。○正義曰。廣雅釋詁。歸。遺也。孟子疏引此注。豚。豕之小者。今此文脫。說文。豚。小豕也。從彖省。象形。豚。篆文從肉豕。方言。豬。其子或謂之豚。或謂之貕。吳揚之閒謂之豬子。是豚爲豕之小者也。爾雅釋宮。路。旅。塗也。釋名釋道云。涂。度也。人所由得通度也。周官司險注。五涂徑畛。涂。道路也。此注塗訓道。又道路連言。皆渾舉不分別也。相逢者。訓遇爲逢也。爾雅釋詁。遘。逢。遇也。遘逢遇遻見也。穀梁傳。不期而會曰遇。

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注馬曰。言孔子不仕。是懷其寶也。知國不治而不爲政。是迷邦也。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注孔曰。言孔子棲棲好從事。而數不遇失時。不得爲有知。日月逝矣。歲不我與。注馬曰。年老。歲月已往。當急仕。孔子曰。諾。吾將仕矣。注孔曰。以順辭免。

正義曰。毛氏奇齡稽求篇。引明郝敬云。前兩曰不可。皆是貨自爲問答。以斷爲必然之理。此如史記留侯世家。張良阻立六國後八不可語。有云。今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能得項籍頭乎。曰未能也。能封聖人墓。表賢者閭。式智者門乎。曰未能也。皆張良自爲問答。至漢王輟食吐哺以下。纔是高祖語。此章至孔子曰以下。纔是孔子語。孔子答語祇此。故記者特加孔子曰三字以別之。閻氏若璩釋地又續同。樊氏廷枚釋地補云。孔子世家。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率。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此亦子西自爲問答。王氏引之經傳釋詞。有一人之言而自爲問答者。則加曰字以別之。論語云云。孟子告子篇。爲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是也。懷其寶者。懷。藏也。皇疏。寶猶道也。義見廣雅釋詁。胡氏紹勳拾義。或謂身爲寶。如老子輕敵幾喪吾寶。注云。寶。身也。呂覽先己篇。嗇其大寶。注云。大寶。身也。懷其寶謂藏其身。兩義並通。爾雅釋詁。迷。惑也。說文同。言懷道不仕。若己迷惑其邦。不使致治也。吾將仕者。言己當就仕也。左僖二十三年傳。策名委質。服虔解誼。古者始仕。必先書其名於策。委死之質於君。然則夫子言將仕。意亦策名委質。如今時投選報吏部矣。○注。言孔至有知。○正義曰。孔子初適周反魯。又適齊反魯。是栖栖也。少儀。亟見曰朝夕。注。亟。數也。是亟有數訓。○注。年老歲月已往。○正義曰。陽虎於定八年冬叛魯。孔子年五十一。此語在未叛魯前。時孔子年亦近五十。始衰。得稱老也。○注。以順辭免。○正義曰。皇疏引郭象曰。聖人無心仕與不仕。隨世耳。陽虎勸仕。理無不諾。不能用我。則無自用。此直道而應者也。然免遜之理。亦在其中也。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注孔曰。君子愼所習。正義曰。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性者。分於陰陽五行。以爲血氣心知。品物區以別焉。舉凡既生以後。所有之事。所具之能。所全之德。咸以是爲其本。故易曰。成之者性也。氣化生人生物以後。各以類滋生久矣。然類之區別。千古如是也。循其故而已矣。在氣化曰陰陽。曰五行。而陰陽五行之成化也。雜糅萬變。是以及其流形。不特品物不同。雖一類之中。又復不同。凡分形氣於父母。卽爲分於陰陽五行。人物以類滋生。皆氣化之自然。中庸曰。天命之謂性。以生而限於天。故曰天命。大戴禮記曰。分於道之謂命。形於一之謂性。分於道者。分於陰陽五行也。言乎分。則其限之於始。有偏全厚薄淸濁昏明之不齊。各隨所分而形於一。各成其性也。然性雖不同。大致以類爲之區別。故論語曰。性相近也。此就人與人近言之也。孟子曰。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言同類之相似。則異類之不相似明矣。故詰告子生之謂性曰。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明乎其不可混同言之也。又曰。問孟子之時。因告子諸人紛紛各立異說。故直以性善斷之。孔子但言相近。意在於警人愼習。非因論性而發。故不必直斷以善與。曰然。古今常語。凡指斥下愚者。矢口言之。每曰此無人性。稍舉其善端。則曰此猶有人性。以人性爲善稱。無人性。卽所謂人見其禽獸也。有人性。卽相近也。善也。論語言性相近。正見人無有不善。若不善。與善相反。其遠已懸絕。何近之有。分別性與習。然後有不善。而不可以不善歸性。凡得養失養。及陷溺梏亡。咸屬於習也。李氏光地論語劄記。案夫子此言。惟孟子能暢其說。其曰性善。卽相近之說也。其曰或相倍蓰而無算。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則習相遠之說也。先儒謂孔子所言者。氣質之性。非言性之本。孟子所言。乃極本窮源之性。愚謂惟其相近。是以謂之善。惟其善。是以相近。似未可言孔孟之指殊也。蓋孔孟所言者。皆人性耳。若以天地之理言。則乾道變化。各正性命。禽獸草木。無非是者。然禽獸之性。則不可言與人相近。相近者。必其善者也。故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是孔子之說。無異於孟子也。禽獸之性。不可以言善。所謂善者。以其同類而相近也。故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是孟子之說。又無異於孔子也。焦氏循性善解。性無他。食色而已。飲食男女。人與物同之。當其先民知有母不知有父。則男女無別也。茹毛飲血。不知火化。則飲食無節也。有聖人出。示之以嫁娶之禮。而民知有人倫矣。示之以耕耨之法。而民知自食其力矣。以此示禽獸。禽獸不知也。禽獸不知。則禽獸之性不能善。人知之。則人之性善矣。以飲食男女言性。而人性善。不待煩言自解也。禽獸之性不能善。亦不能惡。人之性可引爲善。亦可引爲惡。惟其可引。故性善也。牛之性。可以敵虎。而不可使之學人。所知所能。不可移也。惟人能移。則可以爲善矣。是故惟習相遠。乃知其性相近。若禽獸。則習不能相遠也。案諸說皆精審。足以發明孔孟言性之旨。其他家言性。若荀子性惡。是就當時之人性皆不善。此有激之論。不爲典要。至世碩言性有善有惡。與公都子所言性有善有不善同。又告子言性無善無不善。或說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反漢後儒者之說。皆多影響。故俱略之。漢書宣元六王傳。詔曰。夫人之性。皆有五常。及其少長。耳目牽於耆欲。故五常銷而邪心作。情亂其性。利勝其義。由是言之。性不

外乎耆欲。習卽生於耆欲。善者能制其耆欲。而習而爲善。不善者不能制其耆欲。而習而爲不善。善惡殊途。所以云相遠也。○注。君子愼所習。○正義曰。後漢書班彪傳。時東宮初建。諸王國並開而官屬未備。師保多缺。彪上言曰。孔子稱性相近。習相遠。賈誼以爲習與善人居。不能無善。猶習與惡人居。不能無惡。是以聖人愼所與居。而戒愼所習。卽此注之義。漢書刑法志。風俗移人。人性相近。而習相遠。信矣。亦謂人習於俗也。

子曰。惟上知與下愚不移。注孔曰。上知不可使爲惡。下愚不可使彊賢。

正義曰。阮氏元論性篇。性中雖有秉彝。而才性必有智愚之別。然愚者。非惡也。智者善。愚者亦善也。古人每言才性。卽孟子所謂非才之罪也。韓文公原性因此。孔子之言。爲三品之說。雖不似李習之之悖於諸經。然以下愚爲惡。誤矣。或者更欲以性爲至靜至明。幾疑孔子下愚之言爲有礙。則更誤矣。尙書召誥曰。今天其命哲。哲與愚相對。哲卽智也。有吉必有凶。有智必有愚。召公曰。旣命哲者。言所命非愚。然則愚亦命之所有。下愚亦命之所有。但今若生子在厥初生。自貽哲命耳。孔子之言。與召公之言。無少差謬。又案韓文公原性篇。謂孔子性善之說。得上而遺下。蓋文公以子魚楊食我等爲性惡也。然此正是孔子所謂不移之下愚也。非惡也。今案阮說是也。漢書古今人表傳曰。譬如堯舜禹稷卨。與之爲善則行。鯀讙兜。欲與爲惡則誅。可與爲善。不可與爲惡。是謂上智。桀紂龍逢比干。欲與之爲善則誅。干莘崇侯。與之爲惡則行。可與爲惡。不可與爲善。是謂下愚。齊桓公。管仲相之則霸。豎貂輔之則亂。可與爲善。可與爲惡。是謂中人。此文略本賈誼新書連語篇。以上智爲善。下愚爲惡。論衡論性篇亦云。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夫中人之性。在所習焉。習善而爲善。習惡而爲惡也。至於極善極惡。非復在習。故孔子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性有善不善。聖化賢教。不能復移易也。是以上智下愚爲善惡之分。又以上章及此章爲三品。漢人早有此說。而文公因之。然有性善。有性不善。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孟子已辟而闢之。而斷爲性善。則知三品之言非矣。夫子言生而知之爲上。卽此上智。困而學之爲又次。困卽是愚而爲又次。無不可移也。至困而不學。乃云民斯爲下。下卽此所云下愚。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生而下愚。其人難與言禮義。由自絕於學。是以不移。然苟畏威懷惠。一旦觸於所畏所懷之人。啓其心而憬然覺悟。往往有之。苟悔而從善。則非下愚矣。加之以學。則日進於智矣。以不移定爲下愚。又往往在知善而不爲。知不善而爲之者。故曰不移。不曰不可移。雖古今不乏下愚。而其精爽幾與物等者。亦究異於物。無不可移也。程氏瑤田論學小記。人之氣有淸濁。故有智愚。然人之智。固不同於犬牛之智。人之愚。亦不同於犬牛之愚。犬牛之愚。無仁義禮智之端。人之愚。未嘗無仁義禮智之端。是故智者知正其衣冠矣。愚者亦未嘗不欲正其衣冠也。其有不然者。則野人之習於鄙俗者也。然野人亦自有智愚。其智者。亦知當正其衣冠。而習而安焉。此習於惡則惡之事也。其愚者。見君子之正其衣冠也。亦有所不安於心。及欲往見君子。必將正其衣冠焉。此習於善則善之事也。案如程說。是愚亦可爲善。則愚非惡矣。如戴說。卽下愚亦可移。蓋均本孟子性善之旨。以發明夫子言外之意。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注孔曰。子游爲武城宰。夫子莞爾而笑。注莞爾。小笑貌。曰。割雞焉用牛刀。注孔曰。言治小。何須用大道。正義曰。鄭注云。武城。魯之下邑。與前篇包注略同。御覽卷一百六十引此文注云。武城今在費縣北。注不知爲誰。宋氏翔鳳樸學齋札記謂亦鄭注。不知然否。弦歌者。說文。弦。弓弦也。從弓象絲軫之形。曹憲廣雅音凡弓弩琴瑟弦皆從弓。皇本此文作絃。·是別體。文王世子。春誦夏弦。注。弦謂以絲播詩。周官小師弦歌。注。弦謂琴瑟也。歌。依詠詩也。依詠詩者。謂以琴瑟之弦。依詩詠之也。毛詩子衿傳。古人教以詩樂。誦之歌之。弦之舞之。夫子於武城得聞之者。樂記云。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春秋時。庠塾之教廢。故禮樂崩壞。雅頌之音不作。子游武城宰。乃始復庠塾之教。於時受學者衆。故夫子得聞弦歌之聲也。莞爾。釋文。作莧。華版反。本今作莞。易夬九五莧陸夬夬。虞翻注。莧。說也。讀如夫子莧爾而笑之莧。案說文莧讀若丸。與莧字從廿從見形最相似。莧訓山羊細角。羊有善義。故引申爲和睦之訓。論語正字作莧。叚借作莞。集解云。小笑貌。與虞氏莧睦之訓亦合。釋文所見本作莧。遂音華版反。非也。此說略本之劉氏毓崧見其所著通義堂集。唐石經作莞。皇邢本同。列子天瑞篇。老韭之爲莞也。殷敬順釋文。莞。一作莧。亦二字混用不別。廣雅釋詁。莧。笑也。疑莞字小變。唐貞觀孔子廟碑。俔爾微笑。此後出俗字。割雞。謂分割肉節也。爾雅釋言。割。裂也。說文。雞。知時畜也。籀文雞。從鳥。牛刀。謂割牛刀也。不言割者。冢上省文。○注。莞爾小笑貌。○正義曰。唐貞觀碑俔爾微笑。微小義同。楚辭漁父云。漁父莞爾而笑。王逸注。笑。離齗也。文選張衡東京賦注。莞爾。舒張面目之貌也。○注。言治小何須用大道。○正義曰。此戲言也。皇疏引繆播曰。惜不得導千乘之國。如牛刀割雞。不盡其才。此深得夫子之意。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注道謂禮樂也。樂以和人。人和則易使。子曰。二三子。注孔曰。從行者。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注孔曰。戲以治小而用大道。正義曰。君子者。謂王公士大夫之子孫也。小人者。謂凡庶民之子孫也。尚書大傳。新穀已入。耰鉏已藏。祈樂已入。歲事既畢。餘子皆入學。是小人亦入學習禮樂也。樂記云。樂者爲同。禮者爲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合情飾貌者。禮樂之事也。又云。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則學禮樂。自知相親相敬之道。故愛人也。又云。禮義立。則貴賤等矣。樂文同。則上下和矣。民知尊貴敬上之道。故易爲上所使也。戲者。爾雅釋詁。戲。謔也。呂覽重言篇注。戲。不誠也。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注孔曰。弗擾爲季氏宰。與陽虎共執季桓子。而召孔子。子路不

說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注孔曰。之。適也。無可之則止。何必公山氏之適。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注興周道於東方。故曰東周。正義曰。

潛夫論志氏姓。公山氏。魯公族。姬姓。弗擾。皇本弗作不。左傳及史記孔子世家。漢書古今人表。皆作不狃。王氏引之春秋名字解詁。不。語詞。不。狃。狃也。論語作弗擾。叚借字也。古音狃與擾同。不狃字子洩。洩與忕通。皆貫習之義。金履祥通鑑前編。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佛肸以中牟畔趙氏。皆家臣畔大夫也。而召孔子。孔子雖卒不往。而云欲往者。蓋大夫畔諸侯。而陪臣以張公室爲名也。子韓晳曰。大夫而欲張公室。罪莫大焉。此當時流俗之言也。抑大夫而欲張公室。亦名義也。故欲往以明其可也。然一二人者。皆以己私爲之。非眞可與有爲也。故卒不往。以知其不可也。案金說是也。翟氏灝考異。謂召。是季氏召。下文何必公山氏之之也。何必下脫因字。上之謂往。下之謂季氏。此不得其解。妄爲說之。豈徒者。言不徒召之而往也。吾其爲者。其與豈同。言不爲也。東周者。王城也。周自文王宅豐。武王宅鎬。及後伐紂有天下。遂都鎬。稱鎬京焉。天下謂之宗周。迨周公復營東都於郟鄏。是爲王城。幽王時。犬戎攻滅宗周。平王乃遷居東都。遂以東都爲東周。而稱鎬京爲西周也。史記孔子世家。定公九年。陽虎奔于齊。是時孔子年五十。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使人召孔子。孔子循道彌久。溫溫無所試。莫能己用。曰。蓋周文武起豐鎬。今費雖小。儻庶幾乎。欲往。子路不說。止孔子。孔子曰。夫召我。豈徒哉。如用我。其爲東周乎。然亦卒不行。據世家之文。是孔子欲以費復西周文武之治。此當出安國故也。鹽鐵論褒賢篇。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庶幾成湯文武之功。爲百姓除殘去賊。豈貪祿樂位哉。亦據文武爲孔子欲復西周。而兼言成湯。此皆古論家說。其後夫子作春秋。據魯新周卽此意。必據魯者。周道幽厲傷之。而猶在魯。故據魯春秋而一新以西周之治。新以西周。不得不絀京周。故此文亦言不爲東周也。鄭注此云。東周。據時成周。案公羊傳曰。王城者何。西周也。成周者何。東周也。成周者。亦周公所營。以處殷頑民。在王城之東。胡氏渭禹貢錐指謂二城東西相去四十里是也。王子朝之亂。敬王出居成周。當時遂以王城爲西周。成周爲東周。鄭云。據時當指成周。爲當訓助。然考其時。王室已定。不致有爲東周之疑也。皇本用上有復字。○注。弗擾至孔子。○正義曰。左定五年傳。季桓子行野及費。子洩爲費宰。逆勞於郊。桓子敬之。九月乙亥。陽虎囚季桓子。又八年傳。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於魯。故五人因陽虎欲去三桓。將享桓子於蒲圃而殺之。桓子以詐入於孟氏。孟氏之宰公斂處父率兵敗陽虎。陽虎遂逃於讙陽關以叛。季寤亦逃而出。竊意不狃斯時正爲費宰。而陰觀成敗於其際。故畔形未露。直至九年。始據邑以叛。然猶曰張公室也。久之而並與魯爲敵。故定十二年。仲由爲季氏宰。將墮費。而不狃及叔孫輒率費人襲魯。夫子命申句須樂頎伐之而後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不狃及輒遂奔齊。此則不狃畔魯之事。而非此之以費畔也。史記孔子世家載以費叛。召孔子。在定九年。可補左氏之遺。趙氏翼陔餘

叢考。信左傳而反譏史記。並疑論語。則過矣。若毛氏奇齡稽求篇。據此注謂陽虎因季桓子。弗擾之畔。即在其時。則爲定五年。與世家不合。且不狃初以仲梁懷不敬己。而欲陽虎逐之。虎逐並囚桓子。桓子先亦甚敬不狃。斯時似尚無釁。其畔季氏。乃八年以後事。左傳文甚明顯。不得牽混。○注。之。適也。無可之則止。○正義曰。武氏億經讀考異。近讀從已字絕句。案孔曰云云。是當以也字爲句。已爲止。又作一讀。今案近讀義勝。○注。與周道於東方。故曰東周。○正義曰。費在周東。故曰東方。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注】孔曰。不見侮慢。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注】孔曰。應事疾。則多成功。惠則足以使人。正義曰。任謂任事也。國語晉語箕鄭曰。信於令。則時無廢功。信於事。則民從事有業。即此義也。惠者。仁也。謂以仁心行仁政也。書皐陶謨云。安民則惠。黎民懷之。民懷其上。故足使之也。趙氏佑溫故錄。惠。順也。此康誥惠不惠之惠。仁者待人。務順乎人情。凡有所使。皆量其長而不苛所短。予以佚而常體其勞。是之謂惠。此義亦通。○注。不見侮慢。○正義曰。鄭注云。不致人侮慢之言。即僞孔所本。皇疏引江熙曰。自敬者。人亦敬己也。○注。應事疾。則多成功。○正義曰。說文。敏。疾也。管子形勢云。朝忘其事。夕失其功。是言治事當敏疾也。焦氏循補疏。僖四年公羊傳注。生事有漸。故敏則有功。徐彥疏云。敏。審也。言舉事敏審。則有成功矣。是敏之義爲審。僖二十三年左傳。辟不敏也。注云。敏猶審也。三十三年左傳。禮成而加之以敏。注云。敏。審當於事。亦以敏爲審。周官師氏。二曰敏德。注云。敏德。仁義順時者也。當其可之謂時。順時則審當之謂也。案焦從何義。亦通。

佛肸召。子欲往。【注】孔曰。晉大夫趙簡子之邑宰。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注】孔曰。不入其國。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佛肸。皇本作佛肹。唐石經作佛肸。古今人表作茀肸。佛茀肸三字。音近通借。五經文字云。肸肹。上說文。下隸省。史記孔子世家。佛肸爲中牟宰。趙簡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肸畔。使人召孔子云云。是中牟爲范中行邑。佛肸是范中行之臣。於時爲中牟宰。而趙簡子伐之。故佛肸即據中牟以畔也。左哀五年傳。夏。趙鞅伐衞。范氏之故也。遂圍中牟。此即簡子伐中牟之事。然則佛肸之召孔子。當在哀五年無疑矣。翟氏灝考異云。簡子挾晉侯以攻范中行。佛肸爲范中行家邑宰。因簡子致伐距之。于晉爲畔。于范中行猶爲義也。且聖人神能知幾。范中行滅。則三分晉地之勢成。三分晉地之勢成。則大夫自爲諸侯之禍起。其爲不善。較佛肸孰大小哉。子路見未及此。但知守其常訓。聖人雖有見焉。卻難以前知之幾。爲門弟子語也。故但以堅白

恆理答之。案翟說太深。反失聖意。蓋聖人視斯人之徒。莫非吾與。而思有以治之。故於公山佛肸。皆有欲往之意。且其時天下失政久矣。諸侯畔天子。大夫畔諸侯。少加長。下淩上。相沿成習。恬不爲怪。若必欲棄之而不與易。則滔滔皆是。天下安得復治。故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明以無道之故而始欲仕也。且以仲弓子路冉有皆仕季氏。夫季氏非所謂竊國者乎。而何以異於畔乎。子路身仕季氏。而不欲夫子赴公山佛肸之召。其謹守師訓。則固以親於其身爲不善君子不入二語而已。而豈知夫子用世之心。與行道之義。固均未爲失哉。中牟者。邑名。王氏鎏四書地理攷。洪氏亮吉曰。管子云。築五鹿中牟鄴者。三城相接也。五鹿。今直隸大名府元城縣。鄴。今河南彰德府安陽縣。是中牟在當時與五鹿鄴相接矣。韓非子。晉平公問趙武曰。中牟。三國之股肱。邯鄲之肩髀。邯鄲。卽今直隸廣平府邯鄲縣。是中牟在當時又與邯鄲咫尺矣。臣瓚引汲郡古文云。齊師伐趙東鄙。圍中牟。趙時已都邯鄲。是中牟又在邯鄲之東矣。戰國策。昔者趙氏襲衞。魏主身披甲底劍挑趙。索戰邯鄲之中。鶩河山之閒亂。衞得是藉也。亦收餘甲。而北面殘剛平墮中牟之郭。是中牟又在衞之北境矣。太平寰宇記。湯水在湯陰縣北。源出縣西牟山。去縣三十五里。元豐九域志亦云。湯陰縣有牟山。戰國策舊注云。中牟在相州湯陰縣。史記佛肸爲中牟宰。索隱云。此河北之中牟。蓋在漢陽西。漢陽蓋濮陽之誤。今湯陰縣正在濮州西也。張守節史記正義亦云。湯陰縣西五十八里有牟山。蓋中牟邑在此山側。則中牟在湯陰無疑也。今湯陰去安陽不五十里。去邯鄲元城。亦不出一二百里。益信管子韓非子所云相接。云肩髀。無一字妄設也。春秋傳。晉車千乘在中牟。中牟人欲伐之。哀五年。趙鞅伐衞。圍中牟。杜預以滎陽中牟爲注。而疑其回遠。裴駰集解。又以中牟非自衞適晉之次。不知春秋傳之中牟。卽今湯陰中牟也。晉在衞之西北。今湯陰縣正在滑縣等西北。爲衞入晉必由之道。若河南之中牟。漢雖立爲縣。而其名實未嘗見於經傳。班固地理志。于河南郡中牟縣注云。趙獻侯自耿徙此。則以鄭之中牟。爲趙之中牟。雖僞有未檢。然殊非小失矣。左傳正義。以爲中牟在河北。不復知其處。而又引臣瓚云。中牟當在溫水之上。史記集解。引瓚說溫水又作漯水。則又未知何據也。鎏案定九年。衞侯將如五氏過中牟。五氏在今邯鄲縣西南。蓋衞侯自今開州至邯鄲。而路由湯陰。是時中牟屬晉。至哀五年。趙鞅伐衞圍中牟。則中牟屬衞矣。豈因佛肸之叛地入于衞與。若臣瓚之說。引作溫水。或引作漯水。疑當爲湯水之誤也。案洪說甚核。全氏祖望經史問答莊氏述祖別記略同。如之何者。之者。是也。謂佛肸也。言佛肸已畔。己雖往。如彼不善何也。〇注。晉大夫趙簡子之邑宰。〇正義曰。佛肸是范中行邑宰。見孔子世家。此當出安國舊義。今此孔注以爲趙簡子邑宰。與彼文不合。其僞顯然。

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注孔曰。磷。薄也。涅可以染皁。言至堅者。磨之而不薄。至白者。染之於涅而不黑。喻君子雖在濁亂。濁亂不能汚。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注匏。瓠也。言匏瓜得繫一處者。不食故也。吾自食物。當東

西南北。不得如不食之物。繫滯一處。正義曰。不曰堅乎句上。皇本有曰字。緇。史世家作淄。新語道基篇。論衡問孔篇。文選座右銘注。亦作淄。阮氏元校勘記。淄緇古字通。後漢后妃紀。恩隆好合。遂忘淄蠹。以淄爲緇。漢州輔碑所謂磨而不磷。涅而不緇者。磨與磨同。甐當磷之叚借。校勘記及翟氏灝考異。桂氏馥羣經義證。馮氏登府異文考證。引漢費鳳別碑。涅而不滓。廷尉仲定碑。泥而不宰。校尉熊君碑。泥而不滓穢。據史記屈賈列傳有云。皭然泥而不滓者也。後漢書隗囂傳。賢者泥而不滓。與三碑略同。皆是涅而不緇異文書洪範疏引荀子。白沙在涅。與之俱黑。大戴禮曾子制言篇。涅作泥。是涅泥二字通用之證。鄭注云。我非匏瓜。焉能繫而不食者。冀往仕而得祿也。此非經旨。○注。磷。薄也。涅可以染皁。○正義曰。廣雅釋詁。磷。薄也。王氏念孫疏證。考工記。鮑人雖敝不甐。鄭注云。甐。古書或作磷。鄭司農云。磷讀爲磨而不磷之磷。甐磷粼並通。薄。經傳皆通作薄。方言。涅。化也。燕朝鮮洌水之間曰涅。說文。涅。黑土在水中也。是涅乃黑土。用以染物。故方言以涅訓化。漢書敘傳引此文。顏注。涅。汙泥也。可以染皁。以汙泥當黑土。辭之誤也。焦氏循補疏。孔謂可以染皁者。淮南齊俗訓云。素之質白。染之以涅則黑。俶眞訓云。今以涅染緇。則黑于涅。高誘注云。涅。礬石也。西山經。女牀之山。其陰多石涅。郭注云。即礬石也。楚人名爲涅石。秦人名爲羽涅也。神農本草經。礬石一名羽涅。涅即涅也。其可以染皁。蓋指今之皁礬。○注。匏瓠至一處。○正義曰。詩匏有苦葉傳。匏謂之瓠。說文。匏。瓠也。一物二名。言匏瓜者。匏亦瓜類也。詩傳又云。瓠葉苦不可食也。陸璣詩疏謂匏葉先甘後苦。王氏念孫廣雅疏證謂瓠有甘苦二種。瓠甘者。葉亦甘。瓠苦者。葉亦苦。甘者可食。苦者不可食。又引北方農人。謂瓠之甘者。次年或變爲苦。以陸氏先甘後苦之說爲非。如王之言。是此云不可食者。謂匏瓜之苦者也。魯語云。苦匏不材。於人共濟而已。韋昭云。材讀若裁也。不裁於人。言不可食也。是也。匏瓜以不食。得繫滯一處。王粲登樓賦。懼匏瓜之空懸。是非繫之不食。空懸。即謂懸繫也。韋昭解魯語共濟。謂佩匏。可以渡水。自是釋彼文宜然。或遂援以解論語。謂繫即繫以渡水。則已有用於人。於取譬之旨不合矣。皇疏又載一通云。匏瓜。星名也。言人有材智。宜佐時理務。爲人所用。豈得如匏瓜繫天而不可食耶。黃震日鈔云。臨川應抑之天文圖有匏瓜星。其下注引論語。正指星而言。蓋星有匏瓜之名。徒繫於天而不可食。正與維南有箕。不可簸揚。維北有斗。不可挹酒漿。同義。今案匏瓜星名。見史記天官書。此義亦通。吾自食物者。言吾當如可食之物。與匏瓜異也。當東西南北者。言人當志在四方也。檀弓引夫子云。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注六言六蔽者。謂下六事。仁知信直勇剛也。對曰。未也。居。吾語女。注孔曰。子路起對。故使還坐。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

注孔曰。仁者愛物。不知所以裁之。則悬蕩無所適守。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注孔曰。父子不知相爲隱之輩。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注孔曰。狂妄抵觸人。正義曰。六言六蔽。是古成語。夫子以其義問子路也。廣雅釋詁。蔽。障也。荀子解蔽注。蔽言不能通明。滯于一隅。如有物壅蔽之也。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人之血氣心知。本乎陰陽五行者。性也。如血氣。資飲食以養其化也。卽爲我之血氣。非復所飲食之物矣。心知之資於問學。其自得之也亦然。以血氣言。昔者弱。而今者彊。是血氣之得其養也。以心知言。昔者狹小。而今者廣大。昔者闇昧。而今者明察。是心知之得其養也。故曰雖愚必明。案六言。皆心知之善。而不好學。皆有所蔽。故荀子勸學云。君子博學而參省乎己。則知明而行無過矣。卽謂學能祛蔽也。管氏同紀聞。大人之所以言不必信者。惟其爲學而知義所在也。苟好信不好學。則惟知重然諾。而不明事理之是非。謹厚者則硜硜爲小人。苟又挾以剛勇之氣。必如周漢刺客游俠。輕身殉人。扞文網而犯公義。自聖賢觀之。非賊而何哉。案前篇云。直而無禮則絞。下章云。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與此言好直好勇之蔽同。蓋禮義皆須學以成也。皇本由下無也字。居上有日字。○注。子路起對。故使還坐。○正義曰。凡尊長問己。己將答之。皆起離席以申敬也。對畢就坐。若未畢。尊長命之坐。則坐。○注。仁者至適守。○正義曰。仁者不好學。則不知裁度。或至愛無差等也。知者不好學。多妄自用。不能據德依仁。故無所適守。○注。狂妄抵觸人。○正義曰。說文。抵。側擊也。觸。牴也。牴與抵同。剛者性獷直。其言行多抵觸人也。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注包曰。小子。門人也。詩可以興。注孔曰。興。引譬連類。可以觀。注鄭曰。觀風俗之盛衰。可以羣。注孔曰。羣居相切磋。可以怨。注孔曰。怨刺上政。邇之事父。遠之事君。注孔曰。邇。近也。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正義曰。學詩可以事父事君者。荀子言詩故而不切。其依違諷諫。不指切事情。故言者無罪。聞者足戒。詩序言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明詩教有益。故學之可事父事君也。焦氏循毛詩補疏序。夫詩。溫柔敦厚者也。不質直言之。而比與言之。不言理而言情。不務勝人而務感人。自理道之說起。人各挾其是非以逞其血氣。激濁揚清。本非謬戾。而言不本於情性。則聽者厭倦。至於傾軋之不已。而忿毒之相尋。以同爲黨。卽以比爲爭。甚而假宮闈廟祀儲貳之名。動輒千百人哭於朝門。自鳴忠孝以激其君之怒。害及其身。禍於其國。全失乎所以事君父之道。余讀明史。每歎詩教之亡。莫此爲甚。案焦說甚通。說文。鳥。長尾禽總名也。爾雅釋鳥云。二足而羽謂之禽。四足而毛謂之獸。鳥獸草木。所以貴多識者。人飲食之宜。醫藥之備。必當識別。匪可妄施。故知其名。然後能知其形。知其性。爾雅於鳥獸草木。

皆專篇釋之。而神農本草。亦詩言其性之所宜用。可知博物之學。儒者所甚重矣。○注。與引譬連類。○正義曰。周官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注。賦之言鋪。直鋪陳今之政教善惡。比。見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類以言之。興。見今之美。嫌於媚諛。取善事以喻勸之。鄭司農云。比者。比方於物也。興者。託事於物。案先鄭解比與就物言。後鄭就事言。互相足也。賦比之義。皆包於興。故夫子止言興。毛詩傳言興百十有六。而不及賦比。亦此意也。此注言引譬者。謂譬喻於物也。學記云。不學博依。不能安詩。注。博依。廣譬喻也。即此引譬之義也。言連類者。意中兼有賦比也。○注。觀風俗之盛衰。○正義曰。謂學詩可論世也。詩序云。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世治亂不同。音亦隨異。故學詩可以觀風俗。而知其盛衰。若吳季札觀樂最著也。○注。羣居相切磋。○正義曰。焦氏循補疏。案詩之教。溫柔敦厚。學之則輕薄嫉忌之習消。故可以羣居相切磋。○注。怨刺上政。○正義曰。鄭注云。怨謂刺上政。此僞孔所本。廣雅釋詁。譏諫。怨也。諫刺同。凡君親有過。諫之不從。不能無怨。孟子所謂親親之義也。然必知比興之道。引譬連類而不傷於徑直。故言易入而過可改也。

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注**馬曰。周南召南。國風之始。樂得淑女以配君子。三綱之首。王教之端。故人而不爲。如向牆面而立。

正義曰。皇本召作邵。周南召南者。謂周公召公分陝所得南國之詩也。不主一國。故總繫焉。二南之詩。用於鄉人。用於邦國。當時鄉樂未廢。故夫子令伯魚習之。依其義說以循行之。故稱爲也。竊又意二南。皆言夫婦之道。爲王化之始。故君子反身。必先修諸己。而後可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漢書匡衡傳。謂室家之道修。則天下之理得。即此義也。時或伯魚授室。故夫子特舉二南以訓之與。○注。周南至而立。○正義曰。二南亦是國風。以列在前。故言國風之始。淑女謂大姒。君子謂文王也。關雎序云。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注言此者。見二南多言德化之所及。其致治之本。則在關雎。故舉淑女配君子以爲言也。三綱者。謂君臣父子夫婦也。後漢荀爽傳。臣聞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有禮義。禮義備。則人知所厝矣。夫婦。人倫之始。王化之端。故文王作易上經首乾坤。下經首咸恆。毛詩關雎傳亦云。夫婦有別。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君臣敬。則朝廷正。朝廷正。則王化成。是夫婦爲三綱之首。王教之端也。向牆面而立者。訓正爲向。與正南面之正同。向牆面之而立。言不可行也。孟子謂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漢匡衡傳謂福之興。莫不本乎室家。道之衰。莫不始乎梱內。並此意。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注**鄭曰。玉。圭璋之屬。帛。束帛之屬。言禮非但崇此玉帛而已。所貴者。

乃貴其安上治民。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注】馬曰。樂之所貴者。移風易俗。非謂鐘鼓而已。正義曰。說文。鐘。樂鐘也。秋分之音物種成。白虎通五行篇。鐘者。動也。言陽氣於黃泉之下。動養萬物也。皇本鐘作鍾。鍾者。酒器。經傳二文多通用。荀子大略篇。聘禮志曰。幣厚則傷德。財侈則殄禮。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是言禮不重玉帛也。漢書禮樂志。樂以治內而爲同。禮以修外而爲異。同則和親。異則畏敬。畏敬之意難見。則著之於享獻辭受登降跪拜。和親之說難形。則發之於詩歌詠言鐘石筦弦。蓋嘉其敬意。而不及其財賄。美其歡心。而不流其聲音。故孔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此禮樂之本也。案此謂敬爲禮本。和爲樂本也。禮記仲尼燕居云。師。爾以爲必鋪几筵升降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乎。爾以爲必行綴兆興羽籥作鐘鼓。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亦與此章義相發。皇疏引繆播曰。玉帛。禮之用。非禮之本。鐘鼓者。樂之器。非樂之主。假玉帛以達禮。禮達。則玉帛可忘。借鐘鼓以顯樂。樂顯。則鐘鼓可遺。以禮假玉帛於求禮。非深乎禮者也。以樂託鐘鼓於求樂。非通乎樂者也。○注。玉圭至治民。○正義曰。周官典瑞云。瑑圭璋璧琮以頫聘。圭以聘君。璋以聘夫人。璧琮以享。皆瑑玉也。注。偏舉圭璋。故云屬以兼之。說文。帛。繒也。鄭注尚書云。帛。所以薦玉也。聘禮釋幣制玄纁束。注云。凡物十日束。玄纁之率。玄居三。纁居二。朝貢禮云。制丈八尺。疏云。制謂舒之長短。雜記云。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然則每卷二丈。若作制幣者。每卷丈八尺爲制。合卷爲匹也。胡氏培翬正義謂雜記是言昏禮納徵束帛。用二丈。取成數。其他禮幣。皆以一丈八尺爲節也。案帛亦言屬者。據聘禮束帛之外。又有錦紡。鄭此注意兼有之也。孝經廣要道章。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此鄭所本。○注。樂之至而已。○正義曰。孝經云。移風易俗。莫善於樂。亦馬所本。鄭注云。言樂不但崇此鐘鼓而已。所貴者。貴其移風易俗也。與馬略同。

子曰。色厲而內荏。【注】孔曰。荏。柔也。謂外自矜厲而內柔佞。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注】孔曰。爲人如此。猶小人之有盜心。穿。穿壁。窬。窬牆。正義曰。說苑修文篇。顓孫子莫曰。去爾外厲。曾子曰。外厲者必內折。內折與內荏同義。釋文。穿踰本又作窬。此誤依孔義改經文作踰。臣所見本已然也。先伯父五河君經義說略。儒行篳門圭窬。鄭注。圭竇。門旁窬也。穿牆爲之。釋文。圭窬。說文云。穿木戶也。郭璞三蒼解詁云。門旁小窬也。此則鄭本作竇。陸本作窬。玉篇引禮記及左傳並作圭窬。今左傳亦作圭竇。是知窬與竇通。說文。竇。空也。窬下曰。一曰空中也。窬是穿木戶。亦取空中之義。故凡物之取於空中者。皆得爲窬。淮南氾論訓。古者爲窬木方版以爲舟航。高誘曰。窬。空也。是也。窬與窬同。孟康漢書注曰。東南謂鑿木空中如曹曰窬。是也。此穿窬猶言穿戶。與踰牆之踰不同。孟子穿窬亦此解。謹案臧氏庸拜經日記略同。漢書胡建傳黃帝李法曰。壁壘已定。穿窬不繇路。是謂姦人。姦人者殺。此在軍律尤嚴也。○注。荏。柔也。○正義曰。漢書翟方進傳引此文。應劭注。荏。屈橈也。詩巧言荏染

柔本。毛傳。荏染。柔意也。說文。栠。弱貌。栠。與荏同。廣雅釋詁。恁。弱也。○注。穿。穿壁。窬。窬牆○正義曰。說文。穿。通也。從牙在穴中。壁。即牆也。云窬。窬牆者。謂窬即踰之叚借。孔注本亦是窬字。不作踰也。或謂僞孔亦解窬為空。則與穿壁義複。孔意不如是。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注】周曰。所至之鄉。輒原其人情。而為意以待之。是賊亂德也。一曰。鄉。向也。古字同。謂人不能剛毅。而見人輒原其趣嚮容媚而合之。言此所以賊德也。正義曰。孟子盡心篇云。孟子答萬章問。引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此孟子述所聞語較詳。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曰何以是嘐嘐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為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閹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此孟子言鄉原異於狂獧也。萬子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為原人。孔子以為德之賊。何哉。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說之。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趙岐注。萬章言人皆以為原善所至。亦謂之善人。是趙訓原為善。前篇侗而不愿。鄭注。愿。善也。原與愿同。中論考僞篇。鄉愿無殺人之罪。而仲尼深惡之。字直作愿。與趙訓同矣。一鄉皆稱善。而其忠信廉潔皆是假託。故足以亂德。所謂色取仁而行違者也。子貢問鄉人皆好。夫子以為未可。亦是恐如鄉原者在其中也。○注。所至至德也。○正義曰。注前讀鄉如字。後讀鄉與向同。其解原字。並謂原人之情。與孟子不合。蓋未然也。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注】馬曰。聞之於道路。則傳而說之。正義曰。此為聞於大道不知審擇者戒也。荀子大略篇。君子疑則不言。未問則不立。道遠日益矣。楊倞注。未曾學問。不敢立為論議。所謂不知為不知也。為道久遠。自日有所益。不必道聽塗說也。○注。聞之於道路。則傳而說之。○正義曰。皇疏云。記問之學。不足以為人師。師人必當溫故而知新。研精久習。然後乃可為人傳說耳。若聽之於道路。道路乃即為人傳說。必多謬妄。所以為有德者所棄也。亦自棄其德也。案注傳而說之。即言說之說。釋文。於塗說無音。於注說之音悅。此不可解。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注】孔曰。言不可與事君。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注】患得之。患不能得之。楚俗言。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注】鄭曰。無所不至者。言其邪媚無

所不爲。正義曰。釋文。與哉本或作無哉。得之失之之者。是也。謂祿位也。鄙夫患不得祿位。則有
貪祿干進之術。既得而又患失。則益思固其祿位。而不敢正言直諫。以取媚人主。招權納賄。
以桀病民。漢書朱雲傳。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謂鄙夫不可
與事君。苟患失之。亡所不至者也。又後漢李法傳。法上疏諫。坐失旨。免爲庶人。還鄉里。人間
其不合上意之由。法未嘗應對。固問之。法曰。鄙夫可與事君乎哉。苟患失之。無所不至。正以己
無患失之心。遂上疏諫。致罷免耳。是與鄙夫異也。若然。禮雜記云。既得之而又失之。君子恥之。
與鄙夫所患同者。君子恥不稱其位。而失之與鄙夫思固其位之志殊也。先伯父五河君經義說略曰。
自色厲而內荏。至鄙夫。凡四章。語意大略相同。皆言中不足而外有餘。蓋貌爲有德。則色厲。而陰
實小人。故內荏。貌爲好學。則道聽。而中無所守。故塗說。是故居則爲鄉愿。出則爲鄙夫。斯世
盜名之徒。其害可勝言哉。○注。言不可與事君。○正義曰。注以與爲我與之也。王氏引之經傳釋
詞解此文云。與猶以也。下文患得患失。皆言鄙夫所以不可事君之故。非謂不可與鄙夫事君也。顏
師古匡謬正俗曰。孔子曰。鄙夫可以事君也與哉。李善注文選東京賦曰。論語曰。鄙夫不可以事君。
變與言以。正與經旨相合。○注。患得之者。楚俗言。○正義曰。臧氏琳經義雜記。
古人之言。多氣急而文簡。如論語。其未得之也。患得之。以得爲不得。猶尚書以可爲不可。焦氏
循補疏。古人文法有急緩。不顯。顯也。此緩讀也。公羊傳。如勿與而已矣。何休注云。如即不如
也。齊人語也。此急讀也。以得爲不得。猶以如爲不如。何云楚俗語。孔子魯人。何爲效楚言也。
今案荀子子道篇。孔子曰。小人者。其未得也。則憂不得。既已得之。又恐失之。是以有終身之憂。
無一日之樂也。潛夫論愛日篇。孔子病夫未得之也。患不得之。又毛氏奇齡賸言引家語患弗得之。
皆以訓詁增成其義。韓愈王承福傳。其賢於患不得之而患失之者。以濟其生之欲者。亦此意。說作苛
寓簡據王承福傳。謂古本必如是。此未達古人立文之法。○注。無所不至者。言其邪媚無所不爲。
○正義曰。鹽鐵論語誹篇。君子疾鄙夫之不可與事君。患其聽從而無所不至也。聽從者無所
匡正。但知保其祿位。故必至邪媚無所不爲也。後漢李法傳注引此注。邪媚上多諂佞二字。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注包曰。言古者民疾與今時異。古之狂也肆。注包曰。肆。極意敢言。今之狂也蕩。注孔曰。蕩無所據。古之矜也廉。注馬曰。有廉隅。今之矜也忿戾。注孔曰。惡理多怒。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正義曰。朱子集注云。氣失其平則爲疾。故氣稟之偏者。亦
謂之疾。昔所謂疾。今亦亡之。傷俗之益衰也。鄭注云。魯讀廉爲貶。今從古。陳氏鱣古訓曰。貶。
自貶損也。釋名云。廉。自檢斂也。貶廉義同。案陳說固是。然廉字義勝。故鄭從古。宋氏翔鳳發
微云。狂也。矜也。愚也。皆氣質之偏。古所謂疾也。有肆以救狂。有廉以救矜。有直以救愚。是
不失爲古之疾也。蕩則失其所謂狂。忿戾則失其所謂矜。詐則失其所謂愚。此古但爲人疾。而今遂

至於死亡。人情日變。風俗日偷。聖人所爲明禮樂以救之與。○注。肆。極意敢言。○正義曰。孟子
盡心下言狂者云。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趙岐注。嘐嘐。志
大言大者也。重言古之人。欲慕之也。志大言大。即此注所云極意敢言也。○注。蕩無所據。○正
義曰。據卽據於德之據。無所據。則自放禮法之外。若原壤者也。○注。有廉隅。○正義曰。說文。
廉。仄也。仄與側同。漢書賈誼傳。廉遠地則堂高。注。廉。側隅也。荀子不苟篇。廉而不劌。注。
廉。稜也。義俱相近。○注。惡理多怒。○正義曰。注以惡理訓戾。多怒訓忿。說文。戾。曲也。
字林。戾。乖戾也。乖戾
則多違理。故注云惡理。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注孔曰。朱正色。紫閒色之好者。惡其邪好而奪正色。惡鄭聲之亂雅樂
也。注包曰。鄭聲淫聲之哀者。惡其奪雅樂。惡利口之覆邦家者。注孔曰。利口之人。多言少實。苟能說
媚時君。傾覆國家。

正義曰。皇本者作也。孟子盡心下。引孔子此言。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
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
較此文爲詳。而總之云惡似而非者。趙岐注。似眞而非眞者。孔子之所惡也。○注。朱正至正色。
○正義曰。說文云。朱。赤心木。趙岐孟子注。亦云朱。赤也。儀禮士冠禮注。凡染絳。一入謂之
縓。再入謂之赬。三入謂之纁。朱則四入與。朱爲正色者。考工記畫繢之事。東方青。南方赤。西
方白。北方黑。赤是朱。居南方之正。故爲正色也。紫爲閒色者。鄉黨皇疏引潁子嚴云。北方水。
水色黑。水尅火。火色赤。以黑加赤。故爲紫。紫爲北方閒也。釋名釋采帛。紫。疵也。非正色也。
五色之疵瑕以惑人者也。是紫爲閒色。以黑加赤。稍有赤。故與朱亂也。云閒色之好者。以時尚紫。
知色好也。困學紀聞。周衰。諸侯服紫。玉藻云。玄冠紫緌。自魯桓公始。管子云。齊桓公好服紫
衣。齊人尚之。五素易一紫。皆周衰之制也。江氏永鄉黨圖考。又引渾良夫紫衣僭君服。是當時好
服紫矣。夫子以紫奪朱惡之。非謂其閒色也。若他閒色紅綠碧緇之類。皆得用之。○注。利口至國
家。○正義曰。鄭注云。疾時利口。多言少實也。此僞孔所襲。多言少實。是其言不由中。但務爲
說媚而已。中論覈辨篇。且利口者。心足以見小數。言足以盡巧辭。給足以應切問。難足以斷俗疑。
然而好說而不倦。諜諜如也。夫類族辨物之士者寡。而愚闇不達之人者多。孰知其非乎。此其所以
無用而不見廢也。至賤而不見遺也。先王之法。析言破律。亂名改作者殺之。行僻而堅。言僞而辨。
記醜而博。順非而澤者。亦殺之。爲其疑衆惑民。而潰亂至道也。孔子曰。巧言亂德。惡似而非者也。

子曰。予欲無言。注言之爲益少。故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
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正義曰。皇疏引王弼曰。予欲無言。蓋欲
明本。舉本統末。而示物於極者也。夫立

言垂敎。將以通性。而弊至於湮。寄旨傳辭。將以正邪。而勢至於繁。旣求道中。不可勝御。是以修本廢言。則天而行化。案夫子本以身敎。恐弟子徒以言求之。故欲無言以發弟子之悟也。詩日月報我不述。毛傳。述。循也。言弟子無所遵行也。鄭注云。魯讀天爲夫。今從古。鄭以四時行。百物生。皆說天。不當作夫。故定從古。翟氏灝考異謂兩句宜有別。上句從魯論爲勝。誤也。四時行者。謂春夏秋冬四時相運行也。春秋繁露四時之副篇。天之道。春暖以生。夏暑以養。秋清以殺。冬寒以藏。暖暑淸寒。異氣而同功。皆天之所以成歲也。又人副天數篇。春生夏長。百物以興。秋殺冬收。百物以藏。是百物之生。隨四時爲興藏也。詩文王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載者。事也。天不言而事成。故無聲無臭也。禮哀公問篇。孔子云。無爲而物成。已成而明。是天道也。是天道也。荀子天論篇。列星隨旋。日月遞炤。四時代御。陰陽大化。風雨博施。萬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養以成。不見其事而見其功。夫是之謂神。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無形。夫是之謂天。案聖人法天。故大易咸取爲象。夫子易傳特發明之。故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其敎人也。亦以身作則。故有威可畏。有儀可象。亦知天道之直然循行。望之而可知。儀之而可得。固不必諄諄然有話言矣。○注。言之爲益少。○正義曰。夫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故恐徒言之。則爲益少也。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注】孺悲。魯人也。孔子不欲見。故辭之以疾。爲其將命者不知己。故歌。令將命者悟。所以令孺悲思之。○正義曰。釋文。孺字亦作孺。此俗體。禮雜記云。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乎書。是孺悲實親學聖門。而孔子不見之者。此欲見。是始來見。尙未受學時也。儀禮士相見禮疏謂孺悲不由紹介。故孔子辭以疾。此義當出鄭注。御覽四百二引韓詩外傳云。子路曰。聞之於夫子。士不中間而見。女無媒而嫁者。非君子之行也。注云。中間。謂介紹也。禮少儀云。聞始見君子者。辭曰。某固願聞名於將命者。不得階主。此少者見尊長之禮。當有介紹。聘義所謂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是也。鄭注又云。將命。傳辭者。此指主人之介。傳主人辭者也。戶。室戶也。古人燕居在室中。卽見賓亦然。取瑟而歌。謂取瑟鼓之。而復倚聲以歌也。皇本辭下有之字。○注。爲其至思之。○正義曰。不知己。邢本訛知字。己誤已。此從皇本補正。將命者悟知其非疾。必亦告之孺悲。令孺悲自思其失禮而改之也。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舊穀旣沒。新穀旣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注】馬曰。周書月令有更火之文。春取楡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一年之中。鑽火各異木。故曰改火也。○正義曰。

三年喪期。鄭君以爲二十七月。王肅以爲二十五月。儀禮士虞禮云。朞而小祥。又朞而大祥。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猶未配。注。中猶閒也。與大祥閒一月。自喪至此。凡二十七月。胡氏培翬正義。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大祥。二十七月而禫。猶朞之喪。十三月而大祥。十五月而禫。皆與大祥閒隔一月也。檀弓曰。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祥而縞。謂二十五月也。是月禫。二十七月也。徙月樂。二十八月也。戴德喪服變除禮云。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而禫。白虎通云。二十七月而禫。通祭宗廟、去喪之殺也。自王肅誤讀祥而縞。是月禫之文。以禫亦在二十五月。祥禫同月。又以士虞禮中月而禫。爲月中而禫。謂在祥月之中。與鄭異說。非也。案二十五月之說。見禮三年問。及公羊閔二年傳。或彼文止據大祥爲再期。未數禫月也。梁氏玉繩瞥記。閔二年。吉禘于莊公。傳云。譏始不三年也。文二年。公子遂如齊納幣。傳云。譏喪娶也。蓋周喪禮廢。三年之喪。久已不行。論語宰我問三年喪。疏引繆協。謂宰我思啓憤於夫子。以戒將來。義在屈己明道。此解極確。與齊宣王欲短喪不同。案詩素冠序。刺不能三年也。檜爲鄭武公所滅。此詩當作於平王之世。又公羊哀五年傳。秋九月癸酉。齊侯處臼卒。六年傳。秋七月。除景公之喪。是三年之喪。當時久不行。故滕文公問孟子。定爲三年之喪。而父兄百官皆不欲。且云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魯先君。則文公以來之謂也。然檀弓言子夏閔子騫。皆三年喪畢。見於夫子。是聖門之徒。皆能行之。宰我親聞聖教。又善爲說辭。故舉時人欲定親喪爲期之意。以待斥於夫子。其謂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此亦古成語。謂人久不爲禮樂。則致崩壞。非爲居喪者言。而當時短喪者。或據爲口實。故宰我亦直述其語。不爲諱隱也。期已久矣。期讀如朞。釋文云。期音基。下同。一本作其。一本是也。其已久矣。謂三年太久。史記弟子列傳作不已久乎。可證也。下文期可已矣。方讀如基。與期已久矣之期。文同義異。盧氏文弨考證。反疑其爲朞之誤。非也。說文云。穀。續也。百穀之總名。沒。盡也。鄭注云。升。成也。言舊穀已盡。新穀已成。明期是周歲。天道將復始也。燧者。左文十年傳。命夙駕載燧。杜注。燧。取火者。禮內則。享佩有木燧金燧。鄭注。木燧。鑽火也。金燧。可取火於日。考工記。鞠人鑒燧之齊。鄭注。鑒燧。取水火於日月之器也。此卽金燧之制。與木燧名同。世本云。造火者燧人。因以爲名也。周氏柄中典故辨正。鑽燧之法。書傳不載。揭子宣璇璣遺述云。如榆剛取心一段爲鑽。柳剛取心方尺爲盤。中鑿眼。鑽頭大。旁開寸許。用繩力牽如車。鑽則火星飛爆出竅。薦煤成火矣。此卽莊子所謂木與木相摩則燃者。古人鑽燧之法。意亦如此。今案揭說頗近理。若然。則春取榆柳者。正用兩木。一爲鑽。一爲燧也。其夏杏桑柘。意亦然矣。徐氏頲改火解。改火之典。昉於上古。行於三代。迄於漢。廢於魏晉以後。復於隋而仍廢。尸子曰。燧人上觀星辰。察五木以爲火。故曰昉於上古也。周監二代。周官有司爟行火之政令。故曰行於三代也。漢武帝時。別置火令丞中興省之。然續漢志曰。冬至鑽燧改火。故曰迄於漢。隋王劭以改火之義。近代廢絕。引東晉時有以雒陽火渡江者。世世事之。非見絀於魏晉後乎。隋文從劭請而復之。然其後不見匯行者。蓋視爲具文而已。故曰復於隋而仍廢者也。案周官司爟云。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管子禁藏篇。鑽燧易火。所以去茲毒也。蓋四時之火。各有

所宜。若春用楡柳。至夏仍用楡柳便有毒。人易以生疾。故須改火以去兹毒。即是以救疾也。○注。周書至火也。○正義曰。周書月令篇。今亡。漢書藝文志。周書七十一篇。劉向云。周時誥誓號令。蓋孔子所論百篇之餘。周禮司爟疏引鄭此注。周書曰云云。與馬注同。漢人皆見周書。則隋書經籍志繫之汲冢。謂與竹書並出晉世。誤也。先鄭司爟注。引鄹子同。亦本周書。楡柳棗杏桑柘柞楢槐檀。皆木名。說文。柘。桑也。疑柘是桑之屬。又說文櫨下云。櫨木出發鳩山。而北山經發鳩之山。其上多柘木。則櫨柘通也。此木今不知所指。鄭詩箋云。柞。櫟也。櫟今之皁斗。陸璣引三蒼。棫。即柞也。爾雅釋木。棫白桵。郭注以爲小木叢生。二說各異。然高誘注淮南時則訓云。木不出火。惟櫟爲然。則以柞爲棫近之矣。說文。楢。柔木也。工官以爲輿輪。郭注中山經又云。楢。剛木也。中車材。段氏玉裁說文注。謂此木堅韌。故訓柔異稱而同實是也。皇疏云。楡柳色青。春是木。木色青。故春用楡柳也。棗杏色赤。夏是火。火色赤。故夏用棗杏也。桑柘色黃。季夏是土。土色黃。故季夏用桑柘也。柞楢色白。秋是金。金色白。故秋用柞楢也。槐檀色黑。冬是水。水色黑。故冬用槐檀也。案淮南時則訓。春爨萁燧火。夏秋爨柘燧火。冬爨松燧火。此與周書不同。又天文訓云。冬至甲子。受制木用事。火烟青。七十二日。戊子。受制土用事。火烟黃。七十二日。庚子。受制金用事。火烟白。七十二日。丙子。受制火用事。火烟赤。七十二日。壬子。受制水用事。火烟黑。七十二日。其次土先於金。金先於火。周氏柄中以董子繁露證之。木令後當次火。火令後當次土。今文錯誤。其說甚確。管子幼官篇又云。春以羽獸之火爨。夏以毛蟲之火爨。秋以介蟲之火爨。冬以鱗蟲之火爨。中央以倮蟲之火爨。周氏柄中云。月令春其蟲鱗。夏其蟲羽。秋其蟲毛。冬其蟲介。蓋冬至後改春火。春其蟲鱗。而時則猶冬也。故曰冬以鱗獸之火爨。其實木用事。乃春火也。由此推之。春改夏火。夏其蟲羽。故曰春以羽獸之火爨。夏改秋火。秋其蟲毛。故曰夏以毛獸之火爨。秋改冬火。其蟲介。故曰秋以介蟲之火爨。月令以四時之正言。管子以改火之始言。故異耳。

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爲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爲也。今女安則爲之。注孔曰。旨。美也。責其無仁恩於親。故再言女安則爲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注馬曰。子生未三歲。爲父母所懷抱。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注孔曰。自天子達於庶人。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注孔曰。言子之於父母。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而子也有三年之愛乎。正義曰。說文。稻。稌也。別二名。北方以稻爲穀之貴者。故居喪不食之也。儀禮喪服傳言居喪旣虞。食疏食水飲。旣練。始食菜果。飯素食。練者。小祥之祭。鄭彼注云。疏猶麤也。素猶故也。謂復平生

時食也。程氏瑤田疏食素食說云。疏食者。稷食也。不食稻粱黍也。素食。鄭云復平生時食。謂黍稷也。賤者食稷。然豐年亦得食黍。若稻粱二者。據聘禮公食大夫禮皆加饌。非平生常食。居喪更何忍食。故夫子斥宰我曰。食夫稻。于女安乎。是雖既練飯素食。亦必不食稻粱。宜止於黍稷也。詩碩人箋。錦。文衣也。終南傳。錦衣。采色也。錦是有文采之衣。謂凡朝祭服。以帛爲之者也。檜詩刺不能三年。而云庶見素冠素衣。素冠。練冠也。禮檀弓云。練。練衣。黃裏縓緣。閒傳云。期而小祥。練冠縓緣。又期而大祥。素縞麻衣。注云。麻衣。十五升布深衣也。謂之麻者。純用布。無采飾也。陳氏奐毛詩疏。小祥大祥。皆用麻衣。大祥之麻衣。配縞冠。小祥之麻衣。配練冠。是未終喪。皆服麻衣。無采飾。則不得衣錦可知。皇本稻下錦下有也字。俗安則爲之句上有曰字。說文。甘。美也。詩多言旨酒。此文食旨。兼凡飲食言之。喪大記云。祥而食肉。謂大祥也。閒傳云。期而大祥。有醯醬。有醯醬者。明始得食肉也。又云。中月而禫。禫而飲醴酒。始飲酒者。先飲醴酒。始食肉者。先食乾肉。則自小祥後。但得食菜果飯素食。而醯醬食肉。必待至大祥之後。飲醴酒。必待至禫之後。則小祥後不得食旨明矣。喪大記。祥而外無哭者。禫而內無哭者。樂作矣故也。檀弓云。祥之日。鼓素琴。則自大祥之前。不與於樂。故曲禮云。居喪不言樂是也。居處謂居常時之處也。閒傳云。父母之喪。居倚廬。寢苫枕塊。不說絰帶。既虞卒哭。柱楣翦屏。芐翦不納。期而小祥。居堊室。寢有席。又期而大祥。居復寢。中月而禫。禫而牀。喪服傳言既虞。寢有席。與閒傳言寢有席。在小祥之後稍異。又喪服傳言既練舍外寢。注云。舍外寢於中門之外。所謂堊室也。則鄭以喪服傳與閒傳合也。又喪大記。既練居堊室。既祥黝堊。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復寢在禫後。與閒傳在大祥後。又稍異。以理衡之。當以大記爲備也。禮問喪云。夫悲哀在中。故形變於外也。痛疾在心。故口不甘味。身不安美也。孝經喪親章。服美不安。聞樂不樂。食旨不甘。此哀戚之情也。不仁者。言不愛父母。是不仁也。故又曰。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言無有也。大戴禮盛德篇。凡不孝。生於不仁愛也。不仁愛。生於喪祭之禮不明。喪祭之禮。所以教仁愛也。致愛故能致喪祭。即此義也。漢石經於其父母下無乎字。嘗讀䠞。○注。旨。美也。○正義曰。說文同。○注。子生未三歲。爲父母所懷抱。○正義曰。說文。褱。俠也。袌。褱也。今字作懷作抱。皆叚借字。蓼莪詩云。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注。自天子達於庶人。○正義曰。禮三年問。引論語此文。通喪作達喪。注。達謂自天子至於庶人。此孔所本。禮中庸云。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注。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正義曰。詩蓼莪文。注引此者。見三年之喪。亦是恩報德也。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注馬曰。爲其無所據樂善。生淫欲。不有博弈者乎。爲之猶賢乎已。正義曰。孟子告子篇。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思者。思理義也。無所用心。則於理義皆不知思。其不能學可知。難者。言難以成德也。孟

孟子告子篇。今夫弈之爲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是博弈皆用心也。賢者。勝也。己者。止也。博弈之人。知用其心。若作他事。當亦用心。故視無所用心者爲勝也。荀子脩身篇。偷儒憚事。無廉恥而嗜乎飲食。則可謂惡少者矣。偷儒憚事。即無所用心之人也。博者。說文。簙。局戲也。六箸十二棊也。方言。簙謂之蔽。或謂之箘。秦晉之閒謂之簙。吳楚之閒或謂之蔽。或謂之箭裹。或謂之簙毒。或謂之夗專。或謂之𥱼璇。或謂之棊。簙與博同。荀子大略篇。六貳之博。楊倞注。六貳之博。即六博也。王逸注楚辭云。投六箸。行六棊。故曰六博。今之博局。亦二六相對也。西京雜記。許博昌善陸博法。用六箸以竹爲之。長六分。或用二箸。列子說符篇。釋文引六博經云。博。二人相對坐向局。局分爲十二道。兩頭當中。名爲水。用棊十二枚。法六白六黑。又用魚二枚。置於水中。其擲采以瓊爲之。二名牽魚。每一牽魚。獲二籌。翻一魚。獲三籌。若已牽兩魚而不勝者。名曰被翻雙魚。彼家獲六籌爲大勝也。弈者。說文云。弈。圍棊也。文選博弈論注。引邯鄲淳藝經曰。棊局縱橫。各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白黑棊子。各一百五十枚。焦氏循孟子正義。博蓋即今之雙陸。弈爲圍棊。以其局同用枰平承於下。則皆謂之枰。以其同行於枰。皆謂之棊。上高而銳如箭。亦如箸。今雙陸棊。俗謂之鎚。尚可考見其狀。故有箭箸之名。今雙陸枰上。亦有水門。其法古今有不同。如弈。古用二百八十九道。今則用三百六十一道。亦其例也。蓋弈但行棊。博以擲采而後行。棊。後人不行棊而專擲采。遂稱擲采爲博。博與弈益遠矣。○注。爲其無所據樂善生淫欲。○正義曰。不用心則無所據依以樂善。既不樂善。則自生淫欲。魯語敬姜曰。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爲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正義曰。尚上義同。故二文並用。義以爲上者。言以義勇爲上也。禮聘義云。有行之謂有義。有義之謂勇敢。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能以立義也。所貴於立義者。貴其有行也。所貴於有行者。貴其行禮也。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敢行禮義也。故勇敢強有力者。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用之於戰勝。則無敵。用之於禮義。則順治。外無敵。內順治。此之謂盛德。故聖王之貴勇敢強有力如此也。勇敢強有力。而不用之於禮義戰勝。而用之於爭鬭。則謂之亂人。刑罰行於國。所誅者亂人也。又荀子榮辱篇。爲事利爭貨財。無辭讓。果敢而振。猛貪而戾。恈恈然唯利之見。是賈盜之勇。二文並可證此章之義。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注包曰。好稱說人之惡。所以爲惡。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注孔曰。訕謗毀。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注馬曰。窒。窒塞

也。正義曰。皇本子貢下有問字。漢石經作君子有惡乎。子曰。有。案亦是承上之辭。此句上無所承。
自不當有亦字。陳氏鱣古訓曰。子曰有者。與檀弓曾子曰有句法同。又漢石經惡居下而訕上者。無
流字。惠氏棟九經古義云。當因子張篇。惡居下流。涉彼而誤。鹽鐵論。大夫曰。文學居下而訕上。
漢書朱雲傳。小臣居下訕上。是漢以前無流字。陳氏鱣古訓云。四輩經比丘尼經音義引亦無流字。
馮氏登府異文考證云。白六帖兩引俱無流字。案皇疏云。又憎惡爲人臣下。而毀謗其君上者也。邢
疏云。謂人居下位。而謗毀在上。並無流字。今經文有流字。後人據誤本加也。少儀疏引此文。雖
有流字。亦後人所增。蔡邕楊賜碑。惟我下流。二三小臣。此自稱爲謙辭。非本論語此文。鄭注云。
魯讀窒爲室。今從古。馮氏登府異文考證。說文。室。實也。集韻。窒。實也。義本通。古二字亦
相假。周卯敦銘。孚乎家室。韓勑碑。磨城庫室。漢書功臣表。有肩簡侯窒中同。史記作室。皆其
證也。馬氏應劇曰。室有窒義。太玄經曰。冷竹爲管。室灰爲候。虞翻注。室。窒也。案窒室音義
俱近。故魯論作室。鄭以窒義較顯。故從古。○注。好稱說人之惡。所以爲惡。○正義曰。君子隱
惡揚善。故稱說人惡。爲君子惡也。○注。訕。謗毀。○正義曰。說文。訕。謗也。一切經音義五
引蒼頡。訕。誹毀也。禮少儀云。爲人臣下者。有諫而無訕。孔疏謂道說君之過惡。○注。窒。窒
塞也。○正義曰。注當云窒。窒也。衍一窒字。說文。窒。塞也。塞。隔也。龔氏望注云。不通恕
道。窒塞於事。廣雅釋詁。恎。很也。王氏念孫疏證。玉篇。恎。惡性也。論語惡果敢而窒者。窒與
恎通。言很戾也。馬融訓窒爲塞。失之。下文云。窒。惡也。義與恎相近。案王說亦備一義。其斥馬
注爲失。誤也。

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徼以爲知者。注孔曰。徼。抄也。抄人之意以爲己有。惡不孫以爲勇者。惡訐以爲直者。注包曰。訐謂攻發人之陰私。

正義曰。曰賜也亦有惡乎。皇本乎作也。以此語屬子貢。邢疏同。文選西
征賦注。引子貢曰。賜也亦有惡乎。尤可證。釋文。徼。鄭本作絞。古卯反。中論覈辯篇。孔子曰。
小人毀訾以爲辯。絞急以爲智。不遜以爲勇。斯乃聖人所惡。中論此文。誤以此節爲夫子語。毀訾
以爲辯。即訐以爲直之義。絞急與鄭本作絞字同。阮氏元校勘記曰。徼絞聲。古音同部。故得通
借。案左成十四年傳。引詩彼交匪傲。漢書五行志引左傳彼交作匪徼。亦交徼二聲旁通之證。絞急
者。謂於事急迫。自矜其能以爲知也。中論此文。可補鄭義。馮氏登府異文考證。禮記隱義云。齊
以相絞訐爲掉磬。論語言絞以爲知。又云。訐以爲直。絞訐連文。正齊魯之方言。鄭氏北海人。其
注三禮多齊言。故於齊古魯參校之時。不從古而從魯也。案鄭作絞。不知何論。必如隱義之說。亦是
齊論。而馮君以爲從魯。殊屬臆斷。惡不遜以爲勇者。言本無勇。假不遜以爲勇也。荀子脩身篇。
加惕悍而不順。險賊而不弟焉。則可謂不詳少者矣。即此文之意。○注。徼。抄也。抄人之意以爲
己有。○正義曰。說文。徼。循也。循。順行也。漢書言中尉徼循京師。引申爲凡遮取之義。故注
訓抄。說文。鈔。叉取也。無抄字。一切經音義二引字書。抄。掠也。又引通俗文。遮取謂之抄掠。
音義又云。古文抄鈔二形。案曲禮毋勦說。注。勦猶擥也。謂取人之說以爲己說。與此注意同。○

注。訐謂攻發人之陰私。○正義曰。釋文引說文云。訐。面相斥。是訐爲攻發也。陰私。人所諱言。而面相攻發。以爲己直也。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正義曰。此爲有家國者戒也。養猶待也。左僖二十四年傳。女德無極。婦怨無終。杜注。婦女之志。近之則不知止足。遠之則忿怨無已。卽此難養之意。易家人九三云。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象傳。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此卽不孫之象。故初九云。閑有家。言當敎之於始也。六二云。无攸遂在中饋貞吉。言婦人惟酒食之議。故能順以巽也。師上六云。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小人卽此篇上章所指鄙夫之屬。皇本怨上有有字。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注 鄭曰。年在不惑。而爲人所惡。終無善行。正義曰。漢石經年卌見惡焉。卌从兩廿。卽四十字之併。漢碑多如此作。○注。年在至善行。○正義曰。皇疏云。人年未四十。則德行猶進。當時雖未能善。猶望可改。若年四十在不惑之時。猶爲衆人共所見憎惡者。則當終其一生。無復有善理。案曾子立事篇。三十四十之閒而無藝。卽無藝矣。五十而不以善聞。則無聞矣。七十而無德。雖有微過。亦可以勉矣。孔氏廣森補注。勉當爲免。言不足責。並言人年至壯老。無所成德。譏論之也。

卷二十一　微子第十八

集解　凡十四章正義曰。此篇實止十一章。疑四爲一誤。

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注 馬曰。微箕二國名。子。爵也。微子。紂之庶兄。箕子。比干。紂之諸父。微子見紂無道。早去之。箕子佯狂爲奴。比干以諫見殺。孔子曰。殷有三仁焉。注 仁者愛人。三人行異而同稱仁。以其俱在憂亂寧民。正義曰。微箕皆有封國。還仕王朝爲卿士。至此諫紂。俱不聽。微子乃去其位。行遯於外。箕子以佯狂去位。爲紂奴也。史記宋微子世家。周武王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於軍門。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於是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復其位者。復其微子之位也。及武庚誅。乃改封國於宋。爲宋公。又宋世家言武王封箕子於朝鮮而不臣。是二子後皆別封。此仍言微箕者。從故爵也。舊時說者謂微子去之。是去殷如周。與載籍無一合者。抑亦妄矣。宋氏翔鳳經傳考證。此章止敍比干之諫。

一飯微箕兩賢。初無一言之悟主者。不知非也。微箕之諫。已寘於比干之諫之中。特文勢頓跌而下。使人不覺耳。宋世家曰。紂既立不明。淫亂於政。微子數諫。紂不聽。及祖伊以西伯昌之修德滅阢。懼禍至以告紂。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乎。是何能爲。於是微子度紂不可諫。欲死之。及出。未能自決。乃問于太師少師。于是太師少師乃勸微子去。遂行。又曰。紂爲淫泆。箕子諫不聽。人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人臣諫不聽而去。是彰君之惡。而自說于民。吾不忍爲也。乃被髮佯狂而爲奴。又曰。王子比干。見箕子諫不聽而爲奴。則曰。君有過而不以死爭。則百姓何辜。乃直言諫紂。由此觀之。微箕非不諫也。特比干被禍尤烈耳。○注。微箕至見殺。○正義曰。微箕皆殷時封國。孔氏書疏引鄭玄說。以爲俱在圻內也。杜預春秋釋例。僖六年。微。東平壽張縣西北有微鄉微子冢。水經濟水注。濟水又北逕微鄉東。春秋莊公二十八年。經書冬築郿。京相璠曰。公羊傳謂之微。東平壽張縣西北三十里有故微鄉。魯邑也。杜預曰。有微子冢。西北去朝歌。尚在圻內。寰宇記云。博州聊城縣有微子城。博州。今東昌府治。聊城爲附郭首邑。與壽張毗連、故兩邑皆言有微地。實則壽張是也。閻氏若璩釋地謂今潞安府潞城縣東北十五里有微子城。此據明一統志。不足信也。左僖三十三年經。晉人敗狄于箕。注。太原陽邑縣南有箕城。閻氏釋地謂在今山西遼州榆社縣東南三十里。而彙纂謂在太谷縣東南三十五里。是榆社縣西。亦一邑兩載。皆在圻內。但未知孰是。又左傳秦入我河曲。焚我箕郜。江氏永春秋地理考實。謂今山西隰州蒲縣東北有箕城。當即其地。然去朝歌甚遠。必非箕子所封邑也。比干未有封國。孟子稱王子比干。疑比干卽其名。或字也。路史謂虘之比陽、有比水。卽比干國。其說不知何本。考比陽於漢地志。屬南陽郡。非在圻內。路史誤也。白虎通爵篇。子者。孳也。孳孳無已也。殷爵三等。謂公侯伯也。此得有子者。鄭君王制注。異畿內謂之子是也。微子名啟。箕子名無考。莊子。大宗師若狐不偕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他。申徒狄。司馬彪注。以胥餘爲箕子名。尸子亦云。箕子胥餘。漆身爲厲。被髮佯狂。胥餘並承箕子之下。則彪說亦可信也。左定九年傳。陽虎曰。微子啟。帝乙之元子也。呂氏春秋仲冬紀紂之母。生微子啟與仲衍。其時猶尚爲妾。已而爲妻而生紂。史記殷本紀。帝乙長子曰微子啟。啟母賤。不得嗣。少子辛。辛母正后。辛爲嗣。帝乙崩。子辛立。是爲帝辛。天下謂之紂。宋世家。微子開者。殷帝乙之首子。而紂之庶兄也。庶兄者。謂微子生時。其母未爲后。則微子是帝乙庶子。卽是紂之庶兄。此馬注意亦然也。孟子告子篇。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啟。王子比干。又以微比皆紂諸父。說比干者無異辭。而微子爲諸父。則止孟子一言。翟氏灝考異引陸象山說。從孟子。則以箕子稱微子曰王子。與比干稱謂同。或其行輩亦同。姚氏鼐經說。牧誓言播棄王父母弟不迪。苟有庶兄。播棄不迪。其罪不甚于王父母弟乎。而武王乃不言之乎。吾是以知惟孟子之言信也。宋世家又云。箕子者。紂親戚也。不言爲何行輩。服虔杜預以爲紂庶兄。而王肅以爲紂諸父。與馬此注同。高誘注淮南主術。爲紂庶兄。而注呂氏春秋必己篇謂過理等篇。皆爲紂諸父。傳聞各異。未知孰是。殷本紀云。紂愈淫亂不止。微子數諫不聽。乃與太師少師謀遂去。比干曰。爲人臣者。不得不以死爭。迺強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剖比干。觀其心。箕子懼。乃佯狂爲奴。

紂又囚之。此紀先敘微子。次比干箕子。爲此注本之。遂以微子爲早去也。宋世家云。箕子諫不聽。乃被髮佯狂而爲奴。王子比干。見箕子諫不聽而爲奴。乃直諫紂。紂怒。乃遂殺王子比干。於是太師少師。乃勸微子去。遂行。則又先箕子。次比干。次微子。與殷紀敘述不同。韓詩外傳。紂作炮烙之刑。王子比干曰。主暴不諫。非忠也。畏死不言。非勇也。見過卽諫。不用卽死。忠之至也。遂諫三日不去。紂囚殺之。又云。比干諫而死。箕子曰。知不用而言。愚也。殺身以彰君之惡。不忠也。遂被髮佯狂而去。此傳先比干。次箕子。與殷紀同。與宋世家異。而不言微子去之在何時。竊以微子事。當從宋世家。以宋人所載。必得實也。若箕比先後。宜闕疑焉。佯狂者。佯。僞也。廣雅釋詁。狂。癡也。後漢陳忠傳注。狂易。謂狂而易性也。爲奴者。周官司厲。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舂槀。凡有爵者。與七十者。與未齔者。皆不爲奴。鄭注謂坐爲盜賊而爲奴者。輸于罪隸。此據漢法以說爲盜賊之罰。其實凡有罪皆得輸入。故甘誓言奴戮汝也。箕子是有爵。雖有罪。不得爲奴。故必佯狂而後。得以沒入。先鄭司厲注云。箕子爲之奴。罪隸之奴也。是也。御覽四百十九引鄭注云。此三人。紂同姓大臣。微子知紂惡而去之。箕子比干不忍去。故或爲奴。或見殺。詩邶栢舟疏引鄭注又云。箕子比干不忍去。皆是同姓之臣。有親屬之恩。君雖無道。不忍去之也。然君臣義合。道終不行。雖同姓有去之理。故微子去之。與箕子比干同稱三仁。案白虎通五行篇。親屬臣諫不相去何法。法木枝葉不相離也。何休公羊莊九年注。禮公子無去國道也。是同姓之臣無去理。然微子實處不得不去之勢。故鄭君復言同姓有去理以明之也。○注。仁者至寧民。○正義曰。憂亂者。憂君亂也。憂亂寧民。皆是愛人。故爲仁也。中論智行篇。微子介於石不終日。箕子內難而能正其志。比干諫而剖心。君子以微子爲上。箕子次之。比干爲下。故春秋大夫見殺。皆譏其不能以智自免也。案微子之去。在箕比事後。彼見二子及己諫已不行。故聽太師少師之謝。然後去也。以智許之。必非微子所願。而比干以忠愛受奇禍。復從而奪之。亦太近刻。然則夫子之次三子。或如胡炳文四書通謂先易者後難者也。以爲上下之次。殆未然矣。皇本此注作馬曰。

柳下惠爲士師。注孔曰。士師。典獄之官。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注孔曰。苟直道以事人。所至之國。俱當復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正義曰。鄭注云。黜。退也。案說文。黜。貶下也。三黜仍爲此官。故先言爲士師。明非改官也。柳下被黜不去。卽是降志辱身之事。然不爲枉道。故孟子稱爲聖之和。又言不以三公易其介也。戰國燕策。燕王喜謝樂毅書曰。昔者柳下惠吏于魯。三黜而不去。或謂之曰。可以去。柳下惠曰。苟與人之異。惡往而不黜乎。猶且黜乎。寧于故國耳。與此文略同。○注。士師。典獄之官。○正義曰。鄭亦有此注。孔所襲也。周官士師。下大夫四人。鄭注。士。察也。主察獄訟之事。此官王朝得有下大夫。若侯國。不過以中下士爲之。故孟子言柳下惠不卑小官也。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閒待之。【注】孔曰。魯三卿。季氏爲上卿。孟氏爲下卿。不用事。言待之以二者之閒。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注】以聖道難成。故云吾老不能用。正義曰。待孔子。史記孔子世家作止孔子。謂商所以安止之也。世家云。魯昭公奔於齊。頃之魯亂。孔子適齊。景公問政孔子。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他日又復問政於孔子。孔子曰。政在節財。景公說。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進云云。後景公敬見孔子。不問其禮。異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閒待之。齊大夫欲害孔子。孔子聞之。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魯。其事在孔子三十五歲之後。四十二歲之前。景公欲以尼谿封孔子。晏嬰雖沮之。而公猶欲待之以季孟之閒。是公意猶未忘也。邢疏云。景公言我待孔子以上卿之位。則不能。以其有田氏專政故也。又不可使其位卑若魯孟氏。故將待之以季孟二者之閒。案左氏傳。劉康公曰。叔孫之位。不若季孟。又叔孫僑如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二文皆言季孟。全氏祖望問答。謂以權勢稱之。故四分公室。舍中軍。則季氏將左師。孟氏將右師。而叔孫氏自爲軍。是三桓之勢。季一孟二。不可晏守下卿之說而輕之。其說甚確。若然。則康公所言叔孫位不若季孟者。亦是明其權重。假位說之。非其實也。此文季孟之閒。專是言位。周氏炳中典故辨正。謂季孟之閒。明明在季之下。孟之上。即謂將以叔孫氏待孔子。亦無不可。周氏之言。尤洽經旨。景公雖欲待孔子。而終不果行。後又託於吾老而不能用。孔子所以去齊而反魯也。待孔子與吾老之言。非在一時。故論語用兩曰字別之。○注。魯三至之閒。○正義曰。昭四年左傳。季孫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司徒。上卿也。司空。下卿也。哀二年。經書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此正魯三卿之位次。但孟氏雖居下卿。而權重於叔氏。故當時多言季孟。此注謂孟不用事。誤。○注。以聖道難成。故云吾老不能用。○正義曰。世家晏嬰曰。自大賢之息。周室既衰。禮樂缺有閒。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若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是晏嬰以聖道難成。故景公聞而止尼谿之封。其後以吾老不能用辭孔子。亦由晏嬰前言惑沮之也。左襄二十五年傳。叔孫宣伯之在齊也。叔孫還。納其女于靈公。嬖。生景公。宣伯在齊。爲魯成十六年。景公之生。當在成十七八年。計其即位時。已二十七八歲。至孔子因魯亂適齊。則在景公三十一年後。故閻氏若璩釋地謂孔子在齊。爲景公三十二年。時年已六十。故稱老。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注】桓子。季孫斯也。使定公受齊之女樂。君臣相與觀之。廢朝禮三日。孔子行。正義曰。釋文。歸如字。鄭作饋。案後漢蔡邕傳注。文選鄒陽上書注。並引作饋。用鄭本也。江氏永鄉黨圖考。按世家歸女樂。去魯適衛。皆敘於定公

十四年。非也。定十二年夏。有築蛇淵囿大蒐比蒲。皆非時勞民之事。使夫子在位。而聽其行之。則何以爲夫子。考十二諸侯年表及衛世家。皆於靈公三十八年書孔子來。祿之如魯。衛靈三十八。當魯定十三。蓋女樂事。在十二十三冬春之閒。去魯實在十三年春。魯郊嘗在春。故經不書。當以衛世家爲正。○注。桓子至三日。○正義曰。孔子世家。孔子由大司寇。行攝相事。於是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歸。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爲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之爲先并矣。盍致地焉。犂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爲周道游。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而師己送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蓋優哉游哉。維以卒歲。師己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己以實告。桓子喟然歎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夫。此僞孔所本。韓非內儲說。言齊景公以女樂六遺哀公。此紀事之誤。又言仲尼諫不聽。去而之楚。謂孔子諫女樂。深合事情。足補世家之闕。案孟子言孔子於季桓子。有見行可之仕。世家亦言行乎季孫。三月不違。其任孔子甚專。至將死。命康子必反孔子。此不得謂不知孔子矣。乃受齊女樂。甘墮齊人術中。而迫孔子以不得不行。此當別有隱情。或卽惑於公伯寮之愬。以夫子爲彊公弱私。不利於己。故孔子於女樂之受。雖諫亦不聽也。世家言孔子去魯適衛。而韓非及檀弓皆言適楚。亦傳聞各異。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注孔曰。比孔子於鳳鳥。鳳鳥待聖君乃見。非孔子周行求合。故曰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注孔曰。已往所行。不可復諫止。自今已來。可追自止。辟亂隱居。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注孔曰。已而已而者。言世亂已甚。不可復治也。再言之者。傷之深也。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注包曰。下。下車。

正義曰。莊子人閒世云。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吾行卻曲。無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此當是接輿歌原文。論語節引之耳。哀追已殆皆韻。戴氏望論語注。據莊子解此文云。往。往世。諫。正也。言禍亂相尋

已往。不可以禮義正之。來。來世也。言待來世之治。猶可追耶。明不可追。殆。疑也。昭王欲以書社地封孔子。令尹子西沮之。故言今之從政者見疑也。案戴說是也。孔子世家載子西說云。且楚之祖。封於周。號爲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爲佐。非楚之福也。是子西以夫子得志。不利於楚。故疑之也。莊子云。殆乎殆乎。畫地而趨。畫地卽指封書社之事。明以此見殆。則殆訓疑至確也。何德之衰。此據邢本與世家同。漢石經作何而德之衰也。與莊子合。知而古字通。唐石經及皇本高麗本作何德之衰也。又諫下追下。漢石經及皇本高麗本並有也字。鄭注云。魯讀期斯已矣。今之從政者殆。今從古。陳氏鱣古訓曰。期。時也。言出處之道。惟其時而已矣。今之從政者殆。是可已之時也。此或得魯義。鄭所以必從古者。正據世家作已而已而。又莊子亦云已乎已乎。知古本爲近也。又皇本辟作避。不得與之言下有也字。○注。接輿至孔子。○正義曰。接輿。楚人。故稱楚狂。莊子逍遙遊。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應帝王篇。肩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云云。又接輿曰云云。此外若荀子堯問。秦策。楚辭。史記。多稱接輿。故馮氏景解舂集謂接是姓。輿是名。引齊稷下辨士接子作證。皇甫謐高士傳。陸通字接輿。妄撰姓名。殊不足據。韓詩外傳稱楚狂接輿。躬耕以食。楚王使使者齎金百鎰。願請治河南。接輿笑而不應。乃與其妻偕隱。變易姓字。莫知所之。觀此。則接輿乃其未隱時所傳之姓字。後人因孔子下解爲下車。遂謂楚狂與夫子之輿相接而歌。誤也。秦策范雎曰。箕子接輿。漆身而爲厲。被髮而陽狂。無益於殷楚。史記鄒陽傳。上書曰。箕子佯狂。接輿避世。楚辭涉江云。接輿髡首。髡首知仲雍之斷髮。漆身髡首。皆佯狂之行。故此注言接輿佯狂也。感切猶感動。○注。已往至治也。○正義曰。注以往者來者指孔子。與莊子不合。陳氏奐論語孔注辨僞序云。已。止也。止所止息也。此卽教孔子避亂隱居之意。訓解云云。與下句今之從政殆義重複。僞也。案陳說是也。以魯讀證之益見。○注。下。下車。○正義曰。注以下爲下車。則前云歌而過。當謂過夫子車前也。鄭注云。下堂出門也。與包異者。鄭以莊子言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是夫子在門內。非在車上。故以下爲下堂也。前書下而飲。拜下。皆不言堂。與此同。高士傳前用莊子遊其門之文。及此復從包氏以爲下車。不免自相矛盾。

長沮桀溺耦而耕。子路問津焉。鄭曰。長沮桀溺。隱者也。耜廣五寸。二耜爲耦。津。濟渡處。正義曰。金履祥集注考證說長沮桀溺。名皆從水。子路問津。一時何自識其姓名。諒以其物色名之。如荷蕢長門。荷蓧丈人之類。蓋二人耦耕於田。其一人長而沮洳。一人桀然高大而塗足。因以名之。案金說亦甚有理。漢婁壽碑。榮且溺之耦耕。且卽沮省。史記世家敘此事於孔子去葉反蔡之時。則爲哀公六年。孔子年六十四也。水經濦水注。方城山水東流。注濦水。故地理志曰。南陽葉方城邑西有黃城山。是長沮桀溺耦耕之所。有東流水。則子路問津處。寰宇記略同。未知其說所本。而近時山東通志。又謂魚臺縣桀溺里。在縣北三十里。相傳爲子路問津處。其地乃濟水經流之地。有問

律亭。碑載夫子適陳蔡。有渡。有橋。有菴。俱以問津名。考魚臺爲魯棠邑。夫子時非去魯。何緣於此問渡。地理書多難徵信若此。世家云。孔子以隱者。使子路問津焉。論衡知實篇。謂孔子使子路問津。欲觀隱者之操。此或古論家說。然求意太深。反失事實。○注。耦廣至渡處。○正義曰。耜廣五寸。二耜爲耦。考工匠人文。說文。耜作梠。云臿也。臿者。耒之別名。三蒼云。耜。耒頭鐵也。京房易繫辭傳注。耜。耒下耓也。訓義相同。匠人注。古者耜一金。兩人併發之。今之耜。岐頭兩金。象古之耦也。鄭意古耜一金。一人發之。若兩人二耜併發。則謂之耦。說文。耦。耒廣五寸爲伐。二伐爲耦。伐與發同。許所稱亦古制也。匠人疏云。二人雖並發一尺之地。未必並頭共發。知者孔子使子路問津於長沮。長沮不對。又問桀溺。若並頭共發。不應別問桀溺。明前後不並可知。雖有前後。其甽自得一尺。不假要並也。案漢書食貨志。后稷始甽田。以二耜爲耦。廣尺深尺曰甽。長終晦。一晦三甽。一夫三百甽。而播種於甽中。此文下云耰爲覆種。則耜耕爲播種於甽中矣。津濟渡處者。說文。津。水渡也。水經河水注。自黃河泛舟而渡者。皆爲津也。

長沮曰。夫執輿者爲誰。子路曰。爲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注】馬曰。言數周流。自知津處。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爲誰。曰。爲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注】孔曰。滔滔。周流之貌。言當今天下治亂同。空舍此適彼。故曰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注】士有辟人之法。有辟世之法。長沮桀溺謂孔子爲士。從辟人之法。己之爲士。則從辟世之法。耰而不輟。【注】鄭曰。耰。覆種也。輟。止也。覆種不止。不以津告。

正義曰。皇疏云。執輿。猶執轡也。子路初在車上。即爲御。御者執轡。今既下車而往問津渡。則廢轡與孔子也。漢石經輿作車。誰下有子字。曰是下無也字曰字。皇本誰下有子字。曰是上有對字。釋文云。孔子之徒。一本作子是。今作孔丘之徒與。世家作子孔丘之徒與。又滔滔。釋文引鄭本作悠悠。世家載此文。正作悠悠。僞孔注本亦同。陳氏鱣古訓曰。後漢書朱穆傳。悠悠者皆是。其可稱乎。亦本此。洪氏頤煊讀書叢錄。文選養生論。夫悠悠者。既以未效不求。李善引此文。當作悠悠。今本作滔滔。後人所改。案鹽鐵論大論篇言孔子云。悠悠者皆是。皆同鄭本。當是古論。集解從魯論作滔滔也。又漢書班固敘傳。固作幽通賦曰。溺招路以從己兮。謂孔氏猶未可安。滔滔而不萉兮。卒隕身乎世禍。鄧展曰。滔滔者。亂貌也。萉。避也。師古曰。論語稱桀溺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此引論語作滔。亦由所見本異。舀聲古音在幽部。故與悠通。誰以易之。誰謂當時諸侯也。以。與也。易。治也。言當時諸侯皆無賢者。孔子得誰與治之耶。且而之而。謂子路也。顏師古敘傳注云。避人之士謂孔子。避世之士。

儳自謂也。鏝而不輟。漢石經作擾不輟。說文引亦作擾。五經文字曰。擾音憂。見論語。集韻擾或
從耒。然則作鏝。乃或體字。○注。滔滔至易之。○正義曰。盧氏文弨釋文攷證。史記世家集解引
此注。滔滔作悠悠。又文選四十九干令升晉紀總論。悠悠風塵。注所引孔注亦同。是古論作悠悠。
鄭孔皆同。何晏依魯論作滔滔。乃孔注而改之。妄甚。今案悠悠訓周流。疑與詩淇水滺滺同。卽滺
之或體。水回旋周流皆是。此水喻當世之亂同也。注云。治亂同者違言耳。空舍此適彼。言彼此皆
同。不必以此易彼也。說似可通。但與下句丘不與易義不協。○注。士有至之法。○正義曰。注以
爾從字爲孔子及沮溺所從。非謂子路從。於語意不合。○注。鏝。覆種也。輟。止也。○正義曰。
說文。鏝。摩田器。是鏝本器名。用以摩田。而此云覆種者。徐鍇說文繫傳云。謂布後以此器摩之。
使土開發處復合以覆種也。是也。江氏永羣經補義。或疑播種之後。不可摩。摩則種不固。然沮溺
耦耕時卽鏝。國語云。深耕而疾鏝之。孟子亦曰。麰麥播種而鏝之。是鏝在播種之後。閩諸北方農
人曰。播種之後。以土覆是摩而平之。使種入土。鳥不能啄也。案齊民要術。耕荒畢。以鐵齒鑼錸
再徧杷之。漫擲黍穄。勞亦再徧。勞與鏝一音之轉。輟。止者。爾雅釋詁。輟。已也。已止同訓。

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注】爲其不達己意。而便非己也。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注】孔曰。隱於山林是同羣。吾自當與此天下人同羣。安能去人從鳥獸居乎。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注】言凡天下有道者。丘皆不與易也。己大而人小故也。

正義曰。子路行以告。漢石經及史記世家並無行字。今皇邢本皆有行字。阮氏元校勘記。謂因丈人章誤衍是也。夫子憮然。漢石經無夫字。又
皇本羣下有也字。○注。爲其不達己意。而便非己也。○正義曰。三蒼云。憮然。失意貌也。孟子
滕文公上。夷子憮然。趙注。憮然者。猶悵然也。焦氏循正義。說文。憮。一日不動。爾雅釋言云。
憮。撫也。廣雅釋詁。旣訓憮爲安。又訓憮爲定。安定皆不動之義。蓋夫子聞子路述沮溺之言。寂
然不動。久而乃有鳥獸不可同羣之言。此夷子聞徐辟述孟子之言。寂然不動。久而乃有命之之言。
案焦說與三蒼義合。蓋人失意。每致寂然不動。如有所失然也。沮溺不達己意。而妄非己。故夫子
有此容。○注。隱於至居乎。○正義曰。山林是鳥獸所居。人隱居山林。是與鳥獸同羣也。人與人
同羣。故當相人偶也。言辟人辟世法皆非也。○注。言凡至故也。○正義曰。皇本作孔注。其卑注
云。言凡我道雖不行於天下。天下有道者。而我道皆不至與彼易之。是我道大彼道小故也。
案注意謂天下卽有道。某亦不以治民之大道。易彼隱遯之小道也。於義殊曲。故不從之。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蓧。【注】包曰。丈人。老人也。蓧。竹器。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注】包曰。丈人云不勤勞四體。不分植五穀。誰爲夫子

而索之耶。植其杖而芸。【注】孔曰。植。倚也。除草曰芸。子路拱而立。【注】未知所以答。止子路宿。殺雞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注】孔曰。子路反至其家。丈人出行不在。

正義曰。從而後者。謂從夫子行而在後也。釋文云。蓧本又作條。又作莜。盧氏文弨考證。說文。莜。從條省聲。論語曰。以杖荷莜。是莜爲正字。論語本與說文合。條乃篠故字。於六書爲叚借。今作蓧不省。皇本作篠誤。四體者。趙岐孟子注。體者。四枝股肱也。五穀者。禾黍稷稻麥也。說五穀者多家。此從程氏瑤田說定之。鄭注云。分猶理。謂理治之也。宋氏翔鳳發微云。王制百畝之分。鄭注。分或爲糞。此五穀不分。當讀如草人糞種之糞。必先糞種而後五穀可治。俞氏樾平議略同。於義亦通。朱氏彬經傳考證。宋呂本中紫薇雜說曰。四體不勤二語。荷蓧丈人自謂。其說得之。平議又云。兩不字。並語詞。不勤。勤也。不分。分也。引詩徒御不警大庖不盈不戢不難受福不那諸傳爲據。亦是也。植其杖。漢石經植作置。惠氏棟九經古義。案商頌那詩置我鞉鼓。箋云。置讀曰植。正義云。金縢云植璧秉圭。鄭注云。植古置字。然則古者置植字同。說文曰。植或作置從置。今案依詩箋。植置本二字。金縢注謂植古置字者。謂古以植爲置。叚借之義也。段氏玉裁說文注云。丈人行來至田。則置杖於地。用莜芸田。植杖者。置杖也。此從漢石經作置爲訓。如呂氏春秋異用篇所云孔子置杖之比。然用莜芸田。必拄杖而後可芸。竊以此文作植爲正。作置亦是叚字。段說未能合也。芸本作蕓。蕓是或體。俱見說文。今作芸。漢石經作耘。俱隸省。拱者。說文。拱。斂手也。新書容經固頤正視。平肩正背。臂如抱鼓。足閒二寸。端面攝纓。端股整足。體不搖肘曰經立。固以微磬曰共立。共與拱同。檀弓。孔子與門人立拱。玉藻。臣侍於君垂拱。垂卽微磬之象。子路聞丈人言。知其賢者。禮異之也。爲黍者。治黍爲飯也。黍。禾屬而黏者。其不黏者。別名穈穄。用以作飯。蓋食之貴者。所以敬禮客也。○注。丈人。老人也。蓧。竹器。○正義曰。淮南脩務訓注。丈人。長老之稱。與此注合。至道應訓注。以爲老而杖於人。故稱丈人。此說不免附會。易師丈人吉。鄭注。丈之言長。能以法度長於人。彼稱丈人爲位尊者。與此荷蓧丈人爲齒尊。異也。說文。莜。芸田器。其字從草。此注云竹器者。草竹一類也。皇本經注皆作篠。卽本此注誤改。說文。𤼷。以足蹋夷草。從癶從殳。春秋傳曰。𤼷夷蘊崇之。丁氏杰曰。今南昌人耘田用一具。形如提梁。旁加索。繫於足下。手持一杖。以足蹋草入泥中。名曰脚蹬。是可爲論語以杖荷蓧。植杖而芸。及說文莜字𤼷字之證。○注。丈人至之耶。○正義曰。宋氏翔鳳發微云。詳包意。亦以四體不勤。五穀不分。爲自述其不遑暇逸之義。故不能知孰爲夫子以答子路。非以責子路也。○注。植。倚也。除草曰芸。○正義曰。植者。立也。故有倚訓。謂依倚之也。江氏永羣經補義。今人耘田。必扶杖乃能用足。則植杖正所以耘。猶云拄杖也。說文。䅂。除苗閒穢也。段氏玉裁注。小雅毛傳曰。耘。除草也。食貨志云。苗生三葉以上。稍耨壟草。因隤其土以附苗根。比盛暑壟盡而根深。能

鳳與旱。此古者蘋耔爲一事也。謂苗初生之始也。旣成以後。仍有蔣及童蓈生乎其閒。則又以轉薅
之。薅者。披田草也。亦謂之蘋。今案用莜芸草。亦在旣成以後。吾鄉農人云。田宜多芸。不獨除
草。且茂苗也。○注。子路反至其家。丈人出行不在。○　子路曰。注鄭曰。留言以語丈人之二子。
正義曰。注以丈人偶出行不遇。非知子路復來而避之也。
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注孔曰。言女知父子相
養不可廢。反可廢君臣之義邪。欲絜其身而亂大倫。注包曰。倫。道理也。君子之仕也。行其
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注包曰。言君子之仕。所以行君臣之義。不必自己道得行。孔子道不見
用。自已知之。正義曰。義者。宜也。君子成己所以成物。故士必宜仕。仕卽是義。亦卽是道。不仕則
無君臣之義。是爲亂倫。亂之爲言猶廢也。夫子栖栖不已。知其不可而猶爲之。亦是冀
行其道而已。道行。而君臣之倫以盡。道不行。而君臣之倫終未嘗一日敢廢。故孟子言孔子三月無
君。皇皇如也。明雖知道不行。猶不敢忘仕也。長幼之節。謂前見二子有兄弟之節次也。注以父子
相養言之。非矣。漢石經君臣之禮。如之何其廢之也。皇本作如之何其可廢也。絜。阮據宋本作絜。
道之不行。皇本行下有也字。釋文。己音紀。一音以。盧氏文弨考證曰。音以是。○注。倫。道理
也。○正義曰。說文。倫。一曰道也。又訓理者。謂文理也。凡論侖字皆訓理。其證也。○注。不
必至知之。○正義曰。注讀巳知之巳爲紀。己道不行。則望人行之。故曰不必自己道得行。明人行
之與己同也。
此說稍曲。
逸民。注逸民者。節行超逸也。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注包曰。此七人。皆逸
民之賢者。正義曰。說文。佚。佚民也。從人失聲。段氏玉裁注謂論語逸民。許作佚民。佚正字。逸
叚借字。孟子曰。遺佚而不怨。案下篇擧逸民。亦用叚字。顏師古漢書律厤志注。逸民謂有
德而隱處者。此虞仲後雖爲君。柳下惠亦爲士師。要自其初。皆爲民也。左僖五年傳。宮之奇曰。
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史記周本紀。古公有長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又云。太伯虞仲。知古公欲
立季歷以及昌。乃二人亡如荊蠻。文身斷髮。以讓季歷。吳太伯世家。太伯之犇荊蠻。荊蠻義之。
立爲吳太伯。太伯卒。無子。弟仲雍立。是爲吳仲雍。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周
章已君吳。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墟。是爲虞仲。列爲諸侯。案本紀以虞仲爲太
伯弟。世家以仲雍爲太伯弟。虞仲則仲雍曾孫周章之弟。說似不同。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謂仲雍
亦名虞仲。是虞仲有兩人。漢書地理志。周大王長子太伯。次曰仲雍。少曰公季。公季有聖子昌。
欲傳國焉。太伯仲雍。辭行采藥。遂奔荊楚。故孔子美而稱曰。太伯可謂至德也已矣。謂虞仲夷逸。

隱居放言。身中淸。廢中權。師古曰。虞仲。卽仲雍也。志又云太伯卒。仲雍立。至曾孫周章。而武王克殷。因而封之。又封周章弟中于河北。是爲北吳。後世謂之虞。師古曰。中讀曰仲。班志此文。亦以周有兩虞仲。虞吳通用。如翳虞亦作翳吾之比。仲雍稱吳仲雍。故或稱虞仲。志引論語隱居放言。卽指逸竄荆蠻之事。兩虞仲本皆爲吳仲。故稱周章之弟爲北吳。對周章爲南吳也。後世稱北吳爲虞者。亦以兩吳不能分別。故取同音異字而爲虞矣。仲雍亦稱虞者。此又因音同而假之。其本字則爲吳也。虞仲在夷齊前。而先夷齊者。重德也。若孟子稱伯夷。在伊尹前矣。○注。逸民者。節行超逸也。○正義曰。後漢書逸民傳敍。蓋錄其絕塵不及。與此注義同。○注。此七人。皆逸民之賢者。○正義曰。虞仲。注不知何指。尸子云。夷逸者。夷詭諸之裔。或勸其仕。曰。吾譬則牛。寧服軛以耕於野。不忍被繡入廟而爲犧。禮雜記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也。此夷逸少連二人事可考者。朱張見漢書古今人表。論語釋文云。朱張竝如字。衆家亦爲人姓名。王弼注。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案荀子非相篇非十二子篇儒效篇以仲尼子弓竝言。楊倞注。以子弓爲仲弓。則是夫子弟子。豈得廁於古賢之列。而曰我異於是。且子弓之卽爲朱張。亦別無一據。則王說未可信也。竊以朱張行事。當夫子時已失傳。故下文論列諸賢。不及朱張。而但存其姓名於逸民之列。蓋其愼也。又釋文引鄭作侏張。云音陟留反。宋氏翔鳳過庭錄。文選劉琨答盧諶書。自頃輈張。注曰。輈張。驚懼之貌也。揚雄國三老箴。負乘覆餗。姦宄侏張。輈與侏古字通。此鄭本作侏張。知非人姓名矣。故鄭作此七人注。獨不舉夷逸朱張。郝氏敬曰。朱張。朱當作譸。書譸張爲幻。卽陽狂也。曰逸民。曰夷逸。曰朱張。三者品其目。夷齊仲惠連五者舉其人也。此說當得鄭義。臧氏庸拜經日記略同。今案鄭義不著。或如宋臧所測。然夷逸明見尸子。柳下豈爲陽狂。於義求之。似爲非也。漢地志說仲雍之事。引謂虞仲夷逸。本此文連言。師古以爲竄於蠻夷而遁逸。其義或與鄭同。要未必得班本旨也。七人爲逸民之賢者。是解逸民爲隱逸。不謂超逸也。是集解前後失檢處。

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注鄭曰。言其直己之心。不入庸君之朝。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注孔曰。但能言應倫理。行應思慮。如此而已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注包曰。放置也。不復言世務。身中淸。廢中權。注馬曰。淸。純潔也。遭世亂。自廢棄以免患。合於權也。

正義曰。孟子公孫丑篇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是卽伯夷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之事也。舉伯夷則叔齊可知。又云。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故曰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

屑去已。是即柳下惠降志辱身之事也。論出處之節。自以不降不辱爲優。而夷齊亦失之過峻。韓詩外傳謂夷齊爲廉仁。又曰。仁廉則其德不厚。又曰。廉仁雖下。然聖人不廢者。匡民隱括有在是中者也。是知夷齊雖聖人所許。亦聖人所不爲也。惠連降志辱身。出處之際。似無足觀。然中倫中慮。言行如此。實非枉道以殉人。故夫子亦許之也。虞仲夷逸。亦是不降不辱。故能中淸中權。而隱居放言。於世亦寡所合。但不及夷齊之行。故述逸民之目。仲逸亞於夷齊。論行事。則夷齊與惠連爲最異。故相次論之。而後及虞仲夷逸也。不辱其身。皇本身下有者字。其斯而已矣。漢石經作其斯以乎。謂虞仲夷逸。漢石經作夷佚。身中清。世家身作行。行與廢當是對文。謂居位行道也。此安國舊義也。廢中權。釋文引鄭作發。云動貌。案貌疑作也。後漢隗囂傳方望曰。動有功。發中權。此謂行事所發見也。皇疏引江熙曰。晦明以遠害。發動中權也。二文並作發。與鄭本同。當由齊魯文異。江熙所云。可補鄭義。○注。但能至已矣。○正義曰。倫理者。訓倫爲理也。思慮者。謂心所思慮於道也。孟子以柳下惠爲和爲介。又大戴衛將軍文子篇。孝子慈幼。允德稟義。約貨去怨。蓋柳下惠之行也。是其言行有可稱也。○注。放。置也。不復言世務。○正義曰。放置。見廣雅釋詁。中庸云。國無道。其默足以容。即此注義。後漢孔融傳。跌蕩放言。李賢注。放。縱也。又荀韓鍾陳傳論。漢自中世以下。閹豎擅恣。故俗遂以遁身矯絜放言爲高。李賢注。放肆其言。不拘節制也。論語曰。隱居放言。此解似勝包氏。○注。遭世亂。自廢棄以免患。合於權也。○正義曰。注以虞仲夷逸當亂世。則虞仲似非仲雍。疑指周章弟當紂世也。

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注馬曰。亦不必進。亦不必退。惟義所在。注。亦不必進。亦不必退。惟義所在。○正義曰。進者。可也。退者。不可也。逸民或治則進。亂則退。或雖治亦退。或雖亂亦進。行各不同。皆未適於大道。惟夫子本從心之矩。妙隱見之權。進退俱視乎義。義苟可進。雖亂亦進。義苟宜退。雖治亦退。孟子云。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久謂久居其國。速謂速去。此孔子之行也。孟子以孔子爲聖之時。此注則以義衡之。義者。宜也。即時也。故易傳屢言時義也。鄭注此云。不爲夷齊之淸。不爲惠連之屈。故曰異於是也。案法言淵騫篇。或問李仲元。是夷惠之徒與。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閒也。後漢黃瓊傳。李固引傳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閒。可否即可與不可也。孟子云。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無不恭。君子不由也。君子即孔子。是謂孔子不爲夷惠也。

太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注孔曰。亞。次也。次飯樂師也。摯干皆名。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注包曰。三飯四飯。樂章名。各異師。繚缺皆名也。鼓方叔入於河。注包曰。鼓。擊鼓者。方叔名。入謂居其河內。播鼗武入於漢。注孔曰。播。搖也。武。名也。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注孔曰。魯哀公時。

禮壞樂崩。樂人皆去。陽襄皆名。正義曰。太師摯等皆殷人。則太師少師等官。是殷制也。周官。有太師。少師。鼓人。磬師。又大司樂膳夫。皆以樂侑食。瞽矇眡瞭。皆掌播鼗。與此諸職尊卑同異。未聞也。亞飯三飯四飯者。禮王制云。天子日食舉樂。公羊隱五年傳注。魯詩傳曰。天子食日舉樂。白虎通禮樂篇。王者食。所以有樂何。樂食。天下之太平。富積之饒也。明天子至尊。非功不食。非德不飽。故傳曰。天子食時舉樂。王者所以日四食者何。明有四方之物。食四時之功也。王者平居中央。制御四方。平旦食。少陽之始也。晝食。太陽之始也。餔食。少陰之始也。暮食。太陰之始也。論語曰。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諸侯三飯。卿大夫再飯。尊卑之差也。案此班氏所說殷制。當爲論語舊義。周官膳夫云。王齊日三舉。則天子亦三飯。又鄭注鄉黨云。不時。非朝夕。日中時。此通說大夫士之禮。則周制自天子至士皆三飯。與殷異也。又禮器曰。禮有以少爲貴者。天子一食。諸侯再。大夫士三。注云。謂告飽也。旣告飽。則侑之。乃更食。凡三侑。儀禮特牲。是士禮有九飯。少牢。是大夫禮有十一飯。故鄭注以諸侯十三飯。天子十五飯。皆因侑更食之數。與論語亞飯三飯四飯之義不同。而近之儒者。若黃氏式三後案。淩氏曙典故覈。皆援之以釋論語。謂初飯不侑。始侑爲亞飯。再侑爲三飯。三侑爲四飯。案亞飯諸義。白虎通言之最晰。舍可據之明文。而別爲新義。未爲得理。且三侑不過須臾之頃。何得更人更爲樂也。漢書古今人表。太師摯等同在智人之列。其次在殷末周前。顏師古注。自師摯已下八人。皆紂時奔走分散而去。又禮樂志云。書序殷紂斷棄先祖之樂。迺作淫聲。用變亂正聲。以說婦人。樂官師瞽。抱其器而奔散。或適諸侯。或入河海。師古注論語云云。此志所云及古今人表所敘皆謂是也。云諸侯者。追繫其地。非爲當時已有國名。又董仲舒傳對策曰。至於殷紂。逆天暴物。殺戮賢知。殘賊百姓。伯夷太公。皆當世賢者。隱處而不爲臣。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于河海。師古注謂若鼓方叔播鼗武少師陽之屬也。然則以太師摯等爲殷人。董氏先有此義。而班氏承之。故其著白虎通義。於亞飯三飯四飯。卽據殷禮說之矣。惟齊楚蔡秦。皆周時國名。世多以爲疑。毛氏奇齡稽求篇辨之云。周成王封熊繹于楚蠻。孝王封非子爲附庸。而邑之秦。皆先名其地。而後封之者。國語。文王詢于蔡原。注。蔡公殷臣。樂記。齊者。三代之遺聲也。則齊在夏殷已先有之。案如毛說。則齊蔡秦楚。皆舊時國名。周人因而名之。如今府州縣多沿先朝之稱之比。顏師古以爲追繫其地。尙未然也。毛氏又曰。太師摯。摯字是疵字。其又云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此師摯是魯人。與人表所記不同。考周本紀太師疵。少師彊。抱其樂器而奔周。疵與彊。卽摯與陽兩音相近之名。殷本紀亦云。剖比干。囚箕子。殷之太師少師。乃持其祭樂器奔周是也。段氏玉裁尙書撰異。尙書微子篇。父師少師。史記作太師少師。宋世家於比干死之後云。太師少師。乃勸微子去。則少師非比干。太師非箕子。甚明。殷本紀亦云。微子與太師少師謀去。而比干剖心。箕子爲奴。殷之太師少師。乃持其祭樂器奔周。周本紀又云云。是則太師少師。爲殷之樂官。卽太師摯少師陽也。摯卽疵。陽卽彊。音皆相近。惟傳聞異辭。則所載如不一。而其事則一。此今文尙書說也。今案毛段說是也。上章逸民有夷齊。爲殷末周初。下章八士亦周初人。則此章太師摯等自爲殷末人。竊以太師適齊。少師入

濱。皆在奔周之前。伯夷大公。避紂居海濱。後皆適周。而大公佐爲太師。亦其類也。鄭此注以爲周平王時人。顏師古古今人表注。卽不取之。案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大史公讀春秋曆譜諜至周厲王日。師摯見之矣。鄭或據此文。以爲目及見之。則在厲王後。歷宣幽而當平王矣。不知年表所言師摯。卽泰伯篇之師摯。當是魯之樂官。與此太師摯爲殷人異也。且師摯與夫子同時。以爲平王時。亦非。入於河。皇本作于。下同。漢石經入于海。亦作于。說文。鞀。鞀遼也。從革召聲。鞉鞀或從兆聲。鼗鞀或從鼓兆。磬。籒文鞀從殸召。段氏玉裁注。遼者。謂遼遠必聞其聲也。案此則今本作鼗。卽鞀之移寫。釋文鼗亦作鞉。皇本作鞀。皆或體。儀禮大射儀注。鼗。如鼓而小。有柄。周官小師注。鼗。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之。旁耳還自擊。據爾雅釋樂。大鼗謂之麻。小者謂之料。鼗有大小。鄭禮注據小者言之。論語播鼗。播爲搖。亦小鼗矣。○注。亞。次也。○正義曰。爾雅釋言。亞。次也。說文。亞。醜也。賈侍中說。以爲次第也。○注。三飯四飯樂章名。○正義曰。包原注句首當有亞飯二字。集解删之耳。樂章名者。謂舉食之樂。取於亞飯三飯四飯爲章名也。鄭注此云。亞飯三飯四飯。皆舉食之樂。與包義同。○注。播。搖也。○正義曰。廣雅釋言。播。搖也。與此注同。說文。播。一曰布也。周官瞽矇掌播鼗柷敔塤簫管絃歌。注。播謂發揚其音。義皆相近。○注。魯哀公時。禮壞樂崩。樂人皆去。○正義曰。孔此說無據。顏師古禮樂志注。譏其未允是也。史記禮書云。仲尼沒後。受業之徒。沈湮而不舉。或適齊楚。或入河海。說者以子語魯太師樂。亞飯諸職。卽其所屬之官。當時親聞樂於夫子。故皆爲受業之徒。與孔氏哀公時之說。相爲影響。不知禮書所云齊楚河海。乃假論語以爲文。而非謂太師諸人。皆孔子弟子也。史公作弟子列傳。詳載諸賢。而不及師摯諸人。此可證矣。又或據孔子世家。孔子學琴師襄子。以爲卽擊磬襄。閻氏若璩釋地說。夫子在衞學琴師襄子。則襄子自爲衞人。與論語日襄者自別。又且一琴一磬。各爲樂師。不得妄有牽合。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注】孔曰。魯公。周公之子伯禽。封於魯。施。易也。不以他人之親易己之親。以。用也。怨不見聽用。大故。謂惡逆之事。正義曰。不施。漢石經同。釋文作不弛。施弛二字。古多通用。周官遂人注。施讀爲弛。可證也。此文不施。卽不弛叚借。鄭注坊記云。弛。棄忘也。以訓此文最當。泰伯篇。君子篤於親。篤者。厚也。卽不弛之義。禮中庸云。仁者。人也。親親爲大。文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儀禮喪服傳。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則諸父昆弟。在始封國時。當加恩也。左昭十四年傳。乃施邢侯。晉語。施邢侯氏。孔晁注。廢其族也。此施亦當讀弛訓廢。與鄭君棄忘之訓相近。服虔注左傳云。施猶劾也。謂劾其罪也。惠氏棟九經古義。援以解此文。謂不施。爲隱其罪。此似讀施如字。亦待公族之道。於義得通者也。大臣。謂三卿也。不以。謂不用其言也。禮緇衣云。子曰。大臣不親。百姓不寧。則忠敬不足。而富貴已過也。大臣不治。而邇臣比

矣。故大臣不可不敬也。是民之表也。又云。君毋以小謀大。則大臣不怨。蓋既用爲大臣。當非不賢之人。而以小臣閒之。則大臣必以不用爲怨矣。魏志杜恕傳引怨何不以。以意屬文。未足深據。包氏慎言溫故錄。以爲所見本異。武氏億羣經義證。更謂何與呵通。今本作乎。卽呼嗟之義。皆未然也。故舊者。周官大宗伯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注云。王之故舊朋友。爲世子時共在學者。王制言大學之制云。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子俊選。皆造焉。此文故舊。卽謂魯公共學之人。苟非有大故。當存錄擇用之。不得遺棄。使失所也。備者。鄭注特牲禮云。備。盡也。人才知各有所宜。小知者不可大受。大受者不必小知。因器而使。故無求備也。漢書東方朔傳。顏師古注。士有百行。功過相除。不可求備。亦此義也。大傳云。聖人南面而聽天下。所且先者五。民不與焉。一曰治親。二曰報功。三曰舉賢。四曰使能。五曰存愛。以此五者爲先。當是聖人初政之治。周公此訓。略與之同。故說者咸以此文爲伯禽就封。周公訓誡之詞。當得實也。○注。魯公至之事。○正義曰。史記魯周公世家。武王克殷。徧封功臣同姓戚者。封周公旦於少昊之虛曲阜。是爲魯公。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武王旣崩。成王少。周公乃踐祚代成王攝行政當國。於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又云周公卒。子伯禽固已前受封。是爲魯公。據此文是周公封魯。卽爲魯公。祇以周公身仕王朝。未得就封。故猶以王官稱之。而曰周公。至伯禽始得稱魯公耳。施易亦常訓。此注似以親爲父母。於義最謬。無足爲之引申。鄭注云。大故爲惡逆之事。此孔所襲。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注】包曰。周時四乳生八子。皆爲顯仕。故記之爾。

○正義曰。達适突忽夜夏隨騧。皆依韻命名。漢書古今人表。仲忽作中曶。顏師古注。曶與忽同。惠氏棟九經古義。周有叔液鼎。卽八士之叔夜也。古文液或省作夜。尙書大傳。時則有脂夜之妖。鄭注云。夜讀爲液。是古液字作夜。白虎通姓名篇。稱號所以有四何。法四時用事。先後長幼。兄弟之象也。故以時長幼。號曰伯仲叔季也。伯者。長也。伯者。子最長。迫近父也。仲者。中也。叔者。少也。季者。幼也。質家所以積於仲何。質者親親。故積於仲。文家尊尊。故積於叔。卽如是。論語曰。周有八士云云。不積於叔何。蓋以兩兩俱生故也。不積於伯季。明其無二也。○注。周時至之爾。○正義曰。乳猶生也。每生得二子。故四乳得生八子。釋文引鄭云。成王時。劉向馬融皆以爲宣王時。則馬鄭本有此章注義。集解佚之耳。盧氏文弨釋文考證云。聖賢羣輔錄云。周八士。見論語。賈逵以爲文王時。晉語說文王卽位。詢于八虞。賈唐云。八虞。周八士。皆在虞官。漢書古今人表載周八士在中上。列成叔武霍叔處之前。二人皆文王子。則班固亦以爲文王時。孔氏廣森經學卮言。逸周書和寤篇曰。王乃厲翼於尹氏八士。武寤篇曰。尹氏八士。太師三公。是八士皆尹氏。爲武王時人。有明證也。或疑十亂之南宮适。卽此伯适。又克殷篇曰。乃命南宮忽。振鹿臺之財。巨橋之粟。乃命南宮百達。史佚遷九鼎三巫。古者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故禮曰有東宮。有西宮。蓋達适忽。尹氏之子。別居南宮者。猶南宮敬叔。本孟氏子。而以所

居舜之耳。國語。文王詢于八虞。賈侍中云。周八士皆在虞官。君貞言文王之臣有若南宮适。然則八士且逮事文王矣。案盧孔說是也。江氏永羣經補義。翟氏灝四書考異略同。春秋繁露郊語篇詩曰。唯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允懷多福。多福者。非謂人事也。事功也。謂天之所福也。傳曰。周國子多賢蕃殖。至於駢孕男者四。四產而得八男。皆君子俊雄也。今此天之所以興周國也。非周國之所能為也。董引傳說以釋詩多福之文。則八士在文王時。董義亦然。此當無疑者也。包注雖不言八士在何時。然以八士皆為顯仕。當據晉語仕為虞官。則與董賈說亦合也。

卷二十二　子張第十九

集解　凡二十五章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注】致命。不愛其身。正義曰。眞德秀四書集編。義敬哀皆言思。致命獨不言思者。死生之際。惟義是徇。有不待思而決也。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焉能為亡。【注】孔曰。言無所輕重。正義曰。執德猶言據德。弘者。大也。執德不弘。卽子夏所言小道不能致遠者也。篤者。厚也。固也。當時容有安於小成。或於異端。故子張譏之。○注。言無所輕重。○正義曰。皇疏云。世無此人。則不足為輕。世有此人。亦不足為重。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注】孔曰。問與人交接之道。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距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距我。如之何其距人也。【注】包曰。友交當如子夏。汎交當如子張。正義曰。距者。棄絕之意。荀子仲尼注。拒。敵也。漢書趙廣漢傳注引晉灼曰。距。閑也。距與拒同。論語釋文云。距本今作拒。案漢石經作距。邢疏本集注本皆作拒。翟氏灝考異。漢石經可者下。者距上。凡闕四字。今此閒有五字。疑漢本無其字。嘉者。說文云。美也。嘉善猶尊賢。互辭。矜者。詩鴻鴈傳。憐也。○注。友交當如子夏。汎交當如子張。○正義曰。注以二子論交。各有所宜。非互訾也。鄭注云。子夏所云。倫黨之交也。子張所云。尊卑之交也。尊卑亦是汎交。倫黨則與為同類。是友交矣。蔡邕正交論。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而二子各有所聞乎夫子。然則其以交誨也。商也寬。故告之以距人。師也褊。故告之以容衆。各從其行而矯之。若夫仲尼之正道。則汎愛衆而

親仁。故非爺不喜。非仁不親。交游以方。會友以仁。可無反也。蔡邕此言。以二子所聞。各得一偏。其正道則汎愛衆。卽汎交。親仁卽友交。義與包鄭相發矣。世儒多衜子張之言。以子夏爲失。案呂氏春秋觀世篇。周公旦曰。不如吾者。吾不與處。累我者也。與我齊者。吾不與處。無益我者也。惟賢者必與賢於己者處。又上篇子曰。毋友不如己者。並子夏所聞論交之義。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孔子曰。詩云。式夷式已。無小人殆而。商也其可謂不險也。盧辯注。言其鄰於德也。子夏之行。抑由所聞而然。固無失矣。

子夏曰。雖小道。注小道謂異端。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注包曰。泥難不通。是以君子不爲也。正義曰。周官大司樂注。道多才藝。此小道。亦謂才藝。鄭注云。小道。如今諸子書也。鄭舉一端。故云如以例之。漢書宣元六王傳。東平王宇上疏求諸子及太史公書。上以問大將軍王鳳。對曰。諸子書。或反經術。非聖人。或明鬼神。信物怪。太史公書。有戰國縱橫權譎之謀。不可予。不許之辭。宜曰。五經。聖人所制。萬事靡不畢載。夫小辯破義。小道不通。致遠恐泥。皆不足以留意。藝文志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造也。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弗爲也。然亦弗滅也。閭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綴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芻蕘狂夫之議也。後漢書蔡邕傳上封事曰。夫書畫辭賦。才之小者。匡國理政。未有其能。昔孝宣會諸儒於石渠。章帝集學士於白虎。通經釋義。其事優大。文武之道。所宜從之。若乃小能小善。雖有可觀。孔子以爲致遠則泥。君子故當志其大者。據此。則小道爲諸子書。本漢人舊義。故鄭注同之。江熙曰。百家競說。非無其理。用鄭義也。○注。小道。謂異端。○正義曰。焦氏循補疏。聖人一貫。則其道大。異端執一。則其道小。孟子以爲大舜有大爲。善與人同。能通天下之志。故大。執己不與人同。其小可知。故小道爲異端也。○注。泥難不通。○正義曰。泥難二字連讀。鄭注云。泥謂滯陷不通。與包義同。漢書五行志中之上震遂泥。注引李奇曰。泥者。泥滯於水。不能自拔。爾雅釋獸。威夷長脊而泥。郭注。泥。少才力。亦滯難之義。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注孔曰。日知其所未聞。正義曰。皇疏云。日知其所亡。是知新也。月無忘所能。是溫故也。劉氏宗周學案。君子之於道也。日進而無疆。其所亡者。旣日有知之。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至積月之久而終不忘。所謂學如不及。猶恐失之者矣。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注孔曰。廣學而厚識之。切問者。切問於己所學未悟之事。近思者。近思己所能及之事。汎問所未學。遠思所未達。則於所學者不精。所思者不解。正義曰。

中庸言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爲擇善固執之功。與此章義相發。擇善固執。是識之者。篤者。所以行仁也。故曰仁在其中。○注。廣學而厚識之。○正義曰。注以志爲識。謂博學而識之也。集注所讀志如字。謂篤志好學也。亦通。○注。近思己所能及之事。○正義曰。此從皇本校改。邢本脫近字。所下衍未字。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注包曰。言百工處其肆則事成。猶君子學以致其道。正義曰。說文云。肆。極陳也。凡陳物必有所居之處。故市廛爲貨物所居。亦通名肆。俞氏樾羣經平議。周易說卦傳。巽爲工。虞翻曰。爲近利市三倍。子夏曰。工居肆。然則此肆字。卽市肆之肆。市中百物俱集。工居於此。則物之良苦。民之好惡。無不知之。故能成其事。案致如致知致曲之致。致者。極也。盡也。禮記大學云。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止至善。則致其道之謂。故大學又言君子無所不用其極。極致義同。趙氏佑溫故錄。此學以地言。乃學校之學。對居肆省一居字。卽國語稱士羣萃而州處。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者也。學記。大學之敎也。退息必有居學。此說亦通。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注孔曰。文飾其過。不言情實。正義曰。皇本必下衍則字。○注。文飾其過。不言情實。○正義曰。小人不欲改過。故於人之責之也。則爲文飾之言以自解說。若爲無過者然。史記孔子世家。齊羣臣對景公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質。小人有過。則謝以文。文謂文飾也。孟子云。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又云。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爲之辭。辭卽文也。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卽之也溫。聽其言也厲。注鄭曰。厲。嚴正。正義曰。望之。謂遠望之。觀其容也。卽。就也。在近就見之。觀其色也。釋文。儼本或作嚴。案皇本作嚴。邢本作儼。儼二字通用。爾雅釋詁。儼。敬也。詩澤陂傳。儼。矜莊貌。下篇云。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己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爲謗己也。注王曰。厲猶病也。正義曰。子夏此言。亦無欲速之意。鄭注云。厲讀爲賴。恃賴也。案左昭四年。楚滅賴。公羊作厲。又公羊僖十五年。釋文。厲。舊音賴。是厲賴字通。音亦同。然鄭注非全文。恃賴之義。亦頗難曉也。○注。厲猶病也。○正義曰。管子度地。厲一害也。注。厲。疾病也。言上勞己。使己病也。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注孔曰。閑猶法也。小德則不能不踰法。故曰出入可。

注。閑猶至入可。○正義曰。說文。閑。闌也。此訓法者。引申之義。廣雅釋詁。閑。𨵦也。𨵦與法同。注以小德當行權。故云不能不踰法。書酒誥云。越小大德。小子惟一。此據常經。可不行權。雖小德。不當出入。荀子王制篇。孔子曰。大節是也。小節是也。上君也。大節是也。小節一出焉。一入焉。中君也。大節非也。小節雖是也。吾無觀其餘矣。荀子言小節未可出入。即酒誥之意。若子夏所云可者。謂反經合權。有不得不出入者也。繁露玉英篇。夫權雖反經。亦必在可以然之域。不在可以然之域。故雖死亡。終弗爲也。故諸侯在不可以然之域者。謂之大德。大德無踰閑者。謂正經。諸侯在可以然之域。謂之小德。小德出入可也。權。譎也。尚歸之以奉鉅經耳。董解亦謂行權。與此注同。韓詩外傳云。孔子遭齊程本子於郯之間。傾蓋而語。終日。有閒。顧子路曰。由。束帛十匹。以贈先生。子路曰。昔者由也。聞之於夫子。士不中道相見。女無媒而嫁者。君子不行也。孔子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此相傳夫子佚事。於義得證者也。邢疏以大德小德指人言。方氏觀旭偶記亦同。非也。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埽。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注包曰。言子夏弟子。但當對賓客。修威儀禮節之事則可。然此但是人之末事耳。不可無其本。故云本之則無如之何。正義曰。子游。漢石經作游。稱小子者。子游呼而告之也。釋文。洒掃。上色買反。又所綺反。正作灑。經典相承作洒。下素報反。本今作埽。盧氏文弨考證。說文。灑。汛也。洒。滌也。古文以爲灑埽字。經典中如毛詩論語。及周禮禮儀。國語晉語。皆作洒埽。是借用。凡糞除。先以水灑地。使塵不揚而後埽之。故洒先於埽。曲禮云。凡爲長者糞之。禮必加帚於箕上。以袂拘而退。其塵不及長者。以箕自鄉而扱之。弟子職云。凡拚之道。實水于槃。攘袂及肘。堂上則播灑。室中握手。執箕膺揲。厥中有帚。入戶而立。其儀不貸。執帚下箕。倚于戶側。凡拚之紀。必由奧始。俯仰罄折。拚毋有徹。拚前而退。聚于戶內。坐板排之。以葉適已。實帚于箕。此洒埽之事也。應。說文作譍。云以言對也。今通作應。散文應對無別。對文則應是唯諾。不必有言。與對專主答辭異也。曲禮云。在父母之所。有命之。應唯敬對。又云。父召無諾。先生召無諾。唯而起。又云。進曰周旋愼齊。凡摳衣趨隅。與夫正立拱手。中規中矩之節。皆幼儀所當習者。子游習於禮樂。以學道爲本。而以洒埽應對進退。爲禮儀之末。故譏子夏爲失教法。大戴禮曾子事父母篇。曾子曰。夫禮大之由也。不與小之自也。又謂趨翔周旋。俛仰從命。爲未成於弟。亦此意。釋文云。末。本末之末。字或作未。非也。○注。但當對賓客修威儀禮節之事。○正義曰。當對即應對。爾雅釋詁。應。當也。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

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注孔曰。噫。心不平之聲也。包曰。言先傳業者。必先厭倦。故我門人先教以小事。後將教以大道。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注馬曰。言大道與小道殊異。譬如草木異類區別。言學當以次。君子之道。焉可使誣。言我門人但能洒掃而已。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注孔曰。終始如一。惟聖人耳。正義曰。君子之道。謂禮樂大道。卽子游所謂本也。此當視人所能學。而後傳之。故曰。孰先傳焉。孰後倦焉。倦卽誨人不倦之倦。言雖當爲先而傳之。雖當爲後而倦教。皆因弟子學有淺深。故教之亦異。草木區別。卽淺深之喩。今子游所譏。則欲以君子之道。盡傳之門人。是誣之也。毛氏奇齡稽求篇。倦卽古券字。傳與券。皆古印契傳信之物。一如教者之與學者。兩相印契。故借其名曰傳曰券。如毛此說。則倦爲券誤。亦得備一義也。漢書薛宣傳。宣令薛恭尹賞換縣。移書勞勉之曰。昔孟公綽優于趙魏。而不宜滕薛。故或以德顯。或以功擧。君子之道。焉可憮也。注。蘇林曰。憮。同也。兼也。晉灼曰。憮音誣。師古曰。謂行業不同。所守各異。此引論語作憮。當由齊古異文。毛詩巧言傳。憮。大也。訓大故有同兼之義。師古所說。從蘇解也。晉灼音憮爲誣。正謂憮卽誣也。焦氏循補疏謂憮乃誣字叚借。說文。誣。加也。加與同兼義近。其說良然。漢石經誰作唯。○注。言先至大道。○正義曰。注以先傳必先厭倦。後傳則後厭倦。非經旨。○注。言大至而已。○正義曰。草木區別。喩人學有不同。故注云。大道小道。則指本末言之。本爲大道。末爲小道也。華嚴經音義上引注云。區。別也。疑注有脫文。凡垠域謂之區。區以分別。故區卽訓別。注以誣爲欺誣。言教人以所不能。則爲誣也。於義亦通。○注。終始如一。惟聖人耳。○正義曰。大學云。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此大學教人之法。雖聖人亦不外此。然聖道體備。學其本而末已賅。學其末而本不廢。故能終始如一。如一者。一貫之謂也。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注馬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學而優則仕。正義曰。古者大夫士。年七十致事。則設教於其鄉。大夫爲大師。士爲少師。是仕而優則學也。學至大成乃仕。是學而優則仕也。○注。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正義曰。說文。優。饒也。饒。餘也。言人從事於所當務。而後及其餘。不泛騖也。故引學而文說之。此又一義。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注孔曰。毀不滅性。正義曰。朱子集注云。致極其哀。不尙文飾也。楊氏曰。喪。與其易也寧戚。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之意。案問喪云。故哭泣辟踊。盡哀而止矣。與此而止文法同。夏氏之蓉喪說。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先王制禮。非由天降。非自地出。人情之所不能自已者而已矣。是故衰麻免絰之數。哀

之發於容服者也。擗踊哭泣之節。哀之發於聲音者也。斬衰唯而不對。齊衰對而不言。大功言而不議。哀之發於言語者也。父母之喪。朝一溢米。莫一溢米。齊衰之喪。不食菜果。大功不食醯醬。小功不飲酒醴。哀之發於飲食者也。父母之喪。居倚廬。寢苫枕塊。齊衰之喪。居堊室。哀之發於居處者也。凡此者無他。創鉅者其日久。痛深者其愈遲。凡有知者之所固然。稱情以立文焉而已矣。〇注。毀不滅性。〇正義曰。注說非經意。性與生同。喪服四制云。三日而食。三月而沐。期而練。毀不滅性。不以死傷生也。

子游曰。吾友張也。爲難能也。然而未仁。注包曰。言子張容儀之難及。〇注。言子張容儀之難及。〇正義曰。焦氏循補疏。此文但言難能。未言所以難能者何在。故下連載曾子之言堂堂。知堂堂爲難能。即知難能指堂堂。此自相發明之例。案焦說本此注。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孔子言子張不弊百姓。以其仁爲大。又言其不伐。不侮可侮。不佚可佚。是子張誠仁。而子游譏其未仁者。以其容儀過盛。難與並爲仁。但能成己而不能循成物。即是未仁。未仁者。未爲仁也。以此見仁道之至難也。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注鄭曰。言子張容儀盛而於仁道薄也。正義曰。弟子羣居。脩德講學。皆是爲仁。但必忠信篤敬。慮以下人。而後與人以能親。容人以可受。故可與並爲仁。若容儀過盛。則疑於矜己。或絕物矣。故難與並爲仁。列子仲尼篇子曰。師之莊。賢於丘也。又曰。師能莊而不能同。莊即謂堂堂。不能同。即難與並之意。〇注。言子張容儀盛而於仁道薄也。〇正義曰。御覽三百八十九引仁道薄下有勉難進三字。容儀。謂容貌之儀。子張平居。容儀過盛。故云師也辟。辟者。盤辟也。知堂堂爲容儀盛者。廣雅釋詁。堂。明也。釋訓。堂堂。容也。後漢書伏湛傳。杜詩上疏曰。湛容貌堂堂。國之光輝。字通作棠。魯峻碑棠棠忠惠。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注馬曰。言人雖未能自致盡於他事。至於親喪。必自致盡。正義曰。漢石經作吾聞諸子。人未有自致也者。孟子云。親喪。固所自盡也。意同。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注馬曰。孟莊子。魯大夫仲孫速也。謂在諒陰之中。父臣及父政。雖有不善者。不忍改也。正義曰。皇本難下無能字。朱子集注云。其父獻子。名蔑。獻子有賢德。而莊子能用其臣。守其政。故其他孝行。雖有可稱。而皆不若此事之爲難。〇注。謂在至改也。〇正義曰。注意以三年不改爲孝。故云在諒陰之中。諒陰。凶廬。上下通稱。其實三年不改。亦謂其父善道已能守之。便是至孝。若有不善。正當改易。何爲云不忍哉。注說誤也。

孟氏使陽膚爲士師。問於曾子。【注】包曰。陽膚。曾子弟子。士師。典獄之官。正義曰。檀弓疏引鄭注論語云。慶父萠縊死。時人爲之諱。故云孟氏。爲王應麟集本繫於孟懿子問孝章。丁氏杰以爲當在此下。臧氏庸從之。公羊僖元年傳。慶父於是抗輈經而死。此鄭所本。公羊疏引鄭云。慶父萠死。當即論語注文。臧氏以此注稱字。爲經之誤。陳氏鱣以稱字誤衍。二說均有理。考鄭以魯人諱慶父之事。故稱孟氏。此義未知所出。杜預謂慶父是莊公長庶兄。庶長稱孟。於理爲順。問於曾子者。陽膚問也。

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注】馬曰。民之離散。爲輕漂犯法。乃上之所爲。非民之過。當哀矜之。勿自喜能得其情。正義曰。張栻解先王之於民。所以養之教之者。無所不用其極。故民心親附其上。服習而不違。如是而猶有不率焉。而後刑罰加之。蓋未嘗不致哀矜惻怛也。若夫後世禮義衰微。所以養之教之者。皆蕩而不存矣。上之人。未嘗必乎民也。故民心亦渙散而不相屬。以陷於罪戾。而蹈於刑戮。此所謂上失其道。民散久矣。情者。實也。謂民所犯罪之實也。周官小宰以敘聽其情。禮記大學。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哀矜者。哀其致刑。矜其無知。或有所不得已也。書呂刑云。哀矜折獄。與此文同。論衡雷虛篇引論語作哀憐。或是以義代之。段氏玉裁遂疑矜當作矝。矝讀如憐。恐未是也。韓詩外傳。昔之君子。道其百姓不使迷。是以威厲而刑措不用也。故形其仁義。謹其教道。使民目晰焉而見之。使民耳晰焉而聞之。使民心晰焉而知之。則道不迷。而民志不惑矣。詩曰。示我顯德行。故道義不易。民不由也。禮樂不明。民不見也。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言其易也。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言其明也。睠言顧之。潸焉出涕。哀其不聞禮教而就刑誅也。夫散其本教。而待之刑辟。猶決其牢而發以毒矢也。不亦哀乎。鹽鐵論後刑篇。引此文說之云。夫不傷民之不治。而伐己之能得姦。猶弋者覩鳥獸挂罻羅而喜也。○注。民之至之道。○正義曰。離散。謂民心乖離。違經犯道。故以輕僄形之。禮樂記云。流辟邪散。荀子勸學篇注。散謂不自撿束。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注】孔曰。紂爲不善以喪天下。後世憎甚之。皆以天下之惡歸之於紂。正義曰。紂者。殷王帝乙之子。名辛。字受。又字紂。高誘呂氏春秋功名注。蔡邕獨斷。並以桀紂爲謚。書戡黎疏謂後人見其惡。爲作惡謚。是也。皇本善下有也。漢石經之甚作其甚。○注。紂爲至於紂。○正義曰。列子楊朱篇。天下之美。歸之舜禹周孔。天下之惡。歸之桀紂。漢書敘傳。班伯目侍中起眡事時。乘輿幄坐張畫屏風。畫紂醉踞妲己。作長夜之樂。上因顧指畫而問伯。紂爲無道。至於是虖。伯對曰。書云迺用婦人之言。何有踞肆於朝。所謂衆惡歸之。不如是之甚者也。楊惲傳惲書曰。下流之人。衆毀所歸。後漢書竇憲傳論。憲率羌胡邊雜之師。一舉而空朔庭。列其功庸。兼茂於前多矣。而後世莫稱者。章末釁以降其實也。是目下流。君子所甚惡

焉。諸文皆以天下之惡爲惡名。此注與之同也。皇疏引蔡謨曰。聖人之化。由羣賢之輔。闇主之亂。
由衆惡之黨。是以有君無臣。宋襄以敗。衛靈無道。夫奚其喪。言一紂之不善。其亂不得如是之甚。
身居下流。天下惡人皆歸之。是故亡也。此以天下之惡爲惡人。其說亦通。左昭七年傳。楚芋尹無
宇曰。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杜注。天下逋逃。悉以紂爲淵藪。
集爲歸之。孟子滕文公篇言紂臣有飛廉。墨子非樂有費中惡來崇侯
虎。淮南覽冥訓有左彊。道應訓有屈商。是紂時惡人皆歸之證。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注孔曰。
更。改也。正義曰。皇本食焉作蝕也。釋名釋天。日月虧曰食。稍稍侵虧。如蟲食草木葉也。埈氏曙典
故驟。日月之行天上。日居上。月居下。日爲月所掩。故日食。月在天上。日乃在地下。地
球居中隔之。日光爲地球所掩。不能耀月。故月食。人皆仰之者。言人皆仰戴之也。孟子公孫丑
篇有此文。當亦古語。而二賢述之。○注。更。改也。○正義曰。說文云。更。改也。此常訓。

衛公孫朝注馬曰。公孫朝。衛大夫。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
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
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注孔曰。文武之道。未墜落於地。賢與不賢。各有所識。夫子無所不從學。無所
不從學。故無常師。正義曰。春秋時。魯有成大夫公孫朝。見昭廿六年傳。楚武城尹公孫朝。見哀十七
年傳。鄭子產兄公孫朝。見列子楊朱篇。及此凡四人。故論語稱衛以別之。與公子
荆書法同。此翟氏灝考異說。云公孫者。白虎通姓名篇。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
史記弟子傳。此章爲陳子禽問子貢。蓋涉下章而誤。焉學者。焉所從受學也。夫子學皆從周。中庸
云。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憲者。法也。章者。明也。大道之傳由堯舜。遞至我周。制禮作樂。
於是大備。故言文王既沒。其文在茲。及此子貢言道。亦稱文武也。漢石經墜作隧。識作志。馮氏
登府考證。荀子儒效篇。至共頭而山隧。漢西狄頌。數有顛覆實隧之患。前漢王莽傳。不隧如髮。
並與墜同。周官保章氏注。志。古文識。漢書楚元王傳。劉歆引此文。孟子尹士章章指引並作志。
或出古論。賢與不賢。謂孔子同時人。此與大受小知章。君子小人皆以才器言也。賢者識其承天治
人之大。不賢者識其名物制度之細。文武之道。所以常存。而夫子刪定贊修。皆爲有徵之文獻可知。
書傳言夫子問禮老聃。訪樂萇弘。問官郯子。學琴師襄。其
人苟有善言善行足取。皆爲我師。此所以爲集大成也與。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注馬曰。魯大夫叔孫州仇。武謚。曰。子貢賢於仲尼。子服景伯

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數仞。注包曰。七尺曰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注夫子謂武叔。正義曰。夫子歿後。諸子切劘砥礪以成其學。故當時以有若似聖人。子夏疑夫子。而叔孫武叔陳子禽皆以子貢賢於仲尼。可見子貢晚年進德修業之功。幾幾乎超賢入聖。然孟子言子貢智足知聖人。又子貢有若。皆言夫子生民未有。故此及下兩章。皆深致贊美。法言問明篇。仲尼。聖人也。或劣諸子貢。子貢辭而精之。然後廓如也。宮牆者。室四周有牆。凡寢廟皆居其中。牆南面有門。以通出入。此制上下當同。但高卑廣狹。必有差別。今無文以明之。金氏鶚禮說。謂士庶人垣牆不周。未必然也。墨子辭過篇。故聖王作爲宮室。宮牆之高。足以辨男女之禮。說文。寏。周垣也。寏當爲宮牆之名。漢石經作譬諸宮牆。下賜之牆同。皇本作譬諸句末多也字。及肩者。說文。肩。髆也。肩俗從戶。言宮牆卑。與人肩齊也。窺。釋文作闚。皇本宋石經同。說文。窺。小視也。闚。閃也。義別而音近。故二字通用。錢氏坫後錄。王宮牆高五丈。爲六仞四分仞之一。故曰數仞。錢氏據仞爲八尺之說推之。其義未審。所據釋文仞一作刃。魏李仲璇孔子廟碑。汲縣太公碑。用此文並作刃。當時傳本用叚字也。錢氏又曰。考工記。外有九室。九卿朝焉。注。外。路門之表也。九室如今朝堂諸曹治事處。百官之富。卽指此。案及肩之牆。是士庶人。故以室家爲言。數仞之牆。指天子諸侯。故有宗廟百官。此其美富。惟得其門而入者見之。門謂宮牆之門。及朝廟諸門也。武叔未親聖教。本在門外。而但自宮牆窺之。故於士庶人室家之好能見之。於天子諸侯宗廟百官。則不得見焉。今但舉所見者稱之。則謂子貢賢於夫子。固其宜矣。皇本作夫夫子之牆。又入下有者字。夫子云。無之字。○注。魯大夫叔孫州仇。○正義曰。邢疏云。案世本州仇。公子叔牙六世孫。○叔孫不敢子也。春秋定十年秋。叔孫州仇帥師圍郈。左傳武叔懿子圍郈。是知叔孫武叔卽州仇也。○注。七尺曰仞。○正義曰。鄭此注與包同。高誘呂氏春秋適威注亦同。趙岐注孟子。王逸注楚辭。樊光注爾雅。及許氏說文。並云八尺曰仞。應劭注漢書食貨志云。五尺六寸曰仞。考工記匠人疏引王肅說莊子庚桑楚釋文引小爾雅廣度。並云四尺曰仞。諸家不同。程氏瑤田通藝錄。以七尺爲是。其說曰。揚雄方言云。度廣曰尋。杜預左傳俶擾注。度深曰仞。二書皆言人伸兩手以度物之名。而尋爲八尺。仞必七尺者。何也。同一伸手度物。而廣深用之。其勢自不得不異。人長八尺。伸兩手亦八尺。用以度廣。其勢全伸而不屈。而用之以度深。則必上下其左右手而側其身焉。身側則身與所度之物。不能相摩。於是兩手不能全伸而成弧之形。弧而求其弦以爲仞。必不能八尺。故七尺曰仞。亦其勢然也。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爲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

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注]言人雖欲自絕棄於日月。其何能傷之乎。適足自見其不知量也。正義曰。毀謂非毀六子。以爲他人得賢之也。無以爲者。言無以爲毀禁止之也。說文。丌。丘之高也。非人所爲也。陵。大阜也。猶可踰者。言於丘陵可踰之也。仲尼日月者。日月至高。非人所得踰之也。皇本日月上有如字。阮氏元校勘記。後漢書孔融傳列女傳二注引此文。並有如字。又皇本絕下有也字。○注。言人至量也。○正義曰。絕知晉侯使呂相絕秦之絕。絕棄於日月者。絕棄卽謂毀也。云適足者。多與祇同。祇訓適也。左襄廿九年傳。多見疏也。服本作祇。云祇。適也。此證甚多。不具引。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爲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言不可不愼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正義曰。爲恭者。言爲恭敬以尊崇其師也。公羊桓元年。鄭伯以璧假許田。易之也。易之則其言假之何爲恭也。何休注爲恭遜之辭。與此義同。釋文爲知音智。下同。智者知人。知人則無失言。故君子於人之一言。識其言之得失。識其人之智與不智。故言當極愼也。喪大記虞人設階。注。階所乘以升屋者。說文。梯。木階也。子貢以夫子道高若天。亦前章以日月爲喻之意。夫子之得邦家者。[注]孔曰。謂爲諸侯若卿大夫。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注]孔曰。綏。安也。言孔子爲政。其立教則無不立。道之則莫不興行。安之則遠者來至。動之則莫不和穆。故能生則榮顯。死則哀痛。正義曰。立者。以禮立之也。之指人言。所謂立人也。道猶導也。所謂達人也。達者。通也。行也。綏之者。言有仁政安集之也。動之者。以禮樂與動之也。荀子儒效云。造父者。天下之善御者也。無輿馬。則無所見其能。羿者。天下之善射者也。無弓矢。則無所見其巧。大儒者。善調一天下者也。無百里之地。則無所見其功。夫子未得大用。故世人莫知其聖而或毀之。然至誠必能動物。存神過化。理有不惑。夫子仕魯未幾。政化大行。亦可識其略矣。○注。綏。安也。○正義曰。爾雅釋詁文。

卷二十三　堯曰第二十

正義曰。漢書藝文志。論語古二十一篇。出孔子壁中。兩子張。何晏等序亦云。古論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爲一篇。有兩子張。

兩子張者。前第十九篇是子張。此子張問從政又爲子張。故云兩也。如淳注漢書。以此子張篇名從政。金氏履祥集注考證。以此篇名子張問。金說似爲得之也。翟氏灝考異。引毛奇齡說。未有一章可爲一篇者。是必別有子張一篇。未必是從政章。此說似非。蓋論語自微子篇。說夫子之言已訖。故子張篇皆記弟子之言。至此更搜集夫子遺語。綴於册末。而有兩篇者。以論語非一人所撰。兩篇皆更待裒錄。而未有所得。故堯曰止一章。子張止二章也。此眞孔壁之舊。其合併爲一篇。則齊魯家學者爲之矣。翟氏灝考異以堯曰云云。爲論語後序。故尊爲篇。而文今不全。歷引周易序卦。及先秦兩漢諸子史後序。皆居策尾。又以堯曰章及孟子由堯舜章。皆爲一書後序。子張問以下。古原別分爲篇。蓋於書成後續得附綴。故又居後序之後。此說尤謬。論語之作。非出一人。此序果誰所作。且泰伯篇末。嘗論堯舜文武禹矣。亦將謂爲後序耶。必不然矣。篇內文有脫佚。自昔儒者曾言之。

集解　凡二章　正義曰。翟氏灝考異。古論語分此一篇爲二。則堯曰凡一章。子張凡二章。魯論無不知命章。則堯曰凡二章。

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注歷數。謂列次也。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注包曰。允。信也。困。極也。永。長也。言爲政信執其中。則能窮極四海。天祿所以長終。舜亦以命禹。注孔曰。舜亦以堯命己之辭命禹。正義曰。爾雅釋詁。咨。嗟也。詩文王。咨女殷商。毛傳。咨。嗟也。堯有所重誠於舜。故歎而後言也。書堯典云。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歷象歷數。詞意竝同。洪範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歷數。是歲日月星辰運行之法。曾子天圓篇。聖人愼守日月之數。以察星辰之行。以序四時之順逆。謂之歷。中論歷數篇。昔者聖王之造歷數也。察紀律之行。觀運機之動。原星辰之迭中。寤晷景之長短。於是營儀以準之。立表以測之。下漏以考之。布算以追之。然後元首齊乎上。中朔正乎下。寒暑順序。四時不忒。夫歷數者。先王以憲殺生之萌。而詔作事之節也。使萬國不失其業者也。此歷數之義也。史記歷書言黃帝考定星歷。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閏餘。於是有天地神祇物類之官。又言堯復遂重黎之後。立羲和之官。明時正度。年耆禪舜。申戒文祖云。天之歷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由是觀之。王者所重也。據史記之文。則咨舜云云。乃堯禪位語。舜不陟帝位。故當堯之世。但攝政也。王者。天之子。當法天而行。故堯以天之歷數責之於舜。春秋繁露郊祭篇。引此文釋之云。言察身以知天也。此蓋以在訓察。躬訓身也。在之爲察。見爾雅釋詁。察身者。謂省察其身。當止至善以承天之事。受天之大福。故天垂象而人主法焉。天示異而人主懼焉。書洪範云。王省惟歲。詩大明云。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翼翼者。敬也。並皆察身之義也。鄭此注云。歷數在汝身。謂有圖籙之名。圖籙者。帝王受命。有符瑞之徵。可先知也。其書起於周末。漢世儒者用以說經。故康成據之。實則於義非也。執中者。謂執中道用之。禮中庸云。子

曰。舜其大知也與。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執而用中。舜所受堯之道也。用中卽中庸。故庸訓用
也。中庸之義。自堯發之。其後賢聖論政治學術。咸本此矣。四海困窮者。孟子滕文公上。當堯之
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偪人。獸蹄鳥跡
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又滕文公下。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
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爲巢。上者爲營窟。書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是堯時四海困窮之
徵。堯舉舜敷治之。故此咨告之言。當憂恤之也。其後舜命禹亦言此者。水土初平。民猶艱食鮮食
故也。天祿者。天子玉食萬方。有祿食自天予之。故言天也。毛氏奇齡稽求篇。閻箸丘云。四海困
窮。是儆辭。天祿永終。是勉辭。蓋四海當念其困窮。天祿當期其永終也。江氏聲尙書集注音疏。
疑此節爲舜典佚文。東晉古文。入之大禹謨。○注。歷數。謂列次也。○正義曰。爾雅釋詁。歷。
數也。歷卽是數。故歷數連文。禮記郊特牲注。簡歷。謂算具陳列之也。次亦數也。○注。允信至
長終。○正義曰。允信永長。皆爾雅釋詁文。段氏玉裁說文注云。困之本義。爲止而不過。引申之
爲極盡。論語四海困窮。謂君德充塞宇宙。與橫被四海之義略同。段說卽包此注意。然非經旨。天
祿所以長終者。言享天祿能終竟之也。易歸妹象傳。君子以永終知敝。書金縢。惟永終是圖。漢魏
人用此經語。班彪王命論云。福祚流于子孫。天祿其永終矣。儁不疑謂暴勝之曰。樹功揚名。永終
天祿。韋賢傳。匡衡曰。其道應天。故天祿永終。其他封策禪詔。若漢武帝立子齊王閎策。漢靈帝
立皇后詔。吳大帝卽位告天文。漢禪位于魏冊。魏使鄭沖奉冊于晉。凡引此文。皆作永長解。惟魏
明帝青龍二年。山陽公薨。魏志注引獻帝傳。有山陽公深識天祿永終之運。禪位文皇帝。又曰。惟
山陽公昔知天命。永終於己。深觀歷數。允在聖躬。傳祚禪位。是解永終爲永絕。在魏末晉初。而
嗣後宋齊梁陳。其文一轍。皆曰敬禪神器。授帝位于爾躬。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於戲。王其允執
厥中。儀刑前典。以副昊天之望。于是皆以天祿永終。繼困窮之後。爲卻位絕天之辭。於古義絕不
相應。此閻氏若璩毛氏奇齡說。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注孔曰。履。殷湯名。此伐桀
告天之文。殷家尙白。未變夏禮。故用玄牡。皇。大。后。君也。大大君帝。謂天帝也。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有罪不
敢赦。注包曰。順天奉法。有罪者不敢擅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注言桀居帝臣之位。罪過不可隱
蔽。以其簡在天心故。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注孔曰。無以萬方。萬方不
與也。萬方有罪。我身之過。正義曰。曰予上當有湯字。釋小子者。王者父天母地。爲天之子。湯告天。故謙言小子也。鄭注以此文爲舜命禹事。則舜本不名履。殊可疑。俞氏樾羣
經平議。謂鄭本無履字。或得之昭告者。詩大明。昭事上帝。箋云。昭。明也。言明告上帝。不敢
有所隱飾也。鄭注云。皇皇后帝。竝謂大微五帝。在天爲上帝。分王五方爲五帝。用玄牡者。爲舜

命禹事。於時總告五方之神。莫適用。用皇天大帝之牲。案周官司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大宗伯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注云。此禮天以冬至。謂天皇大帝在北極者也。禮東方以立春。謂蒼精之帝。禮南方以立夏。謂赤精之帝。禮西方以立秋。謂白精之帝。禮北方以立冬。謂黑精之帝。鄭不言中央之帝。以經文不見。故略之也。史記天官書南宮朱鳥權衡御太微三光之廷。又言掖門內五星五帝坐。是五帝屬太微。故此注言太微五帝也。在天爲上帝。即謂昊天上帝。亦即大宗伯注所云天皇大帝也。舜命禹總祭五帝。即是受終文祖也。五帝分祭牲幣。各有所尙。今此是總祭。故莫適用。而以昊天爲主。用玄牡。故夏禮亦尙玄也。說文。牡。畜父也。廣雅釋獸。牡。雄也。凡大祭。牲用牛。則此玄牡爲黑牛矣。如鄭之言。有罪謂四凶。帝臣即謂禹。其注云。簡閱在天心。言天簡閱其善惡也。周官小宰。二日聽師田以簡稽。鄭司農注。遂大夫簡稼器注。並云簡。閱也。是簡有閱訓。帝臣爲善。有罪爲惡。帝心承上二句。言所舉黜。皆本天心所簡閱也。周語王子晉言皇天嘉禹胙以天下。韋昭注。引論語帝臣不蔽。簡在帝心爲證。韋同鄭義。而與白虎通及包孔注。以爲湯伐桀告天者異。當亦經師相傳。有此訓也。無以萬方。漢石經無作毋。又萬方有罪下不重罪字。皇本亦不重。爾雅釋詁。朕。我也。郭注。古者貴賤皆自稱朕。至秦世始爲天子尊稱。案此告天亦稱朕。是朕未爲尊稱也。東晉古文。采此節文入湯誥。○注。履殷至若此。○正義曰。孫氏志祖讀書脞錄。據大戴禮少閒篇。商履代興。白虎通姓名篇。湯王後更名爲子孫法。本名履也。則湯名天乙。又名履。自無可疑。案譙夫論五行志。亦稱子履。是履爲湯名也。明堂位。夏后氏牲尙黑。殷白牡。是殷尙白。於時湯甫伐桀。仍用夏禮。爲玄牡也。說文。皇。大也。詩楚茨先祖是皇傳。亦云大也。爾雅釋詁。后。君也。說文。后。繼體君也。象人之形。天帝稱后者。尊之故君之也。墨子兼愛下。夫兼相愛。交相利。不惟禹誓爲然。雖湯說亦猶是也。湯曰。惟予小子履。敢用玄牡。告于上天后曰。今天大旱。即當朕身。履未知得罪于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簡在帝心。萬方有罪。即當朕身。朕身有罪。無及萬方。呂氏春秋順民篇。亦云湯克夏而天大旱。湯以身禱于桑林日。余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然則此語爲因旱禱雨之辭。墨子謂之說者。周官大祝。掌六祈以同鬼神示。日類。日造。日禬。日禜。日攻。日說。又謂祝亦掌類造攻說禬禜之祝號。說謂以詞自解說也。孔注本墨子。而云湯誓爲伐桀告天之辭。與墨子不合。作僞者之疏可知。白虎通三軍篇。王者受命。質家先伐。文家先改正朔何。質家言天命己。使己誅無道。今誅得爲王。故先伐。故論語日云云。此湯伐桀告天。用夏家之牲也。與此包孔注合。周語內史過引湯誓。余一人有辠。無以萬夫。萬夫有辠。在余一人。是湯誓亦有其文。疑伐桀告天及禱雨文略相同。然禱雨在克夏後。無爲仍用夏牲。故白虎通儒。不用墨子爲說也。伐桀所以告天者。繁露四祭篇。己受命而王。必先祭天。乃行王事。文王之伐崇是也。又郊祀篇。是故天子每將興師。必先郊祭以告天。乃敢征伐行子道也。文王先郊。乃敢行事。而與師伐崇。下俱引詩棫樸證之。是此告天。亦郊祭也。○注。言桀至心故。○正義曰。墨子云。有善不敢蔽。是帝臣謂善臣。呂氏春

秋簡選篇言湯反桀之事。逸其賢良是也。此注以帝臣爲桀。與墨子不合。又簡在帝心。承上有罪帝臣言之。故鄭注謂簡閱其善惡也。此注單承桀言。亦誤。○注。無以萬方。萬方不與也。○正義曰。以。與也。與。預也。世之治也。在位者皆自引過。以求盡乎治民之道。世衰。則君諉罪於臣。臣諉罪於民。於是以民皆不食。而視之如仇讐。欲民之治。不可得已。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注周。周家。賚。賜也。言周家受天大賜。富於善人。有亂臣十人是也。注。周周至是也。○正義曰。爾雅釋詁。賚。賜也。說文。賜。予也。詩周頌序云。賚大封於廟也。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鄭注。大封。武王伐紂時。封諸臣有功者。是大賚。謂武王所賚。此注言周家受天者。當謂受天命。因大賜也。孔氏詩疏云。樂記說武王克殷。未及下車而封薊祝陳。下車而封杞宋。又言將率之士。使爲諸侯。是大封也。昭二十八年左傳曰。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四十人。是皆是武王大封之事。此注舉十亂者。以十亂中若周召太公畢公。皆封國爲諸侯。餘亦當內諸侯也。亂臣臣字當衍。此後人所加。說見前疏。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注孔曰。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箕子微子。來則用之。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正義曰。墨子兼愛中。昔者武王將事泰山隧。傳曰。泰山有道。曾孫周王有事大事。既獲仁人。尚作以祗商夏。蠻夷醜貉。雖有周親。不若仁人。萬方有過。維予一人。宋氏翔鳳說周親四語。蓋封諸侯之辭也。武王封大公於齊。在泰山之陰。故將事泰山。而爵仁人尚。爲封大公之辭也。今案說苑貴德篇。武王克殷。問周公曰。將奈其士衆何。周公曰。使各宅其宅。田其田。無變舊親。惟仁是親。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舊親。韓詩外傳作舊新。彼爲誓衆之辭。與此封諸侯略同。周者。至也。見逸周書諡法解。毛詩鹿鳴傳。親者。近也。密也。周親兼舊新言之。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言凡諸國百姓有不虞。天性不廸率典者。皆我一人之責。所以然者。百姓有過。亦由所封諸侯。未得其人。故引以自責也。曲禮云。君天下曰天子。朝諸侯。分職。授政。任功。曰予一人。分職。即謂封諸侯也。白虎通號篇。王者自謂一人者。謙也。欲言己材能當一人耳。東晉古文采諸文入泰誓。○注。親而至用之。○正義曰。注不解周字。而以管蔡當周親。是以周爲周家也。管蔡作亂被誅。在成王時。注言此者。欲見管蔡是周親。其封當亦在武王時。是不如仁人也。呂氏春秋離謂篇。周公召公以此疑。高誘注。以管蔡疏言。故疑也。論語曰。雖有周親。不如仁人。此之謂。亦以管蔡當周親。與此注意同。史記宋世家。周武王克殷。微子乃造於軍門。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於是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又曰。武王乃封箕子於朝鮮而不臣也。是箕子微子來則用之也。

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注包曰。權。秤也。量。斗斛。正義曰。漢書律歷志。虞書。乃同律度量衡。所以齊遠近。立民信也。自伏羲畫八卦由數起。至黃帝堯舜而大備。三代稽古。法度章焉。周衰官失。孔子陳後王之法曰。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舉逸民。四方之政行矣。據志此文。是謹權量云云

以下。皆孔子語。故何休公羊昭三十二年注。引此節文。冠以孔子曰。說文云。案。悉也。知案諦也。審。篆文從番。考工記弓人注。審猶定也。成氏蓉鏡經義駢枝曰。法度與權量。相對爲文。當爲二事。法謂十二律。度謂五度也。堯典同律度量衡。馬融注。律。法也。量衡。卽論語之權量。則律度亦卽論語之法度矣。漢書律歷志。引虞書及論語此文。又云。元始中羲和劉歆等。言之最詳。一曰備數。二曰和聲。三曰審度。四曰嘉量。五曰權衡。聲者。宮商角徵羽也。五聲之本。生於黃鐘之律。二十有二。律卽法也。案成說是也。律者。聲之所出。聲正而後數可明。數明而後萬物可正。故黃鐘爲萬物根本也。度者。漢志云。分寸尺丈引也。謹審之本。在於正律。故漢志引劉歆曰。五聲之本。生於黃鐘之律。九寸爲宮。或損或益。以定商角徵羽。九六相生。陰陽之應也。又云。度本起黃鐘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鐘之長一爲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而五度審矣。量本起于黃鐘之龠。用度數審其容。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以井水準其槩。十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而五量嘉矣。權本起于黃鐘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爲兩。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十斤爲鈞。四鈞爲石。而五權謹矣。包氏愼言溫故錄。漢志引此文云云。顏氏不解修廢官者。意蓋以官卽職此權量法度者。志上云周衰官失。孔子陳後王之法。下乃引論語。明繼周而起者。惟修此數官爲急耳。志下又引劉歆鐘律篇。分敍權量法度云。權者。所以稱物平施知輕重也。職在大行人。鴻臚掌之。量者。所以量多少也。職在太倉。大司農掌之。度者。所以度長短也。職在內官。廷尉掌之。以修廢官爲修此數官。故劉氏每敍一事。而結云某職在某官。某官掌之。案包說是也。據成君義法謂律。當據志補云。聲所以作樂者。職在大樂。太常掌之。昔舜一歲四巡守。皆同律度量衡。月令春秋分。皆同度量。正權槩。周官大行人十有一歲。同度量。同數器。蓋奸民貿易。積久弊生。古帝王特設專官以審察之。其官歷代皆未廢。至周衰而或失耳。趙氏佑溫故錄。或有職而無其官。或有官而不舉其職。皆曰廢是也。四方之政行焉。謂凡所以治四方者。其政皆舉而行之也。皇本焉作矣。○注。權。秤也。量。斗斛。○正義曰。說文無秤字。稱下云銓也。謂銓量多少也。周易象傳。君子以稱物平施。左傳地平天成。稱也。稱所以平物。故俗作秤。廣韻。秤。昌孕切。俗稱字是也。漢志云。權重也。衡所以任權。而均物平輕重也。又云。權者。銖兩斤鈞石也。權衡皆統名稱。故此注以秤釋權也。志又云。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又云。合者。合龠之量也。升者。登合之量也。斗者。聚升之量也。斛者。角斗平多少之量也。此注舉斗斛二者以槩其餘。

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

正義曰。爾雅釋詁。滅。絕也。公羊僖五年傳。滅者。亡國之善辭也。許氏五經異義解此文云。國謂諸侯。世謂卿大夫。白虎通封公侯篇。王者受命而作。興滅國。繼絕世。何爲。先王無道。妄殺無辜。及嗣子幼弱。爲彊臣所奪。子孫皆無罪囚而絕。重其先人之功。故復立之。論語曰云云。據此是興滅國。爲無罪之國。若有罪當滅者。亦不與之也。尚書大傳。古者諸侯始受封。則有采地。百里諸侯以三十里。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五十里諸侯以十五里。其後子孫。雖有罪黜。其采地不

黜。使其子孫賢者守之。世世以祠其始受封之人。此之謂興滅國。繼絕世。書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此之謂也。韓詩外傳同。此言平時立國。不以有辠黜其采地。亦與滅繼絕之義。凡封國當有此制也。漢成帝詔曰。蓋聞褒功德。繼絕統。所以重宗廟。廣聖賢之路也。又曰。夫善善及子孫。古今之通義也。五經異義。按公羊穀梁說云。卿大夫世。則權并一姓。防賢塞路。經譏尹氏崔氏是也。古春秋左氏說。卿大夫得世祿。不世位。父爲大夫死。子得食其故采地。如有賢才。則復父故位。許愼謹案易爻位三爲三公。食舊德。謂食父故祿。尙書云。世選爾勞。予不絕爾善。論語興滅國。繼絕世。詩云。凡周之士。不顯亦世。孟子云。文王之治岐也。仕者世祿。故周世祿也。從左氏義。鄭氏無駁。與許同。

所重民食喪祭。注孔曰。重民。國之本也。重食。民之命也。重喪。所以盡哀。重祭。所以致敬。正義曰。東晉古文采此文入武成。O注。重民至致敬。O正義曰。夏書曰。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無與守邦。孟子盡心下。民爲貴。又言諸侯之寶有人民。周官大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大司徒掌人民之數。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于版。異其男女。歲登下其死生。及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獻其數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之。以贊王治。是民爲國之本也。書洪範八政。一曰食。伏生傳。食者。萬物之始。人事之所本。故八政先食。周官大宰以九職任萬民。一日三農生九穀。二日園圃毓草木。大司徒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又云。頒職事十有二于邦國都鄙。使以登萬民。一日稼穡。二日樹藝。是食爲民命。當重之也。喪以哀爲主。祭以敬爲主。喪祭者。所以教民反本追孝也。禮記經解云。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臣子之恩薄。則背死忘生者衆矣。

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注孔曰。言政教公平。則民說矣。凡此二帝三王所以治也。故傳以示後世。正義曰。漢石經。無信則民任焉句。皇本足利本高麗本亦無。翟氏顥考異。阮氏元校勘記。並疑爲子張問仁章誤衍。又公則說。皇本說上有民字。考異又云。按此語與上文絕不蒙。與前論仁章文。惟公說二字。殊疑子張問仁一章。原在古論子張篇首。而此爲脫亂不盡之文。古書簡盡則止。不以章節分簡。故雖大半脫去。猶得餘其少半。遂綴于下章也。下章子張問政。孔子約數以示。俟張請目。然後詳晰言之。與問仁章文勢畫一。顯見其錄自一手。又二十篇中。唯此二章。以子答弟子之言。加用孔字。蓋古分堯曰子張問以下。別爲一篇。與前季氏篇。爲別一記者所錄。稱孔子是其大例。故知命章首。舊本亦有孔字。今以問仁章亂入陽貨之篇。既據其體例不符。而公山佛肸連類並載之閒。橫隔以此。亦頗不倫。又云。恭寬信敏惠之本。獨舍此句。未足該歷代帝王爲治之證要也。O注。言政教公平。則民說矣。O正義曰。呂氏春秋貴公篇。昔先聖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則天下平矣。平得於公。嘗試觀於上志其得之以公。其失之必以偏。故洪範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偏無頗。遵王之義。無或作好。遵王之道。無或作惡。遵王之路。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陰陽之和。不長一類。甘露時雨。不私一物。萬民之主。不阿一人。是言政教宜公

平也。公平則舉措刑賞皆得其宜。民服於上。故說也。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注孔曰。屏。除也。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注王曰。利民在政。無費於財。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注孔曰。言君子不以寡小而慢也。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

正義曰。皇本問下有政字。尊者。崇尚之意。或作遵。漢平都相蔣君碑。遵五迸四。後漢祭遵傳。遵美屏惡。洪适隸釋。以遵迸爲尊屏。詁異文。方言。遵。行也。此義亦通。貪者。說文云。欲物也。呂覽愼大注。求無厭。是爲貪。阮氏元校勘記。益卦注。旅師疏。及文選洞簫賦注。引此文。並作因民所利而利之。皇疏兩述經文。皆無上之字。疑後人妄增。又皇本擇下有其字。案擇可勞而勞之以下。皆因子張問而答之。不言子張問者。統於首句何謂惠而不費。凡諸問辭。皆從略也。勞民。如治溝洫。及耕斂之類。又農隙講武事。與土功。並是擇而勞之。荀子富國篇言古人使民。夏不宛暍。冬不凍寒。急不傷力。緩不後時。事成功立。上下俱富。而百姓皆愛其上。人歸之如流水。親之歡如父母。爲之出死斷亡而愉者。無它故焉。忠信調和均辨之至也。是言勞民而民不怨也。欲仁得仁。謂欲施仁政於民。即可施行。故易得仁也。皇疏云。君子正其衣冠者。衣無撥。冠無免也。中論法象篇。夫法象立。所以爲君子。法象者。莫先乎正容貌。愼威儀。是故先王之制禮也。爲冕服采章以旌之。爲佩玉鳴璜以聲之。欲其尊也。欲其莊也。焉可懈慢也。夫容貌者。人之符表也。符表正。故情性治。情性治。故仁義存。仁義存。故盛德著。盛德著。故可以爲法象。斯謂之君子矣。故孔子曰。君子威而不猛。泰而不驕。詩云。敬爾威儀。惟民之則。○注。屏。除也。○正義曰。穀梁宣元年傳。放猶屏也。廣雅釋詁。摒。除也。摒與屏同。○注。利民在政。無費於財。○正義曰。民左氏傳云。上思利民。忠也。利民在政者。政在養民。故當順民之性。使之各遂其生。邢疏云。民居五土。所利不同。山者利其禽獸。渚者利其魚鹽。中原利其五穀。人君因其所利。使各居其所安。不易其利。則是惠愛利民在政。且不費於財也。說文。費。散財用也。廣雅釋言。費。耗也。費損也。○注。言君子不以寡小而慢也。○正義曰。寡小。人所易慢。經意所主。故注別言之。書無

邁。至于小大。無時或怨。鄭注。小大。謂萬民上及羣臣。詩泮水。無小無大。從公于邁。皆與此釋小大同。皇疏引殷仲堪曰。君子處心以虛。接物以敬。不以衆寡異情。大小改意。無所敢慢。斯不驕也。卽此注意。說文。慢。惰也。一曰不畏也。二義相近。

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注馬曰。不宿戒而責目前成爲視成。慢令致期。謂之賊。注孔曰。與民無信而虛刻期。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注孔曰。謂財物俱當與人。而吝嗇於出納惜難之。此有司之任耳。非人君之道。

正義曰。不教而殺。謂未以禮義敎民。民犯於法。則以罪殺之。此爲虐也。說文。𧆛。殘也。今從隸省作虐。京房易傳。不教而誅茲謂虐。義本此。毛詩終風傳。暴。疾也。高誘淮南天文訓注。暴。虐也。戒者。說文。戒。警也。儀禮士冠禮。主人戒賓。注。戒。警也。告也。言上於民。當先告戒之。而後責成功也。慢令者。新序雜事篇。緩令急誅。暴也。緩令卽慢令。說文訓慢爲惰。凡怠惰。則致緩也。王氏樵紹聞編。視成。如今官府之受成。致期。如今官府之立限。周公之營洛邑也。賦工命役。咸勤詰治。戒之如此其至也。然後視其成焉。而不愆于素。若但曰吾知責其成而已。而無夙戒之道。則卒遽無備。而人難於效功矣。費誓。魯公之令衆也。甲戌我惟征徐戎。甲戌我惟築期會。明審如此。芻糧之不備。楨幹之不供。則有某刑。其令之嚴又如此。孰敢不依期而集哉。今也慢其令於先。而刻期於後。以誤其民而必刑之。則是賊之而已。荀子宥坐篇。魯有父子訟者。拘之三月。其父請止。孔子舍之。季孫不說。孔子曰。嫚令謹誅。賊也。今生也有時。斂也無時。暴也。不教而責成功。虐也。已此三者。然後刑可卽也。韓詩外傳。孔子曰。不戒責成。害也。慢令致期。暴也。不教而誅。賊也。君子爲政。避此三者。又子貢謂季孫曰。託法而治謂之暴。不戒致期謂之虐。不教而誅謂之賊。以身勝人謂之責。責者失身。賊者失臣。虐者失政。暴者失民。文皆略同。出納者。說文。納。絲濕納納也。別一義。內。入也。从冂。自外而入也。經傳多以納爲內。此處皇本釋文本皆作內。唯邢本作納。公羊桓二年傳。納者。入辭也。上句言與人。此言出。又言納者。兪氏樾平議。因出納爲人之恆言。故言出而並及納。史記刺客傳。多人不能無生得失。言失而並言得也。游俠傳。緩急人之所時有也。言急而並言緩也。此言出納。亦猶是矣。案兪說是也。胡氏紹勳拾義。納亦主與人。凡財物出於己。必入於人。亦謂之納。引禹貢納總納銍納秸。昏禮納采納吉納徵。曲禮納女於天子諸文爲據。其說亦通。夏小正納卵蒜。傳云。納者。何也。入之君也。亦一證。○注。不宿戒而責目前成爲視成。○正義曰。公食大夫記。不宿戒。注。申戒爲宿。又鄉飲酒注。再戒爲宿戒。○注。與民無信而虛刻期。○正義曰。注謂令旣出。而行之有違。是虛刻期爲無信也。此說難通。究非經旨。○注。俱當至之道。○正義曰。方言。荆汝江湘之郊。凡貪而不施。或謂之悋。虞翻易注。坤爲吝嗇。皇疏云。有司。謂主典物者也。猶庫吏之屬也。庫吏雖有官物。而不得自由。故物應出入者。必有所諮問。不敢擅易。人君若物與人而

吝。卽與庫吏無異。故云謂之有司也。案夫子言從政之道。而人君爲政。亦不異此。故注廣言之。

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注孔曰。命謂窮達之分。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注馬曰。聽言而別其是非。正義曰。釋文本。皇邢本。唐宋石經。並作孔子。唯集注本無孔字。當是誤脫。釋文云。魯論無此章。今從古。此亦出鄭注。韓詩外傳。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言天之所生。皆有仁義禮智順善之心。不知天之所以命生。則無仁義禮智順善之心。謂之小人。又曰。大雅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言民之秉德以則天也。不知所以則天。又焉得爲君子乎。漢書董仲舒傳對策曰。天令之謂命。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羣生。貴於物也。故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義禮智。安處善樂循理。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此之謂也。二文皆言德命。其義極精。蓋言德命。可兼祿命也。說詳前疏。〇注。聽言而別其是非。〇正義曰。言者心聲。言有是非。故聽而別之。則人之是非亦知也。易繫辭傳。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此孔子知言卽知人之學。孟子自許知言云。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亦謂知言卽可知人也。

卷二十四　論語序

正義曰。經典釋文唐石經標題如此。必是何晏等原式。皇疏本作論語集解敘。邢疏本則每篇首行題論語註疏解經卷第幾。此序首行題論語註疏解經序。次行題序解疏三字。案何晏等作序時。止有註。未有疏也。今竟稱註疏序。此自作疏時妄題。其後失檢。遂仍之也。

序曰。漢中壘校尉劉向言魯論語二十篇。皆孔子弟子記諸善言也。大子大傅夏侯勝。前將軍蕭望之。丞相韋賢及子玄成等傳之。正義曰。序。皇疏本作敘。爾雅釋詁。敘。緖也。孫炎注。敘謂端緖也。說文。敘。次第也。凡紀錄一篇說。述其大義。並傳授源流。令人識而知之。故謂之序。周易傳有序卦。此稱序之始。序者。東西牆之名。蓋假借也。漢者。水名。高祖初爲漢王。王巴蜀漢中。後因以爲有天下之號。中壘校尉者。漢書百官公卿表。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內。外掌西域。顏師古注。掌北軍門之內。而又外掌西域。案壘者。軍所立營壘以爲固也。校尉。官名。若司隸城門屯騎越騎胡騎射聲虎賁輕車。皆有校尉。秩皆二千石。劉向官總中壘校尉。故此擧爵稱之。邢疏云。劉向者。高祖少弟楚元王之後。辟彊之孫。德之子。字子政。本名更生。成帝卽位更名向。數上疏言得失。以向爲中壘校尉。向爲人簡易。專積思於經術。成帝詔校經傳諸子詩賦。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著別錄新序。此言魯論語二十篇皆孔子

弟子記諸善言也。蓋出於彼。故何晏引之。案此言出別錄。邢氏疏言新序耳。魯論語二十篇者。言魯人所傳論語有此篇。漢書藝文志。漢興。有齊魯之說。明齊人魯人所傳論語。始於漢興時也。釋名釋典藝。論語。紀孔子與弟子所語之言也。論。倫也。有倫理也。語。敍也。敍己所欲說也。案論倫字皆從侖。說文侖部云。侖。理也。倫理之訓。實爲至當。故皇侃序疏。首列其義。其下二途。與經綸今古。輪轉無窮。均爲傅會。通人所不取也。藝文志云。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此謂夫子及弟子之語。門人論之。何異孫十一經問對。論語有弟子記夫子之言者。有夫子答弟子問者。有弟子自相答問者。又有時人相言者。有臣對君問者。有師弟子對大夫之問者。皆所以討論文義。故謂之論語。案如何說。是夫子與弟子時人各有討論之語。非謂夫子弟子之語。門人始論之也。此則視漢志爲得也。藝文志又云。論語魯二十篇。魯王駿說二十篇。是二十篇爲魯論也。漢書武帝紀。著之於篇。顏師古注。篇謂竹簡也。竹簡用以寫書。故說文訓篇爲書。實則書成竹簡。編連之方名篇也。皆孔子弟子記諸善言也者。說文。皆。俱詞也。言孔子弟子不止一人也。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紇禱於尼丘。得孔子。生而首上圩頂。故因名曰丘。字仲尼。姓孔氏。此言孔子者。弟子稱其師曰子。尊者之名。不敢斥言也。弟子是對兄與父之稱。當時弟子事夫子比於父兄。故自稱弟子。若公西華言弟子不能學是也。弟子亦稱門人者。言爲夫子門內受業之人也。釋名釋典藝。記。紀也。紀識之也。言恐有遺忘。故識於策也。諸者。不一之辭。廣雅釋言。善。佳也。漢書匡衡傳。論語孝經。聖人言行之要。趙岐孟子題辭。論語者。五經之錧鎋。六藝之喉衿。揚泉物理論。論語者。聖人之至論。王者之大化。是論語所言爲善言也。漢書百官公卿表。太子太傅。古官。秩二千石。前後左右將軍。皆周末官。秦因之。位上卿。漢不常置。或有前後。或有左右。皆掌兵及四夷。相國丞相。皆秦官。掌丞天子。助理萬機。有左右。高帝即位。置一丞相。十一年更名相國。孝惠高后置左右丞相。文帝二年。復置一丞相。是太子太傅前將軍丞相皆漢官名也。邢疏引漢書傳云。夏侯勝字長公。東平人。少好學精熟。善說禮服。徵爲博士。宣帝立。太后省政。勝以尙書授太后。遷長信少府。坐議廟樂事下獄。繫再更冬。會赦。出爲諫大夫。上知勝素直。復爲長信少府。遷太子太傅。受詔撰尙書論語說。賜黃金百斤。年九十卒官。賜冢塋。葬平陵。太后賜錢二百萬。爲勝素服五日。以報師傅之恩。儒者以爲榮。始勝每講授。謂諸生曰。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耳。學經不明。不如歸耕。蕭望之字長倩。東海蘭陵人也。好學齊詩。事同縣后倉。又從夏侯勝問論語禮服。以射策甲科爲郎。累遷諫大夫。後代丙吉爲御史大夫。左遷爲太子太傅。及宣帝寢疾。選大臣可屬者引至禁中。拜望之爲前將軍。元帝即位。爲弘恭石顯等所害。飲鴆自殺。天子聞之。驚拊手。爲之卻食涕泣。哀動左右。長子伋嗣。爲關內侯。韋賢字長孺。魯國鄒人也。賢爲人質朴少欲。篤於學。兼通禮尙書。以詩教授。號稱鄒魯大儒。徵爲博士給事中。進授昭帝詩。稍遷光祿大夫。及宣帝即位。以先帝師甚見尊重。本始三年。代蔡義爲丞相。封扶陽侯。年七十餘。爲相五歲。地節三年。以老

病乞骸骨。賜黃金百斤罷歸。加賜第一區。丞相致仕自賢始。年八十二薨。謚曰節侯。少子玄成。字少翁。復以明經歷位至丞相。鄒魯諺曰。遺子黃金滿籯。不如一經。玄成爲相七年。建昭三年薨。謚曰共侯。此四人皆傳魯論。案漢藝文志。魯夏侯說二十一篇。此當卽夏侯勝受詔所作說也。志載韋賢不及玄成。然韋賢傳言玄成復以明經位至丞相。且遺子一經。著於時諺。是玄成固傳其父之學。張禹傳言韋玄成說論語。故此序及陸德明釋文敍錄並載之。東平蘭陵鄒皆屬魯。故漢儒林瑕丘江公傳言韋賢夏侯勝。皆魯人也。又漢志。魯論語家傳十九篇。當是傳魯論語者所作。翟氏灝考異謂古人釋經。經與傳說俱各篇兩行。故經二十篇。而傳說之篇。或十九或二十一也。至漢志復有常山都尉龔奮魯扶卿。又王駿說二十篇。師古曰王吉子。據王吉傳。吉子駿從梁丘臨學易。左曹陳咸薦駿賢父子經明行修。是駿亦經生。然王吉本傳齊論。而駿傳魯論者。蓋父子異學。若孟卿爲禮春秋。而使子孟喜從田王孫受易。劉向受穀梁。而劉歆獨好左氏春秋也。龔奮魯扶卿王駿不載此序。皆所遺也。又敍錄復有太子少傅夏侯建。亦序所遺。

齊論語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瑯邪王卿及膠東庸生昌邑中尉王吉。皆以教授。

正義曰。齊論語者。齊人所傳。與魯不同。故多二篇。章句者。說文云。章。樂竟爲一章。从音从十。十。數之終也。本言樂竟。故文字每節已終則謂之章。說文云。句。曲也。詩關雎疏云。句者。局也。聯字分疆。所以局言者也。東觀漢紀。徐防上疏曰。試論語本文章句。但通度勿以射策。趙岐孟子敍言論四百八十六章。漢石經釋文敍錄。每篇亦載章數。自是漢經師所傳有之。惟不言句數。或文失傳。或但有章連言句耳。今惟毛詩有章句。舊題也。漢書張禹傳。始魯扶卿及夏侯勝王陽蕭望之韋玄成皆說論語篇第或異。王陽是傳齊論。餘皆傳魯論。齊魯篇第旣有或異。則齊論章句。容亦增多。馮椅論語解。以子張問仁於孔子稱孔子爲齊論。盧氏文弨鍾山札記。以陳成子弒簡公。不稱齊。亦爲齊論。洪與祖論語說引或說。以季氏篇爲齊論。或當是也。竊又疑此文所云章句。專指訓釋之詞。若下言周氏包氏章句者也。章句聯綴於本文。故言二十篇中章句也。漢志於魯論。載傳十九篇。而於齊論載說二十九篇。則多魯論十篇。齊說卽此序所言章句也。二十九篇之言。爲齊諸章句。則十九篇之傳。亦爲魯論章句矣。魯傳齊說。不著作者姓氏。明是諸儒相傳之義。非一人也。瑯邪。郡名。膠東。國名。昌邑屬山陽郡。武帝天漢四年。更山陽爲昌邑國。並見漢地理志。邢疏云。王卿。天漢元年。由濟南太守爲御史大夫。庸生名譚。生蓋古謂有德者也。案翟氏灝考異引七略曰。論語家近有瑯邪王卿。不審名。蓋卿非王氏名。據七略。此文不言王卿居何官。又漢志及釋文敍錄。亦不詳庸生之名。邢疏云云。當別有所本。中尉者。百官公卿表云。中尉。秦官。掌徼循京師。又云。諸侯王掌治其國。有中尉掌武職。成帝綏和元年。令中尉如郡都尉。以此昌邑中尉。卽昌邑國所置之中尉也。漢書王吉傳。王吉字子陽。瑯邪皋虞人也。少好學明經。以郡吏舉孝廉爲郎。補若盧右丞。遷雲陽令。舉賢良。爲昌邑中尉。此二人皆傳齊論。其見於王吉傳。若臣聞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天不言。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舜揚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舉皋陶伊

尹。皆齊論也。王卿所教授。今無可考。王吉傳。初吉兼通五經。能爲騶氏春秋。以詩論語教授。張禹傳。禹先事王陽。後從庸生。王陽卽王吉。是庸生王吉。皆以齊論教授於人也。漢志云。傳齊論者。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御史大夫貢禹。尙書令五鹿充宗。膠東庸生。惟王陽名家。釋文敍錄同。此序不及宋畸貢禹五鹿充宗。亦所遺也。

故有魯論。有齊論。

正義曰。論語亦單稱論。故有魯論齊論及古論之名。董仲舒春秋繁露。趙岐孟子章句。凡引論語。多直稱論。史游急就章宦學諷詩孝經論。張禹傳欲爲論念張文是也。亦有單稱語者。後漢書邳彤傳引語曰。一言可以興邦。橋玄傳引語曰。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翟酺傳引語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是也。又有稱經者。漢書于定國傳引經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是也。又有稱傳者。漢書魯共王傳得古文經傳。傳謂論語。其他見於史者甚多。揚雄傳贊所謂傳莫大於論語是也。又有稱記者。後漢書趙咨傳引記曰。喪。與其易也寧戚。是也。又有稱說者。前漢書郊祀志引論語說曰。子不語怪神是也。

魯共王時。嘗欲以孔子宅爲宮。壞得古文論語。

正義曰。邢疏云。傳曰。魯共王餘。景帝子。程姬所生。以孝景前二年立爲淮陽王。前三年徙王魯。二十八年薨。諡曰共王。初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宮。聞鐘磬琴瑟之音。遂不敢復壞。於其壁中得古文經傳。卽謂此論語及孝經爲傳也。酈道元水經泗水注言曲阜武子臺南四里許。則孔廟卽夫子之故宅也。宅大一頃。所居之堂。後世以爲廟。又云。孔廟東南五百步。有雙石闕。卽靈光之南闕。北百餘步。卽靈光殿基。是魯恭王之所造也。據此文。夫子宅東南三四百步外。卽近靈光。則共王所居之宮。與夫子宅相毗連可知。故欲壞孔子宅以廣其宮也。其孔子壁中有經傳者。孔叢子獨治篇。陳餘謂子魚曰。秦將滅先王之籍。而子書籍之主。其危矣乎。子魚曰。顧有可懼者。必或求天下之書焚之。書不出則有禍。吾將先藏之以待其求。求至無患矣。孔叢雖僞書。然此言當得其眞。顏師古注漢書藝文志。引漢紀尹敏傳云孔鮒所藏。鮒卽子魚也。若家語以爲孔騰所藏。今文書序以爲孔惠所藏。則異說矣。論衡佚文篇。恭王壞孔子宅以爲宮。聞弦歌之聲。懼復封塗。上言武帝。武帝遣吏發取古經論語。然則恭王始壞孔宅而復封塗。未竟壞也。武帝乃更毀壁發取古文。則古文非共王所得。此序以壞宅得論語屬之共王者。本以共王始事故也。漢藝文志言武帝末。魯恭王壞孔子宅。案恭王初封淮陽。後封魯。在位二十八年。薨當元朔元年。其壞孔子宅事。又在其前。則爲武帝初年。漢志以爲武帝末。未審也。志又云。得古文尙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魏書江式傳。亡新居攝。使大司空甄豐校文字之部。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禮尙書春秋論語孝經也。許愼說文自敍云。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卽謂之字。及周宣王大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至孔子書六經。左丘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是古文爲倉頡所作。言古者依後世今文別之也。晉書衛恒傳。漢武時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尙書春秋論語孝經。時人以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漢世祕藏。希得見之。段氏玉裁說文序注云。古文出於壁中。故謂之壁中書。晉人謂之科斗文。王隱曰。科斗文者。周時古文也。其字頭麤尾細。似科斗之蟲。故俗名之焉。又說文自敍。稱論語亦爲古文。此古文據段說兼有大篆。今其著者。淮南

臾字爲古文。其餘所引。則段氏謂所說字形字音字義。皆合倉頡史籀。非謂皆用壁中古文也。翟氏灝四書考異云。按魏正始中立三字石經。嘗倣效孔壁古文。備爲一書。又晉咸寧時汲郡人發古冢。得竹册十餘萬言。其間具有論語。又云。魏所立石。隋志僅錄其尙書春秋。未定論語之會刊否也。汲冢所出羣書。隨復散棄。存於後者。惟周書穆天子傳瑣語數種。其論語。自六朝皆絕口不稱。恐已旋燬之矣。據此則論語古文。久已無傳。而郭忠恕汗簡錄。古論語字。如都作歍。紂作𢧵。甯作甯。昆作蚰。備作葡。奪作奩。弄作𢍁。訓作訬。舉作𦥯。虐作䖈。勃作㪍。甚作㞞。務作敄。又作𠬪。靜作䨄。篤作竺。廢作𠩾。朱雲金石韻府續錄。古論語如弟作𢎪。載作𢦓。猶作𤢐。稗作𥝋。褒作𧙪。凡所載古文。疑皆後人依倣鐘鼎及說文爲之。未必及見孔壁古文也。

齊論有問王知道。多於魯論二篇。古論亦無此二篇。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爲一篇。有兩子張。凡二十一篇。篇次不與齊魯論同。正義曰。漢藝文志齊二十二篇。多問王知道。如淳曰。問王知道。皆篇名也。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詳其名。當是內聖之道。外王之業。朱氏彝尊經義考。斥晁說爲附會。謂今逸論語見於說文。初學記。文選注。太平御覽等書。其說玉之屬特詳。竊疑齊論所逸二篇。其一乃問玉。非問王也。考之篆文。三畫正均者爲王。中畫近上者爲玉。初無大異。因譌玉爲王耳。王伯厚亦云。問王疑卽問玉。亶其然乎。案說文引逸論語。玉粲之璱兮。其瑮猛也如玉之瑩。段氏玉裁注云。張禹魯論所無。則謂之逸論語。如十七篇之外爲逸禮。二十九篇之外爲逸尙書也。其初學記所引璠璵。魯之寶玉也。孔子曰。美哉璠璵。遠而望之。奐若也。近而視之。瑟若也。一則理勝。一則孚勝。又初學記及御覽所引玉十謂之區。治玉謂之琢。又謂之雕。瑳。玉色鮮白也。瑩。玉色也。瑛。玉光也。璚。赤玉也。璿瑾瑜。美玉也。璪。三采玉也。玲瓏瑲瓊瑝。玉聲也。敫。玉佩也。瑱。充耳也。璪。玉飾以水藻也。凡所詮玉之辭。與說文所引逸論語文全不類。朱氏不當並數之。今家語亦有問玉篇。當是依用論語篇名。然則問王之爲問玉。其說信不誣也。宋氏翔鳳師法表。以問王爲春秋素王之事。備其問答。又合知道爲發揮堯曰篇之義蘊。此曲說。不可從。漢石經論語碑末記諸家有無不同之說。有蓋肆乎其肆也句。不知何篇之文。則亦逸文之僅存也。漢志云。論語古二十一篇。出孔子壁中。有兩子張。蓋古論分堯曰下章子張問從政。別爲一篇。而題以子張問。與第十九篇之子張篇題略同。故有兩子張。如氏注以爲篇名從政。殆未然也。論衡正說篇。漢興失亡。至武帝發取孔子壁中古文。得二十一篇。共齊魯河間九篇。本三十篇。至昭帝女讀二十一篇。宣帝下太常博士時。尙稱書難曉。後更隸寫傳誦。又云。今時稱論語二十篇。又失齊魯河間九篇。本三十篇。分布亡失。或二十一篇目。或多或少。文讚或是或誤。案齊魯河間九篇。不知何篇。翟氏灝考異。以藝文志論語十二家。有燕傳說三篇。河間趙地。倡近於燕。燕傳。疑卽論衡所云河間者也。案翟說亦是存疑。不足爲據。魯論齊論。已見前志。不得別有齊魯合河間爲九篇。出於漢志之外。又合古論爲三十篇也。史記孔子世家。時魯共王壞孔子舊宅。壁中得古文虞夏商周之書。

及傳論語孝經。悉還孔氏。漢藝文志亦言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則古文論語。久入孔氏。昭帝女何由得讀。既帝女能讀。而宣帝時博士轉難曉耶。此皆無稽之說。不足與深辨也。皇侃義疏敘曰。古論篇次。以鄉黨為第二篇。雍也為第三篇。內倒錯不可具說。是古論篇次。不與齊魯論同。然皇本多為異域人所改。此等說。他處未見。恐難據也。隋書經籍志。古論語章句煩省。與魯論不異。然學而篇未若貧而樂。古論樂下有道字。鄉黨篇車中內顧。古論作不內顧。衛靈公篇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鄭云古皆無此章。堯曰篇知命章。鄭云魯論無此章。則謂古齊有此章也。古齊魯章句。本有不同。而隋志謂其煩省不異。亦大略言之爾。經典敘錄引桓譚新論說古論云。文異者四百餘字。今略見史記說文並鄭注中。

安昌侯張禹本受魯論。兼講齊說。善者從之。號曰張侯論。為世所貴。

正義曰。安昌。據漢地理志屬汝南郡。漢書傳云。張禹字子文。河內軹人也。從沛郡施讐受易。琅邪王陽膠東庸生問論語。既皆明習。有徒眾。舉為郡文學。甘露中諸儒薦禹。有詔太子太傅蕭望之問禹對易及論語大義。望之善焉。奏禹經學精習。有師法。可試事。奏寢罷歸故官。久之試為博士。初元中立皇太子。而博士鄭寬中以尚書授太子。薦言禹善論語。詔令禹授太子論語。由是遷光祿大夫。數歲出為東平內史。成帝即位。徵禹寬中。皆以師賜爵關內侯。給事中領尚書事。河平四年。代王商為丞相。封安昌侯。為相六歲。鴻嘉元年。以老病乞骸骨就第。建平二年薨。謚曰節侯。始魯扶卿及夏侯勝王陽蕭望之韋玄成。皆說論語篇第或異。禹先事王陽。後從庸生。采獲所安。最後出而尊貴、諸儒為之語曰。欲為論。念張文。由是學者多從張氏。餘家寖微。釋文敘錄云。安昌侯張禹。受魯論於夏侯建。又從庸生王吉受齊論。擇善而從。號曰張侯論。據敘錄。是禹受魯論於夏侯建。而禹傳不及建。蓋所遺也。宋氏翔鳳師法表。張論合齊魯兩家之學。特其篇章與魯論同。故多以張論為魯論。後漢熹平石經。即用張論。案藝文志魯安昌侯說二十一篇。師古曰。張禹也。考禹傳云。初禹為師。以上難數對己問經。為論語章句獻之。意此即二十一篇說也。隋書經籍志。張氏晚講齊說。後遂合而考之。刪其繁惑。除去問王知道二篇。從魯論二十篇為定。是張論本二十篇、而漢志言禹有二十一篇。說者疑一字誤衍。或是經二十篇。說一篇。志連經言之。得有二十一篇也。又禹傳云。禹成就弟子。尤著者。淮陽彭宣至大司空。沛郡戴崇至少府九卿。當亦傳論語之學者。此序未之及也。

包氏周氏章句出焉。

正義曰。後漢儒林傳。包咸字子良。會稽曲阿人也。少為諸生。受業長安。師事博士右師細君。習魯詩論語。王莽末。去歸鄉里。光武即位。舉孝廉。除郎中。建武中。入授皇太子論語。又為其章句。拜諫議大夫。永平五年。遷大鴻臚。經傳有疑。輒遣小黃門就舍即問。年七十。卒於官。子福。拜郎中。亦以論語入授和帝。邢疏云。周氏。不詳何人。不言名而言氏者。蓋為章句之時。義在謙退。不欲顯題其名。但欲傳之私族。故直云氏而已。或曰。以何氏諱咸故沒其名。但言包氏。連言周氏耳。釋文敘錄云。後漢包咸周氏並為章句。立於學官。宋氏翔鳳師法表云。謂立石大學。非張論會立博士

也。案宋說似誤。趙岐孟子題辭。孝文欲廣遊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劉歆移讓太常書。孝文時。尚書初出屋壁。詩始萌芽。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立於學官爲置博士。時所稱傳。卽論語孟子類也。唐書薛放傳。漢時論語首立於學官。則論語西漢時已立。至後漢百官志。太常博士。凡十四人。不及論語。然後漢徐防傳云。防疏謂博士及甲乙試策。宜從其家章句。開五十難以試之。五經各取上第六人。論語不宜射策。雖所失或久。差可矯革。詔書下公卿。皆從防言。翟氏灝考異云。據通典載漢小郡都尉博士督郵板狀曰。通易尚書詩禮春秋孝經論語。兼綜載籍。窮微闡奧。都尉博士。猶講授論語。太常博士。詎轉不講授與。此正可與徐防事。互爲發明。蓋其時諸經皆兼論語。故不復設專官耳。案翟氏甚是。論語雖立博士。故得立石大學。洪适隸釋載殘字石經堯曰篇末云。而在於蕭牆之內。盍毛包周無於此以諸家校魯論之異同。宋氏翔鳳師法表云。盍氏毛氏。不知與包周孰爲先後。又不知爲齊爲魯。

古論唯博士孔安國爲之訓解。而世不傳。至順帝時。南郡太守馬融。亦爲之訓說。

正義曰。古論者。古字論語也。史記孔子世家。安國。孔子十一世孫。爲武帝博士。漢書孔光傳言安國爲武帝博士。至臨淮太守。世家但言博士者。當是史公親目見時言之。此序本世家。故亦祇言博士。未詳其後所居之官耳。世家又云。時魯共王壞孔子舊宅。壁中得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悉還孔氏。漢書藝文志云。魯共王壞孔子宅。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是古文論語。爲安國所得也。然漢志不言安國注論語。而此序謂安國爲古論訓解者。王肅家語後序云。魯恭王得壁中書 以歸夫子十一世孫子國。子國乃考論古今文字。撰衆師之義。爲古文論語訓二十一篇。尚書傳五十八卷。其後孝成帝詔劉向校定衆書都記錄。名古文尚書論語別錄。子國孫衍爲博士。上書辨之。略曰。古文尚書論語。世人莫有能言者。臣祖安國爲之今文讀而訓傳。其義既畢。會值巫蠱事起。遂各廢不行於時。然其典雅正實。與世所傳者不同日而語也。光祿大夫向以爲其時所未施行之故。尚書則不記于別錄。論語則不使名家也。臣竊惜之。臣愚以爲宜皆記錄別見。奏上。天子許之。未卽論定。而遇帝崩。向又病亡。遂不果立。案漢藝文志列論語十二家。於齊魯論傳說皆備載之。而於古論不言有孔氏說。劉向雅博。爲世通儒。倘及見典雅正實之安國古文訓。豈有廢置之不使名家乎。安國以今文書古文。而司馬遷正從安國問故。其孔子世家弟子列傳所載論語文。必是安國之學。今校之孔注。如在陳絕糧。敘孔子去衛如曹。又之宋之陳。僞附爲適衛子邑宰。顯與史記不合。其他差謬。違失經旨者甚多。是此注必非安國所作。今所傳尚書傳孝經傳。往時儒者皆知其僞。而論語因爲集解所采。無敢異議。近陳氏鱣著論語古訓。自序疑其不類。沈氏濤著論語孔注辨僞。自序譏其詮義膚淺。徵典舛謬。疑爲平叔所作。丁氏晏著論語孔注證僞。以爲王肅所作。蓋王肅好與鄭難。故論者以尚書傳爲肅作。則此論語注。必亦出肅之手。而時於家語序互證成之。丁氏此說。較沈氏爲得。論衡正說篇。謂安國以授魯人扶卿。官至荆州刺史。始曰論語。案扶卿爲魯論之學。見漢藝文志。不傳古論。且漢志及張禹傳經典敘錄。皆

言魯扶卿。是魯爲其姓。論衡獨言魯人扶卿。與漢志諸文不同。又荊州刺史。似謂扶卿所居之官。論衡此言。未知所本。至論語之名。早見坊記。豈至安國及扶卿時始有其名。王充於經術頗疏。此等說。恐是不可據也。邢疏云。案後漢紀孝順皇帝諱保。安帝之子也。地理志云。南郡秦置。高帝元年。更爲臨江郡。五年復故。景帝二年。復爲臨江郡。中二年復故。屬荊州。表云。郡守。秦官。掌治其郡。秩二千石。景帝中二年。更名太守。後漢書傳云。馬融字季長。扶風茂陵人也。有俊才。初京兆摯恂以儒術教授。隱於南山。融從其遊學。博通經籍。永初四年。拜爲校書郎中。詣東觀典校祕書。陽嘉二年。拜議郎大將軍。梁商表爲從事中郎。轉武都太守。三遷。桓帝時爲南郡太守。融才高博洽。爲世通儒。註孝經論語詩易三禮尚書。年八十八。延熹九年。卒於家。據融傳。但言註論語。而此謂以爲古論者。以融注他經。多爲古文。故意所注論語。亦是古論。其後康成取古論校正魯論。當亦受之融者也。皇侃疏。隋經籍志謂馬融亦注魯論。似未然。

漢末大司農鄭玄。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爲之註。

正義曰。康成生當靈獻時。故曰漢末。大司農者。漢書百官公卿表云。治粟內史。秦官。掌穀貨有兩丞。景帝後元年。更名大農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司農。司馬彪百官志。大司農卿一人。中二千石。後漢書傳云。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受業師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歷九章算術。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以山東無足問者。迺西入關。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融素驕貴。玄在門下三年。不得見。迺使高業弟子傳受於玄。玄日夜尋誦。未嘗怠倦。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聞玄善算。迺召見於樓上。玄因從質諸疑義。問畢。辭歸。融喟然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玄自游學十餘年。迺歸鄉里。家貧。客耕東萊。學徒相隨。已數百千人。及黨事起。迺與同郡孫嵩等四十餘人。俱被禁錮。遂隱修經業。杜門不出。建安元年。自徐州還高密。玄後嘗疾篤自慮。以書戒子益恩云云。時大將軍袁紹。總兵冀州。遣使邀玄。舉玄茂才。表爲左中郎將。皆不就。公車徵爲大司農。給安車一乘。所過長吏送迎。迺以病自乞還家。卒年七十四。自郡守以下。嘗受業者。縗絰赴會千餘人。凡玄所注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傳。中候乾象歷。又著天文七政論。魯禮禘祫義。六藝論。毛詩譜。駁許愼五經異義。答臨孝存周禮難。凡百餘萬言。玄質於詞訓。通人頗譏其繁。至於經傳洽孰。稱爲純儒。齊魯間宗之。就魯論篇章云云者。隋書經籍志。鄭以張侯論爲本。參挍齊古而爲注。張論卽魯論。陸氏音義云。鄭校周之本。以齊古讀正。凡五十事。宋氏翔鳳師法表云。周之本。卽周氏之出於張侯者。豈張論出。而三家遂微。鄭學興。而齊古並見。是康成雖就魯侯。實兼通齊古。而於古論尤多徵信。故注中從古讀正魯論者。不一而足。其從齊讀已不可考。然尋兩家之學。可以得其一二。案音義謂鄭以齊古校正周本。凡五十事。今以鄭氏佚注校之。祇得二十四事。皆明著魯讀之文。其哀公問主解爲社主。雖從周本作主。仍是從古論義爲社主也。至如有酒食先生饌。饌。鄭作餕。無適也。適。鄭作敵。異乎三子者之撰。撰。鄭作僎。云僎讀曰詮。子貢方人。方。鄭作謗。朱張。鄭作侏張。廢中權。廢。鄭作發。皆與集解本異。疑此卽據齊論校正者也。又

衛靈公篇。子曰。父在觀在志。父沒觀其行。鄭云古皆無此章。謂古論及齊論無此章。鄭仍從周本有此章也。又堯曰篇知命章。鄭云魯論無此章。此又從齊古校補周本者也。宋氏謂鄭從齊讀已不可考。是大略言之。未細撿耳。宋氏師法表又云。隋經籍志論語注十卷。鄭玄注。經典敘錄同。隋志又言梁有古文論語。鄭玄注亡。蓋阮孝緒所著錄。鄭無別注古文。其所注論。卽用古文。故別題古文論語。案舊唐書經籍志論語十卷。鄭玄注。論語釋義十卷。鄭玄注。新唐書藝文志論語。鄭玄注十卷。又注論語釋義一卷。分注與釋義爲二。疑釋義卽鄭君論語敘。故新志作一卷。其舊志云十卷者。字之誤也。又二志有鄭君論語篇目弟子一卷。今略見史記集解中。宋氏翔鳳師法表云。隋志言梁陳之時。惟鄭玄何晏立於國學。而鄭氏甚微。周齊鄭學獨立。至隋何鄭並行。鄭氏盛於人間。考箸錄家說論語者。康成以前。俱已久佚。至鄭氏。大抵佚於五季之亂。略存於何解陸音。

近故司空陳羣太常王肅博士周生烈。皆爲義說。

正義曰。邢疏云。年世未遠。人已歿故。是近故也。晉書職官志。太尉司徒司空。並古官也。自漢歷魏。置以爲三公。漢書百官公卿表。奉常。秦官。掌宗廟禮儀。景帝中六年。更名太常。司馬彪百官志。太常卿一人。中二千石。本注曰掌禮儀祭祀。百官公卿表。博士。秦官。掌通古今。是司空太尉博士。皆官名也。魏志陳羣傳。陳羣字長文。潁川許昌人也。太祖辟羣爲司空西曹掾屬。文帝卽位。遷尚書僕射。明帝卽位。進封潁陰侯。頃之。爲司空。青龍四年薨。諡曰靖侯。王朗傳。王朗。東海蘭陵人。子肅。字子雍。年十八。從宋忠讀太玄而更爲之解。黃初中爲散騎黃門侍郎。太和三年。拜散騎常侍。正始元年。出爲廣平太守。公事徵還。拜議郎。頃之。爲侍中。遷太常。時大將軍曹爽專權。任用何晏鄧颺等。肅曰。此輩卽弘恭石顯之屬。後爲光祿勳。徙爲河南尹。後遷中領軍。加散騎常侍。甘露元年薨。初肅好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采會同異。爲尚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皆列於學官。經典敘錄有王肅論語注十卷。後漢儒術傳。尚書周生豐。李賢注風俗通曰。周生。姓也。王朗傳。自魏初徵士燉煌周生烈。明帝時。董遇等亦歷注經傳。頗傳於世。裴松之注。臣按此人姓周生。名烈。何晏論語集解。有烈義例。餘所箸述。見晉武帝中經簿。經典敘錄周生烈。注引七錄。字文逵。邢疏引七錄云。字文逸。本姓唐。魏博士侍中。案逵逸二字。形相近。未知孰是。隋志周生子要論一卷。魏侍中周生烈撰。新唐志儒家有周生烈子五卷。是周生後官侍中。其說論語。卽裴氏所云義例也。今邢疏集解。但有周氏。無周生氏。至皇疏又但有周生烈。而無周氏。蓋二家之注。久爲後人混倂。莫可識別矣。惟冉有退朝注云君之朝。見於釋文所引。此則確爲周生義也。

前世傳受師說。雖有異同。不爲訓解。中間爲之訓解。至于今多矣。所見不同。互有得失。

正義曰。邢疏云。據今而道往古。謂之前世。上教下曰傳。下承上曰受。中間爲之訓解。謂自古至今。中間包氏周氏等爲此論語訓解。有二十餘家。故曰至于今多矣。以其趣舍各異。故得失互有也。案前世當指前漢。藝文志載有魯齊之說。卽僞孔此注。亦見采錄。則非不爲訓解矣。序之此言。舉其大略。未爲篤論也。

後漢儒林傳言何休註訓論語。不爲集解所采。是當時已佚不傳矣。北堂書鈔六十六引論語。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何休注云。君子爲儒。將以明道。小人爲儒。則矜其名。劉氏逢祿據書鈔所引。爲何休佚注。推演其義。爲論語述何篇一卷。然集解載此注爲孔安國注。史記弟子傳集解引作何曰。何者。何晏。非何休也。足利本不載姓名。則亦以爲何曰矣。且小人儒。不必是矜名。其義殘缺。佚非劭公語可知。

今集諸家之善。記其姓名。有不安者。頗爲改易。名曰論語集解。

正義曰。爾雅釋言。集。會也。舊作輯。若劉歆有輯略也。邢疏云。註但記其姓。而此連言名者。以著其姓。所以名其人。非謂名字之名也。頗爲改易者。註首不言包曰馬曰。及諸家說下一曰者。皆是何氏自下己意。改易先儒者也。案此語。亦見晉書鄭沖傳。惟記其姓名下有因從其義四字。集解姓名並舉。以皇疏本證之自見。邢氏亦本皇疏。而此疏云云。或所見別本。實不稱名也。集解者。集諸家解論語之義。杜預注春秋左傳。合經傳諸文。比其義類。亦名集解。與此言同旨異。經典敘錄。隋志。唐志。俱云何晏集解十卷。

光祿大夫關內侯臣孫邕。光祿大夫臣鄭沖。散騎常侍中領軍安鄉亭侯臣曹羲。侍中臣荀顗。尚書駙馬都尉關內侯臣何晏等上。

正義曰。漢百官公卿表。大夫掌論議。有大中大夫。中大夫。諫大夫。皆無員。多至數十人。太初元年。更名中大夫爲光祿大夫。秩比二千石。無印綬。晉書職官志。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者。品秩第二。祿賜班位。冠幘車服佩玉。置吏卒羽林。其以爲加官者。惟假章綬祿賜班位而已。不別給車服吏卒也。光祿大夫假銀章青綬者。品秩第三。位在金紫將軍下。諸卿上。漢時所置無定員。多以爲拜假賵贈之使。及監護喪事。魏氏已來。轉復優重。不復以爲使命之官。其諸公告老者。皆家拜此位。及在朝顯職。復用加之。又云。光祿大夫。與卿同秩中二千石。據晉志。則魏時貴重之臣。方拜此職。而孫邕以關內侯得爲光祿大夫者。大約如諸公告老家拜此位也。司馬彪百官志。關內侯。承秦賜爵十九等爲關內侯。無土。寄食在所縣民租。多少各有戶數爲限。劉昭注。關內侯者。依古畿內子男之義也。秦都山西。以關內爲王畿。故曰關內侯也。邢疏云。孫邕字宗儒。樂安青州人也。案魏志齊王紀注引魏書廢齊王表。有光祿大夫關內侯邕。即孫邕也。晉任城太守夫人孫氏碑云。夫人。濟南孫氏之中女也。父列卿光祿大夫建德亭侯。又歷述其父於魏文帝時爲侍郎。又爲勃海太守十餘年。其後爲吏部尚書。又爲侍中。武氏億跋尾。據盧毓傳。孫邕代毓爲吏部尚書。與碑言吏部尚書合。而關內侯特名號侯之一。至其後。乃獲實封有建德亭侯爵矣。桂氏馥跋尾。據管寧傳。侍中孫邕薦寧。與碑言侍中合。魏文帝典論。光和中北海王和平。亦好道術。自以當仙。濟南孫邕少事之。則邕爲濟南人。邢疏云樂安者。樂安與濟南同隸青州。地最相近。故兩地並稱。案王和平事。亦見後漢方術傳。典論言王和平爲光和時人。而邕少事之。則邕亦爲靈帝或獻帝時人。計終魏世。必已歿矣。晉書鄭沖傳。鄭沖字文和。滎陽開封人也。起自寒微。卓爾立操。清恬寡欲。耽玩經史，遂博

究儒術及百家之言。及魏文帝爲太子。命沖爲文學。累遷尚書。出補陳留太守。大將軍曹爽引爲從事中郎。轉散騎常侍光祿勳。嘉平三年。拜司空。及高貴鄉公講尚書。沖執經親授。與侍中鄭小同俱被賞賜。俄轉司徒。常道鄉公卽位。拜太保。封壽光侯。時文帝輔政平蜀之後。命賈充羊祜等分定禮儀律令。皆先諮于沖。然後施行。按曹爽輔政。在正始之際。沖由從事中郎轉至光祿勳。在曹爽輔政時。雖傳言爲光祿勳。與此敍光祿大夫不同。疑光祿勳是其實官。光祿大夫則加官也。作此序時。未爲光祿勳。故但言光祿大夫。及陳壽作傳。詳其實官。亦不及加官矣。晉職官志。散騎常侍。本秦官也。秦置散騎。又置中常侍。散騎騎從乘輿車後。中常侍得入禁中。皆無員。亦以爲加官。漢東京初省散騎。而中常侍用宦者。魏文帝黃初初置散騎。合之于中。同掌規諫。不典事。合之于中者。晉灼漢表注云。魏文帝合散騎中常侍爲散騎常侍也。晉志又云。中領軍將軍。魏官也。漢建安四年。魏武丞相府自置。及拔漢中。以曹休爲中領軍。文帝踐阼。始置領軍將軍。以曹休爲之。主五校中壘武衞等三營。據志此文。則中領軍。卽中領軍將軍也。不言將軍者。辭之省。曹爽傳。爽弟羲爲中領軍。與武衞將軍訓散騎常侍彥並列。且稱其貴寵莫盛。其後司馬懿奏誅曹爽。亦言其破壞諸營。盡據禁兵。羣官要職。皆置所親。殿中宿衞。歷世舊人。皆復斥出。卽指曹羲等言。齊王紀正始三年秋七月乙酉。以領軍將軍蔣濟爲太尉。則曹羲之官中領軍。必在三年秋後矣。安鄉亭侯者。安鄉不知所在。說文。亭。民所安定也。亭有樓。從高省。丁聲。漢書百官公卿表云。大率十里一亭。十亭一鄉。皆秦制也。此安鄉亭卽是十亭之鄉。故舉鄉名以表之。司馬彪百官志。列侯所食縣爲侯國。本注曰。承秦爵二十等爲徹侯。金印紫綬。以賞有功。功大者食縣。小者食鄉亭。得臣其所食吏民。然則安鄉亭侯。卽列侯食於安鄉者也。邢疏云。曹羲。沛國譙人。魏宗室曹爽之弟。晉志又云。秦置侍中。漢因之。俱無定員。魏晉以來置四人。掌儐贊威儀。漢表注引應劭曰。入侍天子。故曰侍中。荀顗傳。字景倩。潁川人。魏太尉彧之第六子也。博學洽聞。理思周密。魏時以父勳除中郎。擢拜散騎侍郎。累遷侍中。爲魏少帝執經。拜騎都尉。賜爵關內侯。難鍾會易無互體。又與扶風王駿論仁孝孰先。見稱於世。案顗爲魏少帝執經。指高貴鄉公。見三國志注。其爲侍中在其前。則當齊王時。故廢齊王表亦有侍中臣顗。卽荀顗也。晉志又曰。列曹尚書。本漢承秦置。至成帝又置尚書五人。一人爲僕射。而四人分爲四曹。通掌圖書祕記章奏之事。各有其任。其一曰掌侍曹。主丞相御史公卿事。其二曰二千石曹。主刺史郡國事。其三曰民曹。主吏民上書事。其四曰主客曹。主外國夷狄事。後成帝又置三公曹。主斷獄。是爲五曹。後漢光武改常侍曹爲吏部曹。主選舉祠祀事。又云六曹。並令僕二人。謂之八座尚書。雖有曹名。不以爲號。靈帝以侍中梁鵠爲選部尚書。於此始見曹名。及魏改選部爲吏部。主選部事。凡五曹尚書。二僕射。一令爲八座。此何晏所官尚書。卽是吏部。魏志傅嘏傳。時曹爽秉政。何晏爲吏部尚書。經典敍錄亦言吏部尚書何晏。又文選景福殿賦注引典略云。平叔選尚書主選。裴松之曹爽傳注。晏爲尚書。主選舉。其宿與之有舊者。多被拔擢。言晏主選舉。則爲吏部無疑。此序但言尚書者。當時不列曹名。齊王紀正始八年。有尚書何晏奏。亦是祇言尚書也。漢表云。奉車都尉駙馬都尉。皆武帝初置。秩比二千石。

師古曰。駙。副馬也。非正駕車。皆爲副馬。司馬彪志本注曰。無員。掌駙馬。魏制無考。曹眞傳。晏。何進孫也。母尹氏。爲太祖夫人。晏長於宮省。又尚公主。少以才秀知名。好老莊言。作道德論。及諸文賦著述。凡數十篇。裴松之注。晏字平叔。尚主又好色。故黃初時。無所事任。及明帝立。頗爲冗官。至正始初。曲合於曹爽。亦以才能故。爽用爲散騎侍郎。遷侍中尚書。晏前以尚主得賜爵爲列侯。案此序晏爲關內侯。而裴注言爲列侯者。蓋晏初封列侯。繼封關內侯耳。宋氏翔鳳師法表云。鄭沖傳。初。沖與孫邕荀顗何晏。共集論語諸家訓詁之善者。記其姓名。因從其義。有不安者。輒改易之。名曰論語集解。成。奏之魏朝。于今傳焉。魏志言何晏作道德論。及諸文賦著述。凡數十篇。不言注論語。而沖在高貴鄉公時。講尚書。執經親授。與侍中鄭小同俱被賞賜。是沖本經生。論語集解之成。當定自沖手。今使平叔專其姓氏者。蓋上論語集解。奏列邕沖等名。而晏最在後。著錄家見奏末稱臣何晏等上。遂以集解爲晏一人所撰。相沿至今也。劉氏毓崧通義堂筆記曰。唐宋時。臣下上表結銜。皆尊者居後。此序末列銜。亦是由下遞數。蓋平叔官最顯要。故最居後。專集解之名也。考通典二十一言尚書至後漢。則爲優重。出納王命。敷奏萬幾。蓋政事之所由宣。選舉之所由定。罪賞之所由正。斯乃文昌天府。衆務淵藪。內外所折衷。遠近所稟仰。故李固云。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斗爲天之喉舌。尚書亦爲陛下之喉舌。斗斟酌元氣。運平四時。尚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據此。則尚書之權甚重。吏部專掌選舉。又晏以國戚尚主。貴莫與比。故晏居首。漢表言侍中得入禁中。通典二十一云。侍中。漢代爲親近之職。魏晉選用。稍增華重。而大意不異自注。晉任愷爲侍中。萬機大小。多管綜之。是侍中職亦甚重。故荀顗居次。中領軍則掌三營兵。故曹羲又居次。其光祿大夫。皆是加官。同於閑散。故鄭沖孫邕又居次。何晏曹羲孫邕。沒於魏世。惟荀顗鄭沖皆仕晉。故晉書有傳。沖傳居前。故詳言與孫邕等共爲集解之事。荀顗傳居後。自不復述。今宋氏據沖傳所言。以爲集解定自沖手。恐非。案劉說是也。經典釋文載論語舊題。止集解二字。在學而第一之下。自注一本作何晏集解。可見陸氏所見正本。未嘗以集解專屬何晏。其餘載一本。自是後人改題之誤。故釋文云。何晏集孔安國云云。其文兩見。則皆爲後人改題所惑矣。然裴松之注曹眞傳。即稱何晏論語集解。裴爲此注。在宋文帝時。是其誤久矣。蔡邕獨斷。凡羣臣上書于天子者。有四名。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駁議。此文稱上。則奏類也。經典敍錄。正始中上之。盛行于世。正始即齊王芳。曹羲何晏。以齊王嘉平元年。爲司馬宣王所殺。上此集解。則在正始三年後也。晉書禮志魏齊王正始二年。帝講論語。通使太子釋奠。則意當時諸臣。亦以帝通論語。故撰集訓說以獻之爾。羣臣上書不書姓。而此稱姓者。著述之體。所以紀實也。結銜當別爲一行。獨斷所云。左方下附日某官臣某甲上也。今連綴序末。亦後人所合併。

附錄

鄭玄論語序逸文

正義曰。略本宋氏翔鳳所輯。

仲弓子游子夏等撰。

正義曰。此引見論語音義。至敘錄則云仲弓子夏等所撰定。不及子游。邢疏與音義同。兩處引文不言鄭序。陳氏鱣古訓宋氏翔鳳輯鄭注並采入敘。雖由意測。當得之也。仲弓子游子夏。皆孔子弟子。論語崇爵讖曰。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以當素王。明標子夏之名傅休奕傅子。昔仲尼既沒。仲弓之徒。追論夫子之言。謂之論語。此當本鄭序。故數仲弓也。但作論語者。雖有三子之名。實非止三子所作。故鄭言等以明之。漢書藝文志。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趙岐孟子題辭。七十子之疇。會集夫子所言。以為論語。二文所言。皆以論語為聖門羣弟子所作。故鄭君既略其姓名。復言等以總括之也。鄭樵通志藝文略。有論語撰人名一卷。不知誰作。翟氏灝四書考異曰。通志所錄撰人名。恐即源本崇爵讖。今其書不傳。莫可詳矣。陸九淵象山語錄曰。鄭康成王肅謂論語為子游子夏所編。亦有可考者。如學而篇子曰次章。便載有若一章。又子曰而下載曾子一章。皆不名而以子稱之。蓋子夏輩平昔所尊者。此二人耳。案陸以王肅說與鄭同。不知何本。其以有子曾子。為子夏輩所尊。故稱子。其說良是。柳宗元文集論語辨。以論語稱曾子。子為師稱。因以論語為出自曾子弟子樂正子春子思之徒。程子朱子。則以為出於曾子有子之門人。其說與象山異。雖亦得通。但不當取後遺前。而反沒羣賢纂錄之功也。又考論語弟子之稱子者。自有子曾子外。閔子騫皆書字。而先進篇一稱閔子。冉伯牛冉仲弓冉有皆書字。而雍也篇子路篇。各一稱冉子。則意書字者。為弟子所記。書子者。為三子之弟子所記也。胡寅論語詳解。趙順孫四書纂疏。謂憲問篇不書姓。且直稱名。疑通篇皆憲所記。其說亦頗得理。要之論語之作。不出一人。故語多重見。而編輯成書。則由仲弓子游子夏。首為商定。故傳論語者。能知三子之名。鄭君習聞其說。故於序標明之也。撰定者。禮記內則注。撰。治擇之名也。廣雅釋詁。譔。具也。定也。凡有所作述。必具衆義。擇善從之。故此三訓。義皆通也。漢書揚雄傳譔以為十三卷。顏師古注。譔與撰同。說文。定。安也。荀子王制。夫是之謂定論。楊倞注。定論。謂不易之論。仲弓等裒輯諸弟子所記。勒為此編。故以為所譔撰定也。既經撰定。不得無名以稱之。此論語二字。必亦仲弓等所題。漢志云。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謂之者。門人謂之也。經典敘錄亦云。夫子既終。微言已絕。弟子恐離居以後。各生意見。而聖言永滅。故相與論撰。因輯時賢及古明王之語。合成一法。謂之論語。亦以論語為弟子所題也。論衡正說篇。初孔子孫安國以教魯人扶卿。官至荊州刺史。始曰論語。以論語之名為安國所題。此謬說也。翟氏灝考異曰。按論語名見禮坊記。及今家語弟子解。今家語不可信。坊記可信也。蓋自孔氏門人相論纂畢。隨題之為論語矣。

書以八寸策。鉤命決云。春秋二

尺四寸書之。孝經一尺二寸書之。故知六經之策。皆長二尺四寸。易書詩禮樂春秋。皆尺二寸。孝經謙半之。論語八寸策者。三分居一。又謙焉。正義曰。書以八寸策。見北史徐遵明傳。彼文作八十宗。乃傳寫之誤。徐氏疏而通之。非也。說文云。書。箸也。又序云。箸於竹帛。謂之書也。八寸者。策之度。策者。冊之叚借。說文。策。馬箠也。別一義。冊。符命也。諸侯進受於王也。象其札。一長一短。中有二編之形。笧。古文冊。從竹。符命。卽天子賜諸侯之冊書。故凡書簡編連之。亦曰策。魯語云。遂書以爲三筴。筴卽俗策字。鄭注中庸云。策。簡也。聘禮記注同。爾雅釋器。簡謂之畢。郭注。今簡札也。說文。簡。牒也。釋名釋典藝。札。櫛也。編之如櫛齒相比也。凡皆異名同物。杜預春秋左傳序云。大事書之于策。小事簡牘而已。孔疏申之。以單執一札爲簡。連編諸簡爲策。分策簡爲二。非也。聘禮記云。百名以上書于策。不及百名書于方。鄭注。名。書文也。今謂之字。方。版也。用策用方。以字之多少有異。不以事之大小有異。則杜預以策與簡牘。分大事小事。亦非也。鉤命決者。緯篇名。鉤命決止言春秋孝經之策。鄭君據之。得以推與他經。故變言知六經之策也。易書詩禮樂春秋者。六經之名。說文。經。織也。織有文理。故羣經取以爲名。釋名釋典藝。經。徑也。常典也。如徑路無所不通。可常用也。此說經爲叚借。未必然也。管子戒篇。澤其四經。尹注。四經謂詩書禮樂。是孔子前已稱經。故禮記經解亦舉六藝也。孝經者。孔子爲弟子曾參說孝道。因亦稱經。孔子世家云。孔子晚好讀易。韋編三絶。易旣得編成策。則他經可知。晉書束晳傳。太康二年。汲縣人盜發魏襄王冢。得竹書數十車。皆簡編科斗文字。雜寫經史。可見羣經皆有策矣。六經之策。二尺四寸。說見左傳序疏。若儀禮聘禮疏引作尺二寸。字之誤也。後漢書周磐傳。編二尺四寸簡。寫堯典一篇。又曹褒傳言箸新禮成。寫以二尺四寸簡。亦以新禮比於經也。獨斷云。策者。簡也。其制長二尺。短者半之。二尺下疑脫四寸二字。齊書王僧虔傳。文惠太子鎭雍州。有盜發楚王冢。獲竹簡書。青絲編簡廣數分。長二尺。有得十餘簡。以示王僧虔。僧虔曰。是科斗書。考工記。周官所闕文也。所言策長二尺者。則以齊尺大於古尺也。鹽鐵論詔聖篇云。二尺四寸之律。古今一也。是漢時律尺與經策同。若漢書杜周傳所言不循三尺法。則金氏講求古錄。以爲舉成數是也。鄭君據鉤命決之文。以推知六經之策。又據所見論語之策八寸。以六經之策較之。是爲三分居一矣。論衡正說篇說論者皆知說文解語而已。不知論語本幾何篇。但周以八寸爲尺。不知論語所以獨一尺之意。夫論語者。弟子共紀孔子之言行。勅己之時甚多。數十百篇。以八寸爲尺。以八寸爲策。紀之約者。懷持之便也。以其遺非經傳文。紀識恐忘。故但以八寸策。不二尺四寸也。仲任所見論語之策。與鄭君同。彼謂論語以周尺度之爲一尺。於漢尺則爲八寸。然則六經之策二尺四寸。孝經之策一尺二寸。亦是據漢尺。若在周尺。六經策爲三尺。孝經策爲一尺五寸矣。宋氏翔鳳師法表。以八寸之策爲壁中古文。然若論衡所言八寸。爲據漢尺。則安知非魯齊論尺度也。鄭注尚書云。三十字一簡之文。漢書藝文志。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

侯三家經文。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是一簡容字有多寡之殊。服虔左傳注謂古文篆書。一簡八字。此或服氏所見適然。非謂羣經之策。皆是一簡八字也。金氏鶚求古錄云。論語策八寸。容八字。六經策二尺四寸者。容二十餘字至三十字。大約一寸容一字。古用科斗大篆。其字體不宜小。又一簡止容一行。則字體更不宜小。故每一寸容一字也。古人書策。每行亦不拘字體。故或有二十五字。或有二十二字。推之或二十三字。或二十四字。皆未可定。此由字體有繁簡。繁者宜疎。簡者宜密。總欲其點畫之明晰而已。謙者。史記樂書王肅注。謙。自謙損也。陳氏鱣古訓曰。謙讀爲減。樂記。禮主其減。樂書減作謙。陳氏此說亦是也。孝經策一尺二寸。比之六經之策。爲損去其半。論語策八寸。比之六經之策爲三分居一。孝經已爲謙半。論語則又謙矣。段氏玉裁說文冊字注。考正此文。謂論語策八寸。尺二寸者三分居二又謙焉。語殊不瞭。

魯扶先。正義曰。此引見經典敘錄注。宋氏翔鳳師法表。以爲鄭序文也。案漢書張禹傳言魯扶卿說論語。漢志敘魯論家有魯扶卿。經典敘錄同。此稱扶先者。先是先生之省。史記鼂錯傳。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先所。徐廣曰。先即先生。漢書梅福傳。叔孫先。非不忠也。顏師古注。先。猶言先生也。是也。論衡正說篇。安國以教魯人扶卿。官至荊州刺史。始曰論語。案論衡以扶卿爲人姓名。而魯則所居之地。又以扶卿爲安國弟子。是傳古論之學。與漢志諸文不合。至以論語爲安國等所題。尤不可信。

後敘

班生有言。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聖人之言。中正和易。而天下萬世莫易其理。故曰微言。非祇謂性與天道也。大義者。微言之義。七十子之所述者也。今其箸者。咸見論語。竊以先聖存時。諸賢親承指授。嘗已屬稿。或經先聖筆削。故言特精善。迨後追錄言行。勒爲此編。作之者非一人。成之者非一時。先儒謂孔子沒後。弟子始共撰述。未盡然也。曾子子思孟子荀子。皆有箸書。於先聖之道。多所發明。而注家未之能及。至八佾鄉黨二篇。多言禮樂制度。漢人注者。惟康成最善言禮。又其就魯論兼考齊古而爲之注。知其所擇善矣。魏人集解。於鄭注多所删佚。而僞孔王肅之說。反藉以存。此其失也。梁皇侃依集解爲疏。所載魏晉諸儒講義。多涉清玄。於宮室衣服諸禮。闕而不言。宋邢昺又本皇氏。別爲之疏。依文衍義。益無足取。我朝崇尙實學。經術昌明。諸家說論語者。彬彬可觀。而於疏義之作。尙未逮也。先君子少受學於從叔端臨公。研精羣籍。繼而授館郡城。多識方聞綴學之士。時於毛氏詩。鄭氏禮注。皆思有所述錄。初箸毛詩詳注。鄭氏釋經例。後皆輟業。及道光戊子。先君子應省試。與儀徵劉先生文淇江都梅先生植之涇包先生愼言丹徒柳先生興恩句容陳丈立始爲約。各治一經。加以疏證。先君子發策得論語。自是屏棄他務。專精致思。依焦氏作孟子正義之法。先爲長編得數十巨册。次乃薈萃而折衷之。不爲專己之學。亦不欲分漢宋門戶之見。凡以發揮聖道。證明典禮。期於實事求是而已。既而作宰畿輔。簿書繁瑣。精力亦少就衰。後所闕卷。舉畀恭冕。使續成之。恭冕承命惶悚。謹事編纂。及咸豐乙卯秋。將卒業。而先君子病足瘇。遂以不起。蓋知此書之將成而不及見矣。傷哉。丙辰後。邑中時有兵警。恭冕兢兢慎持。懼有遺失。暇日亟將此稾。重復審

校。手自繕錄。蓋又十年。及乙丑之秋而後寫定。述其義例。列於卷首。繼自今但求精校。或更得未見書讀之。冀少有裨益。是則先君子之所以爲學。而恭冕之所受於先君子者。不敢違也。世有鴻博碩儒。幸不吝言。補其罅漏。正其迷誤。跂予望之。同治五年歲次丙寅春三月。恭冕謹識。